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養知書屋

詩文集

郭嵩燾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養允齋  
文集  
卷之十



光緒壬辰  
墨煉月槩

養知書屋文集目錄

卷一

宋儒訂正古易攷

釋六宗

鴻範朝鮮本增多五十二字辨

春秋始隱公說

周官九兩繫民說

讀論語

二則

釋三歸

讀孟子

卷二

論士

辨霸

駁魏禧論岳鄂王朱仙鎮班師事

與朱石翹觀察論宗祠饗堂

與吳南屏舍人論羅水出巴陵

與李次青方伯論吳有漢昌郡無吳昌郡

與王益吾祭酒論漢武帝紀元元鼎以上五元皆

追改

文中子論

卷三

禮記質疑自序

大學章句質疑序

中庸章句質疑序

王實丞四書疑言序

王氏校定衢本郡齋讀書志序

魏鄭公諫錄校注序

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序

綏邊徵實序

史書綱領序

罪言存略小引

十家駢文彙編序

卷四

江忠烈公遺集序

羅忠節公遺集序

姚桂軒論語衍義序

重刻瞿唐來氏周易集注序

毛西原杜詩心會序

代劉韞齋中丞重刻李中丞遺集序

李舜卿夜談追錄序

古微堂詩集序

張叔容遺稿序

饒月樵五十三松草堂詩集序

陳文泉詩集序

彭曉航遺集序

張小野夢因閣詩集序

熊雲渠先生時文序

卷五

重刻夏忠靖公集序

夏忠靖公立身訓跋後

重刻安愚齋文集序

唐懋慎公省身日課序

劉蓋臣尙書疏稿序

汪氏遺書序

祁陽陳氏清芬錄序

黃海華先生玩靈集遺詩序

小瑯環園詩集序

言靈笙琴源山房遺詩序

趙振卿一鶴山房詩鈔序

小鄧尉梅花園詩文集序

趙吟篁學博歸里吟序

趙吟篁醉吟閣詩集序

劍水詩鈔序

蟄存蘿華山館遺集序

卷六

校訂朱子家禮序

彭笙陔明史論略序

丁冠西中西聞見錄選編序

張叔平重刻萬卷讀餘序

跋萬卷讀餘人部第三卷後



龍碑臣堅白齋遺集序

譚荔仙四照堂詩集序

陳右銘觀察贈別詩序

趙君靖悔初集序

熊鶴村甌字彙韻百首序

李鹿萃竹石山房遺詩序

金眉生煙雨尋鷗圖卷序

津市吳氏支譜序

蘇氏族譜序

營盤洲張氏族譜序

安化梁氏族譜序

蕭氏族譜序

巢氏族譜序

羅氏族譜序

募修上林寺小引

卷七

重刻歷代循吏傳序

重修南嶽志序

湖南疆域驛傳總纂序

黎肇琨讀史法戒論序

梧岡姚氏

楮山劉氏

閔氏族譜

李氏家譜

板橋周氏

神鼎法

書海國圖

書江統

書經韻

名賢手

周易釋例序

史畧便蒙序

學顏篇序

誦芬書屋文集序

瓶蓮館詩草序

吟香閣遺詩序

鴻爪詩存序

款冬禪室詩鈔序

會合聯吟集序

湘陰縣圖志序例

三禮通釋序

新會陳氏模刻 殿板二十四史序

姚弼丞地理元合會通序

韓齋文集跋

廣東武鄉試錄前序

卷八

毛詩餘義自序

書中庸章句質疑後

重刻李中丞遺集跋後

潘伯寅直廬唱和詩跋

冒小山枕戈錄跋

跋黃德堂脩竹堂記後

跋吳南屏鶴茗堂記後

書龍禹門蘇秦論後

跋彭麗生書蔣蓺林追尊定陶漢興獻議後

書李生閩訓後

鄭母陳夫人家傳跋後

德範詞源冊跋後

跋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

再跋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後

跋歐陽伯元李少溫三墳記

跋李果仙所藏褚書蘭亭

跋僧寄凡集方外帖

跋吳稱三所藏徐星伯收輯諸家尺牘冊

跋王君豫所藏黃九煙爲王山長書人在緱山手

幀

日本鄭永甯譯侍讀學士福羽美靜鑑古鐘說跋

後

意城書刻家集跋後

跋亡兒遺稿後

書城南書院經費冊端

卷九

復鄧小芸

復易笏山

復吳又桓刺史

復嵇月生

復張竹汀

上陳尙書

再與笏山

復方子聽



上沈尙書

復何鏡海

致毛寄雲中丞

復毛中丞

與周壽山

與吳南屏

復李眉生

復嚴仙舫丈

復潘伯寅

卷十

與鄧伯昭

與羅研生

與閻丹初

致劉霞仙

復王綸霞

與龍皞臣

復羅小溪

致曾中堂

與曾沅甫

致曾中堂

與曾中堂

與李少荃中丞

與曾沅甫

與陳懿叔

與劉霞仙

與朱石翹都轉

致曾沅甫

復李筱荃

致笙陔叔

卷十一

倫敦致李伯相

致沈幼丹制軍

致李玉階中丞

復姚彥嘉

致李傅相

復曾沅甫宮保

卷十二

致李伯相

致李傅相

再致李傅相

寄李傅相

致彭宮保

復李次青

致曾宮保

卷十三

復李傅相

致李傅相

致曾宮保

再致曾宮保

致曾宮保

致曾劄剛

致李傅相

致李傅相

致瞿子玖

致黎純齋

復黃曙軒

答黃性田論學校三變

與友人論仿行西法

卷十四

送朱肯甫學使還朝序

送陳右銘赴任河北道序

送鍾夏卿歸龍山序

相國曾公六十壽序 代

曾宮保五十壽序

李玉階中丞六十壽序

秦星樵六十壽序

羅研生七十壽序

馮樹堂六十壽序

易摺臣六十壽序

唐曦臣六十壽序

黃叔濤六十壽序

楊玉川八十壽序

楊紫樓八十壽序

李選臣先生七十壽序

周翰臣雙壽序

王靜山七十壽序

卷十五

送李申甫方伯西歸序

送陳右銘廉訪序

劉韞齋中丞八十壽序



王夔石尙書六十壽序

松錫侯廉訪五十壽序

曾沅甫宮保六十壽序

李筱荃尙書六十壽序

陳雋臣中丞暨顏夫人六十雙壽序

梅小岩中丞六十壽序

傅青餘廉訪七十壽序

劉彥丞牧伯六十雙壽序

韓寶臣五十雙壽序

李次青六十壽序

蕭廉泉七十壽序

李芋生六十壽序

朱禹田六十壽序

卷十六

吳梅軒先生雙壽序

周筱松先生八十壽序

韓六皆七十壽序

張棊潭七十壽序

劉新樓先生七十壽序

區雲甫先生七十壽序

常南庚親家七十壽序

衡唐三叔大人六十壽序

笙陔五叔大人六十壽序

志城五十壽序

鄧母孔太夫人八十壽序

李母徐太夫人六十壽序

蔣母朱太淑人八十壽序

常母鍾宜人八十壽序

余母許太宜人七十壽序

涂母曹太恭人七十壽序

聶母張太夫人六十壽序

李母柳太恭人七十壽序

曾母唐太恭人七十壽序

卷十七

贈總督安徽巡撫江忠烈公行狀

贈總督湖北巡撫胡文忠公行狀

誥授中憲大夫湖北漢黃德道彭公行狀

誥授朝議大夫候選郎中彭君行狀

卷十八

郭武壯公家傳

任府君家傳

李右帆別傳

樗叟家傳

馮府君家傳

郭席儒傳

沈仲怡家傳

唐蘋洲家傳

黃南坡事畧

卷十九

曾文正公墓志

羅忠節公墓志銘

陝西巡撫劉公墓志銘

誥授光祿大夫薛公墓志銘

誥授光祿大夫劉公墓志銘

誥授光祿大夫劉公墓志銘

誥投資政大夫署理福建巡撫周公墓志銘

署廣東鹽運使羅君墓志銘

湖南鹽法長寶道郭君墓志銘

張少衡先生墓志銘

湖南卽補知府戚君墓志銘

胡文忠公神道碑銘

署理四川潼川府知府彭公墓志銘

卷二十

廣西布政使江公神道碑銘

贈太子少保席公神道碑銘

郭武壯公神道碑銘

誥授建威將軍王公神道碑銘

誥封光祿大夫劉府君神道碑銘

誥授榮祿大夫蕭公神道碑銘

誥授光祿大夫劉勇介公神道碑銘

誥封光祿大夫胡府君墓志銘

誥封通奉大夫黃府君墓志銘

誥授朝議大夫張府君墓志銘

贈封承德郎黃君墓志銘

卷二十一

誥授榮祿大夫蕭公墓志銘

陳府君墓碑銘

鄧伯昭墓志銘

誥封資政大夫瞿君墓志銘

陶益謙墓志銘



翰林院編修譚君墓志銘

羅研生墓志銘

姚桂軒墓志銘

誥授通奉大夫汪君墓志銘

王子壽先生墓志銘

贈光祿大夫陳府君墓志銘

卷二十二

敕授文林郎辰州府教授李君墓志銘

曾伯祥墓志銘

楊小皆墓志銘

誥授通議大夫鄒府君墓志銘

誥封通議大夫黃君墓志銘

贈榮祿大夫儲府君墓志銘

誥授通奉大夫周府君墓志銘

龍襄堯先生墓志銘

誥封通議大夫白公墓表

誥封通奉大夫湯府君墓表

吳南屏墓表

卷二十三

誥封奉直大夫黃君墓表

黃琴陽先生墓表

揀選知縣楊君墓表

周愷予先生墓志銘

喻母朱恭人墓志銘

舒母羅夫人墓志銘

王母鮑太夫人墓志銘

張母許宜人墓志銘

羅母周夫人墓表

黎母宋孺人墓志銘

譚烈婦墓志銘

卷二十四

左彥沖及妻郭氏合葬銘

魏母王夫人墓志銘

陳母李太夫人墓志銘

胡母陶夫人耐葬志銘

李母吳宜人墓志銘

楊母陳夫人墓志銘

胡母全太夫人墓志銘

周母陶夫人墓志銘

楊母向太夫人墓志銘

曾母熊夫人墓表

陳恭人墓碣

郭母羅太夫人墓志銘

胡母彭太夫人墓志銘

卷二十五

新甯縣江忠烈公祠記

江氏義塾記

羅忠節公祠堂記

嶽麓書院碑記

九忠祠碑記

江幼陶重修新甯書院記

船山祠碑記

城南書院名宦院長二祠碑記

湘潭郭氏義莊記

絜園展楔圖記

石筍山房記

浩園雅集圖記

瞿魯青先生二圖記

聶仲芳心齋跋

卷二十六

武甯劉氏孝友記

新甯縣育嬰堂記

五賢祠碑記

金鶚書院記

重建湘水校經堂記

舫泊記

書湘鄉易龍長先生軼事

忠義祠明知縣楊開家屬題名碑記

郭氏義莊後記

重修考棚碑記

記戒壇僧

卷二十七

太子少保益陽胡公祭文

祭曾文正公文

祭黃南坡文

陳恭人初七告文

陳恭人小祥奠文

陳恭人百日祭文

告陳夫人墓文

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



船山祠祭文

小祥祭亡兒文

籠兒大祥告文

昌蒲塘告奠亡兒柩文

道林衝新壟成告墓文

支祠安主告文

節孝祠告文

節孝祠安主文

船山祠祭文

王益吾祭酒永慕廬銘

聶仲芳戒欺室銘

方子聽綴遺齋銘

克己存誠二箴

船山先生像贊

胡道生像贊

卷二十八

丁伊輔先生館課藏本書後

湖南通志地理沿革攷列洪亮吉三國東晉疆域志洪齋孫梁疆域志並自補陳疆域志舉例

問挽河復行淮徐故道與仍行太清河二者孰利

復淮南引地議

鐵路議

鐵路後議

新疆阿爾泰山設防議

養知書屋文集卷一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宋儒訂正古易攷

漢儒傳易費氏爲得其正鄭康成氏注費氏易其傳最  
顯然析傳附經實始鄭氏迨王輔嗣易注出盡取彖象  
之辭繫諸卦爻之下則又因鄭注而變易自漢以來相  
傳之本唐正義行易注專宗王氏漢學盡廢李鼎祚周  
易集解所錄三十五家漢得九家仍用王氏本採錄其  
注釋之文以存其義學者遂不知有周易古本宋熙甯  
中呂大防攷訂舊文作周易古經二卷嗣是晁說之有

錄古周易薛季宣有古文周易程迥有古周易攷李燾  
有周易古經吳仁傑有古周易所述各有異同其後呂  
伯恭氏訂正古周易分上下經二卷十翼十卷通十二  
卷爲之音訓朱子本義卽取以爲式以還古本周易之  
舊宋儒攷古之勤信非唐賢所能及也易之爲書象數  
而已矣觀變於陰陽而生象參天兩地而倚數是故數  
之用存乎象中聖人彖傳發明象數之義專就陰陽往  
來上下言之足以盡易之變矣漢儒言易各爲辨說義  
外求象象外求數而於聖人所以消息陰陽之用以察  
人事之宜而盡萬物之變曾不一及焉是故漢儒傳經

之功惟易多失其義王伯厚氏蒐輯康成氏易說爲鄭氏易異文古訓稍見於篇而尤有取於互體之義虞仲翔氏明易消息其取象亦多以互體足以備易象之一義二家之書終不可廢易經秦火獨爲完書漢儒旣未盡究其義又改易其篇第然則治經者喜新奇而趨簡便蓋亦自漢然也

### 釋六宗

姚氏經說敘述虞書六宗之義數十家俞氏類稿又以古文今文之說明之大抵據周官及戴記之書爲證其諸持異說者又各以意擬之而無證據禋者祀天之名

也或雜引地祇山川於義無取伏生之說最先舉天地四時爲言義近矣而不能言四時何神又並天地言之終爲無據姚氏於此據虞書之六府以釋六宗實勝他說要此六者著之人事云宗非也亦與禋祀無當蓋自漢儒傳經喜立異說六宗虞禮無所因依各持一義以資其傳會遂至紛紜不可窮紀杜氏通典謂唐虞設官詳於天而略於人三代以還專詳人事其命祀亦然禋祀者日月星辰之附麗於天者也義和治歷首明中星以定四時成歲舉烏火虛昴與日月並尊由始治歷時測日長短與中星相應準此以爲民極故謂之六宗夏

殷以後改易正朔歷法稍變星度之行又有歲差率積七十年有奇而差一度不能據一中星爲準是以六宗之祀歷夏已廢不舉惟獨虞書存其名其後月令之言天宗祭法之言幽宗雩宗其名亦本於此謂日星雨暘之麗於天者也盧氏植徑以天宗釋六宗則非以六宗虞禮歷法所由準也是以虞書首明日月星辰授時之政而後言禋于六宗可以推見其義歷數千年諸儒無能辨者斯亦可謂習焉不察者矣

鴻範朝鮮本增多五十二字辨

孫氏承澤鴻範集義八曰師下有食曰生貨曰節祀曰



敬司空曰時司徒曰德司寇曰慎賓曰禮師曰律生乃  
蕃節乃裕敬乃和時乃悅德乃化慎乃仁禮乃嘉律乃  
有功五十二字云朝鮮本有此仁山金氏謂爲箕子所  
傳玩其文義蒙上五行五事而爲之衍其義然五行天  
地之數五事人身之象數可推而著之於用象可準而  
納之於德八政皆實行也無待侈陳宋余燾欲移王省  
惟歲以下附之四五紀以釋歲月日星辰之義其後賀  
成大又於此強分經傳以五行爲禹之經水曰潤下云  
云則箕子之傳也五事爲禹之經貌曰恭云云則箕子  
之傳也八政但有經因移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爲之

傳五紀亦但有經因移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爲之傳  
又移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爲五福之傳移惟時厥  
庶民顛倒其文爲六極之傳皆用其一隅之見以窺測  
聖經然猶就鴻範之文顛倒比合爲之孫氏直增入五  
十二字而託之箕子箕子陳鴻範而九疇之義明豈假  
文以自見者又於此不傳之武王而私傳之朝鮮亦太  
失之誣矣孫氏尙書集解多採仁山金氏之說金氏尙  
書表注竄改經文以就已意往往有之孫氏因坳會及  
之耳

春秋始隱公說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惠公之立當平王之三年隱公之立當平王之四十九年周室東遷而王者之迹熄春秋於是乎託始則曷爲不始於惠公曰此聖人所以存周也平王之初晉鄭懿親夾輔王室鄭武公衛武公皆入爲周卿士猶有興周之望焉小雅之衰降而爲風憂時閔亂之心存乎歌詠采詩之官不廢王者之政猶有所託以行於諸侯至於平王之季晉亂相仍以成乎篡奪鄭莊狡焉思逞志不在周雅旣亡矣風詩亦缺而弗采孟子固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亡也平王之末世也周語王子晉之言曰昔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

所以著西周之亡之終於平王也其於東遷之始未忍絕也故曰春秋始隱公者聖人所以存周也春秋奉一王之大法以正諸侯周之東遷天下無王而霸者猶明此義則亦進而與之爲天下諸侯之猶有取正也宋儒之言春秋尊王黜霸者非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孟子之言允矣假令平王卽位之初修明王政以復西周之舊三代之禮樂賴以不廢而霸功不興聖人於此有深望焉託始隱公者明周之無可望也聖人傷萬世之心也無春秋則二百四十二年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隱而不明而三代之所以趨於戰國其迹皆

無可考聖人一取而裁正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所據以正天下之諸侯者周法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得其旨矣泰山孫氏言春秋之作爲天下無王也非爲隱公也最爲得春秋之義而於託始隱公之說無所發明予故備論之以明始隱公者聖人所以作春秋之旨也

周官九兩繫民說

周官九兩繫邦國之民兩者比而合之聯而屬之聖人知民之情散而無紀羣而無序無紀則亂無序則爭使相與比合聯屬以自爲理制爲封建使各君其地牧者

諸侯之任牧民者也六官之長各以其職屬民觀象讀法以作其役民知其爲貴者順而從之大司樂及師氏保氏任教國子皆師也成均之法凡有德者有道者使教焉則儒也是四者制之國家者也宗法者士大夫之各繫屬其家者也主者賓之對也凡坐而制人以資其衣食皆謂之主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輪輿梟棗之屬皆任爲主史記貨殖傳行賈之地名之都會鐵冶鼓鑄或役僮千人是二者任之士民者也吏則比閭族黨之能屬其民者友如以文會友老聃在孔氏前已有徒眾孔氏之徒至三千人子華使齊冉子請粟任之義也

藪者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皆是也是三者任之有司及有學行與其任之地皆使自相聯屬者也謂之得民蓋實分有其民而使知所因依以盡其力道有三養之教之董而治之期使人人自相親亦使人人自相理周秦之交無與繫民民乃起而爲盜於是國家制爲法令禁使不得相聚而爲盜者籠致天下之民亦各有其術焉禁之愈嚴其趨愈眾民之羣分而類聚也亦天地自然之機也分民以與天下共之使自爲聚而後民氣深固而不可搖聖人觀人心之通以達人情之變嗚呼微矣

讀論語 二則

往讀論語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求之不得其義父之道果是耶終身無改可也何必三年果非耶知而改之善述人之事者也何待三年及歷觀漢唐以來之治訖於今日喟然曰嗚呼是言也盡萬世之變而無以逾焉者也三代之制傳於今者鮮矣由漢唐以下沿而行之可以知其所授由漢唐而上追而溯之可以知其所承嗣君初立頒詔天下推恩大赦謂之新政其大臣爲先世廢黜者起用之倚信者罷之下至一州一縣之長無論孰爲賢否凡所至



必務力反前政以爲名左氏於春秋衛文公晉悼公具其事史記秦紀箸錄尤詳知此東周以後皆然矣聖人亦知後世王者其道不足與持久也善政少而不肖之政常多不能以無改也而以是微動其不忍之心曰苟無急求相勝而已則忠厚之畱於人心已多而天下之政亦不至畸輕畸重以急驚於紛也他日又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可以知其立言之旨矣故曰父在觀其志志吾定也曰父沒觀其行行吾自足也志定則爲嫩爲惡固已辨而知之行自足則爲得爲失皆將化而裁之而惟其心

不忍於其父而依之以爲道善者顯而庸焉不善默而存焉盡此而已矣至於三年而行已著改不改又無論矣汲汲焉以改父之道爲名彼誠忍也與哉而人相與由之習而安焉無或疑也蓋數千年於茲也求以明聖人之教其奚能也

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聖人躬行之與其著之事與言其道一也孔子值衛出公時以正名爲先自春秋以來二千年無達其義者則亦終未知夫所正者何名也哀公二年衛靈公卒出公卽位晉趙鞅納世子蒯聵於戚衛

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爲之說曰石曼姑受命靈公立  
輒曼姑之義可以拒蒯瞶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穀梁  
爲之說曰納者何內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  
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  
父也是時所爭者衛也輒君衛則蒯瞶不得入蒯瞶入  
衛則輒不得爲君而輒之立靈公實命之趙鞅納蒯瞶  
亦不能正其名而以計入之於戚是以當時論者並以  
蒯瞶爲不當入而於輒有怨辭焉王者創業垂統以下  
逮諸侯道其常而已不幸而出於變反復相尋以求其  
安必積之久而後定惟聖人爲能制權天時人事之窮

以道貞勝而有以通其變後世守之爲常法聖人於其  
時拗而行之則權道也然則聖人之言正名無他正父  
子之名而已一正父子之名則蒯瞶之入爲父之受養  
於子而非以交兵卽迎蒯瞶而立之亦爲子之奉父而  
非以爭國肅宗監國靈武而奉上皇入居南內天下晏  
然不疑聖人爲之必更有反經合道以興起人心者出  
公十二年蒯瞶終入衛而輒奔魯蒯瞶旋亦失國公子  
班師公子起更起爲君衛國大亂凡四年而出公復入  
則使孔子之道行正父子之名以昭示天下而天下之  
爲君臣者亦定故曰人倫之至凡爲人倫者於是取則

也惜乎子路不知問而夫子之云正名者併其事與言而皆莫能詳焉亦後儒之所宜深思隱歎者矣

釋三歸

包咸論語注以三歸爲一娶三姓史記管子傳注漢書顏師古注國策鮑彪注皆用其說說苑以爲臺名至金仁山氏始據以爲算法固爲近之而不能詳其義此蓋管子九府輕重之法當就管子書求之山至數篇曰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三歸之名實本於此因考管子書制國之用在穀與幣相準以爲之經而以正鹽筴綜而緯之以次及金鐵竹箭羽毛齒革皮幹筋角凡天財所

生地利所在皆量其出入之數導民趨而赴之下至北  
郭履縷唐園之微亦使得專其利國準篇曰無用之壤  
藏民之贏其視尺寸之土之有餘隙皆其利之所從生  
也故觀管子書多設法以罔民利而其實使民歆其利  
國家因而取贏焉輕重乙篇曰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  
得其十君得其三盡此而已矣其地圓篇量物之宜度  
地篇去物之害又此輕重諸篇之本計也所謂謹守其  
山林菹澤草萊舉一國輕重之勢分數明而權衡無或  
爽所以爲天下才其書所載計民之利而歸之公有十  
倍百倍侈大言之者而以三爲率輕重諸篇屢見焉是

所謂三歸者市租之常例之歸之公者也桓公既霸遂以賞管仲漢書地理志食貨志竝云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民身在陪臣而取三歸其言較然明顯韓非子云使子有三歸之家說苑作賞之市租三歸之爲市租漢世儒者猶能明之此一證也晏子春秋辭三歸之賞而云厚受賞以傷國民之義其取之民無疑也此又一證也

讀孟子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夫使其君昵比匪人亟行亂政坐視而莫之救

而曰格其心之非君心之非烏從辨之然且曰譽望足以弭其邪心容止足以銷其逸志彼其用人行政彰彰者如是而何譽望容止之足以相懾哉嗚呼孟子之言至矣君心之非非能虛擬其然也必實有所存漢武帝之用桑宏羊孔僅而行均輸之政也征討巡行宮室之取給也唐德宗之用竇參裴延齡而建瓊林大盈二庫也所好利也宋神宗之用王安石行新法也志不忘幽燕也辨君心之非者亦辨之所用之人所行之政而已矣神宗初立文潞公方爲宰相上以理財爲急責宰相以養兵備邊畱意節財潞公不能辨也畢仲游上書溫



公安石以興作之說動人主患財之不足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穀一歸地官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溫公不能辨也明道程子自安石用事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夫神宗之言功利則亦當世之急務矣太宗謀任曹翰取幽燕趙普沮之則急備封樁以待子孫之興然卒無益神宗之心猶是也賢如程子不能辨也夫能辨知其心之非而格之人與政之得失皆可言也不能辨知其心之非而格之人與政之得失無可言也無能勝其私與欲而持之也益堅未有幸而聽焉者也神宗之心賢者之心

也其所爲非易格也然且不能被伊周之贊成君德者  
何如哉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論士

周官六職無士之名四民之有士肇始管子管子盡一國之民各勤所職趨事赴功因而別異之無使有厯雜焉此管子之權也古無有以士名者自公卿大夫之下及庶人皆入學至於成人而學之成不成固已定矣其能爲士者與其耕者工者各以所能自養其有祿於朝則有上士中士下士之等其次則任爲府史制行尤高其志尤隱舜伊尹之耕傅說之工呂尙之屠且漁膠

鬲管夷吾孫叔敖之賈皆任爲士者也至漢猶然路溫舒卜式王尊牧羊公孫宏承宮牧豕兒寬爲都養朱買臣艾薪匡衡傭作衛颯侯瑾鄭均並爲傭梁鴻任舂劉茂以精力致養嚴光耕釣臺佟韓康賣藥第五訪傭耕王君公僧牛徐穉耕稼申屠蟠爲漆工或歷仕至公相或懷道守節有隱見之分而皆不辭賤役所資以爲養然也唐世尙文人爭以文自異而士重宋儒講明性理之學託名愈高而士愈重於是士之數視農工商三者常相倍焉人亦相與異視之爲之名曰重士其所謂士正周官所謂閒民也士愈多人才愈乏風俗愈偷故夫

士者國之蠹也  
賴焉然自士之  
爲士者訖於戰  
士者皆用其名  
辨霸

漢宣帝之言曰  
王道後之立論  
心而已三代王  
以治其民上下  
使爲之民者各

董而正之暴虐者誅之一以道綏輯天下頒其禮樂制度以整齊天下之耳目而和戢其心思天下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以奉一王之大法不敢有所違反是以天下統於一而無不得其平周之衰天下無王而霸者出焉假王命以臨天下之諸侯使之上奉王章下守侯服以不敢一逞其志春秋之作推原霸者之功以正當時之諸侯蓋傷天下之無王也聖人之不得已也故曰西周滅而王道終戰國興而霸道絕先王之制度既已蕩廢無存天下交驚於功利游說之士詭變反復交相傾軋風俗人心敗壞不可收拾五六百年是以東周之

興而王者不可復作德有至有不至也降及戰國霸者之事功天下舉莫能辨焉霸者之不可復作也則時爲之也表記之言曰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合仁與義之謂道霸者不知有仁而猶有義之存焉義立而天下諸侯從而受理得之則治不得則亂孟子曰五霸假之猶有仁義之可假也至於戰國更無仁義之可假矣考道者行合乎義而天下以待其裁成納首而聽命焉秦漢以來賢君令辟皆所謂考道無失者也循乎霸者之迹以蘄當乎義者也皆時爲之也諸葛公自許管樂崛起西蜀一隅之地遷就草創與吳魏爭衡其



得爲管樂也諸葛公所幾幸而不敢自必者也程子斷以爲王佐允矣若諸葛公者身處三代則王佐也後儒乃以西蜀新造之邦責諸葛公以行王政不當以管樂自程不亦僨乎

駁魏禧論岳鄂王朱仙鎮班師事

魏禧論鄂王郾城不當班師以爲與其死於奸臣孰若死於敵避專制之罪名何如棄二帝敗國家塗炭生民之禍之酷明人議論大率如此是將使克敵張國威以希不世之功而先教之據兵抗命自比於逆亂天下亦豈有躬逆亂之迹以求幸立功名者乎雖甚愚繆亦知

所處而以之責鄂王舛矣鄂王始出從畱守宗公自靖  
康之世與金人會戰十三四年紹興四年張魏公會師  
江上令鄂王屯襄陽以窺中原於時有可爲之機而屢  
勝屢敗終以無成洎魏公去趙忠簡亦罷相專任秦檜  
主和議事已無可爲矣紹興十年金人分四道入寇東  
西三京並失河南郡縣無幾存者鄂王所復一鄆城無  
當安危輕重之數於時諸將勝負相乘所在有之鄂王  
亦失其將楊再興王蘭高林而謂於其時可以獨力規  
復中原是於天下大勢懵然無所知也高宗本紀稱鄂  
王奉詔班師自鄆城還軍皆潰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

皆當時耳目所悉言之尤詳鄂王本傳鋪張甚至則明世重修宋史取諸稗官小說無稽之言意爲之辭耳南宋之世戰與和相資以爲用者也得勢而規進取以厲將帥之心審幾而求息兵以柔敵人之氣各因其時而已規進取者用其新機能行之建炎之世紹興以後南北之局已成而氣亦稍熸矣各懷息兵之心其勢必終歸於和徒以秦檜之姦耶力主其議爲諸賢口實羣起而爭之叫嘯盈庭積漸以成風氣用其說爲名高魏禧果見以爲鄂王與金人交兵十餘年必俟四道入寇之時孤恃鄆城一戰席捲以取中原乎當時和議成諸將

皆解兵柄鄂王爲秦檜所尤忌以至冤死明人所爲慨  
慕流連爲鄂王計者正悲其冤耳如魏禧之論將使鄂  
王爲左良玉爲高傑檜執而誅之固有名矣孰冤之哉  
然且爲之辭曰淵聖卽還必無復辟之理將以是歆動  
高宗使決於戰意謂高宗慮淵聖之復辟遏抑將帥以  
成金人之亂明人議論之乖謬尤無甚於此者抑思高  
宗之世爲何如世高宗之爲君爲何如君徒以柔弱之  
資懾於金人之凶箴觀望周章其心未嘗一日安也及  
選立太祖之後爲嗣而得孝宗急議內禪視去天子之  
位若去荆棘而就衽席一日之安不考當時之事勢不

察人情之順逆深文周納以誣異代之君父豈惟其文章學術之駁用心亦已酷矣魏禧習縱橫之言持論多悖理其論鄂王則專襲明人之議論蔽於所聞見以厚誣古人貽誤後世不足當有識之一笑矣

與朱石翹觀察論宗祠饗堂

承詢今制士大夫家廟有寢堂有饗堂饗堂陳主宜如何據禮宗廟之祭皆於室迎尸而行朝踐乃於堂既畢延尸入室遂行饋食之禮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也皆在室故凡祭鋪筵設同几而不移主東漢以後爲同堂異室之制廟無專主四時之祭以合食爲義乃有饗堂

然其世次有定陳設有數非若今宗祠之制合族而祀之一堂也嘗論宗法之收族以廟祀爲準主始祖之祭爲百世不遷之宗則收其百世之族主高祖以上之祭爲五世則遷之宗則收其五世之族無廟祀則宗法無所繫禮經言廟制甚備惟天子得立祧廟以藏其遷主諸侯以下無之而廟制止於七士則一廟而已宗法通士庶人言之大宗小宗各主其祀不以世次爲限是宗法與廟制相背者多也程子論家祭通及四代又言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先祖者通高祖以上言之歷今數百年士大夫皆得祭其始祖用程子之說也竊疑古

廟制有定而所祀之祖不限於廟如大夫三廟士一廟而大傳言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觀宗子之家盡一族之人皆得附焉固必有所以收其族者而禮經不詳唐制士大夫不能立廟聽祀於寢由是因寢以及宗因一家以及一族而宗祠之制興禮之因時以制宜也亦漸積自然之勢也所祀始祖則始祖以下祧主入焉所祀支祖則支祖以下祧主入焉而凡子姓之所自出各以義屬之通古今之變而濟禮數之窮廟祀缺而猶舉宗法廢而仍存盡士大夫之家皆有廟以藏其祧主程子之言所以爲精義之學也周官守祧專主祧廟爲諸廟

宗伯所掌其屬皆有事焉而祧廟無常祭歲一合食始  
祖而已記禮者無所徵先儒因謂昭穆之祧主藏之文  
武夾室誠然則文武世室之不祧者反爲祧廟也祭法  
之言遠廟爲祧四世親盡通謂之遠也惟天子立祧廟  
諸侯以下藏主太廟夾室可知聖人制禮辨爵祿嚴等  
威不可踰越天子諸侯之廟制程子乃以通之於庶人  
而上及始祖盡人皆得有合食始祖之祭而不謂之僭  
者報本之義追遠之誠使一族之子姓有所繫而應遷  
之主有所歸人情之大順也而固不得立饗堂爲盡始  
祖以下合食饗堂位次無所施也是以廟制止於四天



子諸侯大夫士之等辨焉而今士庶人通行之廟制變而爲合食而饗堂立焉而士大夫之家不必行此又古今禮制之爲宜爲稱非能強而同之者矣

與吳南屏舍人論羅水出巴陵

昨論羅水出巴陵閣下頗以爲疑因屬檢方志以資討論今猶名其地曰羅內蓋北斗嶺周環羅列山水縱橫四出會於羅內西出關王橋徑南至三江口以達劍灘水源始盛又西至黃谷市爲驛道所經置水驛水道提綱所謂北得伏井驛一水者卽此羅水也行百有餘里至小江口入澗水水經注混汨羅爲一又別澗水爲二

而云湘水北會東町口澗水也蓋自漢以前圖經完備  
酈道元據以注水經東南諸水曲折畢具而譌脫疏漏  
蓋亦多也其時南北道梗目驗無從湘水以東惟汨水  
之名最著酈氏因之牽合澗羅二水爲之說說文澗水  
出豫章艾縣西入湘而汨下云長沙汨羅淵也屈原所  
沈水今名之屈潭實羅水經行處至此匯爲淵楚人名  
之汨羅淵所以哀屈原也羅澗二水旋分旋合而澗水  
最大遂並以汨水之名被之隋書地理志羅下云有涓  
水汨水涓水源出白鶴山曲折納諸小水至涓灣遂得  
涓水之名北出新市趙公橋徑西出東町口今名兔耳

港澗水自出泥沙港水經注謂之汨口羅水又北去小江口水經注謂之羅口三水分澗注洞庭其間經行曲折錯綜經緯皆可考按而知也古羅城環帶三水而汨羅二水久經混合隋書獨著涓水之名爲他記載所不錄最爲有功澗水源盛並奪涓水經流涓水亦北入澗蓋六代分擾時水源之失次者多也然羅涓二水源各百數十里豈能並沒其名故嘗論水經注混羅爲汨以東町口屬之澗水遂失涓水之委又併汨羅爲一而奪汨水之名以與澗並失羅水之源而水經所謂澗水者至今不復能舉其名承譌襲謬遂以終古要之羅縣以

羅水爲名湖湘間一巨川也而言水道者不一及之由水經注不能敘其源流分合沈沒至數千年亦考古者之一憾也今幸閣下指示羅源所自出得有據依鄙心益以自信因並論次澗涓二水與羅水相發明伏候裁正

與李次青方伯論吳有漢昌郡無吳昌郡

奉讀惠示平江志沿革黃龍元年改漢昌縣爲吳昌置吳昌郡自承舊志爲說證之吳志吳昌未置郡也後漢劉昭郡國志長沙郡下無漢昌瀏陽二縣名始見吳志周瑜魯肅呂蒙三傳其後吳改漢昌爲吳昌故知漢昌

漢置而瀏陽莫知所從始唐書徑謂吳分長沙置瀏陽縣方曹公自荊州東下軍敗北還吳蜀爭荊州而長沙先爲蜀得吳但踞有長沙之下雋瀏陽漢昌三縣併南郡之州陵爲周瑜奉邑以拒蜀安得於是時分長沙地置瀏陽以事求之建安十四年吳平荊州所得南郡江夏二郡而蜀分得長沙零陵桂陽武陵四郡漢昌瀏陽近距豫章郡爲吳所必爭下雋瀕江與巴邛相屬因併南郡之州陵爲周瑜奉邑使夾江爲守瑜卒魯肅代領其軍奉邑四縣屬焉而以程普領南郡太守其年以南郡歸蜀普還領江夏郡十五年置漢昌郡以魯肅爲太

守卽以下雋等四縣隸之漢昌郡二十年先主定益州  
與吳分荊州割湘水爲界南郡零陵武陵屬蜀江夏長  
沙桂陽屬吳二十二年肅卒呂蒙領漢昌太守二十四  
年蒙襲取荊州拜南郡太守自是漢昌郡之名不見於  
傳推求當日情事吳蜀爭荊州恃下雋漢昌等縣翼蔽  
東南爲南郡襟帶與蜀相持立漢昌郡以統攝之呂蒙  
卒用其地以襲取荊州是漢昌一郡孫氏君臣陰謀祕  
計日取荊州而玩之股掌中者也旣併有荊州州陵仍  
當還之南郡下雋瀏陽漢昌仍當還之長沙計其時必  
已罷漢昌郡距黃龍元年改漢昌縣爲吳昌遠至十年

之久晉書以下州郡志卽緣吳立縣之舊不宜黃龍以  
後重有置吳昌郡事也此可以讀史而得其大要者言  
地志者不務考求本末徒以漢昌瀏陽見之吳志遂以  
爲吳置又因漢昌吳昌之異名謂漢昌漢置而不能辨  
知其爲何時漢書延禧五年艾縣賊焚燒長沙郡縣踞  
臨湘遣太常馮緄爲車騎將軍討平之是時州郡盜賊  
數起緄以艾西南距臨湘西距羅並四五百里因析臨  
湘東境置瀏陽析羅東境置漢昌以資控御值漢末造  
史並略之方志鋪張故實多失之誣而沿革大政史家  
或詳或略皆有端緒可尋未宜牽率傳會承譌襲謬疑

誤後人望更審而正之

與王益吾祭酒論漢武帝紀元元鼎以上五元皆追改承示李佐周述南屏吳氏之言漢武帝紀元皆從後追改頗以爲疑往聞南屏言之而未有論述當時亦未一詳考以事求之南屏之言不誣也文帝十六年用新垣平之言改元以詔行之武帝立紀元建元爲天下勅始而無詔其後元光元朔元狩元鼎以至元封始一見詔書以登封泰山與士大夫更始當時蓋隱其事班史仍之不一詳著其由流傳二千餘年無由辨而知之今略可考見者元狩元年當武帝之十九年詔書亦有滌除



天下與之更始之文似當爲改元言之而郊祀志載是年有司言元宜以天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日光令郊得一角獸曰狩而不及改元事疑是年改元如文帝景帝中元後元之比有司建言天瑞當時未卽行也終軍傳從上幸雍獲白麟一角五蹄軍因言宜昭今日改定告元上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亦從後追爲之辭至二十一年改元元封乃用有司以狩紀元之議又得終軍證其義合之前後各元適得六年之數因以六年一元追紀前事而增入元朔一元以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收河南地置朔方郡爲始用兵匈奴

功最紀元以表之而先一年以合六年之數

應劭顏師古注全失

其元鼎四年得寶鼎汾陰后土祠旁作寶鼎之歌亦先

四年以合六年之數以是知其追改無疑也

班史元鼎元年得鼎

汾水上郊祀志及史記封禪書皆不載由後人因紀元附益之郊祀志得寶鼎及封禪

及太初改元皆有贊饗辭其以元鼎紀元尤天瑞之顯見者班史亦皆約略言之以傳疑後世待人之自悟注家全失其義讀史者遂亦不加深考南屏於此發二千年之覆亦見班書敘事高簡未易與人以窺尋也

文中子論

唐書藝文志錄王通中說其書自唐已傳而杜淹敘文

中子世家言所著書都爲八十卷薛收爲其碣銘亦稱其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皆不及其中說以是疑中說僞託並文中子亦無其人其書引唐世名臣杜如晦房元齡魏徵之徒皆其門人多可疑者然楊炯爲王勃集序明稱爲文中子之孫而文中子之弟王績以高節名其述論亦言文中子講道白牛之溪門人程氏薛氏退省於松下論易薛收杜淹爲文中子門人見之諸家論著誠無可疑薛收以大業十三年歸唐正當文中子卒年杜淹大業末爲御史中丞年輩遠在文中子上薛收碣銘載文中子卒年三十二中說立命篇賈瓊稱

文中子年十五爲人師陳畱王孝逸白首北面是其年  
尙不逮顏淵而當孔子志學之年其學固已成矣此又  
可疑也觀文中子書一依附孔子薛收亦云周道竭而  
孔子興隋風喪而夫子出今其書獨元經在起晉惠帝  
太熙之初訖於陳亡以擬春秋視揚雄太元法言而尤  
僭矣隋書無傳意其廣己造大門人私相標異不必爲  
當時所重亦以其年未及壯道未充而業未光也中說  
之成由其子福時爲之其言亦必文中子所著錄而福  
時加之傅會如云楊素言政而不及化蘇夔言聲而不  
及雅李德林言文而不及理語自可味而言楊素蘇夔

李德林請見而有憂色則福時之傳會也自宋阮逸表章是書晁公武洪容齋王深甯各據史傳以證其誣洪氏遂以中說出自阮逸程子獨謂其中格言有過荀揚而疑其爲隱君子世人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就杜淹薛收所述徵之文中子才高而志充動自比孔子至欲綴輯六代策命頌贊之文以續詩書詩書非可續者則所見之偵也其隱居教授議論流傳足成一家之言蓋文中子既卒數十年中說始出王福時王勃仍世能文重相炫飾福時所述關朗之占易唐太宗之論禮樂及中說之傳自杜淹而以隋書不爲立傳錄王績與陳叔達

書歸咎長孫無忌之怨王珪陳叔達譔隋書王績從借  
隋紀云亡兄芮城著隋書未終畢芮城者文中子之兄  
也叔達答書亦及文中子元經似不爲其門人亦與所  
錄王績書差異當唐初元文學未甚顯也言理者亦闕  
焉福時及勃世有大名可以惟所附益凡言房元齡魏  
徵諸人之假借倚託者皆其類也



養知書屋文集卷三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禮記質疑自序

咸豐壬子避亂山中有終焉之志讀船山禮記章句尋其義旨將合大學中庸章句爲一書以還戴記之舊所得經義爲多鄙心竊獨好之有疑則標識簡端乃益求之注疏討論其源流得失積久而疑愈多於是求之儀禮周官經推測其立言之旨凡戴記所錄皆發明二經之義趣者也二經所未具亦常推廣而補明之而其文或參差互見或繁複相抵或引其一端而辭有偏勝或



殊其旨要而義實兼通其言列國時事多與左氏異同  
要以發明春秋之義例以著禮之大經誠欲上考古禮  
必此之爲涂徑也而拘牽文義交午扞格亦多矣漢書  
儒林傳言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以授梁  
戴德戴聖沛慶普竊疑禮記之名緣始曲臺而執文志  
禮十三家記百三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注謂行禮射  
曲臺后倉爲記而河間獻王自得禮記古文獻之隋書  
經籍志謂獻王得仲尼弟子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  
篇卽據漢志爲說而言劉向增爲二百十四篇戴德戴  
聖各有刪合未知其言所本鄭著禮記目錄皆見之劉

向別錄似戴氏傳經稍先於劉向謂戴氏刪定劉向之書恐未然也藝文志稱孔安國獻古經五十六篇今大戴禮書有諸侯遷廟釁廟投壺公符諸篇皆儀禮逸文疑出安國所獻曲臺專記射禮今射義一篇與儀禮鄉射記文異想出曲臺記也后倉所傳東漢慶氏學最顯曹褒傳言自其父充持慶氏禮褒又傳禮四十九篇慶氏學遂行於世是慶氏禮四十九篇與小戴同也橋元傳其七世祖仁從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藝文志稱大戴授琅邪徐良小戴授梁橋仁而仁本傳明言從戴德學是大戴禮四十九篇亦與小戴

同也後漢董鈞亦習慶氏禮而鈞傳論鄭君本習小戴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又注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是鄭君於三家之書會通抉擇始注而傳之於禮爲顓門之學而用心尤勤其考論典章制度及古今文聲音訓詁流傳至今學者得知所歸宋世儒者研求義理時有違反而於三代典禮兼綜畢貫山涵海納終不能有易也然自漢氏傳經具有家法而實各立新義未嘗拘守舊說是以王子雍李欽仲之徒以善賈馬之學尋難鄭義其中得失蓋亦參半然固各持一義不必強而同之要如鄭君傳經之功所謂百世之師者也

蓋孔子後千有餘年而鄭君出由宋以前言禮者受範焉又千餘年而朱子出由元以至於今言禮者受範焉政教所趨人心所向凡所著書與其行禮之實確守而尊事之莫敢違越而獨禮經之傳授持之有本其異於鄭說者終無幾也 國朝諸儒捫立漢學宋學之名援其說以詆程朱而鄭學乃大顯討論研習之深精義之發於人心亦足上揜前賢矣而援引傳會屈經以從其說者蓋亦多也嵩燾區區時有疑義一準之經以校注之有合與否不敢意爲從違竊論禮者徵實之書天下萬世人事之所從出也得其意而萬事可以理不得其

意則恐展轉以自悟者多也程子有言得於辭不達其  
意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蒙於經沈潛  
反復於其辭也稍得其二三焉由其辭以求其意又幸  
庶幾其一得也伏讀 欽定禮記義疏實言禮者之圭  
臬所錄宋儒之說爲獨多惟其斟酌古今以求當於理  
有宋諸子之所長也嵩燾於此亦時有會悟焉戴記一  
書發明禮經之意周秦間儒者爲之其言非甚深也而  
其義蘊拓之而愈闕析之而愈繁漢魏以來儒者有不  
能竟其緒焉卽經以求之而後儒所以爲離合得失可  
循攷而知也嵩燾於此粗涉其藩籬所以樂發其疑將

徐蒞其有悟焉庶以求益也成書二十餘年奪於仕宦  
老病乞休又迫人事既乖夙昔求進之心又自忖年衰  
學儉志意銷落無由增益其所不能束置高閣久矣益  
吾祭酒強取授梓起諸荒廢之中俾躋論述之末用備  
言禮者之一說而已知我罪我吾無辨焉時光緒十有  
六年歲在庚寅夏六月朔日

大學章句質疑序

朱子輯四書首列大學爲於其中分經傳而以謂經者  
孔子之言尊之以冠於論語之前自言於大學用功最  
久見於或問其答門人書中庸前人論說多時有差舛

駁難不易不如大學從未有著錄是以編次大學因程子攷定之本更加纂輯使章句相爲附屬蓋非獨詳其文義而已躬行而實有得焉足以窮其節目而究其精微也元世定爲科舉甲令學者尊其說八百餘年其要義所繫尤在格物致知一傳攻之者亦用是爲射者之的姚江之說行聚訟紛紜訖明之終其說交勝而朱子切己之學循序漸進之功於學者爲有據依老師大儒篤信謹守無敢失墜雍乾之交樸學日昌博聞彊力實事求是凡言性理者屏不得與於學於是風氣又一變矣乃至竝大學中庸之書蔑視之以爲禮運學記之支

言緒論要其義蘊之閱深研之而愈出析之而愈精鄭  
注禮記之文具在視章句所發明豈足校其毫釐分寸  
哉嵩燾於朱子之書沈潛有年而知聖人盡性以盡人  
物之性統於明德新民二者而其道一裕之學學者致  
知誠意極於修身止矣致知之道廣而具於心者約誠  
意之功嚴而盡天下之事固無不包也格物者致知之  
事也物者何心身家國天下是也格物之事何所以正  
之脩之齊之治之平之者是也格者至也窮極物之理  
而不遺格者又明有所止也揆度物之情而不逾其則  
知此則大學一書完具無缺數百年之辨爭蓋皆求之



於外而於中之要領有未究也用其書以求朱子之學  
深味而力行之可也強大學之書以從朱子比類而附  
之循章以求之則亦徒見其陵越而已當朱子時陸子  
壽氏謂論語孟子集注純實精潔傳世之書而疑大學  
中庸爲未至嵩燾心契其說而謂朱子之言理後人無  
能有易也而求之過密析之過紛可以言學而不可以  
釋經稍因朱子章句就經以求其義而後此經之微言  
大誼以明卽朱子之言惟其所以附麗之而精神愈出  
尊經也亦卽所以尊朱子也時光緒十六年夏六月朔  
日

中庸章句質疑序

漢書藝文志中庸說二篇顏師古注禮記中庸一篇蓋此之流中庸附之於禮子思著書之本旨漢志別錄之必尙在禮記百三十一篇之外隋書經籍志有宋戴顒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疏一卷中庸義五卷實始爲中庸解義與禮記本別行宋仁宗時范文正公取以授張子而其書始顯其後司馬溫公爲中庸大學解義又爲廣義猶循禮記次序編大學之前大學一書程子始表章之而溫公實發其端中庸一書則自漢以來儒者多能明其義而其辨之明而析之精亦始自程子而朱

子所以闡發疏通之其功尤深而其詣蓋尤微矣嵩燾少讀是書亦時有疑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爲達道盡人所知也知仁勇之爲達德盡人所能言也然何以行之一生知安行數者之分爲達德言也所以行之又何義也中庸於此三者言之詳矣章句又稍分次第而於勇之一德若有忽視焉則益疑所謂達德不當復有參差也涉歷世故積歲已多值世變之殷煩攷古人之成迹乃知聖人開物成務所爲過化存神者非有異術也知足以知之仁足以裕之勇足以行之而積誠以循乎自然之節爲時措之宜則幾於化矣故夫知仁

勇者所以爲行道之資也知此而中庸全書之言必可瞭然無疑也聖人之道其迹存乎名物象數之末而其精究乎天人精者未易以言傳也循乎名物象數而得其秩敘之節而禮行焉又益以講習討論之功而學興焉其傳之人而見之於其書者名物象數之迹而已積累之久而得其精微於是而有成德之君子用其躬行實踐之效以鼓舞整齊天下而人知聖賢之可學而至奮起而賡續之而天下之言學者紛然出於一塗一不由此謂之雜學旣久而其說寢微又返而求之名物象數以是爲實學天下又靡然從之以成乎風會循實以

求之考求名物象數其制行必皆卓絕言性理者兼綜博覽通知古今之變亦豈不由學問之深哉而各據其一端以相勝亦皆足以自成其說以務張其所學其倡爲是言者實亦有轉移天下之力而君子之爲學求得於心而已必能不從乎風會以與爲波流而後可言自立朱子中庸章句序言與石氏輯略竝行又爲或問以通其說輯略者採輯二程子與程門諸賢所爲中庸之說也章句一宗程子而其言亦有異同嵩燾所疑又與章句微有異同百川學海大小曲折隨其流行蘄至於海而已讀中庸者能知知仁勇三者之所以行其於聖

賢成已成物之功亦足窺其崖略矣光緒十有六年夏  
六月朔日

王實丞四書疑言序

漢書儒林傳博士講授獨有五經趙邠卿言文帝廣游  
學之路論語孟子皆置博士旋亦罷蓋五經之文深博  
無涯涘諸儒得以所傳受爲家法論語孟子質直簡易  
是以何平叔注論語集孔馬諸儒之說及趙注孟子大  
都卽文以明義而已名物訓詁庸有略焉及朱子集注  
出而後聖賢微言大義有以究其實而觀其深故嘗以  
謂諸經傳注列在學官歷世不能易而其義蘊之精純

闡發之完密無有若朱子四書注者然吾觀朱子書與張南軒商定論語解所糾百數十事反復辯證互有從違聖賢之言各隨所領悟以求得其意旨原不能強同善夫東谷鄭氏之言曰二程橫渠楊謝諸公發明論語之義至矣謂有功論語則可謂論語之義備見於諸公之書則不可是以西山真氏論鄭氏之學出於伊洛而持說頗異蓋朱子當時與其學異同如此 國朝乾嘉以來標立漢學宋學之名以所得訓詁古義尋求義理之所歸其言深當經旨多所發明而用是以求勝程朱之說凡所著論直以大學中庸還之戴記不名四子書

然自漢賈逵氏以中庸大學並出于思其言與論語孟子足以相證而義亦足相成漢志載曾子十八篇今見之大戴記者未若中庸大學之純粹也則以四子書名經犁然有當於人心數百年莫能廢矣王君實丞爲四書疑言十卷專求之義理以所疑於朱子之說積數十年之精力窮思博覽章求其旨句探其義以蘄合於聖賢之言假令生朱子之世質疑請益其未有合者朱子必更發明之以暢其義其有合者亦必忻然受而納之此理之在人心析之而愈精研之而愈出故凡事造始之難循其途徑依其義類而擴充之所得或加於前雖



朱子亦以是望之後之人必挾是以求勝非僭則妄而遂謂一切守儒先之說不待反求諸心是亦惑也大江自蘄黃折而西以受湖漢九水其間山水瑰特舒翕滄洞涵而後肆而一收攬四至之奇取足於內無假外求旁薄乎人文演迤乎學士大夫之心是以江西學者治經與文務心得恥爲隨同之言爭新立異以矜所尙豈非其山水之藏洩之有不盡者乎實丞所疑近人亦多言之既無依仿亦不復有所引避意在證明經旨而異同有弗計焉儻亦所謂內自足而無資於其外者耶卽其言以求通朱子之學亦足互相備也時光緒九年歲

次癸未夏六月

王氏校定衢本郡齋讀書志序

隋書經籍志爲簿錄篇附史部推原班史劉向別錄剖析條流推尋事迹以爲古史司典籍目錄類然而譏晉宋以來荀勗之四部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但記書名不能辨其流別今別錄久佚不傳惟鄭氏三禮目錄稍存其說所以條其篇目撮其指要使一書大義粲然著明所從來遠矣至宋而傳者寢繁尤以晁氏郡齋讀書志最先敘釋亦最精據宋史藝文志當時衢袁二本並行 國朝四庫全書所收獨袁本而稱衢本不可

復見蓋袁本康熙中刻之海甯陳氏衢本無重刻者至嘉慶中吳縣汪氏始得舊鈔衢本經黃氏蕘圃李氏薌沚校定棐行於世王益吾祭酒兼得衢袁二本又博採諸家所藏及舊鈔本校其異同辨其譌誤字疏句別推求晁氏著論之旨以證諸本之得失可云用心勤而致力專者也自乾隆盛時表章六籍老師大儒承風興起爲實事求是之學其間顯門名家言考據者又約有三途曰訓詁研審文字辨析毫芒曰攷證循求典冊窮極流別曰讎校按羅古籍參差離合三者同源異用而各極其能百餘年來古本流傳往往間出諸儒討論之功

於是爲盛汪氏此本校勘之精幾無遺義益吾又蒼萃  
諸本逐條疏證匯爲一書遂若諸本之錯陳於前而於  
七八百年之後起昭德先生相對一堂參稽商榷此其  
讎校之能而訓詁考證之功兼至誠亦是書之幸亦以  
見一書之微校之有不厭而研之有不窮既資多識之  
助而凡讀書稽古者於此亦將知所取法焉爾光緒十  
年春二月

魏鄭公諫錄校注序

王益吾祭酒檢刻其弟禮吾所爲魏鄭公諫錄校注五  
卷又以其餘力爲魏文貞公故事拾遺三卷年譜一卷

四庫館所收翟氏續錄二卷採之永樂大典者並加校注祭酒又以所爲新舊唐書合注魏公本傳附焉以屬嵩燾校訂而謹敘其略曰古昔聖賢之訓皆先行後言以爲言有餘而常不使其盡獨至陳諫其君之辭又欲其盡而不使有餘而舜禹之相誠乃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於其臣進諫之言顧反有擇焉詩書傳記歷時三代之隆君臣交儆都咈一堂其義深而摯其言舒而婉後世諍臣彊諫之風或有過之則嘗疑古今人之得失不必盡同宋明以來進言於其君者條列而畢陳焉又何文之繁而義之備也及觀魏鄭公諫錄一

百三十事一事之微一言一動之發皆推致其心之所存而防其流極慮微而慎始卽事而研幾無有泛引旁及者盡人事之變歸本君身督之嚴而餘皆居以寬焉博德厚施含宏光大不使有苛求督責臣民之心於權萬紀李仁發之告訐以爲無所肅厲徒損聖明於侯君集之案房元齡王珪以爲兩人國家重臣非有阿私假令錯謬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失委大臣之體於太宗親納表奏以爲乖大體於太宗疑高麗覬國虛實以爲朝廷所行善此等固當取則所行不善拒之何益諸所言責難人主之一心務去其猜防褊狹之私坦

然相喻以誠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若鄭公者可謂格君之非者也而孟子固曰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則疑君心之非常出用人行政之外將日舉性命之精微求得其非而格之而不知夫君人者盡人與事而繫之一身所行與所用之人卽其心之見端也格君心之非格之於所見端而已百司庶事之損益偏方一隅之利病國計之盈虛政令之緩急所司各有職焉君子不屑意也程子論鄭公能正君而不能養德眞文忠公亦謂鄭公論事多論心少彼人主之心與其所謂德者豈能虛懸而臆度之哉程子之言偉矣而於事情

固遠此宋明諸臣進言於其君者文之繁義之備而於君德之修與否終無能有裨益也讀魏鄭公諫錄可以爲人臣之進諫者示之程而立之準而君人者循是而取則焉亦可以知求言之要略矣祭酒與其弟汲汲表章刊而傳之豈徒心慕鄭公之賢歷千餘年而其精神意量蘊之心而沛然施之天下猶得窺求其本末其自宋明以來條陳政要以搏擊攻射爲名皆所謂無稽之言弗詢之謀舜禹之所不事也言事而未究古今之變語人而莫覩賢姦之分其文愈繁其義愈備準以鄭公諫錄知其舉無當於諫臣之義也故言格君心之非者



歷秦漢二千餘年鄭公一人而已祭酒兄弟獨能窺知  
此義所見超出今人誠未易涯量禮吾不幸早逝如祭  
酒者得君而行其志抑亦千載一會者也嵩燾並敘而  
論之以俟知者時光緒九年歲在癸未夏四月

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序

春秋列國見之傳記者至戰國而盡亡而戰國策獨著  
中山史記趙世家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後惠文王  
三年滅中山前後百二十年與燕趙交兵爭勝爲疆國  
及周顯王四十六年燕韓宋相與稱王中山與焉凡王  
中山三十年而立國本末莫能詳其地則春秋之鮮虞

也變名中山亦未知何時略可紀者春秋戰國之交一  
亡於楚再舉於魏其終入趙爲趙地六國遂亦相踵而  
併於秦戰國所以盛衰中山若隱爲之樞轄而錯處六  
國之間縱橫捭闔交相控引爭衡天下如中山者抑亦  
當時得失之林也證諸趙武靈王之言中山北有燕東  
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其時大勢所趨與諸國  
所以爲重輕略具於是而於趙尤甚自春秋之季晉已  
奄有胡地滅肥滅鼓獨鮮虞與晉相持垂四十年遂取  
晉之棘蒲肥鼓諸國之地鮮虞必奪而有之直東徑薄  
洛水以介齊趙三國分晉中山南境全與趙鄰又折而

西以達滹沱而時方與韓魏攻滅知氏廢晉而擅其地  
楚得以其閒北侵中山而走其君此當在楚惠王簡王  
之世至趙獻侯始立中山武公以與燕魏相保觀呂氏  
春秋所載西周桓公問太史屠黍之言則或桓公因中  
山之亡請於趙而立其子徐廣云中山武公爲西周桓  
公之子殆非無據也是時魏文侯因楚之滅鮮虞而不  
能有其地謀掩取之以自廣戰國策之云中山復立者  
當遂以魏女妻中山武公而定其位於是始有中山之  
名其後魏終滅之而燕趙亦終復之蓋戰國之勢始成  
中山之存亡燕趙之所以爲利病也趙武靈王反復以

規併中山爲心得之以臨燕齊而廣胡地惟趙爲能制其勝史遷趙世家詳及中山所以始終豈非當時大勢然哉今京師西引太行臨御中原中山故地所謂燕南趙北者遂爲四達之衢車馬輻輳二千餘年人事遷流形勝時有變易而當戰國紛爭之日中山倔彊其間久而不傾其故有可思者益吾祭酒試諸生太學以中山疆域爲問而博徵周秦諸書條其國事推求時日又爲中山疆域圖說以測知其四境所至雖其一事之微窮端竟委包舉闕大有裨掌故近陽湖張氏國策釋地以鮑注據漢志中山國說戰國之中山爲失其實歟程氏

國策地名攷又疑鮮虞中山爲非一姓追求春秋戰國時事中山數有廢興其言皆可信而於楚攻中山則無能置一議蓋古書之缺略者多也嵩燾因序而論之以備一義攬古今之要略以知形勢之扼塞於此或有取焉時光緒九年歲在癸未夏四月

綏邊徵實序

堯舜三代封域可考見者蓋莫遠於唐莫狹於周古之有天下因朝會之國奠定之而已其不與朝會者王者不相強也而屏之爲夷狄非有劃然中外之分也司馬遷言黃帝北逐葷粥匈奴傳又稱其先夏后氏之苗裔

曰淳維樂彥括地志湯放桀於鳴條其子獯鬻避居北野中國謂之匈奴獯鬻卽葷粥其原始於黃帝時桀子亦君其國歷周又爲獯狁懿王時獯狁侵暴及涇陽遂爲夷狄深入中國之始戰國之世燕趙世有邊患趙築長城自代至陰山下傍高關爲塞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秦併天下築長城渡河蓋亦循燕趙之舊而西北因河爲塞自是以後中國地逾萬里而邊防戰守之略益繁矣善夫班氏之論曰聖王制御蠻夷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之以禮羈縻不絕而常使曲在彼自唐劉昫述武指駁班氏之失以謂

詳而未盡後世儒者襲用其說務爲誇誕而後漢唐控御夷狄之大略絕於天下者七百餘年新莽時嚴尤論御匈奴無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劉貺反之以爲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得下策周世儼猶未至疆盛畎戎之難平王東遷遂喪成周安得有策哉持論者徒曰間隔華夷無窮兵而已然不欲窮之於秦漢疆盛之時而乃欲窮之於靖康紹興積弱之日此又何說也班氏之言曰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董仲舒大儒魏相名臣皆搢紳之儒也南宋之初言戰者一出於搢紳而韓世忠岳飛之流猶斷斷然

能以戰自效繼是而文吏高談戰略武夫將帥屏息待命神沮氣喪功實乖矣是以宋明之世議論多可觀者而要務力反班氏之言常使曲在我晉太始中西河郭欽請及平吳之威徙南匈奴雜胡塞外最爲要略蓋漢之失計莫甚於處匈奴西河美稷平吳之初謀臣武士之略其機可用也過此而固不能矣唐世因之令回鶻屯沙苑畱族太原列舍雲朔間而不知懲書生之言競其虛而不務詳其實持其末而不務竟其原於是論次秦漢以來下訖於明邊防戰守之宜著其得失其於歷代成敗之跡折衷一是不繫功過而興衰治亂之大原



因是可以推見命曰綏邊徵實徵實者所以砭南宋以後虛文無實之弊也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史書綱領序

長沙余萃皋輯史書綱領若干卷以與秀水朱氏經義考總經史之大全而體例各別蓋經有定名經之流小學訓詁而已其源亦出於爾雅漢以來儒者之書皆述經義者也史者有作有述史之源尚書春秋又皆列之於經故史例由後起而上包經及諸子之用下該私家著述易者史之著於卜筮者也其流爲陰陽家爲術數方伎家詩者采之郡國編之樂外史掌之大司樂藏之

其流爲辭賦家禮者史之典章也朝儀政教具焉其流爲名家法家是以極史之源流本末凡七略五部之藏皆可撮而括之史萃皋爲史書綱領書序及凡例錄之必詳意蓋曰凡述經無例而史有例前人之所採擇而著錄者皆例也信然則取例於史無取例於經禹貢之志地春秋之紀事經也孔曾思孟之書子也而著之論孟亦經也詔令奏議職官儀注及政典之書附之史史之流也以史書綱領名篇附之經附之子者未宜以史例之而凡史之流分派別又無可繫之綱領也約之史以正其綱通之傳記廣之地志以挈其領其於史之體

例不既繁微而具備矣乎是書之列四門是也其子目之取諸別錄及諸史藝文經籍志者吾猶病其通經及諸子別籍而皆隸之史也經義考之不及小學非缺也小學亦經之流也萃舉取法經義考以存史家之綱領亦無泛及其流焉可也時光緒五年夏五月

罪言存略小引

嵩燾年二十而煙禁興天下紛然議海防明年定海失守又明年和議成又五年而有金陵條約又十二年而有天津條約又二年定約於京師又十七年而有煙臺條約凡三十七八年事變繁矣當庚子辛丑間親見浙

江海防之失相與憤然言戰守機宜自謂忠義之氣不可遏抑癸卯館辰州見張曉峰太守語禁煙事本末恍然悟自古邊患之興皆由措理失宜無可易者嗣是讀書觀史乃稍能窺知其節要而辨正其得失久之益見南宋以後之議論與北宋以前判然爲二然自是成敗利鈍之迹亦略可覩矣間語洋務則往往摘發於事前而其後皆驗於是有謂嵩燾能知洋務者其時於泰西政教風俗所以致富彊茫無所知所持獨理而已癸亥秋權撫粵東就所知與處斷事理之當否則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拒又皆可以禮通之乃稍

以自信退而語諸人一皆扞格而不能入矜張傲睨而不能與深求蓋南宋以來諸儒之議論錮蔽於人心七八百年未易驟化也衰病頹唐出使海外羣懷世人欲殺之心兩湖人士指斥尤力亦竟不知所持何義所據以爲罪者何事至摘取其一二言深文周内傳會以申其說取快流俗竊論洋人之入中國爲患已深夫豈虛僑之議論囂張之意氣所能攘而斥之者但幸多得二人通知其情僞諳習其利病卽多一應變之術端拱而坐收其效以使奔走效順有餘非徒以保全國體利安生民而已奉使兩年處置事理蓋繁要皆一時一事

之利無當安危大計稍檢奏議書說詳論洋務機宜數  
通刊而存之爲夫鄉里士大夫羣據以爲罪言命曰罪  
言存略質諸一二至好以通其蔽而廣其益亦不敢望  
諸人人能喻知此理也時己卯夏六月

十家駢文彙編序

文章緣始取資根柢品事類情理體畢呈流派區分軌  
轍斯異尋求兩漢之作樹幹爲骨錯綜經緯輔之以辭  
非博攬無以厚其藏非精思無以析其理異製繁興摛  
辭無二六代波流漸趨繁縟遂乃排比爲工陶染爲富  
至唐四傑出華瞻豐靡無復餘蘊楊雄氏已言今之學

者非但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輦輓蓋世愈降而文亦愈靡矣昌黎氏起而振之抗兩漢而原本六經勦爲古文之名六代文體判分爲二夫誠有涵濡六經之功斯爲美矣而舍鉛華以求倩盼去纂組而習委它勞逸差分豐約殊旨俗學虛枵波蕩以從之則矯之於古者抑亦轉而就衰之徵乎 國朝文治昌明曠越前代駢儷之文跨徐庾而追潘陸陶冶性情杼柚尺素爲不乏矣全椒吳氏八家駢文之選萃一代之雋雄匯斯文之淵海牢籠百態藻繒羣倫鼓鐸以齊聲容膏馥足資津逮其所甄錄淵源師友前徽未沫或歎遺珠來軫方適多

能踵武益吾祭酒繼之有十家駢文之刻以此諸賢方軌前哲鱗翼附湊風雲回薄未易低昂綜其辭翰彌復睪然發思古之幽情攄承平之雅奏燥溼殊節同倚徽絃之張方圓並施推本椎輪之始所謂禮堂法器見者神傾正始元音聞之意遠者也祭酒精力智能陵越今古於經輯續經解若干卷南菁書院叢書若干卷於古文輯續古文辭類纂若干卷又以其餘力輯刻此編九方堙之識駿足無取判其驪皇鍾子期之辨琴音豈待言其抗墜但以致遠之資質文兼綜中聲之契愚知同忻量古爲程取則不遠追思冠年與周苻農侍郎孫芝



房侍讀同爲駢儷之文二子者高駕遠蹠躡迹古人自具形製每慚蹇步莫或肖之今所缺者芝房之文而所存亦極一時之雋矣比諸子桓之感應劉都爲一集亦取彥和之論莊宋先標六觀豈徒體性之陶鎔實亦心聲之酬獻也矣光緒十有五年歲次己丑夏五月

養知書屋文集卷四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江忠烈公遺集序

江忠烈公遺集初刻之寶慶再刻之成都於其詩文已  
有增加繼又求得其書稿一通與其詩文之軼者公子  
芾生又刻之長沙嵩燾爲序其略曰古仁聖賢人未嘗  
有意立言詔後世而文辭之散見當於理而切於事則  
世固尊信之而傳守之其德廣而名盛者傳之逾遠求  
之逾殷豈惟其文之重哉其精氣流行天地間而寓之  
文字人心於是爲有憑依以求其人千載之上低徊慨

慕如或遇之忠烈公始以科舉就有司程式自負奇氣以事功志節相高誠不屑與諸文士校論得失長短及其論事成敗辨人才高下援據古今指陳要奧其文章意趣自足以達其才而盡其變雖在當時居游談譎未嘗不重其文也既出任軍旅支柱危疆勞苦功高於其文也固不暇而間出其文若詩同時名能文者相顧聘貽莫敢與抗蓋其浩然剛大之氣傾口出之稱心言之無意爲文而文固至矣然當其時固不甚惜名篇妙句爲時傳誦就求其作出其草敗麓中則已毀而棄之或竟忘其事洎今二三十年其詩文往往軼而復出嗚乎

是豈有意以言詔後世者與其尊信而傳守之者非以  
其人與吾又以思夫忠烈公之薨纔旦暮間事耳其遺  
文求之難如此而人之貴愛之又如此後此而千百年  
精氣固常存於人心而想像以求得之者又豈有窮也  
羅忠節公遺集序

羅忠節公所著書曰西銘講義姚江學辨人極衍義讀  
孟子劄記周易附說小學韻語總若干卷刊行於世其  
爲詩古文辭凡八卷嵩燾爲之編次校定旣卒業而序  
其略曰古之君子不求盡乎事之變也治其身而已不  
期當乎言之文也明其理而已自詩書六藝之文君臣

父子兄弟朋友之誼天地民物事爲之著政教之繁皆  
其身之內自足焉而窮理以居之是以修之身而無歉  
著之文而不疑於其心施之家國天下而無待外求傳  
之後世而俟人之取則焉古之君子待其身之重也如  
此公以武功立名天下卒殉國難其視天下之事盡  
然而如傷其思以一身奠安天下泰然而自任而其深  
究夫治亂之原輕重緩急之勢充然若有以自得也蓋  
公之學出於西銘博求乎仁之體而得其理一分殊之  
用研之精而辨之晰而其爲道又在乎嚴理欲之防而  
明義利之辨其於富貴貧賤禍福死生泊然無足動其

心者而自其少時艱難困苦獨處荒山之中而世變之  
煩躋民生之疾苦無不返之於身以求其變通屈伸之  
理其言語動靜又一皆本之以敬而達之以誠反覆夫  
陸王之辨以爲其流必至於放誕此其心之所存造次  
細微立言之旨無或逾焉者也公旣以書生視師其時  
若李忠武王壯烈及今李希菴中丞皆故從公游明天  
人性命之旨體仁義中正之實起爲將帥功成身顯誠  
所謂古今事局之變者而公之自命以勞定國以死  
勤事固其生平身負天下之重有如此也吾故論次其  
文以明夫學者道德之歸文學事功之盛繫乎其身之

自重後有君子以覽而興焉

姚桂軒論語衍義序

往讀昌黎韓氏論語筆解兼錄李習之說二公者未嘗  
爲傳注之學而往復從事於論語權衡諷味參較出入  
以取證人事得失各據所見辨其異同於以知古人爲  
學求益之勤有如是也老友姚桂軒手所錄論語衍義  
示予章爲之說句爲之疏博采史傳引申其義以求合  
論語旨趣而輯存胡文忠公遺說實居其半焉方文忠  
公治軍皖鄂之交練兵籌餉日不暇給而讀書自課甚  
嚴夜與桂軒會講論語亦有專程未嘗稍輟及自英山

移營宿松二百餘里間日夕支帳爲邸舍輒燒燭席地  
以講一日病甚不能食飲左右請稍息笑曰是口不能  
食而猶能語言耳亦猶有聞豈以病而廢學哉嗚乎文  
忠公晚年進德之勇務自砥礪於學有非儒生艱苦所  
能及者嘗自言讀書有得臨政處事及與文武將吏敘  
論軍理曲折泱然於心日間獲益良非淺其於論語之  
精微誠非昌黎若習之掉弄文字研討故實所能窺見  
其用心而其爲言淺深鉅細互有發明尤足開廣學者  
之志氣而振盪其精神使頑者廉而懦者亦與有立也  
桂軒彙輯所衍說都爲八卷以屬嵩燾序而傳之嵩燾



嘗撰次文忠公行述於其讀書取益猶愧知之未悉因  
序桂軒是書附著之天下之大治理之艱非夫不學無  
術懵然挾私以自聖者幾幸其有合也文忠公之功烈  
成就卓卓具有本末而其微言大義多寓於是篇吾又  
以知桂軒之賢之過人遠也

重刻瞿唐來氏周易集注序

聖人序易專論貞悔兩象而以剛柔上下往來明消息  
盈虛之理故易之爲象必寓於卦畫自漢孟氏以卦候  
陰陽言易而易淪爲術數之學康成傳費氏易而論卦  
氣爻辰所值猶孟氏之支流也隋唐以後王注行而漢

學微至宋而又有圖象之說治易者各據所學相爲刺  
譏而漢儒言象僅存者鄭氏之互體虞氏之消息荀氏  
之升降各明一義而因爻命象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固亦無以逾此矣明瞿唐來氏伏居講易冥心獨悟比  
附卦爻以求其義其於錯綜升降之說亦兼取邵子圖  
象發明之而其言易象曰中爻卽鄭氏之互體也曰錯  
曰綜曰爻變卽虞氏之旁通也曰占中卽荀氏之逸象  
也曰卦情曰卦畫曰大象則聖人言之詳矣而漢儒言  
象者顧反略焉來氏匯集諸家之言旁推交通曲盡其  
變其於易之取象不旣兼全而大備矣乎夫易者何陰

陽而已矣聖人錯綜陰陽之數以盡事物之變用舍進退動靜語默得喪窮通因乎時義以消息天地之大用而四時鬼神莫能違焉所以前民用而吉凶與之同患聖人之神固然也而必於象與數示之機漢儒言象皆有所受而取義固殊蒙嘗疑虞氏之易凡文與字皆依象而立疑若矜心作意於其間而於聖人情見乎辭之旨反有所不達來氏辨虞氏卦變之非而推衍其爻詞之盡於象者益詳且密其取與舍固自成一家之言而於近世儒者發揮易象之說亦足以暢其義而廣其辭誠爲有裨於學者劉馨室觀察以吾楚於此書流傳未

廣刻之長沙蓋古言易者明理則廢象取象則失辭來  
氏兼述之循是而求焉以窺易之精蘊而推知漢學之  
源流有不能舍象以求義者斯亦易學之津梁也

毛西原杜詩心會序

自古詩人託物起興皆意有所鬱結不得發摠而託之  
詩歌以寫其纏綿哀怨之旨唐杜甫氏出指事類情推  
陳始末天下利病得失生民之休戚親故之離合身世  
之榮悴悲忻言之必達其志慮之必窮其變然後詩之  
蘊乃旁推交通曲盡而無遺當時論者以爲集詩家之  
大成無有異議顧或以其忠愛之誼尋章摘句附會而

遷就之讀杜詩者轉累於箋注之煩茫然莫得其指歸  
明高氏棟胡氏應麟王氏世貞乃專取其律法音節會  
其微妙開示學者 國初新城王文簡以詩學倡天下  
考論杜詩標其新異摘其繁累意尤美焉嗣後五家評  
本出學者循其說以求杜詩之義淺者見淺深者見深  
犁然各有以當其意巴陵毛西原又稍以意折衷之簡  
杜詩之善者爲四卷悉採諸家之說證以己見而辨論  
其不合者命曰杜詩心會夫通其辭而不達其意者有  
矣未有求達其意而先不能究其辭者也自唐以來詩  
人推宗杜甫氏以至今日而其義例之精變化之妙章

章而比之字字而析之辨之久而其精日出宜西原所得之深也往者山陽潘德輿嘗述朱子之言讀李詩如士人治本經不宜有去取杜詩之原於風雅發於性情之正讀者皆能望其崖略而其深亦未易引而盡也西原之於杜詩未知視彥輔所論何如要其持論之詳與其辨證諸家得失最有裨益於學者爲之序其略而廣其傳焉是編稿本得之門人熊秋白農部秋白又得之吳南屏學博皆西原至交因竝記之

代劉韞齋中丞重刻李中丞遺集序

李瀛仙先生遺集重刻於湖南者予至楚之明年得受

而讀之病其蕪雜無倫序蓋先生奏疏既無傳本其居易草堂詩集先生之子刻之施南亦多散佚掇拾而刊存之倒亂失次宜矣予惟先生宦跡所至有聲在湖南屢疏題請分闈士民感之至今其於先生遺著有宜寶貴而珍惜之者乃更爲整齊編次期使先生精氣散見於文字間有所託以行遠以永楚人之思始予初至楚人士以故督學通政錢公立朝大節負時重望在湖南尤久訓士有程度請祀之名宦先生又固有專祠歲時奉祀鄉里先進蒞仕湖南者無幾而樹立表表爲士人宗仰若二先生者庶幾可以無忝自惟禱昧於二先生

無能爲役而通政錢公之祠名宦相距九十年至是始得請今又取先生遺集校定之竊私自幸倚坵鄉里之末得所窺仰又益以是重予心之愧咎矣

李舜卿夜談追錄序

新化歐陽礪東先生以詩名天下其論詩尤精鄧丈南村左舍人仲基數稱述之李君舜卿述其語加詳與先生論詩有所會悟輒筆存之總得若干條命曰夜談追錄自宋歐陽氏有六一詩話之作以所得於詩之精詣求古人之離合以取證天下後世嗣是嚴羽滄浪詩話張戎歲寒堂詩話葉適石林詩話類能攷六義之要有



所發明明以來至今苟能詩必有論述往往純疵互見甚者議論馳騁爲名鶩聲氣君子病焉其得之山林枯槁憔悴專一之士傳者蓋無幾也先生於詩窮極淵微偶有論斷必求通古人之辭而達之以意證之以理較其得失析其毫釐多人所未發者而皆其心領神會之餘灑然有以自得不一求著於人非所心許而篤好者莫得而聞也儻所謂山林枯槁憔悴專一者耶舜卿以所聞於先生之言網羅蒐輯存其梗概此豈爲名鶩聲氣者亦庶幾六義之要因是而粗明猶先生之志也予以咸豐乙卯見舜卿新化手是編相示勸其付梓以公

諸人時舜卿病嘗未及爲而卒卒後八年其猶子宣伯  
卒成其志刊行之而屬予序其略嗚乎礪東先生晚年  
閉門絕交游予初有知豔其名相去數百里就見無由  
及見舜卿開亮卓偉絕遠於俗獨喜述先生爲人以得  
聞其言論志行追念往復愴然於心豈惟先生高世之  
跡欲一恍怫舜卿之流風餘韻而固不可得也

古微堂詩集序

默深先生喜經世之略其爲學淹博貫通無所不窺而  
務出己意恥蹈襲前人人知其以經濟名世不知其能  
詩而先生之詩顧最夥游山詩山水草木之奇麗雲煙

之變幻滄然噴起於紙上奇情詭趣奔赴交會蓋先生之心平視唐宋以來作者負才以與之角將以極古今文字之變自發其嶽寄厯落之氣每有所作奇古峭厲倏忽變化不可端倪又深入佛理清轉華妙超悟塵表而其脈絡之輸委文辭之映合一出於溫純質實無有幽深扞格使人疑眩者其於古詩人冲夷秀曠宏逸入神誠有不足然豈先生之所屑意哉先生所著書流傳海內人知寶貴之而其詩之奇偉無能言者鄒君季深藏其全稿嵩燾以爲宜梓而行之以公諸世季深欣然以付梓人而屬序於予天地之生才無窮而文章之變

日新月盛有非古人所能限者此亦以見斯文之廣大而豪傑偉人出於其間隨所得之大小淺深樹立槩槩以自殊異詩可以觀其謂是矣

張叔容遺稿序

張玉夫大令之死有賢子曰叔容氣英英然年甚少而才博志廣浩無涯涘詩古文辭靡不學學之而試爲靡不工內自韜匿獨好爲深湛之思不務發摠於人既卒其父友太常左君梓其遺文傳之蓋其時年十九耳其才盡於帖括詩賦之文而意恆忽忽不樂其所樂爲詩古文又無多其見於他文者往往感激奮發躡古人之

跡而從之而汲汲憂其不逮其志蓋可哀也吾楚近十餘年爲經學辭章多得之年少有所成立其出自孤寒艱難鬱結蘄然以起則望其成尤昌以大而及吾之身多才早逝若叔容者數數見焉豈不悲耶其悲之則其文之僅存者爲足寶而傳焉無疑也叔容之文經義詩賦爲多皆應試體也其文演迤涵肆以能有所變化不拘於格調而自視欲然若不足盡其意者以爲其道卑學者所弗尙予校其遺集得所爲古文四詩數十百首序而歸諸太常猶叔容遺志也

饒月樵五十三松草堂詩集序

道光十五年應鄉舉長沙識饒君月樵試院中偉然魁  
頤議論雄雋心竒之相與道姓名別去其後數見所爲  
詩致聲通殷勤而終不相見蓋至今三十有二年而余  
亦已老矣君長於余又十四年老益窮避亂游巴蜀倦  
而歸訪予山中入門相視久之笑曰君非饒月樵者耶  
何爲而至此益相與大笑急出其詩讀之若瀉水於平  
地隨方曲折流注不可遏止若箏琶管籥會奏於一堂  
鏗鏘瀏亮而音不窮也古詩人若杜甫陸游至蜀而詩  
益竒君住白帝城月餘值大雨初霽月出步江上望灩  
澦堆上有石曰二涵水滿其中與月相射狀如獅子兩

目蹲立而望月者大喜謹諄謂自有灑灑堆未一發此  
景然則山水怪瑰傑特出奇無窮固有蘊焉而待洩者  
與更千百年游者無有寢饋玩悅於斯以俟其時而發  
焉得之淺與得之深而因以獨見者爲工與觀君所得  
於山水之娛卽其詩可知也君言生平詩逾萬毀於兵  
近存者又數千其爲之勤如此夫苟爲之不已又益務  
發其所獨見其奇有必至者杜甫陸游以蜀之山水發  
其奇豈不以是也哉君於詩幾矣更三十年再與相見  
將益賞君之奇也

陳文泉詩集序

陳文泉大令與余同歲生又同舉於鄉同成進士君故善爲帖括之文操紙筆趨有司程式張目以顧精悍之氣不可一世旣得官縣令以去十年余循江西東游君適以服闋重相見吳中於時金陵鎮江陷於賊矢石聲相聞與君攜酒滄浪亭上蒼茫四顧相與慨歎手其詩出示向固未見君之爲此也酒酣縱論古今詩人得失舉似高常侍五十以詩名若君之才爲之益勤且多卽古人不難到無以年力自程限別去三年而聞君之喪又十三年君子椿壽哀輯君所爲誠求齋詩存將授之梓人則猶余十五年前所點定也蓋君旣補官奉賢有



案牘之繁其於詩也誠不暇以爲而觀其生平精氣凝然甚完以固得一官效其志業將求有表見於時又進於所謂詩之爲者而遽奪其年使其才一有不盡而茹志以終也悲夫抑又思古詩人之作嘗發於傷時閔亂悲憂怨鬱無聊不平有所不通一決於詩君性和夷其力能自給無慊於心大軍圍金陵制使者駐兵常州有藩籬之固吳中酒食歌舞嬉笑燕樂卽吾與君視滄浪亭若不勝其憂人見者皆笑謂迂更三四年江浙糜爛幾盡合淝相國時撫吳憑海以守奉賢與松江所屬諸邑獨完君於其時幸存發憤流涕不容自己所爲詩當

益工而君已不及見禍亂之成讀君詩而欲然於所存之無多也余重爲君悲之

彭曉航遺集序

道光戊戌始識曉航先生京師其詩古文雄出一時而謙退自下其言惇篤務情實曾文正公嘗許君能勝天下事既老無所遇就邵陽學官以歸其後每見則文益工新化鄧湘皋先生尤重君文表章先賢遺蹟輒屬君紀其事於石已而駱文忠公檄君從赴蜀一守潼川遽卒其子棣初裒輯君詩文曰古香山館存稿凡十二卷刊而傳之余惟古之能文者皆蓄道德有治行事業可

紀述彼其蘊於中閱深傑特其發之於文以自據其所  
得光氣固不可掩沒君熟知古今利病之能言事必洞  
燭其原而行之以誠篤一試於潼川凋敝之餘而民俗  
蒸蒸若還復乎古初與聞先正之風規人自爲幸而功  
未訖於成澤未覃於遠終君之才與志施者不能十一  
其詩古文積之數十年鬱其光以待洩者固亦天道人  
事自然之符哉君爲文喜低回前哲遺言軼行沈潛往  
復若不勝其情忽忽三十年情事一如目前讀君文而  
自傷老僊益愈爲君悲則又未知是集之流傳後人慨  
慕追思視君向者之於古人復何如也

張小野夢因閣詩集序

吾友王太常之言曰凡人心感物而動凝而爲天地殺而爲事物盪而爲憂樂哀思斂而爲性情文章議論有不能宣者惟詩能通之其言偉矣然非博覽古今之事變周知民物之情僞以自理其性情而納之溫厚和平則詩之爲道人皆得託焉以宣其鬱而流極於泛濫淫泆而風教以微沅陵張小野與吾少同舉於鄉而小野方充是科選拔貢生文采風流伏一世與之交情深而文明悱惻而芬芳蓋有得於詩人之深者而未嘗甚肆力於詩已而小野官中書數年用外簡選授廣東和平

縣厯治鉅邑越海至南澳聲蹟爛然起矣以目疾乞歸  
遂病盲掌教虞溪書院與諸生論文講藝耳聆口授若  
不知其盲予固已奇之既乃彙次所爲詩寄予屬序而  
刊之則其平生足迹交游及意所感觸怨鬱而不自得  
者一皆寓於是以蘄合於詩人之旨其性情之溫厚得  
於天者然耶嗚乎天將以其盲也故使自放焉而託之  
以宣其鬱也孔子論詩以達於政專對四方爲義夫必  
古今之事變熟於中而政以通焉民物之情僞衷於要  
而言以昌焉唐宋以來詩人之濫而詩教之微爲其貌  
強而詞襲不學而以戾於古也小野善詞令政成有聲

方及中歲而病廢夫孰知其反而託之詩日進於業以有傳也吾是以重悲其志也

熊雲渠先生時文序

自明以帖括取士悉天下之聰明才智習爲對偶聲律之文獵取科名一二豪傑偉人研窮經史泰然有悟於身心性命之旨以窺人情物理治亂得失之原及其生平忠孝大節昭著呈露文字之間思之而其人若揭味之而其旨彌深而其間僥倖一日之獲迷惑恫恍以求所謂對偶聲律無與於文章之本末者亦時有焉輓近數十年文字之道日微迷惑恫恍盈天下苟能爲對偶

聲律齒未毀而出取科名猶掇之也世亦莫相非者熊雲渠先生治帖括之學六十年自吾爲童子時先資政公數爲言先生年稍先立名尤早蓋先公甫就學而先生已屢試冠其曹名藉甚而卒困於省試洎吾通籍歸先生猶逐隊童子軍也其子姪多已成名則禁制先生使不得與試先生聞試期至旁皇顧望或抱其文以泣年八十矣志氣不以少衰今年春錄次其所爲應試文示吾曰是果不足於今人耶雖然吾無待於今而猶有望於後也子爲我序而傳之讀其文其義法往往近於古人其對偶聲律視世之獵取科名者亦未有以讓也

國家取士之途至今日而尤寬矣歲附入學籍者幾  
三千人取徑於對偶聲律其道相若也獨塞其遇於先  
生豈其義法猶近於古人宜獨遠於今人若是耶使夫  
後之讀先生之文者以爲義法遠於今人悼歎而嗟惜  
之則亦司文柄者之過也





養知書屋文集卷五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重刻夏忠靖公集序

吾湘人文至宋始顯 四庫全書所錄同文館唱和集

鄧紳伯集世無傳本明忠靖夏公集傳至於今四百餘年 國初學博詹岷望士懿刻藏其家今亦無存訪之公裔孫輝南得其本凡六卷後附遺事一卷蓋明刻本相承如此而詩爲多雜文獨有贊頌及表一通大都應制之文而一出之和平冲夷想見盛世雍熙之化從容涵濡納之太和其意充然有餘也公歷相太宗仁宗宣

宗於時政多所參決史稱其掌戶部詳定賦役諸制建  
白三十餘事其後益請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錢鈔之  
禁廣屯種以給邊蘇民振饑浙西奏免召耕淤田弛其  
利與民及會議不當用兵沙漠並關天下大計而其章  
疏皆不可見獨河渠志載其治水一疏亦略而不詳而  
於吳淞上下游水勢及疏濬之宜能舉其要而規其大  
蓋公於國計民生周知博覽窮盡端委期使其利漑之  
天下被之無窮不自以其文炫耀於世略可見者身際  
太平之世導揚盛美涵泳性情用示休和而已至其措  
之政事垂之憲章廓然一視爲天下之公於身若無所

與是以其文闡焉而不章其斯爲國之元臣與同休戚  
利病而無假於其名者也而使後之人流連慨慕求公  
政術之施因文考事仿佛其用心不可得亦豈非人心  
之公之終有未慊者乎旣求得公遺集謀遂刊而存之  
以廣其傳而益慙然於其時優游夷愉之風以太宗之  
厲威嚴督責無所寬假而其風益厚滋培醞釀爲有由  
焉嗚乎是可觀也矣時光緒八年歲在壬午秋九月

夏忠靖公立身訓跋後

夏忠靖公集六卷刻於康熙四十四年教諭詹公求之  
監利夏士英家得所爲百忍贊立身訓二篇附之雜著

中蓋明刻本所無也其立身訓二十六條隨所見錄之  
明通婉摯具有本末實開辭胡諸公語錄之先聲詹公  
於此通爲一篇於文爲不類今稍條析分列附諸遺事  
之後明史傳贊於公及忠定蹇公推本太祖樹人之效  
考其政績僅一治水吳淞餘無卓卓可紀者獨筦度支  
二十餘年外周臺省內參機要隨事納忠退而恂恂若  
無所與言者謂其與文貞楊公尤持大體方太祖太宗  
相繼以嚴急爲治公彌縫匡救以德量綏輯天下卒用  
其力以成仁宣之治含宏光大保合太和其在朝聞一  
善必採納之有小過爲之揜護以能興起一時人才養

成敦龐博大之氣嗚呼此公之成績史無可書而天下之蒙澤乃爲深且遠也所爲立身訓皆其體之身心驗之民物深造而自得者而一以約己容人爲心其言淺近而可思別錄爲一卷期使學者覽之得所啟發而亦以推知公學問淵源之所自光緒八年冬十有二月重刻安愚齋文集序

嵩燾校栞忠靖夏公集成顧念 國朝人文遠過明代就所知者若蔣天植之棻朱子昭之宣王朗川之鈇徐遜齋世佐張百川廷祿曾南坡過唐陳同甫覺民周褐梳嘉紉黎素盦彬楊木盦先鐸張子任學尹左仲基宗

植皆得讀其詩文以爲難能而二百年來湘人能文者  
獨推徐遜齋及周半帆先生遜齋文雄奇奔放不可一  
世彙行者至六十卷之多先生書味盎然平澹安愉志  
和而音雅吾嘗以湘人之文遜齋及先生擅名一時而  
仲基爲之後勁湘人之詩晚得吳伯翼淮李枚生杭最  
其傑出者而先生爲之先聲是以湘人語文章之盛無  
過先生先生與其弟默耕篤志古學皆仕爲知縣號稱  
儒吏而先生脩然塵俗之表年未五十以母喪去官遂  
不復仕用經術講授鄉里是時府縣初立書院多求大  
師耆德爲之都講書幣相屬於庭於是先生之名日盛

而文亦日充然有得也君子之學無間窮通得喪其中誠有快然自足者推而達之於人與所以自淑其身各視其境之所值均之寓也必有得於所寓之外盡人世之所營營無足以累其心而後有以希乎古而蘄至於久遠雖其得志行道極富貴之娛亦豈有加於毫末哉而視人世之殊榮超然無所屑意彼誠有足於其心者也故予於先生之文尤有取重焉始先生之文刻藏其家其孫昌輔徵君諤枝又搜得其遺稿若干篇意或先生之所刪削而文固各有意旨可觀仲基嘗爲之審訂以授嵩燾謀更槩行之至是並以授之梓人蓋先生遺



文流傳且百年爲時矜尙而所存止此詩文小道固若是難哉仲基旣卒吾湘能文之士益衰落矣此又可歎也時光緒八年歲在壬午秋九月

唐懋愼公省身日課序

道光甲辰乙巳間謁鏡海先生京師見所著省身日課因論君子三戒之義與時盛衰者氣也其心馳騫三者之中不與時盛衰也惟克治深者其初若拒堅敵以強力勝之久而渙然能辨其非又久而夷然無所撓於其心默自省念七十年於此三者幸知免也當時以先生道充學裕必有殊異而所言平易如此退而讀其日課

之文乃知先生之學之積惟在日用行習之間辨之明而守之嚴雖極語默之微辭受取與之節以道權衡較其毫釐分寸一有出入卽於事有違而心之獲戾滋多曰省身云爾者極萬事萬物之變皆約而反之一身其析義之精與其審事之當自先生視之一皆切近於吾身而天下事物之待理者求之一身而固無待於外也宋明以來語錄之書皆各有其心得而理道本無二趨行亦皆有塗轍無紛歧故常若其言之有因襲先生用以省身由其體驗所及與所讀書應事交相印證以是居之安而資之深自然漑於人心深求其立言之旨益

信其言之切而味之深也是書始刻之金陵凡四卷板燬於兵晚年續編九卷其孫繩武紹武檢其遺稿又彙次爲一卷通爲十四卷授之梓蓋自兵燹之餘流離轉徙之中皆其省身之實功無間於須臾至屬續而後已生平所著書甚多而勤一生之心力以自證其所得其爲學之篤與其德之所由成皆於是書徵之紹武兄弟按輯審訂使其書終以有傳稍存先生學行之梗概裨益後學亦可謂有後也矣丁亥夏五月

劉藎臣尙書疏稿序

章奏之有專書實始陸宣公奏議歷宋而著錄日繁然

漢書藝文志已有議奏三十九篇奏事二十篇附之春秋家議奏十八篇附之論語家蓋春秋記事論語記言班氏準古左史右史之例就秦漢間進奏之文分錄之所由來遠矣自前代疏議存者皆以厯官年次爲程亦或因事爲類大都議論居多其施之事者亦但詳其措置之方而不必盡具成效故雲貴總督劉公奏稿若干卷起官雲南巡撫時前後十餘年所言多用兵方略及戰功顯著者蓋公以諸生起一旅從討賊轉戰川陝滇黔其立功川陝最著以統於疆吏不能著之章奏其章奏實始雲南故其陳述兵事偉矣而在公則技餘也明

史稱譚襄敏公沈毅知兵朝廷倚以辦賊始終兵事垂三十年所著奏議曰閩稿曰蜀稿曰薊遼稿多陳論兵事之文公所爲奏議近之然襄敏官台守及浙江右參政爲時無幾其事蹟多在撫閩以後公積功至巡撫賊勢已就平矣故其戰蹟不列之章奏者爲多而章奏所入反少要其所述一皆行軍實蹟而功效亦以見焉則猶班史春秋記事之遺也冢君紹臣觀察裒輯其奏稿授之梓人而屬李幼梅觀察以編次校勘之役卽其所陳兵事省括事機之緩急測量地勢之險易應幾觀變以赴事功所爲發揚蹈厲贊成中興之業者亦略具乎

其中嵩燾論次其大旨著之於篇俾覽者詳焉時光緒十有四年歲在戊子春正月

### 汪氏遺書序

汪鐵珊太守輯其先世詩文著述起明萬厯之世訖我朝道光咸豐閒彙爲巨冊題曰汪氏遺書刻成以示嵩燾序而行之竊惟國家敦龐博大積累深厚莫盛於雍乾之世人才蔚然抉經史之奧集文學之成翕聚吳越千里間汪氏於時亦稱最盛上湖先生主東南壇坫曾裒輯其高祖然明先生逮下三世梅坡毅亭雲尺漚亭諸先生遺詩爲春星堂集十卷並所著書八種付

之梓迨道光初年裔孫水亭先生復搜集上湖先生遺著及歷代詩文雜說刊於珠江於是汪氏家集遂盛行於世夫世運有盛衰故家望族流傳遠近旋盛旋衰又有厚薄之等科名仕宦積至三四世斯已難矣文章著述累數世以集名海內與科名相耀又倍難焉汪氏爲歙巨族仍世仕宦有聞其遷浙之杭州實始然明先生一傳至徵五先生順治戊子科舉人丁丑成進士仕至湖廣按察使厥後相繼掇科第入詞館毅亭雲尺漚亭三先生以兄弟同中康熙庚子乙科雲尺以第三人及第尤爲士林佳話上湖先生刻其先世遺詩歷數傳而

水亭先生繼之又歷數傳而太守於劫灰之餘蒐羅先緒附以羣從詩集約二十餘種刻爲汪氏遺書而見於序目散佚待續者尙十餘種積八九世之畱貽更歷兩朝三百餘年之久而勿替足見汪氏積累之厚屢經兵燹而世澤之流傳先靈之呵護轉增多於舊刻太守紹述之心勤而益篤尤人世之難能也抑尤有異者自梅坡先生以逮上湖先生生當極盛之時優游愉夷歌詠昇平志和而音雅於事宜然然明先生處明萬曆之末國勢日蹙可憂者多矣而澹定冲和流連詩酒志意有餘所交游若陳眉公董思白黃貞父皆著人名德相從



湖山觴詠之會窮極懽娛豈其沈冥衰叔之世和光同塵於時事有不屑意者耶不然則是其志廣意闋游心萬物之表其量之所及固遠也傳流數百年而世澤且未有涯豈無自然而然哉世會之升降繫乎人心使賢者懷輕世肆志之意極所處之艱虞而與人相適與時相忘此亦足徵世變矣時光緒十有二年歲次丙戌秋九月

祁陽陳氏清芬錄序

祁陽陳文肅公一代名臣其由庶吉士授編修在乾隆元年歷歲戊辰遂以吏部尚書爲協辦大學士總理軍

機相距纔十有三年敷歷中外功施爛然公之才望所以宣力國家誠不易幾而高宗之明聖於公爲有深契盡一時艱鉅之任畀之而不疑蓋亦極古今遭逢之盛矣其後子孫之繁衍科名仕宦百餘年相接續一本文肅公之世澤流風餘韻延美於奕世仲英太守奉母喪營葬祁陽哀輯其先世序傳志銘推原本枝始自文肅公外不旁及命曰清芬錄用陸士衡之文以志世德也如伯言之幹略幼節之忠貞史傳所紀世德孰與比隆哉文肅公其近之矣明世司馬晰著涑水源流集略去司馬文正公已十七世備載其系籍及諸紀述然其

傳固遠矣又益展轉異籍太守亦寄籍順天而上距文肅公四世其家世又皆有行義可紀是其所述錄爲近而歷數傳以承其休風又更顯而文也嵩燾爲述其略以表其家世之光榮昭示無窮時光緒十有六年歲在庚寅冬十有二月

黃海華先生玩靈集遺詩序

詩內原於性情外通於政事情感物而機應焉而文之以言辭聲成文而音生焉而申之以詠歎皇古以前文無傳傳者獨古歌謠猶可推見其世以知其治是以文字之原肇始於詩周官以樂德樂語教國子興導諷誦

詩之節也蓋自周世文盛之時蒞身課政以詩爲衡黜  
惡貞淫於是見焉而因以爲法戒則詩者爲學始終條  
理之事也由漢以來學士大夫下至委巷草野莫不能  
詩世愈變文愈煥而辭愈濫得乎性情之摯者蓋少通  
知古今治亂之原以措之事抑又少焉然則詩教愈昌  
而所以名詩之旨或將愈遠而愈晦矣乎海華先生兩  
湖詩人之傑出者也始游京師官國子助教以詩名京  
師嗣爲同知湖南南士能詩者無敢與先生比並則以  
詩名湖南其後官寶慶官永州屢攝縣事典郡凡爲利  
於民者靡弗舉也爲病於吾民者靡弗釐而正也於是

又益稱先生能吏不徒爲詩者夫苟知詩之旨則康成氏所云源流清濁之所處風化氣澤之所及一依於詩訖於異世誦而聞者猶辨知之妍媸得失之在身形之爲詠歌沿之爲興革謂詩與政之有歧分焉非知詩者也先生詩手自審訂刊行者若干卷人知貴而重之矣晚年以老乞休大吏重倚君不允所請先生因吏爲隱徜徉容與又十餘年裒輯所爲詩四卷曰玩靈集以自寓其意嵩燾識先生久矣自海外歸尊酒唱和得數與焉讀其詩惓懷朋舊感傷時事無苟作者而一出於性情之正所言皆有以內得於心曲折以盡其意其旁薄

鬱結又若極其才力所極而內自悲焉常任意餘其辭  
卽嵩燾崎嶇海外言之若甚有不適者每爲旁皇興起  
不能自己然則先生爲人與其行政之美其自得於詩  
也深矣嗣君幼海刺史謹踵刻之附先生前集之後嵩  
燾爲發明詩之爲道之所由成以見古今詩人彌綸天  
地而不敝者其必有合於是者也光緒十有四年歲在  
戊子春二月

小瑯環園詩集序

咸豐丁未嵩燾以進士入翰林於時年二十九所與偕  
就館選往往齒少於予嘉定張君東墅年尤少文尤高

其家固饒也東墅罄所有揮霍無所惜益自豪於詩酒其爲詩瑰奇綺麗淵乎其若思沛乎其無窮予旣多其才而壯其志氣又快君履境之豐足以發其文以爲若東墅者天之所篤厚者也已而兵事起天下擾亂東墅以知府待闕湖南所爲詩益多名亦益盛而稍稍憂貧雖甚豪其心意常若有鬱結不得發攄旣屢典大郡得盡其志東墅一意孤行沈敏有制凡諸舉錯視事當否不顧上官喜怒益務爲延攬高才秀士括而有之與爲磨礪贍給親舊無依者一竭其心力所至無絲毫顧慮以是貧日甚而其志意亦稍摧落矣晚乃晉階爲觀察

使居邸舍廚供或時缺乏而所資養及推食以食常數十百人亦或相對不能舉餐東墅夷然不爲念與人爲質劑有得則徵歌命酒號召賓客賦詩極歡旣盡亦輒已終不知有人世憂患事君旣不得於時視今世所爲固不屑意益自憤而詩益進爲閎肆沈鬱自負一時作者方君少時知君者謂宜貴顯有名於世雖君亦不自度其迤邐若此也然使君馳騁功名之會不必能積久以自得於詩抑稍持盈而取約焉自處充然有餘不爲貧累也而君自適其意無擇於人無撓於物日契契焉取人之羸阨孤嫗以私之己而忘其身之勞與所施之



有窮也莊生之言曰其爲人也太多其自爲也太少是豈有樂於憂思匡維終其身而無悔耶吾誠以是悲之惟其不驚於競馳以自得於所好此君之所以賢而詩之所以獨至也與東墅旣卒江夏黃海華都轉義甯陳右銘觀察及其門人瞿子玖學士相與醪歸君之喪武進劉詠如太守獨任刊君遺詩然則君窮於時而將有不窮於後世終以得之友朋之力君其可以無憾

言靈笙琴源山房遺詩序

吾楚詩人莫盛於潭卽吾三十年所習於潭亦獨多而與言靈笙孝廉生同時游同方獨不得見而讀其詩孝

廉殤十餘年其子樹勳爲吾治水師韶州挾其遺稿丐予校定始得受而讀之其平生重交游氣誼言詩專主東坡七言古變化流麗爲得於東坡之深者五言清深婉約氣局稍別詩存者無多而於家庭朋友之際情深而文明悱惻而芬芳非獨其詩淡遠可誦其於人也亦賢矣聞諸康成鄭氏之言曰伐木廢則朋友缺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谷風之詩作而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詩教之盛衰繫於朋友其尤鉅哉至於桑柔而世益降詞益危推究其極曰朋友以譖不胥以穀於是賢士大夫岌岌無以安於其時而進退維谷矣漢唐以來

當其盛而敦龐博厚之意多值其衰而噍殺粗厲之音作其得失有不爽者詩人心憂其失道也以是懲而戒之沔水之言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讒言者無實之言也君子失敬而讒言作朋友之道苦詩之教微矣末世賢者處朋友之交聞此亦知愧矣吾讀詩求盛衰理亂之原深有悟於朋友之義抑亦詩教之大者也孝廉旣窮困不得志於時鬱鬱以殤而覩其詩獨於交游離合死生之感愀乎其有思也罕乎其有望也無有刺譏諷諫憂時憤世以亂和平之聽者傳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孝廉詩如是志可知矣其斯有得於溫柔敦厚之遺

者與序而行之亦爲世之處朋友者勸焉

趙振卿一鶴山房詩鈔序

望溪方氏有言詩雖小道然其本於性質別於遭遇而達之學誦者非盡志以終世不能企其成同年友趙君振卿好爲詩用力絕勤道光甲辰游京師出其詩數百首示予予告之曰古人之文始之甚難而終之以易子之少作未足存也數日再過予示所爲詩則前數百首者無一存而爲之益勤詩亦益工荀子之言曰術正而心順之振卿幡然舍其所業以躡乎古氣充而力裕才博而志昌吾甚畏之反覆乎其詩猶夷動蕩久而愈不

可厭也其後振卿主講吾邑仰高書院倡和稍密每有所作則誇示予而督予爲之甚力其自存詩蓋莫多於是時亂後予居山中時時念君詩當益多謀一讀之以覘所進不可得而君亦旋卒既卒九年君弟君靖蒐輯遺稿屬予校定其死前數日尙有詩及予傷哉君且死不我忘也其亦所謂盡志以終力以庶幾有成者與君少致力元白後稍及子瞻放翁未嘗故爲高遠其絕遠流俗豔薄之爲一軌於正以能自達於古自甲辰始嗚呼是詩之存乃徒得之十年之間奔走流離以自道其湮鬱吾是以重悲君

小鄧尉梅花園詩文集序

往在長沙鄧禹民太守數示所爲詩五言長律至千言者累數篇喜其閎麗而流動自然與論詩人比興之旨禹民心折予言請爲弟子予弗敢承也間歲予陳臬閩中禹民攝篆永綏以憂歸則以書來曰守官引嫌不敢脩及門之禮私尊所聞而已今居里中得自申其志脩業而請益予考宋儒仕宦而求師多矣卽朱子從學延平亦在涖仕之後今人以施之舉主及有所受恩而恥言問學詩於道微也如予淺陋無所窺仰禹民且求之勤屈而相從予固已偉之洎予自海外歸禹民之卒久

矣今歲壬午夏其子仲韓哀輯所爲詩文謀彙行之屬  
序於予自周之衰士大夫賦詩贈勞以文辭相高聖門  
學者尤重言詩自政事語言以至起居動作一澤之詩  
以爲其意悱惻芬芳而其言婉而多風感人者尤深也  
禹民政事才一試之永綏而懷感至今讀其詩友朋故  
舊殷勤之誼其哀無端而思無窮斯其發於情者誠爲  
有本也觀其於予纏絲篤實之意卽其詩可知矣其古  
文及駢儷諸體皆若深造自得能盡其意之所欲言不  
可概之一藝嗚乎若禹民者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者  
耶時光緒八年夏六月

趙吟篁學博歸里吟序

往與甯鄉趙振卿同舉於鄉又同北行相與贈答爲歡時隨園詩猶盛行予獨喜昌黎之言以爲字向紙上皆軒昂者文家之妙諦也而振卿固守隨園家法予數規之題其詩稿三律末云君試芟蓬累予將據竈觚斯謀疏又拙視古或同符振卿則大韙予言後七八年振卿主講吾邑仰高書院出其詩名篇傑作迥然異於曩昔之爲予固驚其力之勤而進之速也而其弟吟篁指卿相爲唱和亦數得之振卿集中又三四年予爲曾文正公轉餉甯鄉見振卿年纔四十龐然衰老相顧感歎嗣



是不復見而吟篁兄弟乃稍相過從道故今年春吟篁以永綏學博滿任考績長沙出示其醉吟閣詩一卷命曰歸里吟屬爲之序蓋自赴官六年始得一道里門其距振卿之卒三十有二年矣弟搢卿尙健在然亦窮老而君詩優游和愉充然自得若有以內足於心昔白樂天嘗自號醉吟先生史稱其下偶俗好至數千篇君舟行未及兩月積詩七八十篇其自署醉吟閣意將以偶俗好也予獨悲振卿之詩進而日工而其年不及待以有傳而猶得諸弟之賡續之而若吾弟意城蟄存詩文皆幸有成比年先後俱逝而吾獨以衰病之身精意銷

耗學殖日荒追憶生平舊游有如夢寐讀君詩而益愀然以思遽然以重自傷也時光緒十年春二月

趙吟篁醉吟閣詩集序

乙酉秋趙君吟篁自永順學官任滿回長沙類輯途次所爲詩曰歸里吟予旣序而棗行之矣逾年引疾而攜其醉吟閣詩集二十卷卷各爲集謀盡付棗曰永順僻遠吾就刻工長沙去官以存吾詩以屬嵩燾總而序之吾觀古人執一藝以名世其先皆有陵躒萬物牢籠百態之心視一世人無當吾意乃折而斂其心於所執之藝樂之以終身及其爲之窮日夜廢寢食審所藝之程

度較其分寸毫釐犁然以求合於心雖其飢寒之迫身  
欣憂愉戚之環集吾前舉不足爲心累而益用之爲嬉  
娛以寄其蕭閒曠遠之思古詩人有積於其心感而觸  
焉託之吟詠以自見大抵然也吟篁之於詩亦旣樂之  
終身其所得之淺深吾誠有不能知而至棄官以營其  
詩以求幸有傳焉非其蕭閒曠遠游心萬物之表以博  
其趣於一藝者耶君子之求道與其居官任事而役役  
於得喪榮辱若甚有所繫戀不能自脫於心彼其自視  
曾不如一藝之爲是謂浮慕而外假夫浮慕而外假則  
是終身由之而不知其域也聞吟篁之風其亦瞿然有

動於心矣夫時光緒十有二年歲在丙戌夏四月

劍水詩鈔序

嘗愛左氏傳論謀帥之要曰說禮樂敦詩書而以爲詩書義之府也蓋凡心意所發涵濡浸漑原本德義循乎道之序而極乎言之文則詩義備矣范史稱祭征虜在軍旅不忘俎豆對酒設樂雅歌投壺當時未知其文章何若而雍容嫺雅儒將之風其意量固闕也甯鄉周渭臣軍門提督關隴列檠陳書覃思吟詠被服造次必於儒者軍興以來湘人起文學任將帥肩項相望一時武健疆力多知折節讀書軍行所至聞弦歌之聲周氏世

儒也君少值寇亂廢學徒步從軍轉戰兩湖間躡粵而西歷黔蜀秦隴功日以高位日以崇入蜀登劍閣僚佐從賦詩君頰首四顧覽山川之雄峻倚柱擊劍作豪語諸兄桐峰孝廉驚曰此天籟也試爲之必以詩名君聞亦自奮日取古人詩讀之循章析義校其音節格律遇山水名勝輒一發攄旣久益工秦隴故邊險曠覽古今形勝益發其沈雄激越之氣於是詩愈多名亦愈盛間錄其劍水詩鈔屬嵩燾審定夫節士之言慷慨邊塞之音壯厲其所處異也而亦各隨其功名樹立震發其志氣陰山勅勒之歌華林笳鼓之奏激宕一時踔躒千古

而他文不具見將非嬰時多故腰弓橫槊乘陵蕩決良  
不屑與綴文之士俯仰沈吟挈量尺寸者乎昔吳主使  
呂蒙蔣欽就學皆當貴盛時終以幹略稱湘中諸將多  
傑出特立之才亦由其能濟之以問學也而若君之豪  
蕩感激根原雅頌漱其芳潤而含茹之上巉巖絕大漠  
窮極乎軌域游揚乎藻翰則亦幸際中興之盛控御萬  
里民夷綏輯有以導其和平之旨而發其懷古之情跡  
其遭遇與其年壽之悠長又非諸將之所及也君所居  
甯潭之交曰靳江世傳靳尚墓在焉然靳氏當懷王頃  
襄之世由郢徙壽春徙陳無因至湘以南其名又無足

比附長沙志亦名之建江君以江源自嶽分逶迤至潭最高者羅仙山矗立如劍脊爲易名曰劍江然吾觀君提一劍從戎略地數千里劃然若劍之利始爲詩又自劍閣則是江也君得專其名而人莫與爭旣取以名集劍水之名亦於是乎始夫豈不以其人哉

蟄存蘿華山館遺集序

傳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然則詩之義上通於政教而下盡人事之變酌其行之宜而勸懲立焉極其言之文而情僞通焉蓋非徒敷文翫辭理性情而已有唐詩人如杜甫元結白居易

易用其忠國愛民之心經緯物變牢籠百態猶有詩教之遺焉吾弟蟄存自少通敏喜立事凡人世媿惡貞淫忻憂愉戚必務剖析條理之不與時相汨混其於友朋故舊困窮阨艱一引而納之其身情相卹而惠相周也而其爲言極事理之曲折昭德塞違以卽乎人心之安雖有忿爭糾紛得君言立解是以終身汲汲赴人之急不自寬假人以是賢君之爲而益歎美其才君尤自負其詩每有作反復馳驟昭宣鬯朗一如其爲人數陳利病罔弗達也指發幽微罔弗應也聖人之言詩通於政而給於言君又用其所得於心者形爲詠歌衍爲言論



所以推行固有本末乎其致之用也猶聖人之旨也顧念吾兄弟三人皆稍能讀書求有用之學吾性卞急於時多忤意城稍能通方矣而懷斂退之心履貞介之節終不肯一自試其用君獨以才自喜樂以其心與力推而致之於人而亦終身望見仕宦戛戛然去之其施也不遐其欲以公之人終亦闕而不流情性固然耶無亦有不達其志而因以自沮耶當同治之初天下蒸蒸向治道固昌矣君於是時亦思奮而求效夫君子之於世固求有以自達折衝尊俎與其效命疆場等耳不能達而強之政既從政矣而固多方遏抑之使不得達君子

誠懼乎此也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君惟知之而終  
不以一試其斯可與言詩矣乎君所爲詩無定本旣卒  
其子龍允寅伯檢君遺篋哀得若干首而擇其文之可  
傳者附焉謀梓以行於世吾悲夫聖人言詩之意未足  
概於今之人也是以重爲君悲也時光緒十年歲在甲  
申冬十有一月



養知書屋文集卷六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校訂朱子家禮序

秦溪楊氏言朱子服母喪參酌古今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名曰家禮既成一行童竊以逃先生易簣其書始出行於世而觀朱子跋張敬夫所輯三家禮範言嘗欲用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使覽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行之難顧以衰病不能及並不一及家禮瓊山邱氏尊用家禮別爲訂正刊行之其引元應氏家禮辨以爲非朱子所編未爲無徵 國朝

白田王氏篤信朱子亦言家禮非朱子之書嵩燾竊求王氏之說徒以朱子之集未語及家禮因謂家禮序亦後人依仿禮範跋爲之則疑有未安者意或家禮始成遂亡去不復省錄耳黃勉齋李公晦陳北溪諸賢皆身及朱子之門其云是書失而復出必非虛語故如勉齋說其後頗有增損未及更定則可以爲非朱子之書則不可也蓋禮經之亡至秦而極秦時所尙獨有法令蔑視先王之禮若弁髦然又禁民不得藏書是以律令頗有存者今承用者唐律意猶三代之遺歷代相承因時增益聖人精義之學往往而在而禮文顧闕焉漢世儒

者乃取禮經之遺推明其意轉相傳授其儀文度數散見於諸傳記亦得彙次之以稍推行於後世二千餘年天下相爲法守獨康成鄭氏及朱子之書耳家禮一書其大端一依司馬氏書儀而多本之鄭氏其於宗法所以繫其族行之尤力言之尤詳誠欲敦本善俗以漸復乎古舍是奚由哉然三代之禮之言宗法所以嚴事宗廟祭而已冠昏之禮爲之父兄者主之於宗法無所繫則頗疑三代典禮之僅存於今日皆雜以鄭氏之說朱子又以意推衍之自宋以來代詳禮制而於品官家禮猶守朱子之遺說其文或繁或簡民間所尊尚但知有

朱子家禮不知其他而其間爲今世所遵行者蓋亦十無二三也嵩燾讀家禮之書反而求之禮意以推知古今因革之宜而達其變稍仿秦溪楊氏附注之例發明所以異同條次於後以蘄合乎人心之安而通乎事變之會期使人不敢疑禮之難行以樂從事於復古邱氏所訂家禮爲今世通行本頗刪削原文參以己意而益病其繁亦疑其增損之或未盡當今一還朱子之舊而疏通所疑參稽討論要於可行俟言禮之君子擇焉西河毛氏家禮辨證求異朱子至上訾儀禮以爲出於秦之末世其言誠有過者弗敢從也

彭笙陔明史論略序

自唐劉知幾著史通辨史法得失而史論興所論者史法也其間政治醇澆之分人物賢奸之辨史固備錄之讀史者循而求得之無俟著錄若東陽葛氏涉史隨筆崇安胡氏讀史管見或因古人之事傳以己意或逞一己之辨求勝前人是非褒貶多失其平自明以來論說益繁大率不外此二者獨船山王氏通鑑論宋論通古今之變盡事理之宜其論事與人務窮析其精微而其言不過乎則嵩燾嘗欲綜論元明二代之史以附船山之後而未敢遽也新化彭笙陔著明史論略六卷首論



十六帝以挈其綱次舉一代大經大典或比而合之或分而列之以曲盡其義類通論八十餘篇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要一出之和平不爲詭激陷深之論而其言鑿鑿足以盡事變而資法戒庶幾史論之貫通有根柢者嘗論明季之亂基於嘉靖爲其摧折士大夫之氣過深而怙私自蔽持之過力有驕盈之心而無震動恪恭之意賊盜水旱不上聞而恩不下究然自謂能以力屈服一世之人心此明之所以侵尋渙散以趨於危亡也彭君於有明一代事蹟受成於心斷制權衡不差尺寸因附論明世興亡之機弁之簡端以見怙私自蔽發

於人主一日之心而貽禍數十年之後無可收拾有如  
影響其取類廣大而爲戒深也後有覽者可以思焉  
丁冠西中西聞見錄選編序

周禮小行人掌邦國之禮籍其民利害與其禮俗政教  
之順逆及有暴亂札凶與康樂和親安平各爲一書每  
國辨異之以周知天下之故而內史掌讀四方之事書  
外史掌四方之志又一繫其事於史官其於諸國之紀  
錄至周備矣於是設爲懷方氏以致四方之民爲合方  
氏以達四方之道路爲訓方氏以道四方之政事與其  
上下之志所以通其財利同其好善者求之不厭其詳

引而導之不嫌其曲至也而又有土訓道地圖以詔地  
事道地厯以辨地物誦訓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厯以  
詔辟忌凡國之封域與其物產及其政教人民之美可  
法而惡可爲勸懲者莫不編爲成書垂示天下無有能  
逃於聞見之外以自寬假者近歐洲諸國得此意以爲  
日報沿海書館仿行其法雜取民間軼事傳會傳播以  
廣異聞冠西先生彙集日報之善者輯爲中西聞見錄  
一書萃日報爲月報甫十餘月而罷自以搜討之勤而  
懼流傳之不能廣也又彙集其善者爲中西聞見錄選  
編而以所得推步之方博物之旨附列其中夫西學之

借根方代傳爲東方法中國人所謂立天元也西人用之鏗而不已其法日新而中國至今爲絕學冠西主講同文館始用以爲教汲汲焉勤誨而不勑自明季利瑪竇倡西學於中國近偉勒亞力所著書尤精冠西遂講明而傳習之三人者相望數百年號爲博覽而冠西之功尤偉矣是編乃其著書之一種觀所著錄未嘗不以所學詔之人人而其大旨要歸於勸善規過用心之勤篤如此戴聖之言曰其爲人也壯不譏述老不傳授亦可謂無藝之民矣冠西賢哉抑何所藝之精而教之詳且盡也嵩燾老病衰殘因冠西追思戴氏無藝之言自

以愧悚爲揚其義於簡端昭示天下學者俾知西學之淵源皆三代之教之所有事而冠西之爲人爲足任道藝相勸之資爲尤難能也

張叔平重刻萬卷讀餘序

臨泉康鏡溪先生家塾蒙求五卷張叔平刻之京師易其名曰萬卷讀餘其書分紀天地人物所錄次皆尋常可知者以教家子弟初學者然也於天兼及推步於地並詳歷代沿革凡禮樂政刑下至宮室服食器用之微一一著其原始而統之於人經史典籍及國朝職官與前代同異備具焉又略取北溪字義性情之屬推廣

至倫類列人部之首自劉向說苑新序詳載古先聞人行誼以資博覽昭法戒而崔豹古今注郭義恭廣志多紀事物爲成學治異聞者取資焉其後徐堅初學記王應麟小學紺珠以教始學者所錄益博而泛無由一觀其要夫學之始必辨知夫天地萬物之宜古今賢否之別然後反之於身心道之於禮義其心易順以入世之學者驚於博而略於常窮於所難知而忽於所習知至有讀書取科名爲聲律之文而成夏不辨其世并涼不測其方往往耳目近易茫然若未有聞是書也子弟初學所宜有事推其極考古以知事觀物以審宜自少逮

老莫能越也非夫攬萬卷之全以知教學之方奚以能約且要如是哉書成於乾隆三十四年刻於嘉慶七年而傳本絕少道光六年再刻之金陵同治七年又刻之漢陽至叔平四刻矣金陵再刻之年叔平始生已有萬卷書屋之名叔平既易名萬卷讀餘及求得是刻欣欣而樂一書之流傳其必非偶然也故附著之光緒二年夏六月

跋萬卷讀餘人部第三卷後

案人儀類自孔子下專紀兩廡從祀諸賢是以歐陽氏修司馬氏光王氏守仁皆不嫌重出而所載極有可疑

者如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激從祀崇聖祠同在嘉靖九年今不列孟孫激而列孔忠孔忠自在先賢之列不入崇聖祠也同時程珦朱松蔡元定同祀崇聖祠萬曆二十二年增入周輔成 國朝雍正二年增入張迪孟子弟子樂正克公都子萬章公孫丑並從祀並見孟子書皆所宜載七十餘賢惟載見之論語者蘧瑗林放實居兩序之首論語載其事特詳而顧遺之孔氏穎達劉氏敞朱氏光庭呂氏希哲游氏酢李氏燔始終未議從祀劉向入而復罷而列之正錄伏生高堂生毛氏萇孔氏安國蔡氏沈何氏基王氏栢陳氏獻章胡氏居仁從



祀久而列之附錄諸葛氏亮范氏仲淹陳氏浩羅氏欽  
順並雍正以前從祀至不一列其名此其去取有不可  
知者其崇聖祠增祀孟皮先賢增祀公孫僑公明儀先  
儒增祀毛氏亨許氏慎陸氏贄韓氏琦謝氏良佐袁氏  
燮李氏綱文氏天祥陸氏秀夫方氏孝孺曹氏端呂氏  
坤呂氏枏劉氏宗周黃氏道周孫氏奇逢並在道光以  
後所不及編列矣是書人物不及 國朝而以兩廡從  
祀爲之綱陸氏隴其從祀在雍正二年亦所宜載其後  
湯氏斌張氏履祥陸氏世儀先後從祀者四人學校大  
典天下學者所矜式旣專次爲一類其詳略有未可苟

者因重刻是書爲補正之如此

龍皞丞堅白齋遺集序

聞之易曰脩辭立其誠非特辭之脩而應以誠也忠信之積立誠於先而傳之辭以究其指歸校其分寸毫釐以明人事之得失及古今制度損益人才高下準諸聖人之經以求當於吾心所得之理循乎道之序以應乎事之宜古之云脩辭如是而已龍君皞丞少與湘潭王壬秋武岡鄧彌之棨爲古學擯棄今世爲詩文者推源漢魏以上溯周秦王秋彌之各極其才力所致變化開闔出入神鬼而君幽渺淡泊深自斂抑其才氣納

之冲虚頽然若相忘於人世而諸君皆折節下之語其  
文以爲非今世有也然君志節卓犖見於行施於有政  
發揚蹈厲頡頏古人所至有光氣非若枯槁寂寞之爲  
者久與之處及考之生平沈潛乎經術涵泳乎性情一  
由其積累深厚安而行之無有矯飾矜張於其間則宜  
其文高古純懿稱其人也所謂立其誠者非耶君詩古  
今體皆五書而文獨長於論事所存稿皆其自定病且  
亟授嵩燾爲序君旣歿而詩文存者益貴重於是爲合  
而序之屬君弟霽生芝生與君子璋刊行楚以南固多  
奇傑非常之材而文學猶聞弗彰自頃二十年人文蔚

興日新月異實君與王秋彌之諸君發其端而君頗獨  
以吏事自效既病痺歸鄉兩足重著不移四五年而君  
固不廢學孜孜以獎掖後進爲心充君之才極君之  
志文章道德之歸誠無有過之者也讀其詩與文想見  
其人而知有以主乎其先者古之君子所以傳至於今  
爲脩辭者示之準其道如是讀君文者可以自得焉

譚荔仙四照堂詩集序

詩上原於道德下周乎民俗其旨深其音雅而古今詩  
人閔亂憂危哀傷怨鬱憤惋悽厲則其詞往往多工詩  
之作也其衰叔之世乎今天下之詩蓋莫盛於湘潭尤

傑者曰王王稷蔡與循其言詩取潘陸謝鮑爲準則歷  
詆韓蘇以降以蘄復古予以爲詩之廢興時也李杜興  
而王楊盧駱之體屈蘇梅作而溫李之響廢元好問力  
詆蘇黃而虞揭衍其流何景明上疑李杜而王蔡乃昌  
其教詩之盛於潭也固宜譚君荔仙潭人之能詩者郵  
其四照堂集示予其生平遊覽及與一時賢士大夫游  
必寓之詩而淋漓感激因事稱情不專主潘陸謝鮑之  
爲也要之怨怒哀思政散民流亂世之音皆無有也意  
者時雖急而固不終於亂與雖然曹植陶潛杜甫之憂  
讒畏譏憤世疾俗其視潘陸謝鮑之時抑何如也詩之

與時相盛衰吾又終疑之譚君能一言之以開予否也  
陳右銘觀察贈別詩序

有地千餘里大川巨防周秦及漢唐瓌觀勝蹟撫臨而  
納之宇下又於其時行治河隄考覽禹蹟以究知歷代  
疏防得失爲 天子奠安元元游觀適於心目功業施  
於國家右銘觀察被 詔分巡河北漳衛懷之地實兼  
得之夫水之性猶民也大禹順之戰國以還隄而防之  
久之而激蕩橫溢盡失其性能者敝精爲之制一時而  
已從而順之其道無由觀察所治河實當濟派東流入  
河處濟水湍悍旣入而河勢益橫遂爲兗冀諸州受河

患之始其北漳衛二水皆大川汎濫於渤海歲潦則流溢浩瀚瀰迤旱又無所資以宣洩自魏時從滎陽下引河爲鴻溝通曹衛而渠引漳水溉鄴以富河內多在今觀察所治地水性遷移而陵谷高下之勢亦隨以變循故道求之不可得也善治民者防其害以有董勸之方善治水者收其利以有蓄洩之術望古以證今因利而善道觀察往歷辰沅通民情興水利爲有儒者之效吾見其所治益大而功益盛由河北諸州以溉之天下無窮也嵩燾旣前爲序以贈觀察之行而導楚人之思張君笠臣又相率爲詩歌褒美敷陳賡颺而推大之嵩燾

亦爲詩以附諸君之後又推其意敘之簡端亦以明夫詩之作蓋非徒爲謳歌頌禱之私也

趙君靖悔初集序

往與趙振卿同年以詩相切劘間出其弟君靖詩商訂得失每得吾言委棄己意以從所指授更爲之無稍悛與其兄振卿躡迹古作者窮追力踐俛焉日有孳孳吾甚畏之而與君靖始終不及一見咸豐戊午己未間吾居京師君靖館予家與吾弟意城唱和尤勤振卿已前卒而吾老病廢詩私念君靖久處鄉里憔悴專一其所爲必有大過人者而固不一求讀其詩考知其進境爲



何如則予之頹放亦可知矣其後君靖舉壬戌鄉試選授慈利學官學官職清簡慈利當澧水上源澗水自西會於城下亦山水環聚處也君靖於此意甚娛詩亦益多未幾君靖死其兄斐卿出其詩曰悔初集者屬序而刊行之余嘗語振卿古人云詩皆有餘於詩之外其志氣鬱結終已不得發摠一寄之於詩及其成名則必嘗致精以盡其變侵尋漸漬以研其幾而後可以詣深造微從容自得昌黎之言曰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振卿甚韙余言一日盡捐棄去其舊作充然自悟觀君靖所以自名其集及自述其存詩之旨猶振卿意也趙氏一

門羣從皆能詩振卿出入蘇陸之間無意與古人較長自然卓出於時君靖詩比和事實馳騁議論不及振卿之超逸而沈實過之二人者乃皆不及中壽以使各盡其所長誠亦吾楚詩人之厄非趙氏之私痛已也然讀君靖詩窮極妍巧而不越求之質實則亦足盡詩人之能事矣

熊鶴村甌字疊韻百首序

唐以前和詩各爲韻自皮襲美陸魯望始用本韻相酬荅然載之松陵唱和集者亦不專用本韻也至宋而爭險鬪捷出奇無窮蘇黃出而更唱迭和爲極詣矣至後

乃編次爲坡門酬唱集謂觀此立盡和詩之能事也其  
多者元馮海粟與中峯僧梅花百詠至各疊春字韻七  
律一百首大抵和韻之作相持校勝險怪百出所謂乘  
人以掩取其巧者也鶴村先生偶飲黃午樓宅卽席得  
甌字韻詩旋過絜園飲追誦之又疊一詩自是同人間  
有和作先生亦輒荅之而亦不與人爭勝兩年之中自  
吟自疊積至一百餘首分兩次彙行首日五十疊次日  
百疊而所作仍未有已也文人之心各極其巧後來者  
輒思揜前人而勝之詩至杜公百韻止矣近潘少伯至  
數百韻以一詩爲一卷和詩至馮氏百詠止矣而先生

疊至百餘而未有已此亦見天地之機引之而不窮泄之而日出以爲如是而遂已者君子弗尙也是詩也可以爲先生引年之資可以論文可以語道先生儻謂然乎

李鹿萃竹石山房遺詩序

李鹿萃學博竹石山房遺詩一卷皆其司權澧陽與同時諸君唱酬之作爲其子所錄存者鹿萃爲人嗜酒高曠不以繩尺自檢所居梓木洞萬山中脩然人境之外吾與今相國左公避亂山中實自鹿萃發之其後部使者駱文忠公督治民團及籌積穀亦多出鹿萃之力嗣

是以籌餉從公十餘年所爲詩皆出自羈旅奔走勞悴  
中久之忽若有不樂者竟辭去蓋其灑落塵埃之表不  
樂拘係馳騁其素性然也鹿萃旣卒八年其子始謀彙  
其詩刻存之並檢得其大父及其世父從兄所爲各體  
詩合得數首附刻以行其詩雖不多而其精神意趣畱  
貽文字之間皆可以髣髴得其爲人爰綴數語簡端稍  
具其始末以諭來者

金眉生煙雨尋鷗圖卷序

嘉興鴛鴦湖上故有煙雨樓吳越時錢氏所建下矚湖  
波迷漫千里盪若無際於雨景尤宜余往來嘉興再登

其上始年二十時客游極山水之勝與句容唐魯泉長  
安李薇生畫壁爲詩慷慨酣嬉沈雄壯厲不可一世丙  
辰再游陽湖周弢甫與焉於時鎮江陷賊四年王師急  
征討鼓鼙之聲相聞兩人者憑闌歛歔無復向者登臨  
賦詩之樂前後十餘年間江山之觀未始有異而人事  
變於外憂樂應於心山川草木亦如是寓焉而發其悲  
憂愉佚之情未有爽焉者金眉生都轉以所作煙雨尋  
鷗圖徵序於予同治乙丑王少鶴通政來自京師眉生  
招同陳芟裳太史泛舟爲鴛湖之游相與尋煙雨樓故  
址少鶴爲賦木蘭花慢詞芟裳眉生繼之因爲圖以紀

盛蓋與余丙辰之游相距又十年所謂煙雨樓者蔓草  
荒蕪不可復尋三人者以高才負時重望而詘於仕宦  
其於身世之際淒涼感歎殆過於予而觀所爲詞撫景  
流連其詞甚悲而意反若有餘亂離之後誠不意復有  
今日追思往事遂如夢寐而江山吟嘯猶及此三數人  
者一時健在三君子之情與予及弢甫向者之情固未  
始不同也往者相國會公與巴陵吳南屏舍人游莫愁  
湖賦詩有云黃金可成河可塞惟有好懷不易開曾公  
以身負天下之重終日憂而不見有可樂卽欲尋求古  
人遺蹟從容憑弔亦有不能然則三君子蕭閒放適自

得於湖山之外以悲以喜惟意所向且有非曾公所能及者讀三君子之辭使我神游三茆五茸之間悽然以思而益慨然以歎也

津市吳氏支譜序

澧州吳氏其傳自宋元之交至明時乃貴盛凡歷三百餘年有遷居澧之津市者曰廷章傳又百餘年繁衍殷厚自湖以南言望族以津市吳氏安福蔣氏稱首蓋澧產也禹貢敘澧九江之前唐以來有湖南北之名而澧實隸湖北 國朝澧別爲州始改隸湖南嘗疑洞庭一湖之汎濫蓋在宋元之世澧水入湖渟浚涵肆而流乃



盛人文物望亦加隆焉津市澧水之衝吳氏之興亦資物望誠非偶然萊庭觀察脩輯吳氏支譜斷自廷章之遷津市者譬諸水儲之藪澤輸之溟渤極流濫之盛而推其源所自出洪纖廣陜各有其流派匯而納之一川川之廣博其流必長引其源而導之疏瀹之功於是乎始萊庭有志於族譜而先輯其支譜以明其派別其亦疏瀹之始功乎吾獨嘉乎吳氏之在津市者有施濟之功有簪紱之榮家給人足禮讓蒸蒸萊庭涖仕有政聲且貴顯矣而遽歸以勤其德於鄉以和輯其族人其約取近支之可推尋者而譜其實猶親親之義也親親仁

也推而達之無窮獨一譜也歟哉

蘇氏族譜序

湘陰邑郡城之北地廣二百餘里爲望縣歷宋迄今人文亦稍具矣而列名史傳者無幾人焉明宏治間有以孝廉旌於朝者得附名孝義傳實惟蘇氏故蘇氏於邑爲望族科名孝友相嬗不絕而歷傳數百年譜法未具少泉孝廉始創譜法取舊譜草本輯而新之而徵序於予予惟蘇氏得姓於司寇蘇公著見於尙書凡姓氏肇始經傳者莫蘇氏若也於漢於唐曰武功於宋曰眉山焜燿乎古今發皇乎觀聽今是譜也不侈徵於遠而詳

實於近所述譜法有足觀者其益務董率族之人脩孝義君之實行延史冊之休揚前人之烈蘇氏之宗之益光且大也有日矣予又拭目俟之

營盤洲張氏族譜序

營盤洲張氏自鄂徙居湘陰實當康熙之初其時保賊圍尙未興脩所治洲土而已乾隆十一年保賊圍成爲城河西岸保障而營盤洲適當圍之東北隅故張氏雖寄籍而於保賊圍受業爲最先圍民莫有及者自康熙以來煦濡涵育百餘年之久圍地廣衍而土益沃物產繁多易豐以殖於是張氏遂爲盛族道光之季保賊圍

屢圯於水寢廢不脩張氏數百人凋喪零落或徙他所  
淮西上舍閔其族人之將散而不可紀也稍因舊譜之  
遺自始遷祖以來迄於今茲接續編輯之而徵序於予  
予惟天時地利興廢不常而惟其人焉以相維持於不  
敝上舍以其敬宗收族之意起疲敝之餘輯其族屬之  
可紀者使其散者得比而同之遠者得聯而合之其用  
意亦勤矣予故序次張氏遷徙之由與上舍所以脩輯  
是譜之意弁諸簡端亦使張氏族人聞此知所興起焉  
安化梁氏族譜序

世族之傳由來久遠而自唐兩稅行士夫受田無永業

轉徙者多箸籍累世數百年蓋不恆有也其間流傳久者家法必稍脩明焉人才亦必常賡續以生而有以維持之安化梁氏自宋南渡初由湘鄉徙居安化歷今七百餘年所傳族譜入國朝凡三脩推大以保合其族人至精以約亦足以見家法之淵源有自來也氏族略稱平王封秦仲支子於夏陽爲梁伯春秋於僖公十九年言梁併於秦然則梁立國數十年耳東觀漢記言梁與秦同祖出自伯翳漢書臣瓚注秦併梁後始爲夏陽氏族略所言封秦仲支子於夏陽者疑非事實而左氏傳桓公三年有梁宏莊公二十八年有梁五閔公二年

有梁餘子養僖公六年有梁由靡僖公三十三年有梁  
宏又下及文公之世上距桓公八十餘年是又一梁宏  
也文公八年有梁益耳爲晉之梁氏桓公九年有梁子  
爲魯之梁氏家語梁鱣齊人爲齊之梁氏梁氏之族箸  
見春秋者甚繁不必盡爲嬴氏後漢書梁統傳云晉大  
夫梁益耳卽其先也而歷次其五世祖子都生橋橋生  
溥溥生延並無河興名漢世因秦郡爲封國或稱國地  
理志亦無名迪國者功臣表獨有合陽侯梁喜未箸河  
興封迪國侯事范史詳梁統先世推原晉大夫梁益耳  
其他不能詳也乃欲於二千餘年之後一家之譜比而

次之而以安定梁氏附諸齊人梁鱣之後使學士大夫  
疑惑非所以傳信也梁氏以始遷安化御史府君爲初  
祖而追溯潭州府君先有賜第長沙潭州以上世次不  
能明闕之可矣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世繫辨昭穆  
夫不能爲昭穆之辨則於世次何繫焉歷代源流詳其  
始末於序以志受姓之由反本追始君子將有取於斯  
義而隱約其詞著之於表非譜法所宜梁氏之譜之傳  
爲家法者善矣其備具祀田義田以見故家締造之艱  
難詔子孫世守之用意良厚嵩燾因討論梁氏之散見  
春秋史傳者明世次之非一源而紀載之不容遠及也

梁氏多賢其將有採於吾言也夫

蕭氏族譜序

予家居喜聞鄉人談述家世其傳世四五百年輒相與  
驚歎其久遠以爲難而其間盛衰遞嬗歷年久而生聚  
保惠以無替其家風者蓋尤難也城東蕭氏祠少時數  
游觀其地甚陜隘而歲時祭祀整肅有規度里人稱其  
舊家其後徵求世族推知鄉先輩之遺烈蕭氏當明之  
世科名仕宦有明德者固繁也而其遷湘實在宋元之  
交歷今且六百年可不謂久遠者乎夫世家巨族相爲  
廢興固亦有氣運存焉而能相保相守讀書治生業自



處於不可廢而將有重興之機使人拭目俟之則亦存乎其人而已蕭氏故有譜入國朝凡三脩新吾上舍又彙集其家丁口纂而續之徵序於予嘗竊以爲譜之作陳家世表人物而要常使孝弟禮讓之風維持於弗敝蕭氏傳世之久如是其必有當乎斯義也循而守之昌而大之余滋有望焉

巢氏族譜序

鄭樵通志有譜圖略而若劉孝標世說注所引諸家譜甚備歷唐譜牒尤盛已無有能紀錄者蓋譜者一家之私書也故其傳絕稀歐陽氏譜蘇氏譜編之文集至今

舉以爲式然一家之譜各有義例世俗能知而辨之者亦無幾焉予編次族譜頗發明其義曰巢君湘夫來言曰吾巢氏之譜脩於嘉慶某年族長者謀續纂之將求君家譜爲式俾吾族之人有循焉予曰遠哉君之爲族也其有巢氏之苗胄乎凡爲譜必有據依以記其家世之所由殷之封國有巢伯國於吳楚間所謂居鄭城也許由亦號巢父漢章帝時有太常巢堪受姓命氏之原舊矣而傳者少迄今爲單族湘夫言其家自明洪武時有璜琪璜道者由江西萬載徙家於湘世爲儒補博士弟子員者數十人近頗以武功顯有舉武進士名坊者

有爲副將日昇參戎端南者五百餘年之族姓舊家罕能及之然則巢氏之譜不待追溯久遠而論爲吾邑之望族也譜者收族者也族愈大流傳愈遠紀載之當否傳疑傳信受之後人劉氏世說注所引今讀之諸家源流本末猶若身際其時與之周旋至於脩百世之業存一家之言譜法宜並詳焉湘夫往以是語族之人譜牒之盛亦孰有逾於是者哉

羅氏族譜序

湘陰古羅國羅始國於宜城西爲楚所逼徙之枝江又南徙之湘汨水東北流經故城西謂之汨羅故羅小國

而東西流蔓千餘里後遂併於楚歷秦漢其苗裔無傳  
宋以來吉水羅氏獨顯往與湘鄉羅忠節公語道其家  
世謂自湖以南諸羅氏皆原本吉水從族望也予曾大  
母故韓灣羅氏先中憲公始生猶及羅氏盛時曾大母  
父位宏公有善行資產歲入鉅萬推與無倦曰吾與嬴  
於資甯嬴於施後子孫稍貧或他徙韓灣羅氏遂微位  
宏公元孫麓山以學行有名慨然念其家以時盛衰而  
族譜未輯因其先人化池公遺本編纂之自高祖位宏  
公以上推溯之得十餘世中間或軼其名其家世之由  
來無可考見博求湘人之同氏者得其地曰羅家山羅

家崙羅家坊者數十而羅氏之族纔數家因言曰吾羅之盛於昔而微於今也流傳舊矣其古羅國之遺乎子因考杜預左氏注羅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枝江而南漳縣南亦有羅國故城顏師古急就篇注羅在今房州蓋江漢之間數百里爲羅國城者四今平江縣南亦有羅子城與湘陰故羅川城相望數十里世遠年湮各以所聞指目之卽其地有難詳者又古者以官命族周禮夏官有羅氏所稱芒氏始爲羅是也顏注史記汨水在羅今平江也而汨水西入江故有汨羅山夫彝亦有羅江皆楚南地亦可以地爲氏羅之爲族大矣然爲國氏

可徵信蓋楚熊姓之支屬也楚之有羅其源固遠矣哉  
麓山之爲譜也推原受姓之由而錄其所可紀者以爲  
始祖先世善言美行勲勲著之無濫無遺其於譜法爲  
能得其通而其用心亦勤矣予因歷徵羅之繫國與其  
命官以爲族者相爲引伸之其譜義法之精麓山言之  
蓋詳無俟予之張而大之也

募脩上林寺小引

佛法入中國垂三千年所言明心見性之旨與吾道相  
爲異同今之僧眾罕有傳焉獨其所爲戒律其徒固世  
守之有非吾儒所能及者彼教中神通衍爲北宗其於

生死來去神鬼怪祕誠若有以盡其變爲人所敬信則  
今喇嘛僧是也爲僧眾者因緣附會舍其真實而求權  
應而南宗之傳亦微要其象教之設與禪真之所棲止  
盛衰興廢歷時百變固嘗有人焉持其後教以延而弗  
絕上林寺者唐戒靈禪師演法之所也遞傳至康熙初  
懋功禪師實昌其緒而布政使郎公因其寺基恢廓而  
崇大之遂爲會垣名利十方接引飯僧常數百人而其  
後侵尋爲刊刻官書之所僧寮閒然莫庇其生寺亦頽  
廢逾半多治爲民居劔州李公來爲布政使檄書吏還  
諸寺僧於是西枝和尚實住持斯寺感李公之加惠重

啟法門建戒律既乃顧瞻寺宇喟然曰是寺重脩於郎公又二百年敝壞不治且日蹙矣佛殿之存者棟桷摧朽架木枝柱之又十餘年於茲今傳次在予而令是寺及予身而圯無以贊益李公之德而永其延厥咎滋大謀博徵同志式宏佛教葺而新之屬嵩燾爲之引異時會垣上林泐潭開福三寺爲僧眾聚集之區居者有所安行者有所庇法教普焉志願宏焉泐潭開福寺基僅存獨上林寺猶爲叢林不宜更就傾頽使戒靈一鉢之傳迄今而就荒也夫彼教所以覺悟愚民常有所偏勝晉梁以來釋老代興及今而俱衰微則耶穌之強民以



崇事者興焉佛之教日引召其徒脩而行之其傳有所歸而其流有所止使人知其爲教猶不踰乎心性以無急折而入於耶穌也儻亦吾儒之志也與

養知書屋文集卷七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重刻歷代循吏傳序

雍正初高安朱文端公漳浦蔡文勤公有史傳三編之  
刻曰名儒曰名臣曰循吏其循吏傳則南靖張君福昶  
所編也竝錄始於漢訖元而止時明史未有成書不及  
錄也上元徐君子元重刻所編循吏傳而取明史循吏  
補所未備亦仿原書每傳系以論發明之而屬嵩燾審  
定竊惟遷史傳循吏敘述孫叔敖子產公儀休諸人皆  
列國名卿也班史承之列龔黃循吏東漢以後官較崇

而名蹟較著皆自爲傳終身淪滯郡縣始以循吏名焉  
漢宣帝之言曰與我共天下者其良二千石乎積縣而  
爲郡積郡而爲天下爲天子分任牧民之責一言一動  
百姓身受其利病無能避而去之其與民之親也是非  
得失無以掩人之耳目是以自古得民心者尤莫多於  
郡縣之吏春秋列國猶今郡縣也遷史之傳循吏以爲  
其意專主於愛民約己以敦化善俗爲益者大也後世  
無以加焉唐宋之世涖仕必經宰縣循蹟爲多而以功  
績昭著史冊一州一邑之蒙其澤未足盈稱其量也是  
以傳循吏者其名或不顯其事又皆平易近人非有奇

技異能讀史者無所感發興起南靖張君盡取歷代書  
史循吏傳簡汰修飾多所芟節而於一二功迹顯見位  
至列卿宰輔而遺愛猶存夫一郡一邑皆錄入之其所  
增損不能盡明其義例而尤多所脫遺要其用意凡有  
疵瑕不足爲勸戒悉屏不錄蓋亦崇實務完之義也徐  
君以諸生從軍遊宦吾楚心有得於是書重槩行之而  
增益明史循吏其志趣之所存將躡古人而從之而以  
是示之準非苟焉以文著錄者然吾觀明之有天下懲  
元之弊急通民情郡縣吏賢否百姓皆能以上達朝廷  
亦因之爲黜陟循吏著在國史亦用此以爲常例有保

留至二十年三十年以類附名者尤繁飾名要譽或不免焉非有實政不足錄也而若周文襄之撫吳朱恭簡之督粵黃忠襄之按交阯林恭肅之宣政江西皆所謂遺愛在人者也至於況鍾之任蘇州林錦之涖廣東僉事宜在循吏以名顯自爲傳而儒林中若呂柟邵寶潘府唐伯元在官政績竝表表著顯於時宜以次錄入嗚呼吏道之敝久矣循是以求之推以及人而拊循綏定之由一縣一郡漑之天下以涖中國而撫四夷可也富彊云乎哉嵩燾爲加釐正附諸歷代循吏之後以成徐君之志而上窺文端文勤二公之用心庶以無愧云光

緒十年甲申歲冬十月

重修南嶽志序

往讀爾雅釋山首列九山而後乃云霍山爲南嶽茫然莫喻其義道家因有黃帝省方建瀛霍爲南嶽之說及讀宏農太守爾雅敘稱其書興於中古隆於漢氏始悟武帝元封五年登瀛天柱山命曰南嶽因增益爾雅之文以實其義又更易河南華河西嶽二語使與五嶽參差推索其由來自楚考烈王徙都壽春仍名之郢乃移衡山之名於六移九江之名於壽春是以秦時名禹貢衡山曰湘山而名瀛霍山曰衡山蓋襲楚之舊名也武

帝承之徑名濤霍爲南嶽此足證爾雅傳流承誤之由  
歷漢至宋且千年用事泰山嵩華地近亦加禮焉獨衡  
山晦於周秦之交五百餘年訖唐正名五嶽終以道阻  
南服登封之典曠遠不能及山之蘊蓄沈蒙鬱塞之久  
猶有待而弗彰迨夫南宋之世祭告之禮獨隆於南嶽  
領祠祿者數十百人則其時五嶽皆爲異域惟衡山存  
耳山靈之顯晦各以其時而自唐宋以來高人隱逸及  
仕宦之遷謫者登臨慨歎著於歌詠於衡爲盛將非其  
山阻曠閎深重峰疊嶂有足資羈人之惋喟發思古之  
幽情者與自頃同治十二年衡山廟殿燬於火粵六年

爲光緒五年平江李次青方伯獨任修復之功往返經營又五年告成乃歷覽其名勝古蹟研考方志與人文物產之麗於茲山者重輯南嶽志編次爲十四類釐爲二十六卷體大而物博例嚴而辭雅衡山扶輿磅礴蓄積以有待者至是盡洩其奇夫山之有專志實始南北朝及唐蓋多出道流棲真者之所爲宋明以後踵爲之益多衡山志代有專書而訖無傳於世豈果南方僻陋無與張而大之固疑其文猶有未厭人心者也當順治初元船山王氏纂輯蓮峰志爲衡山之一峰其事典則其文雅馴凡歷二百二十年威毅伯曾公刊行王氏遺



書其書始顯又二十年次青衡山志成盡攬七十二峯  
之勝而其體例猶受成船山蓮峰志載朱張祠嘉會堂  
船山經營成之蓮峰志之作猶以朱張二先生也次青  
亦經營廟殿以成此志蓋自船山發其端而次青總其  
成此豈爲無因而偶合者酈道元水經注自謂山水有  
靈亦驚知己次青爲功衡山尤大而若衡之爲山晦於  
秦顯於南宋而大昌於今日世運之變遷人文之升降  
若隱繫於其中豈惟茲山之靈異沛然伸於知己饜飶  
乎吾楚而甄貺無窮亦將有資於來葉也時光緒九年  
歲次癸未秋七月

湖南疆域驛傳總纂序

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大小相維遠近相屬而縣師掌郊野地域司險掌山川道路又分隸之邦國總而會之以周知天下廣輸之數爲之節與傳以通達於四方出內皆有期日綜計道里傳達使節實亦王政之大經秦漢以後郵政益詳至元世設水陸二驛於是水程與陸程羸縮復有參差又設通遠鋪置鋪兵傳遞文書蓋古傳遞之置各於其國而已其法常疏而不密天下一統開疆拓土遠及萬里極郡縣之地錯之綜之經之緯之按數而稽計里而至法日密而紀錄日繁要皆官行

文書由各州縣自記其道里所至司之典吏存之官府  
慳隘蔣君彙輯今湖南七十四廳州縣之地類編而分  
次之爲目三一日接壤限行程途一日鋪遞程途一日  
湖南四至水路程途則極十八省方位道里褻廣遠近  
皆若列眉是所記者湖南一省之地域而通之各省亦  
皆得其道里之大凡焉周官所謂周知山林川澤之阻  
以達其道路爲法亦盡於是矣雖爲官書而使家置一  
編以爲考覽地勢之助亦學者所宜盡心者也

黎肇琨讀史法戒論序

莊子言春秋經世聖人議而不辨著其事之微惡是非

顯微闡幽昭示無窮所謂議也歷代史書之有論贊則辨之所由生也至於辨而褒貶刺譏更無聖人爲之折衷庸有不得其平者矣自唐世已多論述古事之文而未有成書宋儒著錄始繁然大抵沿通鑑立論或專及一代之事蓋春秋以前詩書所載聖人有不及詳固非後世所能論定也 國朝王船山先生通鑑論出盡古今之變達人事之宜通德類情易簡以知險阻指論明確粹然一出於正使後人無復可以置議故嘗以謂讀船山通鑑論歷代史論可以廢黎肇琨通守乃更追溯軒轅之世通舉概論爲讀史法戒錄一因舊史之文闡

明其義不爲新奇可喜之言而要使其事蹟昭然顯著之天下人人知所以去其非以就其是戒其有不當於理者以歸於善在通守之意期令數千年賢姦忠佞熟讀深思辨知其由來以定此生之蘄嚮受成於心不必以其文求暴於人而凡天下之爲學者因是書考覽史事以推明其得失所守約而所得已多固亦覽古之一助也

梧岡姚氏宗譜序

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姓氏之分所從來遠矣生人之初莫知其派別也有德者出焉

天子既授之官又知其後必大以衍賜之姓以紀其原  
始其後以國以官以諡以字相嬗以別其族謂之氏姓  
必有所受命而氏以滋生自爲之紀說文舜居姚虛因  
以爲姓姚者舜所生也左氏傳稱陳胡公立周賜之姓  
又推本舜居媯汭之文以媯爲之姓是以傳稱陳曰有  
媯而伍員述少康之生虞思妻之二姚蓋舜之族周以  
前爲姚姓周以後爲媯姓受命天子以爲姓又知舜之  
德所及者遠而姓可以重立也傳及戰國秦漢三代神  
明之裔歷久益微而族姓之廢久矣又益相衍爲氏其  
以姓傳者罕有聞焉然則姚氏受姓之由其源流固尤

遠哉 國朝姚氏在江以南尤爲望族科名學術布列  
輝映吾友彥嘉通守居陽湖之梧岡其家獨微甚自明  
嘉靖時曰冕者始遷自蘇五傳曰雲林始爲姚氏譜又  
六七傳曰兆之曰道輿實重修焉道輿卽彥嘉之父也  
彥嘉之言曰姚氏居梧岡厯十五六傳著籍三百餘人  
以耕讀世其家無顯仕亦無贏資吾父積德累學數十  
年有聲鄉里所以畱貽姚氏子孫獨世譜存耳推其傳  
次之縣長以知先人之澤觀其世業之敦樸以知子姓  
之微今將續而纂之以繼述先人之志願賜之序俾先  
人之爲姚氏久遠計者賴有聞也嘗論世家門第之相

矜尚遞盛遞衰更一代而數變而惟勤力以守詩書之業闔然無聞於時其傳也常久自口分永業之制廢農失其職多矣周官六職農工商與王公士大夫各勤其職以效其能民之秀者上應士大夫之選無專以士名者歷唐而詩賦興而士重歷宋益以道學而士愈重士愈重而士之實日微以亡積久而士之失職愈甚二者失其職而民俗不可言矣若姚氏者豈惟一家元氣之存國家所由以治安於茲有賴焉彥嘉益以是勉其宗人無廢先世之志業姚氏之日延以昌也可無疑也夫處江南科名仕宦之鄉傳數百年世守士農之業傑然



與諸舊家相望固必有人焉峙立其間以重其家然則姚氏之有立亦豈不存乎其人哉

### 楮山劉氏族譜序

自漢州郡有戶籍晉世南徙乃立僑人之名而主客戶之分至唐始詳其後寄籍日多一依民戶均稅其名亦廢然則自晉以前民常聚晉以後其民亦日散予觀諸家譜牒綜其世次罕及明以前者蓋一經亂而流亡轉徙莫能紀者多也楮山劉氏自宋初占籍湘鄉距今九百餘年聚族萬餘人咸豐丙辰孟容中丞始輯爲族譜合諸房記載流傳參伍異同辨其得失以推知族屬遠

近條而合之犁然各得其序又摭其瑩兆可紀者尋求地道翦剔荆莽搜得其碑碣累百數十所分領之各房俾其子孫世守焉於是劉氏子姓知敬宗合族之爲益於家向時尊卑相瀆強弱相陵皆各勉循以分無敢違越孟容中丞因集其族之賢且能者勘立家規約束整齊之彬彬然稱望族焉及今二十餘年又補輯子姓之滋生者合著之譜生日益繁家法亦日益修予惟三代王者殫其心以有事於民政蓋詳也其制尤莫備於周二千餘年漸滅以盡無一可行於後世獨其所謂宗法者自始受姓而立爲宗一傳而有繼別之宗順而下之

盡於五世之宗各以其親屬焉而統於大宗更千百世如縷之析而益紛而引其緒未嘗紊也故自唐宋以來世家巨族猶能以宗法屬其族人蘇氏洵之言曰始爲大夫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惟小宗之法可施於天下此未達禮意也古之族姓其傳皆數百千年而仕爲大夫得別立族後世族姓之傳多者二三百年少者百數十年而爲大夫者其力不足以庇遠無能別立一宗非有宗法之維繫則爲大夫以下訖庶人一皆散而無紀是以宗子之法不能盡行於今而各以其宗法聯屬其族姓則亦賢士大夫之責也周禮九兩繫民一曰

宗以族得民得民者盡一族之人  
義正之者也吾於孟容中丞之治  
焉三代民政猶有可以行之今日  
固續修譜成求序於予劉氏之傳  
未及三十年已有能續而纂之凡  
之良者必曲當人心之公而人利  
光緒七年秋七月

閔氏族譜序

三代世官世祿之制廢而族姓興  
國運維繫常推一一賢且顯者以

裔爲尤尊唐初考定天下譜牒第次九等首宗室以及  
貴戚功臣而推及聖賢之裔以加於庶姓之上要其所  
爲貴族者一時之榮也而惟列在聖賢有常尊焉是以  
其族不必顯而常貴閔氏之遷湘陰當明洪武時上推  
至江西之南昌又上推至隴西又上推至魯展轉流徙  
二千餘年而其爲閔子之裔世次猶可紀則以歷代功  
令褒崇聖賢之後所以維持之者久且遠也門人閔君  
新吾以其兄養吾所輯族譜屬序於予予惟族姓之流  
傳失其舊者多矣閔氏以閔子之裔有所據依以討論  
世派則夫上溯先人之德業而思所以承之之艱因以

垂裕而延後操之有本行之有恆又更易於齊民也一鄉一邑之良德澤涵濡而民俗興起其量猶足遠及數十百年矧夫聖賢傳緒之久推而衍之以至無窮聞閔子之風油然而生其孝弟之心與其貞介之節當時敦龐博大之氣彷彿遇之二千年如一日也爲之子孫者其能無深長思耶予旣嘉新吾之請又益推知閔氏之籍湘陰且五百年士食舊德農服先疇歷久無爲非者故爲之書以詔示其後之人無忘所以存教而保世以滋大也

李氏家譜序

吾湘李氏爲邑望族居城南者尤顯號南城李氏與吾家世爲姻媾自吾少時及見其家名德長者大抵務爲儉約善權量出入饒資財雍乾以來百餘年中稱極盛凡邑舊家相錯居獨吾家與李氏世居城傳系三百餘年其始徙皆自江西吉水李氏當嘉靖時吾家當萬厯時先後四十餘年兩家子姓都不甚繁衍而各粗給衣食咸豐初粵寇起人事變遷多矣芋生刺史始用軍資知沔陽州應擢知府會以母喪去官不復仕一用其所學循求典禮準古今之宜興教勸工勤恤其家學有程婚喪有費使人各得其所安而推原所出之祖奉其三

代廟祀之又推原始遷之祖爲公祠於是反復推求遷  
湘實有二支分居城鄉更歷國亂日久遂不相聞芋生  
復求得其宗派合輯爲李氏家譜嘗竊以謂族姓之傳  
由來蓋遠春秋時世族各有端緒而李氏實始見國策  
魏有李克趙有李兌李牧皆莫詳所自始鄭樵氏族略  
敘李氏以官爲氏自皋陶爲大理實姓理氏其後乃爲  
李氏然皋陶當唐虞之世爲士主刑箕子陳洪範稱司  
寇是司寇始自殷時周爲秋官秦易名廷尉漢景帝時  
改廷尉爲大理自周以前無理刑之名安得皋陶以官  
爲氏唐書宰相世系表敘趙郡李氏六族李牧以前數



世皆有名蹟餘竝起自漢晉以下武陽姑臧二族乃爲國宗其他賜姓及冒國姓者尤繁是自唐族姓之盛尤莫著於李凡言姓者必出神明之裔而觀李氏諸家譜無託名唐氏者將非支派不可知近出帝繫宜取徵實然則遠者之未易徵宜附託者之眾也芋生之爲家譜斷自遷湘始而遷湘之別爲二支失傳二百餘年竝收而合之整其紛而理其緒條其流而匯其源可謂篤於親親之誼者也因念李氏傳世之遠至芋生而後其家規模大立鬱積之久而豪傑偉人生焉追思少時與芋生二兄春浦交厚及見其尊人與諸長老純樸敦穆愉

怡安雅又足知其積累之深且長也嵩燾既與李氏久習又快芋生發名成業表章其家世足以爲一邑之光故樂爲之序

### 板橋周氏族譜序

周禮小史奠繫世鄭康成氏以爲繫者帝繫世者世本蓋姓氏之原實始黃帝散布爲世家名族條分派別皆有端緒周世以親親爲義小史奠其世籍故族姓之盛莫著於周秦併東西周子孫存者爲周氏則周之爲世所謂神明之適裔耶自漢以來世本無可徵於是一變爲族望爰及晉宋崇尚門第而譜學興焉劉孝標注世

說載諸家譜甚備然要皆有名蹟者其家人文才望稱盛卽譜之著錄加詳是故譜者譜其族望而已卽三代世本皆然也周曉丹觀察治糧儲廣東以書丐序其家譜云板橋周氏徙自廬陵廬陵爲吳南郡太守之裔南郡之子都鄉侯實徙廬陵廬陵之周出自南郡遠有端緒可尋而自明成化時曰仕廣者自江右徙益陽至萬歷中有官重慶知府曰朝聘始錄其世系爲譜略自廣仕公以上無徵斷自遷益祖始再傳得廬陵舊譜乃稍能敘其家世凡八傳曰大猷康熙中拔貢始次爲板橋周氏譜蓋距遷益時二百餘年矣再傳至澤州府同知曰思

洛續修於乾隆乙卯又再傳趙州知州曰兼杰三修於嘉慶庚辰已而萊州知府曰林四修於咸豐戊午迄今庚寅觀察議重修屬某某董其事蓋自其遷益二百餘年而後有譜歷六十餘年而一修至於四修五修則僅及三十年豈不由人文日盛著錄亦以日詳乎而主修者必皆其族之望是不惟其名蹟人樂誦而傳之其家世之鍾萃成於此數人所以光其族姓昭示其子孫固必託之文辭以表襮著見於天下觀察發名成業無有窮極是譜之傳也必遠矣嵩燾區區曷足道揚其休美哉

神鼎法嗣譜序

佛法至菩提多羅而法印徧及東西  
又分南北二宗世嗣紛歧南宗曹溪  
矣曹溪一傳而衍爲二派曰懷讓曰  
馬祖其傳尤盛自是有五宗之名馬  
漉仰宗再傳至黃檗爲臨濟宗三傳  
門宗法眼宗青原一派傳者獨曹洞  
吾宗至汝大興於世傳至今臨濟宗  
又益歧分爲法嗣曰興化曰風穴曰  
陽曰石霜曰黃龍曰禾山曰報恩吾

爲臨濟五傳法嗣是故湖以南宗派繁多神鼎亦其一宗也至於今七百餘年矣夫印道者心衍道者法心契乎淵微之境千聖之音響感通寐寤猶一堂也法周乎天人之界一脈之流傳空虛罄欬猶同氣也蒙莊之言曰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道無盡遞衍之爲法遂亦無盡徧十方三界天人之果參諸佛所以參者法也何名佛心清淨是何名法心光明是光明普照法之所由衍以昌也光緒戊子之年化成松雲敏機諸長老先後住持神鼎相續修輯法嗣譜諸佛法譜本無參別遞相付授各有契悟是名禪宗是名參別洪諲禪師

之言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能通惟通能印但以法論是無分別以法嗣論是有分別輯是譜者歷二十八傳上溯開山之始下訖無窮其爲分別自法乎自心乎其自坐朽牀說法之枯淡僧乎既舉其世次又與參之佛諦以爲序時光緒十有四年冬有一月

書海國圖志後

邵陽魏氏所輯海國圖志初爲六十卷蓋當道光二十二年和議初定之時至咸豐二年又取諸家論述及海防以來章奏彙爲一百卷魏氏著論獨篇首籌邊四論其諸國沿革形勝皆取證元明以來記載及秦西人論

述而於廣東構兵情形見之章奏者亦皆不錄示不敢及時事之義蓋自漢武帝通西域皆由玉門關以達蔥嶺無出海道者歷唐始有市舶以通西蕃易市而終莫辨其疆域遠近分合元時招徠諸國貢獻記載始繁訖明倭夷沿海爲寇而戰事起然其討論各國風土多得之傳聞恍惚而如坤輿圖記職方外紀傳自泰西人亦稍得其實近時泰西游歷所及皆有著錄益精且博矣魏氏此書徵引浩繁亦間有參差失實要其大旨在考覽形勢通知洋情以爲應敵制勝之資其論以互市議款及師夷人長技以制夷言之始通商之日無不笑且



駭者歷十餘年而其言皆驗讀書多而見事明反復相尋而理勢之所趨終必循其徑而至焉此亦自然之數也而其議論乃以卓絕天下亦豈非學問之效然與然當時構釁以禁煙之故所忌者英吉利遂欲聯合俄羅斯佛蘭西彌利堅以規海攻之法則猶囿於一時之見而未能通籌全局以規洋情之離合淺深至論朝鮮琉球與海防無涉不著之於篇又烏知今日之邊患尤在俄羅斯琉球且折而入於日本朝鮮介處俄倭之間尤爲大勢所必爭也哉傳曰知己知彼知彼者知其情之所注與勢之所極以考求其疆弱之由而推極其順逆

得失之機知己者知吾所以應之不獨勝負之數決之  
已也緩急輕重一隨其時與事之宜內審之心以靜持  
之夫非有異術也明理而已矣魏氏之言曰同一禦敵  
而知其形與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敵而知其  
情與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誠爲至論及觀秦西人論  
中國船步遼河小孤山爲最鎮海次之福山又次之以  
爲水深無礁石又四山環合不受風濤之險及論旅順  
口渤海數千里門戶中間通舟僅及數十里兩艘扼之  
可以斷其出入之路秦西人構患天津必先守旅順口  
此中國形勢之顯見者秦西人知之中國顧反不知抑

又何也

書江統徙戎論後

案江統徙戎論稱漢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種居宏農河東空地魏武帝徙成都氏於秦川正始中使匈奴部落散居并州六部允爲失計自漢武帝處匈奴渾邪王降眾於邊五郡迨建武中而單于降處之西河美稷日徙而內屬郭欽所謂西北諸郡盡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宏農蓋錯居內地者三四百年旣久益爲民害殺長吏不能問是郭欽所論及平吳之功謀臣猛將之略盡徙塞內諸胡於邊地竊恐其力未足以及之如

其說盡使種人各還故地將臨以兵威分道追遣乎抑盡屬之長吏乎諸胡囂然乘勢爲亂劉淵石勒之起必已在太康之世矣江統著論在惠帝之九年抑更非其時也聖人之治天下有靖亂之道而無防亂之方晉武之世衛瓘和嶠何曾索靖之徒皆知其必亂但令朝政清明百官奉職若劉淵等輩以一都尉任之有餘徒見羣胡之逞而謀爲徙戎之計自速其亂而已矣世無知道之君子誰與明之

書經韻樓集明世宗非禮九論後

段懋堂氏明世宗非禮九論引公羊傳僖元年繼弑君

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僖二十八年衛子卒衛子者何衛侯鄭之弟叔武也成十五年仲嬰齊卒爲兄後也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而爲之申其義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此千古爲後之禮經也段氏之言允矣君父道一也其始奉之爲君而後承其統則固有子道焉有虞氏之宗堯義在所必宗也公羊氏深於禮臣子之大分有可例言者也殷世兄弟叔姪之迭相承不詳其廟制必以世代爲昭穆兄弟叔姪紊亂失次多矣先儒於此無論及者喪服小記之文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

庶子王亦如之於是殷商之廟次可得言矣四廟者四親廟也王者有承統無承嗣統所繫卽昭穆所繫也曰庶子王者兼兄弟叔姪之相繼爲君者言也廟制無可增則必不能以世次爲昭穆禮之窮而有必變而通焉者也公羊言繼爲君者一以子道例之禮之變而義之正也其服喪必三年猶之子道也王者之承統所承者祖宗之統也先君之統絕而爲庶子者皆得承而續之代相續而昭穆之分明焉左氏傳曰子不先父食以子道明臣道其義本無二也必以爲之後者爲之子通乎君道則將謂僖公閔公之子又義之所不許也段氏欲

明統緒之相承舍君臣之大分而據爲父子之私親是未爲善言公羊者也君臣父子不能以伯叔名此名之無可假者世宗奉孝宗爲皇伯武宗爲皇兄悖禮之甚者也宋世爲濮議者奉濮王爲皇叔亦悖禮之甚者也援漢世通行之例追諡所生日皇所生母曰后爲之立後以奉祀焉無可稱名者也兩朝議禮諸臣不達此義持論愈囂悖禮愈甚段氏從而救正之曰爲人後之禮行而亂臣賊子知懼然責以君臣之分而義無可辭矣竟以父子之倫被之正恐仁人孝子之心有不能安者也

名賢手札跋後

自古風會氣運之成蓋莫不由人焉曾文正公以道德風義倡天下名賢頌德蔚起湖湘間電發颺舉斯亦千載一時之會也校其事功則輝潤六合挹其言論則霧霈寸心子澹居父喪輯刻諸賢與其父往還手札兵事之始終人才之隱見本末粗具煥乎可觀蓋曾文正公善談談胡文忠公益之以諧謔恪靖左侯獨喜自負嘗自署葛亮泊意城治軍事相與謂之老亮新亮周壽山中丞丁巳病武昌自願身爲僧而嵩燾爲南嶽老僧相見痛哭旣癒言其狀於是胡文忠公又謂嵩燾南嶽長



老曾文正公名知人而胡文忠公汲善立賢惟日不足將非仁爲己任道遠彌厲者乎胡文忠公嘗謂駱文忠公蕭何舉曹參諸葛公舉費禕董允古人經世宏務非獨私其身而已盍早圖之其勤勤於嵩燾意蓋有所屬也夫用舍之端君子所以存其誠也審己量力以全吾素於心自慊也而益重悲胡文忠公之用心以名之際各視其志意所存誠亦有幸不幸而如諸賢宏兼濟之量以紓倒懸之會功足以成言足以興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周易釋例序

聖人明言易之爲書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而於復六  
三巽九三皆曰頻豫上六升上六皆曰冥臨上六艮上  
九曰敦復六五亦曰敦否九五曰休復六二亦曰休豫  
上六曰有渝隨初九亦曰有渝反復求之而確然有以  
知其通朱子本義以大訓元以宜訓利聖人贊易義亦  
通焉而乾彖傳文言傳明釋爲四德卦德兼者乾坤以  
下七卦而觀晉睽姤井艮六卦不及卦德卦德多言亨  
而爻多言利言貞言亨者否初否二大有三隨上大畜  
上升四節四六卦而已言元皆連吉元必吉也而比卦  
專言元謂元吉爲大吉則家人四富家大吉萃四大吉

无咎升初允升大吉何以偁焉聖人觀象繫詞非必苟  
焉而已乃稍比次易義推而衍之焦氏循易通釋其辭  
博辨而不窮矣而頗病其舍本義而專義於互卦參伍  
以變錯綜其數未聞錯綜其言也漢儒之釋經也強經  
以就己之說焦氏之弊以易從例今之釋例以例從易  
無當於易之高深而以經釋經由象以通其詞由詞以  
通其義亦期不以己意爲歧說以亂經而已矣

史略便蒙序

長沙唐陶山先生讀史蒙求約四言爲文蓋取唐李瀚  
蒙求之義而專繫之史喜其取便初學而文辭典贍貫

穿全史亦足爲考古之一助隋書經籍志雜史有吉文甫十五代略一卷注云起庖羲至晉又有童悟十二卷約全史以爲養蒙之資所從來遠矣宋史別立史鈔一類大抵論述事要參以論斷其間有南史摭實韻句三卷則韻文也至明趙南星史韻二卷起漢至元顧正誼詩史十五卷又上溯史記而皆鮮傳本讀史蒙求一書幾於上掩前賢矣吾邑黃鳴閣先生博通史傳爲史略便蒙八卷上窮皇古下訖元明亦頗著其廢興得失之蹟綴以韻語其指陳事類分別部居未若讀史蒙求之綜覈而考覽興亡規畫大勢殆復過之先生素有彊記

之名世謂之書廚讀此亦足知其記誦之博與其用心之勤矣

學顏篇序

李君晴寰爲顏子彙編三卷上卷顏子及孔子以下語顏子之言見於論語及諸經者亦稍有所發明中卷諸儒說下卷歷代追崇典禮其雜見於莊列者不錄尙爲嚴謹有法度因考四子書以大學屬曾子中庸屬子思子而顏子無書漢書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有曾子二卷晁公武讀書志有曾子二卷子思子七卷書皆不傳宋汪暉又輯曾子一卷十二

篇子思子一卷九篇孝經大學中庸分篇皆別爲標目而顏子之言惟張氏栻稍有採輯名希顏錄明初陶宗儀始輯有顏子九篇其後平江徐達左又爲顏子編嘉興高陽又有增輯爲顏子鼎編明季張星又有顏子繹分內篇外篇大抵因莊子心齋坐忘之說以埒會姚江之學而已而以顏子名篇則猶漢志著錄曾子以是爲顏子之書也顏子之言見於載記者無多相距二千年以末俗淺學搜輯埒會成一家之言亦見其誣矣張氏希顏錄世無傳本觀李君所述匯集經傳及諸儒之言以求顏子學所從入而想望其氣象不妄立篇目則亦

希顏之學也乃取周子之言名之曰學顏編蓋不欲李君效明人立論妄以己見強合聖賢之旨也

誦芬書屋文集序

予年十七與同年生吳君西喬讀書仰高書院西喬爲文勁悍鋒芒逼人予心畏之西喬亦獨以予爲畏友其年予補弟子員西喬報罷發憤歸鍵戶讀書逾年見其文大驚西喬曰吾比年出入於史漢沈潛於諸子百家之文自謂有得也予聞內慚乃益研精覃慮伏而讀仰而思得文二十餘篇西喬見之亦大驚持示鍾君情田情田歎曰百年無此作矣情田邑名宿老於文律於人

鮮所許可聞之亦竊自喜予年未冠邑人士謬謂能時  
文由西喬情田兩君發之也予與西喬先後成進士情  
田獨抑鬱以終老而幕遊益肆力於詩古文辭其卒也  
又後西喬予悲二君之才顯晦出處不同而其詩與文  
皆有以自立又一皆未竟其施終其所就未始不同也  
情田歿數年嗣君仰視哀輯所爲古文辭曰誦芬書屋  
集者示子屬爲之序悲夫情田足不出里巷其所考訂  
闡揚多關繫一邑人文風化其文有不可泯者而予獨  
念少時與情田相見討論文事未嘗不以古人相許與  
二十年來士之能文漸進於古者益無多矣豈獨乾嘉



盛時不可見卽吾一身而世運之升降殊焉序其文而益懷老成凋謝之悲也

瓶蓮館詩草序

吾鄉易氏於吾家爲世姻有以德行才望著聞於時者曰又村先生先生有孫曰曙霞才而早世其妻吳氏亦吾家世姻也賢而有禮法自曙霞之卒徹環瑱弗御屏鉛華弗飾常閒至吾家望而心敬其人又因以歎曙霞之才不及見其成立爲足悲也今年夏曙霞之父曰儀臣哀輯曙霞所爲詩古文辭若干篇付諸梓而以其詩曰瓶蓮館遺草者寄示予予受而讀之情詞綿婉往往

擬古而肖其形於是又知曙霞之能詩也曙霞生十餘年積學能文卓然思有以自立觀其所爲勵志詩殆有意乎瑰奇卓絕之行不欲以流俗自苟者區區詩文之業猶不足以盡曙霞之量而曙霞不幸死矣其所爲詩止於是其存是數十章者果足以存曙霞之爲人耶嗚呼士生世而才不數然也才矣而或有成有不成年壽之不齊則命也苗而不秀者有以夫有以夫曙霞之生子不及與之言其卒也予固將張之況其有見於詩古文者耶獨以曙霞之才而僅得此區區數十章者以傳也嗚呼其重足悲也夫

吟香閣遺詩序

易生礪仲與亡兒同入學籍意相得也聞其讀書有常課每得一書日記其所誦習校其多少尺寸以自程督工金石篆刻尋求古義釐正文體一皆循流溯源深造而自得之亡兒既卒檢所求刻石未訖事者大小二十餘盡刻而還諸其家曰吾不忍負逝者之託集中哭亡兒詩所謂拳石纍纍記姓名者是也予既喜礪仲之厚於行而敏於學以爲今日所難而其於朋友之交生死不渝如此以是益有意乎其人始終不及一見而礪仲死矣其生長於亡兒兩歲其卒也又後一年病瘵纔五

六月讀書日程終守不懈至病不能支乃已距其死十  
餘日耳後又數年礪仲從弟淑子館予出所爲詩曰吟  
香閣草者見示亦皆有老成之風年雖少而讀書礪行  
不以自恕所成就宜然吾獨悲夫礪仲者志意所存莫  
究其所終極而其才固必有成其所爲詩寓情敘事攄  
寫胸臆非欲區區託此以傳者然而其志未就其藝未  
成而不幸已死則此遺詩數百篇者固皆其精神意趣  
之所存不可得而泯也老病頽唐思維後起之秀摧殘  
剝落之慘忽不自知衰淚之涔涔也

鴻爪詩存序

肇昆自黔歸手一帙示余皆其從軍所泣及感事述懷之作也豪情壯語雜以悲憤然玩其辭雖處羈旅艱難而灑然有以自得於心其於兵事倥傯人民流離之情狀若獨有深憂者讀其詩究其心而賢之而視其身窮且老無所憾獨憾不得藉手以奠安生民於是又知其必有以自見於世也肇昆少豪於酒所爲詩多縱肆涉世既久而氣益斂語益深今其所爲蓋皆得之艱苦閱歷之餘者也士非奇窮困阨固無以成其才豈獨詩也歟哉

款冬禪室詩鈔序

鶴慵隱於僧激昂伉爽不事小節與西枝皆以年少能詩有聲老友吳樗臺尤善鶴慵投以詩法偶有所作雄直豪邁意氣岸然人不知其僧也嗚呼使二僧者生長富貴詩書得名師友陶成其所學豈非佳士哉西枝耽禪悅罕與人接鶴慵周旋士大夫下至屠販務盡其歡氣日益豪詩亦日益工年三十死矣且死以詩授吾弟志城曰惟公爲能傳我志城乃屬序而存之吾旣喜二僧之多文詞而益悲夫鶴慵者早死不盡其才爲可惜也

會合聯吟集序

咸豐四年湘鄉曾公督師東下嵩燾與霞仙劉公從行至岳州劉公畱贊軍務而嵩燾歸治餉湖南其冬水師潰於湖口曾公開道走江西收輯餘軍嵩燾馳赴豫章相見曾公喜甚爲會合詩一篇屬嵩燾與劉公和之已而在營者皆有和作積久得百餘篇乃彙存之以志一時之盛焉

### 湘陰縣圖志序

嵩燾編次湘陰縣圖志凡圖之屬六凡表之屬十一凡志之屬十二凡傳之屬三其文繁者輒析爲上下卷通三十四卷旣成而謹序其略曰天下者郡縣之積也由

漢以來公府屬曹班職任官縣皆具焉兵防選舉文武之資以及土田方物萃而輸之京師縣皆給焉校其地則古諸侯也受其要會其成臨御萬里而納之畿內若百骸手足之附麗於一身是故郡縣得其理而天下治矣郡縣失其理推而至於天下猶是也而大亂以生禮儀政化人心風俗樹藝隄防疏濬營造若有事若無事大致同也利者興之害者除之知其分數權其緩急知周天下者可以理天下知周一縣者可以理一縣大致同也自宋元徽中立縣至今千四五百年幾經治亂遠無所徵自南宋始爲縣志至今六七百年幾經治亂人



文政教存者五六由今日上湖南宋又上湖立縣之初  
因文考事推見其由又十有三也及吾身之粗有所  
知追求千數百年因革損益之宜舉而措之三代其涂  
徑可循其文辭訓誥毅然各別犁然而各有當於心蓋  
孔子曰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卽今不爲纂  
述而後將益茫然也禮樂之燦著法度之脩明 聖  
清至矣懲前而毖後鑒古以知今規模於是焉備法守  
於是焉資斯志也體例無以踰於今人而論譔殊焉後  
有君子覽觀而切究之可以得其指要矣時光緒六年  
歲次庚辰夏六月

例言

同治戊辰中丞景東劉公主脩湖南通志縣志亦肇始於是時圖說表志草摺略具李輔堂方伯指爲改變舊志規模貽書相詬用是輟業至於五稔稍授黃石珊大令編定之會奉 詔北行未及授梓私念此書援古證今頗資考覽蠲棄可惜又七年歸自海外蒙被

聖恩得以病免閉門卻埽居多暇日乃稍理其篇目條其次第刊而存之推明成書之始末發凡起例以諗來哲

宋淳祐中知縣事胡公脩湘陰圖志爲縣志所自始自

班書勘爲地理志下逮北宋之世乃徧及一州一縣其名多曰圖經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人民與其財用蕭何入關收秦圖書以知天下阨塞戶口言地理者必資於圖州縣地志之名圖經山水方域於是焉詳故亦或曰圖記或曰圖志圖以爲經志以爲緯隋唐相沿志地之書皆然也元明以後踵事增華專詳人物事蹟而輿圖反在所略卽厯古圖志之書亦皆散佚失傳唐書藝文志載元和郡縣圖志五十四卷每篇皆有圖至宋淳熙時程大昌已跋稱圖亡獨有志存後之志地者無敢以圖名亦勢然也此志於方域

廣輪之數橢圓表長犬身相入之形並於圖詳之題曰  
圖志非獨以上溯隋唐地志之原亦紀實也

班書志藝文以山海經入之形法山水方域成形於地  
而受氣於天氣之感也以形測縱橫之度以應分至之  
節制溝封之勢以參城郭之宜皆於形求之圖者圖其  
形也禹貢九江紛如聚訟自宋胡氏旦始正名洞庭而  
歷來稱九江道縣境者濱湘二水而已其實九江之名  
當視其經流入湖以爲之準洞庭吐納羣水其入湖之  
口在湘陰縣境凡六而以湘水爲之綱曰汨曰羅曰湄  
在湘水東曰濱曰泚在湘水西水道遷移非復故蹟而

入湖之口箸之圖籍者猶可辨知其由來凡爲圖目六  
經緯以會天位總圖以正地域圖城郭以明四境之統  
宗圖古城以攬歷代之形勝圖水道以證諸水分合出  
入之數圖二十九局地勢以綜一方封域之全而極古  
今人事之變首圖者以箸圖志所由名也通爲五卷四  
境分圖不分二十五里而分二十九局里數岐出展轉  
推移益有參差今依二十九局四境所至案方立圖各  
爲一卷云

桓譚稱史記年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表亦圖也圖隨  
地勢爲方圓而表體方立準故圖以紀地表以紀事紀

人一縣之事沿革爲大湘陰故與羅並建梁陳以後凡兩建州一建郡又廣建諸縣皆在羅地湘陰亦割羅與益陽湘西三縣地而水經注稱磊石山西對縣城口是卽所割羅地也通典重華城亦名虞舜古城在沅江縣東舜南巡涉湘重華置縣必近距湘宋時尙未置縣所割益陽縣地當西及重華古城宋書州郡志吳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地立衡陽郡兼置湘西縣宋卽移郡治湘西九域志湘西故城在湘潭縣南一百二十里是距劉宋湘陰縣城遠至四百五十里當時增立郡縣不應割地四百里外元和郡縣志長沙西北七十里故

尉城孫權使程普爲西部都尉建城於此西部都尉地實界湘陰西境知宋時徙衡陽郡治湘西亦當更有建置也賴齊書王僧虔傳敘及湘陰立縣緣始知湘西益陽夫身相錯當時皆與湘陰毘連臨湘縣地盡於湘水以東不及湘西也此關分地置縣之大者故繼之以沿革表

湘陰南北通衢自元設水陸二驛垂四百年至國朝初裁水驛專置陸驛而水程之四達者亦與陸程相準非獨以辨知疆里而已封域廣輸之數關津阨要之防皆可以於此得其機要故疆域表次之

南服荒遠歷代巡幸所不及而史記五帝紀登熊湘南  
巡者凡二足證三代以前幅員廣廓而後乃愈陋也是  
以終漢世長沙爲下溼貧國分封建侯比諸遷謫晉宋  
以後建置湘州郡縣日增規模漸拓封建亦稍繁焉而  
歷年千餘邑人士無膺五等之封者明宣德中贈夏原  
吉湯陰伯則以耆臣宿德寵其名非關詔爵之典咸豐  
初元兵事起恪靖侯以元功膺懋賞蒞伯而侯人  
事之流傳人物聲明之昭灼誠莫大於是故巡幸封建  
世爵諸表又次之

地志體例經始於北宋至南宋而始備唐以前地志紀



山川方域物產而已太平寰宇記始著人物吳郡圖經兼及牧守至乾道臨安志而後科舉軍營咸備縣有令長一縣之事經緯繫焉漢制以丞贊治以尉典兵文武之用未分也歷唐曰鎮曰戍宋曰砦猶統於令而加兵馬鈐轄之名元明以來乃始判分爲二凡有事於縣者不可偏廢也故職官表及武職官表又次之

宋以前地志與人物皆各爲書或曰先賢傳或曰耆舊記其紀科舉又別爲登科記其後方志之書因援其例備錄而詳述之唐之季世長沙劉蛻一登科而有天荒之嘲人文簡略蓋可想見至宋而湘陰一縣登科者踵

相接也自唐設科名目繁多因是有科目之稱漢世統名之選舉州郡辟除賢良對策亦稍異常選登朝涖仕其途雜出至以武功列名薦剡一皆選舉之歧分者也凡生存者不入人物表惟選舉依類列名無分存沒故選舉表又次之

後漢傳人物視班書嚴謹有法度所循用班書之舊儒林而已文苑獨行方術逸民皆拊爲之名而埒以列女後世史家無能踰越然列女傳拊自劉向實當西漢之世其源流固已遠矣人物品目隨事命名列女行誼成就亦然凡生存者不入表惟節婦苦節幽貞稍寬其例

但及歲者皆入之故又次之以人物表列女表

周禮小史奠世繫其源肇於禹貢之錫土姓唐宋以來繫土著之戶於郡縣卽國語工史書世之遺法也魏書官氏志唐書宰相世系表猶存譜牒之略使後世得以窺知其家世源流歷代方志之書常璩華陽國志表及大姓費著蜀中世族譜兼詳宗派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世家大族所以立縣之基也觀其人物之隆替風俗之盛衰厚薄可以推知一縣之始終科名仕宦稍有聞者皆追溯其由來而一邑之著姓瞭然如指諸掌故又次之以氏族表

禹貢道山與道水同功皆明其起訖之由至山海經表  
山望而推其首曰某山以達某山之尾太史公曰中國  
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凡山皆有脈  
絡而首尾具焉論山水大勢皆起於西北而極於東南  
說文陰水之南山之北也穀梁傳曰水北爲陽山南爲  
陰陽者氣之散陰者氣之聚水之出也散聚而納之一  
川山之出也聚散而分之羣阜故水以所出處爲陽山  
以所止處爲陽山海經之敘山也皆辨其陰陽與其上  
下山水所以相表裏也地志之書但表山名不詳山之  
脈絡以爲近於堪輿家之言是並禹貢亦譏也古者建

國以山水標地望山水之在縣中風土人物於是基焉  
故繼志山

酈道元水經注最稱精博其敘湘水尤莫詳於湘陰一  
縣至今可以推尋者曰高口水曰上鼻浦曰下鼻浦曰  
陵子潭曰錫水曰望屯浦曰三陽逕曰門逕口曰黃陵  
水曰太湖曰白沙戍曰東町口曰羅淵曰汨羅口其於  
地道無徵舊志不能敘錄曰玉池口曰東湖曰三谿水  
曰大對水曰決湖曰西陂曰苟導逕皆不詳所在湘陰  
東湖上承玉池山水舊志亦據水經注爲言而酈道元  
自稱玉水東南流注錫浦謂之玉池口錫水又東北東

湖水注之謂之三陽逕則所謂玉水玉照山之水東南流者是也東湖之玉池口當爲今橫嶺湖南會錫江爲錫浦東出歛港爲望屯浦名之東湖者玉水東流匯爲湖今東湖以在縣治東爲名宋以前未立縣治不得有東湖之名就今地道縱橫曲折證以酈氏所述無一不巧合而後知古圖籍之精其纂述爲有據依也其有誤者混汨於羅以東町口屬之澗水而失湄水之委又併汨羅爲一而奪澗水之名以與汨並失羅水之源高口別爲一水源出益陽東南益陽西北則澗水經流也東徑三里橋與高水相出入又東徑高口與湘水相出入

酈氏以高水止於陵子潭自陵子口以下皆屬之湘水則高口一水源流並失此志於縣境山水窮搜極討允足補水經之缺而發先儒之覆故次志水

唐陸廣微吳地記詳及茶鹽酒課不及土田元豐九域志備載戶口土貢而亦不及地糧地志之列賦役肇始南宋以後然自宋元賦役之制舉其成數而已其詳莫得聞也由明世賦法推之知歷代相承習爲苛煩至國朝而始埽蕩廓清一歸於簡要是以明世田賦之額徵解之數自康熙初始脩志時其法已有變更雍乾以後併丁於地歸奇於整舊制無復存者而田制三等之

科起解部寺諸名目之煩仍而載之不敢擅變蓋其名  
去而其額之存於籍者猶沿明世之遺也淳祐志當詳  
及宋世賦法元脩古羅志遂除宋籍迄明成化嘉靖二  
志又廢元典賴今田額一循明世黃冊其品目具存古  
今因革之宜得失損益之故後之考求賦法者於是取  
徵焉故又次以賦役志

史記河渠書敘元光以後通渭引汾穿洛通褒斜之道  
於是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河西酒泉引河關中引堵  
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此西漢  
富彊之業所由開也吳楚邊荒言水利者弗及焉唐書



地理志東南陂湖水利備載無遺實兼河渠一志而亦不及洞庭以南吳楚水利甲天下朱長文吳郡圖經獨著治水一門可云卓識雍乾之世水利繁興家給人足號稱極盛其後陵夷衰微失水之利而多承其害儒生俗吏不達時務無能言其利病者有宋之世開濬洞庭湖直河置斗門溉田今猶可以推知其遺蹟水性就下而喜深不務度地勢之宜勤求疏濬蓄洩之法引水以暢其流而扞爲棄地與水之說日取民田蕩平之擾愈甚水亦愈橫君子於此盡然傷焉故又次以水利志周官六職實爲禮經三代政教所以納民軌物無一不

本於禮漢魏以降古禮廢亡始各因事爲儀注至唐開元禮出而後五禮備焉一州一邑通行之典禮一皆政教之源也宋陳氏祥道捫爲禮書稍因儀文度數之末以窺見制禮之精義 國朝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乃始燦然集禮之大成下至士民皆能行之而能言之有宋方志體例具備獨不及典禮以爲典禮通行郡國者非一縣之私也然一縣所有事準之天下大端具矣卽其中祀典一門或爲通祀或爲專祀則亦時有參差闕而弗紀庸非歎與故又次以典禮志

學校至宋而始盛方志之紀學校亦至宋而始詳然宋

時科舉學校猶分二途歷元明至今而後盡斂天下之人才彬然一出於學校史記儒林傳敘論稱讀功令至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蓋其端肇始西漢盛時其時縣有學鄉有校斯云盛矣而使天下之人奔走功令以希進取則亦學校之所由衰也南宋太學之囂至於劫持朝政以議論簧鼓一世其害延及數百年明興優儒重士厚其餼崇其禮獨禁使不得上書言事以臥碑鈴束之而後士習乃徐軌於正三代禮樂涵濡教化之功歷久而不做所以爲不可及也自宋立學垂至於今八百餘年其間事蹟繁矣彙而記之盛衰得失

之原蓋可覩也故又次以學校志

地志之繫於湖南而其傳又最久如盛宏之荊州記羅含湘中記今其文猶有存者所記山水而已而亦間及物產王存九域志自序獨稱鎮戍城堡之名山澤虞衡之利皆謹志之所在土貢則卽物產之表著者也古志專及地利不詳人事大率以簡要爲宗湘陰一隅之地兼有周官山林川澤邱陵原隰之全物產無甚豐者亦頗皆有之繁爲搜討無取苟略亦多識之一助也故又次以物產志

方志城坊亭館橋道家墓皆有紀其類則工事也今制

工部四司營繕司所掌曰壇廟曰城垣曰公廨虞衡司所掌曰器用都水司所掌曰水利曰橋梁屯田司所掌曰墳塋皆縣志所有事也水利所關爲鉅別有志壇廟入之典禮城坊橋渡冢墓器用各紀一事其文不繁而皆隸之工部推至一縣之微皆有事於營造者也故又次以營造志

隋世立輸籍之法而團以名宋世行保甲之令而保以名鄭氏康成注禮記檀弓保縣邑小城注月令小城曰保後世因謂之城堡鄉村聚落置守望皆曰保湘陰舊分二十五里領三百一十八團而里分參差不相接續

甚或畸零出入無從定其方位咸豐初舉行團保之法乃因四境地勢分置二十九功而里名之散隸於各團者仍依都圖冊之遺記其里數以符舊制非獨山水地勢尋其脈絡辨其方域瞭然易見實亦今時政紀所從出也故又次以團保志

方志之紀事見於吳郡圖經蓋自漢魏下及隋唐紀地紀人各爲專書宋初地志始合著焉地與人交相輝映而人事經緯於其間自然相因之勢也湘陰兵事之始見春秋傳楚師濟於羅汭六代紛爭湘州地處上游叛亂頻仍訖於五季之世南唐與楚爭併岳州皆以湘陰

一縣爲之衝 國初殘明及三藩之變被兵尤久攻守  
緩急之宜形勝阨塞之方因時變易推原一千餘年之  
事勢其大旨可覽而知也故又次以兵事志

漢書志五行詳錄伏氏洪範傳說及其占應歷代史書  
循用其名洪範庶徵本與五事相應自京房劉向專以  
陰陽災異附會五行貽小術破道之譏劉知幾已力詆  
之而用以紀災祥使各以類相從史家體例取則於是  
莫能廢也宋元以來方志品目日繁無及災祥者至明  
乃始有之志者史例史家所錄無庸闕焉水旱札瘥或  
千里同占或一縣異紀一方之休咎而天人應徵之理

及時補救之方所關至大不可以無紀也故又次以災祥志

班氏捫爲藝文志總敘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證以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則班史所著錄其存者亦無幾矣而搜輯乃益加繁歷明又散佚逾半獨賴存其篇目足以推知當時藝術之多方源流之異軌今一依藝文志體例分別經史子集凡舊志所著錄仍而載之續有收入必實見其書校其篇第與其敘論但有成集無分存沒並錄存之所收詩集尤多沅湘耆舊集選錄各詩非有成集一置不錄其自成一集卽詩不盡



工備載無遺意取徵實不復銓次其高下官脩書列首明有尊也碑版金石之文古方志皆加意搜求備錄之而列次其年代焉埏諸別集之後故終之以藝文志

自宋方志錄職官或曰秩官或曰官治必皆治行可紀者惟高似孫刻錄既爲官治志矣又埏以令丞簿尉題名稍銓次其姓名焉職官表所錄則亦題名之類也湘陰歷唐以來人文簡陋宦蹟無能言者有宋之世興賢育才文質彬彬然賢良之吏爲多矣邑人士亦稍興起於學故夫政教之畱貽亦賴人賢相與尸祝之史遷傳循吏所謂破觚爲圓斲雕爲樸大抵務以德化民不貴武

健衰敝之俗詐僞滋生又恃方略威嚴禁姦止邪以爲稱職然而晚近愚民抵法之多教之不修也是非善惡邪正之分較然其不相掩則民知教苟無混淆枉惑民心而已何必威嚴在於今日兵戈水旱更迭相乘財殫民窮生計蕭然整齊教化之功涵育維持之術君子於此尤所究心焉寬嚴異施文武交濟要之以愛民爲本由宋至今存心利物爲功一邑代不乏人故復爲名宦傳

湘陰立縣蓋六百年而後鄧祕閣以文章稱又三百餘年而後夏忠靖以功業顯然祕閣玉池集已無傳忠靖

集歷四五百年尙行於世至 國朝周甯朝徐嚴鎮之  
文李梅生太史吳樑臺孝廉之詩實遠過玉池集左恪  
靖之事功又幾駕忠靖而上之風會日開人文斯盛亦  
時然也此志表章鄉里諸賢幾無餘蘊藝文志搜輯詩  
草百餘種而儒林文苑各表必實有傳書名實相副其  
諸文章聲譽有可表見入之學行稍示區別詩稿入藝  
文志而不列表者蓋亦多也又於其中摘取志行卓卓  
足以厲世而傳後者徵求先哲軼行下及士女於此稍  
存微旨故又爲人物傳凡三卷

羅含湘中記屈潭之左玉笥山屈原之放棲於此山而

作九歌訖今二千餘年相沿以爲屈原宅離騷九歌九章天問招魂蓋皆作於南遷以後錄楚辭可也徑取以冠人物之首則不可周秦以前遠而難徵得一屈子歷漢唐數百千年無賡續以起者已覺不倫況明明爲遷謫者乎彭襄毅實出自湘陰而入蘭州衛籍已歷數傳明史列傳亦不著其本籍屈子已列湘陰祀典不待鋪陳襄毅一代偉人由湘陰外徙著之彭氏譜沅湘耆舊集亦錄其詩而不敢援舊志列之人物以紀實也

水經注黃水又西流入於湘謂之黃陵口昔王子山有雋才年二十而得惡夢作夢賦二十一溺死湘浦卽斯

川矣張華博物志王文考從父師叔到泰山就鮑子真  
學算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溺死據後漢書王逸傳南  
郡宜城人子延壽字文考注文考一字子山因考靈光  
殿賦敘云客自南鄙觀藝於魯李善文選注南鄙荊州  
南郡本荊州治子山自魯歸南郡不應遠渡湘水又稱  
客自南鄙不言家世南鄙而言客尤非事也疑南鄙正  
謂長沙郡地子山流寓長沙是以自魯歸而渡湘道所  
必經也李注於此實有未審至於洛陽弔屈之文頴川  
閔屈之賦杜陵青草白沙之什昌黎江口湘中之篇並  
在縣境山谷集所謂湖湘間小白花爲定名山礬者正

亦縣境也舊志亦或列之流寓其實一道縣境而已無  
埃援引坳會子山之客南鄙據張茂先所述尙爲有徵  
今並以義無可坳概從闕如

舊志人物未著錄別加搜討於各表中注明有傳者皆  
雜採他書得其事蹟未遑編次也歷年久遠舊徵書籍  
多至散佚又性善忘老而彌甚追思茫然無復蹤影對  
之浩歎而已凡若此者悉仍其舊以待補輯至於編輯  
人物採精擷華黃石珊已有定本芟繁取要因文見義  
稍有釐定而無能意爲增減惟於郭氏紀錄稍詳爲其  
知之論也要取其志行不苟流俗足資矜式無敢濫及

方志者史之一體凡史家敘錄之文方志皆得具焉然  
史紀一代之事方志自立縣以來歷時綿遠但使事蹟  
有可推求不宜稍有遺闕馬遷之史詳於秦漢班固之  
書備於哀平事近者易爲徵代遠者難爲紀亦勢然也  
而或以爲求切今人之用賦役兵防諸大端但詳今制  
竟廢舊典將使千餘年之事蹟隱而不章後世何所取  
徵焉故嘗疑方志善本惟尙簡括近於以文相高非所  
以備掌故也有明之世康氏武功志韓氏朝邑志文成  
七篇辭不盈萬專詳義法無待侈陳是書之旨事必溯  
其源而不敢有苟略語必詳其實而不肯有游移文雖

近於傷繁而義必衷諸至當纂輯不踰三年更歷十四  
年之久乃始授之梓人分事任勞者尋求山水地道則  
熊漱芳壽徵羅麓生鑑考覈名物則虞愷仲紹南編次  
世族人物則黃石珊世崇分別繪圖則新化晏圭齋啟  
鎮鄒子翼世詒而卒經理刊行者長沙饒葆丞國瑞考  
古徵實勒爲成書嵩燾亦不敢辭焉書成而熊漱芳虞  
愷仲已前卒不及見矣前後知縣事者丹陽於公梁山  
唐公蕭山丁公新喻胡公如皋冒公平度孫公山陰潘  
公貴筑姜公於桐軒胡秋樵冒篠山三大令稍與聞志  
事之略迄姜崑山大令乃成書姜公通知政要勤恤民



隱於時爲良吏是書乃幸際其時告成是亦私心所自  
喜者也

三禮通釋序

先王制禮所以經緯人倫宣昭政化而寓其用於儀文  
度數之繁自朝廟燕饗之大器用服食之微皆爲之取  
象於天因財於地類別人物節理性情其精意流行於  
人心而其繁縟之文廣博之用散見禮經自漢諸儒各  
以所傳授爲傳注鄭氏之學出於馬融而與融異義其  
注周官多存杜子春鄭興鄭眾三家注而於衛宏賈逵  
禮說亦兼採焉故鄭氏於禮集其成又考正禮圖存古

遺制爲功甚偉魏王肅喜賈馬之說多與鄭異晉董景道又依鄭義著禮通論其後賀瑒皇侃熊安生之義疏沈重之禮義褚輝之禮疏於諸儒互有發明迨唐賈公彥儀禮周禮二疏孔穎達禮記疏表章鄭學號爲詳明而諸家之書行世者亦鮮言禮者獨宗鄭氏其合三禮著論者則宋何承天禮論梁崔靈恩三禮義宗北魏劉獻之三禮大義隋元延明三禮宗略唐王恭三禮義證至宋陳祥道禮書始攻駁鄭氏朱子有志於考訂禮經撰儀禮經傳通解多存其大體制度品物非所詳也其喪祭二禮以屬黃氏幹爲續通解楊氏復繼之爲儀禮

圖解而後禮制稍備焉蓋自鄭氏爲禮圖而隋經籍志有三禮圖九卷云鄭元及阮湛等撰唐志有張鎰三禮圖九卷夏侯伏朗三禮圖十二卷宋初聶崇義采唐張鎰等舊圖凡六冊考正三禮圖朱子譏其非古制然當時張昭尹拙等已有駁正其後陸佃撰禮象十五卷取祕府所藏古遺器改訂舊圖明史著錄者有劉績三禮圖王應電周禮圖說二家之義古人傳經皆有圖而禮制尤兼圖爲說考古者鑒焉去古日遠而諸儒訂正同異乃更加詳亦豈非考證久而益精與然自陳祥道撰禮書一百五十卷解釋名物更繪其象而後三禮之書

與圖合行實唐宋以來言禮者之總略侯官林薌谿教授博學多通尤邃於三禮爲三禮通釋二百八十卷窮天地之紀述人道之用因禮書制度儀文諸儒所辨證者參合比引究其旨歸書例略依陳氏禮書而持論各別爲圖者五十卷兼取宋以來圖說旁採林之奇鄭景炎項安世王廷相諸家分圖使足與經相考訂而於國朝諸儒萬氏斯大張氏爾岐江氏永淩氏廷堪任氏啟運林氏喬蔭任氏太椿所著錄凡於禮有發明廣爲採摭而於其師陳氏壽祺授受淵源訂定尤至一以表章鄭學爲義參考諸儒之說糾正其失蓋三禮之學至

國朝而極盛教授研精鄭學以所心得辨析諸家同異以匯成三禮之全斯可謂宏達精攬者也咸豐二年教授以其書進呈

賜官訖十餘年未授之梓毛寄

雲尚書商爲刊行之稍得讀其論略窺見其著書之旨漢書藝文志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班氏之論偉矣而非禮之原也三代王者之治無一不依於禮將使習其器而通其意用其文以致其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戰國諸侯踰越制度滅去其籍獨賴一二儒者網羅散佚按輯遺聞誦而傳之而後王者制禮之精意代有人焉維持於不敝雖有闕略而其存

固已多矣教授是書繼陳氏禮書而起又豈徒以表章鄭學云爾哉

新會陳氏模刻 殿板二十四史序

班固漢書藝文志一依劉氏七略自世本楚漢春秋太史公以下九家增六藝略春秋之後隋書經籍志始列經史各門又別史爲十三門推原馬班次及歷代以爲正史然自隋以前皆以東觀漢紀與漢書相次後漢書郡國志已著三史之目至唐始類次爲十三史以後漢書列正史而東觀漢紀遂以無傳宋史著錄合唐五代益以南北史有十七史之名明嘉靖中南京國子監校

刊史書仍用十七史舊板補脩其缺而已宋史板取之  
廣東遼金二史無板購求善本模刻延至萬曆時復有  
北監二十一史之刻蓋成書之難如此乾隆四年明史  
成 詔刻之 武英殿因遂刊定二十一史又

敕劉昫舊唐書並列正史爲二十三史考證監本及汲  
古閣本之誤旁採載記與本史相發明證其譌缺後三  
十七年 詔開四庫館按輯遺書又因永樂大典所  
輯薛居正舊五代史編次成書用 武英殿聚珍本附  
之二十三史爲二十四史而後歷代史書之傳流至是  
始極其盛其二十三史板舊藏國子監歷久殘毀道光

四年重脩遼金元三史後十六年又因御史言補脩全史 朝廷表章經史之意期使 內府善本流行天下以資考證終以度藏官學卷帙過繁流傳甚少既更兵亂故家世族書籍散亡初印完善之本尤罕觀之新會陳偉南虞部得舊本京師謀廣其傳獨任剗刷之役重加摹刻凡六年書成嵩燾覽而善焉自東觀漢紀著之正史六百餘年而其書歷唐已亡舊唐書賴有沈氏刻本猶爲完備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乃散見永樂大典條繫排纂還其篇第仿南北史之例與諸史並行 國家宏綱大業施之典冊曠越前古虞部居海以南荒遠



之區猶得因 祕府舊本刊而行之加惠來學較之宋  
史板爲監本所取資其爲功尤鉅其用力尤勤追思

列代右文之盛軌綱維羣史存其厓略考訂而脩  
明之固將有證古知今感激奮興起贊 中興之業  
敷文以光治化者出於其間斯尤虞部模刻是書之深  
旨也夫

姚舸丞地理元合會通序

褚先生補史記言占家有五行堪輿叢辰建除天文太  
一各据所學爲吉凶而漢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入之五  
行宮宅地形入之形法實爲後世言理氣形勢之祖法

班氏之言曰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氣而無其形有其形而無其氣此精微之獨異也晉以後葬書無以逾此然陰陽五行之書類次數十家而後無傳者豈其學不逮楊曾之流耶其時人事勝而假吉凶爲小數世猶不甚貴之自青囊都天玉尺之書出術家衍而傳之其辭恟怳迷離伏而不宣而其術或小驗於是倚託埒會爭鳴於世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而堪輿之書持一說以求勝至繁而不可紀嘗論天地之氣融而爲山川結而爲土石迨其形旣成而氣之鼓盪其中者相依而不能舍如帷鐙然東西南北見之皆知其鐙也而在東

者曰是不宜西在西者曰是不宜東所言皆有見也而紛紜之說以生各守其師說據以爲見則術益析而言益岐吾友姚舸丞習於其術乃悉取諸家之言所以損益異同指陳其事例而推竟其源流命曰元合會通元者縱合者橫其說各有所勝扞格不相入而要之歸本五行故曰五行爲主人取諸五行者也舸丞會而通之通其所以爲異同者則其相敵也而皆可收之以爲輔而諸家之迷離恟怳相與守之爲要祕者舸丞一一爲之發其覆而抉其藩舸丞得是書行之不言堪輿可也讀舸丞是書又更以其堪天而輿地者會通是書之中

其庶幾有所得矣乎

韓齋文集跋

昔歐陽公少時得韓文公文於漢東李氏讀而好之後  
官京師與尹師魯穆伯長倡爲古文之會東坡謂自漢  
以來道喪文敝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  
然從風故自宋言古文者宗韓氏公自述所爲文曰明  
道而要之於仁義而載之於氣予獨愛公之奇趣東坡  
亦嘗言退之仙人爾遊戲於斯文惟坡公爲知公之奇  
趣其源亦自莊馬來也繡山觀察居京師好友多文天  
趣盎然尤喜韓公之文而思效之因以韓名其齋其恢

宏近道得公性情固多耶惜乎其年之不遐未足究其所學也然而自宋以來法韓公之文而得其奇趣者蓋亦無幾矣憾不及與觀察一論之

廣東武鄉試錄前序

同治三年歲次甲子欽奉

諭旨舉行正科鄉試文

闡事竣旋屆武場

臣郭嵩燾

以署廣東巡撫職膺主試

謹會同監臨兩廣總督

臣毛鴻賓

率同監箭官廣州協

副將

臣齡山

外提調布政使

臣李瀚章

外監試按察使

臣李福泰

內提調督糧道

臣郭祥瑞

內監試候補知府

臣袁泳錫

進學政

臣王澐

所錄民籍武生暨捐武職武

監共三千七百四名旗籍武生七十五名並將軍

臣瑞

麟

錄送滿洲漢軍前鋒領催馬甲六十一名按次校閱

馬步箭及各技勇外場既畢局試內場點寫武經擇其技勇之尤者取中六十五名敬謹開列姓名并錄武經一節恭呈

御覽

臣

例得颺言簡端竊維漢時去古

未遠文武無分途而建元時選六郡良家子給羽林期門趙充國甘延壽馮奉世之流皆以起家材武之選由是起矣至唐長安時始置武舉宋初因之而未有定制熙甯時乃建武學以外舍內舍上舍第其優劣而試科舉焉然郭子儀以武舉異等補右衛長史狄青亦試武

舉以三班差使擢秦州刺史累功除樞密使南宋隆興時侍御史胡沂言武舉中選率領權酷中書舍人蔣芾請以武舉置軍中洪适且謂武舉以文墨進雜於卒伍非便其時文武分任而猶同階遷轉試武舉者率以知兵書射策爲能而薄視武藝至詔文武兩舉同時局試貢院以防其改習頗失分途選舉之本意元世文武益分總把百戶千戶一以軍功承襲而銓除任之吏部兵部司屯牧而已文武資階猶互用也明初復武舉之制成化中定武科鄉會試視文科例吏兵兩部分司選事垂至於今五百餘年而文武截然分爲二將帥之選多

萃於茲蓋材武之所從出也廣東雄控南維海涵山負  
瓌奇偉傑之士焜燿史冊鄭嚴何遺起漢初名善將兵  
封侯首列百粵先賢志六代隋唐馮寶侯安都麥鐵杖  
陳元光之流號稱驍傑宋明以來人才益偉而以武舉  
起家前明陳策高爲礪貞果彊粟大節炳焉自明以前  
試武舉策略其試武藝獨以弓馬今制爲加精密而於  
司馬之法孫吳之書惟取成誦使運用之妙自諳於其  
心而不復督以文事尤爲能得其實山川雄博之氣清  
淑而純懿者爲文怪詭而奇特者爲武嶺南蓋兼其勝  
而亦豈非 國家陶成作興之爲功歟凡在試者本之



忠孝益之幹略雄武駿深以厲其氣雍容超邁以暢其  
機淡泊恬靜以達其廉質直好義以敦其節畀之軍旅  
而事功立任之將帥而才望孚乃以稱名於當世乃以  
取重於科名臣既率諸中試者望闕謝恩序立

而正告之遂謹書爲是錄序期無負朝廷講武興賢  
之盛典云爾維時官斯土者鎮守廣州等處將軍臣瑞

麟提督廣東全省水師軍務臣溫賢太子少保提督廣

東全省陸路軍務喀勒春巴圖魯臣崑壽鎮守廣州等

處左翼滿洲副都統臣庫克吉泰鎮守廣州等處右翼

漢軍副都統臣海春二品頂戴奉宸苑卿督理粵海關

稅務暫行革職畱任

臣毓清

兩廣都轉鹽運使司鹽運

使

臣方濬頤

分巡南韶連兵備道

臣唐啟蔭

分巡惠潮

嘉兵備道

臣鳳安

護理分巡肇羅道卽補知府

臣史樸

分巡高廉兵備道

臣英秀

分巡雷瓊兵備道

臣孫觀

例

得備書署廣東巡撫三品頂戴

臣郭嵩燾

謹序

皇朝詩林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2

\_\_\_\_\_

吟哦卽其詞以求其義因其時而測其變頗有所發明  
以諭當世賢人君子知取則焉

書中庸章句質疑後

右中庸章句質疑大端一依章句而辨證其所疑朱子  
表章中庸之功至矣漢以來儒者傳注旨趣各不同竇  
始折衷而會歸於一此由其踐履體驗之餘默契於心  
自成條理其於理道之淵微文辭之曲折若傾家積而  
會計之以與經旨相印證者夫聖人之言賢人傳之而  
固不能無異同子思親受聖人之傳千有餘年而後程  
朱氏興朱子於此一循程子之說以徐觀其會通由其

傳之也遠則於所私淑而體味之有得者爲能近取而

資之深誠慎之也嵩燾於朱子之學無能窺見萬一顧

竊疑章句之書求之過密如謂十二章以上承費隱言

言之類析之過紛如謂戒慎恐懼致中以位天地慎獨致

其分言以其更涉世變參考人事恍然有悟知仁勇三

達德之旨卽體以爲用隨所得淺深而莫能外而益疑

章句薄視勇字之非經旨如不賴勇而裕如及困而知

者勇之次沈潛反覆十載於茲乃於子思立言之旨粗

有證明獨憾生朱子後七百年無從執經一質所疑稍

取區區所見附之章句之後期以發明經旨使承學之

士取擇焉

重刻李中丞遺集跋後

中丞劉公謀重刻李瀛仙先生遺集以屬嵩燾校定爲  
稍第其篇目芟其繁複彙次爲三卷先生爲政一本愛  
人溫惠慈良自然愜於人心爲詩文求適意而已一不  
用以爲名無有嶄絕奇異可驚喜者然其於家庭骨肉  
之交君國之際纏綿往復其心常若有餘所爲今體詩  
往往類唐白文公長慶集之爲蓋深於情者也嵩燾竊  
有疑者先生生極盛之時上被 聖明知遇言足以達  
其志行足以慊其心又其時中外當事任者蓄道德能

文章有師友見聞之益宜若可以肆志而忘憂者而先生思念田園之樂永懷不忘視其功名事業之成否舉無足繫其心而若惴然不可終日漫興一詩尤懷交道陵夷之感豈仕宦固不可爲而朋友交際之難雖盛世賢者固亦有不可恃耶讀先生之文以求先生之心其感歎欷歔又烏能自己也

潘伯寅直廬唱和詩跋

伯寅侍郎見示直廬唱和詩起癸酉十一月訖甲戌十二月其詩多寄興盆梅感歎流連意餘於詞蓋猶寓李空同氏悲歌泣孝宗之旨侍郎自咸豐丙辰以翰林院



侍讀入直南齋至是三十年矣當乾隆盛時天子崇  
尙文學南齋唱和無虛日入直久者多至宰輔清貴無  
與比焉自頃數十年祁文端師厯官宰相沈文忠厯官  
尙書皆直南齋二十餘年以學問文章名天下侍郎年  
益富名益高積二十年始至侍郎以科場磨勘聖部議  
毅皇帝知其枉復命以編修入直恩遇之隆視  
前賢或過之而一官偃蹇不得發摠二十年中兩遭鼎  
湖之變更寇亂倉皇悼痛有不能自勝者未嘗不歎侍  
郎受恩之渥而遭時之窮也嵩燾陪直南齋二年與  
侍郎追談乾隆時盛事相與感慨係之今者人才之盛

唱和之勤視往昔無多讓顧念人事之悠悠變故之紛紜嵩燾讀是詩愴然以思愀然以悲無能自己況侍郎之躬歷其境者耶名位之遭際不足論也而如侍郎志節才望當乾隆之盛其樹立必已多蓋又不能無世運升降之感也矣

冒小山枕戈錄跋

冒小山通守以官乳源時所治公牘文告及詠懷碑記之作編爲二卷題曰枕戈錄蓋其尊人春山先生故令乳源討羅坑亂民戕焉手加刃者邱何也事平邱何夤緣爲縣役君兄哲齋副轉令番禺廉得其實至是君復

攝乳源事乃捕邱何並其黨五人誅之距春山先生死  
事時十有七年矣君兄弟枕戈以求報父仇劬勞隱忍  
歷久以有成蓋其難也君既誅邱何等乳源之人積憤  
於邱何而快君之爲能攘除兇慙以蘇民困又益懾君  
之威無敢阻遏君令者用是政化大行姦貪屏息賦役  
以時觀君所條示以與民約養之教之董而正之今世  
無有也於古循吏之爲或庶幾焉而一以枕戈爲義蓋  
忠孝之積於心而沛然以施於有政視士民之感激歌  
吟無足介吾意而徒幸父仇之藉手以報復吾以是壯  
君之志業而益悲其心也 國家用法仁恕曠越前古

歷時久而姑息因循中於士大夫之心乃遂寬縱有罪  
縱使爲厲於民莫之禁遏以馴至於大亂有能討兇惡  
之民正其罪誅之而遂戴之爲慈父母矣使夫爲民父  
母者用刑殺以取民之悅此亦古今之變也而惟不忍  
人之相戕俾一格於律令以養人心之仁而殺人以爲  
暴者無能逞焉乃推吾仁以逮及有罪而日移其爲暴  
之心求逞志於良民民氣鬱而不揚而從亂滋甚視吾  
民之自爲暴以相殺又豈國家之律令然哉周禮復仇  
之說其義詳於戴記蓋三代之遺也其時各君其國各  
私其刑賞王者有不能行之於諸侯故聽民自相仇以

濟王政之窮昌黎河東柳氏復仇之議非周官本意也  
憤於有司者不能爲民理其平有激而云然也邱何身  
犯大逆十餘年無能捕而戮之君幸能自復仇已足多  
矣而其事爲申 國家之法令以討有罪以君之私則  
復仇爲重以天下之公則 國家所期於良有司之事  
未有急於是者也世但多君之復仇而於君治行卓卓  
罔能究其本末嵩燾以是推論之俾司民牧者知所勉  
焉

跋黃德堂脩竹堂記後

黃德堂司馬以道州何子貞先生所譔脩竹堂記屬跋

其後蓋自其母蔣太宜人守節撫孤劬勞教誨茹荼若  
甘以訖於成於此堂乎基之而終見其子之賢樹立偉  
偉揚太夫人之名於 朝顯榮褒大以隆其報亦於此  
堂乎成之昔歐陽公爲韓公畫錦堂記值韓公貴盛時  
榮其一時之遇而終以澤被生民功施社稷相助勉德  
堂謁選京師當出爲縣令其官有崇卑而遇有顯晦然  
其爲澤之被而功之施則同也夫榮於一家一身者有  
限而澤於天下無窮德堂將揚其母之施以達之一縣  
積漸以延於一郡若一行省無以爲一身之榮而曰吾  
母之劬勞教誨將有其大者遠者使吾之澤在人而吾

卷之三  
六  
母之心固甚慰而名固亦甚遠也則此脩竹堂也其不  
益光且顯耶

跋吳南屏鶴茗堂記後

近歲南屏老人因其弟退齋舊所建君山九江樓益飾  
以寺觀亭堂之屬擇山勝處爲之於是君山之勝甲吾  
楚江以南名利無以遠過此鶴茗堂其一也今讀所爲  
記惻然閱寺僧供茶之苦思所以拯救之而以望之來  
遊者唐孫可之書何易于開成會昌間詔重茶榷易于  
剗去詔書焚之不爲下觀察使以易于挺身爲民亦不  
問也是時唐政稗亂已甚而猶有是安知今日必無賢

令尹者起而行之而上官亦遂嘉而許之乎南屏今世之高尙者而惓惓當世利病雖小而不遺然則所爲游觀之美其尙有得於湖山風月煙水之外者夫

書龍禹門蘇秦論後

太史公蘇秦傳稱其知有過人者而以爲張儀之行甚於蘇秦而秦獨蒙惡聲由儀震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史公優蘇秦而絀張儀兩傳中反覆言之亦以蘇秦合從之說爲當時要務心契其言也文以管仲之攘楚蘇秦之拒秦相提竝較確是正論自宋以來蘇氏之論六國實守此義史公論蘇秦謂其學長於權變豈惟



從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十五年而齊魏急起敗約以  
權變相濟爲用未有能守者也蘇秦始出本在用秦秦  
不能用乃始爲合從之說以遊趙其力固不足敵秦矣  
而又激怒張儀入秦以證其言豈惟其心與管仲異所  
處之時亦異也通觀蘇秦之始終而知明允之權書願  
濱之六國論皆未究知當日之情事者也

跋彭麗生書蔣執林追尊定陶濮興獻議後

追崇之禮始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亦以周有天下之  
規模實始自太王也是以兩漢開摺未聞追崇之典隋

唐以後其禮特隆至宋而人臣一命之榮皆得贈封其祖父古今異宜原不能概以三代之典禮施之後代其截然不可易者四廟之制非私親所能上干天子有繼統無繼宗戴記大傳之文詳之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庶子王者卽宋英宗明世宗之以外藩繼統者也自漢以來治經者多能爲其精而不能爲其通宋明兩朝諸儒之辨爭多可笑者其原亦由康成之注禮於庶子王已誤解無能發明其義矣今世出繼之子例得追封其本生天子雖尊獨非人子乎苟明此義一切紛紛之議論皆可從刪矣

書李生閨訓後

老友李縵卿以其次子閨訓遺箸見示蓋其初娶時所錄以爲刑于之基者也其拳拳於孝友惇睦之誼節儉之風而尤以自重爲義所謂婦德者盡此而已而防微杜漸舉世人所陷溺沈錮莫知其非者一一遏其流而發其覆豈徒以教家哉士大夫立身制行得失之機賢愚之分未有不由於是者也而當其爲閨訓時年甫及冠初應試爲弟子員生質之美學道之有得於心求之今日蓋尤難之而遽奄忽以死其妻亦幸成其志以死覽其文而悲其用心之勤又益以歎夫天之生夫人也

不幸而早死以不得觀其成又豈獨李氏之私痛已也  
鄭母陳夫人家傳跋後

陶齋鄭君出示其母鄭夫人家傳烏程施君文也敘事  
簡老會稽趙君爲之書趙君以書名當世善爲波折而  
含隸意似宋人張卽之其源固出於北海可傳也夫人  
年不及中歲劬勞黽勉以勤其家而善贊其夫以應人  
急難不勗其德之豐而所歷之境之悴有足感人者其  
年又不長以食報子孫固宜陶齋斐然溫雅喜賓接文  
士赴朋友之急若營其身之私必措之安完乃已君子  
之處世求有益於人人與人相比而仁之道立焉夫人

之賢其知之矣若陶齋者亦豈非所謂賢豪君子人耶  
德範詞源冊跋後

乾隆三十年尹文端公自江南入相隨園繪存其像及  
其畱別詩爲一冊時莊滋圃先生方撫吳是冬亦內召  
爲跋其後並繪像於冊其後嘉慶四年冊歸文端公子  
雨林將軍王夢樓先生爲署冊端曰德範詞源將軍以  
傳其弟蕉園中丞又十四年癸酉中丞官蘇藩補繪隨  
園及夢樓先生二像續又繪孫淵如張問陶查丙堂三  
先生像而自以其小像附焉咸豐六年蘭岩觀察得此  
冊京師求得祁文端師一詩珍藏之又十有六年嵩燾

至長沙見此冊從觀察丐得俾老友汪嘯霞鉤摹上石  
並附刻觀察及嵩燾二像當乾隆盛時隨園與文端公  
江南文酒之讌至今猶想見其遺風歷四十八年一時  
尊病名德若王夢樓孫淵如張船山諸先生得竝畱像  
其間使人彷彿其儀容與尙友之思賴觀察之能收藏  
而嵩燾爲發其議得摹刻以傳兩人者例得廁名其後  
蓋距文端公去江南之日一百十有八年矣流傳久而  
嚮慕者將愈深王右軍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覽  
斯冊者其益有感於吾文也夫時同治十有一年壬申  
春二月

跋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

隸釋載漢廣陵屬國侯夫人碑世無傳本婦人碑銘見之石刻拓本以江氏所得此碑稱首隸法稍變漢人之適緊而爲駿爽乾嘉諸老輩考證最詳朱朗齋氏定八年爲泰始八年武虛谷氏定孫父爲魏侍中孫邕其說確不可易而於任城稱太守據後漢郡國志晉書地志及魏書任城王彰傳以爲任城王國宜云丙史則猶考之未審後漢書光武十王傳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國封東平王忠弟尚爲任城王食任城亢父樊三縣魏黃初三年立鄆陵公彰爲任城王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

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而彭城王傳稱黃初五年  
詔改封諸王爲縣王明帝紀又稱太和六年詔改封諸  
侯王皆以郡爲國任城本東平屬縣旣立國而食三縣  
魏文帝以猜忌削諸王國邑乃有縣王之稱是任城仍  
爲縣隸東平至明帝復以郡爲國而食五縣則又增加  
二縣而地志未詳晉立任城國一仍魏制削所加縣晉  
書任城王陵傳泰始元年封北海王三年轉封任城王  
是以武氏暨洪稚存氏李墨莊氏方半茶氏竝疑任城  
未嘗以郡名而謂太守亦王國通稱考晉書武帝紀泰  
始元年封皇從叔陵爲北海王咸甯三年徙封北海王



陵爲任城王泰始建號十年至咸甯三年晉氏立國已  
十三年自漢以來凡侯國皆爲縣凡王國皆爲郡此十  
三年中任城爲郡宜矣任城王陵傳三年上脫咸甯二  
字證之本紀自明諸老未詳考耳碑云聞爲吏部尙書  
多用老成先帝舊臣舉之不疑必不忘君旣而果舉君  
爲侍中此與魏志盧毓傳適合毓傳云入爲侍中旋以  
毓爲吏部尙書使自選代毓舉阮武孫邕武帝於是用  
邕邕三爲侍中由毓選代也聞下泐三字當爲聞盧毓  
擢爲吏部尙書而字畫繁簡不類諦審之似是聞子家  
方爲吏部尙書子家毓字也魏志謂盧毓自選代而碑

謂其舉邕侍中而夫人早度及之知盧毓與孫邕雅故相招引各就其所見知爲言卽此一事也武氏竝據吏部尙書爲邕所涖官誤矣此皆明著之史傳爲諸老所未審伯嶧出示其家藏因更一補訂之

再跋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後

予旣爲伯嶧跋所藏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碑字疑義六略爲疏證黃氏釋文金石志已著錄又更歷諸老輩審定趙味辛氏何子貞氏補訂尤多何氏於文義精審獨至嵩燾所見亦時稍有異同其先與齊同姓先字左旁形跡尙可辨純靜不二二字甚明顯昔臧武仲先犯

齊莊不令與己邑今我乃犯尊而蒙優詔正以辭魏文  
帝之命爲犯尊也作不犯尊者誤此爲同寮故夫人啓  
告啓字形跡宛然而告字模糊孤直直字上橫十作𠂇  
者裂文直下一字泐再下容字略可辨以文義求之宜  
當爲孤直不容有見机意假机爲機字體宛然與下夫  
人止父令畱緊相接黃氏釋文作宜洪氏審定作寡於  
文皆不可通先帝舊臣舉之不疑疑字尙可辨作絕者  
誤次第有常度洪氏校出一次字趙氏校出一美字次  
下第字宛然度上常字中直已泐作美者誤相帥孝友  
友字一畫尙存齊肅之訓齊字左旁尙完好作不者誤

乃發歎曰是發字非爲字諦審碑文乃字不誤何氏謂其嗣子歎詞非乃爲字不知文義自上嗣子迅追惟云云直貫至齊肅之訓乃因以發歎也於是乃追而述之述字甚明顯皆所宜補正者玩銘辭切切遺疏辟踊靡及何以告哀之文則此碑文嗣子迅所述也故於夫人之父及夫皆不名諸老考證皆未及之要皆可以文義推測而知者也

跋歐陽伯元李少溫三墳記

唐人多工篆法而李監陽冰名最著亦常自負李斯以下一人然其書多雜隸文俗體其纂字統三十卷偶以

隸體於篆文時有出入不盡合六書之義歐陽伯元自  
少工篆隸研精六書之學得陽冰三墳記舊拓本臨摹  
一通能得其嚴整適逸之趣而於藝不從艸於引不從  
已亦稍寓揀正之意因攷陽冰所書摛先塋記三墳記  
竝刻於大歷二年其卜葬鳳栖原竝云歲攝提格是當  
在寶應元年壬寅也記云乃貞陽卜而耐大墳卽謂所  
栖鳳栖原之墳李季卿旣爲摛先塋記以表其父之墓  
又爲三墳記以紀其諸兄仕履行實兩碑皆出邵權名  
摛先塋記云建塋霸陵此記云霸陵故塋葬不違禁害  
于而家其摛葬一皆邵權主之是其前葬是否耐霸陵

不可知而此三墳之爲耐葬鳳栖原則無疑也王良常氏據爲前後二事恐非此記稱陽冰書栖先塋記稱從子陽冰書則陽冰爲先侍郎從子於曜卿等則兄弟行也王良常以三墳記爲從子陽冰篆書亦誤因跋伯元此書附著之如此

跋李果仙所藏褚書蘭亭

劉餗嘉話錄蘭亭敘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賜太子諸王而何延之蘭亭始末記稱太宗命湯普澈馮承素諸葛貞趙模各臨搨以賜近臣當時褚遂良歐陽詢各有臨搨世遂以定武本爲歐臨穎上本爲褚臨是世

所傳蘭亭皆臨本也然自隋開皇間蘭亭已有刻本太宗始求得其真蹟而不言刻石何時疑貞觀十年搨賜之本卽太宗所得蘭亭真蹟勒之石者諸臣名能書皆有搨本有臨本而何子楚謂歐陽詢搨本爲奪真勒石禁中蓋又別本也是自蘭亭初出時已有三本而諸臣臨本歐褚爲最著孫氏間者軒帖考稱歐陽墨蹟世不傳嘉興項氏舊有褚臨本又有大中祥符中蘇耆藏本米老所謂三本之一也又有賜高士廉絹本藏江南顧氏皆褚摹真蹟然則褚書流傳於世亦有三本而收藏家源流皆可推溯而知之宋元以來臨本又數百家而

米襄陽趙吳興最著又有米摹褚本宋理宗所收至一百一十七刻刻非一石刻石者亦非一家書元大德間錢塘錢氏刻十種蘭亭筆法各別亦不能定其爲何人之臨本矣孫氏所錄褚本凡三其佳者大率襄陽書也果仙所藏褚臨蘭亭本據方方素一跋當卽蘇耆所藏本紙墨極舊而筆法收斂不類褚書之矯變疑元人所臨而託之褚書以炫世者然其精神意趣猶奕奕然具有生氣固亦非今世人所能擬似也

跋僧寄凡集方外帖

唐世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尤工書時人宗



其書跡自後罕繼者而虞世南傳謂其學書於浮屠智  
永究其法有唐一代書法智永實開之先而吾湘人最  
重懷素書拓本盛行於時世謂張長史草聖今傳者不  
逮懷素遠甚自後名僧間出而鮮以工書聞者寄凡上  
人裒輯元明以來諸僧法書得數十家積數年資力泐  
之石 國初諸尊宿爲前明遺老隱於僧者所收存爲  
多往讀昌黎高閑上人序稱其書比張旭閑書固不傳  
賴昌黎是文使閑名與旭並重寄凡旣輯諸僧書刊而  
傳之又求當世能文者記之使高閑當日有若一寄凡  
者其書必且大顯明僧有古今禪葆集之刻表章僧詩

爲盛寄凡之爲此其用心尤勤而爲功尤鉅僧門六藝之傳其遂將以是爲法派哉

跋吳稱三所藏徐星伯收輯諸家尺牘冊

漢魏碑皆隸書今體書惟施之尺牘漢書陳遵傳與人尺牘皆藏以爲榮魏志胡昭鍾繇邯鄲涪衛顓韋誕善史書尺牘之跡爲時楷則今所傳魏晉人法帖其源實肇於兩漢歐陽公集古錄所謂法帖者率皆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其初皆非用意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至於高文典冊何嘗用此故夫魏晉人尺牘之妙正在無意間

而文亦特淵古大興徐星伯先生所藏諸家尺牘若李氏申耆魏氏默深商訂地學羅氏茗香治算經包氏慎伯沈氏子敦宋氏于庭於經史雜學時有考證要皆以無意出之性情意趣自然具見其書與文可玩味誠不逮古人而持論必徵諸實隨事指陳有可想見 國朝一家之學爲古人所不逮者稱三學博得此冊藏之凡諸君所爲書札初非有待人世今日之傳而傳之久益重更歷久遠安知不有好事者因學博之藏輯之爲十八帖天下事無意而流傳久盛若此類者蓋可思也然亦豈不存乎其人哉

跋王君豫所藏黃九煙爲王山長書人在緱山手幘

黃景虞本湘潭周氏從官江南養於黃氏遂冒其姓崇禎中官主事不終職歸葬其親返湘潭曰秣陵者從其仕履江南籍也癸未爲崇禎之十六年王山長先生舉康熙十八年鴻博科行輩後景虞其以王子晉相況知是時年尙少也康熙二十四年先生官澄海知縣七夕得巨木海中曰靈槎也作靈槎賦用其木爲樓顏曰浮槎其後澄海人卽祀之槎中觀景虞書中想見先生清超曠遠有自來也邑人羅研生得此書以歸君豫君豫爲先生支裔意甚重之景虞自少有書名潭人輯自其

七歲所爲書刻之名周郎帖而隸法罕傳是書當兵戈擾攘之時展轉流傳歷二百餘年仍爲王氏所藏亦潭中一佳話也君豫因屬書其後以志之

日本鄭永甯譯侍讀學士福羽美靜鑑古鐘說跋後

鄭氏譯古鐘說凡八圖爲鐘者六皆出自土間以唐時紀載類此名曰寶鐸相沿謂之鐸鄭氏捃屋代翁說謂之扁鐘其高尺許或至五尺形微扁有乳有帶鏤爲文其上有懸旋而無舌無柄不爲鐸明矣因考周禮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鄭注鐘口兩角說文亦曰鐘兩角謂之銑云兩角是古鐘皆扁也孔氏疏云應律之鐘不圓

故有兩角應律之鐘卽磬師所擊之編鐘也質小編而懸之以協十二律然古鐘無不應律者春秋傳景王鑄無射之鐘隨其質大小而皆可以律協之是以其制各異而微近扁古鐘皆然也屋代氏之言允矣鄭氏精博好古爲譯而傳之證之周官書而益知其信而有徵也意城書刻家集跋後

少時侍先光祿公與惺齋廣文高杜亭太學及陳莘田丈以詩唱和或一日數作或竟日不一作暇或出遊提詩以歸已而盡屏去不自收拾嵩燾亦懵然不知其可寶貴也稍長見大父遺蹟及叔祖葵臣公詩則知珍惜

矣而光祿公尤喜誦木  
頗手錄之成帙既以人  
失無存吾弟意城稍有  
也懼久而有湮佚乃王  
唏謂猶先人之遺也況  
吾兄弟庶幸寶藏之以  
跋亡兒遺稿後

咸豐八年余以翰林入  
故名食筍齋祁文端師  
偏有竹干竿治隙地爲

其中意甚樂其清幽也書畫小章皆用食筍齋爲名所  
錄存詩數十篇其餘殘稿零落爲稍按次之得詩二卷  
題曰食筍齋從亡兒志也亡兒年二十書畫篆隸下至  
鐫刻汲汲爲之而爲詩尤勤意將託一藝以傳者而天  
驟奪之年如亡兒沈潛多藝能自炫暴無夭折之徵今  
且死矣詩與文之傳不傳何足深計而且爲搜輯而刊  
行之亦亡兒志也時同治庚午仲秋

書城南書院經費冊端

城南書院自道光初移建妙高峯下以次建立文廟文  
昌閣南軒張子祠規制大備其後陳堯農先生掌院事



又建二賢祠祀陳子良屈子平及前後五忠祠惟文廟在書院左餘祠並建之妙高峯凡爲經費二日歲修經費董事司之曰祭祀經費齋長司之更亂以來各祠傾壞不治書院齋堂亦多毀漏而園土之隸於祭祀費者或至失業無復記錄同治九年嵩燾謬領講席言之中丞劉公方伯王公聿新各祠講堂齋舍之剝落者葺而理之又於南軒祠旁隙地建立王船山先生祠期以鄉里先賢開示學者知所歸鄉於是成靜齋孝廉董院事羅小園爲齋長竝心壹力句稽簿錄規復園土之被侵者彙土田之數課其租入靡敢抗延而書院舊基在天

心閣下多私造爲民居估其價折而贖之書院規模犁然一新歲增經制錢數百貫嵩壽乃屬小園總記歲修祭祀二者之費籍而存之凡田若干屋廬若干園土若干通計出入贏縮第其篇目都爲一冊俾後之人有所循守冊凡三一付董事一付齋長一畱院長處互相交受以資稽察考歲時修理按籍以求經費之所出永無使有廢墜祭祀典禮儀式亦備列焉凡爲院長以文章道德相資益而已經費出入之數有司之者院長不宜問董事若李仲雲成靜齋齋長若羅小園相與考正清釐無憚勞怨三子者之用心與力勤矣嵩壽遭遇其會

開而行之與聞其末嗚乎無道德文章之益以資於人而校量出入虞經費之有缺所謂舍本而徇末者耶夫本與末相須也苟知其相須而爲院長者與董事以下各務舉其職焉書院之日積而盛其猶有望與

養知書屋文集卷九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復鄧小芸

奉書殷拳懇摯如獲晤言兼承以室家之戚頒賜挽聯  
追亡悼存悱惻芬芳伏讀增感大集循誦一過深溫絲  
密長或數千言少或百餘聲容笑貌曲折畢肖其於忠  
孝節義有關世教之大者與其生平友朋骨肉之戚纏  
絲愷惻言之娓娓尤使讀者唏噓哽咽不能自己吾楚  
治古文之學者自頃數十年皆奉君家法爲依歸宜君  
得之深如此而其性情之款篤意旨之綢繆則又君之

得天獨厚加於人人者也賜製譜序精純博厚次謨公一節之小異前書蒙論及之且述以爲家教又著其義於序甚哉君之樂善之誠也而吾家子姓靡焉日趨於虛浮無有能念先世之彝訓以相董率者以是重自愧報而君家世之繁昌讀書能有成立者相望以起豈惟孝友淳懿之風蘊之已厚其所以爲教嚴肅而婉至爲可深長思也舜卿夜談追錄一卷礪東先生論詩之微旨略具於是舜卿以見示因攜其副本以歸未嘗以序文相屬也五年以來書籍散亂不復可尋其家草本當尙存如以付梓而使鄙人以一序發明之雖駑劣孺廢

言之無文固所不敢辭耳

復易笏山

奉書喜慰前聞奉檄南歸召募論者謂足下議論伏一世而少諳練當畱幕府不當任爲將帥兄意不然兵者用人之新氣而已士苟才與志足以有爲則遂爲之幕府治文書逶迤議論何足以羈天下士也故於足下之募勇私竊慶幸旣可以觀足下之發摠亦念時事艱危人才難得身雖隱退而固願同志者之聯翩以起也來書所論辦事非難得人爲難及化畛域爲最要之說精確明澈洞中窾要足下識解超卓銳於任事亦略知其

底蘊矣獨於主用蜀人之說疑其志疏言輕而視事太  
易不可不一發明之來書所謂用蜀人而收其人心資  
其嚮導者是也知勇豪傑之士急收而用之所至與其  
人民士紳聯絡凡道途之險夷賊蹤之聚散非居其地  
者莫能悉也開誠布公招徠俊傑此之謂用蜀人未聞  
行數千里之地略無憑藉隨所至召募而可創立一軍  
恃以轉戰者韓信驅市人使戰亦未聞度井陘召募而  
自謂爲能用趙人者也足下之言曰善用楚人者多矣  
而皆不願用蜀人若故以此示異者此又非也楚人蜀  
人一也此自在用之者而召募之勇與營伍異非有所

繫屬與之久習不足恃也廉頗曰我思用趙人頗趙人也與楚人自不相習不得於楚而思用趙頗言固非虛也自頗猶難之足下何易言哉方今召募之勇盈數十萬武夫無籍者奉尺一之符發兵自名勇敢作氣勢所在皆是也吾輩既已爲之則幹旋世運宏濟艱難之責分任於此身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吾輩不得已而身親之沈謀密慮去矜與名持之以貞固而行之以惻怛君子之道所由異於武夫之爲也李次青再起視師通城賊退次青與劉鎮軍各以克復馳報吾甚惜次青自待之薄慮其終不足以立事願足下勉之正月一書不復



能記憶其時方勸足下詣皖謂蜀亂且甚於皖是不以爲輕也足下方從一縣令間關入蜀無事可辦難易更非所較要之川陝天下根本所關甚重乘賊之方起急撲滅之速則所辦較易遲則所處倍難此時蜀事尙較江皖爲甚易足下所述前書之言乃適相反或有之亦義各有所取耳

復吳又桓刺史

前歲自山東旋都始知福星臨涖吾湘爲快慰者久之比歸數聞意城稱述盛業謂楚以南治行卓卓未有及者自古詩人爲政風流從容設施立聲名者有矣盤根

錯節通明彊固若老兄詩人之政尤古今人所難也伏處深山不敢僭通書問乃荷賜書注問勤勤意隆語摯伏讀增感又知受代有期而殷殷然以一日在事不敢弛勞爲念賢哉文與意之交美也欽服欽服僕疾病蹉跎凡百荒廢生平非盡無志者一再試之而知天下事之難與吾道之不易求合徒坐視其敗壞無益於人世而增此心之隱痛則何如引身以退使天下之是非得失不復畱於吾心吾之所養不較多哉所以自守迂拙固如是也來書獎藉所不敢承要之君子之進退審時量己求當於義古今人所處當亦不甚相遠耳

復嵇月生

奉書並諭堂上窀穸之事諸已就理寄示土色溫潤堅細上上吉徵此由足下仁孝之感亦太夫人之至德厚福以庇蔭後人於無窮也兼承弄璋之喜爲鼎門大慶尤足告慰太夫人在天之靈無任忻忭友朋枉書多相勉以進取獨足下之言以退爲義而諭以固守甚哉君子之愛人以德也人相飾以文之謂賁夫子筮易得賁而愀然曰賁非正色也故夫以仕進得失相勸勉者賁如濡如之美觀也初九以陽居下其占爲舍車而徒夫子繫之曰義弗乘也不受賁者也足下知此義矣抑僕

之所處非敢以退爲義也其觀之三爻乎曰觀我生進退退不失時進不失志未敢庶幾君子之道而心竊嚮往之時事益艱今之時非古之時也吾輩正不知所以自處所可自審者此而已

復張竹汀

奉書具論刑部事宜所陳三弊精確明暢深中機要善哉足下之言能及此者罕矣僕常以謂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無識自漢崔實荀悅龔申韓之論以嚴爲尙論治者多主其說肅尙書因之以求起積弊於衰靡之世於是一變爲操切之政而其是非得失與古今所以

救弊扶衰之宜士大夫莫能辨也任司寇者承風揚波效指搗奔走求如漢時持廷尉之平者無有人焉相習久而亦遂視爲固然去歲東撫動以小故連章舉劾王壬秋因咎我曰 朝廷望君爲鷹鷂而君海上不効一人所以敗也予曰此乃所以爲筠仙也壬秋何足以知之凡仁與勇生於識故三達德以知爲先足下之言庶幾近之芝生尙書尙爲近情理有何疑懼卽阻於上臺力爭之可也雖然足下之言及此則吾恐功名富貴之塗難乎其言通利也可歎可歎上陳尙書一械略論此事試取觀之必於足下之意有合也

上陳尙書

奉賜書恭悉 回鑾之請已有轉機閣下造膝之言所以啟沃 聖心者至矣某竊闕 朝廷之意諭知內憂外訶艱難之狀而兼爲廷臣議論所持塞外之行觀望遷延用心至隱閣下一言而消釋 聖心之疑乃使人君舉動得有所據依以解於天下後世大臣謀國之忠通古今理勢之大而運量於一心非持一端之議論者所能及也時事至今日轉移非易肅尙書之才美矣其用心在起積弊而振興之亦可謂勤矣某在京三年推求 國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塗飾而事皆內潰

非寬之失顛預之失也寬者宣聖之明訓 國家積累之至仁烏可輕議哉今一切以爲寬而以嚴治之究所舉發者仍然例文之塗飾也於所事之利病原委與所以救弊者未嘗講也是以詔獄日繁而錮弊滋甚徒使武夫悍卒乘勢罔利以凌藉搢紳明世之稗政見矣某竊獨憂之向者之寬與今日之嚴其爲顛預一也顛預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爲維繫人心之本顛預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毋亦稍寬假以例文以求理財行政之實效天下事其猶可爲乎故某以爲省繁刑而崇實政爲今日之急務閣下儻謂然否自古豪傑有爲之

才所以運量天下者豈有他術哉以誠應物以實行政而已竊觀今日司農之理財每創一制多類誣罔百姓而誘取其財者數變章程以相眩惑以此經國未敢信謂善策也因閣下之言略論及之不自知其愚陋伏增惶悚

### 再與笏山

昨復一書頗有陳說蓋足下所患信心太過視事太易任人太輕而新進喜事之言太易入也僕心實隱慮之近得玉班書言與足下形迹甚疏而其遇事自用人皆用以爲疑王秋蓋嘗主是說矣意者有中於王秋之言



而思一試之戰陣耶往在京師嘗以王秋學識過人語之足下意不謂然也以王秋之才之學與之往返談論爲益甚多其有偏頗處擇而從焉非爲害也至於軍旅大事當擇老成諳練深悉機宜者就而求益而足下之於王秋論學則遠之論事則反親而信之稱此而求則吾弟所以取法於人與其所以用人者吾慮其背道而馳也君子之學必遠乎流俗而必不可遠道王秋力求絕俗而無一不與道忤往往有甘同流俗之見以畔道者是足下但論文章友之可也師之可也至與辨人才之優絀語事理之是非其言一入如飲狂藥將使東西

迷方元黃異色顛沛蹉失而不可追悔獨柰何反用其  
言以自求迷亂哉吾之望於足下大矣恐一任事而先  
失眾人之望故剴切言之嚴陵之告君房猶有懷仁輔  
義阿諛取容之戒僕局外人於足下認認不倦如此亦  
竊比古人之義實恃足下好善取友樂聞盡言一肆其  
狂瞽之論不罪不罪

復方子聽

奉書美哉文也其識趣之高遠當於古人求之非復今  
人所有卽僕亦不料足下所詣精進如是也西夷本末  
粵人多能知之以久習而知其情僞耳僕則衡之以理

審之以天下之大勢而其情亦莫能遁焉所由與粵人異也來書論西夷之禍原本好利至精至當豈惟萬厯之稗政鉤求珍異以有澳門之畱哉非李督之汙縱亦未敢輕視中國非琦者二相之貪私夷禍猶少戢也利者合公私上下而奔趨之良可悼歎然是說也根本之論而非救時之策也譬之病痞者曰食積然也由是而禁其食而病益烈至於交關互市徧於中土其爲病也大矣不必其亡人國也逼處相陵以嚙人之哉庸有瘳乎夷人初至天津中國之體外夷之情事機之成敗得失理勢之強弱所關甚大君子之所從容審量精思祕

運以綏定天下於無形者至前歲而斡旋之略已無所  
施託之語言以求挽回一二者不效則相與畫定章  
程以要之久遠此僕之所見及也京師論者咎僕以議  
和笑應之曰宋金和也有遣使朝聘之煩有歲幣之擾  
諸君亦知戰爲何事和爲何名乎世人所見大都如此  
可笑也足下所見偉矣其論漢唐之事則多未允自古  
夷狄盛彊未有不爲中國患者因時審勢以應之可矣  
班孟堅匈奴傳贊論此甚詳後世無能易此者也武帝  
用王恢計伏兵馬邑以要匈奴而謀泄匈奴侵暴益甚  
此爲失矣而因是以城朔方取河南地爲障塞歲出兵

擊匈奴使之遠遯則亦若天之啟之至宣帝時而呼韓  
邪以降終漢之世無邊患以文帝之每飯不忘匈奴使  
處武帝之後規模必更遠則使光武當武帝之時起隴  
西上郡雲中至右北平侵掠無已亦豈能閉關絕約從  
容養息以安保無事哉北單于求和親臧宮馬武上書  
請誅光武卻之是也而猶博考廷臣議酬答之宜以光  
武之明聖處就款之虜詳慎如此此則非後世之所能  
及也唐氏初起臣事突厥史多諱言之便橋之盟羣臣  
皆欲進戰太宗以爲爲國之道安靜爲務彼或懼而修  
德結怨於我爲患不細今我卷甲韜戈陷以玉帛凶頑

驕恣必自此始破之必矣其後四年遂滅突厥帝王之神略操縱在心此爲難及太宗之失乃在北滅薛延陀西定高昌吐谷渾東征高句驪專務窮兵威遠耳然貞觀之世吐蕃服順終爲唐患得失亦可見矣因足下論述四君優劣聊一言之嘗論中國之控御夷狄太上以德周武王成王是也其次以略漢唐之事是也其次以威漢武帝於後世無能行之其次以恩漢之於西域唐之於回紇匈奴唐太宗於吐蕃北宋之於契丹是也而突厥諸國是也

信與義貫乎四者之中而不能外光武之爲君三代後無能及者其撫單于卻西域都護之請則亦時會之適然耳舉光武以爲後世法可也而遂以爲籌邊之全策

則猶經生之論而非通達古今時勢之言也秦皇之北  
築長城功莫偉焉彼所以亂天下者多矣豈蒙恬之爲  
罪哉賈山莊忌小儒之言君子不取也所著綏邊徵實  
以砭南宋以來士大夫習爲虛詞而數千年是非得失  
利病治亂之實蹟遂無知者物窮則變變則通朝廷無  
人則草野著書者之事事有成敗理有得失不相掩也  
今天下能辨此者舍我而誰哉亭林大儒豈能方比要  
以一事之特見卽爲大儒之言不必盡從處極弱之勢  
無可據之理又於外夷情形曹然不知考究而思以詐  
勝僕再三陳辨則懷憾而力傾之僧邸所爲延夷禍於

無窮豈徒曰羈縻之而得邀擊之而遂失哉君子立身處世以識爲本司馬德操之言曰儒生俗吏不諳時務俗吏無論也讀書而不爲儒生之見所囿則識遠矣願足下勉之以勞生回輿之便取來書所言一復論之特相知深不我笑耳

上沈尙書

去臘賜書六月始由詠之宮保遞到纏綿悱惻讀之感喟兼蒙賜寄五言長篇沈鬱而有超邁之氣起法在李翰林猶爲高唱不多得也中間敘次感慨波瀾壯闊與書中所言相表裏閣下所見之精卓人無及者往在京



師值夷務之初起辨論至二三年惟閣下言之獨允也  
天下事一理而已理得而後揣之以情揆之以勢乃以  
平天下之險阻而無難漢唐以來控御夷狄之規模有  
得有失而理勢情三者必稍能辨其大概然後可以制  
一時之勝而圖數十年之安南宋以後議論勝而士大  
夫之氣囂此道遂絕於天下數百年天下大勢之功效  
亦略可覩矣閣下之言曰一誠可使豚魚格根本之言  
也而大略出其中豈惟制夷然哉以宰天下以育羣生  
胥是道耳昔賢謂天下解事人少天津之役山東之行  
傷心久矣君子之所謂解事者是非得失之幾世俗之

所謂解事者禍福榮辱之末與世俗人相處足以消弭  
道心錮蔽知識某之於此不可一日居也久矣因閣下  
之言聊敢一發其略耳某於滌生詠之兩公舊交至誼  
值所處艱難險阻義當一往視而窺宮保之意必欲以  
仕進相強遂忍不一往比宮保之病方劇時事益艱深  
爲天下憂之南楚偏隅乃爲今日四戰之衝人才銷於  
外財力耗於內比年旱潦交至殆哉岌岌而在東南猶  
爲四境安全江廣搢紳之家避兵者紛集閣下必遣子  
姪輩謀一家居附省百里倚山處儘可爲謀其果爲安  
土則所不敢知也澄懷諸公牢落可念王丞相新亭之

言正須爲諸公進一解耳

復何鏡海

承示近日讀易以窮天人之變讀論語以求性道之歸論學論治備於是矣因易而及老氏又旁及諸道家言誦其精妙不異儒宗又引老氏與論語並稱此足下賢智之過也老氏之清靜不爲物先能使人徼功喜事樂殺之念冥然不畱於心然其爲術在於測天人之機與物相軋而陰以求勝善用之則爲子房之超然物表不善用之則爲何晏王衍之清談辟睨一切以機智相競去夏曾錄取老氏粹語得數十條多可爲治心應事之

助其於聖學未嘗無合者其本原固不同也黃庭經參  
同契曾讀之而不得其解友人陳季牧最好參同契謂  
實約周易之旨以成書間舉以問季牧曰房中八家之  
密旨也予曰若然則神仙家流也與老氏清靜之旨異  
矣而埒之周易吾弗知也自王弼以老氏之旨注易後  
遂有程大昌周易通言此正吾儒之所宜辨者不觀其  
大旨而但取語言之近似者以爲得易之辭以爲合於  
孔氏以約之義吾未見周易孔氏之學可以合於老氏  
者也

致毛寄雲中丞

洋稅一節湖南但能注定茶釐照舊徵收一語餘非所能與議出奏之說思之未見其宜一切章程似須由江督酌定鄂中自不敢參差承示總理洋務所覆揆帥一咨含混支離於地勢商情事理都無通曉彼實無主見聽外間之自爲處理而已如咨中逢關納稅遇卡抽釐二語至於三四見又云不與和約條例相背語言閃爍莫能得其要領與揆帥原咨如盲者相遇於塗指東畫西互相廢和而俱無所見也和約條例但載明正稅子稅二條稅之彼稅之此則惟中國於通商之處設關徵之洋人不代爲謀也此當由江楚兩督行之有何條例

之背與不背乎所不背者正稅子稅以外不復再徵而已至於逢關納稅過卡抽釐則祇可行之內地商民施之洋人於理不順於勢亦不能此惟須與洋人畫分清晰以防其包庇咨中屢據爲言洋人之狎侮中國亦宜矣滌公於洋務素非通曉見其兩奏兩咨光明正大情理兼到此非別有神妙過人之識亦明其理而已鄙意此事終當由滌公主之前與揆帥辨論一節似當委曲以告滌公及與洋人交接之始一畫定之

復毛中丞

承諭悉上海近耗思之茫然時事潰決至此豈復能有

韓旋補救之術耶薛君一身不足塞責卽如通商條款所載道光二十一年五口通商之始添設子口稅一條進口子稅歸海口完納出口子稅歸第一口完納據今總理衙門咨稱則第一口發給運照而已最後子口乃得徵稅所謂最後子口據長江而言則上海也盡長江之利網而歸之上海此其出於薛君之謀不問可知所定報單運照款式委曲煩重皆緣以爲利歸併上海不能不多設防維以使之有所趨重不知利源統歸上海而以報單運照責之各卡於勢既有不順於情亦所不甘從前九江蕪湖例設鈔關尙可以虛文相爲粉飾今

之卡局官紳會辦較爲認真虛文所不屑也必求其實則夷人之橫肆內地商民之互相偷漏能勝詰乎薛君但顧目前之利而不知其害嵩燾擬疏稍發其覆其意則尤以皖鄂兩省軍餉之艱難徵收洋稅利源稍厚兩省大吏義當引嫌老前輩以公義言之事行則皖鄂無窮之利也不行亦不失己兩省與吾楚相爲唇齒利害共之亦未嘗非自謀之道至今昔事體微有不同立言亦當稍異前疏無存稿不甚能記憶別以一片發明之呈求酌畫大端不能越前疏所言其宜斟酌脩飾之處敬候偉識裁定之嵩燾亦得私承教益爲尤幸也



與周壽山

去臘榮行時奉上兩楫計蒙賜鑒亦得賜畱一楫讀之  
尤拳拳也桂午回益後音問契闊無從探公近狀惟就  
希帥節麾所歷以臆度公之賢勞而已廬園方急穎壽  
之防尤關大局公志在總統諸軍爲一面之寄而聞抵  
鄂之初卽移居節署然則仍受幕府之任耳日來部署  
機宜緩急輕重以何爲先深山伏處訖無見聞念想實  
深希帥去鄂鄙心固有歉焉謂舍鄂而固無以爲圖皖  
之資也詠之宮保經營締造之艱難尤爲可念 朝廷  
新政煥然尤加意求賢直是從大處落墨百餘年所未

有也獨慮其操之太迫求之太驟左右大臣又未能有  
學識知大體沈毅堅忍足以相濟補所不逮恐有不效  
而無以持其後一以爲喜又一以爲憂往者滌生節相  
次師九江喟然於忠烈之逝謂忠烈在則全皖之勢振  
而事機可乘念此而悲痛益深今日人心思治之迫任  
賢之專而詠之宮保不畱及此時一發摠其志事此又  
天下所同悲者也時事艱危凡百爲憂事機之衰旺不  
足論也所憂多在根本寄帥誠篤開朗君子人也方伯  
以精細廉明佐之去冬至省常引以爲慶幸今春再至  
則人心多至乖異推求其故由江味根王若農兩參蔽

於忌者之一言而陰行之遠則高叟爲之憤怒近則諸公多不謂可吾謂此兩君者本非純德而一以勇聞方恃以禦外侮一能者管理軍裝勤儉有濟實用人所稱誦罪狀未明而持之過急遂足以失人心嘗論天下事祇坐一幾字非徒大政之行大變之生知幾之君子所必爭也一事之成毀一言之從違與夫人心一日之向背皆有幾焉幾一滯而百端爲之壅塞周子屢言幾誠哉其知天人之變而妙理勢之通者也叔向之語齊嬰雖吾宮室今亦季世耳得不危且懼乎與公久別昨冬數日讌談見公志趣之雄邁持守之嚴毅明足以斷事

而剛足以折物私竊服膺謂公數年精進又若是區區猶有慮者氣太銳力太果而於幾有未暇審焉周易憂患之書也而動必以幾公所從事皆賢者無有憂患而致然與然而亂日棘兵興日繁則亦君子憂患之時矣願公更深思鄙言僕閉關兩載有終焉之志以中丞編纂忠義錄屬與其議以是時一至省垣稍涉酬應非其好也忠義採訪尙無端倪欲先彙集各營奏疏以爲底本曾託果臣信知閣丹初廉使借鈔宮保疏稿至今無信懇公催取寄鈔期以一月葺事卽奉還去冬見交宮保尺牘五本以眼疾未能卒業其刪削盈帙起宮保九

原定當心肯世人或有輕議當存此以待後世之審定  
又省城建立宮保專祠屢與南老商酌意欲鄙人謀之  
節相希帥籌備建祠之費鄙意二公於箴言書院已有  
資助不欲重煩之宮保所部各軍類皆楚人每營派費  
若干尙易集事湖北專祠官紳當併力興建湖南則取  
之宮保舊部能少有所寄即可據以興工乞公速以此  
說問之丹初廉使能早定局爲佳此尤公義所不得辭  
者前商卜居之說由公見好深厚鄙人亦有樂於其山  
水之環互姑一謀之公出則亦無贊是議者此時移居  
之力亦乏俟之異日可也宮保家事非難處者公求之

過深失之反遠別後兩書微言及之頃果臣言斯千里當家者迭用舊人而益損其工價蒙竊惑焉宮保親族懷利心而不相親附然無能侵奪爲惡得一當家者卽處之裕如相彼舊人能勝此乎當家者非其人而益疏遠親族日與其骨月至戚樹怨以相難慮非所以計長久也宮保親屬數人不當憂貧而蹙蹙無餘思見小利而忘遠慮舍本務而多爲外防公以一人人才力之所及毅然行之不疑此僕所以疑公於審幾之義多未講也辱公於斯千里家事強畱與議微窺見其節要聞果臣之言有歉於心故終一言之作梅有母喪未知其行蹤

所至反覆爲之計亦窮於思慮冒險歸視似未爲宜宮保惠款此時有所需用乞留意應付之

與吳南屏

省垣相見所懷多未盡而語言文字之間干冒已多尤乖親賢服善樂求教益之鄙心至今念之悚然別後惟道體清嘉爲祝忠義錄成書體例言者互異鄙見所及約有二端一則表章湖南人物爲後代史氏之徵也募兵討賊肇始孫堅南宋有兩河義旅而李顯忠之流起爲將帥功績所被無足甄者中葉多故以一省之人才物力經營數千里枝拄天下實今日勦舉求之史冊蓋

所未聞著錄是編存其梗概用備國史採擇亦使湖南忠義之風流被天下傳示無窮此其所見一也一則著書必求徵實湖南事蹟近而易徵博考約取證以所知以求徵實而不敢旁及也古今人事各有是非至於軍旅專論功過是非亦在所略而施之奏牘者其辭異焉得之傳聞者其辭又異焉鄙人見聞所及方成之譔徐觀察傳以田鎮之失蔽罪唐方伯王子壽譔唐方伯傳以方伯死事蔽罪豫章沈廣策譔江忠烈傳以廬州之陷蔽罪吳文節此皆名能古文有行後之資所傳故交所敘近事而其辭失實如此向軍門貽誤楚粵事機而



楚粵之人歌頌至今曾節相水師功在東南數省前古所未有而知者寥寥至於論人才則顛倒於愛憎語戰功則參差於始末編輯是錄有懼心焉而鄉里之考校其事猶詳奏報之稽查其文猶具欲別纂湖南名宦功忠錄一書已慮按羅之無術是用不敢旁及他省廣述戰功所守硜硜志卑道隘以爲無當考證則無取乎鋪陳此其所見二也去歲與公辨論此事而鄙志所存尙未及宣述別後私自循省甚愧以行潦之量阻江河之流注敢敬及之設局之初專主採訪爲時旣久益知其難頃始謀彙集各家奏疏錄存副本以備檢查敬乞台

從賁臨商定採訪簡明之法俾同事得所依循不勝感  
禱意城前述尊旨謂不樂居省垣果爾則岳州一府採  
訪編纂專屬之公一切歸併府城釐局所隸四屬均求  
函商辦理無庸移知省局或來省主持調度或專任岳  
州一府惟公擇而從焉鄙心猶望時時一親教益以開  
茅塞瞻仰如何

復李眉生

奉賜書詳哉其言之讀之感慰往得尊札多不過十二  
行今乃至五十餘行其少也簡括其多也恢闔施之鄙  
人不簡傲如此足見近者之習勤而樂繁劇也喜慰何

可言軍事近益佳所聞皆喜耗也節相常言此時事局一二城之克復不足爲喜一二戰之獲勝不足爲功今所喜者非徒謂戰勝之威喜軍勢漸強賊勢日漸消磨此蓋世運轉移之機天心仁愛之寄賢聖豪傑躬際其時承天之佑以起而有功在軍者皆當寅畏小心以持之老弟以謂何如申甫精覈之才堅忍之力兄所心服誠如尊示前書以夷務相儼必遭其憤怒再過一二年而又必心折吾言之誠如是也少荃中丞以海道假我其意蓋以夷務爲憂此無足憂也少荃才學識力自足了之兄之不願海道非謂海道之煩難也如弟所陳固

不足爲畏今時天下之煩有如此百倍者使兄欲以功名自見就之可也如兄所處雖非海道豈可就哉生平之志不在申韓而出言行事終不越是以今仕宦欲求多於申韓而亦不可得故不願也竹浯前相見長沙欲俟院試後始行將謀束脩之脯以豐居者之積倉以備行者之裹糧兄無以奪之頃意城來言竹浯近有書寄我渠歸時遺之惟聞其將赴營而已何時啟程是否一道長沙未見其書不能悉也三數日內當赴省探之作梅聞丁母憂壽珊赴左營頃尙在皖耶心泉守安慶偲老在軍宜可常見桐雲信言當告歸節相能畱之否安

慶一城德星聚是健羨何如經甫昨信言當由淮安北  
行便道安慶未知已定計否聞淮安方有兵警往亦當  
暫留耳餘詳節相函者不贅及

再所示粵釐當派本地大紳此事實不然彼商民之出  
資豈以私其鄉人哉如羅椒老儒者坐論有餘其識見  
亦不能遠出丁伊老之上此皆可爲地方矜式於此事  
亦無所用之伍紫聯福山第一商戶斷不可不引用非  
徒以爲粵中大紳而已粵中釐務十餘年官紳商民相  
與罔利去冬忽令巨商先納資若干包徵散商聽從開  
報諸散商亦無有心願者然而官商相與力持非有力

量者莫能奪之又廣東鹽釐是大宗巨商孔廣榮等於制府爲門人遂力庇之故鹽利動歸商人而鹽釐迄今未一舉行 欽派大臣辦理不獨爲東餉卽爲國家經費計亦未有以易此也此時正一好機會民氣雖強而所收者商賈之利與窮民無與不軌之頑民一誅便了不足深慮惟以事勢揆之決非晏公之所能勝任耳節相奏派各員惟取與晏公水乳此雖順人情處平常之事猶慮非宜以晏公原無甚遠識以水濟水古人所戒況欲以一二人識力厭伏官商之囂囂者乎舉事必須量才黃南老足以當此矣爲節相論此甚詳並附呈一

稿老弟試熟思之必有以愚言爲然者恐節相不欲反復陳請仍求較量得失之計以此說上陳之

復嚴仙舫文

闊違崇教十有三年甲寅之秋道江口聞杖履經此路北行相距僅兩日丁巳入都去懸車之期亦止逾日德容咫尺乃爾乖違積年思仰亦未嘗以一書稍自陳述嬾廢可知頃奉賜函迺蒙長者拳拳之意在遠不遺致以黃門之私戚上塵盛注綢繆慰問奉書循誦爲愧爲惶伏念長者聲名在天下功德及民生投老抽簪身榮道泰天下之人想望風采較其出處以爲難能若嵩燾

者名不足舉一事官不足任一職節行名業兩無所託  
反蒙盛德褒嘉達觀昭曠之外加之善誘嵩燾何足以  
當之居京師三年默察當時之事勢深求古人之行蹟  
自維謏薄未易庶幾凡事之希乎古者未有不戾乎今  
者也古人成一名立一事艱難挫折遲久而後成氣挫  
而志愈堅道誦而心愈隱勞不成績忠不見錄而行愈  
安凡此者皆非嵩燾所能及也知其不足而求以遂其  
志苟且自適豈敢希蹤聖達哉天下之才有矣而學難  
學矣而識難天下之亂由大臣之無識釀成之冀稍讀  
書觀理期有所得與一二知者辨論其所以然此則嵩



薰心願之所存也因長者垂愛之深而略及之秋農不  
赴浙江之召非徒庭闈之養道固然也天下之亂百出  
不窮而人之才必各有以自效吾楚豪傑激揚跌宕老  
成具在自足任之君子之仕待其自致秋農識遠而年  
方長其才自足樹立不以此時汲汲也

復潘伯寅

頃唐義渠方伯遞到賜書蓋由江蓉舫中翰帶至武昌  
者循誦往復蔚矣其文繾綣綢繆循循善誘感愧何已  
嵩燾節行志事兩無所成槁木其形支離其德謂宜賢  
達所見屏棄迺蒙盛誼勤勤若閔其愚而獎進其所不

及嵩燾豈敢自匿於知己之前哉漢世重高行至宋而猶有隱士之徵近數百年無聞斯舉廉潔退讓世守高節者世亦不甚貴之嵩燾仕效一官名聞於朝固非隱者居京師三年默察當世之事勢深求古人之行誼常用憮然內自循省古人成一事立一名摧之折之困之辱之艱難持久而後效氣挫而志愈堅道詘而心愈隱勞不成績忠不見錄而行愈安凡此者皆非淺薄所能及也往者亦信君子之道志乎古必戾乎今苟行之而心安斯可矣成敗毀譽在所不計然既當事則事有所不可擇名有所不可居爲大臣者躬自任之無所於悔

嵩燾區區一官進而在位無益於邱山退而野處無損於培塿何爲俯仰逶迤叢詢納尤以不得自適哉先皇於小臣知遇至深苟被召命義無可辭今此願畢矣湘鄉相國視師久嵩燾常在戎幕而不一奏請知非鄙意之所存也江忠烈羅忠節皆生平至交令與武夫游客營營求進何遽不富貴必俟垂老退休起而應人之求知者之所笑抑亦愚者之所訾也來書較論所從之優劣君子之出處內斷之心而外揆之義姜肱袁閔避陳蕃之辟楊龜山應蔡京之徵君子不以爲忤爲仁由已而由人哉僧邱負時譽爲流俗人所趨仰居幕府

屈辱而得失之大者數有諫爭於道未有砭也其終也不以不得於僧邸而懷去志胡文忠病時自憂不起遂欲以鄂事相屬隨同辦理皖鄂軍務一疏其引也嵩燾謀往一視其疾聞此中止蓋自揣才力不足以繼文忠又望淺名微人所不服要之此數者皆末也我固不得往也未有豪傑自愛誘之以美利而遽冀非分之獲舍己以從者也自念生平去就或毀之或譽之而皆無當於鄙心既已通籍爲人臣子艱苦患難豈得辭哉值其時處其地惟所自致而已矣老病侵尋精力日減環視天下達官顯仕接踵相望奚所不足而欲以鄙人增益

之天下之亂積成於無識故爲才者有矣而學難學矣而識難且欲養吾志焉爲仕爲隱惟天所命魏桓申屠蟠林逋之所得於心吾不知其際也然且不欲以是爲程因賜書之意諄諄一發其所志王定甫嘗疑鄙人輕有所就鄙人所謂薦之不起招之不至者烏有是哉時相見求並告之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與鄧伯昭

初春至省聞從者旦夕將至延頸企踵私竊慰幸庶幾承望顏色一攄數年積臆與聞名論以自廣大嗣見李宣伯始知近解旆郡城省游已停軫矣愛而不見我勞如何籌捐之局延續無已而多使有道君子任告貸之勞念公與公讓之勤賢益憮然於國事之艱難也往與江忠烈公崎嶇瑞昌山中忠烈嘆曰誠亂世耶乃使吾輩一二書生困憊至此每思此言爲之愧歎公之與百

姓爭求錙銖之利以益軍食其艱煩亦有類此者敬述忠烈之言冀公之有以自廣焉僕疾病無狀中丞以編輯忠義錄強起一與其議竊幸得從公與南屏研生諸公後搜求奇節卓行徵事迹文既可陪侍德教抑亦無妨於隱退之義不復敢辭日盼從者屈臨得聞載筆記言之略使鄙心有所依循昨宣伯來悵公枉駕之尙無期日也湖南之治國防莫先於寶慶其成軍也莫先於新甯人才之多戰功之偉又皆肇基忠烈是錄中可紀者寶慶其最盛者也公方籌辦捐輸不能久離郡城意欲卽以寶慶一府採訪編纂悉屬之公所屬州縣採訪

事蹟均求械商辦理由各學及釐局徑解郡城以俟審定分三等錄存文武官戰沒及殉節者皆爲立傳紳民死難者兵勇陣亡者爲存名仍以事爲類其有事蹟者附載其本名下有所撰錄仍乞隨時寄示俾奉爲程式表章鄉里節義想尤公精神所注屬者也

### 與羅研生

書局採訪茫無端倪僕心煩且雜不能專壹斯事欲乞先生主持局務以全神運量之有可按羅不厭詢求之數書牘之煩人知先生之心勤勤也則將有不憚遠阻而來告者故欲以採訪事屬之先生以惟先生能勤勤



耳其戰功大略必徵實  
存副本已足盡其大概  
畱意搜求可也隨帶書  
論體例之故憤然長計  
以思則鄙人之藥石出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  
爲是非也南老亦不曰  
大辯不言履乎其域而  
與南老皆外也然且乖  
崇有道之心而以語言

言以悚以懼請得一以書局之事屬之先生不參末議  
比諸衛武公之悔過鄧君相吾當壽九十有二或卽以  
此徵之

與閻丹初

武昌一奉教言忽忽兩載世事浮雲變幻百端猶幸名  
賢得位天下屬心 朝廷新政煥然撥亂反正之機宜  
在今日下風傾首以日爲年侍屏跡深山疾病無狀寄  
雲中丞編輯忠義錄強起一與其議此不急之務逸民  
可以任之頃謀彙寄各家奏疏錄存副本以備檢察詠  
之宮保疏稿閣下爲任開雕之役僕意欲求賜一副本

尊處寫手必不能多能將原稿寄南分別繕寫刻期一月可以蕺事計閣下必能垂情俯從也又宮保湖南專祠至今未能興建南坡方伯欲懇節相及希菴中丞代爲設措僕意二公於箴言書院已有資助不宜重煩之擬令宮保所隸舊部派費三四千金能少有所寄即可據以興工各營將官湖南不能周知謹備公啓一槭求閣下分別散發其籍隸湖南及爲宮保所識拔者求賜提挈派以成數由閣下彙收賜寄宮保陟降之所憑依南省士民同感大德義渠方伯並乞以此意商之

致劉霞仙

去臘意城遞到賜書敬承以黃門之私戚慰諭綢繆渥  
頒厚賻用示拳拳之誼拊膺捫臆感愧交深前承 聖  
恩勤求岳牧特畀閣下開藩蜀土資以旬宣保障之任  
側聞彼間吏治之不修久矣名賢得位天下屬心 朝  
廷新政煥然將以風示在位振厲官常以爲戡亂保邦  
之本非徒快兄此行引領蜀亂之有瘳也聞受 命以  
來勤人事廣人才孳孳焉惟日之不足盛德大業富有  
日新言者謂蜀人誦籥公之德比諸甘棠之歸召公尤  
見我兄左右宣導之力也僕屏跡深山疾病無狀中丞  
編纂忠義錄強起一與其議此吾事也不敢辭而成書

體例言者互異有必待兄與節相與季高中丞之酌定者俟採訪略有端倪當先撰例言寄求指駁自去秋以來以此故三至省垣追念前歲匿跡之深大旆西行闕爲一送無以自解於心頗思一詣各營遂泝江而西幸一承望顏色往返之期刻以四月公私蹙蹙懷此於心未敢定也龍山之局非鄙心所欲以居高山久憚於登陟且避地以僻不以險恃吾無可欲者不恃吾之能自保也惟處故鄉必不可圖存合一邑之人皆仰望之窮其所至而皆在人耳目古人避地必出國都非躬涉亂離不能知也比於蕉溪版溪之間有所經營而力弗能

逮兄能有意乎是則合謀之庶期有成耳蕭濬川方伯  
湖南專祠至今未能興建弟數以爲言而苦無款可籌  
擬令所部各軍派費一二千金庶可據以興工伏乞分  
飭各營力爲提挈早賜彙收撥寄尤所企禱又黃子春  
專祠漏載本籍及湖南兩項本籍似尤不可少能設法  
補敘否漏齋先生護尊眷入蜀想已抵省一切安善爲  
祝

復王綸霞

一別二十六年世事浮雲變幻百端奉賜書如見長爪  
仙人談五百餘年故事也而其憂時閔亂之旨感事述

情之言尤見賢者所以用心與其制行之表表非復流俗所能庶幾欽服何已永郡釐務得長才經理必有成效世亂軍繁窮極搜括無古今一也今之釐務與漢之算緡唐之除官錢宋之經制頭子錢異名而同實而自漢唐之末所以取之民者名目繁多而常苦不給載之史冊可考也今一總其成於釐務無擾於民無害於農而竝無損於商亂世不得已之裨政斯爲稍愈而湖南行之較優於他省者爲得劉晏引用士人之意實收實報除去煩苛爲能用人而不用法故也俗儒不考古不知今影響訾警蒙竊悼之老病閒廢宜爲高論而所言

如是者所以嫉世儒之好議論而無學識爲  
設淫辭而導之逞也其有闕者乃在任事不  
下言之是也其將有聞鄙言而神王者乎由  
中丞強起相屬不敢辭此事編纂非難而按  
懇閣下督催同郡諸公不厭網羅散佚搜討  
其難近歲常苦目疾去冬患此尤劇廢酬應  
暉咫尺有闕音敬枉勞惠問又未獲以時共  
狀冀荷鑒原臨書惟有惶悚  
與龍皞臣

一別三年思仰何已老病間廢久絕人事



別霄壤無由通問蜀莊沈冥古有成例度無我疵奉賜  
書乃蒙念我勤勤在遠不遺非夫賢者之樂道忘勢豈  
暇及空山一老尋煙相問取讀之竊自愧益自壯世事  
浮雲變幻百端追思往昔縱談畱連慨歎一變復有今  
日 朝廷新政煥然尤加意求賢直是能見其大意者  
國家中興之業可復見耶西夷之禍自謂能見及之而  
痛言之京師畱心世務有學識如君者固不多得而無  
能一發其憤憤其他則又何說竊獨深念古人之言與  
其行事始末自南宋以來控御夷狄之道絕於天下者  
七百餘年老朽不才直欲目空古人非直當世之不足

與議而已然君政行卓卓乃獨能自行其所學聲名之  
洋溢自北而南而時一貫注山人之耳蓋曾子曰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念君治行所以動民之歌誦如是益慨  
然於天下治亂之原而吏治之媮敝至今爲可悼歎也  
聞忽作引歸之計鄙意竊謂非宜非樂君之久仕也而  
不樂君之速歸君解人當自悟之所望於君者西琉璜  
潞黨黃芪時一賜惠愈多愈感多病所需惟藥物他無  
所望南方無石琉璜近年西產猶不易覓故乞之君琴  
丈補冀甯道當時相見子壽近狀何如如齒及爲道相  
思

復羅小溪

奉正月十三日書所言精微透闢深中機要讀之寶貴  
默數天下人才見見聞聞識力能及此者殆無多人循  
誦往復傾服無已承垂念賤狀渥頒盛惠冲情摯誼敢  
不欽承惟念閣下方在閒非甚優裕時事艱危鄙人衣  
食天地間無所裨益尤不宜以有用之資贍及頑朽是  
以承命惶悚而不敢以區區冒閣下之大惠也來書論  
王薛諸公直探本原可謂名論江浙之禍久在意中所  
恃江南一軍而已相持十年勝敗之數必有所歸一軍  
敗而二省數千里之地土崩瓦解然且處堂而嬉般樂

怠傲無挾自恃論者訝其禍之速自蒙觀之相持十年  
禍已遲矣自江浙歸者多言事棘時民團之氣轉憤兵  
勇潰者官吏逃者所在截殺之蓋吏治民心之與爲彫  
喪久矣賢者不能堪王薛何論焉薛尤猥下江浙乃謂  
之能此鄙人所以憂江浙之陷溺將無已時也小園中  
丞所守一郡無當輕重次青代其位而名以裂中丞之  
生乃幸全此天也以是歸咎江浙之全局豈通論哉天  
下之事尙非無可爲爲之而必非無效而人才之生實  
乏滌生節相再出事日難而人才日絀季高中丞奏調  
各軍姑取其一來以壯軍勢沈毅戡亂之才故知其不

易致也蔭渠艱難可念此深有得於黃老之術以篤實  
爲體而以堅忍爲用文景以治承平之天下蔭渠以處  
亂國無子房之大用而平陽之清靜固庶幾焉蔭渠之  
學爲與黃老默契未易幾也糝糠一切若何晏王衍而  
謂之黃老鄙人固弗知之矣九峯作郡守頗有名節相  
亦屢疏薦之周子論人善惡有二曰剛善曰柔善曰剛  
惡曰柔惡九峯兼之而才實陋所在足以誤人家國其  
得志以逞節相與有過焉亦國家之運爲之也吾楚籛  
公去後岌岌不可終日寄雲中丞稍振發昭蘇之其人  
誠篤君子也近有一二事蔽於忌者之言頗用憂之吾

楚士紳有強名然自滌公季公外無敢與官抗者一則  
奉旨辦理國防一則主謀幕府非紳士也餘則籥公  
能用之一二能者辦事持正有氣力非若江浙以勢力  
把持顧私不顧公也而自倉廉使以下久懷不平以此  
一二事者陰嗾之以兆之朕於事無害而幾固微矣鄙  
人近數年頗有悟於周易言幾之旨以爲道非誠不立  
非幾不行事之大小天下之治亂皆有幾者行其間天  
也固人也來書言吏治之敝豈惟一省然哉亂天下之  
源在此撥亂而反之正舍此固無可圖功將如羅李十  
數輩餉盈巨萬以治盜可也而吏治不修長亂終無已

時故求將急矣而求吏尤遲以全神治盜急矣而治吏必舉爲先務程子言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養之恤之教化之整齊之寬而假之誘而進之任之賢者十年之功庶有裨乎楚粵猶可爲也江皖則已不可爲矣霞公之治蜀所謂吾見其進未見其止者也兩賢相與蜀當無憂僕更涉世故本乏材用默念道消道長之機以審其進退去就決然無可疑者人事之是非事機之得失悠悠今古誰與論之君子研幾於心觀事於理以俟千古之有知者讀書躬耕吾事也中丞以忠義錄相屬而不樂久居省垣以與酬應年逾四十一事無成精神

不足以自運其才學問不足以自調其氣無能有爲審  
矣閣下精神識量遠出塵表必能建立大猷以光時譽  
願幸勉之久不談時事與朋友書尤用戒愆以來書議  
論高偉私竊服膺稍一宣暢其說亦以仰荅諭問非閣  
下亦烏足與論此者哉笏存廉使耳其名久矣而無由  
一見京師與元卿侍御交好文章氣節獨出冠時有云  
前後兩趙者嘗私想見其節概人才實難見聞所及輒  
心奉之因閣下言聊一述平昔所聞以見心知之有素  
也手肅奉謝盛賜所以不敢承之意度蒙俯諒

致曾中堂



奉三月十一日賜書敬領一切意城旋示悉巢舍以下東達維揚次第肅清沅老之力幾於開闢洪荒使斯民再睹天日慶忭何已近事之佳者北則捻勢漸衰楚軍之援潁者威聲漸遠可以徐斂方張之氛而沃盪之南則左軍所向克捷日憂其深入無援而幼丹中丞能以一軍爲之後勁少荃赴滬後亦可由松江以通湖州之氣鮑軍與季公專意規復甯國北出蕪湖以通江路南出廣德扼浙江之衝事勢日益艱難而自軍興以來氣機之團聚蓋未有逾於是時者區區愚慮但念兵力之分布過遠而策應頗難城池之恢復日多而畱防匪易

擒匪屯聚南陽信陽其勢必闖入楚境以掣諸軍之力  
鄂省所以自衛者蒙有歉焉一以爲喜又一以爲懼議  
覆朱御史一疏委曲詳盡尤得體要計已上邀 俞允  
韶陽鹽河總匯課之郴桂四散之地勢逆而難課之韶  
陽事易而順非獨以籌粵餉卽湖南鹽課亦舍此無辦  
法此疏行湖南東征一局自可增餉凡事扞始爲最要  
關鍵稗政急行後難補救幸預籌之南老欣然任此如  
以屬之必使會同辦理乃爲有濟前年文藩司幫辦夷  
務與督臣會銜卽其例也承諭忠義錄事例適如鄙心  
所欲言中丞初爲是議往復商辨以謂事無終訖而多

煩費今但當網羅搜討不當設局尊論所及尤徵遠量鄙人初意則以楚人忠義之風流被天下當稍存其事蹟以備他日國史取證去夏編輯江忠烈行狀羅忠節年譜所校正增加蓋十之五六以彼子姓門人傳之尙不及詳知史氏之失徵者多也欲及吾身錄所見聞以存信史或亦窮而在下者之事中堂肇基楚軍南陽父老以爲言之謙也至謂是書早計則傳者忠義非傳綏寇方略南山可移忠義不可毀無憂詒笑也以先後爲次第用備遺忘奉此二語爲是書事例固足息紛紛者之辯矣惠甫論洋稅事閱之憮然此難以口舌爭也

彼所據爲事要皆聖賢豪傑所爲發憤而慨歎者前書  
之辨蓋慮 朝廷下督撫議所見不宜參差旣不交議  
則是辨爭皆贅也歐陽公云且須放此人出一頭地苦  
雨數日山中拾薪尙待披裘積悶不可言狀本意入夏  
稍暖趁餉船一詣營而久爲雨梗至今尙未獲赴省積  
年霍潦傷農事念之惻心少荃中丞奏調之議萬求諭  
止之頑鈍褊迫如鄙人豈復能堪世用而繁爲之詞以  
虛名相耀祇益慙耳 先皇於小臣眷顧特厚觀我生  
進退猶以竢其時焉今此志畢矣且言固各有當古人  
云覲面不如聞名以言世人逐聲影者眾也恭邸於鄙

人相習久其相視語言容貌無異人者強譽之以爲賢  
哲不足取聽或疑薦者之有私是於中丞猶爲累也康  
節語富鄭公公招未必來不招或自至間雲蹤跡謀一  
就視中丞無不可者卽有薦達是直阻山人之行而速  
其遜耳因書敬及之

與曾沅甫

奉書荷蒙注問殷拳伏讀感領比聞大軍轉戰而東埽  
盪廓清如捲秋籜十年晦昧之區重睹天日開闢之功  
規模宏遠軍興以來所未有也願益持之以謙守之以  
固慎司其發而時有以作新其氣經緯天地幹旋世宙

惟公大德乃能堪之欽仰何已厚菴軍門三疏乞假莫測其意所向聲望爲之稍減乃悟足下前言蓋有以窺見其深時事方艱宜如何委曲聯屬之以盡其用此則在節相將將之略矣議復朱御史疏未識批荅云何果行此楚軍餉食猶可籌辦一二但未卜辦理順利何如耳

致曾中堂

三月八日奉塵一函計蒙賜鑒時方歸家至今未獲旋省爛廢可知意城遞示各件敬承大軍肅清江淮遠近知威國家資其保乂生民賴其福庇非祇一邦之榮一

時之慶而已 朝政清明人心思治幹旋世運需之元老或者戡亂之有期耶粵釐特舉也而真正辦形公廉謹然無任事之力無審機之才又氣局稍褊不能用人廣東釐務積弊太深會城黃霧四塞自非豪傑特識則良其限列其夤而危在薰心蒙竊慮之原疏派員會辦當謂主謀贊畫豈謂差委者耶璞山循廉之吏責之理財非所能任玉班小心事友生方任軍旅中丞必乞畱之筱泉差強人意然江西釐務皆所經理令其舍贛南而趨粵東頗謂韓愈可惜蒙前慮南老之憚於遠行以書詢之慨然自許而大營訖未聞知此意城之過也湖

南非此老一行無可任者近年粵私浸灌全楚而釐課轉遜蓋樂昌爲粵東地游民轉運四散繞越莫可阻遏宜章臨武所設陸卡十防其三而已屢生事端此所謂窮於地勢者也當謀歸併韶關彙徵郴州所設各卡皆可裁撤故粵釐行而湖南鹽釐首承其利所必任之南老者此其一要略矣且如晏公亦豈能倚之以集事哉粵中總局委員曰華廷傑曰梁山谷攬事已久去冬又令各商包徵先納貲爲質相與網利有歸商者有歸員紳者福山釐務一聚眾而卽停廢晏公處此其不至眩惑惶亂未可知也紳商之盤結如四川臬司俞文詔亦



包徵之一戶此當一切停罷其強者以法繩之慮非溫良濡潤可以微相感孚者也用才各有所宜利者儒生所恥言漢武用孔僅桑宏羊皆賈人斯爲英雄之大略君子雖爲利不能不軌於正要取其才足以集事鄙人所訪悉三人一曰伍崇曜廣東大神必得引用一人羅椒老龍南老非其選也蘇更老不爲商民所服伍君亦在總局與椒老齊列福山大鎮可以取決一言其人亦知事體此必當援引者也一曰吳昌壽聞頗清廉持正帶勇有名人尙憚之任廣州府亦有惠愛可資坐鎮一曰羅勳聲名頗下任廣東都轉鹽課曠越前後而已亦

取盈焉人皆訾議之然自道員以下才具尙未有能及此君者資其計畫亦必有益謹擬疏一通辦法與勘始事端皆略及之言官之失其職久矣攸縣釐務爲余梅臣所持去冬鄒公讓甫往辦理余君倡議罷市中丞曾密捕之乃爲道長所糾以鄒公爲殃民粵東之富饒百倍余君者有之而罔利尤甚或賄言官壞其事有如鄙人在山東發二百年之錮弊平情審處歲爲國家籌課百餘萬敝衣徒步嚴寒海上手足皸裂艱苦釐定一李湘棊足以傾毀之後雖能者亦無所施其力劉晏之言利身死而人以爲宜大臣如壽陽常熟諸公不考古不

知今哆口張目爲商賈爭錙銖之利以相詆毀使不得  
申其氣鄙心竊獨慮之竊揆晏公之才智未必及鄙人  
粵中官商之阻難不止一文煜自非南老之精彊誰與  
任此者乎鄙人所嘗任咎者故念之獨深僧邸以不候  
山東巡撫商議停妥爲擅專王壬秋比附文煜奉此一  
語爲罪狀煌煌 詔旨亦隱蟻之人心安得有是非是  
否有可揜處伏乞鈞裁少荃中丞以夷務爲憂求助鄙  
人其第二函與何伯會談頗自快幸固知少荃識力過  
人自能知其竅要無憂此也然中丞自守大帥軍令憤  
然作氣巧中機會此有天焉何曾以禮相接諸夷知之

不敢相凌侮矣其所以然者何酋上海未一與當事相見以中丞之能自守也卽邀與議大計可兒可兒自念生平周旋應接有愧此公多也必謂夷人所行惟當順從以求其安豈通論哉特事有理有勢而行之必以其幾此則眾人之所忽而豪傑有爲者之所爭也周子言誠神幾謂之聖人誠者本也神者用也幾者介乎動靜之間大而治國平天下小而處置一事皆有幾者存其間順之而得逆之而失其初甚微其流而爲功效相去判然近年見此理差明故曰幾善惡判之以幾而已慶公去閩繼之者必耆公惡固有二有剛有柔耆公兼之

江西所屈折幼丹中丞聞吳昌壽又其在粵所屈抑者以是知其賢南老寄示鈞書微有所見不敢自閤謹具言之粵鹽改歸淮引此必不行徒費筆墨何爲者少荃中丞信言定海岱山鹽已運至安慶此時江路漸通但用火輪船七八隻南運岱山鹽北運淮鹽開官局湖南招商領運天下之利孰有逾於此者正以總攬利權不拘成例輕重在心行之無忤第五琦劉晏所以能盡利者唐世制度視今日爲寬也據粵鹽引地而舉淮鹽爲科則目前之利不可知將來之累無窮尊旨謂爲不便偉矣君子之道協人情未有非人情而可強行者也沅

甫所謂劉晏轉運之法得岱山鹽而可行之裕如乞速  
籌之商城相國自陳衰老無能乞簡料鹽課以裕國燮  
理陰陽之大猷不越乎此空山一老無求於世智謀計  
術亦復同之國家人才如此中堂笑之乎亦許之乎手  
肅敬敏鈞安

與曾中堂

六月十六日連奉鈞札由長沙還家稍稍料檢以便啟  
程自惟精力短乏無可成就此由天限之不可以人力  
扶掖近年以來尤畏官人在長沙惟時與中丞往返餘  
多不相見強顏以事官人其不相習明矣少荃中丞豈

能度外容此野逸與其其事而有參差何如先期而自  
審量此官之不可就前緘已略陳其梗概俟到皖時再  
候鈞示以取進止昨在長沙聞江西拆毀西洋教堂一  
案幼丹中丞挺身任之至謂此二百年養士之報蒙心  
惑焉國家辦理夷務二十餘年大抵始以欺謾而終反  
受其陵踐其原坐不知事理天下藉藉相爲氣憤皆出  
南宋後議論歷漢唐千餘年以及南宋事實無能一加  
攷究此其蔽也傳曰惟禮可以已亂奈何自處於無禮  
以長亂而助之狻狷乎至於寇亂之生由一二姦頑煽  
誘愚民無知相聚以逞遂至不可禁制所欲拆毀教堂

者無識之儒生耳其附和以逞則愚民乘勢鈔掠爲利  
民數聚則氣囂氣囂則法廢造意不同而其足以致亂  
一也君子不屑徇愚民之情以干譽故法常伸而民氣  
以肅欲以此意告之幼丹中丞視其舉國如醒非疏賤  
之言所能發其覆也中堂轄有全吳措置有未善他日  
上煩調處恐徒損威重而終無善法以相折服夷人之  
與中國交涉者一曰商一曰教一曰兵三者相倚以行  
而各異用羅馬教主地屬法蘭西凡行教者皆法蘭西  
人也其人甚卑微無足齒數然至屈抑其教必求以兵  
脅之兵不得商人之助其費不敢擅發也旣發兵則教



與商俱退聽焉故夷人之兵亦不易發醞釀之久激使  
一逞必出兵費求和而後已世人憤憤不加察耳中丞  
辦理湘潭衡陽兩案直令各縣賠修人頗以爲疑嵩壽  
謂充類至此而盡發之中丞兩縣猶可以情自求解脫  
發之夷人則中丞亦且俯受而無可置辯此豈不爲光  
明正大乎有示稿一通錄呈鈞鑒江西發端已誤勢難  
轉旋要使幼丹中丞通知夷人之情與約束吾民之法  
輕重緩急洞然於心庶不至激成事端以增國家之憂  
傳所謂度德量力易知也所謂徵辭察有罪則不專論  
勢之強弱而論理之是非願熟籌之衡陽吏敝民囂伏

莽充斥言者痲心吾省蘊禍方深若此類尙多私心之  
憂又有甚者朗亭尙書奏徵解江西湖廣漕糧體察湖  
南情形實有難行者而不能不爲國家一籌其略湖北  
據民情爲言已覺其偏江西乃力陳洋船之不宜借則  
於事爲遠矣主憂臣辱非臣子氣矜爲名之時幼丹中  
丞敦慤嚴毅君子人也而不能不蔽於所不知爲中丞  
代譏一疏所謂臣子之心發於不能已者未知有當事  
理否並呈鈞覽蒙賜遞少荃中丞一書復械當由輪船  
轉達埒呈上嵩燾雖有官未敢就也又同年舊好私械  
問遺故仍啟而不稟如以爲失官人之體卽懇屬眉生

弟爲更定之沅公進軍過勇適多將軍有陝西之役未知以何軍助攻金陵深用系念

與李少荃中丞

六月十六日敬奉賜械猥以愚陋之資過蒙擢拔使與被朝命之榮持節巡漕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在古賢者猶以爲榮嵩燾何人寵邀異數知深能淺雅量陶成拊臆捫心惟增感悚然區區愚忱有不敢不以上達者凡治事以才而運才以氣嵩燾之才人知其不足矣多病連遭精氣銷耗至於旦所經營未晡已忘心所注措出言屢誤兩事竝集緩急祇益其倉皇羣竇

在門迎餞亦爲之顛倒值時事艱難之際自揣疲茶終  
無裨益是以決計引退期於內不失己外不失人今年  
且老矣奚取於世而懷觀望此精力之乏不足與任事  
者一也賦性褊迫少所容納一言忤意抵脰求勝一事  
乖方椎心自激史稱許憇胡潛好爲忿爭初以辭義相  
難終以刀杖相屈此在淺薄往往同之又嫉惡太深立  
言太快以之自守差爲無害於人豈足以綜人物之參  
差攬倚伏之要最此質性之隘不足與處世者二也往  
者嘗奉 使命治事海上矣以爲 朝廷憂思急遽豈  
復能有所擇以爲名而任事太深則同官側目立言太

峻則羣小驚疑卒至名實交隳心跡兩晦私心自計位  
下名微進退綽如可以從吾所好故袁閎與陳蕃異勢  
其位定也魏舒與張詠異情其事殊也顯晦者君子之  
時所以制顯晦之用者君子之道嵩燾之所以自處則  
亦審矣此志事之分不足與審幾者三也人之才質各  
有所限束髮受書以爲天下事皆可意爲裁量惟兵事  
變化呼吸所不敢任耳今之仕宦大率與兵事終始參  
軍長史旣異古職制置轉運盡爲閒曹無一旅之師以  
相頡頏則亦焉用此匏瓜之繫爲哉嵩燾惟自知其不  
足是以在軍五年涉仕十稔不敢求進一階兼攝一職

豈有就枯之禾反希榮於霜露垂禿之鷲乃爭飾於毛羽此才品之異不足與其功者四也兼是四者焉所取斯誠恐大人薦言之雅徒累虛聲知賞之深或乖時用用敢直陳所志冀荷矜全謹當請示中堂乞情解職再行具詳上達耳

與曾沅甫

奉別五月二十九日賜書過蒙垂注殷拳以忝埒同寮渥加寵飾獎藉之殷期許之雅有逾涯量拊膺捫臆慚感交深少荃中丞欲見以一官歷練其意甚厚而自揣非所能堪假令精神稍足自給則此十年中已立功勳

致通顯何求弗獲必俟衰老且病躡人之跡而從之賢  
賢焉自以爲榮知者所弗尙抑亦愚者所弗爲也吾楚  
人才之在今日盛矣苟能軍無不將帥者苟能事無不  
軒冕者空山一老從容談笑抵掌卿相自視亦頗不薄  
奚必竭楚澤之蒲以爲菹罄湘山之竹以爲楫哉且君  
子之仕也行其道也道足以濟世摩頂爲之而不爲過  
道足以自靖鞠躬將之而不爲迂使此命出自 朝廷  
無可言者少荃中丞果視鄙人之才爲足以定亂鄙人  
之望爲足以匡時否也松柏在山而草不殖燭火向日  
而光不耀江南之亂已亟而文謀武略匯聚一時盡鄙

人之知慮無裨於邱山效鄙人之才能無加於走卒徒使與諸賢齊列效其分寸毫釐其無當也審矣來書謂鄙人稍能通知事務可以贊益中丞是也然兄所知知其理而已天下藉藉與爲義憤而無當於理則鄙人爲優旣更歷何薛二公之遷就重以吳公之阿諛豈復能裁之以禮以使範我馳驅哉自南宋以來議論猥繁而控御夷狄之道絕於天下者五百餘年賢者惟知引身以避之而已中堂負天下之重且不欲與之交涉鄙人空山偃蹇何爲強與其事以滋天下非笑諸國領事微甚亦與督撫均禮其視道員草芥耳何所求於今之世



涉海以營一官資夷人之菲薄如必以仕宦相迫上者  
募千人爲一軍埒大營自效其次中堂左右品碁談笑  
餘非所能堪也因來書之意勤勤故略及之金陵之圍  
甚銳其要在通運道宿重兵後路日盼大功之成使吾  
輩得所倚恃以自休息瞻仰如何

與陳懿叔

七月二日奉到二月十五日賜書計別十五年中間僅  
一通書問亂後人事反覆雖探之怡珊亦多不能詳其  
蹤跡近始知以廣尊先生遺事由黔入蜀一就吾霞老  
而遂得尊書具承別後垂注之勤與其志事之所存春

秋絕學遂已成書盛德大業至矣哉而勤勤著書之旨未嘗少懈於易於詩於大學於中庸皆欲有所譔述恨不時從游一攬所業承其緒言餘論開廣心意致終身孤陋無成爲悒悒耳蒙於經義所得爲淺然竊以爲治經當求通聖人之志而非通其文則志固無由通文周之演易推陰陽消長之數以知人事進退得失之宜其旨微其辭深聖人贊之贊此而已史稱費氏易惟具本經而取彖象諸傳疏通經旨此漢儒傳易正軌宋儒知孟京諸家易之誤而謂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此其蔽也無孔子易傳則亦何所據以知易之精

微乎來書欲取小象指點周公爻辭其微妙處所不能知然卽此而見先生之妙於言易也蒙嘗笑古經生多不達聖賢立言之妙中庸以知仁勇三者爲入德之方哀公問政章總箸之推闡無餘蘊矣而後結之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者知也強者勇也舉知與勇而仁在其中矣不能曰雖私必公也此行文之妙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而後結之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造端於夫婦之知能也此行文之妙也昌黎因文悟道祇是能知得文章深處蒙嘗惜昌黎能辨古書正僞而不以之釋經先生以所悟於文之妙而

通之於經以嘉惠來學功過昌黎矣蒙於易中庸皆頗有所講說朱子編次四子書得聖賢之意爲多而於中庸則多自述其所得於聖人之微言妙緒時有出入欲爲質疑一書增諸朱子之後不敢求異先儒也其頗自任者則綏邊徵實一書取秦漢以來中外相制之宜辨證其得失而不必以成敗爲是非其於經世致遠之略粗有發明白南宋以來議論多而控御夷狄之道絕於天下者五百餘年徵實者以矻南宋後虛文無實之弊也此書出後世必有信吾之說以求利濟於天下者此鄙人之志事也然皆粗具規模於心而未能成書以腹

笥太儉又義理之蘊於心者尙未爲充實欲更讀書十年乃成書耳頃以 聖恩簡授蘇松道缺使符紛下敦迫就道天下惟官不可爲而蘇松無土地無人民虛具一官而已 兩朝聖人遇我厚不可以避難辭險義當一往稍平卽歸十年讀書之約又成虛願頗自惜也士之立名亦各有分霞老入蜀蜀之利也而霞老亦會其時以發其名業使在江皖則事難而功不能半鄙人復何爲哉南齋供奉三年在職僅逾四月奉使海上與諸貴人相交接蓋有不可以理喻不可以誠感者其受任如此其事功顯易如此而卒爲所齟齬此自 國運使

然而鄙人讀易而內自省亦頗有悟於吉凶悔吝之理  
仕進之志因是遂絕霞老所言粗得其概而未究知其  
深也及得 詔命又復不能自釋蓋京居三年親見

顯皇之憂勤與所以眷顧小臣之意終不敢有忘徒梗  
朝命而於義無可居於心無可解則固不能執一節  
以終焉鄙人之不及古人亦未始不在此也鶴丈遂有  
關外之行大臣中無此精明亦無此勤懇而知者絕少  
鄙心私獨痛之廣粵先生遺著有成書可刊行者否爲  
其嗣君報捐所費當不甚豐近世納貲爲官猶擬之也  
何難若是高以下基請姑自小官始無遽爲其難者怡

珊初任清泉而政聲卓然爲之喜而不寐獨其體弱多病而又重以家累深用系念幸當事俱知其政聲可不至寂寞耳年來於詩文輒欲廢之而求者日眾酬應之文歲有所作以啓行在卽又家無寫手略上一二藝伏求教益聞方謀爲湖南之游怡珊亦屢思迎養此願必遂或幸及早告歸得相從數月一攄數年積臆此生之幸

與劉霞仙

今歲在長沙凡三奉書想蒙賜鑒自蜀來信者言大小之政一決之諸葛公甄綜人物修理法度斐然成章然

賢勞亦至矣想念何如嵩燾初意謀以春和一詣安慶  
須沂江爲成都之游夏秋長日足以了此夙願以入春  
苦雨空山兀坐至不能出門節相屢以信邀令李竹浯  
偕往復謀以五月啟行而李少荃中丞忽有簡放實缺  
之請 聖恩遂以蘇松道缺畀之欲勉就官則乖本志  
以枉其身而無裨時用於心爲忤欲遂辭之則蘇松無  
土地無人民人知其艱難也徒以爲避難辭險而無可  
託以爲名於義亦爲歉焉使符紛下敦迫就道且赴安  
慶一行徐圖免此官以歸鄙人非無意於世者而不能  
委曲以事人涉世數年譽者或過其實毀者亦損其真



得失頗自知之可以爲知縣而斷不可以爲府道史稱  
王安石屢辭館閣之命及知制誥遂不復辭近沈幼丹  
中丞亦略似之士亦各行其志耳幼丹被命爲道而  
不起豈非至光明磊落者哉安石之辭館職以有所挾  
而要也則君子所必不屑爲幼丹決然以辭無他望也  
後人效之則斷不可內揆之心外度之義無可言者君  
子之立身成名固各有命存焉少荃賀馬有此一薦用  
之以取笑樂則亦吾命之爲之使此十年中精力稍足  
自給能任軍旅效奔走亦奚似今日耶廢吾讀書有用  
之日月以俯仰從人名業無成心跡交屈此所不能甘

耳老兄謂吾進退之際宜何以自處幸一教之忠義錄一書不難於編纂而難於採訪在局數月規模略定而頗苦於採訪之難其人頃已屬之羅研生將來不作官亦決不可就館與聞人事境地所置隨時異宜吾心自然之義不可誣也有復懿叔一書求轉交此老精神尙如昔而廣真渺矣古來才大難爲用今猶惜之惓惓奉報一切時事不能詳亦不暇問也

與朱石翹都轉

久未奉書側聞蜀中士紳歌誦盛德比諸召伯之甘棠所過輒畱惠愛爲蜀民慶亦賢者高世之風所在必有

樹立尤爲老兄慰也春間承以 朝命簡授浙江都轉  
浙事之艱難亦所謂盤根錯節以試利器者不足爲慮  
惟粵中齟齬者又復共事一方當何術以遠之而隨聞  
籥帥已有奏畱之說蜀事儘可爲視浙固霄壤也子翼  
名士以全部援浙而畱之湖南身赴廣南乞軍糧已得  
請矣聞頗以風月流連忘反所部有納降者三千人屢  
聚眾相誓爲亂已捕得一二人以待其至省城惴惴相  
視此行爲累必多心竊憂之江浙沈陷已深廓清無期  
不能戡亂而以生亂詎非人謀之失耶弟頃以 聖恩  
簡授蘇松糧道十年不欲爲官自揣精力弗能堪也垂

老乃被此 命其於鄙心亦稍舛矣以此官虛無土地  
人民若辭之是謂我避艱險也且姑往就事焉徐圖以  
病乞歸耳家居三載覺此心稍近書理意圖有所撰述  
而忽舍之而去以從事無謂之周旋勉供無益之奔走  
天也何尤蜀事傳聞異辭以理揣之合諸名賢以治一  
蜀必能澄汰人才勤求吏事和眾安民攘除寇亂盜賊  
固不足平耳一切幸時以相聞爲禱

致曾沅甫

奉書諷味噓唏豈惟公所處之難以侯相功崇德廣宜  
無間然 朝廷眷顧稍疏羣小遽從而挪揄之此可悟

任事之難而君子之於仕宦悴心爲已多也始聞侯相  
議守沙河賈魯河因取輿圖視之以七八百里之地遮  
蔽東北兩面饒沃完善之區使不得馳騁而令公與鮑  
公從容與淮皖各軍收撻伐之效賊勢方急而以緩應  
之賊情苦散而以整御之唐宋以來主兵事者無此規  
模氣象僧邱引運河之水以灌馮官屯計工數百里其  
時李開方殘賊數百人無敢議其迂遠者則 文宗初  
基東南糜爛天下岌岌 朝廷懷恐懼之意而出之以  
端簡百官懾於大難之驟興瞻顧卻立而抑不敢肆其  
囂囂金陵之功甫成士大夫謂自是可以長享無事而

議論囂然言路之氣日張時事亦愈棘矣常論宋儒發明聖學至精密獨有一事與聖道大反數百年無能省悟聖人之立教曰慎言曰其言也訥曰古者言之不出曰巧言亂德曰言無實不祥無相獎以言者堯舜之授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內自慙於一心而不敢及於天下之得失而卽繼之曰無稽之言弗聽是自聖賢之治天下與其所以自治者無不以言爲大戒宋儒顧不然凡有言者皆善也乃至劾歐陽公劾富鄭公文潞公皆謂之直臣矣凡事皆可言也乃至採宮禁之傳聞陳鄙夫之猥陋皆謂之善諫矣歷觀言路得失其間賢愚

錯出人才勿論也較其功過與其利病敢直斷之曰自宋以來亂天下者言官也廢言官而後可與言治頗有源流考證數十條竊譬之一家有家督有百執事有役耕之農有書記教讀而爲之家主者一切漫無考究而專責一二人以言其家必亂一家之微猶足以亂況天下乎諫臣之有專官隋唐不得已之政也其以諫爲名猶曰所匡正者君德也爲之名曰通言路所通者主德之蔽也民情之隱也豈若自宋以來縱言官之囂賄賂恩怨惟其所陳既有罪矣猶羣相與力護之以是爲通言路人心之蔽豈有窮哉故曰知德者鮮矣自有宋大

儒不能辨故曰民鮮能久矣唐宋之言官雖囂尙無敢  
及兵政南渡以後張復仇之議推陳兵事自諸大儒倡  
之有明至今承其風持兵事之短長尤急末流之世無  
知道之君子正其議而息其辯覆轍相尋終以不悟西  
夷之專求實用由中國虛文無實相推相激以贊成之  
亦豈非天道然哉又鄒衍五德相嬗之說上古以來一  
姓代興各有崇尚以成風俗蓋亦自然之理區區假五  
行之說索之於微此鄒衍之陋也自漢唐迄今政教人  
心交相爲勝吾總其要曰名利西漢務利東漢務名唐  
人務利宋人務名元人務利明人務名二者不偏廢也



要各有其專勝好名勝者氣必彊其流也攬權怙黨而終歸於無忌憚好利勝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勢營私而終歸於不知恥是說也吾於數年前及見之曾以告胡文忠公自謂篤論故明人以氣勝得志則生殺予奪泰然任之無敢議其非 本朝以度勝得志則利弊賢否泛然聽之亦無敢議其非一代之朝局成而天心亦定終明之世居位者大率負彊使氣傑魁人也 本朝則賢者優容不肖詭隨非是則羣以爲怪愕而天亦常假手不肖以傾去之使不得發據稍能持正議務名實振厲紀綱考攬人才輒曰是無度量吾抑不知所謂度量

者將用以何爲也司馬德操之言曰識時務者爲俊傑  
吾則以不爲風氣所染爲俊傑雖講學治經亦然宋明  
之語錄 本朝之經說皆風氣之爲也君子未嘗不爲  
之而固非道之所存矣自非深識特立之君子介然無  
與於風氣之會烏足與論時務哉二百年督撫同城之  
大患發其覆者惟公與我兩人而公正言直色以陳之  
封疆之責臣子之義兩協其宜其中明義利之辨以正  
人禽之界發揮公私之分以存是非之公燭九幽之迷  
惑立人道之大防沛然任之而無疑進退利病更無足  
論前書所以相戒者望公忍辱負重爲 國家任艱鉅

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鄙人之於粵  
所謂莫之與而傷之者至也是亦一義也

是道也胡值  
文忠以之

主少國疑之際樞府無可倚毘之大臣舉朝無可主張  
之公論豈惟無同志之援亦並無氣類之應君子於此  
懷忠而無可與訴裨益家國生民而無可與協心以求  
其濟則亦勉自效焉姑使此道自我而粗明大亂自我  
而粗定莊生之言曰汝慎無撓人心處末世者之所同  
哀也是又一義也

是道也相  
侯以之

若以言乎道之貞則君子

之於小人苟可潛移默化以使之軌於正固宜勸誘而  
匡正之不爾則劾去之其援繫已深顯正其事以告之

君父而求自靖焉一身之得失勿之計也卽所糾所  
斥之去畱顯晦亦勿之計焉可也所默證者吾心所其  
信者斯理又何疑乎使言官醉飽以嬉條論人才之賢  
否如今盲者居越而辨楚水之清濁聾者居蜀而察秦  
曲之抑揚 朝廷旣曲從之士大夫亦允譽之同官切  
身之利害一有所陳 朝廷旣深疑之士大夫亦交毀  
之莊生之言曰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  
勝也非鄙人無與發公之深微者歷事久而知古今是  
非曲直蔽於聞見者多矣或身受其利病疾首蹙額而  
莫知其所由其源流本末無能推知而辨論者輒因公

書一推論及之幸恕其狂愚

復李筱荃

奉讀復書蔚然有道之言諷味沈吟意俱與長其於鄙人乞病之請略無疑阻士之貴乎知己非徒以知其意嚮而已必其知道也而後人與己之意嚮沛然一軌於正公之於此偉矣殆非時俗所能庶幾也所論沅公得失及與處輕重之宜卓識淵抱蓋兩兼之定計不帶武員所見尤精審李希菴初任鄂撫官相奏請以兵事歸撫而以餉事吏事自任識者笑之謂與國家制度適相背也而公持論亦云然官相以濟其私公之爲此言也

廓然一出於大公雖使褊心者居此猶將化其意見之私以相與有成況若沅公豪傑俊偉以天下國家爲心而非專己以自足者以是益知公在鄂必有益沅公而益慮沅公之蹇蹇將與霞老俱西恐不及久飫此福利也沅公請處一疏尊意以爲無層次尤允急脈緩受四字地輿家祕訣而天道之精微聖賢之裁成輔相舉無逾於此君子得之以治事而事成亦省多少煩惱此公之盛詣鄙人與沅公皆所望塵不及者也京信久已繕就去人倉卒不及檄交數日內送呈鄂事復棘尤爲沅公慮之孟子云莫非命也一笑

致笙陔叔

奉書懿然有道之言伏讀欽感而於情事容有未詳者不敢不一竭其愚在粵三年所得惟養廉及韶關經費外無別款歲用萬餘金取給經費養廉數千所餘無多至於僕從規費已多裁革餽遺一無所受此人所共知姪之節省由於性生出客公服間有添補居常衣服一襲家居之舊未嘗更製日食上下一例玩好什物除置買書籍外未嘗浪費一文以故所存尙二萬金

黃莘翁言粵撫

萬不敷用彼用度自豐不可爲訓

去歲費至萬餘金歲租已過一千可

以傳遺子孫住屋亦儘敷而地勢迫隘架屋山層若巢

然當前去水一瀉數十丈萬不可久居意城爲置饒姓  
一莊原爲屋基而憚於營造吾甚怨之議合三四年之  
力籌備二千金置一住屋及吾身爲之其地基直十丈  
橫不過十餘丈較之意城見住屋合塘基計之橫直皆  
短數丈試問從何起造大屋身爲督撫歲支養廉良亦  
不薄何嫌何疑而畏人訾議一身服食起居而多懷顧  
忌罔道干譽此吾所素恥居官居鄉一以直道行之所  
信此心此理而已不顧人喜怨非敢爲崛強也性自定  
爾往在軍中數年未嘗添置升斗之田而人動日所獲  
盈萬吾弗辨也每歲資助親友較多於存與不以人議



吾之富遂懷顧忌也近年勞李居室吾傾囊置備其地

基力亦弗給彼尙無所瞻顧而吾十丈之屋乃反懷瞻

顧乎必自謝曰吾無一錢左季高

在軍日以

沈幼丹

撫

歸裝四萬金而

皆爲此語吾弗屑也老叔之意美矣而

情事則非他日來鄉當自悉耳義學之設意亦良美然

約以千金則斷不敷取效於一蒙師之力則又斷無此

易事蓋設學必建立學館初始已難而子弟所取法者

父兄之德藝耳吾族身列膠庠者多矣果何一爲足取

法者哉先生所訓者空言父兄所行者實事其不足相

勝明矣吾家所守硜硜亦恃諸弟皆賢耳子姪輩已兢

兢不敢保其往自計三四年後無所效用於世當遂博  
求後進賢者教育之貧者資以衣食富者亦取其脩金  
焉庶幾有興起者環顧族人尙未敢有振興之望也捐  
宗祠銀一千苦無所交納年來田屋絕昂未易置買莊  
業欲置一試館亦不可得若用以設義學則此一款預  
備久矣惟所以命之姪意求一經理此費者尙無其人  
敢遂望有濟耶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一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倫敦致李伯相

二月初八日寄上第三信想塵鈞鑒此間政教風俗氣象日新推求其立國本末其始君民爭政交相屠戮大亂數十百年至若爾日而後定初非有至德善教累積之久也百餘年來其官民相與講求國政白其君行之蒸蒸日臻於上理至今君主以賢明稱人心風俗進而益善計其富彊之業實始自乾隆以後火輪船枹始乾隆初未甚以爲利也至嘉慶六年始用以行海內又因

其法搆爲火輪車起自嘉慶十八年其後益講求電氣之學由吸鐵機器轉遞書信至道光十八年始設電報於其國都漸推而遠同治四年乃達印度自道光二十年與中國構兵火輪船遂至粵東咸豐十年再構兵而電報徑由印度至上海矣其開創纔數十年乘中國之衰敝七萬里一瞬而至然亦足見天地之氣機一發不可遏中國士大夫自怙其私以求遏抑天地之機未有能勝者也來此數月實見火輪車之便利三四百里往返僅及半日其地士紳力以中國宜修造火輪車相就勸勉且謂英國富彊實基於此其始亦相與疑阻卽以

初抵倫敦蘇士阿摩登海口言之往來車運用馬三萬餘匹慮防其生計也迨車路開通用馬乃至六七萬匹蓋以道途便利貿易日繁火輪車止出一道相距數十里以下來就火輪車者用馬逾多也去冬道上海見格致書院藏一火輪車道圖由印度直通雲南一出臨安以東趨廣州一出楚雄以北趨四川以達漢口又由廣州循嶺以出湖南而會於漢口乃由南京至鎮江東出上海又東出甯波北出天津以達京師見之怪咋謂雲南甫通商卽籌及火輪車路也及來倫敦得此圖知已出自十餘年前凡其蓄意之所至無不至也印度火輪

車纜及阿薩密其通中國分山南北兩道北道由阿薩密直抵依拉襪底河南道繞出緬甸折而東北以會於依拉襪底河而達蠻允大率雲南通商一二年後兩處鐵路所必興修者日本公使見語云天地自然之利西人能發出之彼爲其難吾爲其易豈宜更自坐廢中國土地之廣人民之眾各國所心羨也聞至今一無振作極爲可惜嵩燾赧然無以爲答前歲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辨其異同得失自隋唐之世與西洋通商已歷千數百年因鴉片煙之禁而構難以次增加各海口內達長江其勢日偪其患日深宜究明其本末條具其所

以致富彊之實而發明其用心而後中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處人者皆可以知其節要謀勒爲一書上之總署頒行天下學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旋遠人之心固自有其遠者大者當使臣民喻知之以爲此義明卽國家億世之長基可操券而定也道天津亦嘗爲中堂陳之及至京師折於喧囂之議論噤不得發竊謂中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爲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爲構釁中國之具也力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爲悔數十年國家之恥耗竭財力毒害生民無一人引爲疚



心鐘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徧及窮荒僻壤江浙風俗至於舍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價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羣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爲公憤者曾劾剛以家諱乘坐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紳起而大譁數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股吾之脂膏而挾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辦理洋務三十年疆吏全無知曉而以挾持朝廷曰公論朝廷亦因而獎飾之曰公論嗚呼天下之民氣鬱塞壅遏無能上達久矣而用其鴟張無識之氣鼓動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從而導引之宋之

弱明之亡皆此囂張無識者爲之也嵩燾楚人也生長  
愚頑之鄉又未一習商賈與洋人相近蓋嘗讀書觀理  
歷考古今事變而得之於舉世譁笑之中求所以爲保  
邦制國之經以自立於不敵沛然言之略無顧忌而始  
終一不相諒竄身七萬里之外未及兩月一參再參亦  
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復有陳論而見聞所及有必  
應陳之中堂者日本在英國學習技藝二百餘人各海  
口皆有之而在倫敦者九十人嵩燾所見二十餘人皆  
能英語有名長岡良芝助者故諸侯也自治一國今降  
爲世爵亦在此學習律法其戶部尙書恩婁葉歐摹至

奉使講求經制出入謀盡仿效行之所立電報信局亦在倫敦學習有成卽設局辦理而學兵法者甚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專意考求兵法愚見所及各省營制萬無可整頓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西洋此數十年中無憂構兵直可以理勢決者考求倫敦募兵之法皆先使讀書通知兵法而後入選遣醫士相其血脈膽氣筋骨堅強而後教之跳躍次第盡槍礮技藝之能事乃編入伍其根柢厚矣此豈中國所能行者一身之技無能及遠正慮殫千金以學屠龍技成無所用之嵩燾欲令李丹崖攜帶出洋之官

學生改習相度煤鐵及鍊冶諸法及興修鐵路及電學以求實用仍飭各省督撫多選少年才俊資其費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機器局考求儀式通知語言文字而後遣赴外洋各就才質所近分途研習各機器局亦當添設教師二三人以待來者但須一引其端庶冀人心之知所趨向也此間有斯諦文森者亦言各國鐵路多所擬造尤勤勤焉勸中國之急爲之謹將所擬節略上呈抑嵩燾之意以爲事事須洋人爲之必不可常也當先令中國人通曉其法埃及國隸阿非利加其修造鐵路先遣人赴英國練習而後依仿行之此最可法伏

乞鈞示以憑與李丹崖會商辦理竊以爲方今治國之要其應行者多端而莫切於急圖內治以立富彊之基如此二者可以立國千年而不敝其爲利之遠且大者不具論也其淺而易見者有二利中國幅員逾萬里郵傳遠者數十日乃達聲氣常苦隔絕二者行萬里猶庭戶也驟有水旱盜賊朝發夕聞則無慮有姦民竊發稱亂者此一利也中國官民之勢懸隔太甚又益相與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氣常鬱結不得上達二者行富民皆得自效以供國家之用卽羣懷踴躍之心而道路所經如人身血脈自然流通政治美惡無能自

掩則無慮有貪吏遏抑民氣爲姦利者此又一利也三代盛時不過曰吏效其職民輸其情而已其道固無以加此也論者徒謂洋人機器所至有害地方風水其說大謬修造鐵路電報必於驛道皆平地面爲之無所鑿毀至於機器開煤吸水以求深也煤質愈深愈佳中國開煤務旁通洋人開煤務深入同一開採淺深一也有何妨礙卽以湖南地產言之鐵礦多在寶慶煤礦多在衡州而科名人物以此二郡爲獨盛湘潭石潭產煤世家巨族多出其地湘鄉產煤無處無之功名爵祿尤稱極盛世人一闕之議論無與發其蒙者何不近據事實

徵之中國百姓自爲之而自利之無故羣起而相阻難  
數十年後洋人所至逐漸興修其勢足以相制其利又  
足以瞰姦豪滋事者役使之以爲用則使權利一歸於  
洋人而中國無以自立傳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先知先覺之任必朝廷大臣任  
之是以政教明則士大夫之議論自息亦在朝廷斷行  
之而已至於國家根本大計度今之時量今之力有難  
以一二舉行者而切要者數端無關根本大計而要爲  
諸政之所從出不先務此雖有良法美意日起以圖功  
亦終歸於無濟一曰禁止鴉片煙原鴉片煙之禁實自

雍正時其始供藥品而已賴政教修明官吏奉法民間無敢吸食者至道光中其風始熾嵩燾少時尚未聞此於時物力豐厚家給人足百姓守法惟謹迨後鴉片煙之害興而世風日變水旱盜賊相承以起卽今日洋禍之烈實始自禁鴉片煙而金田賊首亦因海防散勇嘯聚山谷馴至大亂是此鴉片煙不獨戕賊民生耗竭財力實亦爲導亂之原洋人至今引爲大咎中國反習而安之竊以爲鴉片煙之害不除諸事一無可爲而求其禁止之方有至簡而易行者其法在先官而後民先士子而後及於百姓一用勸導之術而以刑罰濟其窮其



用法亦惟動其廉恥之心而激使自立寬以二十年之期必可保其禁絕不至稍有貽患嵩燾前摺已詳言之無可易者此一事也一曰開墾江浙荒土初聞洋人惟務商賈之利於農田不甚經營也至是始知其不然其通商專務富民所稅茶酒及煙數者而已餘皆無稅歲計商賈贏餘而估其所獲之利約八十分取一住房器物計租取稅略如中國之戶稅歲入三百磅以下者不稅其所得寶星及他表記泐之用器有稅畜犬以上有稅並出常稅之外國家經制所入一取之地稅其勤地力至矣往見陳文恭公巡撫陝西河南專意農事興修

水利溉田在湖南教民新種諸法悉備可爲知本計者  
江浙經亂後距今十二三年荒蕪之田未墾者仍多百  
姓憚於疏闢之勤而自惜其力州縣苦於奏銷之累而  
並沒其名荒者聽其蕪萊墾者亦相爲隱匿宜亦戶部  
所應經營督撫所應勸導者此又一事也一日喀什噶  
爾之地宜割與雅谷刊氏羌數叛酒泉光武仍其君長  
賜以印綬吐谷渾徙浩疊河郭元振請卽其所置之邊  
要密邇義取羈縻無所顧惜至於漢建校尉唐置都護  
遠逾萬里近或數千降胡雜虜因叛襲封以爲故事無  
足比論惟喀什噶爾之地偏近安集延其勢不能築蔥

嶺爲長城以遮遏之浩罕諸部併於俄羅斯回部餘民乘喀什噶爾之亂襲據其地猶懼中國之威而思託爲附庸去歲威安瑪代爲之請嵩燾謂當俯順其心與爲約誓令繳還各城但得一鎮守烏魯木齊之大臣信義威望足以相服可保百年無事若徒恃兵力攻取曠日持久耗費無已幸而克捷而回部餘民必走投俄羅斯以相比附搆兵縱掠終歲騷動徒使俄人乘間坐享其利而中國承其敝未知所以善其後也夫經國者務籌久遠主兵者惟取進攻是以棄地之議不能出之將帥也惟恃朝廷權衡緩急輕重秉成算以宣示機宜而後





也前歲因滇案議停租界釐捐是專爲洋人免釐何異  
毆魚而致之淵毆雀而納之叢不獨有失民商之心其  
傷國體實甚意謂宜及時停免各省釐捐租界免釐一  
節自應刪除並與立約因事籌餉不在此例而如福建  
之茶浙江之絲及凡物產之在其地者應收土稅以備  
地方之用不與釐捐同免此皆可據理以求勝者舊時  
茶稅每箱八兩五口通商驟減至二兩五錢曾與赫總  
稅司言之渠意亦謂如此各省自有之利尙可設法另  
議無併土稅不準完納之理中國自有之利操縱宜出  
之朝廷蒙於此事極有不安於心者此又一事也嵩燾

本奉使海外凡中外交涉事件稍有所見例得上聞懷  
欲陳之久矣徒念京師蒙被口語側身天地至無所容  
朝廷亦不能不採納人言加之賤簡又甫出洋屢見  
參案更不敢有所陳論自取愆尤獨念中堂爲國重  
臣中外得失利病所關宜塵盛慮區區所陳準時度勢  
略舉其切要者措之而得行之又至簡而易非徒爲高  
遠難行之言以自快其議論者往與寶相論今時洋務  
中堂能見其大丁禹生能致其精沈幼丹能盡其實其  
餘在位諸公竟無知者寶相笑謂嵩燾旣精且大嵩燾  
答言豈惟不敢望精且大生平學問皆在虛處無致實

之功其距幼丹尙遠雖然考古證今知其大要由漢唐推之三代經國懷遠之略與今日所以異同損益之宜獨有以知其深竊以爲南宋以來此義絕於天下者七百餘年此則區區所獨自信而無敢多讓者也惟中堂採擇上陳推而行之所以裨益國家必多矣

致沈幼丹制軍

書械往復思仰無窮敬諗福躬近益康和東南保障天意實呵護之冬寒日臻諸想佳善禱祝無量嵩燾此行有類懸的以資彈射於心亦無咎悔獨於辦理洋務機宜頗謂粗有所見而終一不能自達且至援引無賴偏



處憑陵挾戈矛求逞非獨薄德無能以自貶戚人心之  
變幻不足生其廉恥而發其蒙塞然且曰是固可以邀  
一時之名以希無窮之獲也然則人世尙可與其居而  
艱難尙可與求其濟耶用是毅然求退謹引避之而已  
竊論今時辦理洋務一曰求制勝之術其大本大原處  
不敢遽言也稍清理其節目以求所以自立塗飾一時  
耳目固亦有乘機立斷之方有循序漸進之略期之三  
年五年以達數十年之久吾曹心力猶及爲之然非有  
力求振興之資震盪昭蘇擴充積累終亦無濟二曰了  
事一切政教風俗皆不敢言變更而苟幸一時之無事

則所以了事之方熟思而審處之勤求而力行之亦迫不容緩矣其大要亦有三分別功過以爲用人之程討論得失以爲制事之準熟覽中外情勢以爲應付之方如是而後可與言了事三曰敷衍事至而不暇深求其理物來而不及逆制其萌幾於坐困矣如是則且隨宜敷衍然而情僞利病之間緩急輕重之勢稍有不明則愈敷衍而愈至坐困所謂敷衍者審事以處之度情以應之使無求逞而已非待召釁啟侮陵躐要挾而後與言敷衍也嵩燾於是三者亦常勉行之而勉言之自謂有效矣而擠排緣於所暱詬辱積於盈廷必使其志事

傾毀無餘而後已古禮廢亡學術不明其所由來者久矣嵩燾讀書涉世垂四十年實見人才國勢關係本原大計莫急於學而自秦漢以來學校之不修二千餘年流極敗壞以至今日周官成均教國子之法統於大司樂所陳之物象所肄之儀法由本朝上推至歷代旁及四夷校其升降隆殺其於禮樂二者明其體而達其用窮其源而析其流盡古今之變而備人事之宜此其大經矣而其爲教本之於心曰六德被之於身曰六行施之於事曰六藝又皆有其淺深次第之用而一要之於成漢武帝廣厲學官著爲功令一以利誘進之於是三

代學校之制蕩焉無存其高者務爲虛文而於本之心  
被之身者既有所不暇及其下者於古人游於藝之文  
又一皆薄視之以爲無與於大道而不屑爲是以終日  
讀書爲學而不知其何事意以爲苟習爲虛文以取科  
名富貴卽學之事畢矣至泰西而見三代學校之制猶  
有一二存者大抵規模整肅討論精詳而一皆致之實  
用不爲虛文宜先就通商口岸開設學館求爲徵實致  
用之學略舉其義一曰分堂以立爲學之程二曰計時  
以示用功之準三曰明定規則以使有依循四曰分別  
去畱以爲知勸戒行之有效漸次推廣至各省以達縣

鄉期以廣益學校之制通其變而濟其窮體察天下大勢與西洋交涉已成終古不易之局彼方一切取成於學偏處環伺以相詰難而我貿貿焉無以應之實亦吾輩之大恥往與何願船部郎論洋務深中肯綮問以曾涉歷洋務乎曰未也經史傳記先儒百家之言昭著燦列奚待涉歷而知之嵩燾驚歎其言以爲極古今之變不越此理而已苟通其理萬事萬物無弗通者其後周旋士大夫見所言能徵之實其於讀書觀理所得必多矣是以辦理洋務四十年知者絕少無他不學故也此實今時之要務而未可一日視爲緩圖者也至於嵩燾

之遭詬謗尤以兩湖爲甚惟其所見愈狹而所持之論乃愈堅曾文正在天津誠有過者乃在不明立科條分別從教者之良莠以使百姓與教民兩無猜嫌至其辦理教案則亦天理人情之至矣而津人毀之湖南人尤相與毀之詢以津事始末無能知者道之不明而意氣之激以不得其平則亦何詞不可逞何罪不可誣哉如曾文正功德在天下立身制行卓卓如是而猶爲議論所集於嵩燾何有雖然文正公爲天下了事聲名之美惡不當復顧嵩燾並無了事之權徒欲發明其義爲天下任謗以使在事者有所藉手以行其意而終以不相

諒悠悠終古誰與明之文正公處於不能退之勢則以  
進爲義嵩燾處於不能進之處則以退爲義各行其心  
之所安而已病體益衰精力短乏尤不堪事任外度之  
世內度之身自計已審若徒以人言而已生世不過百  
年百年以後此身與言者之口俱盡功名無顯於時道  
德無聞於身誰復能舉其名姓者區區一時之毀譽其  
猶飄風須臾變滅良亦無足計耳

致李玉階中丞

聞新政整頓保甲及禁煙二節引手加額以謂深謀碩  
畫於當務之急能究察其本原而推行以漸可云盛舉

適黃杭生銓部枉過述及鄉里盜風日熾乃稍推論其節要屬晉謁時陳達頃晤銓部似於所言有未能詳者軍興以來節次舉辦團練保甲利害常參半其見之公牘敷陳推行不必皆實論者遂謂團練保甲具文於事無所裨益蒙意不然國家設官與民興利除弊一責之官而團練保甲必另設局經理無他在官例案繁多牽制百端非一新其耳目無由推行盡利也是以團練保甲之設其大端在通民氣而已其爲益百姓則在行之直捷無中梗者凡立法一視其意志所嚮駱文忠舉辦團練意在清土匪其時土匪竊發之案四出應時撲滅



而團練亦稍爲累或時假練總之勢苛擾鄉民黃蘭丞承辦保甲定立章程數十款鄙人告言章程愈密恐爲擾愈甚其後常見近邑小吏借所立章程增加規費則以章程繁密已失立法直捷之旨所慮多端反成具文遂使志意所嚮亦多不能自達者蒙以爲今日舉辦保甲在防禁盜賊請一以治盜爲義見盜卽辦以是督率州縣疏通民氣凡有盜案皆得上聞凡有盜犯皆得捕治懲辦一二人卽各縣之仰望如天日之照臨其誰不響應曾文正在長沙誅戮不過數十人而遠近爲之震懾風聲所樹其效立見竊度今日事勢與咸豐初稍異

承平日久官民之勢相距懸絕駱文忠常俯就之以能  
周知民隱考求吏治軍興以來官紳並當事任非復往  
時懸隔所以鬱結阻遏以成乎否塞者則吏治爲之也  
近十年來士紳稍賢能自給羣懷引避之心而風氣旣  
成無業失志者率希圖一差使以游食爲生亦非復往  
時振發有爲之氣誠以保甲爲名刊發章程塗飾耳目  
士紳多能爲之必欲整齊風俗除盜安民則所關鄉里  
禍福動須詰責州縣使之從令決非士紳之所敢任也  
賢者利國不一其用務在求治制事不變其法務在因  
時故今日舉辦保甲因其舊制而通利之因其所用之

人委任而責成功台端一言之轉移而固有餘裕矣盛  
錫吾太守精明強幹經理保甲一循黃蘭丞舊章而以  
坐辦爲名所頒關防存之臬署則具文而已應添派道  
員督辦專責以捕治盜賊而於長善兩縣爲尤急稍因  
舊章聯絡各鄉紳士以保甲之法部勒之其外府州縣  
但一責以捕盜使自督率其紳民不更爲之立法以長  
善兩縣差務殷繁無暇與紳民相接省會要區非力加  
整飭不足以資表示是以保甲一局可以專任其事反  
覆籌思無踰裴樾岑觀察者爲其耐勞喫苦一切能加  
體察而其品望又足孚信於人各鄉紳民間其專主治

盜也必爭歸之蓋盜賊之橫行差役之擾累鄉民疚心  
久矣凡此皆官能任之士紳雖賢必所不能任卽曰求  
通民情而已宗族鄉里之言容有毀譽愛憎未盡可據  
以斐觀察之勤懇重之以委任其收效必百倍於紳士  
鄉間鴉片煙館尤爲盜賊之源治盜亦必自治煙館始  
度斐觀察之力皆優爲之謹據所見以上贊高深竊以  
爲台端求治勤勤軍情吏事詢之營務處求通民情之  
大略詢之保甲局裨益必多矣

復姚彥嘉

奉手示知已由家而金陵而又返家幼帥所論皆在意

中而非鄙心之所存也鄙人區區與閣下所守實遠不同閣下無官守無職司泛然同於流俗於國家之休戚固無與也所知洋務亦但得之見聞而非有深識遠慮通知古今之變而究觀其始終鄙人常論辦理洋務之節要三上焉者力求富強之術殫思竭慮與之馳騁行之一日而可收效數年數十年之後當事者不樂爲也其勢亦必不能何也凡爲富強必有其本人心風俗政教之積其本也以今日之人心風俗而求富強果有當焉否耶賢如幼帥於此亦未能深察也其次則用今之法行今之政苟取循分自盡而已則亦必求知所以

循分自盡者爲何事而行之何先如今日吏治之奢亂  
欲無整飭得乎民生之凋弊欲無存卹得乎吏事固必  
求理矣民氣固必求通矣 朝廷持是以課之疆吏疆  
吏持是以課之所司欽欽焉求所以治國而理民悉洋  
務一切廢罷不講而洋務自理何也吾之所爲誠有以  
服其心也洋人之與吾民亦類也未有能自理其民而  
不能理洋務者也苟求富強其用有大於是者矣而亦  
必以是爲之程此則盡吾人之才智而皆可希冀者也  
其下則並此不能爲吏治之媮敝如故也民氣之壅塞  
如故也而彼眈眈環視之洋人亦必求所以應之應之

維何曰理而已矣審吾所據之理必有道以通之審彼所據之理必有辭以折之常使理足於己而後感之以誠守之以信明之以公竭一人之力控制指麾而無不如意則亦可以求數十百年之安能是三者淺深各有所得而其效立見不能是三者則萬無以自立鄙人知之明守之定而憫士大夫之狂惑昏迷日趨於危亂而莫之恤也正辭而明諭之意曰苟令在位者知之則所以安民弭亂之術舉而措之裕如也吾心所據之理有餘安坐以應人之變而必無有困辱折撓若以前之爲者此可以理決也盡如今人所持茫昧之公義一變而

五口再變而十三口再變而浸淫二十餘口深入長江  
三千餘里置官四川雲南環中國而踞其要害閣下試  
思之能堪此公義之三辱四辱乎閣下相從海外日見  
吾所辨爭而幸有當者何嘗稍有假借以不得申其志  
而從未敢懷輕視之心以吾心實見其不可輕視而考  
覽其學校風俗益愀然內自懷愧身爲大臣讀書觀理  
且六十年事任所屬智慮所及於國家安危利害所關  
尤劇南宋以來無知此義者由北宋以前上推至唐至  
漢議論奚若事功奚若與今日所以爲異同又奚若在  
位者不知考求無論士民鄙心常引以爲大咎閣下乃



欲使我囁嚅忸怩苟順士大夫之意以警誥洋人爲容  
悅疑誤天下非惟不屑爲也實亦不忍疾病歸家閉門  
卻埽不見一人卽來書所示抑揚反覆規合時論以免  
疑謗亦並無所用之湖南又有毆擊洋人之案自辦理  
洋務四十年每一阻拒洋人則開一釁端至於廣東禁  
使入城而洋禍乃烈雲南禁吏人蜀因而狙擊之而中  
外遣使之局乃成抑思洋人之游歷也有條約其指名  
游歷也有照會一切假 朝命行之而至今相承不悟  
是以義憤阻拒洋人而先已違背 詔旨夫且無以  
自解又何辭以解於洋人則亦在官者積慣成習不明

事理之過也如昨洋人至湖南以鬻書爲名書非貨也而旣云鬻書則亦與通商爲例湖南非通商口岸當據條約禁使不得停畱鬻書游歷非所禁也京師重地駐紮各國公使雲南通商後環中國萬餘里之地來往出入若坦途然湖南何所據以爲名而禁之不使至洋人行教者徧天下一著中國衣冠便無禁阻德國里士叨分礦學書盡湖南六十三州縣礦產皆詳著之是不惟游歷且到處推求考驗無知禁阻者是何足當一笑但使在位者稍明此理卽民心帖然矣惟其毅然無所統一也是以相與譁然卒莫辨其是非得失之所在來書

謂常郡人聞西洋好處則大怒一聞詬訶則喜謂夷狄應爾引此爲喻是將使天下之人長此終古一無省悟試卽今時事局思之果有益乎果無益乎三代盛時聖人政教所及中土一隅而已湖南江浙皆蠻夷也至漢而南達交阯東徑樂浪皆爲郡縣而匈奴烏桓西羌爲戎狄歷元至本朝匈奴西羌故地盡隸版圖而朝鮮安南又爲要荒屬國是所謂戎狄者但據禮樂政教所及言之其不服中國禮樂政教而以寇鈔爲事謂之夷狄爲其倏盛倏衰環起以立國者宜以中國爲宗也非謂盡地球縱橫九萬里皆爲夷狄獨中土一隅不問其

政教風俗何若可以陵駕而出其上也今人與奴隸盜賊同席坐則慙且怒審知其非奴隸盜賊也卽慚與怒立釋故於此辨之必明乃得所以自處與處人之道閣下據此爲俯順人心之證蒙不敢謂然也西洋爲禍之烈莫如洋煙而相與以行教爲事二者迥異而固中國人心所深惡者蒙以爲泰西之教其精微處遠不逮中國聖人故足以惑庸愚而不能以惑上智士大夫誠惡之惟當禁吾民使不從教爲家長者約束其家爲鄉長者約束其鄉其權在我於彼傳教之人不足校也至於洋煙之爲害其宜禁也決矣不獨民俗之窮人心風俗

之敝始於洋煙自西洋通商中國千餘年其國勢日益  
疆通商之國亦日益多從未嘗以無理求逞道光之季  
與中國構難其禍實原於此此所謂亂本也士大夫語  
及洋人則大憾見洋人機器所以致富疆者則益憾獨  
於洋煙甘心吸嗜豈盡民之無良哉在官者狃於所習  
蔽於所聞全無開導督禁之方故也曩在京師吳江相  
國相戒不談洋務而鄙人之談如故至於謗讟刺譏徧  
於士大夫洵洵然不可嚮邇鄙人之談如故誠見洋禍  
已成與中國交接往來亦遂爲一定之局冀幸多得一  
人通曉洋務卽少生一釁端

聖躬沖齡政在大臣

瞻顧尤多遇有洋務亦可少一喧囂爭鬪以滋 朝廷

之游移在我之理常伸卽在彼之氣自餒宋明之季之  
議論在當時已爲不揣情勢施之今日尤爲不倫誠當  
引以爲鑒戒不當反據以相崇獎誤國貽羞而不知悟  
也身當其任不能不慮及大局以求所以自效一日去  
位與耕牧爲伍亦直無足與談請閣下勿疑劉錫鴻一  
譎張爲幻之小人何足與校然其中消息絕大以於鄙  
人戕賊太甚所營求者聲名富貴也至於貽誤大局而  
始終有以自立即鄙人萬無可以自立之勢疾病衰頹  
尙復何求冷煖痛癢雖至戚關念勤勤不能盡相喻也

致李傅相

十月中領奉鈞械慰諭殷拳伏讀增感以方閉門養疴  
謝免人事未敢以鄉里瑣屑之言上塵聽覽數月不一  
通報跂仰滋深頃由倫敦錄示使俄條約並知英法各  
國日相與譏嘲訾笑地山於洋務本無知曉京師就詢  
使法情形無能一言其窾要巴黎相見一意矜張厖然  
自大詢及往使方略漫無籌畫但云伊犁重地豈能不  
收回頗心訝其言之易 朝廷以當艱煩之任而收折  
衝尊俎之效早度其無所成而固不料其昏誕一至於  
此通觀十六條中地山勉強相持者四字曰官不代賠

此語亦具有原委地山所見固止此也餘則一聽俄人之恣肆直舉天下全勢傾而與之並捐及蒙古地方聽俄商貿易不與收稅爲所欲得者伊犁一城其他利病非所計也而霍爾果斯河近距伊犁城其西屯卡相望伊犁河北流割分三之二又南繞出特克斯河橫截天山之北其南庫車拜城皆得反臨而拊其背南北兩路爲之中梗又北侵塔爾巴哈臺之境伊犁一城孤懸而屬之中國試問地山何以爲守且不但此也伊犁人民聽入俄籍是不有其人也俄人聽置房產是不有其地也卽所收回伊犁一城亦全操之俄人掌握以坐受其



制嘉峪關以西非復中國所能撫御又開南北兩道盡踞中國形勝阨塞以攘取商民之利恣其縱橫出入地山何所急迫而傾瀉爲之四十年辦理洋務同此一軌而地山之自取辱貽害 國家尤甚嘗論使臣之職在保護人民及所屬地辨論維持尤在 國體何子莪之駐紮日本反至廢琉球爲縣鄙心深用爲疑此其於輕重緩急之機必有乖違失其理者或高而抗或卑而俯其失均也嵩燾在上海聞日本之耗卽上言總署請先明諭使臣至其外部辨論使有以自處蓋琉球廢使臣進退兩窮無可自立之勢得此始有名可居然後加派

使臣專理琉球一事準照萬國公法存立小國之義會  
同各國駐日公使議之必能使之折服卽有抗拒中國  
亦足以自解說以無疚於心而申大義於天下前後兩  
上書言之計無加於是者望輕言微不蒙採錄頃復有  
愚見私貢之中堂請以尊旨商之總署或幸一邀聽納  
歐洲四大國英法爲鄰俄德爲鄰應以兩公使兼攝記  
在倫敦曾爲中堂言之使臣專主兩國交涉事宜事端  
大小輕重但以常道處之無庸震矜於其間西洋治行  
學問必務求實非可以虛名假借 朝廷一以了事爲  
義則人才自見竊度今日使才尙無能及李丹崖者使

當時幸用此言必無今日之辱仍當及此時迅派李丹崖兼充駐俄公使諭以中國注意收回伊犁而頃議訂條約諸未妥善不能照準伊犁地方應暫聽俄兵駐紮從緩計議近來喀什噶爾曾經通商自應變通辦理應由甘督與俄國督兵大臣會商勘覈具奏並諭左相以南北兩路新復各城善後章程均未定議應暫歸甘肅節制以一事權竊以爲收回伊犁事宜必應與左相深籌熟計俾無遺悔定慮於事前則易爲言補救於事後則難爲力其與俄人計議一責之使臣李丹崖隨機應變亦尚有餘伊犁或棄或否 朝廷內斷之於心俾使

臣資之以爲準則此時挽回補救視未經訂約以前難  
易懸絕然尙非無可措手者在 朝廷權衡處置而已  
往在倫敦論使臣赴俄當徑取道伊犁覽察山川形勝  
以知其節要乃能置議南北兩路邊界屯卡經亂以來  
毀棄殆盡無藩籬之隔疆界遠近尙待推察自非通知  
古今之變熟籌控制之宜具有深心學識良未易當此  
任卽不然亦當一赴甘肅與左相計議以爲應付之準  
斷非可貿然一行取決茫昧之中者又英法兩國皆值  
換約之期而相與坐視不一置議其意竝俄人定約後  
踵起以行其要挾之術尤非中國所能勝也是不獨爲

辱而已且至貽禍無窮聞左相意主用兵並請駐紮哈密以資調度左相疆臣主兵正不可無此議京師言者據之以爲名東征日本西拒俄人馳騁議論藉助聲勢嵩燾以爲兵者不得已而用之苟可以已用兵何爲自古用兵先審曲直無故授人口實遂激其怒以求逞在我已屬無名推極於用兵亦當竭情盡慮先爲之程以蓄積其勢審求事變堅持一意以理自處聖賢之當事任無以易此近復聞 廷旨議處而飭九卿翰詹科道會議嵩燾乞病以來於時事無所省問未知究竟何如或亦周諮博採之一義然竊以此宜斷自 朝廷無所

資於人言之喧闐今時士大夫知洋務者絕少紛紜無據之言徒足眩惑聽聞以資外人非笑於事毫無裨益生平於洋務不敢及其大者遠者所以存之於心宣之於言惟在了事衰病日深氣索心灰近患目疾尤劇並讀書之功亦廢何敢妄及時事以炫其愚耿耿愚忱不自揆度夙蒙中堂謬許爲知言如古井波瀾有攪其中輒激而動亦幸中堂維持啟道垂鑒鄙言採擇陳之無任瞻跂

復曾沅甫宮保

日前見申報聆悉督師山海關之

命旁皇顧望以

爲所處有甚難者蓋以義言之君父之憂臣子所不容  
避如公至性耿耿聞 召而必赴而以事言之則此

次用兵全失機要理與勢二者兩無可居而以守山海  
關爲名則視關外爲甌脫也京師諸公僥倖一戰馳騁  
議論以爲戲耳頃由玉階中丞遞到賜書並摺片各件  
部署一切詳審精密具見老臣謀 國之忠而審時度  
勢語皆徵實無一字虛假知其練事之深也循誦書辭  
溫厚謙抑藹然有道之言挹之而無窮味之而彌深公  
於軍務高矣顯矣臨望遠矣非游夏所能贊辭垂詢芻  
蕘惟有悚惕謹略就目前洋務貢其所知之一二上備

省覽俄人於中國情勢知之稔矣一戰而獲利無窮一日不戰必不能定議是以調集水陸各軍幾於竭情爲之往時天津會集各國之師汽輪不踰十艘今據申報已至三四十艘琿春俄兵至者萬人厚集其勢以求一逞而立言且以保全和好爲義託之各國求免崇地山之罪反若出於恭順者此所謂兵機也中國不能辨而藉助廷臣譁囂之辭謂可以虛聲懾之徵兵轉餉取辦臨時有識者皆知憂之而廷臣竟無一知者曹劌之策齊也先問何以戰而聞魯君察獄以情之言乃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於是而知左氏之知兵也知兵必知學



悲哉士大夫之無學也嵩燾謹獻呈四策無當公之高深也而亦可備一說往在倫敦聞西洋構兵中國皆先經畫遼河口卽所謂大孤港也德使巴蘭德屢請通商於此據謂中國泊船第一海口其外卽旅港實爲渤海之門戶扼截南北要衝一二次汽輪船據守有餘嵩燾兩爲合淝伯相陳之而不敢獻議據守審知輪船兵力之不足也應先期會商英法兩國託以保護中國民商先據此口再聲明中國萬不樂與俄人構釁不忍民商之受害也如此各國幸從則中國隨同各國與俄人分據其要害而使南北兩路海道不至阻截或有萬一之

幸此一說也吉林黑龍江並設將軍爲遼東藩蔽所屬  
城皆關繫緊要豈能不規畫防守政府諸公不遑計也  
試問俄兵至山海關天下事尙堪問乎應先與合肥伯  
相會奏遼東 國家根本重地三姓甯古塔並吉林外  
蔽須先相度地勢輕重所以籌防之策與交兵後或勝  
或負應付之方豫計其利病得失明示機宜俾知所以  
自處免至臨事周章貽誤日深此又一說也山海關誠  
爲京師門戶然邊牆處處可毀而入水陸之防又繁奉  
天之籌及金州廳熊岳蓋平是矣而錦州之大小凌河  
及甯遠河尤關形勝自關以西永平天津海口鱗次北

塘一口則庚申之變英人所從取道也竊度俄人大勢必扼遼河以阻截南北海道而駐兵琿春侵擾松花江或至挫衄而後擾及各海口蓋平熊岳良非今日要防以偏近通商口岸與各國同其利害者俄人不敢逞也嵩燾意謂宜多求通悉俄國語言文字及其情勢近則求之天津上海遠則求之哈克圖庫倫仍須兼通漢文者俄兵所至必遣使詰其來意兼備相機轉圜之用此又一說也節次與西洋定立條約皆一交兵卽增加數倍元氣因之大傷謂更涉四十餘年當知所鑒戒矣政府諸公亦多能辨之徒劫於紛囂之議論張皇四顧變

而加厲嵩燾所以獨排羣議而不顧者非能勇也生平  
讀書觀理頗能窺知三代政教源流本末漢唐以後規  
模局勢得失安在所以終能自立者安在下視南宋以  
下諸賢之議論猶蚊蚋之集於汗渠不屑較量也是以  
屢上言洋務當以了事爲義不當以生釁構兵爲名公  
與合肥伯相元功宿將爲時柱石與衮衮諸公無事巖  
爭有警捲席而逃者所處不同不與俄人相接則亦非  
力所及也或竟與對壘當延致各國領事明與之約決  
不交兵崇地山所定條約斟酌可與者毅然與之以一  
身爲天下任謗而所保全絕大天下萬世之聲名任諸

悠悠者取之無足措意此又一說也此四說皆人所不敢言而願言之無忌者蹇蹇老臣常有取於張江陵之言願身化爲藁薦任人洩溺其上終教人憑以安寢而已抑嵩燾尤有慮者近年竭天下全力以供左軍俄覺一開四處徵調左軍餉源遂斷而合淝伯相一軍取給江南釐餉既交兵各國必停互市釐餉亦缺鮑軍無指定之餉一意向前不顧後慮新募市井游民無復紀律尤懼無以善其後此次回家所見風俗人心已成江河日下之勢十餘年醞釀功效乃見於今日吏治罷敝盜賊橫行士民犯上無等官吏一切縱之專意苛害良民

玉帥稍求整飭而積習已深不能驟變也稍有知者羣  
懷憂亂之心卽各省大勢亦皆略同公試念今時事局  
可更開邊釁乎無故遣使往議而遽憤然以兵相臨自  
處已屬無名頃見鈔傳劫剛電報云俄國外部言據萬  
國公法條約儘容改訂而遽重罪使臣增兵設防實所  
未聞不能不懷憾嵩燾春間一疏已前陳之其時俄船  
尙無至者急發電報往諭猶可遏其狡謀而苦爲政府  
所格不特此也往在倫敦函訴英法其一公使俄德亦  
當其一公使誠令李丹崖出使俄國何至有此辱亦使  
劉錫鴻之凶悖譯署稍能裁之以正不過相假借嵩燾

老病餘生捐棄海外亦不至乞歸使俄一役劼剛任之  
有餘凡此皆關俄事機要無知辨者矣京師極口諾晉  
崇地山所言良是劼剛則竟謂無錯處彼誠能知其甘  
苦然竟謂崇地山無過則不可也在西洋兩年每因事  
詣外部具一公牘繙譯動踰數日仍須由所識英人斟  
酌證其譌缺所議事必先與繙譯反復申論使其領悟  
猶時有誤傳者崇地山之精細自不能及鄙人俄人據  
伊犁後歲常遣十餘輩採道里形勢筆之於書舉國傳  
誦之婦人孺子皆能言其山川險要地山茫然未有知  
也俄人又蓄意甚堅持論甚強以地山輩當之其氣先

折其言亦餒取辱固宜竊度今時能不爲崇地山者劄  
剛及李丹崖外尙無其人陳儷秋與西班牙在京師定  
立古巴條約已爲洋人所笑出洋年餘尙未能一赴西  
班牙都城何子莪出使日本坐使其廢滅琉球兩君名  
知洋務而剛柔輕重一失其理遂至辱國皆與地山爲  
類今亦無能辨此者地山賀焉任之士大夫賀焉譏之  
其謬同也必欲追究其由來則左相之宜任咎也決矣  
收還伊犁與從前繳還定海繳還甯波及廣東省城情  
形絕異彼所據一城與其國土懸絕不相屬一繳還而  
無餘事矣伊犁直西一路北徑塔爾巴哈臺南極天山



約長千五百里而距所設屯卡約五百里哈薩克布魯特屬部轄地又約數百里今皆併入於俄是此千五百里分界之地畫疆定壤頭緒紛煩非左相無能任者俄人在京師但以給還兵費爲言所持獨此而已並不能他有所求左相旣欲取還伊犁以爲功又不樂居贖取之名乃以諉之 朝廷而不復考求情勢之當否事理之順逆方且侈然主戰用其驕溢之氣鼓動一時議論以攘取天下之大名 朝廷亦遂深恃之以爲砥柱西土有餘也竊慮俄兵一動喀什噶爾三面當兵左軍已不能支遑論其他一念務名之私貽害天下國家泰然

不以爲悔以是爲忠吾決不取言者集矢合淝伯相而  
歌誦左相弗衰歷代史冊毀譽失實者多矣能辨知其  
是非得失尤難其人無古今一也周子之言幾微矣曰  
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幾也蒞事之初有審幾之明及事  
變之歧出又有赴幾之智一得其幾而萬險胥平一失  
其幾叢脞百出咫尺皆荆棘也天下萬事盡然西洋相  
偪日深不容稍有虛假是以爲禍尤烈易曰君子上交  
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往嘗讀易而疑之幾者動之  
微不諂與瀆奚以云知幾也及今閱歷世故而後知聖  
人立言之精也就上交言之莫尊於 朝廷就下交言

之莫遠於海外惟無諂與瀆而後曠觀極覽超然富貴  
聲名之外而深究其機宜故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知  
幾者無他知此而已矣王荆公用兵西夏伊川言之痛  
切至謂今日卽取人一城一國有何功名蓋當北宋盛  
時竭韓范之力猶不足取勝銀夏一隅兵力之敵乏久  
矣伊川不忍直言惟務息事安民而以無端動兵爲大  
戒此所謂知幾也西洋遼遠本無窮兵之心而因事求  
利日構日深幹旋之機允宜夙豫視公與合肥伯相審  
量出之而已嵩燾老病頽唐眷念時事私憂竊歎未嘗  
稍釋因書一竭其愚忱亦以發明中外相接事宜其理

不能越此至於此身艱難屈抑浩然有以自得求勿疑  
其有所怨鬱也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二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致李伯相

二月遞呈一槭思蒙鈞鑒前聞有督辦滇粵三省軍務  
之命知越南事必益棘而不能測其詳申報屢及  
法兵調發情形似挾全力注之蓋越南在其掌握久矣  
西法凡用兵交涉各國利病必先期定議或相助或否  
權度其宜無敢擅發其利病專屬一國諸國不得與聞  
越南交涉專在中國而始終未一考求萬國公法以籌  
自處之方凡駐紮各國公使以通好而已有小議論例

得參決至所關大故必專遣使議之不以煩公使蓋所  
議有成與否從違去就之機取決一時不使公使爲其  
難所以全交也嵩燾於日本及法夷皆請遣使往議蓋  
亦西法然也法人之欲通商雲南蓄意已深而謀開通  
越南之東京以取捷徑其意又不欲明言藉事生端以  
與越南構釁越南不達其本旨貿然應之其告急中國  
之辭法人能探知其詳中國又無以應也法人自度其  
力足以兼併越南而無後患先收取其東京開鐵路  
以徧雲南不待交兵會議而通商之局已成法人籌之  
熟矣往時西人滋擾中國用兵不滿萬人其侵據越南

西貢纔及千人而聞此次調兵萬五千人之多非但規取東京而已沿富良江而西以至保勝爲越南一巨鎮久爲劉永福所據皆將襲而有之以收其利而留爲屯防之兵以與中國相持至是而中國之大患乃成嵩燾十餘年來干冒眾人議論以求處置西人之方誠知二十年後必有承其累者及早爲之或可豫消其萌而散其勢以彼上下一心揣摩天下大勢而覷其利誠無意於中國土地而因利乘便或更激而成之以恣其毒亦人人意中所共窺及者也竊以爲處置西洋始終無戰法彼其意在通商卽以通商應之暫緩越南之議先與



駐京公使明言通商章程使電報本國仍由 朝廷遣  
專使巴黎定雲南通商之局而由中堂發使西貢調停  
解說平越法之爭事經數變而所處愈難及今與議方  
之去秋疏陳時其難不啻百倍然與其徵兵轉餉以從  
危曷若豫探其情而發其覆以理持之孫子曰未戰而  
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又曰知己  
知彼法人之意在通商而我必迫之使出於戰是無算  
也彼發兵萬五千人軍伍器械備具於平日而用兵之  
費動至數百千萬取給不窮今欲悉索敵賦召募無業  
游食之民以與相持是不知彼也用兵三十餘年聚而

爲勇散而爲盜蔓延天下隱患方深重以水旱頻仍吏治媮敝盜賊滿野民不聊生而於是時急開邊釁募勇以資防堵曠日踰時而耗敝不可支矣幸而得解旋募而旋散之所募之勇游蕩無所歸乘饑困之民以逞是導亂也其弊又坐不知己其精微者不敢言略言其粗者則亦岌岌無自立之勢矣中堂 國家柱石受命不辭義之正也然其職在主戰責成疆吏有餘奈何以一將之任使奔走萬里之外一以兵戎相見一切議論舉無可施西法爲將者任戰而已進退機宜主之國家權衡緩急輕重以顧全大局主之公使竊窺法人之意未

必遽犯雲南中堂擁此數萬之眾安所施其力而用其謀兼滇粵三省情形迥不相同雲南通商蒙自去歲正月已見文報是其心意久注所必爭者粵西土薄民浮西洋固不措意至於粵東沿海通商卽與諸國會議准其封口亦決不至率爾相侵沅甫宮保宿將知兵留意民生國計於洋務尤能觀其深自議海防經年絕未一鋪張入告嵩燾以是服其量而聞諸人言樞府以滇督撥甲厲兵而粵督處之泰然數有訾議是以屬中堂以專征之任又述京師議論所以屬之中堂仍以議和非求戰也其意若以爲中堂專主和者天下大事壞敗

決裂皆坐無識誠不意辦理洋務五十年士大夫所見終止於是可慨也要知天下大計豈能聽諸無識之一二人顛倒迷惑而不一疏理其節目條議其得失務定諸任事之初以求無悔於後審量樞府之意非必樂出於戰正坐南宋以來以戰爲名高有所蔽而不悟耳伏乞中堂定計於事先無埃其蔽而始求補救之術以滇事任之滇督檄粵兵且無出關專務保疆自固揭法人之隱正名通商先爲朝廷解其惑函告法國公使俾相就會議達觀昭曠之外坦然以誠相喻外間知洋務者稍優於京師皆知以戰爲不宜較南宋時議論固稍

異矣正不必樞府主戰者之果爲名高也然聞雲南又有戕斃教主之案高陽必援引岑公爲取快一時之計則亦終無如何矣故曰天也人力且安施哉嵩燾屢懷欲陳而計中堂所見實已知其深無待鄙言言之亦祇以爲罪涖旬踰月終不能自默實以所憂者大故言之愈切惟有惶悚

致李傅相

去臘二十六日接奉鈞槭知前兩槭竝蒙賜鑒所以屢瀆尊嚴誠知中堂所處之難而羣言淆亂終恃中堂一語折衷區區愚忱深望排羣議而障狂瀾使天下蒙其

情蔭利賴無窮繼見申報僂計法兵調至越南二萬餘人彼其所費侈矣未易與平議也自是不敢復有言往在京師陳說恭邸洋患至今日無可補救急求應付之方可以尊 國體安邊圉爲中國之利其大要在知所務而已是故與洋人周旋可以理喻而不可以力詘可以情遣而尤不可以坐置不理竊論中國之大患二一曰寇亂一曰水旱災荒自粵逆蕩平水陸防兵氣勢完固應變有餘則無憂盜賊之竊發也威毅曾公倡振山西天下響應救災卹鄰之義遠及西洋轉輸絡繹去歲直東水災相承爲例互相扶持則無憂水旱之類仍也

今時所患獨在西洋而西洋行事其發謀常在數年數十年之前而後乘釁以求逞猶不遽言兵也挾其所爭之勢曲折比附以爲名常使其氣足以自伸以求必得所欲是以先事有豫籌之略臨變有必審之幾以彼之疆每一用兵遲回審顧久而後發則知其志之猶有所懼而名足與相維也故可以理喻也漢書西域傳稱其利賈市爭分銖商賈車船行旁國歷今二千餘年諸國疆域日廓兵力日彊而一以賈市爲利未嘗稱亂中國自唐防邊之費惟收西域胡商之稅以供四鎮至宋迄明因有市舶司之設中國亦歲收其利通市之久遂以

廣開口岸聲息畢通頃數十年汽輪車船奪天地造化之奇橫行江海無與爲敵而究其意之所極賈市爲利而已其陰謀廣慮囊括四海而其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機而利導之卽禍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轉而爲我用故可以情遣也嵩燾實見辦理洋務無可開釁之理國勢之盈詘兵力之彊弱非所論也但無洋禍寇亂飢荒皆不足懼一有西洋之釁則此二者之憂乃倍於平時兵竭於外財殫於中未有能善其後者其中苛索兵費以求通商仍不越初議而國體所傷實多相持過久則必有失地之虞凡此事理之顯見苦言者不能知耳



近有二事稍心通其意當爲中堂一陳之見劄剛上總署書力詆李丹崖之言讓出北甯興化二城其持議甚正丹崖於此誠未曙然然法人何以爲此言假令中國竟允其請法人將遂捲甲以退乎抑更端以求逞乎其必求開通蒙自決矣是徒自爲反覆也蓋法人之心逆知中國之必不能見允而姑試言之以觀其釁劄剛與丹崖皆在其玩弄計數之中未易以得失論也上海英領事上言江督請代守舟山恪靖置不答或曰此英人之詭謀不答宜也或曰此意在保護商民中國又與國也西法有相代守之義不答非宜然中國外海三島以

瓊州臺灣爲最要舟山距法兵甚遠英人何爲慮及之  
彼其意蓋曰滇粵之兵相持久瓊州孤懸海外法人將  
謀襲奪之日本蓄意臺灣久矣亦必乘勢以動用以相  
警覺云爾使二國而果出此英人亦將挾有舟山以爭  
勝凡彼之言皆通籌熟計以豫爲之程者也與洋人相  
處無推誠之心則扞格必多無審幾之明則迷惑滋甚  
此不必其意之果然然能知此乃得所以相處之義劫  
剛又上中堂書發八難以推明主戰之說其言足以歆  
動今時士大夫而於中外情勢蓋全失之今不暇究論  
其他其云法人議論參差怠於持久反復申說所言皆

是也法人君黨凡三民黨亦三議論視他國尤繁然至於用兵先由議院定議盡一國之臣民皆無異言而後籌定兵費以爲調兵之數或增調或曠日遲久則又再籌申報所載始籌八百萬法郎繼又籌二千萬法郎皆國人公定之無所謂參差也且凡所言挈短量長皆以勢論其視今日固優於道光盛時今之將帥果優於楊果勇僧忠武劼剛侈然言之一二主兵者亦泰然任之斯亦足以廉頑立懦矣然而洋務之興且五十年其情之所由起與其力之所終極一斷以理而折衝有餘奚以勢論哉劼剛意在規合時人之論以求一日之名耳

出使通好於職司不當主戰而其言如此南洋同主洋  
務其立異又如此於是中堂之心乃愈隱而所處亦愈  
窮矣然劄剛亦有懇切之言而樞府不能辨見其電報  
類編去歲四月電寄總署言自前歲四月陳辦公牘無  
一復者燕會公使亦不知會其言以爲諸所議論出自  
公使之意非 朝廷本旨而峻拒之請另遣使與議此  
則法人初發議時所必應調處者萬國公法發明其義  
甚詳所爭中朝屬國彼猶專使就中國辨議而漠不爲  
應卽此已足激成其怒西洋相交有春秋列國之風使  
命所繫尤重 國家一切簡視之苟取應付而已此所

以失也自有洋務以來士大夫高視闊論以考求洋情爲恥見有知洋務者又虛爲之名曰此足應時須矣陽譽之而心益薄視之然就嵩燾所見凡名爲知洋務者粗知其情勢而已無通知其本末者由三代遞推至秦漢以下利病奚若所以爲異同奚若經史傳記之言具在觀其會通以辨其得失而後知兩漢承三代以後之規模一變唐宋規模又一變元明以來規模又一變而外人所以憑陵中國局勢亦變而曰奇嵩燾請爲之說曰夷狄之民與吾民同也趨利避害同喜諛惡直同舍逆取順同求達其志而不樂阻遏其氣同賢者以理折

衷可以利之順之亦未嘗不可直言之因而阻遏之取  
足於理强者亦可使退聽吾民之於官吏父兄也卽有  
屈抑忍受而已不能忍受謂之亂民夷狄弱者奴隸也  
鞭之撻之可也强者義視友朋但能以理相處一有藐  
屈憤然而起禍福榮辱立見是故洋務者治國平天下  
之一端也其所以爲用各異而其用同能教化整齊其  
民以控御夷狄固沛然有餘矣嵩燾非能知洋務者獨  
知其理耳法人滋擾越南以求通商蒙自誠使用兵而  
遂止其通商爲之可也用兵而耗敝 國家多償兵費  
終以通商何爲也哉此非勢也理也抑使用兵而能保

全越南爲之可也用兵以速其亡有可持之議論而不能宣也有可乘之事機而不能赴也貿然構釁以爲名高而不顧其後何爲也哉此非勢也亦理也嵩壽所以謂無可開釁之理是也尤以謂今日之大患不在西洋而在募勇之太多彼其注意在雲南嚴雲南邊防以粵西輔之而調集水陸之師扼守瓊州以防意外之變此所不可緩者耗敝財力以窮海防適足資洋人之一噓聞鄂督急治江防增修礮臺爲戲而已矣如信以爲宜防非獨不明洋情也亦未達兵略知其無益而用以相塗飾亦豈大臣之用心哉鹽法至今日壞亂極矣增引

愈多私銷愈充官鹽愈滯於此增加鹽價以事江防又  
兩敵之術也是未用兵而民商先困兩年以來富商大  
賈傾毀無餘利害之及民者如此卽 國家可知苦言  
者皆不能知耳至今越南大局全壞人心亦漸知悔禍  
矣急以此時斂兵滇境發使詰問傾覆越南之意滇督  
任之埃相往復而後上聞專使議之幸不終出於戰然  
非滇督所能任也要其義固不越此嵩燾堅持此義三  
十餘年無有掩飾瞻顧所言本末皆得之讀書觀理與  
今之談洋務者異也罵譏笑侮一切聽之惟中堂爲能  
垂諒竊獨以爲洋務當通籌全局非可枝枝節節苟倖



目前卽有勝負不足爲憂喜用敢竭盡其底蘊言之但能知此亦足息羣言之囂而不至貽事後之悔矣

再致李傅相

前遞呈一械暢論洋務本末計當上達鈞鑒頃龐省三中丞宣述尊旨以洋患日棘命嵩燾以所知備陳方略承命惶悚如嵩燾之愚直無所知曉何足以上塞明問晉臣卞壺之言諸公高語宏通而壺專執鄙吝今中外諸公力張撻伐之威銷沮惶懼嵩燾一人而已宜爲時論所不容中堂獨有意乎其言俯賜垂問謹彙次前後情事期解一時之紛而不必遂見施行略相發明以備

一義去臘奉鈞諭桑臺旣失議撤北甯之防於體勢全失此不可之甚者然用中國之兵以守北甯果何以善其後均之失體也宜擇其輕者就之求所以自處謂當斂兵滇粵邊境固守疆圉無勤遠略詣商潘琴軒中丞竝錄呈寄復彭雪芹宮保李次青二書專言粵防者互證其得失琴軒中丞以爲將來歸宿應如此此時非所宜言會見申報法兵調至者二萬餘人度其所費已多尤未易置議也遂亦不敢復有言迨及北甯失守粵軍全潰遠近惶然鈞諭慮其乘勝苛索兵費此豈待深計哉極法人兵力之所及徵求兵費擇地通商而已急與

料處賠費必多不及此時爲之將恐有失地之憂而賠費彌甚嵩燾前書陳論其要略謂當斂兵保境發使詰問法酋所以傾毀越南之意中朝使臣在法都極力幹旋未蒙宣示本旨今當一與核議以全兩國大局俟相往復而後上聞簡派專使議之軍事百變緩急輕重相距懸絕而遣使與議始終止此一義至於今日而索賠兵費決矣然自我發之猶可據理以相爭其氣或可稍殺自彼發之則一言出而已無可改移使滇督能明此義力與維持尙足稍全國體於旣毀之後而固知其不能也 朝廷一取虛憍之氣以與經營洋務不務揀求

人才辦理洋務五十年誠不宜有此往與左相書辨其一勞永逸之說以爲值水旱頻仍民窮財竭之時而倡爲此論以急開邊釁歆動 朝廷西洋積強已數百年而慎言戰劫定萬國公法以互相禁制每一用兵或數年或十數年必分勝負乃已故可以理折而不可以力爭也御之得其道足與共享其逸一勞則恐永不能逸左相老臣在軍借用洋款千餘萬勘設船局及機器糜之洋人者亦數百萬於洋務爲最習而有此言非其智之不足也趨時之念勝也蹇蹇老臣但知據理爲言而已不知有趨時也其戒左相位高望崇爲 國柱石總

攬天下全局與言官不當事任有別則亦懇切之至矣  
惟其知之明是以憂之深而言之切耿耿私憂尤以爲  
此次與法人構釁各國皆深咎法人而相推相激乃使  
各國以中國挫衄爲快又見中國兵力如此 國體全  
失各國環伺生心所憂方大而今日切近之患尤在募  
勇太多糜費太劇耗竭已窮之財力以供喜事邀功者  
一言之快自營辦海防西商提取存款名都巨賈傾毀  
無餘東南困敝尤甚吏治不修盜賊滿野將何以爲善  
後之計哉夙聞在官議論以爲二十年後必有洋禍幸  
及中堂元功頌德主持大計猶足息人言之囂深憂此

後邊釁一開禍必烈於往昔誠不意當中堂之身而使  
衰病餘生料及二十年後者竟親見之濫居總署數月  
而知洋務決不宜與聞誠憂所處之難也伏處窮荒每  
一念及時事發憤太息四顧茫然荷承中堂下問聊一  
發其所懷無任悚息

寄李傅相

海軍之設恪靖發其端李次青實助成之觀其立言之  
旨徒欲見威於敵魏相所謂驕兵也竊以爲北南兩洋  
兼綜防務控制有餘而凡沿海要害之地有形勢所必  
爭有一時憤怒所專及其必爭者固將度其力可以求

遲而乘我之敝以便利爭之非其時亦必不敢輕發其  
專及者因釁構難無有常主大抵西洋負疆爭勝懷樂  
戰之心而用兵具有節度非若前明倭寇豕突狼奔宜  
備爲之防且中國情形與西洋大異西洋民氣定而用  
法簡久練愈精中國用兵用其剽悍方生之氣而已設  
防於不相應之敵耀兵於無可用武之時徒爲戲耳恪  
靖所謂重臣誰能當之北南兩洋居其位而任其責威  
望誠無及者將假重臣之名去官守而領一軍則益無  
所憑恃 樞廷定議爲居中馭外之計簡調多員以實  
京師又諸一二求富貴者蒙蔽阿比爲之竝與原議乖

異甚爲 國家惜此經費也至於裁兵之說凡有識者莫不謂然然自江浙亂後兵籍已無存然且不能多裁二十年來有爲以勇補兵之說者有爲加餉練兵之說者議論紛紛多格不行其行者成效亦略可觀矣近乃爲汰勇用兵之說爲省現軍之餉以厚養旗兵之說其終兵勇竝議裁減以今時勢論之殆速亂之術也 國家設兵以衛民而已往時長江盜賊充斥自勅立水師小河支港所在戒嚴長江劫案反少日頃沿海散歸之勇游集爲患近省城鄉劫案四出視若固然江行必有師船駐紮乃敢停泊曾文正初設水師之意在防洋船



得入洋船不能敵也而用以緝盜以保長江之險使寇亂不敢生東南大勢恃以無恐爲功甚大恪靖議裁兵而不敢議及長江水師彼誠知之稔也次青並請長江盡改輪船豈謂此數輪船者遂可抵拒洋人耶洋船並無擾及長江之時而先委棄數千里之地以聽盜賊出沒儒生一隅之見妄議更張貽誤國家蒙尤惜之陸放翁記青城山上有道人年九十自稱病暗見人笑而不言一日見之丈人觀道院忽自言養生之術云爲天下致太平與長生不老皆非常人所能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

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放翁大喜就而叩之又自承暗不能言矣彼其所見實遠出南宋諸君子之上庶幾知本者宜其不樂有言也富強者秦漢以來所稱太平之盛軌也行之固有本矣漸而積之固有基矣振厲朝綱勤求吏治其本也和輯人民需以歲月汲汲求得賢人用之其基也未聞處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致富彊者嚴北洋之防以拱衛神京中堂之事也以次增置兵艦廣求人才以應天下之變亦自裕如而多爲之名分其權勢又設海軍署京師以遙制之徒資紛擾終無裨益其甚可憂者以節餉爲名盡取天下額兵與

其畱防之勇一律裁減使相與斂手以趨寒餓歷朝盛時所不能行而行之今日人心岌岌然且曰將以是求富彊也自古至今未之或聞蹇蹇老臣旁皇四顧私憂竊歎欲遂伏闕痛切陳之天高路遠衰病餘生無由自達欲乞中堂急先保全長江水師爲東南畱一綫之生機其有餘力能造輪船爲之可也必先毀棄數十年之成效營求茫無蹤影之富彊以爲名高此不可之甚者也程子云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竊觀今之言事者皆不明理不識體者也蓋亦人才衰敝之徵萬不能不及此時一圖補救耳

致彭宮保

臘月二十五日接奉冬月二十八日賜書籌畫精詳神謀獨運而其憂深思遠力求實濟尤徵平昔蘊蓄之閔深非復今人所能庶幾然嵩燾獨有深憂者法人滋擾越南以求通商滇境當事不務探求其情以理開諭之貿焉與之構兵而於地勢軍情又多不能考究不獨急沿海之防且更督及江防聞鄂省亦議建築礮臺徒霸上之兒戲而已以勢度之雲南邊境必不能免侵擾其餘各省海防皆爲虛設獨瓊州一島孤懸海外極可危懼爲其徑西一面數百里與越南僅隔一海港法人輪

船出入安陽口東距儋州隔海相望其南由昌化感恩以達崖州竝界越南南定既爲法人所踞自神符海口以北輪船肆行無阻粵東無一輪船之可恃孤守瓊州海口其勢已難持久又況兵力分守各海口尙虞不給法人踞有越南必謀襲瓊州以爲輔車相依之勢粵東邊事乃大壞嵩燾以爲方今要務在嚴守瓊州宜急咨北洋大臣添派鐵甲兵船防護而厚集兵力以應之尊示據探報宜泰之役有日本兵數千人疑所傳之非實嵩燾於此尤懷深懼蓋日本蓄意臺灣久矣與法人合謀資之兵力心知法人踞有越南與中國相持其患必

及瓊州於時日本亦必乘法人之求逞經營臺灣去臘英領事照會江督請以兵助守舟山恪靖置不答英人之心猶日本之心也恪靖於洋務全不一考求應付之方似此關鍵所爭非細麾下居省調度各海口均有責成似以瓊州爲尤急而其地瘴氣爲人所畏儋耳以南瘴氣更甚萬非老年所堪惟宜遣將命師未宜自恃忠勇親臨前敵虎門礮臺向稱天險旣經用兵增礮設防勢不容緩然香港數十里港路兩岸皆屬英人英人不與合謀法人必不能越香港以犯虎門似虎門以內之重重設防尙可從緩值民窮財乏之時開此釁端本謂

非宜滇粵三省增加新募之勇各數十營沿海皆奉

旨設防乃至內江增築礮臺上及鄂省之田家鎮竊疑樞府諸公非獨不知洋情也實亦未覩行軍之要略嵩燾區區日夜憂懼揣度洋禍必及滇境若更有牴牾瓊州臺灣定海必承其害各國環起相陵且至無以自立尤以爲內地切近之患不在洋人而在招勇之太多誠憂餉項之無從取給也法人尙在遲回能稍委曲以求紓近禍猶可稍養滇南之威導使通商以饜其欲竊論洋患已成聖人生於今日亦無能攘而去之其機要全在應付之當否誠得其要可保數百年無事否則其

禍亦立見辦理洋務五十年僅見前歲用兵朝鮮最得機要餘皆失之以爲振帥必深明此義而於法人之擾越南迷亂已甚鄙心尤用茫然默察樞府之心必不肯遣使一與平議旣蓄意求決一戰亦必考求洋情以審量戰事之始終非可憤然傾天下以圖一逞也嵩燾於此亦有數說一曰斂兵保勝以固滇南門戶以法夷深忌劉永福保勝爲所舊踞之地藉其力以遮遏法人而駐重兵蒙自爲與議通商善後之計一曰固守滇粵邊界鎮南保勝兩關以北皆中國邊境所應設防慎無輕言出關卽粵東虎門亦然所用以拒敵者必在第一層



關隘也一日嚴守瓊州臺灣以防意外之變西洋用兵不輕涉險劉永福不能固守其患專在滇南劉永福能固守則患必旁及此亦必然之勢一日揀練精兵以濟實用西洋侵擾中國凡數用兵其終皆索賠兵費通商而止今亦猶是也而情勢則遠不同能力扼邊要一關足以制其深入卽自守有餘不能則急與議息兵是以虎門設防用兵貴合不貴分若枝枝節節爲之終至退守一城則必有失地之患蓋中國通商口岸已無可再增而乘積敝之餘用其積輕之勢可以無所顧忌此又必然之勢也孫武之言戰也曰知己知彼所謂知彼者

知其國勢之強弱知其人才之能否知其勢之所極與其計畫之所從出而後可以總攬全局以決勝負之機韓信攻趙知廣武君之計用與不用魏武知袁紹之不能襲許又知劉表之不能襲鄴則可謂知其深矣知敵之深乃益有餘地以自處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諸公憤焉莫測其所由先無以自處主戰愈力自處愈窮一將之能而偃然恃以爲安一戰之勝而嘎然據以爲喜以當小敵不足況若西洋之氣方盛而勢方強者乎彼固無求傾中國之心何爲激之使狂逞也今時獨合肥伯相能知洋務而以位高望重不敢與樞府異同遂爲議

論所持嵩燾自問讀書觀理稍能窺知三代聖人控制  
夷狄之大用伏處田野無所顧畏於此屢具疏言之亦  
以直陳之麾下幸冀有所採納不敢自外誠無任惶悚  
激切之至

復李次青

臘月初八日寄呈一緘數日乃奉尊槭略悉彼中情事  
又數日復奉雪帥槭言之益詳而於尊槭所敘數事不  
能無疑亦以見公於洋務終未有明也趙克國策西羌  
爲患中國必先解仇合約結聯他種與漢相拒西洋節  
次構兵皆然獨法人侵擾越南以求通商滇境最爲英

人所忌粵東愚民焚毀沙面洋房英人至今隱忍不言  
彼誠不樂與法人相比以構患中國而憂中國之反激  
之以是竟不一置議西洋以行商爲國計其勢必不能  
竟已也將俟法人通商事定苛索兵費彼亦乘之以索  
賠房費來書謂其不能交出凶犯遂亦無詞此大誤也  
彼所謂凶犯過失殺人而已以中國律論之擬罪不過  
流徒振帥據以難英人鄙心爲之失笑在官者如此蚩  
蚩之民何論焉雪帥屏絕洋人不與一見粵人頗以失  
望以粵中姦民狂逞而士大夫類能諳悉洋情各口通  
商凡十餘國其構釁者法人耳猶恃各國主持公議而

於其中經營調處斡旋之法雪帥一律拒之則是爲法人合黨聯交使聚而謀我負一時之盛氣乃使其理反不足自申誠爲非計西洋之入中國誠爲天地一大變其氣機甚遠得其道而順用之亦足爲中國之利而五十年來辦理洋務日趨歧左正坐一二賢者高視闊論專習南宋以後囂張之習由北宋以前上推至漢唐規模事迹且不暇討論無論三代是以其局愈蹙其勢亦愈窮賢如雪帥亦爲此種議論所蔽惑無暇達觀昭曠之外嵩燾於此急言遽論略無瞻顧非能獨犯清議也三代聖人撫綏中外寬之以情隆之以禮其言具在而

在今日尤爲安危利病之大幾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其應與違皆吾民也猶能相爲反覆洋人眈眈環視其應也尤捷其動而有違也遂亦無可補救以言乎遠則相距數萬里以言乎近則咫尺也君子於此知敬慎焉故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竊慮雪帥氣太盛語太輕此所以關榮辱乃在天下國家深願在事諸公之熟籌而深計之也

致曾宮保

月前遞呈二書想蒙賜覽其時適奉全權大臣之命

而觀所頒 詔旨但欲徇使一戰而已一切強制以  
不得有爲私心憂疑謀遂具疏論之又念前屢具疏由  
南北洋轉進今事勢叢脞如此南北洋處危疑之地值  
盤錯之時嵩燾所陳又似比合南北洋之旨以折羣議  
之非於議未宜代進拊膺躊躇之日多矣略爲恪靖發  
其義知其負強使氣不可以莊語稍以平易出之未敢  
顯著糾正其失古人有言曰目短於自見故以鏡鑑形  
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今時  
士大夫無知道者循聲附影希望 朝廷意旨以求詭  
合頑然自託於敢言日趨於迷惑而不知悟度其用心

豈果有見於今日兵力之強足資一戰而必不可不  
示威外人乎希時道諛而已矣嘗記宋儒劉元甫之言  
仕有三恥相時而爲道希俗而爲功飾義而爲名古之  
君子以爲恥今之君子矜張自肆泰然任之學術之不  
明人才風俗之媮天下之敝所由基也初謂法人必擾  
及瓊臺諸島頃接鄂信福建馬尾已交兵船廠輪船之  
所集也是其故有三一毀滅機器根本之地一福建租  
界在南臺於各國商局無損一天津始定簡明條約卽  
有專辦福建海防之命彼亦尋聲而至耳充法人之  
志駐兵以脅求通商苛索兵費而止卽諸言事者亦謂



無甚害也而當民窮財殫之時贖兵無已 國家何以堪之自頃數年商賈任貿遷者傾毀無餘富室存儲俱至蕩然而又毀及招商一局盡長江數百里利源舉以委之洋人中國不復過問豈復有能自立之勢傅相於此具有苦心然亦失計甚矣 朝廷任信少年希圖榮利一二狂瞽之言以疏忌大臣其害遂至不可究詰非愚直如老臣不敢言亦不能言而無由痛哭陳辭以幸當時之一悟至於今日而遂無可言矣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三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復李傅相

領奉十月十四日鈞諭所以訓誨而開啟之者甚至經緯光華全局在心所言皆中窾要抑嵩燾區區之意尙有應須發明者河決鄭州不東趨歸陳而南出汝潁足徵祥符蘭儀之交屢經河決地勢增高然以較之河身高下之勢又迥別賈魯河近接中牟尉氏可以引河使東行滎澤以下河道距蘭儀遠至百餘里申報言自決口東望盡成山阜是開濬舊河工費實爲增劇賈魯所

以別開一河正惟地勢稍下易於引流也歷古治河或役民夫或調旁郡軍校原可參用而尤莫便於今之勇營蓋隊伍相連則人數有準哨弁相習則董率有程而又無徵發之煩資遣之費因其月餉量給米鹽之需工費可省數倍近年湖南一應大工役皆用營勇費省而成功亦速河工所以爲國家漏卮直以塵涌坌集莫可端倪易資侵牟調用營勇尤爲救弊之術至嚴施諸善士積年捐振累數十百萬略無憑藉所恃勤廉足資倚信而已河勢南趨江南必承其害裏下河爲江南完善之區財賦所匯聞嚴施諸善士力任工役可以分洩水

勢奮起助工救蓄紆難宜有同心使當鄭口初決之時  
急切爲之早一日有一日之效及今則已遲矣誠知濬  
河之工糜費過甚然黃河北決且四十年南北兩道河  
身均已淤塞水勢至無所歸卽令泛溢入江終須開通  
一河引使歸海此亦理勢之無可易者也及今爲之糜  
費一萬有一萬之工程糜費百萬有百萬之工程徒以  
堵塞決口爲義所估六百萬之帑金一擲無餘果何術  
以善其後抑嵩燾之意尤以今時辦事如鑿生鐵處處  
牴滯事事虛誣最服膺濂溪周子之言幾幾一轉而全  
局皆活曾文正公之用兵橫行絕迹中堂承之以成中

興之業皆善用幾者也河員積習濡染太深河工捐例  
開相與指發河南豫蓄其攘奪之勢此豈足與整理者  
但幸一見 諭旨愷惻詳明通籌全局合數省官民  
之力以圖補救獎勵而振興之卽機勢爲之一轉大抵  
積重者難反禍不亟時不迫卽欲反無由禍亟時迫而  
猶踵常蹈故爲之斯所可憂者大矣初聞河決奪淮南  
趨以爲河南之患爲輕江南之患爲重謂 朝廷當先  
飭兩洋大臣東豫兩撫通籌會議而樞府無能見及此  
其意專注決口謂幸苟且成一日之功自漢以來治河  
隨其流徙而爲隄堡潰決而加修築才力相懸功效略

等一塞決口而無餘義矣是以禹功歷二千年至戰國之季隄防興言治河者但能爲苟且賢者爲之足保數十百年無潰決之患其要終不過識水性而道使暢行準之禹功一皆苟且而已誠令苟且成功尙復何求今自銅瓦廂決後黃河失修二十餘年恣使汎濫游衍欲苟且邀一日之功而不得鈞論借洋款延西士要言不煩日爲友人言河患遂成必展轉丐之洋人以求疏洩推盪之術此時尚不敢著之私論況敢昌言於朝乎鄙論借用西洋機器卽隱寓此義今方治海防修戰艦謀所以攘斥之誰與任此者西人日笑存之久矣苦知者

少耳無已惟有目前救急之一法就南運河東隄各壩順其趨下之勢測量地勢窪下處多開引河以殺水勢而引洪澤湖之水注之射陽湖徑直入海兩岸排椿各爲遙隄以資捍禦勸民徙避多爲餘地聽其流行其害終歸裏下河而固當早爲之所以求保全善地卽此辦法非得外餉二三百萬不足以集事沅帥思以是重朝廷之憂不敢上請中堂儻能一與籌畫乎嵩燾地勢河務都無考覽意有所迫槽馬上陳不自知其覲縷

康熙中

命于清端公開下河海口以疏水時

靳文襄公爲河道總督疏陳下河卑於海潮五尺疏

海口引潮內侵已而治下河竟無功是下河不足以  
洩洪澤湖之水況重之以河水平因中外持論並以  
舊河故道已淤淮水之出清口者卽開通碎石河已  
難爲力萬不能坐聽春來雨水之漫溢僅能出此下  
策頃聞洪湖加漲迫不得已仍開碎石河不敢望能  
疏洩洪澤之水然固勝於出下河也然及入春桃汛  
是否不至汎濫固所不敢知矣

致李傅相

中秋領奉鈞荅憂勤悱惻之忱爲國爲身盱衡千載庶  
幾聖者之任伏承德躬康裕福慶駢蕃敬祝無量十餘



日來聞鄭州河決泛及淮泗僅見兩次蠲振 諭旨

不及河事心竊憂思曾沅甫宮保自清浦商定分疏桃源成子河清河碎石河以洩洪湖之漫溢爲淮揚十餘縣計亦稍紓一時之患而無關治河要義卽洪澤一湖受河之激蕩亦恐非兩小引河所能殺其勢嵩燾以爲河之通淮久矣然必使與淮分流黃河全力注淮則奪淮以與黃而別道淮南行爲憂河勢之增溢也深求歷古治河之法必不肯使河并淮又更激而南趨以成併江之勢此實古今之奇變兼值國是艱難財力彫敝之時果何術以善其後竊意 朝廷當博求方略引取天

下能治水者通全局籌之規畫地勢高下及工役之繁  
省或仍道使北流或引歸舊河故道並須開通一河使  
河身足以有容而後堵口可塞而功可成頃見

諭

旨須發帑金二百萬兼飭陳佑銘諸君隨同經理爲之  
稍慰然窺其大旨皆未能總攬全河形勢深籌熟計以  
求道河使順軌安流者也就目前利病言之亦決不能  
遷就敷衍爲苟且一時之計鄙心所爲旁皇顧念未能  
稍釋者也因笑張香濤尙書任晉撫疏陳身在一隅而  
懷經營八表之志嵩燾蹇蹇小臣引疾家居而遠憂黃  
河皆爲越分然災變所極時會所趨深慮江河合併常

憂及數十百年之後者遂恐於今日見之滔天之患尤資砥柱急盼中堂通籌大局力主其議而董其成前復沅甫宮保書錄呈鈞覽儻有一二足資採擇施行否比年東南水溢一雨常至數月旋又繼以亢旱黃河泛濫山東永定滹沱各河衝決頻仍所在爲災言者謂陰氣過盛之徵竊觀近日朝政專務迎合傳會以水濟水是陰象也言事者務爲操切刻薄而紀綱廢弛已久無能有所整飭而益趨於靡敝相與爲銷沮閉藏而已是陰氣也十餘年來屢下求言之詔而言者並未一及國政民生之利病專取釐捐小節禁侵漁禁濫費一人

言之羣起而附和之相與視爲莫大之經猷所以爲貧富疆弱者何在所以維持人心風俗者何在茫然莫能辨也凡皆陰盛之徵也而黃河之大災以成所盼朝廷震動恪恭躬行儉約而示天下以敦厚博大多求賢能有節操者與圖治理以稍期幹旋萬一無任私祝致曾宮保

前承節麾北發入  觀京師適以尊府有宜奉慰者握筆躊躇不敢陳達旋奉鈞械則啟節已多日矣忽聞揚州接奉  諭旨卽時返旆相與疑訝會見申報河南鄭州河決關繫江淮大局度必倚公營辦十餘日來僅

見兩次蠲振 諭旨不一及河事心疑 朝廷視等  
黃河北決委山東數郡聽其決蕩則恐復有堯時懷山  
襄陵之患徑思具疏陳論頃復奉到諭示河決情形並  
飭淮徐兩道分疏支河引漫水出揚莊復黃河故道具  
見蓋謀願畫規畫兩淮大勢舍此更無他法漢唐千餘  
年黃河與濟相出入河決不越山東之境至宋而南趨  
與淮合歷元而遂以全淮受河而別引淮入洪澤湖開  
清口以濟運自是河決多在開封數百里間漫地益廣  
大勢亦日益南趨誠憂南匯入江將至不可施救竊計  
此次河災之羨溢治河之難百倍往時堵塞決口逼河

歸故道其功專今黃河故道已淤  
遠其決而北泛濫直隸山東數百  
口積淤堵使北趨正恐未易施功  
故道是堵口與疏濬故河一役而  
國家艱難之日經費從何取給  
端與宮保所籌正相符合而微有  
水勢必多開支河而淮南北皆鹽  
一道可以引流嵩燾以爲從下游  
上游多開引河道河復故道此當  
河出鄭州南仍由蘭儀下游歸舊

能遠出賈魯之故蹟治法亦略相等黃河大工煩費爲多而事勢所逼不能不審量全局以希數十年之底定此治河之正義也自漢治河嘗博求能知河者詳考其利病非能專望之在官者也役夫堡民或能知之令更相推舉湘淮各軍之在防者發以治河可得一二萬人稍省工費卽擇遣偏裨督工河員故習視隄工爲利藪惟當以此汰治之而令南北兩洋大臣董理節制歷代治河嘗發旁郡軍校爲之動至十餘萬人左文襄亦屢用所部營勇開濬河道其明效也此一義也伏讀諭旨兩次頒發帑金四十萬賑濟災民江南諸善士亦

爭爲之其用心至勤然黃河之爲患與他水旱絕異爲其一瀉千里惟所馳突決口不塞卽成災之區一日百變故當以河爲急而招集被災之民以工代賑亦以此次疏濬舊黃河開通引河所在皆有工役不比前時專力堵塞一口也嚴佑之陳竹坪諸君力大願宏罕能及者當並使助辦開河各工令隨所在分別男婦工作振濟亦可收一舉兩得之效此一義也二者又治河之餘義也嵩燾尤以爲比年水旱頻仍民窮財殫所在四民皆失其義司農經國計者惟務操切苛斂知有度支一庫而已不知其他京師營造方煩糜費百端言事諸臣



亦務爲富彊之說潤飾太平增水軍復制錢誣罔 朝  
廷倍增經費而天亦卽應之以奇變淮水之壅爲洪澤  
湖原僅可資一時之利決非經久之計豈能復令黃流  
漫入使當道光盛時竭人力爲之經費猶可營措也今  
更非其時矣嵩燾以爲宮保當至誠惻怛宣示在事各  
官誓心自勵視漢武臨宣防故事將軍以下皆自負土  
填河爲民請命以荅天變迂拙之論知亦無當時宜耳  
再重伯自金陵回言黃流全注安徽淮潁以南伯寅叔  
平兩尙書疏請道河流出巢湖及開灌口宣洩入江意  
在稍紓水勢使不至全力注淮揚以免裹下河專承其

害河勢泛入安徽淮潁各水皆爲所奪其南入淝水亦勢所必至所急應籌畫者正在力遏其入江之勢決無引而道之使急入江之理且亦不足阻使不入洪澤湖淮揚之難終不能紓五代周顯德中略唐淮南謀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渡因鑿淮城西老鸛河以通其道由鸛河出山陽瀆以入江謂之灌口蓋北神堰以障江入淮是時黃河故道猶爲淮水故可引淮從鸛河出山陽瀆以通江又意主濟師原不計水勢利害今水道地勢亦屢有變更以大勢論之引淮入江未爲甚害也引黃河挾淮以入江則害不可勝言矣邗溝一水

何以堪之其害亦必先及裏下河此尤不可之甚者也  
西洋疏河機器皆資水爲用其無水處用何機器未能  
考求竊意此等當求西人之善治水者一與計議蘇爾  
士河到處有刮沙船歲一周巡推沙入海使黃河得此  
亦可稍省堵築之力西人長處在始煩費而後一切便  
利省約開河濬深萬不能外機器此亦今時工役之急  
應講求者矣

再致曾宮保

前呈一械論河工事宜想蒙鈞鑒竊意 朝廷當明諭  
南北兩督豫東兩撫及河督通籌全局審量地勢高下

工役繁省或仍道使北流或引歸舊河故道先定大計而後可施堵築之功河流漫溢山東本無河道積久加淤河身高出平地以丈計決而南趨就下之勢遏塞已難又並無故道之可復是直激水而挽使逆行深慮

頒發帑金二百萬責成堵塞決口萬無可以收功之理若議道使北流必先開一引河而河流已漫及淮潁山東引河勢不能旦夕蒞功遂恐漲入洪澤湖江南北受害必劇仍須從決口開一引河引歸黃河故道稍殺其入淮之勢以今日大勢計之非令南北分疏二河竟無可以施治是以用力多而成功尤不易也漢平當言

考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其時賈讓三策以蠲地與河爲上策多穿漕渠分殺水怒爲中策繕治故隄爲最下策而亦不能爲疏濬河身之議蓋自戰國趙魏及齊瀕河自保各爲障蔽而隄防以興禹時疏濬之功全失河身日益增高隄防隨而加增是以有激蕩遷徙之患每徙一口積久皆淤卽欲決開一河工力苦無所施歷代名臣多爲濬河之論而亦終無有能行者孟子謂水由地中行黃河一水積三千年橫行地上嵩燾前書尋求賈魯河遺蹟以自漢治河但有堵塞獨賈魯之疏白茅以通劉莊村

實爲創舉追論當日情形與今事勢正同其時河決白茅北行賈魯陳二議北塞決口以制橫潰其功省疏塞並舉挽河東行復故道其功費甚大丞相托克托躋其後議因白北茅開通一河行四百六十四里至凹里入舊黃河計四百六十餘里中因舊水故道疏通之者十之九別開一河相接引十之一謂之生地生地深約二丈餘舊水故道不過數尺是有事於疏者也舊河故道仍專用隄防而已是時河決未久故道猶可循也據史所載至正十一年四月開工十一月工竣其工七月耳今河已南決無力挽使北行不急引其流將使挾淮併

江以成滔天之患殆難爲善後計也故以事局論之全力注淮無從挽救則窮於勢國家靡敝民窮財殫則困於力天時人事之交相厄極可危之局也而以時勢論之往時河決苦於疏濬之力無所施今日河決更苦於堵塞之功無所用大勢所迫不能不先籌開決之方而緩計堵築之術蓋用人力以疏河非神禹莫能爲而用機器以疏河西洋能知水性者皆能任之其功費亦略相等而其勢較順爲功亦足以持久伏乞宮保博訪西人之能者一與計議國家之力萬不足以勝此必藉民力以分任之論者徒曰開捐而已此用術以誘民財者

也非藉民力者也江南善士嚴佑之施少卿陳竹坪等七八人力籌捐振十餘年不倦爲能有堅識定力不避艱阻宮保以一紙書召之與籌商大計施一方之振能救活者幾何黃河之流徙又非他水旱比也今日注於此越日又注而之他流注無常所則施振之力必有時而窮宜較量地勢分段以開引河因卽以工代振酌給開工之費而聽從募捐代振仍按照所捐之數準依河工例給與獎敘如此較之河工各員必能迅速取效其用費亦必稍有實際可以少助 國家之急而濟經費之窮河勢以伏汛爲最劇自今至明年五月猶及買魯



治河之期及今施工下游用營勇而於開封蘭儀一帶  
開引河以歸舊河故道卽募被災之民用工代振勤日  
夜爲之期使刻期底定東南大局庶可無虞

致曾宮保

去臘呈寄一函想蒙賜鑒獻歲發春伏惟道履康和受  
福無疆大鈞幹運物阜民綏萬類同欣豈勝佩仰去歲  
初聞黃河南徙漫入洪澤湖卽度決口未易堵塞水勢  
所歸江南將獨任其難以爲數百萬之帑金當從下游  
疏濬不當虛擲之決口商之頌生中丞爲擬疏稿一通  
略言其要當時中丞慮與 廷旨參差未及允行逾月

枉過言此疏關繫頗鉅不能不繕遞嗣聞張杞堂廉訪有開濬鬪龍港之議中丞揚人諳知地勢言丁溪閘萬不能容納黃水曾有書辨論及之嵩燾因查康熙中于清端公請開下河洩淮水時靳文襄公任河督疏陳下河海口低於海潮三尺卽有疏濬徒資海水倒灌其後工竟無成是用以洩淮且不足況重之以黃流乎鬪龍港海外積沙涌起閘水蓄洩有時不虞填壅黃流挾沙以行入海之勢不暢則沙愈停滯恐不足資宣洩似以順淮水之勢專注射陽湖爲要總之黃流無入海之道其勢不能不趨注裏下河下河地勢窪下一經泛濫受

害必劇禹分四瀆而水治歷二千餘年而河合濟又千餘年而合淮遂以一河橫貫四瀆竭天下財力以事隄防勢常岌岌今又且千年矣必且挾淮入江自頃數十年水患頻仍江路浮沙成島嶼者日眾大抵江沙增漲水無所容歲有泛濫黃河又更相逼而南天時地勢之變遷將不知所底止竊疑禹治河北載之高地水性就下不能載使高也當爲濬之使深而北出碣石其地最下則河之入海益迅疾而無停沙計禹當時必有推沙濬深之法以能安軌順流二千年無河患更歷春秋戰國而其法全失至齊桓公始有曲防之禁其時爲襄王

元年又四十九年至定王四年而河徙知曲防與河勢  
紆回沙多停壅禹迹遂堙春秋戰國數百年中人道之  
大變者也而天地之氣亦爲之震蕩而不得所歸坐使  
中原瀕海受河之地盡爲沙鹵漸趨而及東南閱數百  
千年而必一變鄙心所尤爲旁皇慨歎不能自己者也  
中丞去臘相見亦力主開濬河道之說云當再一陳之  
嵩燾謂如此必先急籌經費台端所不敢陳請者當代  
爲剖析中丞言此須待其自請值國事艱難之際當事  
者亦各具苦心又不敢力肩其任固不如事外陳論得  
失爲可以盡意也其如何措辭未蒙枉示並以奉告

三代以前事無可考覽周世典籍具在推求其時情事猶可窺見其大概春秋昭公元年當景王之四年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洛汭爲洛水入河處而言纂禹功以大庇民蓋距定王四年河徙六十年禹功必猶有可循者故劉定公及之禹貢敘河至華陰折而東徑東干數百里始折而北以注渤海春秋諸國爲曲防而河乃回曲迫蹙瀕河必有承其害者劉定公以大庇民爲言必尙有興革之宜假霸王之命取決於諸國督使行之當時未經明言歷代注疏家無能推測其旨要發明劉定公之所以爲纂

禹功者而禹功遂終不可復矣

致曾劾剛

連奉兩械詳論河事想塵台覽自度生平於河務茫如也又非職思所屬誠不宜越位遠憂然於古今運會之所趨事變之相因而成與夫國家得失利病之數頗謂能窺見其大要竊覩近時行政處處抵窒事事虛誣在事者承迎觀望仰窺朝廷意之所嚮以求免過無敢異同鄭州決口之不能遽塞人皆知之而無能建言疏濬以爲朝廷之意在堵塞決口而已經費又苦不給恐言出而將任過以大勢言之河日趨而南直灌洪澤

湖浸成入江之勢非急開通一河使水有歸無從道使入海卽決口亦必不能堵塞縱令泛濫入江終須引使別流歸海及今爲之幸而有成使河身有所歸爲功甚大不幸而至泛溢終須竭數年之力爲之非能徒以堵塞決口爲義虛糜國帑一擲無餘此鄙心所爲長顧遠慮懷憂而不能釋也河決以來距今四月河南七八縣黃水一過全注淮潁安徽漫地視河南數倍將來患害所及尤以江南爲最重 朝廷應先飭南北洋兩督及東豫兩撫通籌合辦急求引河入海之路目前大勢尤在江南乃至議開成子碎石二河亦苦於經費無從籌

畫竟至中輟疆吏不敢以請樞府亦並不一籌及之頒發振款調撥帑項全注河南竊以爲今日治河之法但能急籌出路其撫卹災民但能以工代賑而全局所繫尤在 朝廷通籌熟計合數省官民之力以圖補救未宜專恃河南支銷經費挽使逆流僥倖以求一效而置大局不問也日夕引領以望未聞有通籌全局之善策鄙心之憂其何能已湖南釐捐較之各省最爲覈實但少郵觀察辦理尤有計畫以一成二分之支銷爲部議所持此數月內裁併節省略符部議因請之中丞立一定規以釐捐收數有贏絀而用款一成不易俾不至任



意高下亦力求覈實之一義仍乞台端俯賜鑒別力持公議庶使辦事者不至驚憂畏顧側足而立所以保全釐務爲惠甚大想亦台端所樂爲主持者也竊論國家財賦所入積弊環生獨釐捐一項收數爲鉅弊亦較輕所用一二士紳稽查估勘錙銖取之民商其勢非多得數人不能任一局之事亦惟人多耳目昭彰可以杜弊局員董率之總局主之公行乾沒者數十年無有也湖南所以優於他省正以創立章程多出自賤兄弟法周意密流弊爲最少也各省外局用款不入報銷湖南一概列入一爲部議所持惟知裁減士紳以求節省人數

愈少收數愈絀亦勢所必至也十餘年來御史言事專注釐務防侵牟省費用章疏至數十上一二士紳爲地方效奔走經營餉糈月得數金之薪食此何關國計毫末而待御史痛心疾首言之部臣亦遂据爲要義至計而湖南報銷反視他省爲多天下事顛倒紛紜一無實際大率如此此實心任事者之所尤爲寒心者也但公以嵩燾爲能究知其本末屬爲一言以冀台端之鑒諒誠不勝區區禱祝之意並乞一爲閭相言之

致李傅相

去臘領奉鈞槭仰窺經國之遠謨受成於心無與發明

而後知大臣經緯天地具有本末訾議之與其鋪張傳會之均無當於高深之旨鄂中新政稍聞其略於湘事專主開採煤鐵購置機器而急行輪船鑿通寶慶灘河以資轉運又欲爲兩湖總建書院依仿廣雅規模其發揚蹈厲爲能有豪傑之風而所行亦實切要便民獨其爲富彊之計則固未嘗就中外情勢參稽互證以辨其緩急輕重之宜也秦西富彊之業資之民商而其治國之經務用其技巧通致數萬里貨物徧及南洋諸島嶼權衡出入之數期使其國所出之產銷路多而及遠其人民趨事興工日增富實無有窮困不自存者國家用

其全力護持之歲計其所需以爲取民之制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而取裁於議政院其國家與其人民交相維繫并心壹力以利爲程所以爲富彊者民商厚積其勢以拱衛國家國大者數千里小者一二百里莫不皆然中國官民之氣隔闕太甚言富彊者視以爲國家之本計與百姓無涉百姓又各懷挾私意覷其利而侵冒之其持議論者又各訟言其不利而阻撓之一聞集股開辦遠近聞風者皆得挾一說以起而與爲難矣數十年來舉行礦務訖無成效蓋由此也要之國家大計必先立其本其見爲富彊之效者末也本者何紀綱法度

人心風俗是也無其本而言富彊祇益其侵耗而已賢者於此固當慎之湖南山地本無官業尺寸皆有主者果爲利所在百姓盡能經營無待官與開採其開採而復得佳礦兼須吸水則必用機器凡用機器必西人爲之中人多不能盡其法此時宜廣開西學館使稍服習其業知其所以爲利庶冀人心所趨自求之而自通之日久必能收其效蓋所用機器亦須各就地勢利用何等機器層累以求賢焉而以機器往愚者驚擾卽有知者亦莫辨其所以爲用途恐虛糜無實卽此末中之一事亦自有其本存焉而百姓之爲利與所以求利國家

又自有本末次第今將盡天下礦產而開通之如明萬  
歷時遣使四出其利病得失誠有不同而爲擾民一也  
自公爲之徒資煩費自商人集股爲之則亦商人之利  
而已富彊之說果何賴乎且以西法爲名一切務爲泰  
侈士民失業者亦皆引領以望環集以求薪食爲利多  
少不能計而所用常數倍又不能如泰西人之持久也  
山藪自然之利皆王政所先漢唐盛時亦嘗究心於此  
其後聽民爲之如泰西製法之新奇國家用以興脩水  
利創置器械推行之各省瘖民之擇而從焉可也不足  
上煩大府之經畫抑又有甚異者輪船之爲便利天下

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習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難在士紳十年以來阻難專在官凡三次呈請涂公一阻之卞公再阻之前歲以中堂傳示夔帥之意嵩燾始一任之聞者皆各欣然甫一集議集貲至二萬餘李黼堂以一書阻難其言絕迂夔帥不謂然也嵩燾惡其爲鴉音急避之亦以每歲行輪不過七八月湖路上下灘水率深四五尺水落則一二尺夏秋水漲亦或數丈而未可常恃內湖行輪祇能以喫水四五尺爲度其勢不能運貨卽人數亦不能多既有異議良亦不樂任此去臘以朝命又一議及之具呈重申前議在事者

猶據李黼堂之言爲定論力持之亦不悟行否當察看民情地勢不能以臆斷也嘗笑輪船至內湖府道以上凡有行必調取輪船獨不准百姓置造然且曰將以順民情也問何以知民情所據者獨一不達時務之李黼堂豈具呈之數十人皆非民耶亦皆非其情耶五十年辦理洋務在官所見如此而謂西法可行富彊可期殆非所敢知也內湖輪船終須開辦固亦不待阻禁矣獨惜嵩燾之力不能任此耳

致李傅相

前奉五月賜械以孫本謀日謀北行帶呈一書而事局



屢變凡三易書致所急待上陳者反更濡延伏處荒山見聞疏陋獨於天時人事深觀默相粗能辨知其因革緩急之宜竊獨以爲中堂創興鐵路試行之津通數百里爲深得機要蓋泰西富彊之業非中國所能驟期也而固不可不通其義而引其端所興造者數百里之地經費猶可取給也行旅往來日無停軌計尙可得一二釐之息庶冀遠近知其便利仿而行之漸次推廣泰西鐵路公司通及十餘國皆漸積以成而行之一段卽收一段之利公司皆得爲之分任其功而總計其息所收貨稅各國自有經理而鐵路通任之公司未聞一舉營

治數千里估費數千萬示期八年爲此無端厓之計畫者然且曰是將以求富彊也烏在其爲富彊哉自取窮困而已矣數千里之遠宜開鐵路幾道車幾輛添設棧行幾所均未暇計北道諸水湍疾泥沙俱下水漲則車路盡沒又浮沙不受杵按里估費參差百出勢難畫一均所弗論獨就剗修經費論之惟借貸洋款爲最可恃而泰西計息以六釐爲率千萬之息月須六萬三千萬之數計息八年已逾千萬泰西集股之法按股品息而已然在本國至五六釐已爲厚息今且未知所收利息幾何而先坐耗千餘萬之息從何取贏以求善其後乎

數千里之地百貨之轉輸商賈之貿遷可俚指計也造  
端宏大浮費百出重以委員薪水之糜費任事者之中  
飽所借洋款無從籌給勢將以所修之鐵路準折之洋  
人爲累將至無窮香帥大言炎炎讀者心折嵩燾視其  
文無一語可爲據依橫渠論學分別聞見之知心性之  
知雖聖人何嘗不假聞見以益其知而聞見之知終是  
隔膜香帥於聞見之知粗爲近之惜其於事理未達者  
多也京師士大夫於津通鐵路訾議甚力而於香帥一  
疏折而服之無敢議及者且勿論其他四十里之通州  
曰密邇神京盧溝橋距京尤近反不爲逼乎天津通商

口岸漢口之通商獨無慮乎見小而忘大慮近而失遠人言憤憤如此良可笑歎要知其可慮者固皆無足慮者也嵩燾所慮者獨謂國家物力未足以堪之將謀爲富彊之計所費過鉅收效尤難非經國之義也秦西富彊具有本末所置一切機器恃以利用致遠則末中之末也今將習其末而徐探其本但宜小試而決不宜大舉故謂津通鐵路惟中堂能斷行之亦惟中堂能知其妙用非沿海言洋務者所能辨也香帥鐵路之議以三千餘里爲程籌備經費勘估道路事前之煩費已不可勝計其勢亦決不能行幸而八年之久鐵路告成事變

且益繁多未覩其利而先見其害又可豫計而決知其然也中堂於此宜熟思審處未宜傳會成之陸務觀在蜀於丈人觀道院見青城山道人言爲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老皆不易言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不得異術惟謹而已每思此言而知有宋人才皆未見及此竊論富彊者三代以下太平之盛軌也今時風俗頹敝盜賊肆行水旱頻仍官民交困岌岌憂亂之不遑而輕言富彊乎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彊之理西人以通商爲義本無仇害中國之心五六十年

來樞府諸公不一研求事理考覽人才懸一防堵之名  
莫辨其緩急輕重一責以防勦虛求之而虛應之一轉  
盼間又懸一富彊之名索之杳茫冥昧之中以意揣其  
然何爲者也前書論吳清卿一疏自謂有見而多未達  
其旨竊以爲天下大政總之樞府樞府得其人卽萬事  
理如不得其人各以所存之志所處之時與地求自靖  
焉可也讀海軍衙門奏駁香帥各條至爲精透亦見香  
帥所言之失實也如此可云考求西法而顧未能考求  
中國之情勢知其利而不知所以利嵩燾以爲輪船電  
報必宜通行鐵路暫必不能行無已則小試之徐徐推

廣之庶無大失也故深以謂香帥此疏爲亂天下之本  
苦京師諸公匙知此義者顛倒惶惑議論紛歧貽誤國  
家心竊悼之曾重伯告知薛叔芸曾以嵩燾使西記程  
入告仰蒙 聖人垂詢頗用爲疑此書略載海道情  
形於洋務得失無所發明未知叔芸何取於是徐思之  
書中論處置洋務事宜略有二三段多 朝廷所未聞  
叔芸用是以相啟沃於此益知叔芸有心人也其書進  
呈與否於嵩燾無所加損初議至西洋每月當成日記  
一冊呈達總署可以討論西洋事宜竭所知爲之得何  
金壽一參一切蠲棄不復編錄此卻可惜耳

致瞿子玖

自古言經國之計能盡古今之變述明哲之規而不能  
審量當時事勢與其才力能行與否言之愈精其去事  
理愈遠曩讀船山書關申韓之說極論諸葛公不當用  
此爲治竊疑諸葛公生擾攘之世值羣雄並起爭逐之  
時倉猝以就功名所自命者管樂而其量固遠矣豈能  
以三代王政期之其後從政粵東稍來自試辨知其輕  
重緩急涉歷二十餘年以來見諸言事者毛舉多端爲  
綜覈名實之說而後慨然歎息思船山之言蓋親見萬  
歷以後頭會箕斂用操切之術以求挽虛誣錮蔽之習



繁刑峻法愈益不當其罪坐使人心解散國計消靡以迄於亂是以言之痛切如此處末流之世紀綱法度廢弛久矣人心變幻百出日益不可窮詰於此當益勤求吏治培養國脈靜以俟之寬以容之力求保國安民使不至困亂無告則猶可庶幾也龔世俗之見剽竊一二古人之言目擊時事之日非立言陳計謂可稍圖補救尤君子之所慎也家居卻掃不聞時政得失惟自數年前廣開言路窮極釐捐之弊屢煩 詔旨督責竊獨以爲國家人才之乏一至於此良可浩歎 國家經費所入自初盛時常留有餘以示寬假取足以養欲給求

承平日久侵冒日多各關課稅及錢糧正供所入浮收常倍於經制至有數倍而不止者通計國家取民之經惟釐捐侵耗最少如四川之夔州江南之五河委員所得常一二萬爲釐差之至優者然歲收至三四十萬是猶二十分之一也其間貪黷虧挪由督撫用人之失當豈章程之咎哉要之釐捐之虧挪準校經制常入之侵耗相距甚遠而收數固爲至多 國家豈患少此歲入二十分之贏餘以資人之生計而使各效其力且釐捐之起本由乾隆以後商人營建會館籌畫公款取之甚約而不勞積之甚厚而有繼自頃軍興遂用其法以籌

餉實爲歷古未有之創舉唐劉士安轉運江淮所任使  
多求人士有幹能者史稱其通壅滯任才能富國而不  
勞於民夫苟以常法行之所在皆壅滯也劉士安縮利  
權惟在引用士人廣儲耳目使遠近之氣常通是以獲  
美利而人無厭苦彼其所職在轉運猶國家經制也而  
不惜煩費以求舉所職國家終以享其利釐捐爲軍興  
以來一時權宜之計不領於經費又皆親見其倚辦軍  
需收蕩平克復之功裨益 國家甚厚言事者不知何  
所忮忌悉力攻毀之每下一苛求督責之令則弊端日  
增而收數亦日減當事者羣懷苛刻以繩其下人心懷

懷自危相與粉飾掩護以求寡過所在巡丁役夫橫行而無忌此區區十餘年所目悉而心傷者樞部大臣生長承平之世積資以至高位本末得失宜所不能知部書利用報銷之名爲罔利之資言事者從而助之將悉人士月得數緡數十緡之薪食攘而奪之以求快於心使天下側足而立故嘗以謂發此議者非言官之罪吾輩不明學術不達事理持議論者之罪也王王秋博學多能每與言此輒爲舉司馬德操之言儒生俗吏不達時務俗吏一時在官者儒生則君輩也究其旨多出於伎忌之私以爲吾不屑爲此天下亦安用此曹爲也甚

或因其親戚子弟營謀未遂憤嫉而爲此言也試思以  
釐捐歸藩司以保甲歸臬司以督銷歸鹽道所省局員  
薪俸而已此其支銷皆可數紀歸併各署勢將假手書  
役其爲侵冒豈可勝言自古治天下大計在急通民情  
至於籌餉下及民商尤須體量商情使人信從而後欺  
蒙偷漏之弊少局員專司其事研求體察決去壅蔽猶  
虞不及司道大員職任繁重日行公牘已費捫揣又深  
居官府屬吏已罕見其面奔走給使令者門役耳書差  
耳令有不便且至無所控訴而又使之持籌握算與商  
民爭錙銖之利其勢誠有不便是自塞其利源也所傷

政體亦實甚 本朝立國規模與前代異前代州縣皆有庫儲如南漕一款皆存畱州縣備用者也一切主之自官百姓納課稅供使役官民常多隔闕 國朝州縣多資紳民之力卽列入祀典壇廟亦多歸民修官民之氣常通是以 深仁厚澤洽於人心亦由民氣易以上達故也釐捐引用士紳本劉士安成法良亦國家風會使然歷觀前代史冊軍興用煩爲籌餉之計設法徵求多立名目其法較今釐捐爲煩而所取亦未必加豐乃至焦頭爛額轉徙逃亡怨咨載路蓋州縣之橫徵差役之苛求壅蔽深而侵牟者多也釐捐之興三十餘年

大亂已平相仍不廢誠由各省有留防之軍有協撥之  
餉不能不資取給實亦其用法簡便民商習而安焉不  
如前代之擾亂不可以終日也設局用一委員日與商  
民相見稽覈既周交納尤便所以能去壅滯良由此也  
柰何恡一委員之薪金假手書役以益其壅滯爲此纖  
嗇之計乎無已則并各局裁撤之不能利國而猶足以  
便民以各保其私利若仍存釐捐督銷之名而盡去其  
實決知所收遠不能逮今日徒使商民困於書役流離  
耗敝相與怨咨以從前代之裨政其失計也甚矣至於  
鹽務之有督銷尤與釐捐迥異釐捐局用有常而收數

贏絀不齊少一支銷卽多一解款鹽務專以所銷引數爲程 國課在其中局用雜款亦在其中取之商人所得之贏餘隨所銷額引繳納多銷一引卽多得一引之經費少銷一引亦祇能計引完課不能以所收之經費填補額課也是以釐捐督銷局用同取之商民而督銷局用尤與 國家經制毫不相涉必裁去局員誰與任督銷之責者徒爲商人省此經費商人固不願受也會文正公初議招商舉行票引嵩燾時爲運司上言鹽務以引地爲綱領軍興以來兩湖引地由川粵各私占踞從何收復今當先爲收復口岸之計如各府縣城及各



市鎮商賈匯集之所必有銷鹽市肆多或數十百處少亦數處督使銷行引鹽此易辨而知也但使口岸不能屯積私鹽卽票引可期暢行而引地自復惟須所在以一官督之文正公復書極以謂然惟云收復口岸四字未能見之公牘當仿其意行之此督銷局之名所由起也凡經設立督銷局皆行引鹽無局者皆私鹽也始終不能外收復口岸一語而所設局苦少嵩燾屢言之督銷局總辦並以開局經費爲慮不敢多設通計湖南分局不過十餘湖北江西各設三四局而已竊謂司農經國計者正當責成督銷不惜小費加意經理何以專爲

商人惜此經費以取坐困今但責以裁局員減薪水抑不知此經費果 國家經制乎抑出自銷行額引之商人乎鹽務 國家大利當細心體察挈其要領鼓舞商人爲之見小惜費經營一家生計且猶不足而可以言 國家大計乎嵩燾任運司一月時引票尙未舉行卽各場竈並利行私稍與清理一月收及三十餘萬加於盛時額課故凡 國家所恃以理財者急求擇人而已未聞朝出一令夕發一議束縛辦事者之手足而能稍有裨益者也嵩燾自以無才不敢過求仕宦去歲一病數月精力日頹於人事無所介意而自初通籍已歷四

朝身在江湖而常繫心 君國之重欲以此意上陳  
以非職分所及不敢自貢其愚同時在事諸君子又未  
宜以一隅之見妄有干瀆特私以質之閣下樞府如孫  
許兩公及翁尙書潘尙書曾侍郎皆知言者乞以此說  
詳陳之以希萬一之有幹旋補救其諸在下持議論者  
尤不可不使知此義也

致黎純齋

奉別十年中間一再通問雲天曠隔懷想百端傾寫無  
由閣下兩次持節海東遺經傳記按求古本討論宏富  
大雅閎達好古多能莫與倫比而亦見古籍之流傳荒

棄之中土而存留海外足資稽攷蓋有司失其官而學  
在四夷已早發尼宣之歎伯言曰論之士烏足知之近  
所輯刻幾何幸求惠賜棊本發皇耳目通使各國十五  
六年誠無多裨益而搢紳士大夫紛呶嗾嚙漸以醒寤  
議論日平外人亦日弛其猜防要挾之術以通情好此  
其轉移無形之中今人不能盡喻也而獨閣下表章載  
籍頌揚贊美溢於觀聽比績量功冠絕一時嘗論陰陽  
消長之機否泰治亂交互乘除自古爲然方始 命  
使時迫於外人之求請非 國家本懷也而實中外交  
涉機之所自開嵩燾疏庸迂拙無所知曉而自西洋肇

亂廣南攷求其本末諮  
周秦以來流極變通少  
千餘年苟能推知利症  
其於聖賢言論與其所  
故自未通籍以前卽自  
毀兵凶戰危聖人不得  
諫止用兵無言戰者古  
口揚目禍人家國懵然  
宣宗憂勤惕厲所以  
聖人之量也當時諸臣

譁然以戰爲名

文宗獨以戰爲非宜嵩燾時官

京師獲讀

諭旨尤服

聖人之仁竊意其

時樞府大臣稍能諳知洋務安坐綏定之有餘而非

文宗深謀遠識處以靜鎮一時在廷虛憍之氣延

禍生民尙不知所究竟此又千百年後讀史者所不能明而小臣於所目悉稍辨知之故於開端奉使西洋頗謂朝廷用人爲不虛區區才力亦尙能堪之而於其時力舉一劉錫鴻充當隨員樞府遽以副使任之一意傳會京師議論以嵩燾爲的自負能攘斥夷狄深文周内以相齟齬不獨區區一生願力無所施用乃使仰天

歛獻發憤嘔血志氣爲之銷靡才智聰明亦爲之遏塞自古平陂倚伏之幾相乘迭見誠有然者而未若劉錫鴻發之暴而施之悖謬至於此也出使者今人所薄視自以不屑爲者也而亦竟有假之以爲名以投時好正恐道光以前之人心尙未有此使當時在廷諸公稍悉洋務能如今日則劉錫鴻之言尙不足以惑眾使閣下閱歷之深見理之明能如今日亦必有以匡正之使不至增長其頑悖於此又見天人感應之機所伏至微所發至烈而在廷紛擾之辨爭波動風靡其初峻拒之其後又眩亂顛倒而爭趨之僥從僥違反覆變幻以此處

中外之交終知無有會同翕伏之望也抑又聞君子之  
行道也必有以振厲天下之人心而使之服柔和生人  
之氣而使之馴而後不疑於所行自宋以來盡人能文  
章善議論無論爲君子爲小人與其有知無知皆能用  
其一隅之見校論短長攻剖是非不能辨也辨之愈力  
攻之者亦愈橫是以君子聞惡聲至則避之避之者所  
以靜生人之氣而存養此心之太和也嵩燾不敢一二  
與人辨則惟有卷懷以退安身以崇德以求沒齒無聞  
焉已耳去秋與傅相論鐵路事宜傅相以爲知言而謂  
所見正亦如此京師皆以是蔽過傅相此又以見任事



之難而大臣爲國經謀遠計攻擊之與其鋪張附和之一皆失其本旨而其議論混淆是非倒亂終使所事無一能成如今日鐵路虛糜已甚亦豈能有成功之望哉天下之事眩惑於議論而終以耗國病民蓋常有之得一二辦事之才誠不易矣辦事而又能解事之尤難也復黃曙軒

奉手書篤實謙抑感佩良深指示各節均有心得足補鄙見之闕古人置重所以依神由來蓋久周主徹重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無取於重殷練而祔因有虞主練主之分所謂殷主綴重者虞主也古人依神皆以飲食

重用二鬲殯用二筐葬用笥甕罍皆以盛飲食置銘於

重以表柩亦以依神也

銘與主皆書官諡姓字其上卽神之所依也

周禮司

常大喪供銘旌卽王建太常諸侯建旂之屬士喪禮爲

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鄭注半幅

一尺終幅二尺故下云竹杠長三尺廣雅天子杠高九

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周禮疏引士喪禮云死

者以尺易仞然據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經

末鄭注因曰無旌不命之士也

朱高安之說亦本之鄭氏

自在孤卿

建壇大夫士建物之外不當據此謂士所建之物止於

三尺古禮殘缺多矣儒者各以意擬之恐有未盡然者

自漢以來無建旂爲銘之制一以裁帛爲之而各視其  
品爲長短之度家禮之言卽今制所由仿與古之爲銘  
旌者固異又未宜比而同之居喪之禮不飲酒食肉檀  
弓推及於行弔與喪大記士與於斂者一不食同義蓋  
與於哭泣之哀則亦爲之廢食所以爲仁之至也然亦  
云喪有疾食肉飲酒七十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聖人亦  
自準量人情以爲之制周禮掌客札喪殺禮而受牲禮  
如故賓客之牲牢不以喪廢是亦具酒食也竊疑周恭  
叔爲程子主客應給酒與否當自酌之不當以關白喪  
主如少年羣飲爲歡自不當與若年老或  
病得酒爲解風寒又豈宜吝而不與哉程亦不當計

及人之爲惡與否此緣程子守禮法太過以有此耳經  
言行弔而不言所以待行弔者哀與禮亦各自盡其義  
焉而已周禮酒人有禮酒飲酒之分其四飲之物皆酒  
類也似古者酒亦有常供不必燕饗爲歡始用酒祭祀  
之期見之周禮者中夏享禘中冬享烝皆用仲月祭義  
言春雨露旣濡秋霜露旣降亦當在仲月晏子春秋天  
子至士皆祭以首時鄭注王制因謂祭以孟月薦以仲  
月服虔注左傳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又云祭天以  
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說亦紛紜而未定而薦新之  
禮宜在孟月如四月麥熟七月稻熟故自漢時祭皆用

孟月亦無大夫士以下用仲月之文今大夫家祭或用冬至則仲月也亦或用十月而薦新以七月則通品官以下及庶人皆同凡禮經言宗廟之祭皆爲天子諸侯言之儀禮犧牲少牢二禮詳士大夫家祭之儀證之禮經士祭禴而已大夫祭及曾祖而已而經言長兄弟眾兄弟及羣子弟均與旅酬之事其儀甚盛未知禴祭之果能通行乎否乎自漢以來則有不能通行者矣士無世官田無永業自非五等世襲凡品官之子孫皆庶人也王制庶人祭於寢祭於寢者薦而已矣惟宗祠之合族者爲有祭古今情事之異宜有然者卽左傳所載昭

元年十二月晉烝四年十月順祀先公祭期已無一定  
鄭服之說但以意擬之至今千餘年亦未嘗一著爲令  
亦以非人情所安故也裸獻之用鬱鬯以始獻和香味  
以示敬王制天子賜之瓚然後爲鬯書賚爾秬鬯一卣  
詩釐爾圭瓚秬鬯一卣皆以明天子之賜然周禮固有  
鬱人鬯人之分鄭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鬱  
草名白虎通廣雅並云天子祭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  
茵蘭士以蕭庶人以艾天子之異在別爲裸獻之鬯酒  
其和鬱金以煮之下及庶人皆然惟薰蘭蕭艾所用之  
香草不同耳蒙竊以爲灌者裸獻灌地降神禮無明文

而灌酒之必和以香草漢世諸儒猶能言之據周禮大行人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凡大國之孤以下無裸似裸禮惟天子諸侯有之蓋凡裸必有圭瓚其禮嚴而祭禮之始獻以香草和之自天子以至庶人同也頗疑朱子之言有未盡者禮經及漢儒之言具在可覆按也忌日之祭於禮有之而生日無聞凡祭必有配生日或父或母當以何主之假而母生以季秋將屈父以從母乎抑使生皆春夏將廢季秋之祭以從春夏乎

今人生忌日皆有祭從俗可也據以爲禮則不可

朱子著家禮固

非一家之私書也此恐不可爲訓古今異宜而禮俗必

當有辨以閣下好學深思謹就來書所疑以鄙見發明之伏候指示

答黃性田論學校三變

三代學校之畱貽更歷春秋戰國而蕩然無復存矣孔孟於其時急起修明之是以三代學校至孔子而一變爲其道不能行之天下則與其門弟子私相討論太史公言適魯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三代法物具備及戴記所載論三代禮教甚詳而一納之於學以爲化民成俗之本中庸所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此孔孟之所以爲學也至漢而又一變太史公言讀功令至



廣厲學官之路爲之廢書而歎但懸學校之名導之仕  
進而已無所謂學也學校之變盡此二者章句之儒各  
有發明宋儒出而言理獨精培養人才亦獨盛其功在  
學校而於學校不足言變也孔子實始以身任師道無  
與爲敵者孟子興而有楊墨宋儒出而有朱陸異同顯  
樹之敵以爭勝至今日而標立漢學宋學之名假實事  
求是之說推求度數訓詁以攻擊程朱而宋學亦微矣  
并不能與爲敵要其實則所謂記問之學也亦不足言  
變也

與友人論仿行西法

西人富疆之業誠不越礦務及汽輪身車數者然其致富疆固自有在審知彼我情勢之異而又有其可以通行者使緩急輕重之理先得於吾心而後可與考求西法卽以湖南礦產言之所在皆民業無官山湘水以西由湘潭湘鄉以達衡寶徑西至沅靖湘水以東由醴攸以達郴桂煤鐵各礦無地無之礦戶多於西洋以數十倍計恰無以是致富者亦有虛糜數百千緡不得礦產或阻水而止天地自然之利百姓皆能經營不必官爲督率若徑由官開採則將疆奪民業煩擾百端百姓豈能順從而在官者之煩費又不知所紀極爲利無幾而

所損耗必愈多若仍督民爲之則亦百姓之利而已

國家何恃以爲富彊之基乎中國與西洋情勢相距絕遠不能悉數請一言其略凡礦產愈深愈佳西洋開礦常至四五十人必藉機器以濟人力之窮其用無他用以吸水用以轉運而已開礦取土皆人力也是以機器有利無弊用機器愈精則資人力愈多此中國之人相與蔽惑深言極論而莫能喻者也中國言地學者最重山脈爭執甚堅而人心之伎刻百出不窮士紳有勢力則伎忌加甚故凡礦戶自治其私亦皆習而安之一聞有集股開辦萬目睽睽必不能容悉力傾之而後已以

保全山脈爲言亦律法所必禁也士紳旣假律法以相難在工執役者又相與乘勢侵冒耗散滋多一經委員主辦視爲公家之利恣意侵蝕益無所惜此又中國之人相爲猜忌誣罔深言極論而莫能喻者也人情習於故常而震於所創見西洋亦然而但有能開利源國家必力助成之委曲使人共喻人亦不疑其專利也獲利旣厚輸稅國家亦常豐中國不然其初盡力阻撓而官不問及稍得利羣起而爭爲之互相侵奪官亦不問西洋用以裕民富國中國爲之徒滋百姓之矯誣以壞亂風俗此又中國之人相爲臆揣冥行深言極論而莫能

喻者也西洋爲利如礦務專主一事則專任之舟車行遠及開設匯行若古之交子務會子務自國家下及民商通任之公司其初各以其力視都會所在行之一二百里推行漸廣道路漸通力不足以相攝也乃置公司領之國家亦時有所收受或補所未備公司通計其資本相與品息卽國家錢幣製造出入一由公司總其成交互維持不相疑忌無書吏之句稽無工役之侵牟此又中國之人相爲眩惑猜疑深言極論而莫能喻者也凡此中外情勢之異由來久遠以成風俗未易強同而其間有必應引其端而資其利可以便民可以備亂可

以通遠近之氣而又行之甚易歷久而必無弊則輪船  
電報是也往時紳民相與阻難近十餘年阻難專在官  
然竊見在官來往上下必以輪船湘人仕外者亦然而  
獨嚴禁紳民製造然則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國適與  
相反所以仿行西法以求富強者未知果何義也竊  
論富強者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常數百年一見其源  
由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樂於趨公以成  
國家磐固之基而後富彊可言也施行本末具有次第  
然不待取法西洋而端本足民則西洋與中國同也國  
於天地必有與立亦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彊

之理今言富彊者一視爲國家本計與百姓無與抑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數百年來開通海道盡諸島國之利括取之其基已厚矣而治礦務日益精五金出產之利製備器具日益豐又拊爲汽輪舟車馳行數萬里以利轉運觀天下之利以爲利故能富也中國舟車之利不出其域中而又禁百姓使不得有興造用其錙銖按取之財力強開鐵路於塵沙數千里無可築基之地以通南北數府縣之氣未知其利果安在也其煩費過多開通道路過遠終必不能望有成功且勿論矣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四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送朱肯甫學使還朝序

士蔽於俗學久矣其所習務外爲美觀而檢治其身與心無有也其所爲學役聰明馳騁文字之間而通知古今治亂之源與民物所以相維繫無有也師儒用之以爲教有司循之以爲政賢且能者敷張文飾以爲容悅以成乎矯誣浮蔽之天下學之不脩豈小故哉朱公肯甫視學湖南心有閔焉軌士於正發姦摘伏無所容假遴才於學一藝之長必甄錄之其將行也倡立校經堂



謀盡除一切課試之法選取高才之士向學者環集而董勸之磨礪乎世事沈酣乎經術務以興賢育才整齊學校爲心自宋以來盡斂天下才俊納之於學於古所爲一道德同風俗者若將近之終其所以爲教課試之以文而已其間老師大儒自以所學爲教啟佑人才風俗漸摩變革常稱盛焉卽今書院之制也 國家當乾隆盛時詔天下盡立書院輔學校之不足規制大備可云極盛獨怪其時 聖人在上人文蔚興在廷在位者類能通經致用而無能考求宋賢遺規胥人士而達之古一取科舉程式被之書院視若帖括取科名外無有

學問者儀徵阮文達公於浙建立詁經精舍於粵建立  
學海堂一時人士漸知有樸學直省大吏稍稍仿效行  
之其爲法但月一課試非有優游饜飫之功涵濡講習  
之益是以人才終無由上希乎古憶始受學數十年間  
習聞湖南督學賢者祁文端公劉韞齋中丞張海門侍  
讀而於其中厲威風有課士之實功獨昆明錢公且及  
百年而後得公又益爲之興學觀其意將謀進湖南人  
士遠希有宋盛時不止若阮文達公於浙於粵之爲者  
衰老且病於時事無所關與莫能出一言相贊益於其  
將行竊願有言誠懼夫後之人不達公立法之本指仍

取資課試之法相獎爲具文而終道之於利祿也於是  
乎書

送陳右銘赴任河北道序

聞之記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夫此三者各有執  
以成名而謂之達德何哉德者載道以行者也其必皆  
有足於己而後沛然行乎道而不疑故夫執一端以爲  
應事之準誠若異於流俗而其輕重緩急得失之間有  
過不及之差則亦無由推而放之以應乎時措之宜三  
代以上人才所以盛學素脩而行素豫故也吾始聞陳  
君右銘之賢就而與之言則所知多他人所不知及歷

之事又見其淵然悱惻之發求當於物而後已其行之也甚果以決久之而君所治事羣湖南之人信而服之又久之承望君之名則亦莫不順而從之所謂知仁勇三者學素脩而行素豫也聆其言侃侃然以達察其行熙熙然以和坦乎其心而不忤也充乎其氣而不懾也光緒庚辰之春 詔求人才大臣多以其名應於是

特命分巡河北行治河隄數百里任重而位尊名高而眷深而君習湖南久其行也心若有不自釋湖南之人亦茫然於君之將去此也天下之需人急矣非獨湖南之人爲然由河北以至天下皆然而觀於今之人知者

幾何仁且勇者幾何苟得其人必良吏也而能至者鮮  
能至而未備要之於道必未有聞焉耳學之不脩德之  
不足違於天下民將安賴而君之去人遠矣則宜湖南  
之人流連詠慕旁皇太息於君之行也然 天子方知  
君且知君之德於湖南也堪大臣之任以拯斯民之阨  
湖南之人將終受庇焉於其行爲之序以期之

送鍾夏卿歸龍山序

同治十年冬朱香蓀少尉介余見龍山鍾秀才夏卿視  
其貌若甚樸者少尉病盲去官鍾君具舟楫送之長沙  
逾年又送其母妻以來往返常數千里不知其身之勞

而奔走之爲無名也余旣聳然異之當咸豐十年廣西賊石達開自楚竄蜀道龍山龍山令委其城以遁少尉獨與鍾君及黃君伯海饒君藻汀乘城以守削竹爲兵鄉人用牛車轉粟入城以爲食少尉日與鍾君三數人談笑擊鼓剗木發火與賊礮聲相應據陴指望以自壯會援師稍稍集賊亦竟去少尉以此名聞湖湘間而卒不得晉一階鍾君與其邑人守城者亦絕口不一言勞余聞益悲自古賢人節士多出於亂世艱難足以成其志業事變足以發其才氣 朝廷又爲懸旌賞之典不次之擢以激勸之是以草野奇傑之士爭自奮起於其

間而吾所見一二志節自負獨處觀變不干榮進亦往  
往有之竊疑天下之才挹之而日出蘊之而日深亦與  
世爲無窮也而亦有文章質行不著於外而所蓄甚奇  
而不可測者其用之足以感金石質鬼神尋常居處混  
然無以異於常人此古豪傑偉人汲汲以求人才惟恐  
不一得之而知之又惟恐其有不盡也若鍾君者不得  
少尉一鄉里人耳得少尉自任守城鍾君相與以一節  
周旋始終不渝然後吾人皆知有鍾君之賢而鍾君自  
視猶常人也吾又以知天下之人才惟能樸也而後可  
與當大事臨大難而不變所守鍾君者其真所謂樸者

耶嗚呼斯其所以賢也今世達官貴人所謂才者皆其趨蹌應對適意者也見一樸者必推而遠之曰此不勝事也被適意之果能勝事與否吾不敢知而樸者之勝事則固達官貴人之所不能知也末世之人才所以終無復古之望與少尉又言鍾君爲人所不可意雖甚貴顯有名一不與相接然則鍾君者非人之能遠之鍾君又自遠也歲十一月天寒風慄堅冰在涂鍾君浩然將歸龍山吾無辭以畱之而爲之說以贈其行且以告夫當世有用人之責者一講明乎斯義也

相國曾公六十壽序

代



相國會公領畿輔之三年實惟同治九年吏法民綏家  
絃戶謳 朝廷以公六十生辰頒瑞玉而賜釐焉於是  
中外百司執事下訖民庶皆曰公爲 國家柱石以覆  
育生民至於今十有八年疑公壽已及耄今睹 天子  
之詔實始六十所以保乂我 皇家其永有賴相與鞠  
脮歌吟風馳雷動萬口懽騰如冕者何能出一辭以贊  
揚公之盛德哉雖然冕之獲私於公有不能已於言者  
冕官江南聞公入翰林天下稱其學行以爲文學侍從  
之選無逾公已而冕以事被逮京師謁公邸第則望益  
崇學益進知爲理學名臣矣及粵寇起公以憂歸有

詔起公於家治軍旅慨然以澄清天下爲己任而後知其豪傑偉人冕於公蓋進而益窺其深而自咸豐初元左景喬舍人自京師歸述公言謂冕可屬大事冕聞甚驚以爲侍公日淺何遽相期待如此其後數以兵事見公從容語冕往昔就逮京師人言洶洶聞者相顧聘貽而君言笑怡然以知君氣定而神完也至是始悟左舍人之言原出於是冕與沅甫宮保以師出袁州解吉安之圍公時在南昌喜甚後嘗謂冕君何自賞識吾沅甫冕荅言沅甫國士不難知正不知沅甫何自賞識及冕公闢達知人一時賢士甄別無遺而冕以一見獲公知

自顧衰頹從公兄弟間規畫天下大局望見崖略蒙一言以自壯於公之私義不能忘而亦確知天下毀譽是非無足介意者此所得於公之深也史稱張蒼年九十爲漢名相文潞公平章軍國重事年八十四至使夷狄望見之驚爲天人然其功業文章皆無聞公體性堅彊年壽上過二公今稱壽方始無足爲異而自漢置丞相二千餘年德業文章兼備一身未有若公之盛者也冕幸獲以其私率先鄉人發揚蹈厲賡導盛業將以上繼崧高生民諸詩傳美無窮乃歌以侑觴曰  
聖清萬祀中挺名世披山滌川反亂爲治萬邦是憲

天子是毗載張其闕風示四夷以躋仁壽溥海一軌公  
壽初基恂恂甲子尊聳旣設鐘鼓旣陳 帝賚爾年百  
禩千春

曾宮保五十壽序

堯舜三代之隆至於今日刑賞董勸同也九官十二牧  
中外相制同也而奚以獨隆哉其必曰刑賞當焉而已  
矣九官十二牧盡其才焉而已矣後世建官立政旣鮮  
有當而政日益煩才日益少然當其盛也政不皆下究  
而猶有能道其情者焉才不皆上試而猶有能達其用  
者焉其衰且亂也反是若吾宮保肅毅伯曾公起一旅

與賊相搏立名天下其才未嘗上試而自達其用豈非  
值 國家之中盛然耶咸豐之初天下蓋岌岌矣寇發  
廣西一隅之地馳突數千里所過城邑爲墟樞府莫能  
發一謀疆吏莫能效一戰太傅文正公起家討賊鄉里  
選士厲兵收召豪傑轉戰江西會賊大至江西郡縣皆  
陷公別起一軍出吉安盡復其城江西卒完文正公再  
出視師一倚公辦賊公規畫天下大計以金陵江海之  
衝賊勢所專重而安慶爲肩項江蘇浙江其臂之自捍  
衛者也其勢必先取安慶安慶下而後以一路出浙江  
一路出蘇州以綴賊勢金陵可以搯而取之文正公用

其議平賊公亦以難自任獨當賊衝連克安慶金陵  
中興之功於是爲最 朝廷懋賞酬庸錫之爵命撫臨  
大邦而公進不求汲引勞不待甄錄自用其才能奮起  
艱危之中爲 國家削平大難盡挈東南已失之疆土  
還之 朝廷成功亦偉矣始公從文正公觀所部諸將  
私語人曰彼其才任數千人萬人足矣吾自度猶可庶  
幾或問萬人之才尙有加乎曰部勒之以法而仁義之  
以道存乎其人而已於是人知公之志不可一世而未  
遽信其才也及出以所新集兵三千當韋正數萬方張  
之巨寇落其角距圍居方止若磐石而變動出入若鬼

神賊望見其旌麾皆悚慄遂以能兵聞天下於是人知  
公才可大任而猶未知其量之廣也既克金陵 論功  
行賞公退然自抑若不有其功拜疏乞急假日吾以兵  
事自效兵事畢吾志遂矣官非吾志也久之 上念公  
勞命撫湖北公以湖北賊屢熾度不可辭比出破賊黃  
光間又乞急假以歸蓋公自以功高忌者多宜引避不  
一屑屑與之校其自分艱鉅無所辭而名位不敢有所  
戀進退久速受成於心處之綽然而當其先功有與成  
名有與立無不可達之志其後志雖就而於心若有甚  
拂者誠亦時之爲哉而公之所以自得於其心此其志

固甚大而量固甚遠也。嵩燾以爲國家之所以待功臣與功臣所以自待當各盡其宜。公之功天下共見而其心有不樂求諒者。誠得賢聖之臣佐。天子考攬人才固必有以深鑒其隱微。知其才之殊傑。延而進之以與其理天下士之求自遂其志誠有不得已耳。爲天下者甯使士之志不盡得所安而要使其才皆足以自達。苟才足以自達而志亦畢矣。士畢其志而國家之治亦隆矣。是豈獨公才之不可卒抑。覘國者亦於是有望焉。癸酉八月值公五十壽辰。家人子弟謀舉觴於家。稱慶古者士大夫五十稱老。朝廷以禮榮之。孰使公



甘老於家不一蒙 天子顧問起視天下之變日出不窮而人才之待以應變者誰也然則公其厚自愛無遂頽然以老而自放焉抑亦天下之公願也

李玉階中丞六十壽序

自古天下統於州由州而道而行省名益尊任益重其位則古牧伯其職專制所屬府縣刑賞予奪吏有弗獲其職民有弗遂其養則責望歸之是以歷明至今建置巡撫四五百年功實名望卓卓可紀曾不數人德化李公之撫湖南始至求民疾苦劾吏之不法者一以正己率屬爲先至於期年政治民和人謂曰公蒞仕吾楚且

二十年習於其俗士民亦習公之化而安之有素也無足異者獨念吾楚隩隈之區江湖之阻其地境埒而稠叢其人質直而椎魯御之得其道披心瀝腹爭自琢磨以效乎上不得其道亦易以爲亂近時駱文忠公革正民俗獎厲人才號稱極盛其道無他求通民情而嚴邪正公私之辨而已是其所行常道也而吾楚之人且謂百數十年來莫賢駱公吏化其德民馴其教而駱公容容然一循其常未嘗有殊尤之蹟與其震發昭蘇之所以興起人心者則亦曰習之久而民安之若素也駱公卒以是名高天下樹功績而馴至將相今公之習楚人

安之也與駱公同其於邪正公私之分辨之必明持之必堅與駱公同則其久於其任上承 朝廷倚畀而爲功名道德之歸微公孰與繼駱公亦孰與振吾楚之疲荼以復希往日之風動是則更數百年無幾見而兩得之二十年之中庶幾大慰民望乎可不謂盛與夫時有隆汙俗有險易君子以道貞時以化善俗揆諸昔賢達趣舍之旨無不異域同符要之端好惡之源必無屈法以徇俗慎樞機之發必無逆情以干時以是推而放之天下皆是也其於專制一方誠宜優游澹洽自求之而自趣之有餘裕矣今年二月值公六十攬揆之辰屬吏

及四方在仕者多爲詩歌以致祝禱吾楚士民旣深沐公之化而謳思之無窮也則益思爲頌言以獻而屬嵩燾序其意乃敬述公之所以治吾楚者昭示邦之人而繫其辭以爲壽辭曰

洞庭之流拱嶽舒波萬眾熙熙蹈仁履和蹈仁維何平我刑政履和維何剔諛崇正興威服教其量百年歲周六旬聲施四埏笙鏞在堂歌詩在列我爲頌辭以章有德

秦星樵六十壽序

同治癸亥之秋嵩燾奉 命權撫粵東其冬王漁莊學

使歸相見慰勞言三月來吏事之興起多也問之曰粵東吏治之敝久矣始至高州聞新使者勤習吏事相與肅然及至雷至瓊至廉所聞皆然實始坐堂皇理案牘則亦相與憮然久之而聞澄邁令秦星樵先生在官能舉其職始終一節不隨人俯仰澄邁爲瓊州近郡治之邑遠處海外多瘴厲而視瓊屬諸邑爲最優以其人之安君也欲令久於其化不與更調於是益究知先生初選得巫山訓導以憂未赴官服闋權大邑縣教諭會滇回闌入縣境大邑令聞變倉皇無措以先生才能幹濟一以城守事任之寇攻城急先生登陴固守設方略禦

之遂以功選授澄邁令於時年甫及三十知其治行爲  
有本也會奉內召之 命始終不獲一見而益心儀其  
爲人越三十有三年少樵邑丞來湘陰文明而暢朗清  
儉而勤謹邑人嘖嘖誦其賢詢知其爲先生令嗣先生  
由澄邁調補新甯以憂去官遂不仕至是奉先生就養  
官舍而聞其精氣完固舉止矍鑠一如往時信乎磊落  
英多介繁祉以游臻乎大年也夫人生膺受之福各視  
所積之厚薄以爲量譬若器之容受然納之甕盎之中  
傾而注之槃盂則溢矣納之斗甬之中轉而灌之甕盎  
則又溢矣先生治一學舉一邑之急難而託命焉治一

邑舉一邑之所以爲教所以爲養通古今之宜而就理  
焉此其心沛乎其有給而其量廓乎其有容順而施之  
光而大之以蔭庇其子孫而昌明其世業繁衍廣博焜  
耀綿遠無疑也今年九月爲先生六十壽辰邑人感於  
少樵令丞之爲惠於民而有裨於一邑之政又益推知  
先生之賢爲能啟其後而昌其年也以嵩燾官粵與先  
生有同官之雅求爲序其略以爲介嘏之資南山之詩  
曰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人世之至  
榮極樂無以加此矣先生其亦欣然而晉一觴乎

羅研生七十壽序

天地之文莫奇於山川莫變於金石草木百物之生而洩天地之精英震盪鏘洋其流益遠莫盛於人是以山川草木凡物之生終古未有易也獨其於人遞盛遞衰遞推遞衍更代而興若循環然天地之生才至於人其力亦有所窮而常有一二巨儒名德起而承天地之運以開之先則天亦遂畀之以老壽聰彊使之博通厚積遲久以道人之信從故曰天地之道貞勝者也倡所學於十餘郡千里之地既自爲之又表章其鄉之先達詔後進爲之窮老而不倦是之謂貞勝湘潭羅研生先生自少通訓詁輿地之學閉門研討楚之人以先生所爲



無所資於今無過問者而先生爲之益勤行亦益高天下識與不識得所著書以爲德清胡氏休甯戴氏之精博先生視之固無多讓先生喟然曰楚人士孤哉屈原以孤芳而文吾以孤行而學於是推述元明以來能文之士八百有餘家哀而輯之爲楚南文徵曰楚之文如是吾道其終不孤也曩者道光之季新化鄧湘皋先生爲沅湘耆舊集論述明季遺老義烈事尤詳大儒若船山王氏亦至是始顯其後粵寇起太傅曾文正公倡義旅東南雲集景從震動天下論者以爲鄧先生實兆其機於十數年之前自頃數十年楚人相尙以樸學後生

晚進才智輩興則又將以先生是書開楚南文教之先  
山自岷山西南行逾嶺旁薄鬱結爲衡山九疑之崇深  
九江之濔汗雄奇甲天下其人磊落而英多靜直而廉  
深亦時挺生於其間而衣冠之盛文章學問之流傳不  
逮吳越遠甚聞之先達之言曰吳越喜標榜而楚人尙  
擠排人文之不相若誠有由哉先生與鄧先生先後二  
十餘年用其所學以振興其鄉之人意者天地之氣鬱  
之久而將洩天且遲迴審顧而以魁傑壽考授之先生  
董而率之夫天下之事成之艱而其流常廣博以悠遠  
敬告楚之人苟無相摧阻遏抑焉其可矣先生七十之

年戒無以壽言相頌颺嵩燾以爲先生之學之成有關  
吾楚盛衰則願先生之年引之而愈長循之而愈遠以  
及見楚之文大昌於天下也先生聞之又安能不忻然  
以喜也

馮樹堂六十壽序

道光甲辰識樹堂京師言貌敦龐持古義游處者嚴憚  
之當是時相國曾文正公爲翰林有聲而固貧樹堂館  
新城陳尙書一日辭就曾公尙書畱不可曰當吾世而  
有若曾公兼經師人師之望得從之游足矣其後建甯  
陳侍御上封事不報侍御名能彊諫數言事輒梗樹堂

徒步詣侍御言君名高而忌者日重及今歸 朝廷重  
君行久必起用君足以風示天下失今不歸他日求好  
歸不得侍御不能用未幾竟罷去用是樹堂之名高京  
師興國陳秋門給諫嘗語嵩燾楚北人才不足與比方  
楚以南有由然矣南士游京師者類能任事務實行以  
文章氣節相高人心習尙如此欲無興得乎嵩燾曰道  
光之季新化鄧湘皋先生表章吾楚先賢節烈聞者感  
奮以興樹堂首以節義立名京師鄧先生以文樹堂以  
行率先楚人揚其風人士翕然宗之二君之功不尤烈  
與君旣用曾公薦選官四川萬縣知縣擢知府治行益

高名益昌大府交薦君可倚任而君浩然歸矣自兵事起曾公提義旅東南楚人奮起事業功名震動天下天下蓋心忮之謂是遭時際會憑藉者厚而秋門給諫獨先知其然吾觀樹堂一二軼事卓然不惑於流俗孤行一意以自致於友朋講習交游出處之地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夫雲觸石而起而滄然勃然漫塞山谷彌綸宇宙而後乃能霽需乎天下樹堂之始從曾公將非觸石而起者哉一時同游褰衣弢冠出入生死效功於時樹堂顧獨不與功名之會老而健在讀書務農爲善於鄉幾發於先而功隱德盛於時而名微吾見樹堂之

壽以康而受祜方長也鄉人士以君六十之辰躋堂介  
嘏而嵩燾於君爲姻媾交尤深知之尤詳爲誦言其有  
關吾楚風會之大者以示邦之人加敬禮焉孰使吾與  
君樂肥遯而甘幽隱優游遲暮之年賡酬相勉亦豈非  
天也哉

易摛臣六十壽序

吾友天下士三十年其人廉以直其言也必諍與之交  
必肅而嚴其人坦以闕其言也必達與之交必博而裕  
其人忠以良其言也純摯悱惻與之交必能窮達一心  
而終始不渝因其與人交而有以知其立身大節與其

終所成就未有棄人倫捐親故愛憎反覆以意高下而可卓然自命爲豪傑者也咸豐戊午之歲識笏山京師恢奇自喜善飲而豪初亦未甚奇之其後數與游多聞直諒之言其自謂朋友之際披肝瀝膽豁然無有疑滯也已而挾所藝就謁王子懷先生之門相從古寺中遺外世俗又若不知前此之磊塊酣嬉恣肆者吾以是賢其爲人而樂與交焉笏山旣提一旅從孟容中丞轉戰陝蜀困而歸以一官自試黔中乃就嵩燾言曰先生知佩紳者抑知佩紳之粗有成立以從諸君子不至隕越吾兄之教然也則益述其兄摺臣先生艱難扶持以養

以教以盡事畜喪祭之義以不遺其弟內顧憂而又以  
其道義文章交相輔以有成也吾既以賢笏山因笏山  
而稍與聞其家世又益以賢其兄也笏山將涖仕黔中  
念不得與其兄游居而其兄年且六十謀所以壽其兄  
爲文張而大之以昭示天下慰兄弟之思而以屬之嵩  
壽嗚呼觀笏山所以自盡朋友之間其於兄弟可知矣  
觀其所以自盡兄弟之交其於在官之措施樹立又可  
知矣彼遠親畔友以爲名者獨非人也與哉而曰吾以  
矯然求異於世天下奚貴有是人焉述笏山兄弟之風  
亦求有以宏示夫斯人也



唐曦臣六十壽序

余年十八讀書嶽麓山得交唐君曦臣是時曦臣年二十六貌恂恂若不足於言而與之論辨事理多微中同舍生皆目爲長者其後別去或十餘年一見或間歲數月一見見則懇懇勞問如始相見時蓋三四十十年之間人事變遷多矣獨君與人交自少迨長其情常若有餘無損益於其初庶幾敦篤有常之君子也朋友道廢久矣道鈞則以名相耀勢並則以利相比苟可齟齬以爲名欺賣以爲利不復能保其親故與其生平口哆目張無擇而噬好則人怒則獸弱肉而彊俎黨私而炫交今

世所謂賢豪者不免焉求如君伏幽履潛無炫於名利之私以自盡於倫紀之地終其身無所改易嗚呼將天之嗇其遇而豐其性耶此君年壽之所以引而日長也自吾始識君家故饒其後兄弟析居子孫益繁衍日食或不時給而君益強健善步余修邑志討論山川會合君出入岡嶺窮涉險阻循流溯源策杖徒行無間寒暑諸年少或愧不如吾旣感君朋友始終之誼又幸君之老健治事能勤以敏於君六十生辰率先君之鄉人考德振辭以侑一觴而爲之歌曰

羅湘合流有賢人居闔然一室左圖右書我初識君溫

溫言笑既久逾恭在心匪貌甲子是周倏焉老蒼端慤  
誠一不渝其常尊尊既陳鼓鐘載攷作爲詩歌用錫難  
老

黃叔濤六十壽序

聞古君子之爲學也內以事其身心而外以備天下國  
家之用自科舉之法行士矻矻焉日敝於制藝以庶幾  
乎一得天地之大萬物之繁茫乎其未有知闕乎其未  
有聞也其恬退知好學又或竭情畢志於詞章訓詁其  
視人世之利病漠然無所動於其心卽偶驚於義而見  
之不明則無復倫序行之弗篤則趨避遷就之意生而

終於自闕傳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學術之不明於天下而人才日絀則亦何怪其然哉龍山黃叔濤先生讀書爲弟子員慨然思立事功以見其學慨之天下而所以行之一鄉一邑自少逮老追古人之義而從之無所疑於其心道光己酉歲歉君倡建四門社倉又與弟鳳喈蠲所受田置義莊以備饑其後戊辰饑甚所儲田穀不足給則告鄰郡轉米平糶而治粥以食饑者至夜分不輟粵逆石達開擾四川湖北之交陷來鳳龍山與來鳳二城相望也君與在城文武官治守具儲芻豆皆取辦賊圍龍山四月不得逞竟解圍去時君有

從弟元齡亦在圍中年少負才氣能任事君請於龍山  
令曰吾年逾五十老不堪事不如元齡才卽有緩急猶  
可備 國家尺寸之用則悉以其功歸之元齡由是奉  
檄立一軍晉秩道員以忠義終郡守張公廉知其情曰  
是固以讓功爲義然其勞不可泯竟敘君功晉鹽提舉  
階君配晏宜人性婉能贊夫以義蓄諸子尤有禮法  
君仿劉戡山先生人譜箸證人圖說曰若是則爲人否  
則不足爲人宜人亦雜采列女傳取賢與節可爲法者  
訓其婦若女亦皆以孝謹稱嗚呼先王之教廢士能自  
治其心者鮮矣而功利之溺於人心其流且及婦人女

子相與浸淫漸漬惟是之務使夫不肖者縱肆  
返賢者亦質焉無能自信其心而日求得之以  
所以內慙其心以求立乎己而有以施澤乎人  
及之者焉黃氏自其祖若父行義於鄉無求仕  
者君又務飾之以學夫婦相與唱隨以暢其志  
施豈徒以致壽考如是哉黃氏之業益闋以清  
將賴之以有明也庶幾其有望矣今歲十有一  
六十之辰宜人實與齊年君弟鳳喈乞予一言  
喈司訓吾邑其神粹以恬其識闕以深所言必  
因著其植身行善之大者歸之爲其鄉里勸誨

則君自有之無俟予之贊頌焉君其以是欣然而進一觴也

楊玉川八十壽序

嵩燾少侍先公見所與游處者宿長老敦厚質樸其言多若啞者私計先進名德宜如是稍長見玉川楊先生貌和而心夷氣溫而詞雅就與之言曲盡事理之變如讀歐陽氏曾氏之文甚詳以要有餘味也乃恍然以知吾邑之古處若先生者是有君子之風焉其後戊申己酉之交歲大禋治振縣城與先生居游最久遇事調理井井雖甚煩劇從容取辦沛然有餘於是又私計邑之

人敏幹能治事無若先生才者已而兵事起今相國會  
公斂民兵征討十六七年始定嵩燾久在外先生家居  
不常見而年已老矣方楚軍起時人負才氣蹶張以起  
就功名相望於道楊氏於邑爲鉅姓仕宦憑藉尤厚使  
先生幸而壯抵掌馳驅藉助聲勢以效於時誰敢望者  
卽老而與時逶迤精神才力亦足以顯用於世而先生  
退處寂寞之瀕徜徉自適與世無所希合因思十六七  
年來所歷事變與友朋離合翕張開闔陰陽水火日交  
於前莫可端倪莊生之言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憤驕  
而不可係燕處超然其何撓焉然後知先生韜聲戢影



怡神養和以求所以自適其適年壽烏得而不長也從弟蟠西爲先生子壻來告先生八十壽辰而從叔燮廷先生亦以是時年七十皤然兩老相對垂暮之年視其子姓日昌以熾誠亦人生之大幸而嵩燾亦忽忽年逾五十回憶少時侍諸長老退輒摹效其儀容言論以爲笑樂今皆不可見矣人世茫茫誰堪託以不朽者先生獨長視久生及今日而猶幸老成之存又安得不舉觴以相慶也

楊紫樓八十壽序

少時見里中長老者壽繁祉其出而仕於時必有以自

達其材退而以詩書澤其躬俛焉日有孳孳毫而不衰  
以爲生人年歲與學相成宜如是及長更涉世變見當  
世大人名德益多英耆俊偉若龍螭文章浩瀚若江河  
少時所見鄉里湫湫爽然若有失者卒其淡泊純實以  
至老壽出處趨舍無累於心而意量常有餘終亦不能  
一二數也將非時會所趨三四十年間推移變化宜有  
然耶長沙楊紫樓先生以篤老之年秉傑魁之資自少  
常有志用世矣困於無資力以進旣詘而爲學官而兵  
事起一時才智奮起就功名先生漠然去之一不屑意  
嵩燾爲故相國會文正公治餉邵州識先生時權學事

武岡集學諸生命之曰天下洶洶將士裹創忍飢寒捍  
衛疆宇此豈吾曹安食時乎歸語父兄州里急輸軍無  
後時先生故煦煦然仁愛人不忍傷其財聞其言大服  
嵩燾尤以是重先生能持大體其後十餘年相見長沙  
先生年七十餘與其夫人重諾花燭鄉人嘖嘖誦先生  
之福稱其爲人而是時先生冢嗣鹿生太守攝廣西太  
平府事有能聲次君鵬海都轉舉於鄉儲歡蘊慶焜耀  
閭里而先生絢履策杖徒步往來人見者謂其高世士  
而不知其年之已髦而受祜之尤隆也 國家重熙累  
洽敦龐博大莫盛於乾隆之世及吾身所見聞其氣體

充然其議論迥然其行事渾然端且厚而久不渝使之  
年必上及乾隆盛時然則異時鄉里老人從容尊酒流  
連世故追語數十年以前事安能不使人深長以思也  
今歲癸酉七月先生實壽八十鹿笙昆仲稱慶於家謀  
所以娛先生屬嵩燾序而張之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  
極於六十而人事一變又三分之二二十年而一小變先  
生貌完神固其年與天地長久更歷人世之變且未有  
已回思乾隆時事猶能言其恍怫儻遂能一變而復先  
生及見之盛時乎敬告邦人士大夫援考古事論說乞  
言奉先生於學而養之猶將有裨於百年之風化以歆

起一時之人心也夫

李選臣先生七十壽序

余少從先大夫受學粗習句讀年十一出從學善化李選臣先生先生督課嚴甚而處人接物貞夷粹溫甚悅而和與先大夫尤相善也其後與先生相見輒益老而精神意態愈益充然同治三年余時權撫廣東吾弟志城自楚來言先生晚有筵室舉一子而與其夫人相繼歿獨撫其子以居數年子又殤先生纍然矜也而年已逾七十日嘗進吾弟詔之曰吾窮獨無聞而有門人若而兄者爲文紀吾之生平以爲吾壽其可以無悔吾聞

其言而心傷之往年太常唐公宦京師生子而殤年亦七十矣往視慰問因論喜怒哀樂中和之旨而言人之有情流而爲喜怒哀樂生之心而達之倫常日用蓋自有甚不得已者聖人制爲禮以節之而人紀因之以立事功由之以興情以不流而性以各正節者所以止其流也始吾哀焉一往而不知其故而心爲之動搖乃反而求之天人之故以窺陰陽消長禍福死生之原而知理與數並立而各致其用大造之流行乃彌綸以成其變化人之喜怒哀樂於其間者有所溺而蔽焉而天命爲之不行而生理幾絕惟窮理可以養心君子所自節

其情者理也非是則衰老如吾烏可一日以生其後唐公卒舉數子年幾九十乃知聖賢之學養性以制情其所得有深焉者追思唐公之言年壽之所以長精神意量之所以運焉而不窮蓋有自來也先生所處之境視唐公而尤艱則其所以自養期使其境不可以累心亦宜視唐公而加慎窮通禍福定之天子孫之繁昌與否聽之數而吾喜怒哀樂發之心準之理而爲之節者惟人能主之敬述唐公之言爲先生壽幸先生年歲之日長而猶有望於將來也

周翰臣雙壽序

天之氣化萬有不齊而敦厚者常壽慈祥者常福勤勞  
儉約相爲黽勉其家常昌熾繁衍以有餘裕何則天之  
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攄斂之固所以振發之必豐斯三  
者約取而慎守之其於天地之物用而不過乃所以有  
常留其有餘以承天之庥也翰臣學博自少居貧奔走  
衣食而志必循其事行必踐其言無一語之虛誑爲人  
指摘者與人交更歷久遠不渝其素可不謂誠篤矣乎  
始長自砥於學食飲衣服或不時其妻子相聚一堂起  
居言笑訥訥如也其後舉於鄉稍以館穀自贍矣諸子  
益成立能事其家而一無加於前起居言笑秩秩如也



遇人無賢愚一承以和未嘗有所愛憎毀譽田夫牧豎  
相爲均禮意若與之相忘可不謂慈祥矣乎德配戴宜  
人實爲從姑之女吾家之所自出也賢明有禮法治家  
井井劬勞作苦歷險夷榮悴如一日而尤力務於儉布  
衣糲食節縮贏餘周濟缺乏君亦賴以忘其貧衍衍雖  
雖白首相莊人相與謂周氏之勤與儉足以爲法鄉黨  
而因以知其積慶之長也今年二月君與宜人同壽六  
十適選得保靖學官將之任而先稱觴嵩薰彙次君生  
平而序其所以得壽之由因爲之歌以侑觴其辭曰  
夫子木鐸周甲之年壽與福并厲勞獎賢厥福維康隆

隆斯起委蛇河山厥壽伊始任眾熙熙混然和同不磷  
不緇有守在中鐘鼓既陳琴瑟既御播之聲詩以永嘉  
譽

王靜山七十壽序

古之學者四十而服官蒞政七十而致仕其行道以時  
其受祿以節故其致身也舒徐而不迫充周而不窮既  
以施之事業沛之民物而退而自養其餘力以休其天  
年泊然與世相忘朝廷爲之備三雍之教脩養老之儀  
歲舉燕饗食飲射之禮優之學而加敬焉此古之仕者  
所以既老而其身安其道益榮雍雍乎引年脩治之盛

典也蒲城王靜山都轉官粵二十年督漕而兵民兼惠  
權鹽而在官在商兩利其和人謂君生長古馮翊天文  
次東井地當洛渭之交故相國文恪公於君爲族兄山  
川之淳時人物之蓄洩敦龐博厚多古遺風焉而君在  
粵兩遭大亂皆起倉卒踣城掠野紛諱叫呶君從容設  
方略集民兵轉庫藏使饜有繼亂以終定又益疑君長  
者而臨難有定守貞亮寬裕其施有餘值時方艱兵革  
未息君雖老其將益起大用以效於時乎已而以起解  
京餉未先報聞部議鑄職嵩燾與寄雲尙書爲請於  
朝還其官議格不行而是時君年亦七十矣會陝回亂

阻於兵不得歸儼室禺山之陽日召賓從游素馨斜訪  
南漢遺蹟躋白雲之顛酌虎跑之泉流連憑眺人見者  
指相告曰此舊都轉運使大夫王公也在禮有致仕之  
老養於學達於諸侯歷代史書著養老儀式皆於明堂  
太學州郡之禮不具士大夫致位間居無几杖膳羞之  
奉以飾之珍具無記善乞言之司以著之惇史意者禮  
猶有闕與君之致仕有齟齬之者非其本志而適當其  
年其惇大純穆年者學明則又視漢李躬元魏尉元無  
多讓焉官斯土者優之以國老朝夕禮於其廬以考道  
而善俗亦其宜也行葦之詩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序

養身言月... 卷十四  
三  
以是詩養老乞言成其福祿歲十有二月屆君生辰治  
酒讌賓客嵩燾不獲修適饌省禮之文左右將事命工  
人進歌是詩以佑觴可乎謹序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五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送李申甫方伯西歸序

同乎俗者違乎道由乎道者忤乎俗古今類然也夫使其道不容於天下憔悴枯槁終老牖下而其心泰然有餘舍俗以從道可也而或事任所集名望所歸百姓環而待治趨走之吏數百千人刑賞出其喜怒舒斂由其操舍以道則格而不入以俗則蕩而無歸是果何從哉古之君子求盡乎道者盡乎理之宜焉而已宜於己弗宜於人非道也張乖崖諷寇平仲以不學無術術者路

也左焉右焉而皆有以自達者也極天下之艱難險阻以求其通察人心之曲折糾紛以盡其變行乎剛毅而自遂其剛毅焉行乎廉讓而自遂其廉讓焉君子惟得乎此是以其道用之而不窮而介焉不與俗相混雖然君子於此非有人之見者存也莊生之言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入焉而將與物靡出焉而終與世戾如是而懸一俗以較其從違其去道也滋遠君子之求盡乎道求所以自盡而已盡乎道而身安而俗亦隨之以化如是而後全也申甫方伯來藩吾楚三年遭謗以行人曰方伯由乎道以遠於俗不容而去

宜也夫爲君子者苟無悖於道焉斯已矣俗之宜不宜弗論也而心乎天下國家又有進於是者焉方伯行矣古者朋友之別以言相贈處嵩燾竊願以是爲獻要諸方伯之再出而有以一宏斯言也

送陳右銘廉訪序

國家席承平之業高官美仕一出於科舉訖於軍興崇獎武功負劍提戈收一戰之效名尤高仕尤顯其間用科舉之資赴功名之會馴至封疆節鉞肩項相望而亦有志節聲名人望所歸幾顯用矣而遭迴鬱塞若或沮之施焉而未閱耀焉而未光若吾右銘廉訪天下想望



其爲人而又重惜其遇也廉訪始就鄉舉值粵寇起集團兵捍衛鄉里克復義甯州城於是言者皆以謂廉訪知兵其後金陵餘寇竄據江西擒其酋躡賊廣東蹙平之益用武功以知府需次湖南與平貴州苗亂擢道員蓋廉訪積資至監司一以平賊功而固未嘗習孫吳之書總將帥之任其自視經營天下蓄之方寸而發於事業以曲當於人心固自其素定也艱難盤錯應機立斷獨喜自負沈文肅公巡撫江南奇其才事有疑必諮而後行曾文正公尤許其有濟時之略嵩燾自海外歸始相見甚懽每過抵掌談論以澄清自期視人世顯榮富

貴夷然不以屑意於是益信其才之宏而蓄之遠也簡授河北道擢浙江臬司聞其在河北措置治經書院修沁河諸壩以資蓄洩殺黃河之勢在浙治盜尤有聲謂若廉訪可爲有救時之具而嘗惜吾湘未一與被其澤而廉訪居湘久尤與湘人習既解官就家長沙以爲心所適也因念數十年來新建夏公需次湖南最稱賢能惠施至今湘人多能道之廉訪後夏公二十餘年名聲又偃其上皆江西人也夏公一任鹽法道未久遷官廉訪於省城未有職任其政績多在辰沅而湘人嘖嘖稱道乃在綏甯治匪一事蓋數十百年獷悍囂陵之氣官

吏束手無策廉訪就其地求得幹才一二人授方略令各清其族捕治數十人不逾月而民氣爲之一變至今帖然誦廉訪之遺愛也嘗與廉訪論從政所宜以爲莫易湖南今遂稍申其志其於吾湘設施必益宏遠爲其心所宿契而湘人信服之尤深也及河決鄭州高陽李公任治河奏起廉訪至則不任受事獨居幕府備議論既治河有成績而李公去亦遂戛然以歸河南巡撫倪公追敘其勞爲樞府所持廉訪誠自遠於榮利而人亦因其自遠而遠之以此歎當國大臣無審量天下大勢考攬人才之知略一用其繩尺苛求小節播棄非常傑

出之才無與揚詡昭蘇之斯亦天下之大憂也 今  
天子親政稍用疆臣之言徵求有名績者將加之簡畀  
而廉訪首膺是選庶冀 朝廷遂及時用之俾其蘊蓄  
得一發攄必有以濟時之艱危而使生人受其福夫豪  
傑偉人乘國家危憊之日以功業著此必待其功之成  
而始見也而先事之籌防與人才之所資以備用必存  
乎當國者用心之明而通公而普則所禱祝以求又不  
獨在廉訪而在一二能知廉訪者固將於廉訪之此行  
卜之也

劉韞齋中丞八十壽序

自古賢聖過人之才非能甚異乎人也固必有當於人之心而其心亦自以得當於天下行焉而不疑其於人也無不達之情人之承事左右與其瞻視數千里之外亦各自輸其情塙然若有所資以爲信以施之政則和以平以驗之物則誠以信非有鉤距發摘之術而無敢玩以事非有崖岸峻絕之行而無敢干以私所以爲大過人者豈待自矜飾絕遠於人以求異哉韞齋先生始視學湖南甄才而拔尤黜浮而崇實人心翕然知所歸矣未幾奉命來撫承花縣駱文忠公陽湖惲公合澗李公之後吏事修明人民樂業益務爲寬裕敦博綏

之安而動之和於時東南兵事底定而貴州苗亂且三十年湖南屢發兵討之殫財用煩征調先生至爲易置將帥委任而責成功以其餘間拓貢院基地葺嶽麓城南兩書院之剝敝者而新之士歡於學民謳於衢幸得有所倚恃以晞成平之業而忽蒙內召之命先生笑曰吾安湘人湘亦不吾疚也且老而求息焉卜築以家於湘迨今二十年志慮日聰精氣日彊見者相望以爲人瑞而尤快道德之光華蔭庇湘人之日長也自軍興以來湖南以一隅之力支柱天下前勑後因循途踐轍誅鋤荒蕪納之太和至先生而始訖其成然駱文忠公

之功懷於湖南涵濡醞釀十有餘年惟能久耳先生無  
久道之化無盤錯之施獨以其德量開誠布公饜飫人  
心歷久而不能渝其視先生流寓爲旅人與其在官皆  
若父兄師保之相親相慕傾心倒意畢陳於前先生亦  
自忘其崇高抑然以與爲歡洽也獨怪先生德器凝然  
守之定行之安不與時爲浮湛爲 朝廷倚信而一奪  
於人言再中於飛語 上意姑以應言者之口未遽  
相棄也而先生之志亦稍損矣使用其二十年之精力  
綏輯湖南而煦燠之盜賊屏息民俗純厚可計數定也  
意者損益盈虛與時消息綏定天下之功成於湖南者

必不可長保耶而先生得以其寬閒之年爲頤養之資  
顧視湖南人民之欣戚朝夕見聞用相慰薦湘人延頸  
跂踵以祝難老亦先生之所聞而欣快者也先生質厚  
溫雅喜怒不形於色敷歷中外四十年無姬媵之侍無  
貨幣之儲退休於所蒞官之地門人集資置田宅相協  
厥居聖人言君子之戒三綜先生生平無一之累其心  
焉哲孫湘士理鄉同歲舉於鄉繼起蒸蒸有光門閥而  
湘人詠歌頌禱獨謂其兩歷湖南訖其去官始終一節  
於身無隱情於人無愧辭通德類情以成乎亶亶爲有  
不可忘者在也荀子曰平易近人人必親之人知先生



德量不可及而所以大過人者重關洞開明目達聰無有障蔽其尤在平易乎嵩燾忝爲後進去處進退亦略相同始歸自粵東適先生涖湘日或一再就見先生坦然無所疑嵩燾亦未嘗以形迹自疏外吏民見者亦知先生相與之誠無有異議及退而旅居嵩燾奉使海外於先生七十之壽未一躋堂稱祝今歲丁亥爲先生八十壽辰嵩燾亦年七十矣帑鞫鞫騰進一觴爲壽良亦一時盛事於是首爲頌辭以道湘人之忱其辭曰  
涉湘典學激揚後塵再徯來蘇華轂朱輪公來熙熙業光道泰一言委官百城失賴振漣疏滯肇始駱公公會

其成暢宣德風披誠納物誰懟誰忮利口興訛蜚言害  
治 詔令還朝公曰予休不忍湘人偕釣偕游二紀  
畱驂八旬晉竿輿頌巷歌以介純嘏豈惟年壽保界山  
河比德量功孰與公多願祝期頤添籌益算敬致頌辭  
協聲笙琯

王夔石尚書六十壽序

國家德化涵濡揚詡盧牟六合必有俊乂耆耇體元宏  
化用其敦龐博大之氣煦嫗吾民登之衽席而其始端  
覆育衍渥常厚積之一隅而恢而大之演而肆之以廣  
霈於天下故其篤棗之施能使一省數千里之地咀含

歷飫昭示之象則於是其發也光而其推行之也益遠而無窮夔石尙書始以部郎觀察湖北名爲幹濟才歷一二階開府湖南值軍事大定湖南援師四集專力貴州苗匪而東南歲苦水旱飢饉尙書撫湘之年而苗亂平歲功有歉常轉而爲豐穰盜賊或有竊發安坐騷除不煩撻伐湘人以謂承藉尙書之福蔭嬉游飽食以幸無事而尙書所以拊循其民人布濩而噢咻之惟懼有傷其於士誘進敦勉惟懼其聲名有不達縣及八九年休烈液洽羣生霑被浸漬優游歷之久乃以序功而慶成也 天子嘉其政之成謂宜公其澤天下不宜私

之一方 召使內直樞密以太夫人年高不樂久留  
京師又數年終念湘人之習其教也復還之湘湘人聞  
而大權伺其至扶老攜幼序立迎迓瞻望輝光額手自  
壯逾年擢任雲貴總督方尙書之再至適當鄉比之期  
其擢滇督又於是秋重開慶榜湘人驚走相告惟恐尙  
書之不畱監臨意悵悵若有失也蓋自十餘年相獎爲  
嚴急屏違人情使不得達尙書念就舉之士或數百里  
千里擔簦以至爲廣列舍以應之以是驩然交欣頌其  
仁夫子之言政也曰恭寬信敏惠而言君德曰寬以居  
之仁以行之是故水之積也厚而萬鈞之重載焉山之

衍也博斯萬木之林植焉故曰平易近人人必歸之要  
其所以能自達者明也明則舉錯當而賞罰理舉錯賞  
罰聖人所以整齊天下以使從化者也豈曰以威民哉  
而其德威見而畏之惟其明也如是乃以成寬仁之用  
言者徒曰國家承平久萬事墮壞非嚴莫能理夫苟政  
教修明人心震厲用嚴而嚴行焉可也至於紀綱廢墜  
之久則恐姦猾者翫法巧遯常得自脫而善良之株及  
者多也不達其理而欲以嚴勝之本末舛逆首尾橫決  
未有能善其用者也尙書之治湘奉 朝廷之休懿沛  
嘉祥之隆施不聞有所擊拊摧抑而一導之和平使沈

淪闇晦得耀乎光明是以湘之人愉愉熙熙忘其長官  
之尊而相視以家人父子尙書亦以其人之樂而安之  
顧慕流連增繾綣焉雖連兼圻爲天子保邊萬里之外  
不以爲榮而以捐棄湘人爲戚於時尙書亦年六十矣  
值其攬揆之辰嵩燾率先湘人爲之導其美旨而永其  
意思以明湘人忠愛之忱上契尙書顧復恩勤之誼他  
日內贊絲綸持載區夏亦惟博恩廣施龐洪光大綏之  
來而動之和以翊贊萬年有道之丕丕基天壽平格保  
乂休和以至耄期猶將盥手而上引年之頌也

松錫侯廉訪五十壽序

往在京師聞之文文忠公士大夫彊記之性無若錫侯  
先生在吏部與語中外官仕履舉數至數十百人無爽  
者事有疑難案考故實疏析其節目聆其言心意爲開  
其才又足濟事也嵩燾聞而心儀其人奉使海外無由  
一見比歸聞觀察四川綰鹽茶之利六年屢權按察使  
剔弊窮姦疏滯道壅端見而委輸關開而節解以餘力  
所及正綱紀之司泯同官之嫌隱若以一身繫全蜀之  
重節使丁公倚任尤專追思文忠公之言益心嚮往之  
其按察湖南也民相頌於塗官吏相慶於室曰是固能  
舉其職及至始見廓達開朗貌溫而氣良意勤而語當

退而喜張其說以示人既數日挹其言論考其行事果有以饜人之心也聖人治天下極其用曰知曰仁曰勇是以謂之達德惟知也見之明惟仁也守之定惟勇也行之決而或終身由於其途而行焉不著習焉不察惟不知故也故曰知德者鮮矣知之而守吾心之誠然以行之不疑而德乃備謂之達德者達之天下而無不宜也往時駱文忠公撫湖南汲汲求民疾苦以驗知吏治之修廢有聞焉必究有見焉必咨於時吏治蒸蒸百姓又安言者謂庶幾上及雍乾盛時觀其所爲無異人者而其在官人恃以安兵革繁興警報日聞若有倚賴以



無恐其故何也平易近人而人歸之聖人之德所以達乎天下惟平易而已矣 國家承平久萬事弛易論者遂欲反之以嚴急於弛易之後法益敝政益囂未有能勝者也駱文忠公顧以平易勝之百姓無隱情官吏無廢事使人得舉其職而知仁勇三者備焉則尤知之大者也先生之言發乎上而上信令施於下而下從惟其所爲協乎事之宜而卽乎人心之安眾人子子以不得有爲顧獨爲之裕如然則修駱文忠公之業以慰湘人之望非先生之屬而誰屬哉駱文忠公之至湖南年裁五十垂二十年而以四川總督入相先生之來年與駱

文忠公等湘人延領跂踵仰晞 朝廷知人之明謂幸  
有所託命而尤快先生之年之未有艾也今歲八月先  
生五十壽辰嵩壽率先湘人貢一言爲祝而引申知仁  
勇三達德之義濟之以平易以明立治之有本昭示湘  
之人尤冀先生美成在久如駱文忠時官民訢訢敦勵  
慰勉重覩湖湘交泰之盛也

曾沅甫宮保六十壽序

沅甫宮保以勳望忠勤爲 天子節度嶺南東西之  
地期年政通而人和威行而德孚 天子嘉其績而  
優其年 詔解所職開六十之筵京邸朝之搢紳及

外藩大吏下逮所蒞官屬輶轔鞞鞬相望稱慶嵩燾敬  
誦所知爲之序曰公以書生提一旅之師從其兄文正  
公轉戰江南北挈兩行省鉅郡名城數十還之 朝廷  
功無與多者涖晉值三年洊饑民相食公私埽地無餘  
公設方略以情告哀天下響應稟之粟委積而輸之所  
活數百萬人德無與厚然觀公意欲然不以自足而視  
天下之生有不遂者多也聖賢以其心仁天下政教之  
所及兵刑之所加一皆其仁之流行因時汗隆與物有  
宜用以理其變而濟其窮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  
也聖賢達物之情而已常處於有餘故能以仁覆天下



尸文損益刑賞尊親之用措焉而皆正施焉而皆行其  
功與德之所暨若無以異於人而涵而納之一心哀怒  
慘舒沛然一出於仁此其所挾持固大而量固遠也於  
此可以觀公之深矣曩者嘗問公戰陣之方公曰聖人  
治天下誠立而物應焉所以應者習之素也非所習而  
德有未充信有未孚其應也或爽吾治軍數萬人爲將  
領者數十皆吾習也將與軍又各相習數萬人猶一身  
也時有緩急氣有強弱盈歉節宣之宜在吾一人稍歉  
焉則餒盈則益驕餒與驕敗徵也常使有以昌其氣而  
固而存之無令暴發吾謹持吾氣仁廉信勇內求之一

心以應無窮左之右之參伍變化而其應如響故吾所以治軍反己存誠之學也嵩常以其言勝荀卿氏之言兵前歲俄羅斯敗約 詔公衛畿輔公減兵節餉度事始終無調發之煩已而督粵又值法蘭西敗約

朝廷責海防益急公部署諸將足以任守不侈召募在廷囂然以爲議公曰凡戰有數其動也爲機其發也爲情審其情之所終極以察其幾之動則得應敵之術法人之視越南机上肉耳而誦言通商滇南其情固有所止也誠欲任戰秣馬厲兵以援越南可也其將觀變而動焉則姑靜以俟時召募多而兵食難給祇以擾民國

家反承其害有明之季臨政涖民皆具文也治兵尤甚  
所言不誠無物吾知用吾誠而已嵩燾聞之作而言曰  
凡事之來眾人昧於幾先而君子以爲憂極之天下之  
人靡靡焉羣趨以爲名而君子泰然無與於其心古也  
謂之通識今也謂之違眾國家理亂興衰天也而受成  
於人人心之所趨天莫之易也故曰人定勝天於公又  
將何云雖然願公之無改於仁而益厲以誠也傳曰仁  
者壽又曰誠則悠久無疆壽者通乎天悠久無疆終有  
以孚於人通於天者性不易也而身應其效孚於人者  
理不爽也子孫將益享其隆公於此樂之終身可以無

厭嵩燾用製爲歸來之曲賡之以載馳舉酒和歌敬爲  
公壽其辭曰

乾坤曷毀網維自人公身之繫在 國與民維南有衡  
公宅其隩提攜日月光明覆燾萬眾軒舞公漠不知中  
含芬芳人誰與窺桂華泣露有馨空谷祝公歸來花香  
酒熟公車載馳無俾公歸龍旂九旂 天子是依卉

服島居來踐我闔西鄰責言左右迴幹先哲有云得全  
者昌隱然長城鷺振鷹揚 詔徵秋覲路車乘馬公  
行無遲來錫純嘏

李筱荃尚書六十壽序

國家敦龐博大又安無外必有元功碩輔恢張門閥爲  
國屏翰漢之平韋唐之裴蘇奮蹟中葉比響聯聲蔚爲  
名族功施爛然至 國朝而崑山徐氏太倉王氏桐城  
張氏之門望輝映一時際昌熙之運赴功名之會弛張  
趨舍希世宏務顧未有挺不朽之業樹非常之功文武  
兼資匡時幹運若今合澗之盛者今合澗尙書李公實  
爲相國肅毅伯之兄起家文學兄弟任將帥高官厚秩  
萃於一堂子姪相繼爲翰林而太夫人固健在光榮顯  
耀實邁今古所轄兩行省三千餘里之地與肅毅伯南  
北相望嶽立巍巍天下仰之爲宗臣而楚人之倚公也



飲食有祝居游有謳編戶外民怨怒窘窮悲憂困鬱無  
所得直恃公申理 朝廷亦知楚人之有利賴也畀之  
重任之久且專雖公之視楚人一若其子弟家人之效  
奔走而供指使者忘其尊而近之戚之人亦忘公之尊  
而相與歸附之於是公之任兩湖前後十有六年矣庚  
辰秋七月爲公六十攬揆之辰嵩燾忝爲部民習公之  
政而樂導指楚人之所以相維繫者以永其祝禱之思  
而爲之辭曰

國有重臣連圻竝建不甯惟楚萬邦是憲析疆限域時  
政糾紛視所兼轄理亂弗聞惟公勳績人倚爲重氓獠

萬里瞻依與其公身之繫天下安危載歌純嘏以歆其私

陳雋臣中丞暨顏夫人六十雙壽序

往在京師陳秋門侍御爲嵩燾言兩楚之興其在湖南乎其人質直好義後十餘年東南寇發曾文正公出視師豪傑相望以起將相名臣震耀一時侍御之言皆驗而於其間樹立偉偉若傑出人世功名之外以求自達其志如衡陽彭公及我桂陽陳公名尤盛迹尤奇彭公位望志節高天下不有其祿其名而躬其勞以大耀其施於世幅巾深衣若將終身然公獨以養母之故高官

美仕讓而不居而以一軍周旋鄉里間二十年晚乃奉身以出其於彭公始終之際若有不同要以人生大節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求所以內慊於心而無炫於其外其本原固同而公出處進退揆之古人致身之義爲尤得其正始公與彭公從文正公長沙而公實官戶部出文正公門受知尤深公亦毅然思得當以報外簡軍實內修營政薦引人賢量能而授之職隱若負天下之重文正公督師東下公以母老不任軍旅文正公因計曰湖南吾根本內有粵寇之憂兵力常分君家邊粵爲吾治一軍捍粵邊卒以衛其家以衛湖南賊終不得窺越

湖南尺寸地文正公至皖奏起公 朝廷卽就授皖臬  
是時彭公已洊歷巡撫侍郎爲大將公漠然不顧也其  
旣卒終母養後文正公之卒三年公年亦踰五十矣世  
旣高彭公之行而以公夷然不爲一官計謂必與彭公  
後先公奮曰吾養親之事畢則吾此身 君身也旣  
出八年遂巡撫浙江越明年政治以成禮緝威燁人民  
太和公與其夫人皆壽六十哲嗣復心世兄適舉於鄉  
福慶萃於一門詠歌播於九衢計公爲善之報又有非  
彭公所能及者其治行之施於官德惠之逮於家與其  
夫人之爲婦而孝而慈以贊公而達之政而揚誦於所

親鄉之人與在官者皆能知之而能言之嵩燾獨著公  
進退大節以爲與彭公各出其心之安而皆致其極性  
命之通天人之符亦各有隱相應感者以成其志孔子  
之言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而推其原於質直好義侍御  
之言亦豈有能易者哉癸未之春朋酒躋堂鏘鏘有容  
舉尊上壽嵩燾爲之道揚盛美率先鄉之人歌以侑觴  
其辭曰

皇路夔夔八風載之乘雲排閭舐天若飴翼生不飛鐘  
鏗不紐解弢弛懸歸勤吾母有愉於家有勞於邊在心  
無眩固局重鍵飲捲訖養揚輪就路旌麾四羅綱維節

度皤皤黃髮左冕右褱庭趨若雲擊表交輝笙匏在堂  
尊壘在戶我爲聲詩以介純嘏

梅小岩中丞六十壽序

李幼枚觀察以小岩中丞六十攬揆之辰來告而求一  
言爲壽嵩燾因詰曰朋友故舊之交以情合也屬吏於  
長官以勢合勢在而羣趨之勢所不及則淡而忘焉中  
丞去官里居之日久矣子之請何爲者則曰中丞不在  
官故得以壽言進使其在官將求一言爲壽而不得也  
中丞之視東河與其在粵在江南所不及知其撫浙三  
年輔耀始終承事每歲朝及生日預戒所部無得蠲所

職詣行省爲賀而以嚴檄行之無敢違者屬吏有欲陳獻甚微約不敢遽將俟見先明其無私請比見終不能舉其辭而中丞談諧談笑與人無城府固無厲聲遽色之加人也嵩燾聞而歎曰是其所以孚信於人而不敢以私干非一日之積也吾姪慶藩司權甯波歸言中丞校閱甯波鄞令知其不樂奢靡所陳設皆古玩具名人書畫甚雅潔中丞聞所治舍樸無華也喜甚旣入詫曰是費滋甚吾無以堪之亟出就宿舟中甯波人嘖嘖以爲未始有也往在京師中丞官吏部嵩燾聞知其名就與見車裘儉敝灑然不爲意每出橐筆墨紙爲方寸冊

有聞輒錄之甚喜其畱意經世之務卽小可以知鉅及同官粵東益服其勤能卽治一事捕一盜躬率健者數十人以行左右莫知所嚮旣至下馬立指曰某所治某事捕某盜手握佩刀超而入所發必中無有歧失嚮盡嘗與言少時聞于清端公軼事輒心嚮往之以爲苟得忍勞苦以清名世若斯足矣及讀清端公傳憫然以爲未足賢人君子之生世天地民物將託命焉其道之行則公吾之所學以使斯民被其澤其不能行懷清履潔奉身而退以不濡其迹故常重視其身一事有不足立一名有不足居蓋吾與中丞所以交勉如此二人者於



道亦幾行矣而終斂迹以退亦幸無悖於始終去就之  
義獨於聖人所謂求其志者猶或庶幾所謂行義以達  
其道固有所未盡也則以歎君子處身之難而持一節  
以表見於世無愧古人良亦未易期也幼枚觀察所述  
中丞軼事雖起于清端公於今日不能過而感其一節  
之清流連詠慕及退居之時頌言爲壽以志其敬仰之  
私吾以是賢幼枚而中丞之賢用是以益光其不自苟  
如此卽行政可知不輕取人如此卽恤民可知休休焉  
太和翔洽於其心年壽之長而行之積有餘矣詩曰樂  
只君子邦家之光夫苟有以自立身雖退豈不爲國

之光乎因書以序

傅青餘廉訪七十壽序

君子之出處進退求達其志而已無欣戚於其間然當危難之時水旱盜賊之警一日履其位則憂集於吾身而咎責無能自恕窮居之感歎悲憫盡然未有忘於心而責任不及之則俯仰可以自適君子所以爲欣戚又有以異人者乃幸以寬閒無事之日從容樂易葆其天年天下之人相視以爲儒者之效有徵矣終使其澤不被於天下而道以鬱不申爲 朝廷惜而君子用之以紓其憂游其心廣大之域道雖塞而行之固亨焉往而

不達其志哉青餘先生與嵩燾同歲生其通籍爲翰林後嵩燾七年而歷仕之夙且久實先八九年嵩燾少習辭章之學洎壯治經史不能專先生專精小學審正古音著書行世曾文正公治軍長沙嵩燾經畫勦立水師及水陸各營制度而不敢任將兵先生提一軍搏戰汝潁之交功績爛然其後嵩燾歸自海外先生以河南按察使罷官假寓長沙相見甚歡綜論兩人出就隱見多同者而途徑不分軌迹各別要其志事所就各從其分量而已是以先生樹立偉偉視嵩燾爲多而亦終不能以固其位將非其所挾持有與眾異趣者乎而同聲之

契嘯歌之適與先生有相會意言之表者道咸之交三  
四十年間相競以武功起布衣位開府特進肩相摩踵  
相躡也而以翰林序功授編修不與散館之試獨先生  
及嵩燾及稚墻丁公三人丁公年稍次最貴顯而獨早  
逝嵩燾與先生才不足以希時應變道不足以經邦宏  
務獨畱其衰老之身徜徉容與與時相忘拊心自問異  
數所被差幸無負先生兼習道家致虛守一之說凝神  
攝氣以求長生嵩燾縱浪大化中幸與俱存其行義不  
敢望先生猶或勉而企焉以其衰病餘生比壽而齊年  
乎光緒十有二年七月值先生壽辰德配劉夫人適先

一年九月生嗣君竹湘司馬謀以其時開七袞之觴豫  
爲先生祝先生之德博矣夫人賢孝仁明有聞姻黨亦  
習道家言吐納服氣夫婦相與唱隨有高世之風嵩燾  
於此尤不敢望先生之福然而鄉之人以嵩燾與先生  
道相若年相比功名志節亦幸相次皆曰爲先生壽莫  
嵩燾宜嵩燾亦自喜出處進退之節憂時之心有一二  
與先生同者然則以熾昌眉壽祝先生誠不如達其志  
之有餘量也傳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人賢代作來軫方  
道鼓鍾相聞存乎神契壽先生亦所以自壽也

劉彥丞牧伯六十雙壽序

歷漢至唐宋授官任職千餘年皆重內而輕外然其起家必隸於縣數轉而爲縣宰公卿大臣之選由是出焉明以來外吏之任稍重矣而內與外曠然若門戶之差分不相爲出入百餘年間行取御史之例旣除州縣轉官至臺省常歷數世無一人終使人才阨於奔走無由自達用人之不古若誠有由然哉劉彥丞明府以進士令湖南二十餘年所至有聲嵩燾始見之長沙其氣溫而和其言質而達與語爲政之略常以廣學校敦教化爲先而在江華治行尤偉江華地半隸徭民徭違言則鬪而交兵焚掠無虛歲明府至立科條戒無相侵民徭

奉約黷若

還輒罷凡

言以爲民

哉吾惟平

相信則易

陵調補長

團之力募

人任爲將

稱首積數

凡數百屬

不免累鄉人然固有樂其便者有事輒走縣乞差勇以  
往冬防得盜比有功用其鄉人治一鄉之事而以官法  
行之視胥吏之擾爲輕而事亦易集也已而其效果大  
著嵩燾則益深味其言今年四月明府與其夫人合開  
六表之觴於是嵩燾爲祝辭以晉曰觀君所爲亦至平  
易之論也今人爲峻厲嚴急以取聲名固不樂效之太  
史公初爲循吏傳自宰相百司以下苟盡心於民則以  
循吏歸之其他文類皆新奇可喜獨傳循吏一出之平  
實如君之爲當兩漢之世推考治狀徵拜九鄉良亦無  
忝然而此風固微矣獨其軼行傳之人口登諸薦剡今



且任爲武岡州牧君之年與其政行名業俱永無窮而夫人之賢亦實足以贊成之則此之爲榮又視高官厚祿無足與以當此者也嵩燾引疾家居無賓客交遊之歡而同城牧令之賢者若張子遇張南屏唐蓬洲嚴少韓及今善化令孫彥臣更相契好明府往來之意尤勤觀其所尚而足以知其人因彙次其祝辭引申平日相許與之言卽以爲明府壽

韓寶臣五十雙壽序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土田版籍人民受成而聽治焉順於心則一邑之人喜不順於心則一邑之人懼好惡惟

所施是非曲直惟所命縣尹之得所爲於時任專而權重矣然上之由郡累而積焉以達於部使者若累九重之基下之士民之環伺各隱其情以相試若窺千仞之淵承乎上者日危而接乎下者之爲蔽日多也是以縣尹在今日爲尤難舉其職邑侯寶臣明府始蒞湘邑之人皆曰侯名進士有詩書之澤其治行必異於今人或又曰文學政事之分久矣今世仕宦多以資選選者自度其所能以求一試名與實相應得之科舉者名實常不相應也則疑於政有未達也旣久又曰侯慈惠廉靜人也望其容粹然以和聆其言溫然以簡居京師時家

世仕宦侍尊公官黃陂年少處豐而無矜情值粵寇之亂尊公募勇與賊搏墜馬傷焉明府掖以馳艱難顛沛旦夕不自保未幾奉諱歸貧益甚而亦無挫志見者相與歎息知其蘊負之深也而容貌辭氣粥粥焉若安於鄉里樸拙之習不知有人世周旋此其意量爲何如哉如是再踰年益曉然於明府之存心厚而用財博與人處泛施曲應懼恐不當其意無絲毫計較於其間以是重自累蓋自其少時拯患濟困常忘其身之窮以赴之常歲暮鄰有鬻女者明府聞持三十金償所鬻女又分所食米資給之前母李太夫人有從孫女將嫁不能備

匱具明府適以負責無可償營辦屢日以應逋者罄取以畀之家人相與怪問應曰前母氏之親婚嫁相周吾事也敢憚煩苦自愛乎故其在官視所當爲煩費不惜以困難告者竭情爲之計若營其私無有厭也德配施宜人竝心一德以勤其家在官九年祿入不足贍其家宜人亦安其素教督其子女常若居貧時不以隨官請也今年四月爲明府五十壽辰宜人亦適與齊年邑人謀所以壽明府者竝著宜人之德製屏以張之屬嵩壽爲之辭今之仕者常患貧追時好以取世資蓄所有自封審乎去取之分嚴於納交之節未數數然也推施實

容親舊殫所有公之於人不以自私抑又難焉明府任  
通道惠政爲多在湘陰臨民蒞政一行以慈下之民隱  
無不達爲上者亦多其惠足以及人推而行之於今世  
縣尹之所難者明府一處之夷然嵩燾尤多其能厚所  
施而輕視利以感孚上下之交無弗順而安焉宜人之  
德又實有以成其志以宜其家爲舉其略以昭示邑之  
人俾無忘明府之惠明府之視邑之人亦將有惓然不  
能忘者也

李次青六十壽序

儒者負文武才略其志意又偉遠嘗欲爲天子牧民戡

亂赫然著大勳勞顧或時勢交阻顛踣困窮卒不得一行其志此殆非天之所以厚之也其或性情冲夷脫然榮利之外而事會牽迫遂至馳驅戎馬膺至艱大任雖天下又安名位昌顯而執掌王事仍不得一日少休此似天之厚之而實非所以厚之也若平江李君次青天之所以處之殆厚矣哉君少負幹才又勤苦力學多知古今沿革損益之宜慷慨激昂喜任事從張振之府丞涖奉天攬邊關形勝陪都鎖鑰之重以關東天下根本樸厚純古蓄積至深而東南民氣彫敝悍健椎埋爲姦亂機數動慨然懷澄清天下之思會曾文正視師長沙

君上兵事數千言而隱其名文正公大韙之求其人不可得笑語君曰是非李君莫辦矣遂畱參軍事甫出師岳州水陸諸營未集而賊大至陸軍潰文正公簡料水師退保長沙自以召募成軍且一年不足資一戰拊膺太息君奮曰無憂軍雖潰而塔智亭羅羅山幸未與楊厚菴彭雪芹治水軍足可倚恃指左右侍立諸將弁曰此一輩人支持天下有餘於時侍者黃昌期鮑春霆方以武弁爲親兵也文正公亦恃君言爲壯其後塔忠武羅忠節立功名天下而百戰以殄巨寇肅清海表卒出此數君之力天下尤以此服君之知人君在軍久亦思

奮起立功名不樂以文章自見拊立平江勇營以兵事  
始終然諸軍捲甲急趨乘賊之懈君輒不與而艱難困  
厄危苦支柱居常以身任之今肅毅伯合淝相國嘗論  
君謂爲李廣數奇君亦以數保孤城抗遏強敵名聞天  
下皆指望之以爲不可及云一爲按察使兩爲布政使  
晚出平貴州苗寨功尤鉅而君一切棄置不顧浩然解  
組以歸塔忠武亦嘗謂君有儒略當以文章高天下君  
在貴州軍營集 國朝名臣耆舊事蹟爲 國朝先正  
事略識者謂爲一代人物 朝章典故所繫而其文高  
雅純慤比之歐陽文忠公五代史記亦無愧焉文正公



學行武功震耀一時君從事最久受知亦最深規模氣象仿佛近之亦惟其文之足自顯著以揚於無窮也今年秋爲君六十壽辰太夫人方健在君引禮不稱老之義卻鄉人祝禱之詞嵩燾獨謂君以六十之年奉親致養爲生人之至歡而太夫人之視君少而立文名壯而  
以事功顯忽忽六十而以優游林泉文史自娛以娛其親則尤古今人傳爲盛美懿行稱述無窮者安可以無紀也嵩燾亦獲從文正公游自兵事起幾三十年今存者獨李伯相楊督部彭侍郎落落數人而或出或處名蹟各異君獨以棲遲林麓奉親著書極孝友文章之樂

爲諸公所不能逮然則天之所以處君者誠厚哉夫君  
既善以自處而天所以待之者又甚厚無窮則其所以  
流傳今之人固不僅在區區事功之末也已

蕭廉泉七十壽序

古之君子得一官自效必有灑然求達其志之心而後  
能審量民生之疾苦事之當否推而行焉以無歉乎其  
志然至一官而累而上焉者數輩一事而綜而議焉者  
又數輩勢積重而權益輕扞格參差所不能自達者多  
矣而其志之所存苟見爲得失出入繫乎民與事者大  
也爭焉而必得所請不得則浩然歸耳是視其身之遭

逢利達爲儻然之應誠有不屑意也而惟賢者爲能自  
達其志蕭廉泉先生以拔貢朝考得教諭會兵事起  
治民團會官兵克復吉安郡城保知縣選得江南碭山  
縣調補儀徵江甯蒞仕江南三十年承大亂之後曾文  
正公以勤約風示在位廣求民瘼稍蠲文法煩苛之舊  
先生亦於是時興教立學誅鋤姦宄所至皆能其官江  
甯陷賊久田皆荒蕪曾文正公請示限抵征會限滿戶  
部責征急先生乞減舊額二成紓民力凡再上請奉  
俞旨允行其後儀徵有略人者觀察使捕得男婦七  
人皆論死先生爭之不可歎曰吾爲邑使民抵法駢死

不當其罪是吾職有曠也卽日謝病歸江南言吏賢能者推先生而重惜其去觀先生所爲非有赫赫之名奇特詭異之行而事必衷諸心行必踐諸言苟爲民利曲折反復不爲沮苟爲其心之安榮辱禍福不爲懾以云得志而盡所欲爲未也而亦豈不足以達其志哉夫鬱於前而昌於後天道之常然厚於積而需於施人事之必應先生自少以孝聞鄉里侍父疾望色察聲揆度陰陽久遂通知醫術厚於兄弟子姪推肥就礮一無校量夫人早逝遂不復娶孝友之風蒸於家庭生平佩服儒素志意充然有餘與人恂恂無疾言遽色而遇事持大

體有所辨論終亦無屈撓也是以在官與其在鄉每舉一事能任其難而持其終而未嘗有繫戀於其心小虞觀察蒞仕湖南先生引退數年矣言者謂先生積之厚而施之不遐用其志以行之一官終其所事鬱而不申固將以是貽之小虞觀察昌其榮於無窮而益以大其施乎今歲七月爲先生七十壽辰觀察謀所以娛其親求得一言爲壽廬陵蕭氏富貴榮顯衣冠相襲觀察致身通顯延慶於有家未足饜先生之心也盡先生所欲達其志者觀察續述而推之以霈其澤於人民而施及國家先生老壽繁祉扶杖觀政聞絃歌而知雅化屬

吏士民躋堂稱觥薰然太和同思今日以推及服官行  
政之年悠然以思欣然以樂年壽亦將引之而愈長也  
請以是言爲之券可乎

李芋生六十壽序

嘗讀老氏書玩其旨意言治天下皆寄也其本在養身  
其後莊周氏益闡其義而大暢於文大抵重言道德極  
之元妙慮無故曰道之眞以治生其土苴以治天下儒  
者譏之然而聖人固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  
合外內之道也聖人之成物亦盡夫成己之量而無餘  
蘊矣而固將有事焉仁義禮智隸之名物象數而精義

生於其中初非虛揚之以爲名爲道德之說者將使精神專一動合自然瞻足萬物究紛紜蕃變之情而心不勞充虛極靜篤之功而用不匱如是謂之神全神全而握天下之樞以應無窮視治天下固緒餘也漢留侯李鄴侯出入功名之際盧牟六合樂觀超然用是術也吾友李君芋生少負奇志值東南寇亂橐筆走數千里從威毅伯曾公金陵曾公奇之稍優以事俾盡其智量事皆辦旣以知縣待銓宜更得優保君謝曰吾才力自度可一州一縣過是非吾分也遂辭去應部選分發湖北所至以能顯屢舉循良第一擢興國州調沔陽州事有

叢脞必以屬君旋至旋理其功著江漢間尤在開柴林河先是沱潛諸水注洪湖多積淤水漲輒決隄壞田廬大府議開洪性河洩水君相度地勢步量河身遠近以開柴林河爲便諸在事者力持之大府惑於羣議又重倚君戒君無拂眾君曰某能治其易以幸有功不能治其難爲具圖以進且曰不爾某請退避賢者大府強以付君數月果大治竟數歲無水患功多而力省君適以憂去官遂不復出嵩燾長於君十年故與君兄春浦善君又與吾弟志誠善至渥也獨謂君才能勝事及官興國寄所爲周易問答言陰陽消長之原剛柔進退之宜



非獨經旨之深也其於道也庶幾有得矣疑君在官久  
任事多艱鉅何以能此君曰道家修命修性之旨命可  
立而性可明也吾修性而得朗徹在官而卽事以明性  
不廢學也旣罷歸相見益親而觀其德日益光其言亦  
日益油然自足於其心於人世毀譽榮辱誠無足以介  
其意觀其才智無所不通所持若不可測量而用之甚  
簡在漢文景之治天下爲後世所不及順情以制法因  
物以就功無他簡而已矣夫惟其心之通於理而物不  
足以累之斯所以爲簡也君之出處進退誠有得於是  
其心且淵然而未有盡蓋古有道者流也故夫引之而

不盡者心之精也斂之而愈深者性之發也心足以應萬變而性足以成一純視其所以養之而已聖賢言性功極之博厚高明而悠久惟得所養也故曰上壽養性豈惟其道之裕而用之神哉年壽之長可決知也嵩燾之才不足以知君於君五十壽辰敬述所聞發明君之志事以諭世之知道者其將有得於君之深者乎

朱禹田六十壽序

生物之鑰司於天愛物成物之權散寄於聖賢豪傑立功所以與德竝重所謂功者有益於人而非利己也修孝弟於家敦任卹於鄉里使一鄉之人蒙其福惠卽是

之謂功此其說嘗徵之吾友朱禹田都轉禹田少業儒  
通學籍爲名諸生道咸之間江湖歲潦民困於食禹田  
轉百貨居積爲賈曰是可以利民吾亦得取贏以贖吾  
家久之利大饑輒分其羨以散友朋親族及道路之窮  
餓者如是數年人高其義僻壤無知愚氓素不知有貴  
宦顯仕而聞禹田名無不額手誦其賢禹田振人之急  
急人之難雖甚豪而廢居居邑伺貴賤亦常倍屣常言  
居財如治國務審時而知人善任所識拔卽百工執役  
亦羅致之善因事徵伺其取舍然諾與其才所能堪委  
任而責成功往往得所任今曾文正公督兩江規復鹽

政分楚岸行引專立湘岸禹田力任其難湘岸商賈雲  
集積歲銷常及引額視他省爲最文正公起一旅之師  
戡定東南 朝廷念其功 詔所在立祠而湖南爲  
文正公生長地禹田一意營度極園林祠宇之勝而於  
其旁爲講舍延諸生俊秀者絃誦其中此其意非徒飾  
美觀耀勳名而已蓋欲遠近游者仰瞻棟宇想見文正  
公爲人而俾師儒講習優游揚公之風以明先生之道  
薰陶鄉里轉移士習民風其立志之宏爲謀之遠豈尋  
常鄉閭善士所能企哉今年某月日爲禹田六十壽辰  
同人謀所以慶之而屬余爲之詞余惟人之生也寒衣

而飢食倦怠而渴飲積日累月增而弗已雖大耋期頤可漸而致苟非躬至行有厚施於斯世未足以云慶也今觀禹田所爲利樂其鄉人而維持人心風俗於不敝其所施已如此使漸而增至於大耋期頤其有功於世也將更無涯量然則今日同人之所以慶之固大異世俗諛頌之恆習而誠有不可已者余故摭其生平志事爲之序禹田醕而覽焉其不以余言爲壘乎

[REDACTED]

所以起家故吳越閒望族也自其曾祖三世爲儒貧益甚尊公棄儒而賈去越而徙楚之興山無能一日贍其生其徙興山所親沈君實召之興山磽地沈業亦中隳尊公至沈亦旋逝因其業居積大贏爲長育其諸子殖田宅有室家於是括所有財帛累巨萬籍而歸之沈氏予身去之益稱貸理其業則又大贏興山之人以義歸之益高其才有所矜式事任其資役董其成凡有興造諮而後行觀尊公之爲始爲身謀也而若終其身役役以爲人而身顧反後焉所謂豪傑畸人天畀以有爲於時非耶雲谷觀察蒞楚二十年接其貌溫然以肅聆其

言介然以和所至慈惠愛人而人懷之然其語人兢兢焉懼未有以上副尊公之言也其言曰在邑而得一邑之懽心在行省若郡而得行省若郡之懽心是可以爲養矣釋其言思其人求以濟世者也不私己者也癸未之歲尊公壽七十有九而太夫人實以其年冬十有一月壽七十太夫人之佐尊公起家也力勤而恕物約己而厚施其課諸子篤於慈而敦於教觀察兄弟礪學砥行以利賴於有家成於太夫人之教尤多將非尊公啟佑之勤邁德其身以延及其子孫觀察受之而有以益沛其施而昌其業乎然則尊公之有爲於時用是而益



春先言月三集 卷一六 二  
光矣觀察集諸寅屬及湘人之能文者乞言以爲壽嵩  
燾於是序而廣之導揚賓從躋堂介嘏而聲之以詩其  
辭曰

天回地游人參其中孰綱維是勤施自躬形貌斯異息  
聲與通扶顛持危以訖天功令德孔揚興山之里挽鹿  
擔簦自澗來徙有唱而隨如宮叶徵涵濡太和黻佩笄  
縱躋登崇齡雍容琴瑟鼓鐘在堂尊彝在室千門同聲  
慶懽流溢言施於家諮經諏律槃槃令嗣觀政於湘文  
高行美於時有光望雲懷思敬告嘉祥我爲頌辭日永  
天長

周筱松先生八十壽序

筱松先生司鐸吾邑之九年年八十矣其容粹以和其言簡以當其與人也溫雅清夷使人自親之而巖岸有不事也其處事也廉直易良當於理而止而峭急有不居也邑人語先生皆曰盛德長者而先生以大耄之年精神完固耳目聰強人見者謂五六十以上人矍鑠軒渠有不逮也先生亦自忘其篤老讀書歌吟精力沛然有餘不知其有倦斃也嘗論人生才志之所極各視其量以爲程其量恢恢乎有容斯所及者遠而所涵蓄爲尤大雖極崇高富貴其心終若不自慊而常欲然視所

受於天者未有能盡也是故憂虞之意多而懽忻愉快之時少至終其身困窮抑厄或積一生之勤苦博一官效一職以自慰其讀書求志之心而泰然有以自得於人世無所動其歆羨二者之於天下未數數然也夫居大受之地而翦然以懼與小有所就而斂然以自抑是皆內有以自求於心而無累於物道之隆殺固殊焉而爲量一也先生早有文譽年四十始仕爲學官其選授湘陰訓導蓋已逾七十之年不可謂非鬱塞而終無拂於其心安於其所處順於其所受悅懌紆餘養其天和以葆其眞年壽又烏得而不長也邑人以先生攬揆之

辰躋堂介嘏謀爲文以張之而以屬之嵩燾湖南山水  
之雄秀莫大於衡而鄴之麗於衡自漢爲鉅邑山益奇  
水益厚其水之釀爲酒漿曰醕醑朝會祭祀用之二千  
年於茲矣近乃移之紹興而鄴酒廢不用物之盛衰固  
有時而山水之精英不鍾於物則鍾於人先生晚遇固  
非豐而諸子入成均登饗序下逮孫曾以詩書世其業  
而其次君遂以同知筮仕浙江蔚起蒸蒸日上將於是乎在  
嵩燾爲述先生高亮之節和雅之度與其所以保世而  
延年者蓋淵乎其心之宏而量之遠也先生於此將舉  
以自慰而亦邑人所以獻祝先生之言也

韓六皆七十壽序

韓君陞臣奉其尊人六皆先生之命來言曰吾父年七十戒諸子無侈賓客爲壽而言吾不意篤老以至於今思吾七十以前侍吾父及上事吾祖父以迨吾爲童孺猶昨日也人事之變幻如飄風而世運如轉轂倏焉已失其故而觀古昔賢人道德事功負聲垂輝震耀耳目燦見於文字之間是則歷時無窮惟文之爲功爲能至壽以久吾足跡不出里巷而事功未有聞獨於吾心觀古人之行怦怦然若有契而合也誠得能文者導吾之心使吾誦而樂之則吾壽庶以深長而吾之志亦以一

申也其言如是幸願先生張而賜之文爲吾父光華嵩  
燾聞而肅然斂容以思憶吾年始及冠見先生之祖霞  
蔚公頽然長身嶽立道乾隆盛時事娓娓忘倦其時天  
下熙熙物阜民殷凡有技能各任其職霞蔚公遂以致  
富其名蹟藉甚閭里間六七十年已非復向時繁昌之  
風先生長予五齡耳追慨今昔當時亦已惘然憾不及  
見乾嘉盛時會兵事起予從曾文正公治兵出入江皖  
卒以平賊而予仕隱訖未有定終奉使海西數萬里外  
鄉里故舊曠若隔生而聞先生積行累善嗣其祖父之  
業物造益繁偶出城北門渡江而西所立石磴及招渡

以濟皆曰是先生之爲也益服其家世廣習爲善而先生能卒成之既又與先生之家爲姻親陞臣執禮來見則與予始見君祖時加於先生之年且逾倍於是益憮然於今昔之感而予亦老且衰矣先生積善以享大年躬履康彊爲足以發名成業貽之子孫此可尙也人壽極於百年由七十之年推至於百年視所已歷之歲月其數猶及半所行善方長年命有至不至秉於性者然也而固亦受成於所行然則先生之壽引之而未有艾而附之文字以傳者尤視其善行所積使人慨慕流連與年俱永吾雖老蹇回視數十年名德長者能稍得其

心迹之所存以表而張之無所於讓先生之欲託之文字自見者子又奚能以不文辭哉更歷二三十年或幸畱其身以俟見先生之期願尙當援筆摠辭發皇先生之事業增益其家慶也

張萊潭七十壽序

士大夫居官而無益於國居鄉而無益於鄰里是與林之鶴淵之魚深山之木石無異雖壽千百亦奚以爲生而有益於人雖一鄉一邑所施不遠而鄉邑之人望其壽考期願以長享其利濟其愛而祝之也乃不容已常甯張封翁萊潭先生少負幹才厚於行誼其施之家庭



愛護其弟之瘖者伺歡承色以喻其意數十年不勅推  
惠其宗營建宗祠編輯族譜以聯合之勤力而竭其資  
經營不惜也而卒用其才恢宏先緒積家爲巨富邑有  
事羣疑劫劫曰以諮張君有所興作相顧莫敢發曰以  
屬張君方咸豐己未間廣西賊發蹂躪徧東南忽分軍  
蹕數千里間道走桂陽旁略常甯常甯民驚懼遷徙張  
皇四突君爲縣令畫策趣民團練自召聯鄉兵捕斬內  
地奸猾扼守諸要隘賊偵知有備又失內應繞他道去  
而邑旁地田禾被蹂擥秋稼登場什不得三四民以苦  
飢君獨出數百萬錢佐令振卹其他撫存灾民之過境

者及推蠲以食滇黔之罷軍晉豫之飢民又不可勝紀也嘗怪世人以貧富相耀起居服食奢靡是求而視利之所在豪爭巧奪視同氣若行路嫺族友不啻越秦坐視其離盜賊水火而不之救其視人也若遺而人之視之也亦若疾疢之在其身也則亦不知其席豐履厚者之果何樂也若君者一鄉一邑之人固已羣享其利濟矣則所謂壽考期頤者在君固若澹然之相值而鄉邑之人且願以是長得之君而冀享其利濟其愛而祝之也自有亮謹懇切出於不容己者矣今年某月日爲封翁若干壽辰令嗣超堂乞言於嵩燾因具道其所以爲

壽者以詔鄉之人躋堂稱觥道揚無窮之庥烈

劉新樓先生七十壽序

劉定甫觀察始涖湖南與相見其容溫然以和其行事  
肫然以摯及數聆其言藹然意深以長也竊怪觀察賢  
者以進士試官農曹積階資外擢監司內轉九卿可安  
步得之而汲汲以蠲助軍需求外補去康莊而踐歧途  
以求淪滯良爲非計徐叩之黯然曰吾家積世累善至  
吾父勵學數十年求科舉不得今與吾母皆年七十矣  
吾官京師貧不得致養幸一攝職及吾父母身見之以  
爲榮也嵩燾有慨乎其言已而觀察奉母諱歸及再涖

湖南攝鹽法道事始獲迎養其封翁新樓先生凡從觀察遊者望見封翁容貌承其言論若高山巨川渟泓涵肆包孕無窮知其蘊蓄之深充養之闕觀察所以成德而自達其才由封翁之累積然也及甄其生平所爲則以五經教授其鄉積勤至終身無勗鄉里有善舉必董其成卽有違言必化其爭鄉人語封翁皆曰善人長者古人蓄德隱行闇然不以章於身而食報於其子孫若此者未有或爽者也顧獨區區以爲 國家承明制極天下之人才求仕者一出於進士而以六部總天下之政進士始試官分隸六部爲多使明習 國家典章制

度以勤其事而練其才其途旣隘其任之也尤重以專而常積數十年之勞不能一補官蓋自嘉慶道光以來捐例數開需次者倍焉累資而不獲一轉積漸以有然也遂使進士階資反以捐自效豈國家之制然哉而以銷磨人才使其志業不得發摠而所以榮顯其親者雖得仕而亦無階以求祿養則人才於此亦必隱受其患矣吾於觀察而益爲之憮然也然終以是得一日之祿以養其親且使封翁之爲善一鄉者廣其德於一省數十州縣之地皆知有封翁之厚德而果獲美報也傳曰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立身者得美名以

榮其親而一資於事君以有所藉爲名君子之道期足以事君而已不能自必受祿之豐與約蒞官之通與塞也若觀察者其猶在豐約通塞之間乎其於美名所及以榮其親而固無餘量矣今年十月封翁實盈八袞之期湘之人樂觀察之勤於民而惠於政也推所以戴觀察者晉而頌封翁之德於無窮嵩壽旣諭知觀察之賢又旣聞封翁所以教家而裕後爲足資吾湘人觀感也因奉是言爲壽其亦欣然而侑一觴乎

區雲甫先生七十壽序

士大夫讀書求仕得一官自效試之政而通措之民而

宜同官之長與所蒞士民之望治者揆張乎治行涵泳  
乎道德相與懷風愛而載去思而顧望望焉去之懷止  
足之分而甘泉石之娛又用其累積之仁爲之子者賡  
而續之以延其家緒此豈非人生之至榮而守道君子  
不可期之異數乎區雲甫先生與其弟穆臣同舉於鄉  
以五經教授鄉里最有名咸豐四年粵東大亂六十餘  
州縣同時併發連陷城邑大吏岌岌保一省城且數困  
數十里外道路梗塞不通於是民團大起任討賊卒收  
廓清之功者士紳力也先生亦以克復順德城保知縣  
蒞仕江西餘干上饒二縣四年政成名立矣而以憂歸

遂不復出大吏屢促之起不應也跡先生歷官兩縣皆不能滿二年問何以得民之深先生曰吾敢有他哉惟不以爲利而已矣州縣常規無甚害於民可受也而吾受之庸非利乎吾視爲利而遠之不知其常規也日坐堂皇斷決民事或盡數十起不敢自信無枉也而不忍畱獄以累民餘干吳張兩姓民爭湖地十餘年不決聚眾戕殺以爲常始至縣聞且築壘治礮相攻急出不意壓其壘諭以禍福傳集兩姓勘治之莫相指證乃諭張姓得湖田吳姓得魚利皆大懽罷訟此非有難也相顧憚其難以求便耳吾惟不以自逸而已矣審若是先生



之視一官誠無所私於其身而凡吾民之疾苦皆其疾苦也則宜其一試而去不顧也自漢設官重牧令之任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唐宋承其制宰相大臣皆起縣令士有歷官之榮而賢能易以上達中外之勢相維求仕者之心亦樂引以自重至明而縣令一官沈滯爲多至數百年無名史冊歷顯仕者其有顧戀而不能去必皆爲利者耳君子之樂行其道以被澤於民於此蓋有嘆焉吏道之敝人才之靡焉莫由自振斯亦古今得失之林哉吾尤以是重慨於先生之爲治也先生家居十餘年肆力於善凡有興造於己焉先凡有施濟

於己焉任順德鉅邑貴族相望而區氏之名以大振諸子科第相聯起矣祝三大令以進士官湖南知縣先生雖隱退而其家隆焉日盛以昌而後知先生之畱貽以有待乎其後益深以遠也今歲六月爲先生七十壽辰鄉人官湖南者以先生與吾弟意城爲甲辰同年求得一言爲壽先生之官非尊也而所施已閱歷官之年非久也而所積已厚然則年壽之長與其子孫之博大昌明先生固自有以取之矣爲書其略以侑一觴云

常南庚親家七十壽序

嵩燾少時追隨鄉里父老大都沈厚而端慤簡默而嚴

重其語言色笑雖甚可親而使人斂抑以自肅望之常  
若有道者其年歲亦多至耆耆衣冠盛會黎顏白髮盈  
集几榻稍長而老輩遺風日陵替矣三四十一年追念少  
時所接曠然若古人見諸夢寐世運之衰人心之日趨  
於澆薄漸靡以有然也而或一二得之其人必大異乎  
今世之爲而其年亦優且永若南庚先生者非其人哉  
先生故城居而吾家積世城居爲婚媾見先生恂恂長  
者讀書不遂遂棄而買因以起其家性慈厚愉响乏者  
周之與其財者鈞之或時計校毫釐利害默不應徐曰  
苟利焉公之可也苟見害焉一以畀我故雖用權量尺

寸操奇贏而常懷宏濟廣博之心不屑錙銖之計人知者謂先生士夫有志行非商旅人也里閭小民亦莫不愛而敬之曰是有德者也而先生一不以爲名凡所施濟無大小求有實益於人闇然不一著之言論嵩燾躬涉仕宦家居日淺泊以病乞歸先生年逾六十嗣君健吾鄉舉得官有年矣與之談辭約而氣夷貌溫而情摯恍然悟老成敦厚之風少時所習見者今猶得一遇之天道之畱貽固常積於人心厚者得之以修身善世而葆其年存乎其人而已今年二月爲先生七十生辰以將爲其孫完姻也謝諸祝嘏者俟諸冬十月重闡殿脩

之獻而介觴焉是其積之厚而年之長而又極家庭福  
慶之隆爲不可及也夫九江雲夢之澤吐納諸水而總  
匯於湘吾嘗博考圖經得入湖之水九焉湘陰實湘水  
之歸墟所受之水凡五西入者瀆水東入者汨水羅水  
湄水蓋湘水攬九江之全湘陰又攬湘水之全大川巨  
浸之鍾瀆固將有人焉賡續以承其盛英奇傑士經緯  
區宙者是其應也卽耆宿溫博得天之厚若先生者蔚  
起於其間以蔭庇其子孫施顯無窮是亦天運之將昌  
而山水之渟澗以有待者將於是一發其奇也先生其  
亦欣然而進一觴乎

衡唐三叔大人六十壽序

自少見宗人名德長者多隱居不仕仕矣而康健以至老壽無有也人或曰郭氏挹湖湘之秀而磅礴鬱結演迤涵肆有弗逮焉族父衡唐先生官澧州學五年年六十宗人謀爲頌言壽之澧陽官舍嵩燾適自海外得請假歸宜爲文竊維人世盛衰之徵與其盈虛損益之數其事不可端倪而理常相因吾宗盛時家給人足負才角立爭勝而族王父存門公敦厚沈博意常有餘年幾九十任桑植縣學不赴衡唐先生承家以起仍爲學官夫不求豐於物而守之約者其施必豐此理之常也而

吾宗蜿蟺扶輿垂三百年訖於今日仕宦稍顯門祚反益衰微席豐厚之業以無憂衣食率不過十二三頽墮委靡不自振立常踰半焉盛衰之理有難言者衡唐先生志充而神定氣溫而語和值咸豐初元之亂轉餉佐軍不弛其勞與人無親疏貴賤皆禮下之有求必竭其情所謂名德而仕宦老壽者耶數十年間宗老耆德彫零徂謝衡唐先生年已周甲嵩燾亦六十有二矣追念吾宗所以盛衰保世延祚佑啟其子弟而匡維其族人非吾屬之責而誰責哉因書以諭衡唐先生當亦倦焉而進一觴也

笙陔五叔大人六十壽序

少時見諸宗老純懿敦樸褻衣犍冠聚居懽燕率皆老  
壽而從大父存門先生年最高修髯隆準談論尤偉且  
及九十之年而容色舉止岸然猶壯盛時選授桑植學  
官不就而諸子乃皆以學官顯笙陔先生最晚出起家  
爲學官歷兩薦年亦六十矣往聞存門先生之言曰士  
不能立身植品不足言學不能處宗族和鄉里亦不足  
言教蓋存門先生以明經授學垂二十年家子弟成就  
尤多而一端本身心言動之地笙陔先生嚙茹庭聞少  
而端謹不挂於過差旣知嚮學益務求學之實以植其



躬又益推所以爲學之旨以勤其宗之人嘗謂嵩燾故宗世族久而盛昌由學故也吾宗能自贍者數家而已貧者不啻倍之能籌所以養而不籌所以教非本計也嵩燾感其言爲之置學亦笑謂先生方行矩步被服儒者而所言必依於教殆不可以簿書期會任也任爲學官而已而先生果以選領學職永定至則謁文廟考求禮器名物度數無能言者喟然曰習其事而明其義者鮮矣未有不覩其器不習其文而可與於禮樂者也於是周視庭廚料量敦牟禮堂禮器咸備無缺躬率諸生肄習其中暇則召諸生校論文藝爲之立程式明科則

曰如此則爲良士否則爲凶德爲學中之蠹諸生凜凜  
奉其教惟謹夫縣之有學學之有專官以任教也分齋  
而舍之置課而董之察其良楛程其勤惰使一邑之士  
皆驚於學之中而人才之盛衰風俗之醇醜於是焉分  
訖 國朝百餘年用之以化民成俗守而弗敢軼也學  
校之衰蓋自乾隆之季誠亦風會然哉而爲學官者窳  
惰弛易幾不知學校之爲何事學官弟子之爲何人日  
陵月替視爲故常所從來遠矣若先生之爲學官誠不  
知有異今人否也以今人視之則固異也然則今人之  
所事者果學官之職耶先生之視學官之職誠有宜自

盡者吾以是知其難能也今年十月先生六十壽辰凡諸子姓以先生兩世勤勤於宗之人其心爲有餘也又益聞永定學者之感先生之教而不知所以壽先生者果有當於先生之用心否也相與議於宗而思有以恢張先生之德爲引年之資嵩燾乃拜手上言以詗永定人之德先生者昭示先生之所以爲壽且永無極

志城五十壽序

往胡文忠公論吾兄弟之才以謂意城視吾優矣志城又益優嘗笑曰君家兄弟後者累而上若汲長孺之積薪也然吾兄弟皆自守耿介未肯一規仕進吾以菲才

遭時竊位實權開府贊戎政意城出入曾文正公駱文忠公幕府削平寇亂不受官天下高其節而君足不踰里閭名不交諸侯晚乃以轉餉貴州進一階三人者相與浮沈獨君始終一節不渝其志自兵事起布衣起徒步操尺寸之管憑藉權力致身節鉞肩相摩踵相接也吾兄弟是時多已通籍退然引避之其尤貴且顯者一二人君實與同時舉事於家常自負其才謂是挾智任術短長縱橫吾不屑爲也則益氣陵其上其人伎忌內懾吾兄弟名位氣力足與抗以是益嗛君然每語未嘗不多君之才也君旣一切無所取求於世益刮去崖岸

角圭以善施和眾鄉里爭者息之曉者平之與齊民雜居無所厭親姻故舊貧者推寒送燠權量有無多寡躬自拊循之其規人緩急而與計長久甚於利病之切其身也以困苦急難告者日常交足戶外君顧嗛曰吾不及與之謀而煩吾告也是以君名在鄉里閒爲獨著夫聖賢汲汲天下之利病非自侈其知之能謀力之能任也其心有不得已者焉而將藉手以胥致之康樂及進籌夫一官之任一澤之施又若有甚難而不肯一苟就者賢人君子之用心宜如是也吾三人之志與其所學大抵皆同而吾屢進用屢不得行其志以去意城不求

用於世矣而功益多名益顯君顧寂然無所表見於時  
人世所謂才者其奚以爲也而不才如吾天將不甚愛  
惜焉而使一涉仕宦以與今世士大夫比耶胡文忠公  
幸在又將何說以處此也抑吾聞之凡物鬱積久則其  
發也光而施也遠君與意城諸子皆才能取科名仕宦  
而君善病及暇自調適以葆其生終其所得爲多也天  
之命夫才也施之身與逮及其子孫均也今年十月爲  
君五十生辰意城方就養浙江而吾官京師以病求歸  
先爲是文寄意城書之以爲君壽三人者之生平有同  
有異有離有合而其志趣之所及皆非今世有也而相

守以至老壽此又豈易得耶吾誠不敢以貴且顯者之樂而易此也

鄧母孔太夫人八十壽序

鄧禹民太守將以九月之秋爲其母孔太夫人開八秩之觴爲徵序於嵩燾則述其母少讀書識道理佐其父處分家事父卒爲其家禦外侮以衛其諸昆及侍其母疾甚仁而有勞旣歸鄧氏遂以事其母者致腆其姑以勤其家者詔相其夫以衛其諸昆者陶礪其子於成無弗善也亦無弗周也其所述雖學士大夫賢者純懿有未逮也劉向傳列女所敘錄多明通斷決曲中經權嘗

疑漢以前婦人女子成德達材取資於學立教惟均後世責婦人之德常輕其有才者諱不使見以爲婦人之德無非無儀其歸幽閒貞靜而已務才能與外事閑有家者戒之而考之於禮承事宗廟男女效績又未嘗不以宜家之義望之婦人然後知聖人之言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推本婦德之修而終以陰德陽教各盡其能所以爲誼深而化隆也孔氏於粵爲巨富有詩禮之澤鄧氏益重以行誼太夫人爲女爲婦與其爲母漸習乎仁義研磨乎書史取成於心動而不過將古所謂婦人成德者耶夫德之成而有所施於外以才能自見必皆無



悖於訓典而有當於人心詩人之思賢女而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言也博大深遠卽其爲婦德之成亦可知矣太夫人以今癸酉九月壽八十稱慶於家禹民大守繫官湖南不獲衣綵躬晉一觴因考古人稱壽之義朋酒羔羊行之肅霜滌場之後娛高年志慶典於是乎在蒿燾以爲福與壽相應而享年之長與其子孫受祉之繁衍古人有難兼焉而惟德之盛者可以驗其端於天天之篤厚鄧氏如是則其所謂壽母燕喜者又豈有窮也於是爲序而張之以侑觴而聲之以詩其辭曰  
溟湟合流大海環之渟深瀆宏福履所綏福以壽隆壽

由德致觥觥母儀言修行治令嗣五聽受命所親率由  
嘉則模楷人倫筮日娛賓笙璫匏竹我賡以詩用介景  
福

李母徐太夫人六十壽序

自劉向傳列女繫其名與事於夫若子其善也順之否  
卽矯而正之或逶迤於畢世或發憤於須臾要皆極人  
世所處之難而終以成其志行然處常而才能節行無  
所表異遭時之變而後見焉雖極人道之隆而人與事  
卓卓傳者必皆其變者也若李母徐太夫人人道之常  
之至隆者也而亦嘗躬值其變其歸梅生太史爲太保

文恭公之冢婦家世繁昌太史年未及冠以才名天下儀容秀異望若神仙逾年舉於鄉相繼成進士爲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嫺郤交口羨言太夫人之福德今世無有也又三年而太史卒卒後數月其弟黼堂中丞實生幼梅觀察繼爲太史後太夫人始有子聞者又相與歎其遭而哀其志於時文恭公方督江南祖母陳太夫人在堂太夫人上承祖姑下和妯娌約心抑志以循所職在常無愆於儀處變而自貞其常卽哭泣必衷於禮史臣傳列女尤莫重於節太夫人之節尤常道也無自矜異者然則以節名太夫人固未足盡太夫人之蘊

也幼梅觀察之言曰吾母至慈也自孩提至成立視若  
一而訓誨無寬假一言之失必究其源明辨而申警之  
以是終身不敢有過舉然觀察性純孝能曲體太夫人  
之心不肅而教成太夫人日常蚤起周視廚膳巡省園  
林蔬圃觀察扶掖以從有問焉周而省之有施焉奉而  
行之凡太夫人之勤於家篤於親故沛澤於其鄉之人  
皆若安而行之忘其所以爲德者是太夫人之終身所  
處皆常也夫坤道之貞莫大於有常凡處變而有貞烈  
之操明練之識非能期之一日也必有其常德蘊之心  
而燦著於言動之際不幸變故之臨其身持之俄頃而

震動於天下故夫奇節異行之有傳在人爲不幸而在其心之所存一皆其常道然也若處家庭骨肉之常而有一日之戚秉義而度禮推亡而慮存惟所職事之爲謹不以一身所歷之榮悴爲其心之愉戚是故常德無可名通夫常變以成坤道之貞斯爲母德之至而天下之至難能者也豈非所謂尤賢者與丁亥六月爲太夫人六十壽辰郡人士謀所以張之發摠太夫人之淑德與觀察所以承事其親及先歲抱孫之歡皆若儲爲太夫人福壽之慶相與躋堂致其頌禱嵩燾獨以謂太夫人極一生之榮貴而歡戚相乘其心獨恢恢乎蓄其有

餘之量以保世而延後惟其德之恆貞常變而不渝所以矜式乎鄉里者大且遠也於是乎言

蔣母朱太淑人八十壽序

吾湘自明以來巨族有名蹟首推蔣氏亦與吾家爲世姻少時往來維揚遊懷兩先生稍得見其羣從於東觀學博小懷縣尉爲最習而未及見幼懷大令及自海外歸始聞大令名稱籍籍蓋自其尊人遊懷先生司幕善化大令繼之居首望之地才易以見而名易以章旣久乃獲一見其容溫以粹其言明以清與談經世務沛然若決江河汪洋莫知其際其處事舉重若輕瑣屑繁難

措施曲當甚快所聞大令之名爲果不虛也詢其家太淑人尙健在記初見遊懷先生當辛丑壬寅之交今四十六七年矣人事變遷當時所見蔣氏昆季都無在者獨大令晚出與其兩弟年力壯盛志業方長太淑人乃以其老壽繁祉之身馨晨潔夕奉養優隆大令之爲太淑人光榮以得其歡心者誠亦人世之難能而可欣快者也太淑人秀毓名門溫恭慈惠其歸贈公遊懷先生撫遺無蘆絮之悲御下有螽斯之澤贈公館居不遑恤其家有無黽勉壹委之太淑人緝匱綴畸權畫無闕而以其伯氏大宗無後議令小懷爲之後遊懷先生亦欣

然以爲賢也迨贈公辭世獨與適室王太淑人持家教  
子含辛茹檠情好無閒卒以支持其家課督其子使有  
立皆各以才自見席其先人之業爲當道引重諸孫皆  
能文蜚聲庠序蔚然興矣太淑人儉約自刻帥初不變  
而恤姻睦族周急拯危則惟力是視或且稱貸以濟其  
德性純厚寬裕有周濟之仁姻黨翕然歸之洪範九五  
福首曰壽而先會其極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若太  
淑人所謂好德而宜錫福者也大令受杜鶴田中丞知  
以勩績敘官行將出宰百里抒其所蘊以試之一邑吾  
知獲上宜民必有大過人者而太淑人之年引之而愈



長將倍隆祿養以章爲善獲報之榮頌臺萊而祝慈壽且未有艾也今年四月爲太淑人八十壽辰凡在官者與鄉里親故皆攜榼挈壺躋堂稱祝嵩燾因說次太淑人之德性足以延年受福並勸大令出宰臨民不忘太淑人之教以洽輿人之誦而增壽母之歡吾雖衰老猶將旦夕俟之

常母鍾宜人六十壽序

吾湘常氏世居縣城爲舊族健吾孝廉起乙科有聲閭里聞諸從子姪連襪以起魯青司馬子尤多名尤顯隆隆以日興矣而推知其由來一出於母教旣成就司馬

之賢諸孫林立游躋庠序言者以知其族之將大而其  
母鍾太宜人聰強康裕享子孫之榮年八十矣嫺儻子  
姓希鞬鞠膾奉觴上壽相與宣道盛德爲引年之資嵩  
燾以徵其實於司馬司馬之言曰吾母之德里之人皆  
能知之而子若孫或不能以言太宜人來歸家貧兩  
世姑健在日食常苦不充太宜人紡績箴紵以佐衣食  
而和愉肅雍門以內訢訢如也庭戶修潔歲時賓祭營  
辦完具秩秩如也羣弟妯娌聚居一室吾父奉政公經  
營支拄數十年值歲大禋諸弟請析居自爲生計太宜  
人垂涕慰畱又集親黨諭止之終不從太宜人約其身

以自抑損推及子若女服食起居靡不約厚其諸弟以俾自存立推及族親之貧乏者餽遺資助靡不豐行而宜之習而安之初非有赫赫之名爲鄉里傳誦而相語必曰賢母蓋太宜人實行可徵者如是莊周有言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無力凡人之行與其所載之福必視其所積積之一身必有一身之享受報之積之奕世必有奕世之層累報之觀太宜人之所積其兼有二者之效乎視其子若孫敦懿而純良得天之厚者也而太宜人之年壽又益加厚耳目明達筋力堅強八十之年綜覈薄務細故無有脫

遺猶少壯也被之身而博厚悠長莫窮其量也施之子孫而碩大繁衍莫闕其機也故夫一邑之間一家一族之微觀其累積之厚薄而盛衰消長天人倚伏之機具徵於其所受之量如太宜人者其可不謂所積之厚者乎嵩燾於常氏爲姻親仍世城居相習也諗知太宜人之賢值其以九月之辰開八表之觴執筆以紀太宜人之懿行如陳廣樂中庭聆太古之元音聲希而味永使人慨慕沈吟不自知其言之有餘適也請以是還質司馬爲太宜人晉一觴襲軒鼓舞萃親友一堂之懽心以上博太宜人懽抑亦吾湘之勝事也夫

余母許太宜人七十壽序

自古賢人君子樹大名歷顯仕爲時傳誦類成於母教而多得之屯遭阨艱拂亂不自聊之日以堅其志而卒就其所成之業蓋雖聖賢之成德不能無所激發而天之於人也將昌而大之其後必益掇於其先以張其家世之盛美而亦報之以老壽繁祉故觀於其人之成就卽天意可知觀於其母堅貞之德卽其家之盛大博昌亦豈有爽哉日嘗聞余堯衢水部敘述其母許太宜人

之賢自其幼博覽經傳從其兄青樵先生學爲詩敘致宏雅有王謝家風及歸贈公立臣先生上奉尊章下勤

井曰以一身任其艱辛隆家人之道宏清醇之風澹然  
自忘其麗雅之操也久而所處之境益艱而勤益厲率  
其諸女用箴箚取資衣食而課督其諸子益嚴求任爲  
師者移居就之數就數移居無則躬自程課非其師不  
使就也或時不任舉火罄家所有營辦一餐而先世藏  
書慚謹守而勤護之曰家世讀書所以貽畱子孫在此  
鏗而不舍幸有獲也不可自我損先人之藏蓋自贈公  
之卒顛頓顛頓極人世之至艱有不可以終日太宜人  
一力摒擋十五六年堯衢始克成立營養終其身怡然  
無疾蹙之容常夜不能具鐙聚子女環坐一室或相抵

觸太宜人用諧語釋之皆大笑一家熙熙忘其貧堯衢  
年益長憂患相乘太宜人聞輒慰止之曰通塞遇也忻  
戚心也何爲以所遇累心吾惟不以自累以有今日回  
思十餘年前事甯可一日生耶夫天畀所厚於人與人  
所以承天各視其所容之量一有拂意焉而戚戚以悲  
一有適意而躍躍以喜此其量不足以有容也觀太宜  
人所處之境積勤銖累而有不足而意常沛然惶惑瞑  
眩而有不達而心常泰然夫猶不能測其意量之所極  
又何福之有不容何年之有不遐也莊周之言曰大浸  
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聖賢所以窮

天地互萬世惟貞其常而已矣若太宜人者可不謂能  
貞其常者乎堯衢又言自少見太宜人坐隅常置一簞  
日節縮所用得一二錢置其中見貧尤困者傾與之隨  
所積多少以爲量歲不知其幾也亦累數十年不爲勸  
其戒子弟以謹儉勤恕而一本於仁厚於人與物求有  
濟也是惟自得於富貴貧賤之外而後視己常若有餘  
而視天下之人常若可矜人知其德之宏太宜人自以  
其常率行之所以爲難能也歲十一月爲太宜人七十  
壽辰鄉里親舊飫知太宜人賢而樂堯衢發名成業  
足爲太宜人光榮相與躋堂獻學導張頌辭而屬嵩燾



紀其盛嵩燾以爲母德之成教見於史傳多矣太宜人  
所處之難尤在寬裕艱貞歷常變豐約皆若素定一行  
其心之宜以綏多福也於是乎書

涂母曹太恭人七十壽序

涂君稚蘅爲其母曹太恭人開七袞之觴徵序於嵩燾  
就求太恭人所以爲壽者稚蘅曰吾母之德邑之人皆  
知之而子若孫或不能言其能言者皆常道也始歸吾  
父家貧也兩世尊章皆健在太恭人馨晨潔夕劬身以  
勤其家而歡有餘及從吾父京師有祿食矣會寇亂商  
旅逃徙幾盡營辦衣食不可得太恭人常忍飢以課諸

子女而勤有餘既而吾父以父喪歸再入都大母老且病太蒸人留侍養終日欽欽勤愈甚以求得大母歡心而終不及盡吾父之年相保以榮顯蓋自少逮老吾母未嘗享人生一日之歡也而其心淡然若不知有豐約榮悴之異者方曙而興計功而息入其門秩秩如也登其堂訢訢如也承事吾父四十年未有以易也所得於吾母者如是而已夫行莫貞於不易而德莫大於有恆坤之爲道靜以方靜故安而不渝方故守而不遷惟賢母之德爲能當之世之誦婦德者常曰是有士君子之行士君子之德之有出入也行焉而安未數數然也齊

乎常變之境審乎內外之分泊焉夷焉無所動於其志  
舉世之人求之而未有逮也往往得之婦人女子惟安  
所有焉不自恕亦不以自表異豈其教化之及獨深哉  
舉世之人相與守之氣自化而性自定也性定故其養  
之也裕而持之也固是以母壽亦常多於士大夫抑吾  
嘗聞教成於夙而效著於家曹氏爲長沙望族多文章  
賢傑之士太恭人之父肯堂先生文行高有名以太恭  
人爲弟婦胡節母嗣節母又賢也都人士之詩曰彼君  
子女謂之尹姑尹姑周之望族言女德者舉似之以爲  
榮太恭人之以賢惠聞也亦素所蘊積然也嵩燾少官

京師得交星畚先生知其家有賢助其子稚蘅又賢而多才以是卜涂氏之澤之長越三十年歸長沙與稚蘅相見益習則太恭人年益高德益聞精氣亦益以完固故於其稱壽也明婦人之德之有常聖人之以成教立道納人心以軌於一未有越此者也著其所以爲壽豈惟以章太恭人之德用是以風示天下其奚不可也

聶母張太夫人六十壽序

仕宦貴顯之家席豐履厚以滿而溢子弟習爲般樂怠傲蕩廢失業必慈母當之是故教成於嚴而家隆於戒勉之交至處豐而不忘約居盛而不弛勤其才與知開

明而有制保世滋大無疑也如是而後爲賢母張太夫人故通奉大夫聶亦峯觀察之德配也始佐觀察蒞政廣東約守厚施條理完密門以內之事無弗理也乃至文牘書帙盈集叢委皆簡料及之其序次有經其分合有程時其所需應聲而具觀察號稱賢能而在官出納一倚太夫人經紀觀察得一心民事不知有家自觀察捐館舍歸營宮室治生產太夫人曰南人習田此知本也吾力能任焉歲計其贏課田田日益豐嗣君伯元太守仲芳觀察皆才也大夫人擗擋生積一不以相聞仲芳理太西製造江南又得一心所職不以家累婚嫁賓

祭視所入豐耗必潔以腆問遺餽勞視所親厚薄而必周以博自其家子弟下逮臧獲之趨事者指授唯諾無敢怠違卽有命奉之若嚴君焉有言若訓典焉入其門秩然以肅登其堂衍然以和夫婦人之德柔惠貞靜而已而創制資乎才明幹因乎識其大者在保家延世而一視其時以爲用太夫人佐觀察理政惟觀察之所勤事蚤夜戒備以伺所命其心常懷懷焉未敢自遂其意也觀察行焉而豫習焉而安則相語以內助之賢及諸子成立門閥日盛人事繁興而用不給太夫人竭其智能綜理家政禁約諸子動靜出入皆有程式一絲一粟

非太夫人之命無敢專自湖以南士大夫語家教以太夫人嚴明爲最詩人之言婦德曰其心塞淵縝密以理之謂塞靜深以博之謂淵若太夫人者其庶幾乎三月之吉爲太夫人六十壽辰湘人士相與躋堂祝嘏以觀察與嵩燾同爲翰林改官廣東又同泣行省又屬在姻婭之次爲能得知太夫人懿行相率請一言爲壽太夫人家世仕宦在室而習豐腴歸聶氏又當繁耀顯榮之日終其身無一日不豐於用而自少逮老經營布署無有暇豫優游自享以愉樂者將非所謂勤家務教端操有蹤者耶爲表而著之以昭示鄉之人俾知取則蓋非

徒榮其福蔭以老壽繁祉爲一家一時之慶也

李母柳太恭人七十壽序

嵩燾與李君佐周交垂三十年於時佐周年二十餘見其沈厚而端慤精博而詳審爲文章不屑屑流俗人之爲以上希古作者竊怪佐周少孤家又貧而能力自振拔卓然有以自立及詢其家世知其讀書勵行得於其母太恭人之教爲多是其和順乎道德而發皇乎志業其所積者固厚也其後往還日密交日深每及鄉里爭辨事必傳太恭人之教曰是其心奚若所據之理奚若若燭照然無或自遐其情或語節烈又傳太恭人之教



曰是豈可不維護而保持之乃知佐周事無鉅細稟命太恭人承受機要一有不當太恭人詔以事之宜而達其情之變佐周亦以善承其母之意而於人事之宜否取決太恭人一言昭然若發蒙自顧所見往往不能逮蓋其讀書知道理識定而能斷賢明之稱爲難能也佐周年四十卽絕意進取不就省試用大府薦保同知亦不樂求仕嵩燾頗嘗以顯親揚名之義規之佐周笑曰吾母亦知吾狷介不合於時戒勿爲也人世所希冀以爲榮獨有功名富貴而古賢者或漠視之則天下高其節以爲所蘊蓄而挾持有大於是者太恭人從容談笑

若將安焉有以內足於己而無待於外乃益肅然於太  
恭人之高識遠量非今世有也光緒丁亥值太恭人七  
十壽辰佐周謀稱慶於其里第嵩燾之於佐周相習也  
爲能道其母之賢用敢爲文以獻聞諸詩人頌禱之辭  
曰第祿爾康曰純嘏爾常於人世之相謂榮者極古之  
賢聖未嘗不豔稱之而以言乎語之長而文之美獨曰  
令德壽豈於此而歸之令德是真知本者也亦惟令德  
而後可以言壽是以言熾而昌必申之以壽而臧聖人  
固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觀太恭人之懿行非令德而  
能然耶而與其子相勉以仁義道德無假世榮以求飾

觀流俗之耳目以此云臧豈有爽焉然則太恭人之壽不侈美於今而有合於古詩人之義嵩燾幸從諸君子後以一文爲太恭人壽亦將於此取重以自榮其文乎曾母唐太恭人七十壽序

同治三年嵩燾奉

命撫粵東暇登粵王臺歎曰富

強哉是邦而使其富一出於姦商猾胥使其強一出於盜賊誰當尸其咎者書告吾弟意城意城曰無以自咎爲也急求治兵與財邵陽曾摯民樸勤知兵斯其人哉因請於朝俾將一軍爲粵民爬梳垢氛令肅禁行軍政大舉嘗疑摯民生長賤貧驟起任軍旅端肅威嚴若

夙負重望者未知何以有此而摯民曰吾母之教然也  
蓋太恭人鞠子以寬而課摯民讀必嚴待人以恕而期  
摯民以有成也必備卒用縣學生起家保至監守凡夫  
脩己治人之方天下國家之故已嘗究心焉遇事程廣  
尺寸推尋校量不爽毫釐其自負以天下之重自其讀  
書粗有成立已自立威嚴如此此豈無自而然哉自古  
豪傑功名有所表見於世成於母教爲多而聖賢成己  
成物所以爲性之德尤莫尚於成就人才以備天下緩  
急之用故夫論君子之德必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太  
恭人所以教摯民不以寒微而廢遠大之規不以孤弱

而弛艱重之責彼其自視與所以視其子誠不規規升斗終身之謀揆之聖賢立教之仁豈有加於是焉言者謂太恭人微時竊者穴入室太夫人急呼鄰里起其縛之太恭人詢其貧迫無賴乘間脫之告鄰里曰逸矣其僕有盜金者太恭人偶得諸其篋力與掩護而用他事遣之人皆曰太恭人仁如是是宜有後而不知太恭人得此於其子蓋尤有其本者抑太恭人之視小人爲不義皆有可恕獨課責其子不以幾微恕其躬自厚者與其實有見君子小人之分而爲君子者必無可苟與其寬以容小人潛感而默化之又可尙也庚午之秋摯民

來長沙請曰吾母明年正月實壽七十念無可娛吾母者惟先生之文足信於今庶幾導揚吾母之德以爲子孫榮夫子之文何足以導揚太恭人之德哉太恭人督教其子以使有成是乃所以導揚其德者也爲述其略以貽摯民俾歸侑觴焉亦使其鄉之人知太恭人所以教家而啟後者其道未有能易者也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七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贈總督安徽巡撫江忠烈公行狀

公諱忠源字常孺自號岷樵新甯江氏始遷祖大郎當  
宋度宗時由江西遷居新化永甯鄉五世祖楨祥復自  
新化遷新甯楊溪邨遂爲新甯人曾祖登佐太學生祖  
獻鵬父上景歲貢生隱居教授行誼重一時學者稱一  
峯先生太夫人陳生子四公居長次忠濬次忠濟次忠  
淑公生而岐嶷英達過人蚤歲能文章好讀經世書甫  
冠埶縣學爲諸生道光十七年丁酉充縣學拔貢生旋



中是科鄉舉自是恆客都門與當世賢士大夫游刻意問學以名節自砥厲陝西舉人鄒興愚故籍新化於公爲鄉人公以其溫雅士厚遇之興愚病羸咯血又貧無僕從公襍被就其居爲經理醫藥數月興愚竟死時君所嘗受業者鄧鶴齡湘鄉舉人亦病咯血垂殆公旣爲棺斂興愚屬其族人鄒溥霖送歸陝西而身護鶴齡南歸鶴齡尋卒公又爲任棺斂而致其喪湘鄉當是時公義聲震京師人以得一識公爲幸其後同年生曾如礪死京師公又爲歸其喪以甲辰大挑二等慨然曰窮達命也得教職養親幸矣旣卒不得第乃南歸心念天下

之亂將起愀然謂其鄉人曰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楚  
粵之交山谷阻深奸民萌孽其間有司縛於文法不敢  
詰新甯巖邑也民徭雜處又與廣西五排連一旦亂作  
事其危哉迺集諸父老爲團練法每月朔會鄉村子弟  
剴切譬曉俾知親親長長之義陰以兵法部勒其眾數  
月一鄉肅然未幾而有雷再浩之變雷再浩者新甯黃  
背崗人習青蓮教陰結粵西奸民李世德及新甯李尙  
開陳新進等爲逆謀黨羽日盛公察其變爲文備述嘉  
慶初戡定川楚教匪始末諭邑中子弟毋爲奸人愚自  
罹顯戮解散漸多復告縣令李君博許其黨自首免坐

懸重賞購首逆雷再浩憂事洩黨散逆謀益急率其死黨數百人反於黃背崗設將軍等偽號鈔掠近村公聞警卽請於令率村中團丁二百與把總方開甲合剿值賊大出奮擊破走之追至黃背崗焚其巢賊竄粵西梅溪口大埠頭諸處誘脅鄉民勢復熾公督團丁守要隘屢擊敗之賊恨公甚揚言得江某當生啖之母夫人呼公且歸公笑曰賊安能害我然以母故遂止城中助官居守一夜忽報賊至城中驚擾公宿縣署堅卧不動頃之所部團丁縛爲賊間者二人至令李公謀繫之獄公言人情洵洵莫知所從違急殺之以懲亂者不爾且生

他變令從公言城中人心乃大安時長寶道楊炳堃總兵英俊奉檄下縣辦賊欲調鎮筸兵公力爭以爲賊不足平不足動大眾且客兵未可恃如小有挫失賊燄將益張楊公脅以危語曰爾能獨任此乎公曰能楊公默然公退上書言調兵之難與所以平賊之易規畫明白請兵之議遂止公請檄廣西會剿自督團丁四面逼之斷賊出掠之路賊飢不得食公乃與邑文生蔣啟華設間誘賊黨縛雷再浩出事遂定維時賊眾尙千餘公請誅其桀黠者以徇楊公弗許僅戮數人餘盡釋之公歎曰亂民狃於姑息未識軍威行將復逞耳不數年而又

有李沅發之變卒爲楚粵患廣西會匪之禍由此起矣  
方雷逆未獲楊公懸萬金購之事平公以所得金爲修  
城資湖廣總督裕泰公上公功 賞藍翎以知縣用

道光二十九年揀發浙江吳文節公文鎔時撫浙聞公  
賢凡事之難者輒委之浙有巨盜數十分布州縣伺間  
劫掠官軍捕急則跳匿海上莫能獲公一一設計擒之  
時浙大水秀水被災尤甚公奉檄往賑至則請發常平  
倉親詣諸富室勸捐助賑設局擇邑中正士董之編審  
丁口分別極貧中貧次貧爲冊以上所捐錢穀卽存捐  
者之家至散給時豫計某莊貧戶若干應給錢米若干

某莊捐戶應發若干由局發單令各莊長向捐戶支取分給諸貧戶莊長憑票給發無從侵欺貧戶丁口已審亦無從浮冒糾一縣之財賑一縣之饑合一縣廉幹士民治一縣荒政吏胥差役無所預又慮貧民領賑時債主或逼償宿逋仍出示嚴禁莠民藉荒強糶痛治之富室感公意輸助恐後全活遂多秀水地卑積潦無從洩民不得補種公循行郊野見有高阜親勸補植雜糧復請奏免正賦以蘇民困設局收養遺孩手定規條十六法最詳審皆賴以活適秀水令某君卒於官士民稟畱公權縣篆吳公許之公招流亡禁游惰懲奸猾又以民

俗奢侈躬節儉爲之倡示橐中有知縣每日六十四文之語秀民誦之浙西蠶事最盛災後桑多槁公考農桑集要諸書作補救六條示之在官九月事大治民忘其災士爲歌詩頌公德謂二百年來無此官也未幾補麗水令咸豐初

詔中外各舉所知吳公將以公名應適侍郎曾公國藩特疏薦公 命赴部引見布政使

汪君本銓頗以外吏不由疆臣薦舉爲疑贊善武進趙君振祚嘗以事過浙乃舉秀水士民所以頌公者爲汪君誦之汪意始解會海塘壞吳公奏畱公辦工閱四月工竣而歲貢君之計適至公一慟幾絕嘔血數升時新

甯賊李沅發方謀逆有訛言公全家爲賊所害者公憂憤愴擾不知所措病日益殆有名醫某者索價夙高不輕爲人施治秀水民間公在杭病劇相率造某醫所請急視江令君慮不速赴則請各任醫藥資以堅之醫笑曰惡有醫江公而索金者卽拏舟去詣杭日夜爲候脈處方凡可以起公者靡弗盡也會新甯書至知太夫人故無恙憂鬱少解病漸瘥醫乃謝去將奔喪歸秀水人競斂金爲賻公固卻不受吳文節公歎曰賢如江令可令其貧無以歸歸無以葬邪適調督雲貴遂於浙庫借雲貴總督養廉銀五百兩畀之語公勿辭汪君亦賻以



千金公感其意乃泣受之歸營葬甫畢而廣西寇事愈棘金田賊洪秀全楊秀清等尤兇狡官軍屢爲所敗

上命大學士賽尙阿公出督師湘陰左宗植方官內閣中書素悉公爲言於大學士祁公篤藻江某可倚以辦賊祁公薦之賽尙阿公遂奏調軍前差遣時廣州副都統烏蘭泰公奉命來粵烏公忠勇善戰慷慨負

氣與他將領多不協一見公深相引重每事必諮之公亦盡心贊畫屢戰皆捷遂敘公勞請以同知直隸州知州升用賞換花翎又以公在新甯討賊所練團丁可用屬公自將五百人爲一軍公令季弟忠淑在籍選

募帥以來號稱楚勇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此始也時賊方據永安州城楚勇至則營於近城之南衣履敝黯形狀短小各軍竊以爲笑賊亦以新募之軍易與也急起撲之公堅壁勿出俟賊逼外壕丈許乃縱擊之槍礮止刀矛接斬悍賊二百餘傷者無數烏公握公手示諸將謂若笑楚勇不耐戰今何如侍衛開隆阿者善騎射馬上發槍擊賊多奇中平生嘗射虎十數軍中所號打虎將者也其人勇敢而寡謀公初至時長揖見之開謂公輕己不爲禮不答也一日與賊戰馳而前所部僅十數人遇伏賊圍之數重問公左右馳突矢盡藥子絕事

垂危公方登高岡瞭賊見賊圍十數騎在山坳馳突數次不能出顧謂左右曰此必開公也開公健者豈可失之乃督所部自山梁大呼馳下賊回顧駭而奔開公見援軍至遂策馬衝出與公竝轡歸歸營卽向公拜謂活開隆阿者君也憾不早識之永安城小而固賊首多廣東潮嘉各郡積匪素習械鬪及守村莊法又能以嚴酷行其令故堅忍悍鷙異諸賊方官軍圍永安時金田賊盡聚一城人數不及萬官軍數倍過之若以鎖圍法深溝高壘困之賊食盡援絕必死矣廣西提督向公榮時統諸軍扼賊北竄謂圍城缺一乃相傳古法必縱賊出

擊公與都統烏公力爭不得咸豐二年元旦烏公率所部從南路破賊數壘往見賽公烏與向積不相能時向在坐賽故與向竝而令烏公旁坐烏意不能堪歸語公必奏向提督誤事罪公爲言廉頗藺相如事解之會病作遂辭烏公歸其年四月賊果由北路竄官軍追至大衝口四鎮敗歿賊趨桂林烏公馳至泣告所部曰 國朝二百餘年賊無敢犯省城者今賊犯桂林何面目見天子以刀刺臂灑血盤水中呼諸卒共飲此隨吾援桂林比至將軍橋膝中礮不能軍賊乘勝薄桂林據象鼻山俯瞰城中日以大礮轟擊城中洶洶公聞賊犯

桂林力疾起捐資募勇丁千人與邑拔貢生劉君長佑  
倍道赴援中途聞都統創裂旋歿於軍仰天泣曰嗟乎  
吾來此欲倚烏公以有爲且報烏公也今若此至則營  
於桂林東岸鷓鴣洲三戰皆捷賊旋解圍去趨全州分  
賊黨扼盤石腳斷援軍公率所部至不得進寶慶都司  
武君昌顯率所部五百人及百姓守城倉卒無守具悍  
賊肉薄城根槍礮不能擊武公令煎松膠瀝糠上結爲  
餅然之從城上擲下死者最多賊憤甚乃益穿地道誓  
必陷之公每值賊進卽鼓噪撓之令不得併力仰攻賊  
乃燒溼薪令煙燄障目咫尺不能辨諸軍之援全者皆

壁十數里外又或藉事他遁數日地雷發城遂陷賊憤  
武君多傷其黨遂屠州城將順流犯長沙掠民船數百  
載逆屬及所擄金帛子女公令所部於全州下游蓑衣  
渡伐木爲堰連營西岸力扼之賊覺來鬪以悍賊護船  
更番迭進鏖戰兩晝夜賊渠馮雲山中礮死悍賊斃者  
數千輜重盡喪公急請統領速連營東岸斷賊旁竄統  
領猶豫未決賊果棄船由東岸走道州前湖南提督余  
萬清棄城走城遂陷方賊之奪舟而下也連日大雨湘  
水暴漲由永州至衡州數日可達湖廣總督程裔采時  
駐軍衡州聞警遽走長沙衡州府知府陶恩培畱之不

得提督鮑起豹亦議去永州知府徐嘉瑞固止之會聞  
蓑衣渡之捷人心稍固程喬采尋還衡州是時非公力  
遏賊船則長沙危使統領能用公言扼東岸則道州不  
失而賊可盡不至糜爛半天下也道州俗樸而悍地界  
粵西多會匪賊據城月餘各處賊俱響應勢復張遂取  
道江華甯遠嘉禾諸縣境趨桂陽州公追及之前隊把  
總邢虎臣戰歿公麾勇繼進大破賊於城下賊棄城走  
復陷郴州郴州當廣東之衝商賈輻輳馱貨贏馬以數  
千計賊至據之公與諸軍壁其三門相持月餘七月賊  
首蕭朝貴謁長沙城外民房未拆守兵亦單意可襲而

取也乃率其死黨疾馳而來公與提督銜綏靖  
和春公倍道追之時賊已由永興茶陵醴陵  
南及小西門一帶民房爲窟穴日夜仰攻甚  
公秉章候代未去與幫辦軍務湖北巡撫羅  
督鮑起豹登陴固守會蕭朝貴中礮斃攻稍  
紹良瞿騰龍駐城外營時與賊戰獲勝城中  
長沙城東南天心閣外地勢高賊已建柵築  
公言於和公非併力爭此賊將環攻東北諸  
矣急率所部與賊戰麾下死傷者二十餘公  
戰益急賊稍退遂促移壘和公亦督所部繼



逼賊巢共汲一井擊柝之聲相聞自是長沙止南門一  
面及西南角有賊守禦較易而賊巢背水面城無從肆  
掠後雖大隊踵至無能爲矣賊自蓑衣渡敗後憾公刺  
骨新糾之楚粵匪黨亦熟公名將甘心焉一日公率所  
部與賊戰有數賊伏叢冢間覘公素服騎馬過遽挺矛  
刺之公傷腓墜馬賊方以矛擬公步卒滕加勝急以矛  
格賊刺賊死餘皆驚遁擁公上馬歸新授湖南巡撫張  
公亮基自雲南來梯城入受事張公素重公欲與計事  
顧創甚不能動履乃以籃輿縋公上入署養傷就詢方  
略時賊首洪秀全楊秀清等率大隊自郴州來長沙勢

更張公言於張公曰賊盡聚南門外西阻江岸東自天心閣迤南至新開鋪皆官軍營壘此固自趨絕地惟賊所奪民船尙多時過江掠食慮其渡湘江築壘徐圖他竄請以一軍西渡扼土牆頭龍回潭之要漸逼漸進驅其歸巢可進殲也張公韙其言先後咨總兵常存馬龍等率所部西渡皆畏賊不戰時長沙城中兩巡撫兩提督城外十總兵莫相統攝張公雖明達善斷顧無如諸將何賽公時內召新帥兩廣總督徐公廣緒久不至諸將益懷觀望會賽公入長沙張公以公言白之乃檄向公赴西路督戰向公時已被議褫職雖老於兵事

而識略固非所長失意之時氣矜尤甚張公檄其速扼  
土牆頭不荅土牆頭旋爲賊據復檄其扼龍回潭且以  
危語要之向公荅云身是已革提督賊從此竄不任咎  
也賊復遣其黨石達開渡湘而西築數大營兼掠洋湖  
晚稻供賊糧湘水中一洲俗呼水陸洲卽古橘洲也長  
數里橫亘江心如匹練賊之渡西岸也畱賊屯洲尾爲  
聲援向公擬先勦之九月十九日親率勁卒三千餘由  
西岸渡江至洲北整隊而進賊盡匿洲南樹林中時出  
零騎誘官軍向公督所部放槍擊賊賊走避林中徐從  
林旁出斜鈔官軍後官軍初爲林木所蔽不及覺比賊

幟微露則疾趨如旋風官軍驚潰健將游擊蕭逢春都  
司姬聖脈戰歿士卒死者千餘向公與河北鎮總兵王  
代琳騎善馬得免城上諸軍望見爲之奪氣張公憤甚  
擬自督兵赴龍回潭禦賊西竄公力贊之爲區畫甚詳  
且言當先率所部築壘以待並請檄寶慶湘鄉各郡縣  
團練會師西路以厚兵力時賊所穿地道十數均抵城  
根張公令當地道來路預修月城開內壕並緹壯士下  
城鑿外壕已破其七八而城上夜深猶時聞鋤鑿聲更  
調副將瞿騰龍鄧紹良率勁卒八百入城爲游兵備緩  
急九月二十九日魁星樓側地雷發城圯數丈鄧紹良

堵之礮穿右肩殺先登悍賊數百十月初二日城外金雞橋地雷發和春公堵之公時遣所部把總徐以祥選勁卒二百入城助堵兩次皆殺賊有功賊知仰攻爲難徒恃地道轟城爲上策旣兩次穴城被創知長沙卒不可陷賊黨久困堅城之下食乏援絕所掠洋湖晚稻無多急思覓路逃竄而所掘地道尙餘一處未破仍思拌死一逞公仍請張公赴河西張公歎曰極知守城易堵必竄之賊難當爲其難者然始與君計議時賊尙未轟城今旬日來地雷發者兩矣魁星閣守者仍聞穴地聲城中人心皇皇吾出城渡湘而西人必謂巡撫避賊外

出將以何詞解乎公亦知其未可強遂止會新帥徐公

至衡州遣官赴長沙索 欽差大臣關防賽公謝軍

事而徐公所令來長沙者一廣西提督福興一廣東高  
廉道沈棣輝福興自衡州至湘潭行七日自湘潭至平  
塘行五日張公聞其來以書致之言西路之要惟龍回  
潭請速以所部駐之又慮新軍甫至不諳地勢令帶潮  
勇之知府朱啟仁先築營壘以待福興得書不報亦竟  
不赴向公駐軍西路稍久知龍回潭當賊衝自慚前此  
與張公牴牾之誤又其時徐公方奪和公統領畀向公  
向公亦言必進營黃泥岡游魚背方可杜賊竄但無兵

可分黃泥岡游魚嘴者卽龍回潭之別名也賊自渡西岸後卽以所奪民船架兩浮橋跨湘岸十月十八夜五鼓魁星樓側地雷復發城圯十餘丈瞿騰龍堵之殺悍賊數百自是賊之地道盡矣十九日有賊自言劉姓投向公營言賊正穿地道對天心閣向公以函抵張公屬嚴備之繼大索劉姓不得乃知爲賊諜是夜二更城南火起有旋風挾急雨數點過而賊全數從浮橋渡湘水由龍回潭竄去矣方賊竄時故分小股向南行向公謂賊將竄湘潭卽夜傳令飭東岸官軍盡趨湘潭於是和公與公均率所部南行不知大股已竄甯鄉也賊旣竄

甯鄉向公令西岸各軍追賊而已於二十四日始拔營起行尾賊至益陽前隊健將參將紀冠軍戰歿賊乃擄船渡資水出臨資口遂過洞庭陷岳州湖北提督博勒恭武先三日棄城走賊畱岳州四日疾趨武昌漢陽而東南大局遂壞矣公過湘潭時徐公令公暫畱確探賊蹤所向比聞賊趨益陽乃令公由湘潭追之比至益陽賊已去臨資口乘南風陷岳陽公以烏公故怨向公又以向公不能用其謀不欲與共事張公遂檄公畱湖南時巴陵有賊晏仲武與金田賊通聞賊陷岳州遂糾眾反劫軍餉張公調公與鄧君紹良討平之密飭公由巴



陵平江赴瀏陽討徵義堂賊徵義堂者瀏陽東鄉亂民周國愚曾世珍鄧萬發所立會名也道光年間湖北通城鍾人傑反周國愚假團練防寇爲名招聚不逞之徒爲暴鄉里習刀矛製礮械志益叵測邑中人多隸名其中前後官吏重發難不敢詰大府檄問但言徵義堂自衛身家不敢有異志也逆賊攻長沙時遣黨鉤之團總廩生王應蘋獲賊謀得周國愚等復書周國愚等殺之逆迹大露有上變者張公輒置不問瀏人赴愬於江西江西巡撫張公芾幫辦團務在籍尙書陳公孚恩咨請捕治張公亦佯若不知陰遣人赴古港山光洞寶蓋洞

各賊巢密察路徑迂直形勢險夷及魁黨姓名住址之  
詳嗣奉 密旨捕反者張公仍祕之晏仲武事平張  
公乃密緘付公並付地圖及所得賊中事狀令公圖之  
十二月十四日公率所部赴瀏陽縣令趙君意公爲徵  
義堂來也詢公何往公謬謂奉大府檄赴江西俟長沙  
餉到乃行耳越二日築營縣東馮家嶺乃張示謂某奉  
檄來治徵義堂事所欲得者渠魁數人耳餘俱不問能  
縛首惡來獻卽免勦當公築營時鄧萬發曾世珍等賊  
雜稠人中來覘公所爲眾不敢指認也鄧萬發等歸語  
其黨始意官軍必壯健逾人今觀來者尪弱如丐殆烏

合趁食輩耳吾堂中刀矛拳棍槍礮事事精練吞之有餘何憚而不戰趙令急詣公泣謂公何故誑我公亦知徵義堂乎是據東鄉地周數十里有眾數萬稔惡十數年無敢誰何者今大軍追賊赴鄂而公獨挾羸卒千餘來自度能了此否縣令非敢愛死願時局何禍機一發長沙不保矣公笑曰明知變起禍速然矢已在弦可若何趙令乃發急稟抵上游請益兵數千籌餉數萬下縣張公笑置之十二月十八日徵義堂賊三千餘分三路來撲縣營旗幟皆白大書官逼民反刀矛林立呼聲震天公預遣守備李輔朝以一營駐縣治防內變而自督

兩營拒戰爲三伏於營外待之賊近營半里見營中寂  
然怪之不肯遽前公以數十騎誘之賊遂蜂擁而進伏  
發截賊爲數段賊目持大刀斫陣連傷數卒忽爲亂矛  
所截死其分襲縣治一股亦爲李輔朝所敗賊眾大奔  
公空壁躡之至雙江口始收隊歸營斃悍賊數百生擒  
百餘獲礮械旗幟無算詢所刺賊目則賊中教頭張大  
武也公隨出示不從賊者領良民牌免勦是夜款營領  
良民牌者五千餘次晨更領至萬餘公知賊勢解矣急  
分兵直擣三平洞及三口賊巢張公所咨調之雲南總  
兵經文岱等軍亦冒雪趨平江盧洞十八盤福石山抵

賊巢東北防賊竄逸獲賊目朱興祥陳國材陳朝涇陳德昭等二十餘斬之首逆曾世珍負創潛逃亦搜獲正法凡殺賊七百餘生擒六百餘周國愚鄧萬發兩逆皆於次年捕得磔之用兵十二日事平湖南嚴治土匪自徵義堂之役始也三年正月朔公奉檄還長沙時賊已棄武昌東下張公奉

命署湖廣總督疏調公赴鄂

公前以解桂林圍功擢知府援長沙功擢道員矣抵鄂張公卽奏公署湖北按察使帶所部楚勇四百自隨禮部侍郎曾公國藩時居憂在籍奉

命幫辦湖南團

防欲畱公不得乃畱公弟忠濟與劉長佑李輔朝帶公

舊部千人駐長沙旋剿賊衡山平之公隨張公抵武昌  
距賊去甫十餘日遺黎存者不足十之一官署民舍大  
半焚燬死屍枕藉時張公署湖廣總督駱公署湖北巡  
撫河南布政使嚴公正基署湖北布政使公署按察使  
兼鹽道金公雲門署武昌府知府皆一時人望諸公又  
和輯一心遇事商定卽行盡除官吏壅積苛嬈習修城  
郭製守具通商賈卹難民治土匪緝逸賊籌軍食事無  
不舉公旋奉 命授湖北按察使三月討通城之賊  
通城自道光十九年鍾人傑之變餘孽甚夥大吏務爲  
姑息奸民玩法者多至是賊首劉立簡羅經仁何天進

等復以抗糧劫眾叛意省治新破官軍莫能討也張公  
檄公速統所部楚勇四百及開化勇瀘溪勇三百餘往  
勦時嘉魚蒲圻均有賊響應公分遣開化勇瀘溪勇赴  
嘉魚蒲圻而自率楚勇徑擣通城麥園賊巢擒劉立簡  
磔之復進軍葛家坪五日六戰斬賊四百餘方傳令進  
勦忽崇陽賊陳北斗糾眾千餘與通城賊何天進暗相  
勾結焚劫桂口及通城下畝將乘間襲取通城而嘉魚  
賊熊開宇梁一舉復與何天進合勢漸張公還軍通城  
禦之張公以崇通賊日聚日多嘉魚蒲圻土匪又方蠢  
動公所部楚勇僅四百分則更單咨署湖南巡撫潘公

鐸及曾公國藩預調公弟忠濟及劉長佑李輔朝畱南  
舊部楚勇來北會勦公亦以書抵曾公乞速濟師數日  
忠濟先帶所部勇五百馳至適崇陽賊回屯桂口忠濟  
卽夜潛師掩擊陣斬陳北斗及騎馬賊首十一餘賊五  
百公知崇陽賊破則通城賊膽益寒卽拔營入山勦之  
生擒賊目張西園等二十餘名戮之大局略定旋奉

旨飭赴江南大營幫辦軍務三月二十九日交卸湖  
北按察使鹽道兩篆還鄂疏陳軍務八條略曰粵自逆  
賊滋事以來用兵數年糜餉至二千餘萬人無固志地  
罕堅城巨寇狍猖久稽 天討非賊眾而我寡賊強



而我弱賊智而我愚也法之不肅謀之不臧貽誤至今  
宜思變計微臣效力軍前出入矢石鋒鏑之餘于今三  
載兵勇強怯之情形事功遲速之機會苟有所見何忍  
不畢獻其愚謹將兵事大略有關得失者撮舉八條爲

皇上敬陳之一曰嚴軍法法者將之所以馭眾使  
之出入生死而無敢違者也將不行法是謂無將兵不  
畏法是謂無兵軍興以來法玩極矣全州以失援陷而  
赴救不力者相仍道州以棄城陷而望風先逃者接踵  
馴至岳州預設防師不能爲旦夕之守九江厚積兵力  
不能遏水陸之衝文武以避賊爲固然士卒以逃亡爲

長策皆由畏賊之念重畏法之念輕也夫人情孰不畏死而貪生而軍令必責其舍生而就死者誠以百人決死萬眾莫當一夫倡逃千軍自廢誠使將士知國典之不可倖逃自不得不併心一力以致死於賊將有致死於賊之心而謀自生士有致死於賊之心而勇自倍是所誅戮者不過一二人而所保全者常千萬人也宋仁宗當承平之餘儂智高反官軍屢失利攻陷名城無數最後狄青至軍斬逃潰將校二十餘人而軍威始振嘉慶初年三省教匪之變經略額勒登保平之其言賊遇官兵條條死路惟向前接仗是一生路官兵遇賊條

條生路惟向前接仗是一死路故賊常致死於我而我兵轉畏迎其鋒利鈍之機已決於此卽如粵逆與官兵接戰每驅新附之賊在前而以死黨監督其後名曰排刀手遇有卻顧輒行擊殺以故匪黨不得不爲之盡力賊之脅眾也以嚴而我之馭眾也以寬賊之退也必死而進猶可生我之退也可生而進輒易死誰不望風以先靡而預辦一走也誠欲反怯而爲強莫如易寬而用猛 皇上執法以馭將帥將帥奉法以令偏裨偏裨行法以督士卒遇賊潰走藉詞巧避者有誅臨陣不互相救援者有誅不奉令而遽先撤隊者有誅堵禦不力

致賊竄逸者有誅軍令既嚴士氣自奮討賊之效庶可計日而待也一日撤提鎮提鎮而下爲副參遊副參遊而下爲都守都守而下爲千把以次遞相節制而提鎮之位爲最尊承平日久兵革不用宿將之以功名著者多就彫謝今之提鎮類多積資較俸洊至高位非盡論功閱勞績而得之者也 朝廷以虛名使之未遑擇其才略其中老於戎事深悉戰守機宜者雖尙有之而闡茸充位無足短長者正復不少權尊則意爲趨避而偏裨不敢與爭位重則法難驟加而大帥不敢擅決夫人情當齒壯官卑之日每思發奮有爲致身通顯及至身

居高位則顧惜之念重而進取之今  
踔厲迅發以赴事機難矣且軍營體  
命於所轄之提鎮其臨陣也必提鎮  
之副參退而後都守隨之都守退而  
退而後士卒隨之提鎮不得其人卽  
均難期得力是以姑容一二庸妄之  
弁兵丁同歸無用也又軍興既久籌  
夫價之需及役使護衛之人均較參  
鎮之費養精兵二百而有餘亦奚取  
此無益之提鎮爲哉副參以下任重

其資位較輕則奉檄不敢遷延其擢拔方始則臨事易爲感奮誠擇提鎮之久歷戎行膽略尙優者以資統馭其餘概行撤遣副參以下量才委用務盡其長斯軍政嚴而軍食亦裕此時幸有殄寇之資異日仍獲趙桓之用矣一日汰弁兵選兵之道膽氣第一樸實耐苦次之技藝嫻熟次之巧猾懦怯爲下有武藝而無膽氣則臨陣忙亂並其平常演習之技而亦忘之故常有力敵百夫藝高羣卒而臨陣一揮卽仆與未習技藝之人等者戰陣之事與搏鬪異兩軍相持旗幟賊目金鼓震耳膽怯則心易動心動則耳目手足舉失其常也質實耐苦

之人軍令易於服習性情易於調馴令進則進令退則退陟山渡水不知其勞歷夏經冬不知其瘁故眾可得而用至於巧猾怯懦之流無事則應對趨蹌務爲觀美臨陣則趑趄退避專擇便宜論功則多方鑽營希圖美擢遇敗則巧爲推諉求便私圖將弁如此不足以整軍兵士如此不足以禦敵徒糜金粟無補絲毫此兵弁之應汰者一也軍興旣久徵調頻煩有從軍數年漸形委頓者有老羸充數不堪驅使者是謂疲乏之兵又如曾經戰敗部曲潰散或遇急卸裝而得生或事後潛逃而就伍驚魂甫定轉戰何堪苟取充兵難期再振是謂殘

敗之兵當茲餉運不繼之時豈容若輩更滋虛耗此兵  
弁之應汰者又一也誠飭各營於此數者嚴爲淘汰選  
其膽氣充壯者爲一等以備攻勦之用其次備守營圍  
堵之用藥品旣備攻達乃神爪身旣強聲威自暢斯亦  
當今之急務矣一日明賞罰勝有賞敗有罰夫人知之  
矣雖然勝有賞而所賞者非真勝也則不如無賞敗有  
罰而所罰者非真敗也則不如無罰無賞無罰人猶冀  
有賞罰之時賞非其功而罰非其罪則人知其賞爲主  
帥私暱之人其罰爲主帥傾陷之人懲勸之用乖怨讟  
之聲起而軍心不可問矣軍興以來得一勝仗有功者



固賞敘隨之而左右隨侍之人先叨獎錄逆匪蔓延四  
年糜爛六省未嘗行一失律之誅按一縱寇之罪勝敗  
本兵家之常主兵者每言勝而不言敗功過本不妨互  
見之事主兵者不錄過而專錄功有賞而無罰何以昭  
懲勸而令三軍乎夫軍中賞罰未可一概論也戰而勝  
固當賞矣然或雜然旅進割取他人之首級以冒功或  
當追擊至要之時不思乘勢掩殺祇顧奪取財物器械  
馬匹以致大勝變爲小勝者又當罰戰而敗固當罰矣  
然或奮勇前驅後援不繼或大眾卻走而一軍獨前者  
又當賞且同一賞而厚薄攸分同一罰而輕重迥別當

視其功罪爲等差大帥惟據營主之稟報營主又付諸左右之品評功罪之實旣非採訪所能知又因毀譽而多誤求其權衡至當犁然合乎人心難矣自非親歷行陣開誠心布公道何以慰士卒之懷而振積疲之習乎一曰戒浪戰用兵之道能守而後能戰能制人而後不制於人能避賊之長而後可用吾之短粵逆狡悍兇頑頗有盜賊之智臣隨諸軍自粵西至湖南與賊大小百數十戰亦嘗備觀其結營置陣之詳疾行徐止之狀矣賊之結營也因地築壘環以深濠牆厚數尺層開礮眼濠闊數丈密釘竹籤其置陣也或分三路或分兩路正

兵應敵奇兵或分鈔陣後或直擣中堅其止也遍購匪黨四出窺探伺吾虛實以廣其謀其行也遙張虛聲馳忽倏至乘吾倉皇以逞其毒我兵併力攻其堅壘每至損傷精銳其新兵未嘗與賊戰者不諳營壘濠牆之式將弁無所恃以爲固往往爲賊所乘陝西征兵之在湖南以及湖北江西安徽江南諸軍之失利皆由於賊知結營之利而我不知也賊分數路我每以一路當之卽或數道並發而臨陣彼此不相顧或左進而右退或後卻而前行賊得以施其奇正鈔伏之術廣西湖南諸戰之失利皆由於賊知布陣之訣而我不知也賊之止也

宜扼要以斷其接濟嚴兵以堵其逃竄賊之行也宜預擇精兵宿將攔頭迎擊以遏其鋒沿途設伏以撓其勢乃我之圍賊也不務扼要嚴防專以撲營逐利爲事其追賊也不務攔頭逆擊專以跟蹤尾擊爲能小有挫失將卒之氣先餒又須養之經旬始堪一戰逆賊得以長其兇鋒我軍終莫操乎勝算此兵謀不可不豫而浪戰所以宜戒也一曰察地勢兵志曰不知地利不可行師地利云者非僅圖史所載山川一定之險也視賊出入之蹤而先爲之防察賊分合之勢而遙爲之制雖漸車之澮數仞之岡苟形勢在所必爭卽機會不可偶失請

以近事明之全州蓑衣渡之戰賊鋒已挫宜連營河東斷賊右臂道州之役賊勢本孤宜分屯七里橋扼賊東竄長沙之圍賊路俱窮宜駐龍回潭土牆頭堵賊西潰之路他如道州雙牌蓮濤灣六十里之奇險賊入死地而縱之使生湘陰之臨資口岳州之城陵磯皆水陸必爭之地而放之使遁利害昭然猶堪覆驗事前未及虛心體訪預爲綢繆一潰難收悔之無及計自逆匪滋事以來要地之疏防機宜之坐失似此者實已指不勝屈禍基咫尺流毒千里人謀未臧釀成巨患此正宜引爲前車之鑒者也一日嚴約束殺賊所以安民安民乃可

以殺賊將出令而兵不敢譁兵奉令而民不知擾則有制之師也粵逆所過之處橫刀躍馬市肆一空人民遭其屠戮子女遭其擄脅財物遭其搜括室廬遭其焚毀慘酷之狀固已觸目傷心被害遺黎羣焉飲憾然市井愚民罔識大義亦容有謂盜賊之害猶愈於兵者何也粵逆志在擇肥而噬下戶窮簷接求不暇且或以時詐示仁義愚弄吾民買飯求漿多給市直至於不法兵勇罔知號令方其攫取姦污則雖窮苦之家亦鮮得免於是民不怨賊而反怨官兵矣夫以盜賊而詭施小惠民於盜賊宜有恕詞以官軍而行同盜賊民於官兵能無

隱憾若不隨時嚴按軍法以服民心恐草野怨咨鬱勃之言將有難於盡詰者軍中兵勇而外有長夫有餘丁有隨營貿易之人兵丁舊服營規管轄甚密果令嚴爲約束無難一律肅然鄉勇多係四方無籍之民較兵丁殊爲難管然猶名隸籍伍有犯自可按籍而稽至於長夫及隨營買賣之人則均游蕩性成不安鄉里名雖貿易營生實則不堪問其所自倏來倏往蹤迹靡常甚或僞造兵勇腰牌假其裝束時赴近營各鄉村掠取各物轉賣營中肆行無忌鄉民誤爲兵勇不敢格殺且畏其勢橫人眾莫敢誰何此輩久處營中熟觀戰鬪之事輕

生嗜利習爲固然將來事竣撤遣散處民間必多不靖  
從前三省教匪之役大局已經戡定而搜誅餘匪及不  
法夫勇之嘯聚者又至兩年其明證矣應飭各營於所  
管轄兵丁長夫及買賣人等嚴明約束遇有干犯除兵  
勇分別治罪外長夫及買賣人等尤宜從重懲處其有  
逃匿他方者所在地方官一體嚴密察緝隨時懲辦重  
卽處死斯亦結民心而絕後患之一端也一曰寬脅從  
粵逆起事死黨存者實不過數千其餘則新附之匪與  
裏脅之眾也會匪盜賊與兇惡痞棍粵楚州縣所在有  
之平時作姦犯科擾害鄉曲官司每苦文法之煩曲從



寬貸一旦有警遂爾率其醜類從亂如歸又在配軍流及被賊劫放監禁各犯乘亂得脫爲賊馳驅此皆甘心從逆執死不回寬之而無可寬者也至若村市良民被賊驅脅本無從逆之情但因賊中禁制甚嚴末由自拔又或以全家被擄勢難兩全依違其間遂厯歲月比髮已加長便與老賊無殊欲畱則違其歸順之心欲去則恐膺不測之戮低徊無計進退維艱此等苦衷殊堪軫念賊匪自武昌竄去時黨眾薙髮潛逃者亦已無數卽其中長髮之賊爲居民瀝訴被裹之由往往悲感無端聲淚俱下可見小民具有天良終非左道所能煽惑也

宜飭各營多寫簡明示諭射入賊中臨陣於旁近豎立  
投誠免死大旗令其乘官軍與賊接仗時棄械奔赴旗  
下並設一薙髮公局發給免死執照資遣回家儻如官  
兵連獲大勝非獨不甘從逆者以免死而得生卽心持  
兩端者亦將去逆而效順旣可用謀以探賊之情復可  
用間以攜賊之黨黨羽旣已披離渠魁何難殄滅其於  
勦賊機宜或亦不爲無補疏入 上嘉納之公率楚  
勇千七百餘馳赴江南路過廣濟適廣濟賊宋關祐等  
抗糧爲亂戕署黃州知府邵綸及黃梅縣知縣鮑開運  
張公奏飭公順道往勦比至蘄州則關祐已脅眾數萬

矣公以愚民誤聽奸徒蠲賦之謠妄思抗拒鮑開運以鄰令勘辦操之過急遂釀此禍非寬脅從而嚴首惡不可行至蘄州勒兵界上蘄人請兵毋入願擒首惡以獻許之屆期罪人弗得乃進兵廣濟城北三戰三捷斬賊五百餘其生擒者均免死令其持示歸曉諭被脅愚民速自解散毋干大戮事漸定適金陵巨賊分黨由滁州北竄奉 旨湖北按察使江忠源親歷行間屢著戰功曾諭令馳赴江南幫辦軍務該署督等委令順道勦辦廣濟縣匪徒儻此時尙未竣事卽著署提督阿勒經阿接辦飭江忠源統帶兵勇迅速馳赴安徽鳳陽一帶

會同周天爵等攻勦公以廣濟善後事宜交署漢黃德道徐君豐玉署提督阿勒經阿接辦自率所部由蘄州取道九江入皖甫抵九江忽接探報金陵賊船二千餘上駛江南免兒磯師船失利賊之前隊已抵江西彭澤縣將犯省城江西巡撫張公芾在籍幫辦團防兵部尙書陳公孚恩會檄調公速赴南昌公率所部疾馳四日至見城外廛舍鱗比遽下令火之南昌人以賊未逼而先火民居爲疑公力言桂林長沙均以城外民屋爲賊所據使得據以乘城今環城屋多高且厚畱之必爲後患乃率親兵自出城舉火火未盡而賊至至則急撲火

德勝門外屋多完其後賊卒據之以穴地道轟城人始服公之先見當是時公所部僅千五百人南昌所調兵勇萬餘無習兵事者公環城巡視分陴以守每四五堞口以所部兵一人督之有某營兵數人謀縋城走公訶知之立斬以徇於是南昌兵勇稍稍知守城捍賊矣賊不虞公猝至急攻城城上鳴大礮拒之賊頗傷仰望見楚軍旗幟驚曰來何速也嗣是無敢近城仰攻援兵亦稍稍集巡撫張公幫辦團防陳公奏公總統城內外各營兵勇以一事權公守章江門賊營沙井沿江小洲築礮壘日夜轟擊礮雨下一日巡撫張公來計事坐甫定

從者左右侍忽聞礮聲子過碎從者首窋坐後壁轟然  
張公大驚數飭南昌守林福祥製牛革爲障屏公宿處  
公笑曰苟避此將兵何爲隨命撤去之數自督兵出城  
擊賊賊柵德勝門外連舟萬餘自七里街以東綿延十  
餘里堅伏不出穴地達城下隱隱有聲公募健卒燒德  
勝門外屋幾盡而文孝廟卒爲賊據堅不可毀穴地凡  
五六里旁穿斜出公遣卒循聲迎掘之破所爲隧道數  
四又壘石爲內城環其一面賊果轟城坍十餘丈公弟  
忠濟督兵當闕處以布囊盛土築之俄而城大崩築者  
盡陷其中忠濟跳而免再上督兵壘土益急城復完越

數日賊復左右爲隧道伏火藥數處同時並發城坍八十餘丈雷崩地裂土石飛空城外賊譟呼乘城忠濟等冒煙塵迎上扼截之賊先登者皆殪賊始奪氣公命百長李光寬仍爲隧道而出鑿濠城下引水注之賊所爲隧道盡廢城守益完時太和土匪起連陷太和安福圍攻吉安戕知府某公公弟忠淑方自家募勇赴援禮部侍郎曾公檄忠淑出瀏陽湘鄉縣知縣朱孫詒率湘勇四營出萍鄉會於南昌命候補道夏廷樾統湖南援師至南昌二十餘日而吉安告急公檄廷樾等赴援吉安命劉長佑分部忠淑所募軍並隸廷樾飭分兵駐樟樹

鎮防吉安土匪與賊交通兼令湘陰郭嵩燾監造船筏  
爲水陸夾剿之計時嵩燾從廷樾援南昌得賊諜言賊  
皆舟居文孝廟柵壘更番巡守而已官軍數出無所獲  
因言於公賊據江路而官軍但有步卒無水師東南澤  
國多阻水非有船筏不足以討賊公大韙之因疏請四  
川湖北湖南三省分造拖罟船習水師而令廣東籌款  
購買洋礮奉 旨俞允因令嵩燾如法試辦其後曾  
公創立水師一軍扼截江路保全湖南北江西諸省使  
賊終不得逞由公發其端也時自巡撫以下以賊數轟  
城人心恒懼驟出三千人援吉安恐城兵單持不可公



曰太和賊初起撲滅之易耳令稍張與賊鉤連南昌上下之路俱斷此危道矣今兵逾萬益三千人不爲多省三千人不爲少事機輕重相視較然諸君何疑廷樾等至樟樹鎮急遣劉公長佑羅公澤南援吉安吉安圍解長佑分勦太和賊澤南分勦安福賊悉平之而廷樾數獲賊間得與南昌賊往來書責以急攻吉安當遣兵來會非公決策遣援事幾殆吉安賊旣平忠淑等督催船筏旋南昌而賊已遁

上嘉公功

賞二品頂戴

賜白玉翎管白玉搬指公念九江江西門戶上扼長江之衝謀間道往守而九江已先爲賊據時署湖廣

總督張公設防田家鎮扼賊上竄之路命湖北糧道徐公豐玉總理防務漢黃德道張公汝瀛副之賊自九江進次武穴襲破富池口官軍營壘遂陷興國張公檄公急援田家鎮公所部楚勇以久勞多散歸因畱忠濟及劉長佑江西揀鶴麗鎮兵千人鎮箠勇開化勇瀘勇千餘人由瑞昌趨興國崎嶇山谷佶屈顛頓居民避賊遠徙所過無所得食掘蕒芋爲糧且食且行士卒飢乏中道偃息公親下馬導之行日數十里不少息比至興國官兵追及者開化勇二百餘鶴麗鎮兵三百餘而已公急率以渡江而是日半壁山適先爲賊據半壁山者田

家鎮南岸巨險橫插江中扼富池口之背江勢南趨徑山麓折而東水迅激不可泛舟舟行皆倚北岸時防兵少盡駐北岸田家鎮南岸空虛故賊得襲據之又上列營戚家山盡有南岸之險公至按行營壘歎曰此地天險也而軍情地勢兩皆失之謀以翼日移營羊角山開濠固守而後渡江勦南岸之賊日晡會食忽報賊船上駛公急馳赴水營水營者纜巨筏江畔載礮數十以截賊船者也環岸爲營護之適當半壁山賊據半壁山駕巨礮俯擊聲隆隆然子墜地如織防兵多逃初署湖廣總督張公以公疏造拖罟船二十命武昌同知勞光泰

統之公急令拖罟船迎擊而勞光泰見賊船上率所部  
先遁訖無應者時東風大作賊船揚颿沿半壁山逆流  
上收泊戚家山麓水陸相倚公歎曰但令賊船兩日不  
上駛事猶可爲因自爲文告天痛哭宣讀而風勢轉勁  
時九月十二日也明日天初曙賊遂由羊角山麓鈔水  
營而上防兵大潰公率鶴麗鎮兵拒之江口親搏戰移  
時賊來益多左右親兵有傷斃者因其擁公突圍出趨  
廣濟徐公豐玉張公汝瀛死之上疏自劾  
詔鑄四  
級畱任署湖北按察使唐公樹義時駐軍廣濟盡以所  
部隸公移駐黃陂謀間道渡江聞賊陷德安馳軍擊之

賊逸公遂由漢川渡江至武昌總督吳文節公文鎔守武昌靜鎮有方略賊亦不至公旋拜巡撫安徽之

命又

詔公楚皖一體當相其緩急爲去畱不必以

成命爲拘公以賊犯武昌尙游移廬州事急當往廬上疏請行所部鶴麗鎮兵開化勇瀘勇千餘人道病至六安病益劇畱數日聞賊已由舒桐趨廬州知府胡元煒詭言廬州兵力已厚餉亦充裕促公往公力疾馳至問守具元煒以方籌畫對糗糧軍火一無有簡守城兵僅元煒腹心徐淮所募勇及公所募六安勇皆新集不足恃公所部鶴麗鎮兵又畱守六安赴廬者開化勇鎮守

勇數百人而廬州城周二十六里城上垣凡五千公至  
巡城見水西門枕高阜環城一面皆山度賊必據山俯  
攻因部分文武吏守城而自守水西門下令有能助守  
城者悉聽登城廬民爭赴之得萬餘人部署稍定越日  
賊大至環城急攻架雲梯薄城而登官軍屢擊卻之賊  
穴東城威武門爲隧道公募死士迎隧出有賊黃襦據  
隧口下窺外委馮貴引刀劈削其面賊驚譟官軍自城  
上擲火彈擊之皆反奔公守水西門賊據山引矢射及  
公幄公久病益不支眾力請公宿城下賊復穴水西門  
伏地雷轟城崩數丈公躍而起手大旗緣陴上連斃賊

城卒完疏陳守禦狀且乞援師 上特賞霍隆武巴

圖魯勇號先是壽春鎮總兵王山以東關戍卒援拱辰  
門戰死陝甘總督舒興阿援師萬五千人駐岡子集屢  
戰皆敗鶴麗鎮總兵音德布自六安馳援亦敗於棗林  
城無外援勢益孤公弟忠濬及同知劉長佑自湖南募  
勇至營西平門外五里墩遣卒挾白鏹及油燭夜半縋  
城上且告援至都司戴文蘭亦自湖北以五十八人懷  
鏹入城城外賊騎充斥援師中隔卒不得薄城爲犄角  
賊攻圍月餘城中奸民往往以賊號誘煽愚民知府胡  
元煒所募勇分守北城拱辰門勇首徐淮故縣役最無

賴勇多與賊交通賊再穴攻水西門城崩公麾眾拒之  
賊分薄四城拱辰門守者先逸賊緣城上城上兵與賊  
相搏竟夕天且明霧箴箴如雨左右血刃擁公行公手  
劔自刎不殊賊逼公或強負公馳公嚙其臂因墮地擁  
至水關橋公奮自投水死所投處爲古塘時咸豐三年  
十二月十七日也從公死者布政使劉裕鈐池州知府  
陳源堯候選同知鄒漢勳胡子繼副將松安都司馬良  
勳戴文蘭縣丞艾延輝興福而源堯漢勳良勳文蘭之  
死爲最烈云公歿八日公弟忠濬募人出公屍部卒周  
昌發於古塘得之面如生解衣襲之輾轉賊中卒負以



出歸葬本邑某山事聞

天子震悼

贈總督

予謚忠烈

賜祭葬

命廬州湖南江西等處

建祠

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

褒公三代

如其官公生於嘉慶十七年壬申歲六月二十四日年  
四十有二公忠孝大節出於天性猿臂長身目奕奕有  
神顧盼磊然與人交披肝瀝膽終始不渝尤愛才服善  
聞人孝友節義事務成就闡揚之廓達大度開誠示人  
而見義勇發其所必爲雖險阻鬱塞眾人孑孑環顧多  
疑公不爲動初辦鄉團集社中父老示禁數條首約不  
得人會匪時粵西會匪流毒徧寶慶公旣爲申禁乃接

捕社中不法者治之遇爭訟是非集父老悉情剖斷使  
皆服乃已社中以無盜無以事控官者由是鄰團爭附  
之諸習會匪者皆自伏願解教從善蓋往時不習教者  
率爲匪黨侵漁得公申禁有以自安耳公嘗歎言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卽一鄉可以知天下也旣而以團丁擒  
巨逆雷再浩語人曰天下事無不可爲獨官吏持文法  
委瑣瞻顧爲足憂耳及爲秀水令數月又言 朝廷文  
法何嘗爲害天下由官吏骫法以貽害耳去天下之治  
刑名者而後天下之訟獄清去天下之治錢穀者而後  
天下之虧空清後以桂林被圍募勇往援念可倚以辦

賊者獨烏蘭秦公烏公死公自念位卑望輕不欲以軍事自效洎奉 旨幫辦軍務卽於是夕挑燈草家書

萬餘言處分家事甚悉其末曰吾所言止於此自此以後爲 國家任軍旅討賊毋復以家事關我矣用兵數年待士卒嚴而有恩雖他將所部驕兵悍卒見公無不氣折心服或頌公治兵有紀律公歎曰古名將用兵專事節制節則進退有法而心意交孚制則趣舍有主而手足齊一吾以書生倉卒募兵討賊未嘗一加訓練何云紀律乎然公於兵法神領心悟嘗喜自負每出兵當大敵橫槊馬上瞭察山川形勢遇坡嶺回互輒舉鞭指

示營將曰若以一營伏此吾轉戰至某所若出爲吾應  
雖平地田疇交錯或輒畱數騎伏阡陌間後與賊相持  
急往往以伏兵起得全勝歸人問公所以伏兵之故公  
亦不能言也居圍城每夜必環城一巡視見士卒食苦  
或時下馬呼七箸取嘗所食曰適巡城飢與君一其此  
味耳以故士卒感服無忍背者其規畫天下大勢及平  
賊方略慷慨自命每言天下之亂無已時當改就武職  
得專意爲 國家治兵討賊提督向公榮名重一時公  
意輕之或問烏蘭泰公向公優劣曰此皆任意氣然烏  
忠勇而向刻深永安之役烏總統南路向總統北路開

一面逸賊者向也他可不論矣曰然則向爲大將非與公歎曰是猶知以討賊爲義爲賢於他將耳天下人才固乏可慨也嗚呼公之名在天下而功被東南數省天下知與不知聞公之死莫不嗚咽流涕驚憂失據而公生平蘊蓄與所欲自樹立者固未盡其一二也此可爲天下痛者矣公所著詩古文奏疏無定本長沙馮卓懷湘陰郭崑燾爲掇輯其遺詩二卷刊行之公弟忠濬累功保舉按察使銜記名道 賞花翎忠濟累功保舉道員 賞花翎援江西功最偉其後防守羊樓崗與賊戰死之忠淑累功保舉知府加道銜 賞花翎是

時楚軍之名震天下而公弟三人皆將兵善撫士卒有方略世號江家軍夫人陳氏無子撫弟忠濬子孝椿爲子官湖北按察使時納妾楊氏公歿十有三日值除夕生子孝棠人以爲天道云初公以舉人畱京師因友人郭嵩燾見侍郎曾公語京師瑣屑事移時去曾公目送之回顧嵩燾詫曰生平未見如此人旣而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是時天下固承平也曾公名能知人與公相契神明之表有不可測者而公亦誠所謂人傑也哉

贈總督湖北巡撫胡文忠公行狀

公姓胡氏諱林翼字貺生號潤之湖南長沙府益陽縣  
人世居十九里泉交河長岡村始祖漢清元武宗時由  
江西泰和遷湖南之甯鄉麥田數傳至思敬徙益陽又  
八傳曰光璧者明末從蔡忠烈公道憲守長沙殉難無  
子以姪柳溪諱其轍爲嗣四傳至公高祖諱民典事親  
以孝聞著孝經義疏行世曾祖諱多吉妣氏楊祖諱顯  
韶庠生著有紫筠園詩文若干卷妣氏楊繼妣氏劉父  
諱達源嘉慶己卯一甲三名進士官詹事府少詹事妣  
氏湯以公貴三代 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  
甫襁褓詹事公以優貢試京兆大父光祿公授公章句

聰穎絕倫喜曰是子必成大器九歲省詹事公京師卽授以儒先性理之書而公少負才氣不甚措思也爲文操筆立就旁通曲暢自達其志道光乙未以附生舉本省鄉試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戊戌散館授編修明年充國史館協修庚子分校會試其秋副文端公文慶典江南鄉試因事例降一級調用明年奉詹事公諱歸里服闋援例爲內閣中書旋捐知府分發貴州署安順府事道光之季寇亂漸萌嶺嶠以南駱越滇黔諸山中奸宄亡命狐嘯梟嘯四出劫掠句結營兵胥役爲黨羽無敢捕治安順宋之普里部也當雲南驛路向有冒頂



大五小五諸匪聚眾爲姦暴公廉得其狀延訪士紳寄以耳目簡捕役之愿者行輒以自隨偵知賊黨以歲盡醱飲某所除夕方會燕署中忽起更衣疾率健捕馳至其地掩獲知名渠魁黃老廣余饒貴等其黨無一脫者在安順年餘先後擒巨盜三百餘名一郡肅然安順依山爲城舊有小溪貫城中歲久湮塞汲者負甕出郭十餘里始得水公疏濬溪道鑿泉築壩以時蓄泄人得甘飲在郡日坐堂皇訟牒至立與剖斷清積案至三百餘牘人自以不冤倡修義學十數區授輯節孝八百餘人彙報請旌建坊通衢稟裁書吏規費安順二百年

有司詳報節孝自公始調署鎮遠府府境跨有澗沅所屬皆苗徭其台拱清江黃平皆盜藪勢尤橫公治之如安順盜幾盡歲饑開倉平糶清社倉之被侵蝕者民賴以生奉檄帶兵勦黃平革夷山丙沙邦等處苗匪獲盜首保鷺等三百餘名悉平其寨以勦匪功奉 旨畱

貴州以知府不論繁簡遇缺卽補

賞花翎會湖南

新甯奸民李沅發爲亂戕官據城公奉委赴黎平防堵事竣奉 旨補缺後以道員用 文宗卽位

詔大臣舉司道以下可大任者雲貴總督吳文節公文鎔貴州巡撫喬公用遷以公名應旋署思南府事成

豐元年補黎平府府境毗連湖南粵西山深箐密盜出沒剽奪捕之輒越境竄匿公至日延紳民及椎結左袵諸渠率賜以酒食詳詢民情地勢令相連爲堡擇立鄉正團長牌長互相稽覈捕治諸不法者是時廣西賊大起永甯懷遠融縣環黎平西南界皆賊分募壯勇擇隘防堵乃請委員今貴州巡撫韓公超操練勇丁張公禮度舉保甲冊籍以辦團練修建礮堡連屯相望上言督撫請環邊要隘築堡守禦以爲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郡城故無儲積勸諭富民捐穀置倉以備城守自後黎平疊爲

苗粵諸匪攻撲而城卒不可拔皆公練勇儲粟力也三年秋甕安榔匪滋事以抗糧爲名公以計解散脅從而誅其首犯劉瞎麼餘匪悉定先是粵逆出永安犯桂林道榔桂茶攸犯長沙東下湖南巡撫張公亮基調公辦理軍務黔撫以公見辦黔匪事關全省大局奏畱之至是吳文節公由雲貴總督調任湖廣仍調公帶勇來楚辦理軍務四年春奉 旨授貴東道公以黔勇千人行次通城吳公戰沒黃州賊遂陷漢陽以舟師上犯陷岳州湘陰甯鄉徑趨湘潭湖南巡撫駱公秉章調公回援省城會塔忠武公齊布今提督楊公載福侍郎彭公

工 亂 漕 仍 七 甫 湖 封 澤 征

回援武昌別以副將王國才一軍隸之未至漢陽已失  
公先以軍營沌口檄國才軍由南岸徑趨武昌會授湖  
北藩司甫半日城陷國才至偵得城賊暗號卽夜遣驍  
將詐爲賊裝賺入城殺賊目數十城幾復天曙賊聚益  
眾公倉卒不能濟師乃令國才退營金口與今侍郎彭  
公水師相倚扼賊使不得上犯旋奉 旨署湖北巡

撫時武漢黃州德安皆爲賊踞公私塗炭無所措手公  
意不攻漢陽則荆襄梗塞不攻武昌則咸蒲崇通愈形  
滋蔓添募兵勇兼顧南北兩岸大小百餘戰亦屢瀕於  
危六月攻漢口復之單騎率親兵奪大別山賊卡未克

會賊別股由漢川至樊漢口公軍已一月不得食至麥山飢潰不數日整軍復戰其時水陸萬人多新募不習戰事賊至常數萬諸將見者奪氣公從容談笑沈密堅定雖挫而其氣彌厲振拔人才以忠義相感發所收裨將亦漸多勇敢能軍者州縣殘破餉源絕文移指撥多不時應爲書告鄰省求救沈摯悱惻人感其誠稍資濟之是年秋羅忠節公破賊江西之義甯州以武昌居天下衝長江險要所必爭上言曾公請赴援曾公以塔公舊部彭三元普承堯等軍佐之連克通城崇陽蒲圻咸甯公親會羅公軍於蒲圻併力擊賊平其壘因偕回金

口與今提督楊公議水陸進攻之策於是公率所部及  
普公承堯今方伯唐公訓方諸營由中路出省城之南  
駐營隄上羅公由東路駐營洪山南岡畱九谿營兵駐  
金口護水師以當西路自是武昌以南無賊蹤而督帥  
官公以吉林精騎合眾軍營北岸餉道日通軍勢亦日  
振六年三月羅公以攻城傷卒時與賊相持急日夜搏  
戰不少休而軍中新失大帥公撫循溫卹與故浙江布  
政使李忠武公績賓整飭其軍而簡練之氣益壯先是  
悍賊石達開由崇陽入江西連陷瑞州臨江又南出吉  
安東趨撫州建昌江西郡縣無一完者屢告急請援羅



公一意規復武漢不暇應至是公念江西方急而武昌  
猝不可復乃遣劉騰鴻普承堯出瑞州應援而令曾公  
弟謐忠愍曰國華者統其軍軍糧並資給焉五月九江  
賊古隆賢領萬眾由葛店油坊嶺八角嶺後路援武昌  
約城賊舉火爲識夾攻我營公諜知之陽爲賊火城賊  
果出撲伏發奮擊殲除殆盡乘援賊初至遣兵連夜薄  
之賊敗走七月石達開又自金陵上援號稱十萬公分  
派水陸力戰制軍官公亦自江北遣都統舒保公領馬  
隊來助大破之追逐百餘里會襄陽土匪起連陷樊城  
穀城光化竹山興山遂與川匪合陷宜昌公遣都統舒

保公今方伯唐公合數營往平之有議撫者公卒不以爲然而事亦遂定時武昌賊窘公先與李忠武公於塘角窯灣洪山青山等處掘長濠濠墉修長城白羊橋直達江邊築壘安礮臺圍守魯家巷花園五里墩石背亦如之城賊不得出援賊不得入我軍安坐以待賊糧之盡以十一月克復省城奉

旨賞頭品頂戴實授巡

撫遂分兵收復武黃各縣屬餘賊遁入九江北岸之小池口公計江楚唇齒相倚而九江扼長江之衝實江楚門戶九江一日不復江楚一日不得安枕乃令李忠武公以全部精銳圍之分兵屯駐黃梅廣濟蘄州間以遏

江北之賊而公自駐武昌調度當是時官私廬舍焚燬  
幾盡諸事草創民物彫殘公一意振興裁通省浮勇以  
節糜費設武漢重兵以固根本嚴查保甲以除奸匪慎  
選賢員以資蘇息設清查局查被賊後州縣倉庫錢糧  
交代設節義局表章歷年殉難官紳士女設軍需局籌  
備東征軍士器械餉糈提綱維巨細畢舉尤以亂民  
之生由法度廢弛吏敝民媮因循苟且以有今日不務  
討賊則亂之流不塞不務察吏則亂之源不清劾參鎮  
道府廳以下數十員與屬吏更始禁應酬嚴奔競崇樸  
實黜浮華於是在官者稍稍推廉尚能知吏事矣今大

學士官公總督兩湖司軍事公推誠委心諮商籌度官  
公亦深相倚重無疑忌得盡所爲今將軍都興阿公多  
隆阿公都統舒保公皆領馬隊兵隸官公號驍勇善戰  
公見卽傾身與之接交無不樂爲用者其籌餉有三曰  
錢糧曰鹽課曰貨稅湖北漕政久敝官民交困道光中  
葉以還徵收常不滿半公三次奏減章程民以是輸將  
足額湖廣兩省自淮鹽阻絕率食川鹽公分置課鹽局  
於宜昌沙市又推行武穴老河口等處視向來額課過  
之用故侍郎雷公以誠奏行釐稅之議設局各府縣市  
鎮仿劉晏用士人之法嚴杜中飽收支覈實自是湖北

兵與餉強天下七年悍賊陳玉成自皖北上犯蘄州諸營敗潰賊徑趨蘄水武昌大震公急渡江赴黃州收潰卒得數千人而賊眾至十餘萬環踞巴河以東百餘壁互數十里時巴水大漲惟三台河有石橋可通公念賊渡河則勢蔓延急派千人斷橋扼河以守而潛師出迴龍山遏其上竄調今安徽巡撫李公續宜以南勇由瑞州馳至督諸軍合擊於孫家背馬家河月山等處賊大敗狂奔出境蘄廣肅清都興阿公李忠武公亦連破黃宿之賊公視師九江定方略還省提督楊公會諸軍奪小池口僞城次第收復湖口彭澤東流各縣九江之勢

遂孤塹長濠圍之八年四月李忠武公穴九江城發地雷破之賊首林啟榮竊據四年餘塔忠武羅忠節屢攻不下至是滅之  
先皇帝以公調度功多 賞

加太子少保賊旋由六霍商城陷羅田麻城黃安遣兵分道擊之復其城公以九江旣復賊所扼長江險要獨安慶奏請數路進攻提督楊公以水師出江面將軍都公由宿松望江逼安慶城爲圍師李忠武公規復太湖潛山桐城與都公犄角會廬州失陷北路請援急李忠武公奉 旨催促遂分營畱守舒桐自提五千人赴援軍次三河賊四面麇集力竭戰沒全軍陷覆公時丁

母湯太夫人憂回籍懇請終制將軍都公以三河之敗由公去軍無調度應急起復公督師總督官公亦疏請公聞命痛哭啟行次黃州時各軍退保黃梅人心惶惶聞公至皆以手加額自壯九年二月進營上巴河與今巡撫李公整飭部伍日夜訓練謀大舉會石達開由江西南贛犯湖南掠郴桂而西趨寶慶號稱六十萬湖南告急公命李公率所部往援而以都統舒保公馬隊三百佐之又以水師二營佐湖南水師分扼諸河道湖北精兵援湖南者幾半寶慶圍速解公之力也已而協揆曾公由江西奉入川之命總督官公奏請與

公併力圖皖乃定四路進兵之策曾公循江而下爲第一路多公與今提督鮑公超攻取潛山太湖爲第二路公出英山霍山爲第三路李公由松子關出商城固始爲第四路議者以鄂撫應駐黃州不宜出境公謂我奪情起復不赴前敵討賊則此出爲無名十月移營英山時太湖圍師方集逆首陳玉成來援眾數十萬多公鮑公及今方伯唐公觀察蔣公凝學悉力拒戰賊來日眾圍鮑公營數重聲息不通公調金觀察國琛以八千人自松子關躡英山踰潛山之天堂橫出冒大雪憑高築壘衷賊師而陳賊聞見之大懾而曾公亦自宿松遣師



來會十年春合擊賊於小池驛大破之遂復潛太命諸將分下會 欽差大臣江甯將軍和春公師潰於金陵蘇常盡失曾公授兩江總督攜鮑公渡江次祁門謀經理徽甯以爲規復蘇常之本乃以其弟今江蘇布政使曾公國荃圍安慶多公圍桐城李公駐青草壩爲兩軍援地廣軍分而將軍都公奉 旨赴援淮陽兵糧取給公悉力經畫問兵事曰惟我任問餉事曰於我取一無所諉於人十月多公李公大破援賊於挂車河公忿安慶久不下自英山移營太湖就近部署度賊援皖不利必謀深入腹地以牽動諸軍於潛桐舒霍山險建

立礮卡守以民兵命副將余際昌屯霍山樂兒嶺以防中路總兵成大吉屯羅田松子關以防北路戒以賊至勿浪戰堅壁穩守待援十一年二月賊果糾合捻匪由六安霍山分路西犯成總兵破之松子關殲其渠龔瞎子霍山守者違節度戰敗軍潰賊取其旗幟陷黃州德安孝感隨州公策賊西竄注意在解皖圍皖圍一解則大勢全去墮賊計非宜乃定策遣李公回援而圍皖益急賊復分股回略蘄州蘄水黃梅廣濟以趨安慶約城賊夾擊精悍皆聚公檄成總兵下援曾公亦從南岸遣鮑軍門來破賊集賢關剗平赤岡嶺賊壘四座悍賊數

千悉擒斬之磔逆首劉瑒林而援賊之由桐城來者亦連爲多公所殪蓋安慶爲金陵屏障久陷賊中其渠魁僞英王陳玉成據爲老巢室家在焉故救之不遺餘力及見我懷桐潛太之師皆屹然不動鄂疆雖暫被擾而黨分力弱兇悍被殲城中糧已垂盡勢大蹙適南岸賊復由武甯義甯內犯興國大冶南及崇通省城岌岌公病嘔血憊甚率師回援而皖圍終不解旣抵省南岸之賊聞風遁八月朔遂克安慶曾公以力主圍皖之議推公首功 加太子太保銜並騎都尉世職桐城廬江舒城賊聞奪氣以次攻下之而孝感德安黃州各郡縣賊

亦先後擒斬楚境旋清而公嘔血不止病不可爲矣

文宗凶問至公自以受恩深而信任專追慕

沈摯拊心悲泣病益劇遂於八月二十六日卒於武昌節署遺疏入奉 上諭胡林翼秉性忠直操守廉潔

在軍營九年賞罰嚴明知人善任克復武昌及沿江郡縣肅清楚境並調遣官軍攻復江西九江軍威丕振所向克捷本年八月克復安慶省城朕念其公忠體國懋著勳勞方冀長資倚畀乃以積勞成疾甫經賞假遽聞溘逝實深悼惜胡林翼著追贈總督卽照總督例賜卹並入祀賢良祠湖北省及湖南原籍建立專祠伊子胡

子勛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朕褒獎蓋臣至  
意十一月十四日奉 上諭胡林翼戮力疆場勛勞

懋著據曾國藩奏陳自擢鄂撫數載以來恢復本境援  
勦鄰氛整軍經武以死勤事綜其生平允宜亟予褒揚  
著卽宣付史館以光簡冊胡林翼之子胡子勛著賞給  
舉人準其一體會試以示朕篤念蓋臣至意同治元年

二月 賜祭一壇 予諡文忠公狀貌英偉目巖

巖有威棱懾人聰強敏給事至應機立斷無有畱難苟  
當理艱煩重大毅然自任不以例文拘束自言守鎮遠  
黎平諸劇郡捕治盜賊爲民興利除害皆默自程課惟

恐大吏聞有所牽掣清釐湖北漕糧議者以州縣公私取給積弊且二百年不宜驟革公手自擘畫釐定以部定漕折爲率因其地之肥磽缺之繁簡加輕重焉歲爲民間省錢百四十餘萬緡爲庫項增銀四十餘萬兩提存節省銀三十餘萬兩民與國兩利而爲州縣裁革陋規幾盡使有以自給故亦無怨者籌辦鹽課釐稅皆自定章程所派員紳各視才地所宜時加手書訓戒綜覈名實精力絕人每戒飭屬吏以知稼穡之艱難知小民之情僞又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時時念此可以消除貪鄙增長志氣其治軍務明紀律爲鄂軍營制一卷頒

行之尤加意將才曰爲統將必明大體知進退緩急機  
宜其次知陣法臨敵決勝又其次勇敢此大小之分也  
又曰兵之囂者無不亂將之貪者無不怯觀其將知其  
兵觀其兵亦知其將生平以天下爲己任語時事艱難  
慷慨自誓明於天下大計乘機赴會斷行無疑援江西  
數千人援湖南萬人皆精兵時鄂中賊方逼餉且缺公  
一意調遣軍糧皆自任之卒收全功武昌始復卽規取  
九江九江復又規取安慶越境千餘里討賊制其死命  
圍九江賊由江由皖犯鄂者三圍安慶賊由皖由江由  
豫全力犯鄂州縣城陷者十餘公屹不爲動或遣將分

援或躬親督勦從容肆應權其輕重算無遺策其於一  
省之事務大小各軍強弱以及鄰省之優劣高下燭照  
數計洞然於心人見公亦莫不輸心納服吐情實無敢  
遜飾而尤汲汲以獎拔人才爲事屬吏一技之長一行  
之善隨登薦牘手書褒美以寵異之士有志節才名潛  
伏不仕千里招致務盡其用又密薦忠亮宏濟之才十  
有六人今多任封疆與開藩者嘗言國之需才猶魚之  
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  
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故公所特薦十  
餘人不盡相識也在武昌專意吏事懲貪惡任廉能吏



治蒸蒸日上病急時猶引賢退不肖數人時論皆以爲  
允公自爲湖北巡撫念 國家多難而身負重任刻自  
砥礪益務繩檢其身較其尺寸毫釐而待人一秉大公  
推誠相與無粉飾周旋嘗謂人曰吾於當世賢者可謂  
傾心以事矣而人終樂從曾公其至誠出於天性感人  
深故也然諸將弁在事者樂公之鼓舞振興天下士從  
公爲尤盛而其言不自足如此立寶善堂武昌城以延  
賢俊之至者察其材德隨宜任使與人言虛中翕受言  
或未當莞爾置之苟可行必研窮其利害而竭盡其底  
蘊卽有抵牾亦無芥蒂事有不順憤怒作氣左右以一

二語解之卽時消釋和顏下氣委已以從與所常其事  
文武諸公歷六七年之久披肝瀝膽無幾微間隔而遇  
事諮商必務發摠胸臆而後已其自視欲然常若有不  
足者語及人才優劣喟然曰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  
顧吾才智不足有爲賢者終不我應耳繫心 朝廷常  
至感念流涕庚申秋都城戒嚴急謀入衛會和議成

詔止其行

文宗升遐遠在熱河

哀詔未

下公憂思旁皇中夜扶病起立仰視曰京師必有事故  
病因是加篤然猶終日危坐考求兵事吏事之要汲汲  
施行顧左右歎曰聞道苦晚今雖稍有所見而不及行

者多矣故曾公奏上死事狀以爲其克復諸城堅持之  
力調和諸將之功綜覈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進  
德之猛嗚呼此豈今之人也哉公生於嘉慶十七年壬  
申歲六月初六日年五十夫人陶氏故太子少保兩江  
總督文毅公之女無子以從弟斐翼子子勛爲嗣所著  
讀史兵略若干卷奏疏若干卷尺牘若干卷詩古文集  
若干卷家故有田數百畝自筮仕貴州誓先人墓不以  
官俸自益至是位巡撫將兵十年於家無尺寸之積詹  
事公會著弟子箴言行世公承其志爲箴言書院規模  
皆所手定悉以家所藏書納其中使人知務實學而推

見諸行事然於書院終未逮見也嘗笑曰吾不幸死諸君賻吾者惟助修箴言書院無贍吾家於是協揆曾公中丞李公用公遺言爲積貲修之夫人陶氏又以賻贈之入建胡氏家學以教其族之子弟而公故舊親戚仰給於公者歲常數十家無遺惠焉初林文忠公督兩湖設豐備倉武昌後歲稔賴其穀以食飢民自頃十餘年歲豐米益賤民家多無儲蓄公心憂之修復林文忠公遺蹟勸民捐輸積穀十五萬石有奇又推行之襄陽荊州黃州使饑饉有備公薨數月湖湘間穀大歉石錢數十官民皆憂乏食而後知公之爲慮深長也亦見公於

事巨細具有先幾云

誥授中憲大夫湖北漢黃德道彭公行狀

公諱舒萼字棣樓姓彭氏先世由廬陵徙溧陽轉徙宜興再世又徙江甯高祖瑄從其兄琦官湖南甯鄉縣遂家長沙占籍爲長沙人三傳至其祖孚篆有二子長嘉會次嘉樹嘉樹獨有子三人公次居長其生時嘉樹年四十有三矣以兄嘉會無子命後之曰吾不忍先吾兄之老而有子也公少就學穎悟倍常人年二十四舉壬午鄉試又八年登己丑進士乙科選翰林院庶吉士又四年散館授編修充丁酉科陝甘鄉試正考官纂修

國史提調庶常館其年奏辦院事兼撰文己亥 大

考翰詹 宣宗親擢優等賜文綺旋 召見授

雲南永昌府知府永昌邊郡沃饒民俗醇易治而土司及回民與漢民雜居頡頏不相下則各比聯爲會以相鬪名牛叢旣久負其眾官法有不便輒抗不聽約束公至爲宣講 聖諭十六條召耆老行鄉飲酒禮郡屬

鄉聚皆置義學專以禮化民而務自礪於勤終日坐堂皇治事民相訟者立句訊之咸得其理姦宄散法逮治無赦逾年民大和會制使者巡邊至保山令集民夫應役故事保山八鄉七哨承充官役凡大徭役隸持檄發

丁夫則苛斂民財和雇以應而短其值應役者逃去之則又勒派之民戶倉猝集者皆羸丁或遭鞭笞民大譁刊章傳集牛叢遽起者萬人揚言隸虐我且入城計議城中回民故與漢民爲仇互相猜疑亦各磨刃以俟公聞急馳一騎往諭家奴數人從行十里見藍帕首持械湧至公就道旁高阜立馬待之且至喝曰若何爲者眾仰視驚曰太守彭公也皆羅拜公曰若等亦有耆長知事者以數人來卽有援而上者數十人公笑曰若苦隸虐耳誠然是叛也重取刑戮何益吾知若苦官役久矣行爲若籌之願少安無躁數十人者皆泣拜曰公活我

公活我麾其眾以去公檄召耆老訊知其由械隸杖之亦杖聚眾者數人事寢乃諭永昌民戶各出銀三錢計戶十萬有奇得銀三萬置田屋收其息歲得銀三千有奇太守亦歲蠲出銀千以助役民皆諾會調署東川府知府不果行至東川二月以生母憂去官服闋授廣西思恩府知府時廣西賊大熾所在剽掠殺人部使者諱言盜州縣盜發輒匿不報公歎曰粵西之亂無日矣思恩極邊民尤悍不可使亂發自吾郡始則益以捕盜自任窮山荒徼迹盜所在馳一馬從健役數十人一日山行驟遇盜兩岸相抵數百人填壅叫呶從者皆



恐公躍馬大呼曰我太守也盜何爲速爲我擒之盜相顧驚遯去先後捕盜二百餘人土上林縣土田州距郡遠至三四百里尤苦盜分募得健卒百人馳至土上林縣出不意擊殺數十人於是西南至田州百餘里間名盜捕殆盡調署梧州府梧州當廣東西之衝盜出沒連爲羣官吏不敢問公爲編冊紀功過以捕盜爲殿最月一旬稽之由是梧州所屬稍稍知治盜矣南海盜黃亞贊爲患蒼藤間每出劫輒自表曰我黃某也公廉知其開博局戎墟招納亡命陰遣壯士三十人日夜與博盡得其蹤迹掩捕之至郡郡人大恐白晝戶皆閉曰是其

黨盈萬可以須臾號集從劫獄相與驚憂而公已梟黃  
亞贊首竿之城上日晡果有盜艇十餘駛至戈矛林立  
見竿首驚匿四散郡人大歡公於其時課士論文育興  
才能暇則集諸生校射賦詩豪宕感激郡士亦大奮於  
學皆曰太守貽我以安全澤我以詩書相勉以條教弛  
張無敢有違會勞文毅公來爲廣西按察使與公爲婚  
姻循例迴避調補廣東高州府公至偵知梅棗巨盜歐  
光棍蔡開才勢張甚躬往擊斃之梅棗隸茂名縣瀕海  
盜窟穴其旁至是皆遠遯明年攝高廉道廉州土寇李  
士奎圍靈山有眾萬人公受事之明日卽馳赴廉遣練

長陳國綱國謨募勇三千人大戰靈山界擒士奎而方  
晚復起欽州國綱以所部至欽州鍾廣者欽州隸卒也  
實通賊引國綱入賊伏國綱國謨皆戕焉方晚遂由欽  
趨靈山公急檄鍾廣以所帶壯勇來援廉廣至公立摔  
之下並其黨十數人誅之方晚已糾合劉八由靈山趨  
廉公設間迎擊斃方晚劉八退擾石城靈山土寇大肉  
黃復起與劉八合公以壯士五百人躡劉八於白沙劉  
八遯走廣西博白縣大肉黃復返靈山公追及之那彭  
殲其眾數百人會奉檄返高州任而高州土寇凌十八  
何明科起何明科圍信宜凌十八犯化州劉八又自博

白趨廉州所在戒嚴高廉道檄公拒賊石城公選壯士  
二百人馳解信宜圍遂趨石城劉八使其黨溫大倫踞  
石城之青平墟公追擒之廉州平以功 賞花翎而  
部使者中讒言解公職蓋廉州營弁有通賊二人公以  
語游擊某不敢發遂揭之部使者比得賊供語皆驗游  
擊忱於法不敢護遂以蜚語構公公處之怡然當是時  
高廉土寇四起而凌十八最强踞羅定州西南墟立礮  
臺三十二環臺爲柵扼險以守督部徐廣縉奉 旨  
勦廣西金田村賊巡撫葉名琛視師羅定檄公贊軍務  
公議先斷接濟堅壁與相持而分兵擾賊巢戒曰左軍

出則右返右軍出則左返見賊卽退無與戰賊笑以爲怯公曰可矣六月某日夜出壯士五百人人負一囊沙用降賊爲導伏草間行近至礮臺投火具臺上守臺賊驚潰遂聚沙囊以登大軍五路齊進呼聲動天地連破賊柵斬凌十八軍中於是羅定賊悉平湖廣總督張亮基奏調公遂授漢黃德道葉名琛以湖南桂東土寇起近距廣東議防韶州檄畱公其年四月以病卒於軍公性開爽而臨事沈毅有大略不以險阻沮洳自餒其志尤善用兵料敵進退迅捷如神誅鋤姦猾義憤填膺慷慨自誓在軍文武將吏咸倚公爲重自高州解任旋省

病甚日問左右凌十八已伏誅耶未耶或應曰未也則  
瞑目厲齒椎牀叫呼曰吾憾不生噉此賊徒苦吾民人  
耳生平豪宕好施尤篤於故舊鄉試主考編修李公浩  
偉視公及編修卒後公經紀其家教其子相爲始終其  
後待銓京師編修夫人病公親侍湯藥不脫冠帶至兼  
旬執其喪盡哀所後母喻氏有舅子轉徙於外遂與其  
家不相聞公隨所至訪求卒得之爲授家室故人子弟  
教誨食飲扶振以有成者蓋不勝紀嗚呼公官不逾四  
品政不越滇粵數郡之地而當道光咸豐之交盜賊竊  
發公於其時抉剔爬梳窮盡根株無憚煩勞所至上下

牽掣遏抑不得  
凡所誅討必訖  
南誠遂用公之  
以不生天下皆  
年其功績卓卓  
與有事焉平賊  
千百庸人必有  
天下者必於豪  
然耶天下之所  
此也嗚呼可哀

曾祖某妣某祖某妣某父某妣某本生父某妣某三世  
皆以公貴 贈中憲大夫妣皆恭人妻易氏 封

恭人子二人長鴻恩邑庠生候選知府次天佑殤女五  
人長適陝西道善化勞文翺次適候選知府甯鄉程榮  
壽三適湖南候補道新城陳寶善四五俱殤孫一人祖  
穀嵩燾於公爲門下士知公尤詳謹具歷官行事以備

國史採擇並以諗當世賢人君子請垂編錄謹狀

誥授朝議大夫候選郎中彭君行狀

君諱鴻恩字海春姓彭氏父諱舒萼以翰林治劇郡歷  
官有聲魁奇傑特不可一世而君文柔恂恂體故羸更



涉憂患亦厚自慙所居室無歡笑聲與人言若不任其氣者弱冠喪父母易太恭人嚴而有禮法君事母孝所命無敢違娶丁氏不得於其母君遂獨居終日侍其母未嘗與其妻相見女昆三人亦皆孝更番歸侍其母君得以其餘力自厲於學年十七爲縣學生員其後二十一年以訖於病治科舉業不少衰嵩燾間至其家謁太恭人堂上君嘗捧所爲詩文辭相就求益虚心聽納久之業益工病亦益劇君故有侍姬已有身矣太恭人命嫁之君不敢畱以告陳氏女昆蓄之陳氏已而生子某終不敢以白太恭人亦不敢就視其子迨君病甚所生子

已六年能讀書或以其事告太恭人始迎之歸終君世無燕遊之樂無室家妻子之歡讀書養母欽欽焉恐一有不當憂喜笑怒惟母之從不自爲主知君者且憐且敬之君卒之月嵩燾往視疾君顧左右具衣冠驚問故曰鴻恩始遭先公之喪蒙幼未知訖於今十有九年行狀久不具將竢博一第以報先人而後其言足以徵信今已矣以是累君敢再拜請命嵩燾敬對曰諾狀吾師志行誠莫如吾文宜於君病何與哉勉自寬慰幸病少間商榷吾文君聞甚喜逾數日計至而君死矣傷哉君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三十有二以捐輸助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餉累勞議敘郎中子一人妾張氏所出也君卒逾年卜  
葬有日乃具述中憲府君居官行事以告君之靈並彙  
次君至德軼行爲人所難能附中憲府君行狀之後俾  
史官司記錄者擇而傳焉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八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郭武壯公家傳

公諱松林字子美湘潭人父縉修有學行名能書畫生平應人之急不爲有無計人稱長者公少斲弛不羈以武健魁竒自喜讀書略觀大意嘗發憤言功名惟意指取度其父世儒不敢開陳己意一日適市聞威毅伯曾公提師出吉安卽走赴之於道見鬻馬者驅馬數十睨其一駿馬也披取樹枝斷而挾之爲箠出不意騰躍馬上急鞭之一日夜馳數百里曾公竒其貌畱帳下每戰

先登無當其鋒者稍稍領一軍攻城陷陣功常最肅毅伯李公援上海詣曾公言曰某軍新集願得強悍如郭某者倡勇敢導先士卒曾公慨然資以行公益自奮堅城大敵以身當之不爲前後顧慮而所至亦皆應時奏功其克無錫也方相持搏戰而公間道率輕騎掩至薄城急緣以上賊噤不得施諸軍亦皆驚顧相咋當是時郭軍剽悍之名聞天下旣克常州定諸城邑遂復蘇州始以參將從李公游至提督授福山鎮總兵功益高名益顯而未嘗以勳績自多平居恂恂虛心善下於諸將帥皆得其歡心積功敘階聞其超遷咸喜相告以爲宜

莫有忌嫉李公所部諸將皆准人負氣陵上一語不得  
怒哮相諍是以李公尤倚重公如左右手焉李公臨事  
尤持大體方蹙捻匪山東李公駐東昌與山東巡撫丁  
公分河爲守而劾奏山東守將失律事丁公大憾公曰  
臨敵將帥不和於兵法爲大忌且山東主人而我爲客  
客下主人在禮爲宜乃以李公命詣丁公反復開說二  
公省悟交歡守河之議始定而事卒以濟公於是時權  
衡緩急輕重引大局爲喻所保全尤大然則公之功蓋  
非徒戰勝攻取之爲也初任福建提督未赴改湖北凡  
再任又改直隸所至兵服其教民懷其德常日夕退坐

東堂延納賓友討論古今成敗得失驗知其行事若者可法若者可以爲鑒從容雅歌意量無窮其風尤可尙也公生於道光十三年癸巳歲十一月二十二日卒於光緒八年庚辰歲四月二十一日年四十有一其卒也妾趙氏仰藥殉焉督臣具其事以聞得 旨旌表君子知公所以庇其家者其教又行於女子也

郭嵩燾曰武壯之起於諸將爲晚出其家儒者有士君子之風余自廣東罷官里居武壯亦以憂歸日與往來甚勤未嘗聞其談說戰爭時事也其弟函萬狀其行實求銘亦不詳要其大節表表在人耳目得採掇其大凡

揭之墓道其軼事尙多可紀者就余所知缺略多矣然  
往往有關天下利病大計其語祕非世俗所稱道余竝  
論次爲壯武公別傳以遺其家藏焉

任府君家傳

君諱瑛字憩棠姓任氏先世自宋南渡時由河南偃師  
遷宜興二十四傳至君曾祖曰朝銓歲貢生祖曰醇文  
縣學生父曰懋先縣學生君生數月而父卒母湯太夫  
人守節自勵以長以教年十六母卒依祖父以生益發  
憤自砥於學舉甲午科鄉試又十四年丁未成進士年  
四十有五矣以知縣分發湖南卽用補桃源縣知縣調



補武陵值粵東西寇亂出郴永間多倚君營辦所補缺  
皆不及受事始署祁陽縣調署桂陽州旋攝嘉禾移知  
武岡州最後署永順縣兼權知永順府巡撫惲公保奏  
以道府用凡涖仕湖南二十年初任祁陽值歲饑轉米  
衡陽平糶因仿朱子社倉法導民積穀立同仁局治棺  
具以賙貧者三年吏效其誠民懷其惠相與刻石浯溪  
紀其政行是時廣西金田賊起乘湘水而下越永踞道  
州烽火逼祁陽君亦募勇習兵而永桂土寇肆發粵東  
西賊乘之擾亂邊境無甯日君亦調署桂陽州旋知嘉  
禾並賊所往來蹂躪甫至桂陽賊犯新田急大府檄援

君馳抵新田助守城以蠟書告急今山東巡撫陳公士杰時陳公奉檄治鄉兵防桂陽一路悉眾至奮擊守城兵亦噪呼而出賊遯城卒完君於其時掇拾殘破之眾瘡痍之餘噢咻煦嫗以時蘇息亦終君桂陽嘉禾兩任無寇警嘉禾故礲瘠君在任至無以舉火曾文正公治兵長沙察君清介餽二百金曰以助君廉無以飢寒自阻任武岡治盜捕得楊升者奇其貌廉知其非怙惡釋之其後粵寇朱宏恩陷東安趨犯寶慶武岡土寇尹二聚萬餘人應之楊升以變告且願爲導君急馳擊之斬尹二武岡以安其後任永順粵寇李復猷隨石逆入蜀

謀結苗匪擾辰沅君扼永順之衝以間阻之李復猷回  
竄粵東君名以大振敘功保以道府用而君遽引疾歸  
自言在官二十年出入兵燹之中無所顧戀而不爲寇  
傷飢寒困頓無所惜而亦終無官累得此足矣歸宜興  
十八年以疾終於里第君和夷粹溫終身無喜愠之容  
寡言笑廣坐議論靜默自守而發言必當人無以難之  
所至推誠與人輸寫心臆一無隱闕遇事疑難未嘗動  
聲色委曲往復必得其情是以人皆樂君之寬而服其  
誠夫人儲氏父進贈奉政大夫爲宜興望族其歸君獨  
祖父存耳夫人服勤左右必肅以誠君應禮部試京師

祖父患疽發背夫人日以舌舐之所患以平從之官一  
安儉約不易其素而數出私財佐君拊循百姓之阨艱  
者始祁陽聞寇警獄繫囚爲多君患之夫人戒僕役謹  
視囚時其凍飢滌其穢汙以安囚囚皆感泣君亦嘗言  
在祁稍得官譽夫人之助也先君三十一年卒君生於  
癸亥八月二十八日卒於甲申二月十三日年八十有  
二子四人曰子中湖南候補府經歷曰子誠候選員外  
郎曰子齡以知府分發浙江賞戴花翎其季曰淦側室  
文氏出女四人孫十三人曾孫三人所著綴園詩文集  
若干卷其乞歸也捐所墊發軍需銀二萬五千兩廣宜

興文武學額宜人至今傳誦之

論曰吾於君爲丁未同年其時以知縣發湖南竝君九人戚少雲莊寄漁王槐軒以才能稱黃子春尤磊落權奇龐子臨雷蘊峰王定夫葉辰生誠篤端謹稱其志意目前用科目分發無及丁未人才之盛者未三十年淪喪以盡獨君杖履林泉垂二十年享田園子孫之樂小棠郡守狀君行迹乞爲家傳回思戊申乙酉間同集會城燕飲相歡其間和愉愿慤淵然盛德之容尤莫君若也又益推知先世之孝節流貽終以裕其家而昌其後蓋所從來遠矣

李石帆別傳

石帆先生諱濟湘姓李氏世居邑之梓木洞生而誠樸篤於孝友幼從父讀於書皆能窺知其要義數奇屢試不售援例入太學家固饒也數分析而生齒日益繁多其父慶堂先生以名諸生授讀五十年足迹不出鄉井石帆始冠卽爲遠游假館鄉塾資其束脩以爲養而尤邃於醫不樂以術名也鄉人病者爭延致之試其方輒驗石帆顧不樂受謝曰此吾寄耳而人命繫焉不當資是以爲生也旣其父年高石帆則屏棄一切課其子躬耕食力而身自捫搗米鹽零雜節衣縮食以致養於其

親咸豐初廣西寇發自湖以南盜賊蜂起駱文忠任巡撫督各州縣治團練自衛石帆於鄉里爲有能名於是任鄉團之役先後凡十餘年恪靖侯左公避地深山尤偉視石帆凡有事於鄉里輒資石帆任之比曾文正公督師東下徵兵轉餉取資湖南捐輸釐課次第舉行石帆又任籌餉之役會辦益陽釐務又調澧州湯公煊爲總辦尤倚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與兵事始終亦十餘年晚乃盡以家事屬之諸子閉戶養神淵默自修鄉人益沐其化凡有辯爭齟齬得石帆一言以解蓋不知其幾也其斯孝友循循爲善於其鄉者與石帆之母於吾爲

從姑賢聲溢於鄉里無少長皆樂道之吾於石帆少相知也其後與恪靖避地山中益與石帆習其夫人常氏又益賢吾數十里顛沛相依埽除廳事棲予猶家人骨肉之相卹也吾與恪靖宦游於外所見人心風俗之厚誠無若梓木洞者其時石帆之父慶堂先生猶健在諸弟如鹿萃廣文皆能詩古文辭朝夕過從處兵戈擾攘之中而山水朋友之樂乃獨聚於一時自吾應詔再出爲海外之游而鹿萃亦前卒慶堂先生墓木拱矣比歸而石帆又卒人事變遷而盛衰聚散之不常爲重可悲也其孫麓漁適館予家出其祖行實屬予爲之傳



稍就所知論次之石帆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  
年七十四歲夫人常氏長沙處士東立女先石帆十二  
年卒實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子幾人某某孫  
幾人某某其長者卽麓漁也石帆次子人森甚賢而有  
文以療疾卒石帆夫婦哭之痛夫人常氏之卒以哀其  
子遂疾篤石帆亦以是愴然不適於心此尤可悲者也  
光緒九年仲夏月

樗叟家傳

君湘陰郭氏名崑燾字意城晚自號樗叟生二歲母張  
太夫人教之識字所攜玩具一破硯及諸斷縑碎簡不

隨羣兒嬉弄年十二補郡學生又九年舉於鄉其文固已斐然傑出於時而性簡重檢束繩尺不苟言笑咸豐

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邑之人皆曰是推君宜時居

父光祿公及太夫人喪涕泣拒之明年廣西賊圍長沙巡撫銅山張公至君與左公應召主軍事自是以身任湖南安危二十餘年張公移督武昌賊始棄城東下掇拾瓦礫支木爲居公私埽地以盡城無居人於時巡撫駱文忠公方伯漵浦嚴公廉訪江忠烈公稱盛一時每日夕會事督署明日某治某事某治某事君操筆記其事以授所司明日日夕報聞則更議所行以爲常興廢

舉敝日新月盛張公每夕手挈總督關防以屬左公及君曰軍情緩急眉睫聞耳有發先行而後告李開方擾懷慶自河南折而南夜半得報急調兵會鵝公頸驟與賊遶賊出不意大擾亂斬李開方殲其軍報至張公始知賊之分馳北竄者於是燿焉君嘗以自喜言稍逾時使賊徐行出平地害可勝言哉張公自任天下之重而任人尤信不疑雖在危難日忻忻以樂也張公旋調撫山東罷歸語君吾在兩湖得君二人爲助以有成功山東求一人不得是以無成駱文忠公自湖北移撫湖南曾文正公奉命合水陸之師東征軍資所出一倚

左公及君營辦左公旋亦治師浙江君內簡軍實外籌天下大局援江援鄂援皖援浙援粵援滇援黔援蜀征兵四出隨事緩急聞警輒赴凡軍行山川險要策應遲速及將帥能否高下審事量敵受成於心惟所指發應弦赴節每軍出轉餉數千里遠輸近委未嘗有匱君一以任之自湖南始被兵訖粵匪之滅十餘年以一省之力支柱東南大勢君之力爲多君名能知人察幾觀變自守尤嚴涇縣翟公權撫事旬月君急引歸遣官四五輩就家彊起之君辭益堅吾問曰此其禮隆意勤不可少屈乎君曰矯亂者持其敝辰沉道請保防邊八百人

嚴斥其濫翟公曰無然我爲正之比具摺增加至九百  
人是且爲無畦町吾亦與爲無畦町無甯已矣其後歷  
城毛公至君旦入治公牘夜常就宿釐局曰治釐吾事  
也吾言日夕僕僕自苦何爲君曰吾得進退自由無顯  
去之迹亦所以全交也其於駱文忠公陽湖惲公景東  
劉公二十年訢合無間視君所爲若出其身君亦視所  
治事若治其私蓋君才志足以濟世宏務寬明仁恕不  
立崖岸要其心求利國家不以利己介然之節未嘗一  
日苟安其身多人所不知者由舉人保國子監助教內  
閣中書至四品卿加三品銜 賞戴花翎皆祕不使

君知君知輒乙去曰吾自度不任仕宦多受 國恩非  
所安也江南平卽辭去景東劉公討貴州苗力起君苗  
將平又辭去軍興有成勞又在事久名蹟顯異莫逾君  
而敘功莫儉於君其行誼未知視古人何如要可謂性  
之安者矣年六十以無疾終其葬也平江李次青方伯  
銘其墓長沙王益吾祭酒又爲碑文樹之墓道載君行  
事甚詳嵩燾因摭拾君之軼事有關大節及天下所以  
盛衰別爲之傳藏於家其文章志行施之家而推惠鄉  
里爲時所傳誦不備述焉

馮府君家傳

君諱家浦字南雲姓馮氏宋參政文簡公之後有由江  
夏遷江西之豐城者十世孫中元值元末之亂再遷長  
沙十數傳曰序錦者是爲君之祖生子五其季曰傳儀  
君之父也長曰傳儂無子君出後焉少貧廢學娶妻毛  
氏生子三女二而卒時君年三十子長者十歲少者生  
始七月而所後父母皆在君旣以身任衣食上事父母  
下撫孤煩勞委細事皆辦或勸之娶君曰吾力能勤子  
又多卽要有參差徒自苦何爲遂終不娶子卓懷官萬  
縣知縣君就養入境喜曰吾不以仕宦榮喜循聲之達  
於民也其迎養在官如其在家一處以勤儉逾年歸歸

又逾年卒君豐頤偉幹貌赤色亢直敢言喜排難解紛鄉里忿爭有告者雖賤微必往質之剖論曲直使皆服乃已嘗塗遇兩婦人詬誶一女郎從問之爲某氏養媳也失一衷衣其母與其姑互相詰將要諸神君曰無然吾爲若償之兩婦人謝散去自萬縣歸益務爲善修楓林港石路以便行旅以馮氏自元至今族人生齒日繁總祠未建倡議建祠修譜君卒後卓懷卒用君志成之其精強任事識大體皆此類也君生於乾隆五十六年辛亥歲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咸豐十一年辛酉歲九月十三日年七十有一子作霖卓懷作桂孫八人曾孫二



人封奉政大夫卓懷旋以四川候補知府加二級請封  
晉封中議大夫自君祖若父皆推封如其官

郭嵩燾曰馮氏遷長沙當元季爲舊族至萬縣君乃貴  
顯質直強毅伏一世及見君知其所從來遠也萬縣君  
以今相國曾公奏調江南還至家適君壽七十一其後  
由江南假歸而君病於君慶與憂皆在事福莫有隆焉  
者矣夫爲善者以子孫盛昌爲有後而命之豐嗇不常  
焉而身老且健以享其榮而益以達其志嗚呼豈非難  
哉

郭席儒傳

郭君諱芳鈇字席儒湘潭人生而倜儻豪縱自負奇氣不可一世顧性孝侍父母愉色婉容委順以聽日從里中羣兒嬉怒相搏拍張叫呶務陵其上聞母呼立止會兵事起兄松林從威毅伯曾公討賊數有功君聞奮曰吾兄志欲蕩平羣醜吾敢後時哉遽起告父母負劍以行曾公一見奇之使充旗長當前敵咸豐十一年圍安慶穴地道環攻賊死拒相咋城久不下君偶出見新薙髮者數人知爲賊謀召與語甚懼驟問曰城今破矣若等相與俱燼奚爲乎眾愕相顧君曰亟開城納官軍舍逆而從順以功論賞若等身家幸完榮施無窮數人者

皆拜盡以城中虛實輸君約某日夜官軍急攻東北而  
潛師西南吾屬舉火以應君亟還營獻狀至日大軍攻  
城東北隅急賊爭趨救而西南隅火起君躍馬馳至門  
大開賊回拒斬數人大呼躍入東北隅官軍亦乘城入  
遂復安慶論功擢守備自是君名大顯於軍中肅毅伯  
李公巡撫江蘇君兄松林以一軍從渡吳淞江連克嘉  
定江陰無錫金匱君皆領前隊以身陷陣擢游擊  
賞花翎攻金壇城外賊壘環列甚堅整君用降賊言請  
於李公賊壘堅密攻其一壘諸壘環救不可猝拔今聞  
中壘賊將與諸壘有隙必不出死力相救請募死士三

百人用夜半掩襲之果一戰毀其壘諸軍乘之悉平諸壘賊棄城遁李公上君功擢副將已而以父憂歸咸豐五年威毅伯曾公巡撫湖北君兄松林以提督從曾公堵剿河南捻匪君別將一營轉戰德安天門京山連破賊追剿至鍾祥之曰口賊驟至鈔圍官軍數十重君顧左右曰今日死矣然不手刃數賊而死非壯士橫刀馳突斬黃衣賊一人馬驚踣地賊縛君勸之降君笑曰若等亦聞郭大將軍號子美者乎乃吾兄也今日殺我明日將軍至斬馘若等如犬豕乃敢屈降而公賊大恚縛君懸之樹引大槍擊之斃時年二十有六也事

聞

贈總兵雲騎尉回職建專祠君性故豪而慈良溫雅喜周濟擊賊金匱途遇兩書生守一老婦哭訊之則父死母飢無食病且死君時爲旗長罄所攜五十金給之兩生伏地謝求姓字而君已躍馬馳去其後赴安陸過一村父老遮道哭言村中壯者賊俘且盡遺老弱婦女數百人飢困不能起君惻然分軍行糧濟之告守令撫卹凡所至有惠愛焉

郭嵩燾曰國家承平久功業無所施才望無所須士大夫苟取充位而已豪傑偉人伏處沈淪遇事變羣顧愕眙而後乘時以赴事機之會功施爛於天下然其間

奮起冒白刃以不克竟其志者蓋可悲也中興以來立功名多吾楚人天下莫不歎羨或用以爲相忌忮刺譏而至不幸以死未嘗不流連慨慕重悲其人然則人心之公又豈忌忮刺譏之所能揜邪抑其人果賢而其死之果有足悲也予與子美同出吉安爲遠族始相識松江其後數相見功日高量日益宏竊意子美之勇傑猶有能及之至力勝艱鉅推賢讓功蘊蓄之深進德之勇誠無及者顧獨歎傷其弟之賢以爲世無有也惜其早死嗚呼其尤可悲也矣

沈仲怡家傳

君諱棣輝字仲怡姓沈氏浙江歸安人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以公貴 贈通奉大夫沈氏故巨族世有顯仕

君幼穎異有至性年九歲而父旅死袁浦兄廉往奔喪君固請偕曾祖妣嚴太夫人祖妣吳太夫人憐之戒曰兒當畱侍我稍長從族兄鎬邳北通判任方築堰備河患君察其溜汎督工下榘隄堅溜伏因言治水當適其性勿遏其衝治民亦猶是也由是人知其才河帥麟公延請司章奏援例以通判分發廣東署雷防同知補永甯通判歷署廉州肇慶府兼護肇羅道清英土寇鄧南保等稱亂佛岡陽山君勦平之以功 賞花翎補韶

州府知府廣西賊李士奎劉八顏品瑤黃春晚等剽掠南甯橫廉之間踞欽州之那彭靈山之林墟爲巢穴眾數十萬勢張甚調君署廉州府事集兵得二千人戒曰賊方易我又屢勝而驕驕必無備我爲諸君襲破之潛師兼程入那彭賊巢倉卒出不意賊驚潰君以眾薄之殲焉因引兵急趨林墟分所部千人由大道多張旗鼓進擊自將一軍由間道出林墟後賊傾巢出拒而君已由間道入踞其巢遂躡賊廣平大寺平吉悉克之博白劉八者復率其黨數萬襲攻廉州君在欽州聞報急馳遇賊五里亭戰稍卻君大呼曰賊以十萬眾薄城退卽



卷之三十一  
三  
全城俱陷矣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斬先退者二人兵勇  
皆奮有揚身者手大纛陷陣眾繼之賊大潰廉人具鼓  
吹迎道左婦豎爭識君面傾城來觀道路填塞肩輿不  
能行望見君羅拜曰公來活我畱十餘日追勦劉八餘  
賊於沙河有馮子材者君知其沈毅善戰招撫之賊勢  
益孤而子材累戰功至廣西提督爲時名將由君收用  
之也久之賊復竄靈山君設伏早禾涌伺其半渡擊之  
賊盡殪劉八跳而免君卒生致之五黃山並其渠黨吳  
晚阮晚皆斬之西寇悉平陞授高廉道時兩廣總督徐  
公駐高州督勦羅鏡凌十八諸匪旋奉 命赴粵西

勦艇匪檄君取道北流鬱林至潯州上游會勦而以舟師截梧州君至潯州二十五里蒙墟賊艘三百餘環攻潯城勢危急君遣卒梯城入告援師之至且約期會戰潯州兵有難色左右亦謂君賊鋒方銳無遽進君怒曰吾與賊奴搏戰數十甯是之懼耶急引兵挑戰沿河設伏邀擊則縱火焚其船日夜不休賊怒登岸索戰君以偏師截其歸路大敗之賊宵遁君急檄水師迎擊而上躬率輕騎追躡賊前後爲官兵所乘沈其船無一脫者賞加按察使銜會徐公授 欽差大臣督辦湖南軍務檄君參軍事與沈君映鈐號大小二沈事皆取

決焉賊既陷武昌犯江甯徐公罷歸兩廣總督葉公檄君回粵辦理軍需明年補雷瓊道未逾年而陳開之亂作陳開者福山博徒也咸豐四年三月倡亂佛山僞號大甯而省北何子海朱子儀豆皮春李文茂等各以眾數萬應之自石井石門金山官窰北接福山爲犄角環逼省垣旬日間反者四起連陷數十州縣城以外賊壘相望道路梗塞逆首陳洸瀧屯省河南水賊關巨何博奮等海艘數千阻河絕外援葉公檄君總辦軍務都守以下悉聽節制適肇慶協副將崔大同戰沒人心恟懼公選精銳四千人集帳下令曰坐守待斃孰與出戰爾

等敢死者從我殺賊眾皆奮君分兵爲四隊以一隊出小北門躡賊二隊當前衝分駐流化橋西山廟張兩翼伺之而以一隊伏城中備策應令前隊伏健卒深林覘賊所向又分其軍各數十人爲一隊多張旗幟以疑之賊四面薄城官兵四出相抵城上發巨礮助之賊驚反奔城中兵盡銳衝出諸伏兵齊起賊大奔自是不敢薄城相持六七月而河南陳洸瀧復約水賊撲城公曰事危矣吾當與決一死戰自率千餘人渡河沈舟絕回顧攻小港橋賊營竟日不能下君望見賊後營火大呼曰賊後營破矣眾皆奮起斫賊壘短兵接賊棄營潰走追

至沙河斬殺以萬計蓋賊後營不戒於火君得以閒乘之都司黃彬以舟師守省河與水賊相持戰數不利時有把總蘇海熟悉河道君令添造礮船募驍勇爲水卒廉知有何高漢者未應募賊何傳奮之弟也呼至謂曰爾與賊爲兄弟吾不爾疑但能殺賊予重賞何高漢伏地戰慄曰願盡力君卽令守大尾港口而東路賊艇又以間攻襲獵德礮臺君督舟師游擊賊終不敢入踞省河危城獲全君以佛山爲倡亂區錙重精銳所集佛山破餘匪可一戰而定乃調精兵三千合舟師與賊戰臨海廟是日大霧瀰漫塞路眾懼止君君曰賊以霧不意

我出驚亂破之必矣進復瓜步礮臺焚疊澹賊營賊悉  
眾出拒君執桴鼓督眾前手刃數賊賊大敗次日分兵  
八路攻佛山賊懼乘夜浮海竄九江遂復佛山急分兵  
守要害部署甫定而賊已糾餘黨十三路來犯君亦分  
兵十三路應之時佛山人心未定新附者尙懷反側君  
明賞罰以安舊部布恩信以結新軍復分兵勦官窰小  
塘蘆苞等處以次蕩平當勦佛山時水賊鯉魚仔乘隙  
以礮船五百由石門入距城四里君聞警調舟師赴援  
至黃竹岐與賊艘遇下令各舟齊舉礮碎其巨艦而水  
寇黃幅何傳奮等艘尙數千環泊大石陳頭獵德檣帆

四集君曰我師孤注也可勝不可敗吾當併力攻大石使賊首尾不能自顧眾曰如約是日東風作君曰可矣麾舟師四出撫蘇海何高漢背曰成敗在此一舉何高漢揚帆上入賊水寨兵船繼之礮火蔽天君乘小舟往來策應而何高漢入賊陣奪其酋首巨艦以歸斃賊數萬君收兵東向餘賊悉揚帆由獅子洋遠遁賊黃幅者尙以戰艦千餘泊潭州自潭州至梧數百里皆賊君乘流由蓮花山進勦距賊數里命下旋以長龍艇數十伏舟後賊舟更番迭出擊我師君張蓋坐舟中指揮自若不爲動徐曰賊以舟連營可火攻也手揮長龍艇出乘

流縱火海風驟起賊惶遽斧纜而旋纜交加急切不得脫火賊舟幾盡賊大潰是日復順德次日復九江鶴山容奇陳村等處君卽自梧取道赴北江復清遠英德抵韶州賊聞卽解圍竄寇平授廣東按察使明年擢貴州布政使而君已以軍事積勞病且憊其年五月遂卒年六十有四 天子聞而憫焉 詔以布政司軍營立功後病故例賜卹 贈內閣學士銜 賜祭葬 君少慷慨多大志讀書不爲章句博覽史籍沿革興廢治亂利病之原及人才高下得失燭照數計熟於胸中尤善讀孫吳兵法所歷州郡考求險要阨塞論其戰守



治軍明賞罰均甘苦當事不避難好謀能斷佛山陳開之亂土寇蜂起城以內賊黨環伺不可辨析人岌岌不自保公私埽地無餘兵食兩窮君以一身鉅細兼綜出則持刀殺賊入則握筦籌軍實人皆曰故督葉公靜鎮持大體成敗利鈍取決俄頃挈提綱維俾無傾覆翳君之賴嫡配劉夫人先君卒妾黃氏連氏子三長金鏗候選同知次金昆分發廣東補用同知劉夫人出三金潤承蔭知州連氏出女六孫四恩湛恩溥恩滂女孫二

論曰沈君吾耳其名久至廣東觀其所設施而歎其才

天下之需才急矣強者治軍旅幹者理庶政苟人舉其  
職焉飭法齊政靡精以思彊力以行一軌同趨明作有  
功天下之亂其可以弭沈君沒蓋十字吾不及見之世  
變相尋財殫兵驕天時人事之推移日靡月銷而無有  
終極追求沈君之遺事流連太息想見其爲人孔子曰  
才難諒哉

唐蘋洲家傳

唐君逢辰字蘋洲江西萬載縣人父錫鐸畱壩廳同知  
有善政君自少卽習吏事隨父任析疑決策多所贊助  
援例以縣丞分發湖南湘潭縣丞升補耒陽縣知縣咸

豐二年粵賊洪秀全連陷郴州興甯永興逼近耒陽城  
居民遠徙一空君募勇得數十人乘城固伏城堞間夜  
輒炬火發礮賊偵至疑有重兵乃趨安仁北竄而君徵  
收民稅萬數千金方遣解省城而賊已陷永興或勸君  
畱勿遣君曰此數十人食城中見糧無虞缺乏賊卽至  
死耳吾畱此待賊乎立遣之行於是湖南巡撫以君守  
城捍賊而所收民稅不爲私利緩急可倚恃有意嚮用  
之矣明年調補湘鄉賊由金陵上犯再陷湖北省城上  
窺湖南以水陸各軍集省城乃西趨甯鄉陷湘潭擾及  
縣境君力扼石潭馬託使賊不得西竄在湘鄉四年廣

學額置賓興田前令朱君孫詒故有惠愛而君能繼之  
巡撫駱公屢奏君才可大用調署澧州治蝗尤有聲除  
慝懲奸鋤其強梗升補衡州府知府至則增修書院建  
試院更定育嬰同仁兩堂章程同治元年衡州荒穀騰  
貴君飭各屬開常平倉平糶設厰施粥以濟貧民以籌  
捐軍餉敘勞加道銜未幾卒於官君抱負奇偉而慈惠  
溫溫平易近人所至士服其教民感其誠令出惟行無  
有扞格自奉甚儉而敦尚友愛推分弟姪不有其私鄉  
鄰戚族貧不能贍者周濟無缺年過七十而聰強完固  
如少壯時論者謂其所負宏而施之不遐而一病且死

之尤可惜也

黃南坡事略

黃冕字服周號南坡岷州知州黃博次子年二十蒞官  
兩淮鹽大使奉檄治振淮揚有能聲道光五年洪澤湖  
口決運道梗塞大學士英和請行海運江蘇巡撫陶澍  
主其議知冕有才略使條具利病冕馳至上海集沙船  
與議盡得其要領乃條上便宜澍用其議行之海運所  
由始也補餘東場大使調補江都縣改元和縣調署上  
海旋署太倉州知州時大學士蔣攸銛及陶澍先後任  
兩江總督林則徐任江蘇巡撫察吏安民振發昭蘇惟

冕所治稱善有大興作皆倚以辦擢蘇州府總捕同知  
旋以知府候補歷署常州鎮江二府事冕凡所至必新  
書院學舍增給膏火接賢士大夫以禮示民以誠興利  
除弊惟恐不及尤善治水在元和疏治劉河海口數百  
里在上海濬蒲匯塘資其利以溉民田在常州郡北芙  
蓉江孟河二水分注大江江水漲倒灌入壞民田以爲  
常而芙蓉江兩岸沃壤數十里冕度地勢濬孟河以注  
江而跨芙蓉江爲隄以障之得田十萬八百畝地故有  
周公隄前明周公忱守常州時所築歲久無遺址至是  
冕復爲之常州人爲生祠附周公祠以祀兩江總督裕

謙督辦浙江洋務奏免隨營差委謙死甯波之難浙江  
巡撫劉韻珂誘罪謙詞連冤遣戍伊犁會林則徐亦以  
洋務失機宜遣戍議興伊犁屯田伊犁將軍布奇泰上  
其事冤隨木所至輒爲溝澮以導之墾伊犁田十餘萬  
畝得免罪 賞六品頂戴還至江南江蘇巡撫陸建  
瀛方議海運以冤初辦海運有成效喜甚與議方略於  
是盡革漕費歲省銀數十萬加運京倉米三十餘萬石  
爲御史劾奏歸長沙咸豐二年粵寇圍長沙時大兵皆  
出賊後倉卒無守具不知所爲冤時家居建議守禦巡  
撫張亮基藩司潘鐸皆新至凡冤所策畫立見施行城

圍解保直隸知州明年賊陷金陵大學士曾國藩起鄉兵討賊湖南兵四出征伐餉運艱絀冕開釐局與鹽茶之利軍餉皆給焉又特開東征局專餉曾國藩一軍以功授吉安府知府時曾國藩駐軍江西獨省城數十里地無賊他郡縣皆陷冕起曾國荃於家使募一軍援吉安盡復吉安所屬十城國荃率軍東下冕復劾免歸自是一以餉事自任積勞加布政司銜補授雲南迤西道湖南巡撫駱秉章憚世臨尤重冕有事必諮以行世臨既劾免冕亦謝病不赴官冕涖仕宦三十年免歸又二十年任事無鉅細皆辦意量恢宏疏節簡目包舉無遺



而誠意盎然委己求賢人士多歸之自賊踞金陵京師  
轉漕獨有海運冕始終贊成其議功爲多亦以是積怨  
江浙之食漕利者屢被劾不一盡其用然道光以來言  
幹濟之略皆首推冕云卒年七十五湖南巡撫劉峴奏  
請從祀駱公祠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九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曾文正公墓志

同治十有一年二月武英殿大學士總督兩江曾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贈太傅諡文正命儒臣譔賜祭文墓碑以葬公子紀澤紀鴻以銘墓之文屬之劉公蓉未及葬而劉公薨檢其遺書得所爲銘辭而前敘闕焉於是嵩燾涕泣承劉公之意而序之公諱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湘鄉人咸豐初寇發廣西一隅之地所至糜爛盜踞金陵十四年盡蹂江浙兩省地披而有之公以侍郎

奉母喪歸起鄉里討賊奮其佔畢之儒粗粵之民邊長  
江萬里蹙賊蹈之天下復覩久安民用蘇息已而合泚  
李公平捻逆於鬲津湘陰左公殄回亂於關隴皆用公  
薦擢席其遺規遂蕝成功於時江以南構亂尤深公再  
督兩江噓枯剪蕝煦濡羣萌孤嫠有養儒宿有歸漸摩  
淳涵納之太和故公功在天下而江南之於公若引之  
以爲己私公始爲翰林窮極程朱性道之蘊博考名物  
熟精禮典以爲聖人經世宰物綱維萬事無他禮而已  
矣澆風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興而其精微具存於古  
聖賢之文章故其爲學因文以證道嘗言載道者身也

而致遠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達而傳之俛焉日有孳孳以求信於心而當於古其平居抗心希古以美教化育人才爲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見能辨其才之高下與其人之賢否蒙古塔齊布公新甯江忠烈公忠源衡陽彭公玉磨善化楊公岳斌或從末弁及諸生獎拔爲名臣其於左公宗棠趣向不同而奇左公智術以公義相取遂以顯聞卽受公一顧爭自琢磨砥礪敦尙名節在軍必立事功在官爲循吏曰吾不忍負曾公而公斂退虛抑勤求己過日夜憂危如不克勝自初仕及當天下重任始終一節未嘗有所

寬假及其臨大敵定大難從容審顧徐厝之安一無疑懼此公道德勛名被於天下施之萬世而其意量之閎深終莫得而罄其用而窺其藏也公以戊戌科進士改翰林又明年授檢討五轉至禮部侍郎

文宗卽

位求言公疏陳本原至計天下驚歎以爲唐宋名臣所不及典試江西未至丁母憂會廣西賊圍長沙命幫辦湖南團練治軍長沙又治水師衡州武昌再陷

命督師東征再克之轉戰江西丁父憂歸

上卽

位授大學士總督兩江節制三省而公弟太子少保威毅伯國荃以一軍特起復金陵

天子嘉勞錫公一

等毅勇侯晉太子太保旋調直隸總督復調兩江公生於嘉慶十六年辛未歲十月十一日薨於同治十一年壬申歲二月初四日年六十有二曾祖竟希祖玉屏父麟書自祖若父皆名德耆壽及見公爲侍郎受封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天下榮之配歐陽夫人子紀澤戶部郎中襲一等毅勇侯紀鴻 賞舉人女四人一適袁氏江蘇松江府知府芳瑛之子一適羅氏浙江甯紹台道追贈巡撫忠節公之子一適員外郎郭剛基嵩燾之冢子也一字聶氏孫三人廣鈞舉人廣鎔六部員外郎廣銓六部主事年皆幼 朝廷推恩賞官有差公識

量恢閱望而知其偉人生平趨舍是非求信諸心不與人爲去就一言一事研覈無遺尤務規其大而見其遠始出治軍討賊以東南大勢在江險不宜盡弛與賊力請以水師自效爲 欽差大臣建三路進攻以規江

浙兩省之議討捻逆河南建合四省之力蹙賊一隅之議皆策之始受事之日其後成功一如公言在軍戈鋌樓櫓短長尺度躬自省量無或苟者榮辱得失無關其心而未嘗一念不周乎天下一事不盡乎民隱傳曰爲仁由己公無愧焉公學行功業具見國史本傳及合肥李公所撰神道碑不復論著著其生平志節關繫天下

之大者揭於公之墓而繫以劉公之銘

羅忠節公墓志銘

公諱澤南字仲嶽湘鄉羅氏少貧苦力學得程朱遺書讀之慨然有聖賢之志來學者日眾年三十二補縣學生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時廣西賊竄湖南邑令朱公孫詒召公與故記名道壯武王公鑫今四川藩司劉公蓉募勇守禦時皆諸生而鑫公受業弟子已而與鑫各募三百人爲一軍從今相國會公治兵長沙署其軍曰湘勇以平衡山桂東賊擢知縣旋從故湖北藩司夏公援江西分援吉安升同知明年曾公以水陸之師東征



公從下岳州功最擢知府 賞花翎進攻武昌克之

升授浙江甯紹台道與賊力戰田家鎮大戰兩日破之

加按察司銜克黃梅廣濟 特賞葉普鏗額巴圖魯

勇號圍九江不下而湖廣總督楊霈之師潰於廣濟黃

梅武昌再陷賊潛自饒州趨廣信公馳軍救復其城又

躡賊義甯蹙之以功加布政司銜公言武昌天下之衝

長江險要尤所必爭上書曾公規畫天下大勢請由義

甯間道出武昌時武昌以南自通城蒲圻嘉魚咸甯數

百里賊屯相望公以一軍五千人左右馳擊七戰皆破

之遂會湖北巡撫胡公軍洪山盡剗賊壘在郭外者當

是時湘勇之名聞天下天下望以討賊者曰羅公羅公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以攻城傷遽卒年四十九

特贈巡撫銜諡忠節江西湖南北建立專祠以祀焉公高顙方頤精力絕人讀書潛思力踐言動造次必以禮法究知天下大計敦慤沈密自任無疑在軍五年乘機應會出入神鬼熟習山川形勢制行度之宜臨敵從容沛然有餘人問公兵略所由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數語盡之矣門人王公鑫李公杏春李公續宜劉公典楊公昌濬數十人從問儒生性理之學後皆爲名將嗚呼公以諸生遭逢亂世

挈提子弟門生奮起立功名世謂公生必能平賊信矣  
而豈足以盡公之深也耶曾祖諱某祖諱某並贈通奉  
大夫父諱某封通奉大夫公卒 推恩賞加頭品頂

戴夫人張氏子兆作兆升皆賞給舉人女三人所著周  
易埵說孟子劄記西銘講義人極衍義姚江學辨皇輿  
要覽小學韻語及詩古文集若干卷刊行於世其年四  
月葬細鏡山祖塋既葬六年兆作使來請銘嵩燾曰然  
無銘無以張公之烈乃承事而爲之銘銘曰

非才薦榮黷我皇壇扶傾拯難烈士燔焉公以儒興乃  
奮於武手提一旅春規秋矩誰與從者及門英英鼓其

義勇提槩爲城國傷奚恤民勞奚訴公拊而嘻日以吾  
故萬目仰視窺公設施以腦塗原竟死何毗著書明道  
同符聖哲維不朽三以揚公烈

陝西巡撫劉公墓志銘

公諱蓉字孟容號霞仙姓劉氏世爲湘鄉人少負奇氣  
能文不事科舉與同邑曾文正公羅忠節公力求程朱  
之學躡而從之尤務通知古今因革損益得失利病與  
其風俗及人才所以盛衰慨然有志於三代思一用其  
學術以興起教化維持天下之敝不樂貶道以求仕進  
年三十五邑令朱公孫貽陰使其父督就試補弟子員

會兵事起與羅忠節公王壯武公治團練里中已而從  
曾文正公長沙用團練功保訓導曾文正公既克武漢  
轉戰江西羅忠節公從戰至義甯州上言曾公武昌再  
陷長江要害盡以資賊誠欲埽清江路以復金陵必自  
武漢始江西一隅利病非天下所繫請由義甯西出崇  
陽通城規武昌據天下形勝曾公壯而許之公力言羅  
軍去吾屬且坐困曾公曰吾固知其然然幸而復武漢  
天下事猶可爲今與俱困於此無益公曰誠然吾亦欲  
西耳於是羅忠節公以左營屬公累功保知府 賞  
花翎攻蒲圻弟蕃死焉公既痛弟又傷父年高解兵歸

旋丁父憂咸豐十一年駱文忠公總督四川調公佐其軍遂以知府 賞三品頂戴署四川布政使尋實授

於時四川久困於賊陷城踞邑者數十而藍大順李短達爲最巨公策藍逆悍而李逆之黨多宜先其悍者急蹙藍逆於綿州又躡之丹稜李短達遣黨來援遂擊之眉州進圍青神而潛師擊丹稜大破之李逆亦以其間分踞合州定遠勢張甚公度賊勢緩急應之數殲其軍賊悉眾踞宜賓之八角寨而金陵巨寇石達開自黔竄入涪州遂至敘州滇南賊何金瀧又分竄筠連高珙與石逆合公念川賊勢漸平而石達開之氣方銳今並注

於敘其勢將合併以逞而不可遏急言於駱公請自視  
師敘州再戰擒石達開旋命督軍陝南就授陝西  
巡撫時漢中已爲賊踞公力扼巴州而遣輕騎出甯羌  
復漢中以達長安會關隴饑甘肅回逆出沒北山捻逆  
又自商南內犯四川餘匪亦時闖入陝境公承死亡之  
後灰燼之餘外完疆宇搏擊剽悍推功獎勞而內拊循  
其民人噓枯蘇困開化勵學政教大行已而回逆驟薄  
省城存城兵四百人文武吏皆洵懼公曰賊遠至不知  
我虛實乘其計之未定可破而走也躬率四百八分兩  
翼馳而下賊驚顧大呼擊之果逸去陝西經亂山卒

汧萊民無所得食公以鳳邠道黃輔辰精於吏事使經理回民叛產設法開治歲獲穀數百萬斛民安於耕吏勤於職廩廩然有望治之心矣以忌者中傷爲言官所劾疏辨語激 詔尙書羅惇衍治其罪坐降五級調

用陝甘總督楊岳斌密疏懇留 上意解仍署陝西

巡撫公以病乞解職乃畱陝辦理軍務而以喬松年巡撫陝西松年心嘆公所爲以不得逞其志齟齬甚會有灞橋之敗自劾歸同治十有二年十月初一日病眩遂卒年五十有八湖南巡撫王文韶以聞 詔復原官

四川陝西皆請祀公名宦四川又合祀之駱文忠公祠



公性沈毅而闊達開朗傾誠與人一無隱飾至其臨大敵決大計從容淡定內斷之心人莫測公所爲相顧驚疑事定乃大服在官與人以禮進退不以得失毀譽爲意解官歸自言志幾於道而行之有弗達學不足也天下之變無方而吾心之知有間及是時勤吾學焉可矣於是益自刻厲築玩易閣讀書其中足不出庭戶七年其志意淵然求古聖賢所以治其身以及天下不幾於化不止也嗚呼此公之死所以重爲天下悲也曾祖恂南祖有瑋父振宗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配王夫人子鴻業員外郎三品頂戴 賞戴花

翎麒祥出後弟蕃世襲雲騎尉候選同知女四人長適  
戶部郎中世襲一等毅勇侯曾紀澤次適四川候補知  
縣陳達善餘未字孫六人公所著奏疏若干卷養晦堂  
詩文集十四卷思辨錄疑義二卷經史譚論甚繁皆未  
成書公卒之明年二月葬某山之原嵩燾會葬畢退而  
掇拾所聞以志於公之墓自公父以上世有顯德公父  
尤恢奇有才識嘗私語威毅伯曾公國荃天下之亂已  
兆無有能堪此者其吾滌生乎君與湘陰郭君及吾家  
阿蓉皆中興之資也時天下無事曾文正公以翰林官  
京師其言若可怪愕而後乃皆驗云銘曰

民勞俗敝賢達孳孳方其未遇與世若遺委心於民羣  
譏眾媚浩然剛大何有枉撓公起逢掖贊戎操翰扶艱  
植危手厝之安道申身蹇孰謂非善揖讓參回旬宣澹  
畎所學所行天下咸知意量淵閎朋知莫窺既沒還官  
廟堂所惜收功斂名以卽幽宅

誥授光祿大夫薛公墓志銘

公諱煥字覲堂姓薛氏敘州興文縣人曾祖錦奇祖澧  
父啓樞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妣一品夫人公兄弟  
三人皆以學行顯兄某黔江縣教諭弟某華陽縣訓導  
而君用甲辰科舉人援例注選授金山縣知縣甫至大

府察其能會新陽災檄署新陽視振訖事乃赴金山數  
月婁縣盜發與金山有連坐罷旋以獲盜功復職廣西  
賊陷金陵公奉檄輸糧於軍向忠武公畱贊軍事保知  
府江蘇巡撫許公勦賊上海檄公自隨向公惜不遣公  
以上海重地餉源所出賊烏集利速進遲恐滋蔓請往  
規形勝自效向公壯而許之屬以川勇千五百人賊果  
平 賞花翎授松江府知府會奉賢民抗糧勢洶洶  
將爲變公聞馳至繫治一二人皆帖服無敢譁者調蘇  
州府知府遷糧儲道擢江蘇按察使轉江甯布政使旋  
改江蘇大府旣優公才事巨細倚公辦尤以上海洋務

利病所繫自糧儲道調署蘇松道其後屢遷官皆以留  
辦洋務居上海已而賊陷蘇州巡撫徐公殉焉總督何  
公以罪逮問 詔晉公巡撫兼權兩江總督是時江

浙各城淪陷獨上海一隅倚公爲重而兵無可集將無  
可選惟張空名號召徵集乘城拒賊曾公文正督兩江  
奏以肅毅伯合肥李公視師上海攝巡撫事而公以

欽差大臣辦洋務公疏言洋務交涉地方宜總督兼  
任徒假虛名無益 上是之召入爲禮部左侍郎充

總理衙門大臣補工部右侍郎時英人理太統獻議募  
西洋水師助攻金陵曾文正公奏言金陵距江三十里

西洋大艦無所施理太虢以有成約持其議公爲疏析  
成約之言示以進退之權在我英使額爾金屈服卽日  
趣理太虢回國在總理衙門專務尊崇 國體正言侃  
侃念京營兵積弱請增練餉固根本坐與言事者互訐

上怒落言事者職而鑄公級仍畱總理衙門旋以

親老乞養歸光緒元年雲南戕斃馬加理

命湖廣

總督李公往勘公副之由籍馳赴雲南旣定讞仍乞病  
歸公爲政持大體高瞻曠覽規畫遠利不爲苛細尤嚴  
邪正公私之辨意所許可屬吏微員委己下之其所不  
可雖貴勢與引決當否未嘗趨和承意卽有造請必視

其立身植行可擇而取是以生平於朋友矜己服善斷  
斷論辨而意常有餘歷久無變其初家居倡爲布政使  
劉公蓉建專祠及廣科舉中額勘置尊經書院有關吏  
治及人才學校之原其功尤偉始以乞養歸既終喪奉  
使雲南而公亦遂病病三年卒光緒六年庚辰二月初  
三日也實生於嘉慶二十年乙亥十一月二十一日享  
年六十有六夫人趙氏次夫人金氏子三人華垣鹽運  
使銜以道員分省補用華坤蔭生按察使銜河南候補  
道先公卒華培庠生女五人長適戶部主事周鴻年次  
適一品蔭生李經畬湖廣總督李公之冢嗣也餘皆幼

孫四人嵩燾始督糧蘇松公以 欽差大臣駐上海

論洋務利病公喜稱善曾文正公疏辭通商大臣嵩燾  
抗言總督兼銜奚避爲人世非意之遭艱難險阻罵譏  
困辱惟當以常道處之負天下之重而任其謗苟求避  
之誰當任此者公聞益喜及聞嵩燾出使西洋公慨然  
曰吾兩人以洋務爲詬天下其庶幾奠安國家一湔斯  
言乎而嵩燾終以病免逾年李公函告公喪且屬以墓  
銘之文曰此公遺命也已又告言公葬有日不速銘無  
以掩諸幽於是敘次公生平大節遺諸其家泐之貞石  
而系以銘銘曰



發跡一邑兼圻貳卿以彰有功邁德揚聲進榮於朝  
退休於里延慶一身光明俊偉終其所懷已溺已飢道  
羸志絀所施蓋微施雖不多名則弗敝卒全終始光昭  
來裔

誥授光祿大夫劉公墓志銘

公諱典字伯敬一字克菴姓劉氏先世由江西徙衡山  
再徙甯鄉之白石寨遂爲甯鄉人曾祖繼揚祖振暉父  
允慎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曾祖妣牛氏周氏祖妣  
周氏 贈一品夫人妣蕭氏封一品太夫人家世業  
農而公起家文學自少開敏以文雄其曹及冠補縣學

生游學嶽麓城南兩書院得性理之書於湘鄉羅忠節公慨然有志於學雖爲諸生窮乏而節行有聞鄉里矣會羅仙寨盜匪發巡撫駱文忠公檄公捕治誅其酋保訓導從羅忠節公武昌會忠節公薨恪靖侯左公奉

詔起一軍從曾文正公江南檄公與王公開化今漕運總督楊公昌濬總營務曾文正公駐軍祁門賊環集困甚公急出江西拊其背爲聲援遂克景德鎮破賊樂平糧路始通擢知縣直隸州 賞花翎文正公奏以

浙江軍務屬左公俾有專責分賊勢轉戰衢州復開化遂安等城功皆第一保知府道銜旋授浙江按察使始

用其字立克勇一軍連克湯溪蘭溪浦江諸暨各城浙東以平賊乘間上竄徽州左公以徽浙犄角賊至徽必反截我後檄公回援破走之賊渠黃汝金復竄江西急馳饒州蹙賊湖口力戰青山橋賊竄青陽太平踞賊又犯皖南急馳抵徽州遏甯國入徽之路 賞阿爾剛阿巴圖魯名號加布政使銜左公大軍屯杭州賊分軍四擾以撓我軍公東西馳擊橐糧募食出奇奪隘以與賊還格其奔突以蔽大功方是時克勇之名聞天下會丁父憂有 詔歸治喪仍令會軍剿賊會金陵賊酋上竄江西於是有幫辦江皖軍務之 命旣洪福瑱

伏誅餘賊竄福建陷漳州左公總督閩浙於是有幫辦  
福建軍務之

命躡賊龍巖州破之賊竄廣東陷嘉

應州左公奉

命援粵公督軍擊賊塔子壩陣斬汪

海洋賊不能軍夜走黃沙嶂盡降之

賞雲騎尉世

職左公移督甘陝復奉幫辦陝甘軍務之

命授甘

肅按察使旋改三品卿銜甫至藍田河南捻匪擾及同  
州旋入晉陷吉州左公躡捻東行奏畱公陝西於是有  
督辦陝西軍務之

命兼署巡撫時陝回踞甯州之

董志原捻匪袁大魁合土寇十餘萬分踞雲巖瓦窯金  
頂山自延長延川至綏米花馬池懷榆數百里縱橫出

沒連歲大饑人相食公私赤立無餘公外支強敵而內拊循其民數月而陝亂定董志原回眾皆走金積堡公以其時濬鄭白舊渠引交水入城壕以便民汲脩治周文故陵地旋以母老乞歸會左公視師新疆又以三品卿幫辦軍務而委公以畱守之任公提挈綱維剔蕺噓枯隱幽畢達而遇事諮請以行不自張其名大軍西行萬餘里周廬止宿時兵緩急資食與兵應若咫尺左公屢疏言使臣壹志經營關外無內顧憂劉某之功爲多而公之心愈悴而病亦愈深矣以母老乞養請奉

旨數日薨於甘州時光緒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也年六

十事

聞

賜祭葬

予謚果敏敕建專祠江

西安徽福建浙江陝西甘肅仍祀於其鄉子二本鑑候

選同知雲騎尉世職

特旨以知府用本鐸候選主

事

特旨用員外郎公英姿嶽立沈默寡言笑威嚴

若神臨事量敵指畫方略應機赴會不失銖黍用兵尤  
善審地勢每戰怒馬馳睨所在高阜騰躍四顧令某軍  
出某所某軍伏某所度地廣狹開闢變化惟意所使諸  
將趨走懾服既罷手一編集所將校論說道理和夷沖  
裕意若有餘家居五年置義莊建公祠以集族修試院  
置賓興田以勤學册修忠義祠以旌忠育嬰堂安良所

皆置田以善俗得其一善足以傳世於公末也公弟倬雲從征討累有功保道員以公行狀來告曰公之葬

天子賜之碑文而銘墓之文久而未備無以據家大人之哀思惟先生能知公願有述也嵩燾因謹次其生

平大節而爲之銘曰

下闕

誥授光祿大夫劉公墓志銘

公諱嶽昭字蓋臣姓劉氏湘鄉人自曾文正公以侍郎

居憂奉

命治鄉團毅然自任討賊用戚氏練軍法

簡民兵教以句卒束伍節制之義而求忠信能讀書史者與其生死於是士之立名義者雲會景從天下蒸蒸

而得之鄉里尤多若羅忠節公王壯武公李忠武公李忠毅公彭壯節公蕭壯果公及公從兄武烈公皆起諸生位開府特進而公獨任封疆督撫十餘年位尤尊年尤高公始出佐蕭壯果公江西未知名每戰料敵先登壯果公奇之俾領一軍曰果後營壯果公假歸遂以軍事屬公轉戰瑞州臨江之交比有功由府經歷縣丞保知縣累保同知知府加晉道銜 賞花翎會石達開分黨自江西竄湖南公移軍茶陵備之而賊已直趨寶慶湖南巡撫駱公檄公馳援至柳家橋遏賊東路賊勢方東趨奮死力爭公堅營與盪決三日賊至輒披靡力



昨不得出已而諸軍竝集賊進退窮沮突圍去於是公名大顯石達開已出廣西折而北西趨綏甯城步掠龍山入川公日夜倍道馳躡而踏之賊不得喘息駱文忠公檄公從入川始至夔州適陳玉成陷隨州湖廣總督官文公以公距隨近檄使援急旋軍隨州時川寇方熾李秀成復犯江西曾文正公駱文忠公皆注意公勦辦羽符交下公以攻城不可委去以餒人心且軍動賊氛遂張荆襄大勢俱震爲患劇力持圍隨之議攻圍益急使降將劉維楨間賊誘致之設伏蹙其眾殲焉遂復其城晉保道員按察使

記名加布政使銜

賞鼓

勇巴圖魯自是亦遂以平賊綏定 國家爲己任專意  
西向是時川東西羣盜如毛不可爬梳大者數萬人小  
或數千各立名號踞城以抗官兵叫呶四應而石達開  
以二十餘萬眾趨石砫以窺涪州李復猷亦由黔入川  
謀與石達開合蓋皆江南悍賊渠魁意在擅地非他寇  
比宜急先此兩賊餘賊可以徐理也尤宜力阻遏其軍  
使不得合併至則擊石達開涪州又擊之綦江連擊之  
合江長甯興文所擊殺動數萬人川東以安力保敘南  
扼石李兩賊之衝四川布政使劉蓉遂以擒石達開雅  
州而公亦補授按察使旋擢雲南布政使駱文忠公前

後奏留防川皆不遣擒斬賊目有名號者曰蕭王曰白  
侯曰鄒王凡十餘股石達開餘黨竄陷陝西漢中府公  
又躡之甯羌盡復漢中各城於是石達開餘黨斬刈以  
盡而川匪亦平滇黔各匪之擾川者竝集於黔黔患益  
棘川防驟不可紓駱文忠公奏請援黔而專其責於公  
川黔壤相接時綏陽陷於吳元彪正定陷於朱大王皆  
當蜀邊公擊破正定州城而綏陽守益固公視城北天  
台山高峻俯矚各營賊嚴兵以守凡所據關隘十餘盡  
擊奪之獨天台山負險不下乃列陣其山前而從山後  
徑梯緣而上平其壘列成分屯綏陽失山險遂降賊劉

崑山者梟桀有名轄遵義百餘寨黔西七十餘洞仁懷三十餘寨勢張甚公戰擒之崑山請歸諭降遵義川西悉平既降綏陽而綏南徑遵義以東亦平黔西北路始通奉 命巡撫雲南方行又奉總督雲貴之 命

雲南大亂二十年民回擾攘不相保持公曰此孱民忝起相毒螫當以德綏不當一以芟夷示武下令釋兵歸誠者弛其罪負固不悛則培擊之既至三年迤東迤南所失各城盡復同治十二年以述職 覲京師適歸道病言官論其稽畱罷歸公性沈毅遇事深籌熟計有發必告無有回惑疑難同官屬吏傾誠相與粹溫和夷情

意常有餘巡撫岑公負氣喜兵公至卽罷遣其軍凡有  
部署征伐一推岑公每有調發進止方略必悉究論始  
終若計其私岑公亦心折首肯自以積功至總督始一  
受事在軍久厭兵又閔民氣敝耗公私赤立吏道苦雜  
則一以課吏爲事督開墾招流亡視吏勤惰爲黜陟度  
時量力動無過舉尤汲汲務興學復書院勸厲人才人  
人感激思奮其治軍治民務除苛煩充然若有得者言  
者以是賢公而惜其退之非其咎而益以追歎其賢公  
生於道光四年甲申歲又七月二十五日卒於光緒六  
年癸未歲十一月二十三日年六十夫人彭氏子三人

鎮楚署廣東高雷廉瓊兵備道錫恩某官錫勳某官女  
五人其二妾唐氏出也孫六人既卒逾年卜葬某鄉某  
山之原以嵩壽之習公也屬爲之銘銘曰

在歲丙辰臨瑞交兵桓桓武烈於公爲兄批獷洞堅搏  
呼乘城卒藩江蠡而以命傾公於是時追隨壯果昧首  
腰鞬握刀在左外示樸訥屹立磊砢驕然奔敵膏軸炙  
輓武烈之生未竟其施公奮六翮負雲而馳東西兩川  
顧盼旌麾盪滌瑕垢乾清坤夷餘功及黔兼滇作督狼  
嗥獸駭狘狷相屬睨公來蘇如日在旭綏之動之風噓  
雨沃三年政成展  覲歸藩疾病不除譖言幡幡顧瞻

令子累功襲 恩一瞑百世以貽後昆

誥授資政大夫署理福建巡撫周公墓志銘

公諱開錫字受山姓周氏益陽人曾祖定績實有二子  
長曰澤珩次曰澤琥珩後有二子長曰揚之以拔貢生  
充戶部七品小京官改主事次曰振之以乙未科進士  
歷官河南商城虞城知縣卒祀名宦澤琥早卒無子以  
振之爲子振之又無子於是公以父命爲之後自始從  
其父宦京師以能詩文有名屢試輒屈迨丁父憂年長  
矣困益甚咸豐二年廣西賊自湖南下竄起湘鄉曾文  
正公於家督師討賊公上書言兵食機宜退與其鄉人

治團練轉食餼軍又明年賊襲破水師九江武昌再陷  
胡文忠公自湖口回援遂爲湖北巡撫公又轉食餼鄂  
軍累勞保府經歷縣丞胡文忠公復武漢上言吏事與  
兵事相輔治亂之本莫先察吏檄公以知縣畱湖北候  
補再保知州署沔陽州事明年公贊胡文忠公軍事於  
英山戰賊集賢關以功保知府 賞花翎文忠公疏  
薦人才自劉公蓉沈公葆楨以下十人公名與焉文忠  
公薨公改從左公宗棠浙江署溫州府知府兼攝溫台  
道 擢授浙江糧道左公總督閩浙公從赴閩改授  
福建延邵建道署布政使司旋護理福建巡撫左公仿



西洋法製造機船設船政局以公兼提調左公調督陝  
甘公復從赴甘肅總統甘肅南路諸軍平金積堡克復  
渭源狄道皆有功辛未五月十五日以病卒於軍公性  
疏爽而沈毅有智謀能斷視天下事無險易沛然任之  
意常有餘尤喜因事規久遠之利不以難自沮始治團  
練以益民歲困於漕究知其利弊勘爲里征之法析縣  
爲四區擇鄉賢者督征畢征輸之縣而致贏餘於官官  
民兩利遂爲定法署沔陽州州介江漢之衝尤苦水公  
以自唐宋來廢陂湖爲田失溝渠之利因上治水三策  
以疏濬引河分水勢爲義其下策則令潛江堵築排沙

渡口澤口令天門堵築紫貝淵口吳淵口曰是苟以自  
完而已天潛完沔以幸完躬至潛江天門察水勢緩急  
仍請因漢北故支津多引水入江功未竟罷去其任溫  
台處道時值江浙淪陷獨所屬差完土寇乘機竊發所  
在道梗公急清吏治求賢士夫與其理剟剔爬梳內外  
斬斬數出師船擊盜海外盜賊屏跡轉餉大營無虛日  
所治溫州遂爲重鎮左公督閩命公先籌畫軍食公至  
歎曰安有富強若此而委之一二庸吏以取坐困急簡  
才能任之歲綜山海之入課估驟增餉四五百萬署布  
政使司益通府縣出入之數爲設條令除苛派在官衣

食取給皆有常制專務便民利國又以驛道供張爲累州縣一切準依常例無許踰越驛置游卒及馬皆布政司委官經紀凡所規畫必權利害輕重使可經久其私取便利者悉刮去之造端宏大入見者驚疑怯顧而公斷行不疑其終翕然稱便焉既至甘肅請於左公曰母老多病而遠從公恬然挾刀筆贊方略何以爲心請爲公前殺賊左公大喜時甘肅舊徵兵勇萬餘人莫相統紀遂以委公凡數十營畱駐鞏昌皆宿將自爲制驕罷不任戰頡頏叫呶作氣勢無知有軍法者公自以任事不避難遂亦不辭於是簡軍實明約束陰求將官材武

者委任以事守固而後戰謀定而後行連克渭源狄道諸縣進規河州會病亟猶至秦州計畫軍事甫就道氣絕久之蘇回鞏昌五日卒公生於道光六年丙戌七月初八日卒於同治十年辛未五月十五日年四十有六三世以公貴 贈資政大夫妣皆夫人初娶何氏繼娶熊氏子先湄早逝以兄開鑑子先濬爲嗣公高顴廣額目炯炯有光口能容拳自少有經世之志寬宏愛人意豁如也臨事立崖岸意有不可面折人無阿回而要務持大體興事立功必訖於成人與游憚其亢直莫敢近久而皆服其誠其總統甘南諸軍言厯事紛至爲蜚

語達京師言官數論劾之及聞其病奔走祈禳相告語若憂所親其卒也哭之皆哀此亦足見公之爲人矣嵩壽於公久故相厚也又益相期許其弟開銘官翰林實從受業既葬有日來告曰願有述也乃詮次其生平納之礦而綴以銘銘曰

年屈於仕名則加溢校其才能百未試一萬夫斂手艱大孰投於公是資匪競匪緣本以吏顯進退舒卷終焉委命旌旗在眼功成中闕其施有光銘以揭之萬世之藏

署廣東鹽運使羅君墓志銘

君諱勳字子銘姓羅氏世爲安化人故雲貴總督文僖公次子也文僖公別字蘇溪君因自號小溪家世貴顯文章氣誼傾一時君益以才自高視天下事在吾掌握聲名位業惟所掇取於人罕所當意遇有不可以氣陵之箕踞大呶譙呵指擄然熟於人情利病險易規時度勢引其端緒窮竟細微以故忌者多而無能持其短長相傾搆者文僖公治軍襄陽及總督雲貴無素練之軍無取資之餉軍書旁午寇至無時一倚君爲辦文僖公薨免喪乃以道員就選京師時廣東海防大潰總督駐惠州巡撫駐韶州官吏望風引避君慨然曰此吾時也

惟所處難則功易施卽詣部占注廣東旣至而勞文毅公移督兩廣尤重君才氣卽有疑難一以諮君已而權鹽運使事君責拒商督鹽責埠商督運定課程嚴句稽終君任歲銷倍常額吏無敢欺以事故事運商行鹽一引納所餘鹽貯之倉曰常平鹽以備乏會軍興餉缺君上言常平鹽積存無數可紀見存者數十萬可資以充餉文毅公與羅尙書惇衍故有恡撫其失効之調雲貴以去而怨君者因爲蜚語中傷君署督晏端書劾君擅動常平倉鹽落職自是存鹽十餘萬無旨不得擅發而舊存者累萬萬爲官吏侵盜以盡悉弛不問君自

以廣東督鹽勞最著罷官不以實鬱鬱不自得恥更以  
人世功名爲意西安將軍庫克什奏奏君幫辦軍務辭  
不赴署所居室曰蟄廬春秋行田賓客朋游雅歌投壺  
益務肆力於詩終老而意氣不少衰辨論得失常斷斷  
然未嘗引服讓人人亦憚君能莫敢與抗君生於某年  
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五十有四初配傅夫人繼配楊  
夫人再配劉夫人子二某某以卒之明年己卯二月葬  
於益陽鴉樹嶺之原君少豪宕徵歌選色窮日夜爲歡  
比歸痛自刮除舊習清修獨處客至徑造其室笑語款  
曲旣罷引去隱戶據几手一書寂若無人劉夫人賢明



治家有法不以煩君卽有事引商理處兩婢執燭前導  
夫人延之戶外東西相向坐若嚴賓語畢又導以出喜  
蓄名馬日晡一小奚負胡牀從列廡高下玩其神駿清  
坐相對意常有餘將其中有不自適者而脫然於世累  
耶其才高樂觀世變欲以有爲而終所守如是是可哀  
也已銘曰

古人有言其智能謀其巧能辨又昇之時迎機觀變惟  
變無端顛覆乾坤孰綱維是固鍵重門莫爲者天因時  
爲量獨奮其能以與時抗吁嗟羅君而止於斯一瞑萬  
世忌者安施

湖南鹽法長寶道郭君墓志銘

君諱從矩字定軒姓郭氏世爲山西長治縣人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君生十三歲而孤事其母朱恭人以孝聞年十六與其兄明軒同入學籍爲弟子員旋舉戊午科鄉試庚申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逾年散館授編修轉監察御史丁母喪服除仍爲御史擢給事中旋轉吏科掌印補授湖南鹽法長寶道再署湖南按察使以光緒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疾終按察使任年五十有一同治光緒間 朝廷憂邊事急屢下求言 詔獎進御史備詢方略而淮南鹽法數變更公私利病中

外劫劫相持君一論伊犁事宜一論鹽法皆洞悉要  
得

旨施行河北連數省大旱積四五年已又大雨  
山東河患尤甚君疏請端本

君身以回天變以講

學崇儒爲育才之本以砥礪廉隅爲清吏之本以崇尚  
節儉爲正俗之本而論君子小人陰陽消息之機語尤  
切至論者謂十餘年言事諸臣獨君此疏有唐宋諫臣  
之風在湖南六年其時檢治吏事多爲苛察而君務守  
大體持平初權按察使益陽民謀亂有迹君奉檄往勘  
因言造亂者一二人而已幸及未發按誅之事發則所  
誅殺數十百人猶未足勝也亟馳至誅倡亂者易龍泉

一人事立寢凡君所爲一主寬大未嘗拂人意然病亟時伏枕省文書意有不可乙去之辨斥斷斷始知其中有定守且死而神明不衰也君性故和易居官與人開誠布公意常有餘尤篤於故舊官俸所入一周親故室無儲侍其有罷官不得歸君爲恤其家巡寒省飢月有餼歲有贍所存活者常多不爲其家有無顧慮君始娶梁氏繼娶葉氏子一人寶清其官湖南二年葉恭人卒又二年其兄明軒又卒始命其子奉葉恭人之柩葬長治梁恭人兆右比返湖南而君已病卒矣遺命合葬寶清乃具其事狀求銘銘曰

始初見君貌溫語良於人無校亦無否臧無忤於物應時弛張及久與習心虛氣下研窮書旨鏗而不舍作爲文章相就酌斟一言之契如石引鍼謂如君者可與適道推及吾民噓寒呵燠六年湘楚未竟其施生無畱年沒無遺資庶幾善人惟心之遂百年一瞑豈有同異

張少衡先生墓志銘

張少衡先生既卒二十有四年遺命不爲行狀及銘墓之文詔其子自牧曰若是以爲名也其將紹述吾學而光大之無以名而以實其可乎已而軍事起自牧積勞至道員加布政使銜以其官 贈先生榮祿大夫畫

刻其遺書曰周易輯義十二卷曰詩義鈔八卷曰禮記輯義八十卷曰春秋經義百二十卷曰聽園文存二十四卷於是先生之學大光顯矣同治十有三年重治鶴壽山墓道以告於嵩燾曰吾先公不欲爲名以自張也自牧惴惴焉懼墮棄先人名德未敢有忘而訖於今無文於墓將使後世子孫無以考覽先人之德業以稱其家世自牧蓋尤懼焉誠得君文紀其實襲而掩之被之無窮猶先公之志也烏虜若先生者何所資於吾文然綜敘先賢政蹟與其著書固亦後死者之責也先生諱學尹字子任一字少衡晚年自號聽翁世爲湘陰人先

世以行賈寄籍宛平既舉進士奉父喪歸葬復爲湘陰人改官卽用知縣籤發福建署歸化莆田縣事補閩清縣知縣調補侯官擢臺灣府北路理番同知代理興化府知府以忌者中傷罷官歸歸而著書講學三十年年七十七乃卒先生赴官福建汪尙書志伊方總督閩浙考按吏事甄敘人才尤勤於治盜獨謂先生精敏值事龐劇宅令不能辦治以任先生先生亦喜自負誅鉏梗化無避嫌怨捕盜爲句距之術推求按驗有發必覺抉姦搃伏肅若神明而要務爲民利未嘗有苛刻傲激之行歸化地磽無生計民皆傭旁縣造紙先生課之種竹

求得養竹法十餘事逾年竹成歸化紙遂爲閩中冠縣  
民張楊羅三姓日爲姦猾相訐控先生知其宋儒裔舊  
有橫渠龜山豫章三先生祠爲詣祠講西銘及豫章從  
事龜山淵源三姓人皆感服罷訟莆田馬洋盜發都司  
廖起貴蔽罪平海澳漁者汪公怒檄副將慶善會捕先  
生驚曰果漁者一健捕收繫之有餘多兵何爲誠往澳  
人殆矣因以計羈畱會捕兵急馳至澳集驗漁戶無出  
洋者告之故皆涕泣願從入縣受質先生以能口給十  
人行而上白漁戶無罪十人者皆得釋閩清俗停棺不  
葬歲久暴露先生收瘞之下令死三年不葬官爲收瘞



民爭卽山以葬俗以大變侯官故有荔枝貢先生爲定  
經制歲課園戶二百株備貢貢甫入而報言二百株槁  
且盡總督董公詰責急先生召示園戶則已別儲二百  
株以竢董公爲革領貢者承辦之名自是貢樹爲常例  
先生所至尤喜以儒術潤飾吏事興教化美風俗雖處  
繁勞御獷悍之民溫然若子弟之相接閩俗喜械鬪先  
生聞輒馳至以身捍之徐徐開說道義皆惛伏退聽其  
罷官以失貴胄意先生顧自喜曰吾道於世有宜不宜  
天也歸勤吾學在我而已吾何歉焉先生治經尤邃於  
春秋自漢以來說春秋數十百家窮攷其源流校論其

得失而一準之經以發明聖人之用心三代典禮與春秋所以異同由聖人言推知其然諸儒之說或合或否若操繩尺以絜度長短無爽錙銖常自言諸經有所論述一守先儒之遺未嘗自爲說惟春秋自得於聖人之意爲多其治他經亦多取舊說融會貫通而立論詳贍典雅自盡其意故世尤高先生之文章門人子弟刊行所說經曰師白山房講易曰毛詩講義其後皆有更定春秋獨晚成未及刊行而卒先生生於乾隆四十年乙未歲八月八日卒於咸豐元年辛亥歲九月十九日曾祖曰永嘉祖曰世湖考曰掄梁例貢生候選州同自祖

以下並以自牧貴 贈榮祿大夫妣皆夫人配殷夫

人繼配蔡夫人側室楊夫人子二州河南候補州同前  
卒自牧諸生以道員遇缺題奏加布政使銜瑚松額巴  
圖魯自牧蔡夫人出也而母楊夫人得並封女子子一  
人適衡山陳源 旌表節孝孫九人道琮湖北候補州  
同鴻分發候補知府疇分部行走郎中瑩鹽提舉銜候  
選鹽大使餘皆幼女孫九人曾孫二人先生罷官里居  
三十年在官行事未嘗爲人言又戒不求人文自表著  
至是距先生去官時且六十年自牧乃采取去閩送別  
詩冊及閩人所刻三山謠略存其事蹟以志於先生之

墓其春秋經義采擇未備自收亦補具數十百條刊行於世於先生爲有賢嗣矣是固宜銘銘曰

有儒一生屈子之鄉勤學及耄載晞其光作宦於閩其施未閱有擠而踣斯文以昌堂堂六經掇拾散亡春秋聖功其義微芒權衡古先如尺在量生世不諧惟直以方沛然文詞與道偕臧厥嗣紹家纂承闡揚遺書在笥光燭湖湘廿年斯邱山高水長鑄石埋銘以詔茫茫

湖南卽補知府戚君墓志銘

君諱天保字少雲姓戚氏世居湖北沔陽州之沙湖鎮曾祖壽庚祖世煌父從龍以君貴 贈朝議大夫君性

孝友勤學勵志始就傅朝議公授以小學卽能釋其義  
稍長館於外家事一委之弟館穀所入悉歸之無私財  
善飲偶醉太恭人責之自是終其身不復過飲道光八  
年舉於鄉二十七年丁未始成進士以卽用知縣分發  
湖南初署安化治盜有聲調署新甯時廣西會匪蠢伏  
勢日張新甯匪民勾結入其黨江忠烈公起團練擒逆  
首雷再浩當事懷姑息不肯窮治逾年而李沅發之亂  
作據新甯城君至急會今四川方伯江公練勇設方略  
斷賊接濟方伯忠烈公之弟也時爲諸生會總督裕公  
提督向公誘賊紫金山擒之新甯賊平保升同知直隸

州公念新甯巖邑逾年而反者再起下忿戾而無學上  
優容而無教此亂源也乃治文廟設學課拔諸生之秀  
良者以鄉團相保之法捕誅會匪絕其根株於是今直  
隸總督劉公江西巡撫劉公皆以諸生起家爲國討賊  
立功新甯義勇之名聞天下開之者江忠烈公而承大  
亂之後彌縫匡正獎掖以起者君之力也旋補常甯泣  
事二十五日會江忠烈公撫皖被圍廬州檄君與今四  
川方伯募民兵赴援君督後隊至湖北黃岡聞廬州陷  
病作遂自免歸咸豐三年調補長沙以病未赴任升補  
澧州知州旋調郴州亂民邱昌道聚眾爲寇君至卽部

署鄉勇擒之以功保升知府而廣東賊翟火姑爲官兵扼之連平急趨郴州數萬人逢至出不意州城陷君急投城河得救免以協剿有功爲民愛戴雖被議仍復舊職咸豐十一年署寶慶府事以籌餉功保加道銜明年委辦衡州釐捐以同治五年七月初七日卒於衡州年六十有五配萬恭人子一開萃咸豐己未舉人雲南浪穹縣知縣早卒女三孫一文相君姪開莊將以其年歸葬君某山某原丐余銘其藏余與君丁未同舉進士始相知自是二十年見君更歷險夷榮悴常若充然有以自得於心值事變艱煩憂勞子子相顧口噤而君徐起

應之有餘才足以副其志量足以貞其遇是宜壽而亨者而止於是命也雖然同年生如莊寄漁黃子春王槐軒葉辰生雷蘊峯同官於楚皆年少才望隆隆十餘年死亡幾盡存者任芑堂張子聯官亦不豐君於時年獨長仕宦亦稍顯矣其得之命者固猶幸與而自數年來子開萃領鄉薦旅卒孫亦夭其二獨一小孫年五齡耳開萃嘗從余學又賢子也君之老境哀傷逾度以不得盡其年又足悲也銘曰

甲子一終又羸五年世相循倏焉古百川騰沸躡九宇滌姦爲良張我楚在身非腴所效廡藐孤一孫繩祖武



涉沔循邱奠幽圉於後有徵視茲土

胡文忠公神道碑銘

故太子太保湖北巡撫謚文忠胡公諱林翼字旣生一字潤芝湖南益陽人自少以文學起家侍從爲國家討賊立功任節鉞公忠果毅始終一節言者謂數十年來封疆大臣治行才望莫或逮公其薨也天下士大夫同聲悼歎失所仰賴而公是時年甫五十志氣恢然其施方長以是哀之尤深公以道光十六年進士官翰林充庚子科江南鄉試副考官正考官故大學士文端公文慶因事落職公亦牽連被議援例以知府分發貴州

歷署安順鎮遠思南諸府事補黎平府知府擢貴東道  
是時東南寇亂萌孽黔苗鴟張寔甚武備積弛公所至  
練民兵捕治巨憝覆其巢穴懲姦佑良威信大著於是  
人皆以公爲知兵矣雲貴總督吳文節公文鎔調任湖  
廣奏公襄軍事公募黔勇千人以行抵通城而武昌陷  
吳公戰沒湖南巡撫駱公秉章檄公回保湖南已而今  
大學士毅勇侯曾公國藩會水陸之師東討公從至九  
江與故甯紹台道羅忠節公澤南攻湖口梅家洲賊壘  
未下而賊襲破九江水師大營悉眾上犯武昌公時已  
擢湖北臬司曰我湖北官也義當回援請於曾公得副

將王國才三千人以行再擢湖北藩司授巡撫益與今  
兵部侍郎彭公玉麟收集水師扼金口爲守賊是以不  
得越武昌而南會今陝甘總督楊公岳斌與羅忠節公  
先後至力戰逾年遂復武昌公以一身支柱艱危公私  
埽地無餘獨負其忠義感發摩厲旣挫益奮義無返顧  
卒收全功於是一以討賊自效旣克九江披賊勢遂與  
曾公定三路東下之策而今湖北巡撫曾公國荃圍安  
慶逾年軍不得進賊以其間陷黃州隴十餘城進逼武  
昌圖解安慶圍公屹不爲動督戰益急其時寢疾已深  
亦念武昌根本悉諸軍畱安慶而自回武昌鎮撫賊聞

公至遁走安慶亦隨下

顯皇帝憫公勞晉加太

子太保予騎都尉世職先是英吉利夷酋入京師

顯皇帝幸熱河公疏請勤王有

詔止行而

乘輿久駐熱河以至大漸公以受

知深不能出死

力爲 朝廷攘除外患解弛憂勤感激哀號疾遂篤以

其年八月二十六日薨於武昌

詔加總督諡文忠

入祀賢良祠

今皇帝卽位之三年旣定江南追念

公成勞再予輕車都尉世職嗚呼公以忠孝挺生受事

國家危難之際外總軍旅內撫循百姓廩廩焉講求

整飭吏事進賢退不肖一以公義不參己私又益念

列聖培植之遺人才蔚然致上理二百年訖於輓  
近賢能失職釀患保姦習以成風馴至大亂慨然以獎  
進人才爲己任其所論薦多爲名臣 朝廷亦知公忠  
勤每有擢拔得公一言斷行無疑公少以才氣自豪視  
世俗無當意者晚年學益進氣益斂抑然常自以不足  
得人一長一技必務推而致之 國家以使效其用臨  
大事決大策惟斷惟果退而論辨其得失委棄己能順  
從於人天下以是尤服公之德量公之考少詹事公以  
學行聞天下著有弟子箴言公承先志建箴言書院悉  
所藏書納其中因言天下事非能通知古今有學術豈

足勝此庶幾後來英秀有讀吾書而興起者公之引揚  
世澤作興人才以是綏靖我 國家庶永有賴嗚呼豈  
易能哉豈易能哉嵩燾旣譜公行狀次其家世與其生  
平偉節軼行甚具故獨取其有關天下 國家之大者  
以揭於公之墓道而係以銘銘曰

樞機之司以國榮悴緯以提封扶翹剡巖嶽嶽文忠受  
命領危披山導川返於康夷民有瘵呻是咻是煦吏有  
困瘥相其礲臚度地均賦蠲滌煩苛翕張以仁納之太  
和公曰眇爾爲益能幾廢興由人孰究厥指窮幽扶遐  
揚於 王庭蓀椒揭車擷其芳馨維公一身 聖清

之毗奮起東南挈提綱維豈翳鄂民私公歌哭天地風  
霾震驚淵谷公魂曷憑 詔祀賢良萬人墮淚翳公  
之藏

署理四川潼川府知府彭公墓志銘

公諱洋中字彥深一字曉杭先世由江西徙茶陵再徙  
湘鄉遂爲湘鄉人曾祖諱繩久妣李氏祖諱祖與妣王  
氏考諱興緒妣胡氏自公祖以行義名鄉里及公貴追  
贈兩世中憲大夫妣皆恭人公年始冠舉於鄉文  
名藉甚然終不得一舉進士以大挑官邵陽縣學訓導  
公爲邵陽學官自其郡若縣政治利病得失及士民之

良莠周知熟覽衡量輕重以措於理莫或踰越邵陽士以爲得師郡守及令苟欲舉其職以爲得所諮詢他縣之往來邵陽者亦以與聞議論矣道德之餘輝開發啟迪得所歸仰道光之季粵西寇亂萌孽其黨散布寶慶實始發難反者四起故湖北臬司長白魁聯守寶慶日夕孜孜披剔姦頑期遏亂萌所與謀者幕客王治模及公公寄耳目士民往往下府符村社縛獻首逆致之法令以下皆弗聞以是忌且懟而終使盜賊弭息士民大歡則又相與德公及廣西賊起公益佐郡治保甲團練獻議積穀郡城得萬五千餘石其後廣西餘賊屢犯郡



境及石達開自金陵率數十萬眾掠江西而南圍郡城三月賴所儲穀濟軍食而各鄉團練亦皆能據險殺賊於是寶慶屹然爲重鎮忠義勇敢之士奮起立功名亦多出於其間皆曰微太守魁公吾屬終陷賊耳微公亦誰與佐太守以有成功寶慶圍解得優敘選授雲南定遠縣知縣而兩江總督曾公廣西巡撫勞公皆具公名上聞請隨營差遣會今大學士駱公辦理四川軍務奏公自隨駱公旋總督四川自川南北盜賊充斥石達開又由廣西陷石砭廳掠豐都而北圍涪州徵兵急命公總辦釐務佐軍遂以同知畱四川候補晉擢知府加道

銜委署潼川府事至則詢問民生疾苦督飭屬吏禁門  
丁差役需索日坐堂皇治官事聽訟獄興教勸學一新  
庶務潼川饑公自轉粟鄰州姦民乘機遏糶公請於大  
府卒得轉粟以食飢民並通禁州縣之遏糶者居潼川  
半載士民相與誦曰循吏循吏無異詞其年甲子十一  
月病遂卒年六十二配胡氏繼配左氏子一人廷弼女  
六人皆適士族孫一人焜光殤公豐頤廣穎沈厚端毅  
精力絕人遇事推求始末窮極幽微度可行行之必要  
於成卽不可行究論端委務盡其說生平自信所學以  
濟實用而已視人世毀譽無足動其心者而所至信從

既久益懷思之終亦無忤於人文章書法卓絕一時尤喜表章先賢偉節軼行新化鄧先生譔沅湘耆舊集纂輯郡志建前後五忠祠十先生祠宋明以來郡人士及官寶慶死事諸賢皆列俎豆褒顯無遺倡其議者鄧先生贊襄考訂與爲始終翳公之力及公蒞仕四川年老者矣汲汲焉思一攄所抱求所以變化人心風俗而躬自砥礪勞苦以正其始其神明內充沛然不窮其用且死猶爲詩四章詔其子廷弼用浣花牋書之蒼勁不減平時去屬纊時纔一日也其詩有曰平生虛願大太息一無成讀其言思其人而哀之廷弼敘次公行狀請銘銘

曰

博博之士維郡與縣其賢其達安危顯見天畀公才以  
康世屯臨老一試洞幽討源羣恬以嬉而公劫劫謳聲  
四達姦摧暴慴否道未終先以公傾校其所得誰虧誰  
成名成身逝遺詩在篋同孫二齡悲鳴夢呶柰何乎公  
又以孫隨嗟嗟廉吏而不可爲不可而可潼民思我有  
義者墳湘西漣左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廣西布政使江公神道碑銘

公諱忠濬字達川新甯江氏自其祖若父皆有名德不仕兄忠烈公忠源以舉人揀選知縣知天下之亂必起廣西新甯邊衝首受禍道其鄉人爲團保陰以兵法部勒馳驟再平雷再浩李沅發之亂以能兵聞天下而公及其弟壯節公幼陶觀察亦因以起其家壯節自始用兵廣西從忠烈公幼陶別起一軍並精悍耐戰名江家軍公守團練保鄉里不樂立功規進取忠烈公顧獨謂

公才沈毅當事任自以不能及咸豐三年忠烈公以安徽巡撫保廬州賊環集公急募兵與劉武慎公馳援至則城圍已合連戰不得達頃之城陷忠烈公死公求得遺骸令劉公護喪歸自誓與賊併命廬州曰城不復吾不歸矣又二年竟從克復廬州先是忠烈公殉難廬州

詔賞公知州屢以破賊功保知府 賞花翎至

是歎曰吾以援廬來廬州復卽吾事畢解兵歸七年再募勇援廣西連克興安靈州及平樂府以達桂林時諸降將屯踞省城驕悍剽殺百姓不敢問白標者尤暴亂公受密檄馳入城白標方擁眾出驟掩執之斬以徇並

其眾殲焉諸軍聞者皆懾服無敢囂擢道員加按察使  
銜逾年石達開竄湖南掠寶慶府而西公與劉武慎皆  
在籍拒戰新甯武岡之交比有功同治元年詔署安徽  
布政使明年授四川布政使四川號雄富侈靡承大亂  
死亡之餘抉剔拊摩革靡以儉化梗以和蜀民大安調  
廣西布政使公稔知廣西錢法之敝言之巡撫蘇公不  
能用及他事應興革者詰難辨爭持益力巡撫嘆焉遂  
以內召再引疾歸公開豁練達而持重寡言笑人莫測  
其喜愠揣事料敵神明內斷緩急輕重悉稱權量尤精  
習吏事明條謹法持以端平不矜苛察不尙糾劾可云



賢者而使行未達其志澤未盈其量將非所遭遇然耶  
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五十有九配劉夫  
人先公卒子五人孝椿候選知府出嗣忠烈公孝模廣  
東候補道孝樸候選直隸州知州孝植中書科中書孝  
根候選州吏目女二人一適雲貴總督劉武慎公長子  
涼州府知府思詢一適記名總兵李輔朝次子順燾葬  
邑東鄉侯家寨十有八年矣其子孝樸來請曰先公之  
葬羅舍人文實志其墓而神道碑至今未立於禮有關  
焉先忠烈公之友今存者惟公能知先人家世行誼敢  
請文揭之墓道以章先人之績昭示來茲遂爲銘曰

桓桓忠烈道揚貔虎附鄂交腓以踵前武公之始出淝  
廬在圍援戈阻前疇與騰飛悍壘蒙塗崩墉仡仡兄危  
鼎鑄終投一沸盤環盪決搏擊風雷傳城不及神死心  
摧終其事功有聞天下始焉一注誰辨金瓦解胃橐弓  
屏翰江淮再移西嶠甯罄所懷歸與求志未終方始孰  
云其年詘於甲子公才江河所施豈宏韜儲餘贏斂此  
微名夫彝之山發名啓迹於後萬年考績貞石  
贈太子少保席公神道碑銘

公諱寶田字研薌姓席氏先世自明由江西涖官東安  
占籍爲東安人始冠補縣學生行學嶽麓書院與劉武

慎公同志相切劘會廣西寇起踞金陵劉公從江忠烈公以戰功顯名江皖間後劉公自起一軍援江西召公參軍事累功保同知直隸州咸豐九年石達開掠永州西趨寶慶眾數十萬連戰武岡新甯披賊勢寶慶之圍以解擢知府 賞戴花翎湖南巡撫駱文忠公檄公募千人備邊防號精健營廣東賊犯郴州桂陽金陵踞賊又數分兵犯江西往來馳擊數殄賊有功擢道員加按察使銜同治二年賊黃文金號黃老虎躡江西眾十餘萬江誠恪公忠義率諸軍赴援公副之數月江西肅清曾文正公檄調入皖援青陽誠恪公急馳復青陽城

以勞卒公更領其軍累功以按察使 記名加布政

使銜明年 賞業鏗額巴圖魯名號已而李世賢汪

海洋挾賊數十萬趨江西公迎擊白沙關與相持 朝

廷以賊勢注江西命福建提督楊公督辦江西軍務劾

公援南豐遲延奪按察使降補知府而公實已力戰崇

仁宜黃金谿梟其精銳賊創甚南遷又躡之甯都會大

軍克金陵賊數萬擁洪秀全子福瑱由開化玉山走瀘

溪公急回軍扼之新城賊聞卽走遜日夜窮追至石城

楊家牌危崖削立路紆阻日且暮軍止不進公怒曰寇

窮且困可掩而擒也汪海洋踞瑞金咫尺耳縱使合爲

患必烈斬前鋒一人以徇卽夜度嶺嶺盡見炊煙四起薄擊之賊駭顧散走擒其渠酋數十人洪福瑱竄逸部將周家良追得賊驚呼曰此小天王也捷聞

詔復原官加雲騎尉世職 賞黃馬褂時汪海洋方

由瑞金趨石城迎福瑱未至而福瑱爲虜所部數萬人皆潰海洋奪氣趨鎮平公自平遠邀擊截降萬四千人急趨信豐扼鐵石嶺邀賊賊果由龍南迤邐至據險擊之又降二萬人賊趨和平陷嘉應州江西巡撫劉公奏公江西戰功第一得 旨以布政司記名題奏

賞三代一品封典左文襄公旋克復嘉應州公以賊平

請解兵終養是時貴州苗亂二十年劫掠州縣頑民習  
教者全起應之有白教黃教紅教之分皆假天主爲名  
勢張甚湖南布政使兆琛屯鎮筸資防剿久無功而黔  
餉一取之湖南公私困憊會劉公岷巡撫湖南公故劉  
公提學湖南所得士也素知公檄募萬人援黔悉劾罷  
諸將獨畱李公元度一軍會辦至則度荆竹園爲苗教  
巢藪地險固破荆竹園而後勦撫有可施察北岡地稍  
平可乘而入進逼之戰旬日奪其壘悉平其四十八砦  
進至台拱台拱苗最强右清江左鎮遠連爲犄角公策  
規復兩城卽台拱勢孤可下遣將榮維善出奇兵越山

襲清江連克鎮遠方合黃運昌軍會攻台拱過黃飄道  
狹苗薄之運昌維善俱死急遣龔繼昌蘇元春分克岩  
門寶谷諸砦遂破革夷復台拱城於是屢 賞御用

珍物至是

賞頭品頂戴而諸悍苗悉眾踞九股河

倚丹江凱里巉險爲守九股河者黑苗地也自明世阻  
兵約降而已未窮其境公乘銳督兵益急平其砦二百  
數十所連克丹江凱里於是乾隆中所設六廳城皆服  
苗酋張朽迷踞雷公山會暑雨公親執桴鼓督戰諸將  
肉薄奪其砦張朽迷跳免而勢已窮不能軍數月捕得  
之苗疆平 賞騎都尉世職公貌中人沈毅寡言笑

目奕奕有威稜用兵規畫全局不輕出邀利乘危薄險  
部勒堅忍不可挫撓駕使才雋程量尺寸必盡其用自  
其用兵數百戰未嘗敗衄而平苗功最鉅自漢西南蠻  
濡化內屬其種負山爲阻在黔楚者曰苗種最繁爲亂  
亦最甚明設土司經紀之畔服相仍未有衰止 國朝  
乾隆嘉慶數十年間大舉深入殫竭兵力終以改土歸  
流臣畜長養亂是用弭至道光之季又數十年矣撫馭  
失宜垢釁叢生姦民翫法窟穴其中相獎爲亂黔西苗  
竝起剽掠城邑滋蔓數百里故所營建地盡還爲苗西  
南邊防日棘連屯相持積二十年公審度形勢以知苗



情向背緩急摧擊剽悍落其身角按剔巖窟蛇伏猱升窮極荒梗縋兵四擊苗驚以爲神每平一些砦旁砦降者推誠諭化示以信義苗民大歡言者謂 國家席全盛之勢經營數十年易置將帥虔劉撻伐僅乃克之公以萬人蕩平苗砦數百斬刈者數萬撫綏安集又十餘萬黔西南大患以息湖南數百里邊疆帖然不知有兵公之功爲大旣克雷公山功垂成矣而公感瘴病風痺還軍施洞以龔繼昌蘇元春唐本有謝蘭階分領其軍指授方略揜其渠帥遂以訖功自公病歸又二十年勅建詒經書院蠲施族田及諸有益地方苟知焉必致於行

苟行焉必要於久恢奇自喜身負天下之重處鄉里益務發攄不以自弛其志曾祖際雲祖上錦並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父居正歲貢生

封光祿大夫妣皆

夫人以道光己丑歲某月某日生光緒十五年己丑歲某月某日卒年六十一湖南巡撫以 聞 贈太

子少保事蹟宣付史館

詔湖南江西貴州建專祠

祀焉配魏夫人繼配萬夫人子五人曜衡縣學廩生鏞分部主事匯湘縣學附生啟驊啟驪葬所居武岡玉屏山之原公少貧出就學道經櫟社以爲常鄰嫗忽夢櫟神告言席生非常人旦暮過我幸爲置門屏蔽我嫗以

是奇公頗資給之其後嫗子亦以從軍功階二品云銘  
曰

藉氏爲席原始自環曰廣曰衡漢晉之間光祿建威功  
績以起爰及闡文列名於史以功受爵實徙湘西江右  
再徙莫究端倪公之初起亦以文學俯仰苴繚參稽管  
樂狂寇四獒丁時艱虞用提一旅以訖天誅黔苗失馴  
連三十稔地遐勢阻公計之審萬險羅胸騰駕虎貔自  
天下擊霆奮騰馳剗其梟頑馴良弭伏功燁截刈心存  
煦育世亂才興實資武功湘士莘莘挖雅揚風公提兩  
戈萬人辟易帷鐙夜張沈酣篇籍未竟其施以贏其身

神祖名永來考貞珉

郭武壯公神道碑銘

公諱松林字子美姓郭氏其先江右人元至正時有官考功郎諱啓元者徙湖南之湘潭遂爲湘潭人世以資財雄鄉里至公父而貧公少氣高負奇讀書穎異尤健於力在學雄長其曹偶指揮部勒謹誨馳騁爲戲不樂章句之學久之益困奮曰是烏足發名成業聞今陝甘總督威毅伯曾公募勇長沙往應之從攻吉安復景德鎮克安慶陷陣有功曾公奇之俾長一軍每戰領所部以先累保參將

賞戴花翎及圍金陵曾文正公上

言上海殷富獨制一方宜與金陵掎角奏遣今大學士  
肅毅伯李公鎮撫曾公以公與程公學啟資李公以行  
屢克柘林及崑山無錫各城方是時諸將皆新起挾才  
負氣相角爭先以戰恥為後於是松江常州鎮江皆下  
累功擢提督總兵福山 賞穿黃馬褂丁父憂

詔起視師公於時兼統七營為大將矣而年始三十於  
諸將為最少臨敵倉卒應機赴會進退可否取決於公  
既定蘇州連克浙江長興四安鎮安徽廣德州授福建  
提督 賞雲騎尉世職江南平餘寇由江西趨福建  
據漳州公由海道急馳至漳攻下之賊趨廣東奉閩浙

總督檄還公江蘇同治五年威毅伯曾公巡撫湖北河南擒匪侵盜及湖北命公拒之屢克雲夢應城再從肅毅伯討賊山東擊斬賴汶沈張總愚河南寇悉平

賞騎都尉世職旋晉一等輕車都尉調補湖北提督以母羅太夫人憂歸服除再補湖北提督入 覲而俄

羅斯立約反伊犁侵地輕重不得相持急朝廷憂兵改授直隸提督至則按行邊塞規畫形勢條奏練兵事宜謀遂更定營制矯而正之以率先天下樹重鎮於邊頃之病以光緒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卒於位年四十有七

天子閔念其勞

贈卹有加

予諡武壯

勅諸所建功地立廟以祀其年十一月某日歸葬湘潭九都三甲茅陂山莊之陽曾祖範宇祖容光父縉修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妣皆夫人配楊夫人先公二年薨子七人人凱承襲一等輕車都尉承舉候選道加三品銜人瑞人漳人洲人詔人直俱幼女六人公魁奇瑋麗眉目如神氣矜喜勝好賓客臬盧飲博玩弄笑侮而刻意從善見賢於人委己下之惟恐不當意識拔諸將指使必得其任才否高下權衡銖兩具見表裏而於爲義若飢渴推惠均仁存問親舊時其緩急未嘗有毫髮計量也任湖北提督修襄陽江隄引江

水注之城隍使阻水爲險亦資其灌溉之利其於飢民無食者有振有卹襄陽民至今思之爲義莊贍其族罄所有田產五千餘畝建學育嬰恤嫠之法備具撫臣上其事於朝 天子褒其義 賜署書焉蓋公性闊達務施而才氣充然有餘於官於宗所在興事功規利久遠類如此始公在應城躡賊羅家集會大霧與大軍相失賊來益眾公弟副將芳鈇戰沒公率數十騎馳突爲賊所乘賊將望見公驚以爲神下馬拜迎問歸大營乎急扶擁以行軍中失大將所在擾亂莫知所爲而公已率降將數十人按轡以歸是時賊將多欲降者而



受成俄頃之間挫敗之餘則公神明精爽有以動其慕而發其心也公於弟友愛尤至其季南軒亦累功保提督以病不仕狀公行實涕泣求銘其墓道者南軒也銘曰

文嫻武儼與亂相靡乃假豪雋撥而正之不有其人雖聖曷施厥興四騰桓桓虎貔公起軍校奮塵絕迹搏膺大呼風雷辟易撇江蹂皖掀吳剽越訖功於齊偃師溟渤解韃釋甲爲時豈多玉佩雍容投壺雅歌以施於官以效於家揚詡噢咻煦以惠和帝憂東藩畀之邊鎖公拜曰俞豈不在我簡料鉤伍周視保塚庶幾小憩於時

幸可奈何乎公命茲不延弛荷修塗曷云匪天銘碑紀  
閱彌億千年有徵吾文眎此新阡

誥授建威將軍王公神道碑銘

公諱永章字綬卿姓王氏湖南甯鄉縣人少孤負奇氣  
不樂就學羅忠節公始治兵長沙往投之每戰先登連  
克崇陽通城蒲圻爲隊長洎攻湖口轉戰江西旋會師  
武昌羅忠節公卒從李忠武公戰望江東流銅陵克復  
舒城廬州比有功李忠武公敗三河君以隊長搏戰傷  
創甚歸會石達開竄湖南駱文忠公檄君開幕章字營  
是時猶爲參將名未甚顯然在軍往往相與指目以爲

能戰駱文忠公召與語奇之公之別領一軍取進止自此始也石達開出沒楚境經年粵東西積匪相踵起君轉戰郴桂間蹙賊廣西之賀縣復其城保總兵又截擊石達開永明道州降其眾二萬人躡賊寶慶與相持綏靖之交攻克黔陽會同阨之龍山之紅巖四日賊死不得逞竄入蜀於時君之功尤多保提督先後

賞

戴花翎

賞振勇巴圖魯名號正一品封典竝以提

督

記名簡放同治六年湖南巡撫劉公大發兵征

貴州苗公獨當思南一路攻克大坵小坵逾年苗平而江華搖亂起以公節制諸軍兼籌勦撫於時以所部三

營駐防常德岳澧當西路之衝二十年有發則馳驅赴敵罷卽歸防 天子念其勞屢賜文綺玉柄刀決拾之屬兵部尙書彭公奉 命辦理廣東海防檄公以所部從遂以勞卒於軍得 旨優敘 賜祭葬加賞卹銀二百廩一子入監讀書先給六品頂戴公性沈鷲寡言笑與人無周旋而推誠闊達未嘗有所疑忌自始居卒伍及任爲將臨敵必先論功常退處於後遇有調發得檄卽赴一不以疑難自阻與強敵相持警報沓至羣疑子子公從容指揮常若有餘兩署永州鎮總兵一署鎮筵鎮總兵一署湖南提督出入無儀仗一循在

軍之常身被數十創礮子如豆纍纍肌骨間氣血虧耗  
夜卧環兵爲守與人言忽若遺忘搏膺赴戰馳突無前  
當者辟易軍中嘗呼之王顛云君生於道光十年庚辰  
歲十二月初八日卒於光緒十一年己酉歲十月二十  
五日年五十有八曾祖修泰祖棨人考定昇並以君貴

誥贈建威將軍妣皆一品夫人夫人周氏 誥

贈榮祿大夫振榆之女妾蕭氏劉氏劉氏子八人廷謙  
廷俊周夫人出也長者廷誥藍翎縣丞廷贊廷謀廷楷  
廷模廷杰將以光緒十二年四月卜葬善化一都魯家  
園之原而屬嵩燾銘其功揭之墓道乃爲銘曰

時危道昌勛哉桓桓盪滌艱屯以厝之安公起自微材  
官蹶張萬夫俯仰橫出莫當一戰之勛羣躋節鉞君經  
百戰始窺津筏自鄂達皖蓐食蹀趨衝城突陣癡瘡盈  
膚稅駕旋湘乃提一旅湔除戶闔以捍疆禦湘軍縱橫  
東南戈鋌獨專其功桑梓周旋東望滔滔海壖狂獠旌  
麾所嚮星頽雨翳功施里域歌斯哭斯樹碑紀闕以永  
謳思

誥封光祿大夫劉府君神道碑銘

自曾文正公起鄉里討賊湘鄉奇偉非常之士爭自刮  
磨立功名肩相摩指相望而揚灘劉氏爲尤盛若雲貴

總督劉蓋臣記名道劉峙衡其尤表表著聞者也晚乃得南雲瑞雲昆季其年資稍後與平金陵寇亂兵革亦稍息矣又從威毅伯曾公北泣燕晉攬盧龍形勝憑陵大江防海數千里當時諸宿將無幾存者南雲乃獨以武功顯其弟瑞雲觀察間歸告嵩燾曰先光祿公卒三年葬吾邑應溪金盆山之原而墓碑未立吾兄弟賴先人之蔭以幸有立而使先德闇而不章其奚以待考於後世非公莫爲之銘以表諸道昭示久永案狀公諱某字楚元曾祖某祖某父某世有名德而家故貧公憤曰儒而貧終不足發吾志事遂棄而爲買家日饒終以失

學自懲艾督課其諸子益急瑞雲補縣學生會兵事起

南雲請諸其父曰弟任讀必光吾宗兒幸從諸軍後赴

國家之難遂起裨將累功開幕府江上盡諸兄弟皆

起從殺賊立功公亦喜悉資以行曰兒輩發名成業以

勤國事吾終知勤吾家於是益務爲善貧者振之急者

周之鄉里忿爭不肯下者平之開善而窒惡講讓而戒

囂立敦善堂置田三百畝鄉之貧無養死無斂皆取給

焉修治福田橋路二十餘里建育嬰堂一以身任之山

西大飢自家輸振二千金巡撫曾公上其事於朝

天子爲賜署書以旌其門南雲兄弟自以效尺寸之績



蒙被 國恩顯榮褒大一皆公之遺信乎其意之勤而延之長非一日之積也公生於嘉慶十二年丁卯歲二月二十七日卒於光緒八年壬午歲二月初一日年七十有六夫人李氏子四人鎮湘候選同知卒於軍以道員 賜卹連捷 記名布政使世襲騎都尉加頭品頂戴蔚昌候選同知直隸州鴻年江西補用道加三品銜女一人適邵陽候選從九品謝隆江孫四人曾孫三人以連捷貴 封光祿大夫卽南雲也瑞雲將赴官江西買石樹碑以表公之墓將使公之名與其所以爲善於鄉旣大旣光揭示無窮嵩燾承事而爲之文

且爲銘曰

江流盤盤是惟連道蔚生賢達天授宏造曾公之興如  
川在源萬水趨之瀆薄騰騫挈提魁士納之軍幕張弧  
揚麾出入鋒鏑公籍於市與時沈浮豈甘讓人車前八  
騶乃詔諸子急赴 國難權衡重輕孰與絳灌佳哉鬱  
蔥若春載陽聲施所被車服旂常及公之生恢張門閥  
公日孜孜萬善之搨旣耄考終於時有聞穹碑大碣視  
此刻文

誥授榮祿大夫蕭公神道碑銘

公諱韶字岷山姓蕭氏世爲衡陽望族科名仕履著聲

前明 國朝析衡陽爲清泉遂爲清泉縣人其後數世稍衰微自君曾祖緯儒祖正元父耀祖三世皆不仕潛德闇行厚植其基公生四歲祖課以唐詩盡一帖能言其辭義見者皆曰蕭氏光啓有人選充辛酉科拔貢生朝考一等授小京官籤分工部虞衡司入貲爲員外郎改分刑部中丁卯科舉人光緒元年入直軍機充章京補直隸司員外郎遷安徽司郎中總辦秋審處保選御史補福建道監察御史充庚辰科武會試監試七年簡放廣州府遺缺知府補廣州府知府故事首府常簡才望守郡久以爲諳知地方事宜公始至大府奏公才

任繁劇廣州缺尤莫公宜兼飭赴任公上言 朝廷重親資選受命補遺缺非有積資而膺首選又不俟部覆急往踐職任何辭以解於人願畱省俟後命改署韶州府知府未滿三月以部檄就任廣州十一年擢湖北荆宜施道大府疏畱調補惠潮嘉道旋署廣東糧道又署廣東布政司凡在廣東七八年始終不出省城擢浙江按察司明年轉江西布政使會病輿就道病益甚僦居金陵數月卒公廉飭端謹終身無過言軼行見利常避若浼爲政持大體踔厲風發奮身赴之不知有利病禍福涖官二十餘年所處皆要望綜勤職事無怠以玩在

軍機最稱慎密退直閉門研誦書史門以外不聞車馬聲其仕外以廣東歷年久仕蹟尤偉沙基洋人欲驅沿河居民數百戶拓地基大府重違其議公力持不可卒寢不行其後粵人焚毀沙基洋房捕三十餘人大府諭嚴訊公曰此皆無賴何待深訊要當推知其由耳今且舒徐以觀其實已而洋人自罷其議三十人者皆得釋法蘭西之擾閩或獻言延英律師借方略公力爭又或請蠲銀八十萬充軍餉任緝賭或請蠲銀二十萬開白鴿票局公皆力爭時需餉急大府尤苦公已皆大服始終信任事皆倚公辦卽有遷擢輒疏畱不忍其去其官

知府蠲置積穀十餘萬石清理獄訟扶掖學校日有孳  
孳官布政司日藩司職在理財用人嚴財之出人剔弊  
爲先而道在無擾辨人之邪正不能不依律爲程道在  
無私其後按察浙江剔姦保良常若所患之切其身窮  
盡根株昭晰無疑不以人言輕重故其在官無赫赫之  
聲而人安其業事集其功利興弊除無有缺遺立身與  
人和夷溫雅惟恐於人有傷而皆信其素守凜然無敢  
干以私其去官士民扶老攜幼相送製衣繖以獻其卒  
也聞者相與歎息誦言其賢而悼其無年公生於道光  
九年己丑歲某月某日卒於光緒十四年己丑歲某月

某日年六十以其官 贈封其三代皆榮祿大夫妣  
皆一品夫人前夫人廖氏後夫人勞氏子四人邦愷邦  
懌邦懌幼者邦慎殤女五人長適候選員外郎長沙易  
秉範次適監生衡陽劉興瀛次適戶部郎中舉人巴陵  
方朝渠四字湘鄉曾某五未字公弟某有賢聲始官京  
師家貧也任事其母泣官煩要司出納惟謹比卒奉其  
喪歸葬其鄉某原礮石墓道將銘以揭之而使言嵩燾  
曰湘人名德與兄習莫宿先生願有述也乃爲之銘曰  
元黃黶黶化儼民訛發難自粵激揚干戈東南救定海  
氛繼煽變端紛紜飛喝揭戰公於其時委珮乘驄介身

羣叟坐鎮雍容方斫鼓徵集雋講藝狂狎在門曾不芥  
蒂參庭抗言羣顧驚疑載其清靜衢謳市綏事效顯章  
交聲引重超遷首塗回章轉鞞名位已隆圻封已梯開  
藩自東中道顛隳歸喪故邱山川翕闕考德徵文視此  
穹石

誥授光祿大夫劉勇介公神道碑銘

自曾文正公起鄉里視師削平寇亂一時奇偉傑特之  
才奮起立功名肩項相望而勇介劉公年最少儀容瑋  
麗神采奕然每戰搏膺大呼盪決馳突當者辟易他軍  
或少卻見結束端整奮矛直前相與指目曰此劉某也



則皆奮一軍倚以自壯同時湘潭壯武郭公與齊名而公之出稍先於壯武其沒又後壯武十年功尤多名尤顯公諱連捷字南雲湘鄉人家世儒者其族兄武烈公騰鴻領湘軍公以裨將從戰湖北有聲保千總巡撫胡文忠公壯其勇俾自領一軍時曾文正公駐南昌瑞臨諸郡皆陷武烈公援江西搏戰上高城下沒於軍公憤肉薄而登拔其城武烈公名將敢戰軍中失主帥奪氣公力自激揚氣益振曾文正公見謂公容貌舉止儒生也改保知縣會威毅伯曾公自起一軍薄吉安悉所部隸焉從克吉安保同知文正公駐軍祁門檄公攻太湖

擢知府克安慶功最保道員

賞果勇巴圖魯

名號自是轉戰廬江無爲含巢和州旋攻太平府晉按察使銜威毅伯策江南北諸城批賊勢略盡而賊踞金陵十年所憑厚號召四應但出不意搗金陵下之卽賊可滅功可成公奮請前行而金陵城守固驟不可拔李秀成以所部三十萬號百萬援金陵官軍固不滿三萬圍數重壘土列巨礮環攻發聲動天地穴地伏火當官軍營轟之公率死士捍營礮發卽伏稍間則乘其懈出擊令善聽者循聲知所穴處開而迎之殲其人圍四十六日計窮遯去時以無爲州通餉運公急率二千人突

出賊前扼城以守賊至敗之論功以按察使 記名

加布政使銜再克巢縣含山和州奉 旨賞黃馬褂

江北事稍定乃謀合圍金陵約水師進克九洑洲斷賊  
接濟公力爭下關賊壘兼斷城援突礮火薄登賊死咋  
左右從者皆殪血濺衣不爲動卒奪其壘而賊援已絕  
逾年金陵平以布政使 記名簡放 賞頭品頂

戴給騎都尉世職庚辰威毅伯巡撫山西奏公駐防關  
外會俄夷構釁移屯山海關威毅伯由粵督改督江南  
而法夷據安南沿海戒嚴再起公任軍事父老望見相  
戒言此故少年將軍能殺賊者皆大權以勞卒於江陰

美以之國學孝益湛日立軍

賙之尤至曰吾不敢忘所自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光緒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年五十有五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妣皆夫人妻某氏無子以從兄子某爲嗣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其弟蔚昌鴻年立碑墓道表示無窮而嵩燾承事爲之銘銘曰

元會剝屯幹世以功文武憲章風動雲從公之初起因緣卽戎提戈奮飛造基自躬江淮狂獠其眾浩瀾縱橫洗蕩一搏千里披其城邑禳滌垢疇大燾開張揚鑣佩樂始終兵事訖三十年年初及艾而命不延 天子

有詔悼忠表賢千齡萬載永護斯阡

誥封光祿大夫胡府君墓志銘

公諱達潛字季甫姓胡氏益陽人晚自號曰默希胡氏世讀書不顯公之父諱顯韶縣學生始以文章道義知名卒祀鄉賢有子四人公其季也長諱達源以進士第三人及第官詹事府少詹事至是胡氏乃貴盛而公年逾四十有六始以道光乙未恩科副榜與從子故

太子太保文忠公林翼同舉於鄉慨然曰吾道如是足矣終已不言仕進文忠公既貴馳封公光祿大夫

自公少訖老菲言厚行務自韜晦不矜技能與人交無

差等視之惟均更歷夷險榮悴豐約百變淡然若忘惟  
意之適衣服言語衍衍爾亦惟均文忠公位巡撫督湖  
北諸軍討賊以進退人才爲己任公親叔父遠近士爭  
輳其門至則延納之不以賢否異視汲引窮困無虛日  
久之所言多不讎至以相訾警公一處之怡然始終無  
干其意縣有大興作若文廟書院及賓興典禮以諮公  
曰於我乎任旣久詘於資工不時就哀諸富室以益之  
曰於我乎先費具授之所司一不問其出入盈縮蓋其  
視天下之事皆若可爲天下之人皆若可與款曲周旋  
獨使其心無所繫累以理於物而順於施豈莊生所謂

其德天全者耶其意念常有餘而年壽以有延君子以是爲宜也公生以乾隆五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卒以同治十年二月初五日年八十有三夫人陳氏子保翼貴州仁懷縣知縣早卒斐翼同知銜候選知縣出後兄達灝孫之鼎曾孫學璘斐翼卜以其卒之月甲申葬公金塘鄉伏虎原凶嵩燾爲之銘銘曰

奚求於人摩頂決履輪敝馬瘠不濡其軌其生劫劫在心沖夷視世一塵身與逶迤無榮事功所得者壽方諸貴顯獨爲恆久有峩者邱包山絡岡埋我銘辭以詔茫茫



誥封通奉大夫黃府君墓志銘

君諱世綬字翰青一字紫鄉姓黃氏長沙人其少嘗試於有司矣困於無資用以進喟然曰學非爲貧也貧而求濟於學如弗學也則棄而爲賈久之益饒卒用其資以致諸子於學曰勉成吾之志而其長子廷瓚遂以進士起家顯名於時廷瓚歷官南匯婁縣長洲知縣當江南繁富之地祿入有餘宜致養於官君曰江南賦繁重官民交敝吾夙夜憂之無更以我累也吾家居衣食不匱但期以令名貽我卽養我多矣使至輒罷遣之故廷瓚在仕十年求一養君於官不可得已而廷瓚以太夫

人憂歸而粵寇起天下大亂今相國曾公奉命治

鄉兵討賊廷瓚轉饜佐軍君一以家事自任子孫蒸然  
爲舉人及博士弟子員者相環也益日夜督之學不勞  
以事年七十有一矣猶彊步善飲食接待賓客勤而不  
倦同治六年丁卯歲八月二十日疾遂卒君端慤明練  
遇事常若有餘與人溫然雖卑幼必謹於禮而嚴重持  
大體卽有不可一斷以義無少依回其赴鄉里之急若  
飢渴飲食之切於其身也勞問饋遺徒步往來油然樂  
之初以廷瓚官長洲縣知縣封文林郎其後廷瓚  
以籌餉功擢南甯府知府再封朝議大夫及廷瓚

以道員候補廣西加按察使銜晉 封通奉大夫夫

人楊氏淑慎有禮法能佐君以興起其家先君卒十八  
年至是合葬沙塘衝鳳形山之陽其兆域君所自定也  
祖諱明萬考諱員珍竝以廷瓚貴 贈通奉大夫妣

皆夫人子男五人長卽廷瓚次廷瑛附貢生早卒廷瑑  
亦早卒廷瑞廩貢生候選訓導廷理候選從九女二人  
長適劉昌荃次魏名彝孫十一人傳禧戊午科舉人候  
選知縣加同知銜傳祁傳禮傳裕竝邑庠生殤者二人  
餘皆幼曾孫三人銘曰

在昔乙巳北歸楊舡肩隨嗣君旅拜於庭涉仕來還予

髮已星結廬相望兩岫煙汀蚤暮追從諷律稽經自始  
迨終二十三齡醜顏溫笑發言猶馨一夕遽實歸神冲  
冥夫人從窆式是儀刑考德徵詞來諭吾銘

誥封朝議大夫張府君墓誌銘

君諱啟鵬字幼溟一字蔗泉姓張氏先世有宗可者元  
至正間自江西豐城縣徙居長沙之赤山坪以文學科  
第世其家爲長沙望族世稱赤山張氏曾祖尙交縣學  
生祖峻國子監生父再英嘉慶丙辰科進士廣東海豐  
縣知縣有子四人曰延詔陝西洋縣縣丞署西鄉縣知  
縣曰延載縣學生曰沅咸豐癸丑科進士掌山西道監

察御史君其季也君生時海豐君有事廣州移家其縣之麗江書院君以是誕焉因自號麗江居士少讀書駿博精敏世其家學尤喜深湛之思一字之未瑩一義之未融鍥焉而弗舍也縱觀周秦子書揉而翫之齊之以度數通之以訓詁故其爲文縑幽鑿險百怪森列而辭與理副洪纖應和粹然一軌於正舉乙未科鄉試歷游齊魯皖豫吳越豫章之境而居鄂尤久所至盡交其賢豪長者考覽山川形勝增助氣勢而文益奇志亦益遠咸豐初選授永明縣學訓導時廣西寇發永明當富陽灌陽恭城三縣之衝賊出沒剽疾刀戟摩戛相聞君至

卽議戰守方略相地勢扼邑南龍虎關爲守連拒賊有功保知縣已而賊大至培關入永明城小而敵無守備儲峙民散走且盡君坐齋閣不爲動左右持之急君曰頃乞援周領軍聞警必至豈宜空城以委之吾在則城爲有繫也周領軍者副將周雲耀時駐軍江華勇敢負意氣移時果至賊反出其後圍攻三日食盡周君與君計與坐斃無甯一搏戰戰幸完君走郡乞援與糧是猶有生望也遂出戰周君所部三百人賊數千迎擊周君死之君以聞馳郡白狀卒得援兵復其城君適以籌餉功開缺以同知用方是時湖南援師四出壤境所接無

完士獨用課估轉餉衡州當兩粵之衝事尤劇部使者  
陽湖惲公知君賢又於衡習也屬君以衡州釐務十餘  
年剔弊摘姦導以廉勤訖賊之平轉餉案鉅萬民商翕  
然無怨者而君顧自疚曰爲軍食病民久矣大亂幸平  
吾得敝衣粗食以終餘年無爲久與螻蛇也卽自免去  
君性溫純與人交曲折盡其意無間始終厚於名賢碩  
德以求廣益亦用以資益於人其意勤勤常若有餘遇  
事規攬大局求遂所安未嘗避難自沮亦不爲喜事立  
名示人以圭稜故其在官與人更歷常變險徼處之怡  
然不見其有喜怒欣戚之色也將非讀書養性有得於

道者邪君生於嘉慶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卒於光緒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有八夫人章氏繼夫人許氏子四人祖同同治壬戌並補行咸豐己未恩科

舉人常甯縣教諭分省補用知府璟同府學生候選州同知蚤卒百熙同治甲戌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己卯科山東副考官山東學政覲同縣學生出後其兄沅女三人所著周易通義三卷心言三卷讀書記八卷梅墅文鈔二卷詩鈔十卷友石詞三卷無垢靜室時藝四卷續編一卷將以其卒之三年二月三日葬君善化六都葉家灣之原寅山申向兼艮坤以嵩燾知君久屬爲銘其



墓之文銘曰

浮邱湯君著書名子開蕩乾坤雄伏一世見君心言氣  
翰神移法言中說斯乃兼之尤於比耦閱深雋朗百數  
十年隻立無兩謂當以文潤色皇衢卑棲一學出入戈  
及獨昇之年以觀其微使車赤帷光施有耀不於其躬  
於其子孫千齡萬禩視此高遠

馳封承德郎黃君墓志銘

君諱大鐘字東序龍山黃氏父曰之翰有子三人而君  
居長家故饒自君兄弟始知學七歲讀書家塾師偶出  
羣從奔趨以嬉君獨鍵戶母自牖窺之則長跪坐口喃

喃自撻擊有聲母驚問故曰適讀書久未熟自懟既出就外傳間遣僕歸祖鴻禩爲具酒食溫語丁甯君聞泣曰此以吾讀書故詔其勤我耳益日夜自砥於學年二十補邑庠生龍山邊邑少藏書學官弟子不能舉經史君求得之伏讀以思治禮經歎曰人道由此立矣入而承事其親出而應人接物悉準而行焉父之翰恢奇多大略而不知書君每侍演說古今人物事實父大喜以是通知史事居父憂考求喪制逾期猶衣衰終喪蔬食居外其後處期功喪不釋服不櫛髮以爲常從母王氏卒已異居矣守喪次兩月弔者至哭拜喪服不講久矣

君蓋尤嚴焉龍山知有喪禮自君始所從學舒君老而貧君爲經理其家其卒也親視斂營葬里有鬻妻者君贖還之旣又念曰是無力自存卽還終鬻耳召使傭力其家厚資給之養其子以有成道光十五年邑大旱疫作君出米振鄉人躬自拊循人謂疫氣宜少避君曰死生命也何害人知君篤行而君固尤以幹濟自憙邑南江當辰水上游水悍疾每歲盛漲常溺人君弟大鉞議築石橋君曰石力不敵水必圯不如多置渡船水潦降則聚船爲浮梁大鉞不從再建再圯卒從君議嘗言讀書須達識時務王安石以所學誤天下非但經術疏也

亦由不通知世務又言范文正以天下爲己任卽程子  
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士須以此自命在鄉黨則庇及  
鄉黨在家國天下則庇及家國天下平居以立社倉置  
義莊積書教族子弟爲意病且卒猶諄諄以詔其子俾  
卒成之夫人熊氏有智略田山鉅細皆綜知之人無敢  
欺君嘗與諸子夜深擁火論古今文章得失夫人笑曰  
若言偉矣吾不能知其深然恐無益世用益多論古人  
持身涉世成法以求有益君歎曰歐陽公固言之文章  
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卽此義也君以弟大鐘官柳  
州通判 馳封承德郎妻安人道光十八年二月二

十八日卒後十二年道光三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安人  
卒合葬城東黃鶴泉之原子四人一清候選教諭一漣  
候補州同一濡候補訓導議敘鹽提舉銜一鳴湘陰縣  
學訓導孫某某訓導君循循有學行與之言識道理能  
辨析人事當否心疑其生長邊邑早宦何以能有此既  
究知其世家而後知君之成學而教家者遠也嵩燾嘗  
爲君父奉直公墓表於銘君墓不復詳其世次云銘曰  
君世業賈而以儒興研考禮經以就規繩人綱曷隳在  
喪道徹挈隕厲澆返依於制時有夷險道有汗隆尺寸  
權衡坦施以沖子子鄉閭其效能幾又閱其文韜英斂

瑋吁嗟斯人而世莫知於後有延以昌其施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一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誥授榮祿大夫蕭公墓志銘

君諱韶字岷山一字光甫姓蕭氏清泉縣人自少讀書善深湛之思斂華就實不苟聲譽年三十三以選拔貢生與廷試高等授七品小京官籤分工部入貲爲員外郎改刑部中丁卯科舉人召試軍機章京又以高等入直君故才敏能官處機要益自敕密樞府大臣於君獨異視常最其列補直隸司員外郎轉安徽司郎中總辦秋審處兼充方略館協修截取記名繁缺知府



旋補福建道監察御史每有陳論審量民生國計求少裨助不以掎摭人過失爲直明年揀放廣州遺缺知府署督使者奏君才任繁鉅卽補廣州府知府故事任首會承宣上意使下喻其旨無同異督使者南皮張公負榦才尙氣諸曹推首受命唯諾喘汗無敢發言君獨亢聲陳說利病下令有不便輒引大體與爭或值盛怒引伏服謝而持益堅公久亦悟爲罷其議以是益倚任君其自治官事清理訟案整飭士習儲置積穀毅然任之要於成乃已三年士習其教民懷其惠值安南沿海之警軍興供億終以不乏而倉廩蓄積有餘擢湖北荆宜

施道督使者以粵事棘不宜失此良佐密疏告畱調補  
惠潮嘉道旋署督糧道再署布政使司君以粵東積弊  
深理財用人端緒紛委簡料出入輕重之宜一準程式  
以自循守終署任莫干以私而信其所處公平無有怒  
者遷浙江按察使剔姦保民一持威嚴或疑君仁恕失  
其素守君曰是乃所以爲仁恕也浙民獷敝之習亦賴  
以稍戢擢江西布政使司會病行次金陵病益篤就邸  
舍逾數月卒君生於道光九年己丑歲某月日卒於光  
緒十有四年戊子歲某月日年六十曾祖緯儒祖正元  
父耀祖三世以君貴 贈榮祿大夫曾祖妣氏周祖

妣氏張妣氏蔣

贈一品夫人夫人廖氏繼夫人勞

氏子四人邦愷邦懌邦儁邦慎殤女五人長適候選員外郎長沙易秉次適監生衡陽劉興瀛次適戶部郎中舉人巴陵方朝渠四字湘鄉曾某五待字君平易謙退與人交輸寫心臆不爲城府篤於爲善艱難險阻處之若夷有族葬地二所兼患水蟻葬者百餘人並困苦不能自存君居母喪往視閔之改置平原高爽地盡遷之里鄙知其事始皆疑阻終乃大服生平克己守約不失權度部使者景東劉公治鹽釐難其人以君居憂力致之不爲應繼以文記私延君幕府又力辭曰是處貴而

無位高而無民之地指摘繁矣自湘陰左公不能免我  
何免焉君在官多偉節鄉里畸行於君末也要其磊磊  
大節所以自慙其踐履者一皆其志事之揚誦也嵩燾  
既爲碑銘揭之墓道又掇其軼事於君初若不爲意而  
人見以爲難序而納之墓中而綴以銘其辭曰  
年優矣而壽未備宦顯矣而功未遂翳夫人之爲德宜  
礪礪乎一世開穹窿以建標偃雲雷而張幟晞古賢之  
宏濟曰道遠其焉至悼年歲之不淹揚鐘鼓而導志持  
一節以始終亙今古而不斂

陳府君墓碑銘

江以西有隱君子曰陳琢如先生諱偉琳系出江州世所稱義門陳氏者也先世有仕閩者遂爲閩人祖鯤池由閩遷江西之義甯州再傳而生先生考克繩以孝義生子四人先生其季也始六七歲授章句已能通曉聖賢大旨端重簡默有成人之風及長得陽明王氏書讀之開發警敏窮探默證有如夙契曰爲學當如是矣奔馳夫富貴泛濫夫詞章今人之學者皆賊其心者也惟陽明氏有發聾振聵之功於是刮去一切功名利達之見抗心古賢者追而躡之久之充然有以自得於心一試有司不應選決然舍去務以德化其鄉人尤相獎以

孝友其事父母踴力壹心承順顏色不言而曲盡其意  
母謝太淑人病亟夜馳二十里禱於神比反太淑人寐  
方覺言神餌我以藥疾以霍然先生以太淑人體羸多  
病究心醫家言窮極靈樞素問之精蘊遂以能醫名病  
者踵門求治望色切脈施診無倦自言無功德於鄉里  
而推吾母之施以及人亦吾所以自盡也生平爲學不  
求仕與名獨慷慨懷經世志嘗一涉江攬金陵之勝東  
歷淮徐涉略齊豫北至京師所至考攬山川校其戶口  
阨塞險易以推知古今因革之宜與其戰守得失之數  
方是時承平久天下晏然無兵革之憂而亂機身孽隱

伏潛滋先生獨心憂之求思所以消弭之術欲因以識天下奇士人莫闕其涯際也及歸喟然曰士失教久矣自天下莫不然獨義甯也與哉誠欲興起人才必自學始於是倡建義甯書院爲賓興會資之赴舉曰非養無以成教凡有利濟無弗舉也有與創焉無弗先也已而粵寇陷武昌踞有江南數擾江西先生率鄉人團練擊賊比有功暇輒與講求忠義人皆喜自奮義甯以一城扼江楚之衝倚以拒賊者數年由先生治團練始也先生臨事必求實濟不憚勞不計名諸所以利人甚眾其卒也有男女二人伺其葬而哭諸墓則常以貧鬻妻爲

設方略保全之家人不知也先生豐頤廣顙嚴重有威而性樂易善啟發人揚人之善如弗及尤爲人士所親附武甯羅亨奎故奇士避亂義甯敬事先生曰亂離中能相劇以道義此行爲得所師矣咸豐元年子寶箴舉於鄉益督以學戒無遽試禮部日取經史疑義相詰難及朱陸之學所以異同而言學須豫也脫仕宦虛疏無以應學又弗及悔何追矣病且革手錄李二曲荅人問學書備論死生之故復書成德起自困窮敗身多因得志二語付寶箴庶幾神明貞固不亂者所著北游草松下談松下吟勸學淺語勸孝淺語通若干卷其於詩尤



長而不樂爲名故世亦莫能知府君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五十有七配李淑人子三人樹年某官觀瑞殤寶箴辛亥科舉人以贊席寶田軍積功保道員留湖南候補加鹽運使銜女三人孫四人同治七年葬先生義甯之北隴又六年癸酉螯石加封以示後之人揭先生之行於墓命嵩壽爲之辭其銘曰

生世而爲賢必有先焉惟其運量周天下而學術之被其身足以有傳閱其光以禮之其子施世而長延先生之卒至於今二十年旣纂墓而昌世迺伐石以表阡其名與行之不磨炤三光而奠九淵

鄧伯昭墓志銘

伯昭鄧氏諱瑤新化人父顯鵠諸生有學行世稱芸渠先生伯昭以父字亦字小芸其季父湘皋先生名尤盛與其兄悌友終身自湖以南言詩文宗鄧氏尤稱鄧氏家法爲不可及予始交伯昭及其季父子小皋京師而小皋之兄孟華實與偕後七年伯昭之弟小渠與子弟意城同舉於鄉以是得盡交鄧氏兄弟乙巳冬謁湘皋先生於所居南村草堂孟華已前卒小皋事其父甚孝而伯昭小渠所以事其叔者猶事父也退而兄弟相友愛甚敬以和又七年而湘皋先生卒小皋以毀死又四

年小渠亦死存者獨伯昭蓋予交鄧氏兄弟三十年盛衰生死之故多足感予心者伯昭以久故尤親又甚賢而能文於其卒也思之尤悲伯昭少能文湘皋先生廣交游章牘叢積伯昭年十八九常給筆札侍坐酬荅自道光丁酉選貢京師既試報罷遂以書記周歷湖南北久之謁選得麻陽縣教諭是時廣西寇亂萌蘖其黨蔓延新甯反者數起寶慶知府長白魁聯思所以遏亂萌盡起郡人士賢者議方略檄畱君事以大辦於是人知君幹濟能任事矣赴麻陽任兩月丁母憂歸而粵寇起勞文毅公巡撫廣西邀君佐軍事湖南巡撫駱文忠公

以寶慶當廣西衝爲重鎮延君主講濂溪書院以團防屬之咸豐九年粵寇圍寶慶君以守新化縣城功加鹽提舉銜又以辦理新化捐輸保知縣加運同銜今相國湘鄉曾公及駱文忠公數薦君可屬以事曾公請以知府擢用會江蘇請揀員遂以知縣揀發江蘇君方佐布政使江公於皖不赴官江公改四川布政使又從入蜀已而直隸總督劉公陝西巡撫劉公皆奏請君自隨而君浩然歸矣同治五年三月某日出峽至巴東舟覆死君性嚴介而退然自斂抑不露鋒穎與人和夷粹溫可愛而親而心肫肫然思有以利濟於人爲鄧氏族人立

社倉備荒在安徽積二十金謀製一狐裘慨然曰吾族社倉幸立無憂凍餒而家子弟貧者多苦不得就學吾此一裘之費可使生積供一二人讀書之資即日封其金以告其宗人充學費焉守新化城醵金爲軍食事定計所餘千金君曰文武之用一張一弛賓興禮廢久矣請畱以助邑人之賓興者新化有賓興自君始居常以兄弟死亡相繼忽忽無歡悰與人言輒嗚咽而其叔母年八十獨健在君曲意承懽朝夕爲孺子慕以使豁其哀其自四川請告歸也曰吾叔母老吾不忍久違嗚呼是足以知鄧氏家法矣然而君賢遠哉君所爲詩文集

若干卷已刊行於世其他謨述甚繁予論次君之行實  
貽其從子光黼使碣諸墓亦以導予之悲銘曰

君之戚友曹炳文者夢君冠蓋紛紜不知其死也知有  
王勃之後身就而與語諄然以樸厚謹慎詒其家抑又  
何其殷勤天之於君若有意若無意吾將信之所聞惟  
其文章質行耿耿不可磨滅庶幾有攷於斯文

誥封資政大夫瞿君墓志銘

君諱元霖字仲蒼又字春階姓瞿氏晚號天逸老人先  
世自蘇州流徙湖南占籍爲善化人君少卓犖負志氣  
不甘下人兄弟讀書爲儒而食或不充父友某君習刑

家言語其家曰仲也才以治刑名之學其成必易必有名跡可賴以療貧君聞大戚自陳於父請卒讀貧賤富貴躬自致之不欲俯仰從人以咸豐辛亥 恩科舉於鄉援例爲主事籤分刑部四川清吏司君固敏於事又善服勞值庚申之變英吉利內犯京師曹司多避去君兼攝數司句稽案牘常至填委退則閉戶讀書感憤時事倚鐙伏案強自排抑或竟夕不寢遂病書久之乞歸歸十八年以疾卒君篤於故舊之誼解紛急難均其忻戚在京師鄉人游食者周其困旅殯者歸其喪嘗送其友櫬還歸而大雨急馳前視而柩已發卒達櫬所省

護以行聞人一善道揚若己與有之人有過必咎責無少假亦若怨怒之切其身而終厚遇之不自以介意也工詩尤喜爲駢儷之文請者無虛日每有作侍史操筆翰誦其事狀君則閉目審聽澄思須臾朗誦微吟應其文之節抑揚高下若宿構然見者驚異君生於嘉慶十九年甲戌月日卒於光緒八年壬午月日年六十有九以子鴻禎所歷官封資政大夫祖諱運隆考諱岱兩世皆贈資政大夫妣皆夫人配殷氏封夫人子五人鴻勛兩淮候補鹽大使鴻錫運同銜分省補用知州鴻禎翰林院侍講學士其二殤女三人孫六人女孫六人以光



緒九年葬善化八都安嘉壠之原嵩燾及見君父魯青先生儀容偉然善談論望而知其名德鉅人及與君兄弟石雲彤雲交好謂其家多才也必將有顯施於後殷夫人尤賢姻黨言婦德者交口推美之瞿氏之累積家庭間者蓋厚也君子子玖學士既貴顯學行文章高天下狀君行蹟求爲文以碣之墓其言可信嵩燾因序次而論之以著君之大節而綴以銘銘曰

人莫蹶於室而躋於天孰有翳其明孰有昌其傳曰此天之所命而惟其子之能賢嶽嶽瞿君琦文瑰行一瞑十八載於世無營何幽之弗喬何德之弗被不聲耀以

名不光大以事事則孔多名昭無窮有子承之以考君之終

陶益謙墓志銘

君諱鏡瑩字益謙安化陶氏故太子少保兩江總督文毅公之孫父少雲以蔭得官積軍資以道員就部選部書吏追論其試蔭逾期將責賂焉遂棄去終以不仕有子六人其四君也母爲今相國恪靖侯左公之女將誕君夢月夕數人若仙官挽一舟屋角鼓吹導引寤而生君自幼聰慧絕人嘗隨諸兄嬉庭下客有過者詔其諸兄曰明日夏也春盡今夕古詩人言之可舉似乎君應

聲曰未到曉鐘猶是春客問亦能誦詩耶曰未也聞兄誦之習也客大驚時方四齡也年十歲始學爲帖括之文發題命開講遲久未成就視則已盡一藝蓋雖少而志銳氣果不以所能讓人又十年補縣學生益發憤肆力於學學幾成矣以光緒八年六月病洩卒年二十五君有至性篤於孝友讀書博攬精取無泛無雜爲文章雄奇瑰麗馳驟往復以盡其變而性溫雅恂恂自下所交多名德長者無貴游子弟之好居室左右圖史自處如儒素將非循道守方受成於性者邪年之不遐成學之量之猶有未至則亦天道之適然或老壽以終或中

道殂落無繫其人之賢否也故曰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豈不然哉史稱黃憲言論無所傳聞徒以荀爽陳蕃郭林宗之徒交誦其賢其名至今稱焉而如所稱頽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雖其德量亦未有以名也君之譔述表見者多矣其於爲人深遠之量純篤之性固異於人獨世無荀淑陳蕃郭林宗者誦其賢而張大之古今人之不相若誠有宜然而士之生今之世不幸以早逝其尤可哀也夫君病革不能言以手詔家人進筆札處分後事甚悉中言立嗣以序則兄煌子紹曾以愛則兄覲儀子象曾因並立以爲嗣從遺屬也其遺文曰惜陰書

屋雜著並刊行之妻左氏生女三人光緒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卜葬君安化一都賀家灣之原少雲以其長子煌述君行狀求志其墓雖予亦爲之感悼悲哽久而不能自克也稍次其生平大略而爲之銘銘曰

是夢月以生其卒也雨霽而月適明仙官衙衙旋舟於屋屋可舟躬曾不如澗瀆豈其生也有爲而奪於無年乘虛而遊控掉無前嗚呼物固有成毀銖黍之與較生才以爲世於世奚效吾將訊之巫咸叩穹蒼以告

翰林院編修譚君墓志銘

君諱鑫振字貢三一字麗生姓譚氏衡山人家故貧也

父以諸生就婚湘潭李氏遂依以居君少長於外家外  
大父湘山先生故舉人有學行君年十歲已畢十三經  
外大父深器之益資之讀又三年補郡學生其言論文  
章已自成立傑然有異於人長者見之皆驚歎以爲不  
及年二十四以優貢生考授教職又三年舉庚午科鄉  
試累署巴陵益陽縣學事以庚辰科進士 廷試第三  
人授翰林院編修明年赴京師道卒浙江之杭州年三  
十有八君少有至性事父母怡顏下聲先意承迎癸酉  
趨就禮部試至山東病病且愈矣夢其母白衣促還君  
急起馳歸歸十日而父卒又數月而母亦卒言者謂君

歸爲動於孝若有默相之者焉始攝巴陵學以能訓士  
有聲學使者廖君壽恆保授國子監學正再攝益陽學  
會士民有嗛於縣聚數百人捶署門大闕君諭寢之無  
敢譁者再保知縣指發江西君爲人疏眉廣額俊爽有  
英氣而語和氣夷與人交曲折盡其意部使者王公文  
韶尤偉視君延之幕府中文翰盡決之君從人高下多  
懽洽無間嘗因大會賓客數十人君雅步趨踰拱揖道  
情故所不識輕重疏密各適體宜蓋生平練知人情而  
其才沛然肆應有餘亦以是自喜尤善李北海書法自  
湖以南無及者求請盈門無不立應其在浙江交益廣

名益盛嘗手振管而身與客周旋揖讓容相接而語相親也以是窮日夜不輟體故羸多病卒以勞嗜血不止數日卒君生於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十一月二十五日卒於光緒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祖鵬高父大達皆贈奉政大夫妣皆宜人妻李氏子三人學苞學華學英女三人葬衡山橫過塘獅形山之陽既卒逾年君弟振堯以狀來求表其墓吾聞君名十四年及得第以館後輩禮來見視其貌益癯而氣益斂以固憂其不能永年猶意其生之艱而得天之厚意固將以有爲耶孰知夫才者之不得所施以遽泯也君弟振堯述君狀尤悲而請之



有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一  
三  
尤勤其心意又有足哀者嗚呼君遂以吾文爲足傳君  
邪或君之所爲雖不多猶有足以傳者固將有意焉而  
用是以施顯於天下及今爲有望也

羅研究生墓志銘

君諱汝懷字研究生姓羅氏湘潭人自少讀書喜形聲訓  
詁之學求得顧汪戴段諸家之書精研力索曲暢旁通  
乾嘉之際經師輩出風動天下而湖以南闡然無知鄭  
許說文之學者君居石潭萬山中承其遺論獨以治經  
必先識字勘意潛思受成於心不假師資年三十四充  
丁酉科選拔貢生則君學已成矣所著書曰周易訓詁

大誼曰禹貢義箋曰毛詩古音疏證曰漢書溝洫志補注曰古今水道表曰十三經字原曰六書統考皆粗具其義例湘鄉曾文正公道州何子貞編修以爲有國朝經師之遺風君性和雅貌溫而氣愉與人交洞見肺腑久而益親言事嘗使意餘於詞婉約微至雜以諧笑尤以利濟民物爲心部使者駱文忠公議治團防得君團練芻說節取頒行以爲式其後陽湖惲公籌積穀德興李公申明鴉片煙之禁其端皆自君發之曾文正公視師江西召君君至曰吾任爲賓不受事選授芷江縣學訓導改選龍山縣學訓導皆不赴同治初詔編

忠義錄褒錄死事者君獨力任之先是新化鄧先生顯鶴輯沅湘耆舊集二百卷自唐以來湖南文獻可紀錄者探討靡遺又爲明季湖南殉節諸臣傳略以勸獎節義存鄉先達遺跡君曰永明之難湖南死節者爲多粵寇據有長江河南之寇徧及東豫而甘陝困於回逆兵師一出湖南死忠者倍焉 國家方盛成功立名震耀天地而死者之節則一也至論湖南之文傳世者無多而要關係一方掌故政治學術尤有以見歷代人文之盛而一鬱而不宣此吾事也於是輯湖南文徵二百卷褒忠錄八十四卷論者以湖南文獻之徵得鄧先生及

君存其梗概爲有功於鄉里之大者君嘗疾近世漢學  
宋學之分以爲名物度數先王所以立教而學必先識  
其大未可偏勝故其學於六藝故訓地理沿革古今山  
水源流歷代法制氏族金石篆隸靡不研通而一本於  
立身行己尤務獎厲後進以成學誘勉之惟恐不至薄  
技微長必求所以振拔之而自處一守以約菲言厚行  
不爲聲名言者謂通儒而行誼當世長者尤難能也君  
生於嘉慶九年甲子歲七月初四日卒於光緒六年庚  
辰歲九月三十日年七十有七曾祖晉祖紹龍考脩澍  
以孫萱官 贈通議大夫君兄弟五人於次爲三配

周淑人繼配陳淑人子六人萱以縣學生軍功道員殉

難黔中以按察使例

賜卹贈騎都尉世職太常寺

卿周淑人出也克進軍功保知府加道銜分發江蘇陳淑人出蕘國子監生蘩妾王氏出女三人孫八人君既卒就求其遺書蓋猶前四十年所見標具其所心得與先儒所以異同或多缺略無完書獨所著綠漪草堂文集三十四卷詩集二十卷研筆館詞三卷槩行於世克進葬君邑西龍家港粉壁山莊之原而述君行狀屬嵩燾爲之銘銘曰

湖湘以南有儒一生承經師之風以起而擷取其精著

書累數十萬言求之太廣而艱於成其單辭賸義表見於世猶足以見君之生平千齡萬代以無隕其名

姚桂軒墓志銘

道光之季廣西寇發曾文正公起鄉里治兵所任爲將帥及轉餉數千里外多求沈練樸厚之才爲之於是湘人士風發雲涌貢其智能希尺寸之效出處隱見所成就異而其志趣一軌於正凡其所行更歷數十年守之爲成法反復更變無能易其度嵩燾始督餉益陽周壽山舉文任臣姚桂軒任其事於是始知有桂軒者也胡文忠公巡撫湖北召致之幕中日講論語精義證之行

事推見古人用心之當否以求有合書旨處以賓友之禮不以參佐視也繼又從巡撫嚴公廣西巡撫涂公主權務治軍幕始終以貢生例得訓導不求仕進晚一保中書浼然自以非所任終身以爲愧疚涂公以河南巡撫調湖南再畱君幕中君年且八十矣從涂公求題墓碑曰清故處士姚先生之墓亦君素志然也君諱紹崇字桂軒世爲益陽人祖逢年太學生考國字子三人而君居長家固饒也以家難糾紛君痛甚挈其弟讀書龍洲曰吾與若當自發名成業旣爲弟子員困於科舉則益刻己自勵曰士得志而功在人非可倖期也學與行

之在己者得志與否皆勉自盡焉莫吾阻也是以其讀書務綜實求當事理其出而任事竭誠以求濟盡所與賢否參差一約飭其躬不與人爲意氣人樂其和樂莫相疾怨者然終不敢干以私終其身舉止言笑皆有程度不失規矩尺寸所著書曰論語衍義十卷曰廣西志略十卷曰養正詩擬一卷曰子史撮言四卷曰墨筠軒詩集八卷惟論語衍義棗行於世君生於嘉慶十年某月日卒於光緒十一年某月日年八十有一夫人譚氏事姑以孝聞先君四年卒葬所居之茅塘山子一教雯縣學生候選從九女一人孫三人曾孫二人教雯旣奉



君柩合葬茅塘山以嵩燾之習君也求爲之銘銘曰  
謂是隱淪而何奔走應舉之紛紜謂求仕者而終不與  
世爲羣嗚呼士固行其志耳君之志皦然自脫於埃氛  
其終以處士表墓庶徵信於吾文嗚呼姚君

誥授通奉大夫汪君墓志銘

君諱篋字鍊山姓汪氏世爲歙巨族明季曰然明者始  
遷杭之錢塘以文學主盟東南五傳曰上湖仍世能文  
科名仕宦相屬而上湖文益盛名益高是爲君高祖曾  
祖曰大任祖曰緒宜考曰科爵涖官江西蓮花廳同知  
生二子長曰範次卽君道光三十年蓮花君卒貧不能

歸柩又明年粵寇犯江西君奉母閒道走閩時年十六  
治生計養母母病割股和藥以進君旣才高習吏事剖  
決疑滯所至稱其能謂可試以政於是援例以通判分  
發湖南厯署清泉常甯衡陽知縣旋攝瀏陽縣事君以  
能聽訟治獄平亭疑法重於時州縣獄不能決輒假君  
鞫治君引獄辭窮端竟委辨知其情僞集兩造使各盡  
其辭伺閒抵罅出一言折之皆輸心款服未嘗以擊斷  
爲能始至涖讞局斷獄稱最必得君訊治傅爰書案乃  
定凡在湖南十七年不離讞局始任清泉清泉有女子  
野斃體首不完窮治無端緒逮繫者眾語上聞巡撫於

君王公因曰非汪某莫辨檄君往代君廉知鄧元金者  
所事有連宜得其實一訊卽服於是歷年積案八百餘  
遂量其緩急輕重編次爲日程比年皆辦治邑無畱獄  
所至正士習嚴盜賊釐剔錢漕積弊務安民善俗遂其  
生計吏能大著光緒初 詔舉治行優異者兵部尙

書彭公以君名應尙書籍衡陽與清泉同治一城知君  
治狀然是時君去衡陽蓋已數年也湘潭有盜連劫殺  
人邑令沈君坐縣差某差訴益急沈君持益堅檄君往  
勘沈君故能吏也盛氣視君君笑曰公領縣辨知良莠  
且讞已受成某何敢以異同要令無枉而已召差及受

盜者與令會訊盜實艤舟城下得贓皆入舟邑人多見之以疑似注射及差沈公亦太息自言此吾過也卽責差緝盜弛前讖不問以勞保知府加三品銜而訖不得一授實官君和夷溫雅粹然儒者出言必當於理與人交輸寫心意久而益親在官尤得民心推情與人不立崖岸而務杜絕私請寬而有別其吏能尤在聽訟下氣怡聲曲折以達其情未嘗有疾言遽色一時無及者體故羸也又善病或常乞告與病相守署衡陽任滿以父櫬在江西而母櫬寄關外具貲足以營葬數千里歸櫬西湖並自畱生壙其旁曰吾終與父母相守幸矣存養

諸姊兄弟爲姊子入官援例竭貲爲之經營無所恡其  
先世歷有明德著書甚繁變亂咸燬於兵君披輯得十  
餘種彙刻爲汪氏遺書書成未逾年君卒論者以是傷  
君之志而益悲君之無年君生於道光十七年丁酉七  
月十二日卒於光緒十四年二月初七日年五十有二  
夫人呂氏陽湖呂君炯之女妾范氏沈氏胡氏無子以  
從兄箴之子塚爲嗣嵩壽識君晚而聞君治官事藉藉  
有聲因丁君次谷見君與之言怡然使人忘倦自述歲  
常奉委勘獄他郡縣憩旅舍聞其地有獄訟旁考博詢  
必窮極其始末至縣則問知其情與所聞絕異以是平

反甚眾其究心民事不以己所不與而有異視也嗚呼  
是真良吏也已以卒之年十一月歸葬錢塘之普福嶺  
卽君所自治生壙也某具狀徵銘嗚呼如君者其可無  
銘銘曰

官不酬其才年不逮其志於君爲可悲而尤悲者吏事  
天之生人其猶搏埴或圓或方或偏或粹君一融而治  
之惟所施而皆利嗟吾民之不幸訖未聞乎善治是峩  
峩者君之墳永冀表德於良吏

王子壽先生墓志銘

監利王子壽先生旣卒十有七年其孫傳喬以書告言

大父之喪諸父無存者傳喬年在童穉邑人以鄉賢請左文襄公又奏請史館立傳大父爲有傳矣而銘墓之文闕然未具傳喬生晚聞大父之生知交徧天下內外文章道義相接訖今無一存存者獨有先生傳喬念非先生無與銘大父之墓者敢以請嵩燾自少學爲文則知先生而讀其樞言上下篇以爲懷文抱質有道君子之言也先生長於嵩燾二十年是時年未逾四十文章已冠絕海內湖南北講論經史文藝必歸先生卽有所述造老師大儒皆咋伏莫敢與並先生亦自以其詩文啟誘後進才雋見人一技之長譽之不容口推轂而策

勵之必使有所興發以成其善容接故人子弟尤厚家  
無儋石儲其急人之憂嘗倍甚於憂其私以其道德文  
章獨步江漢間五十餘年然先生遠攬古今勤求時要  
日思所以振厲一世之人心而厝之安豈思以文士終  
哉其始通籍卽乞歸養嵩燾就詢其故喟然曰政敝民  
頑盜賊肆行承平日久惟務以法律束縛馳驟天下賢  
者無所用其能吾官卑濡忍二十年得一郡守自審無  
能爲不如歸而事親之歡也先生言治術必達民情言  
兵事必明地險心和而氣愉貌慈而言溫與人處無不  
輸心感服久而益相親也誠得假手以效其尺寸所施



必有過人者而自先生罷官歸學益光道益高其心泊然不以榮悴隱見易其守大帥如曾文正左文襄胡文忠諸公有事焉必就諮有謀焉必待斷而終不能以一官強使相就也嗚呼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孰使其志終不一發擴而天下言先生者徒歛噓感慕其文章亦豈先生之心哉先生名柏心字子壽明季由江西豐城徙湘潭再徙監利居螺山曾祖秉道祖文模父有端並以先生貴贈封如其官道光癸卯科舉人甲辰科進士以主事籤分刑部夫人楊氏跏坐誦佛有解悟實不能文也年四十卒與先生合葬螺山之邁園子家遇荆

門州學訓導家隆候選通判家休監生孫傳喬傳綬傳  
治曾孫忠海忠訓忠誠忠禮先生生於嘉慶四年己未  
歲十月二十七日卒於同治十二年癸酉歲五月十三  
日所著書曰樞言曰導江三議曰漆室吟曰百柱堂詩  
通若干卷皆彙行未彙者子壽詩鈔六卷螺洲近稿六  
卷文集二十卷同治元年上經論言事八條由雲貴總  
督銅山張公代進奉 旨褒獎詳家傳及所刊鄉賢  
錄嵩燾爲具先生之學行犖犖大者揭之於墓昭示來  
哲而繫之銘銘曰

其生先我二紀相望後我七年乃貢於鄉名聲夙馳通

籍蓋晚浮湛郎署任薄道遠溢然南歸播揚馨芬昂霄躡景大霈於文莘莘學徒門闔戶溢淪而通之道其湮塞大湖南北物望斯歸孕包眾能甯受鞶鞶自致其名泰山北斗仕則匪豐其施孔厚

贈光祿大夫陳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維之字伊人姓陳氏桂陽州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積德累世無聲於時君生五年卽喪其父逾年又喪其母議婚州之尹氏妻父以學行聞遂從受學通易禮春秋旁及文選爲文章必澤於古連試扼於有司歎曰吾道求之已而已於時無所用不足以干時遂不復試

課其子自始學至於有立成教庭戶之間未嘗就外傳性方嚴於人無假借苟有過雖小出入必盡規苟爲不肖見則引去雖貴盛屏立不交一語嘗與同學十餘人俱暑夜謀摘取田中瓜爲歡飲戒俟君寢乃出啟戶聞嗽聲卽斂退無敢闔扉使有聞其見憚如此然其爲人仁厚有至性遇賓親尤有恩鄰里假貸及遠親至愈貧事之愈恭工醫濟人醫藥施舍無虛日宗族子姓飢寒疾病常若痛苦之在其身日夕營營必遂所求乃已晚年道益充氣愈和務斂抑自同於人然終無敢干以私者尤自喜能知人一日有叩門入者爲某親求方藥君

曰此察其神色非善所以來求食耳某親賢者必不屬以事其後詢之果然又或充書吏方有急來言所謀君笑曰若此言良是然察其意非能急人之急命具酒食餉之曰此足以酬君意矣言者謂君終身不受人欺而其辭趣亦莫能怨焉君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六十有五子士元增生士杰己酉科拔貢生授戶部小京官累功官山東巡撫所謂雋臣中丞者也女四人孫十二人兆文某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兆蓉壬午科舉人兆璜兆槐兆棻兆泉兆葵某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兆蘭兆熊兆雲兆璇女孫十二人以某年月日葬州東申

家衝越二十一年夫人卒合葬牛坳嶺夫人生於某年  
月日葬於某年月日賢明有法能卒成其夫之德佑啟  
其子孫其卒既葬十五年以書命嵩燾曰先人展轉營  
葬而未有志敢請志之稍敘次其官闕納之壙中事皆  
可傳載始雋臣佐曾文正公軍幕嵩燾與焉文正公名  
能知人獨謂雋臣有識鑒所部文武吏士始至必先令  
詣雋臣陰使相其能否因授以事嘗疑雋臣生鄉里一  
至京師得官滯遲若此乃能治事論人奇中以爲異及  
聞府君之事而信雋臣之賢能所至立名蹟得之家教  
多也乃爲銘曰

其生貌孤艱貞自幼疇覆翼之綢繆婚媾卓立嶷嶷翹  
英擢秀終闕其施以詒厥後一傳而顯節鉞封圻諸孫  
翩翔如驂有駢詞臣世榮載燁其燁發基郎署在目猶  
瞻歷三十年天授宏造始表斯阡用彰述紹鴻光比德  
後先同兆吾銘其藏於後有考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二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敕授文林郎辰州府教授李君墓志銘

君諱長蕃字宣伯一字屏南姓李氏先世自宋熙甯時由江西徙新化十一傳名作梅者有奇節事母尤孝母病求醫道遇虎揖而祝曰母病急無遏我行虎逡巡去值明季之亂轉側兵塵閒捭闔操縱完其鄉里其號曰松山因名所居爲松山坪李氏子八人起家爲舉人及明通進士以科第相嬗者六世再傳至文瓚雍正壬子鄉舉官桂東教諭是爲君高祖曾祖曰春光祖曰宗竹



父曰注以君後其兄溥而君從父洽道光丙午舉人最  
有名君亦選充辛卯科拔貢生其後癸酉君子慶曾相  
繼爲拔貢生又後乙酉拔貢生長檀則君從父洽子也  
蓋自松山先生以孝名於時子孫相繼爲孝友科名族  
望隆洽一邑君出後伯父始生數年已能承事其母曲  
得歡心其大父母及本生父母皆健在大父母年旣高  
君事之尤勤大父固篤文學治家嚴有法度內外肅然  
獨厚愛君一日違侍左右則顏不怡君旣孤貧館食十  
餘年部使者濟南毛公合淝李公景東劉公相繼致君  
幕府待遇尤厚選得辰州府學教授一以勤學課士爲

職不問餼脩有無凡厯兩考益無儲糧橐無餘資常笑  
言吾館食二百金歲常有餘而官祿苦不足受之官者  
親戚故舊將仰食焉吾不敢私也君於辭受取與之間  
慎思明辨求適於心故能廉而不近名惠而不示德疾  
且革自述生平未嘗造一孽負一人蓋戰兢自守與身  
終始云君生於道光十年庚寅十二月十五日卒於光  
緒十年甲申十二月二十四日年五十有五所著書有  
靜娛室古今體詩荻徽堂家訓夫人楊氏子五人慶曾  
拔貢生候選教諭慶豐太學生慶祥幼殤慶熙邑庠生  
慶嵩孫七人女孫六人君篤學精思文能舉其志行能

達其言簡默端慤行止較然與君游者數十年未見其  
語言行事有纖毫過差篤於故舊窮通得喪均其欣戚  
存省飢寒推解無怙容其與人交樂易將順言笑恂恂  
多所獎掖務與爲同至有求請一斷以義毅然無少貶  
抑故其卒也學官弟子與常所往來哭之皆哀鄉里知  
君者無老弱親疏皆太息誦言其賢君卒之明年子慶  
曾奉君柩歸葬所居宅右之新山又逾年具狀求銘君  
與吾弟意城從事部使者幕中八年因以識君溫文君  
子人也既久益親而君年固少別去十餘年前歲以俸  
滿來長沙相見予固驚其早衰而遂以是冬卒人之生

世若是之可悲也因彙次其生平納之墓而系以銘銘  
曰

年躋於壽子孫眾多再貢成均仍世同科孝友詩書自  
爲切磋相視蒸蒸綏之太和名門盛業孰此之過施不  
酬德養不勝瘡有如畚土障塞江河始去辰陽目炯顏  
醜廿年繼見髭鬢已皤終焉一瞑於君謂何我爲銘辭  
表示巖阿年徂代永元石不磨

曾伯祥墓志銘

君諱紀瑞字伯祥一字符卿姓曾氏太子少保威毅伯  
巡撫江西沅甫中丞之冢嗣也湘鄉曾氏自文正公起

家宰相爵爲侯兄弟奮起立功名門閥日隆

詔書

褒寵謂忠勤出於一門天下之人仰耳注目承望風采而君溫然自斂抑讀書爲深湛之思不一藉助聲勢以文自炫耀與人言常若不足未嘗以意氣加人志清氣明微言解紛對之心遠尤喜推解濟人之急獎掖寒賤憂喜同之權度衣食若營其私人以是益賢君而君不樂以爲名始君爲諸生每試第一及試優生輒誑辛酉應拔貢試又皆第一終亦報罷學使者廖公壽恆語人曰吾以曾氏功名過盛抑之君聞益自韜晦不爲疚怨而志意亦稍摧折矣文正公推與一品蔭生遂得

召試授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以母病歸終母喪遂不復  
出威毅伯巡撫山西連數歲大旱死者數萬人至則急  
請振貸告哀諸部使者轉銀粟數百萬以贍飢人君亦  
走閭里告輸以佐父民氣大蘇所存獲累百餘萬人而  
君乃以是時病歲餘卒庚辰六月二十八日也距生於  
己酉正月二十日年三十有二配江氏子二廣漢廣河  
女三人始予見君威毅伯里第喜其方雅謂宜充文學  
侍從之選曾氏子弟皆多高才卓識能文章君德性尤  
優宜保世滋長及見君數厄於遇而氣充然若無與於  
己者又知君意趣之高遠也而仕未及就年未及壯而

病以死人皆曰爲善之報如是是可以惜矣雖然天地之氣損益盈虛與時消息天其或者厄君之年而將以大昌其後耶雖君高年顯仕終亦盡耳人之痛君者固必不若今之悼惜深長也然則厄君之年以昌其後君或將以是爲慰而亦足平忌者之心乎忌者安施而爲君悲者又安所究哉君弟紀官以其年十月十二日葬君衡陽縣九都之萊仙衝嵩燾爲志其墓而銘之以志予私痛亦以廣威毅伯之哀思銘曰

才峻居隆如日在暎有條其文而闕不宣職方試仕庶適其屯又促之生命也何言隆汗在天惟道所敦無爲

君悲永綬後昆

楊小皆墓志銘

楊君砥皆持其哭子之文涕泣言曰死者已矣求一日以生不得也雖然固其有可以不死者也而不及待其自致其志與事終闕焉微子孰與發之將待子之銘其碣以葬吾之悲與死者之心庶以不泯而有傳也嵩燾聞其言相與泣且曰然吾事也其忍不銘君諱澍先姓楊氏世爲善化人從其父之字曰小皆大父諱在煦以明經官衡山縣教諭有學行於諸孫尤篤愛君挈之讀睨視其敏異爲歡娛比病席君簣隅書聲琅然君少能



發憤自勵於學體故羸也以習勤日充健年十六爲縣  
學生凡十四年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選爲翰林院庶  
吉士自君入學籍傷大父不及見每語輒嗚咽旣久困  
益奮指取科名恢張門庭以求一當意敵精劬思爲之  
不少貸比得第趨就 殿廷程式繩量尺寸而君已病  
不自知其耗憊也會假歸喀血益甚遂以卒年三十五  
君家世孝友跬步以禮無幾微過差與兄弟居游相懽  
也而進退唯諾衍衍爾唯謹居常館食於外父子兄弟  
交相存恤已而喪其妻又亡其弟及其女兒則大戚憂  
積中浸以成疾入詞垣年始及壯視其貌清而氣駿而

心常若不自得吾固已憂其病而不虞其死之若是速也其志意堅卓有所學必要於成不以自餒是可哀也已君生於某年日月卒於某年日月始娶胡氏卒葬南鄉今遷祔君墓繼娶某氏女二人無子立兄子某爲嗣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坎土而窆其子於送死爲至哀尤有酷者在子而才愴予淚之淋浪哀殘編於食笥循東牀而銜恤破瑜珩而一盡嗚呼才而不壽固若是多耶於君則又何云庶以慰君之父母厯千億祀考跡於斯文  
誥授通議大夫鄒府君墓志銘

君諱孔措字公讓一字雲泉世爲新化人自其十六世祖名一彥者當元至元時徙居邑之羅洪又十四傳曰養性以孝行著聞是爲君曾祖曰江爲君祖曰楷爲君父有子三人而君居次鄒氏故望族自明以來尤貴顯又饒於貲君生三歲而孤比長端慤沈默專篤於學承事伯叔服其教無幾微過差年二十五補縣學生又十年舉於鄉以甲辰大挑選授湘陰縣學教諭是時粵寇亂東南縣瀕江數被兵 頒藏書籍無存者君曰此學官之責蠲金購置經史凡數十種日進學官子弟課之讀曾文正公督師東下軍糧資用求助里戶曰吾此處

政宜求廉靜無害者爲之諮得君前後輸軍累鉅萬以  
功保知縣加同知銜選授江西硤江縣知縣是時駱文  
忠公巡撫湖南急通民情擢用士紳惟恐不當其意凡  
有興造特以取辦援兵四出徵調日煩以曾文正公偉  
視君咨留湖南佐餉事自是終駱文忠公任凡再至寶  
慶一至澧州一至攸縣一總理長沙善化捐事終歲奔  
走敝唇舌劬筋力以應在官之急累勞保知府加道銜  
受三品封 賞花翎駱文忠公旣去更數任一重視君  
而君察人事日有變異而誠信不下孚卽自免歸歸而  
主講邑資江書院究心一邑利病仿朱子社倉法置穀

歲一收放以便農民而首經理其家政置墓田祭田推  
恩遠祖聯族眾而經緯之歲己酉饑君發倉廩平糶爲  
粥以食飢者後值荒歉輒踵行之以爲常巡撫毛公以  
惠周桑梓顏其堂蓋凡遇有善舉君無不與亦無不倡  
貲以先君所居當黔陽淑浦之衝會土寇發奸民矚羅  
洪饒富陰相鉤致君佐郡守治城備守具捕得賊黨潛  
入城者斬以徇郡得無事而羅洪反遭賊蹂踐君弟孔  
紳與其孫代震督團勇堵擊死於賊君爲請旌祀  
於其鄉置祭田贍給其家然君自是不復敢任事深自  
韜晦曰人生爲鄉里善人得無尤怨足矣光緒八年春

正月病五日遂卒歲除日猶手書春帖云保精氣神以  
臻上壽通天地人之謂大儒距其卒五日也其神明完  
固不亂如此卒年七十有九自君貴三世均贈通議大  
夫如其官妣皆淑人配鄧氏封淑人子二長聚奎縣學  
生早卒次鼎熊候選州同升用知州女一適陳氏孫三  
人孫女五人以其年二月唐君高平牛眠山之陽而使  
來請銘君性和柔與人言循循善下雖處橫逆受之夷  
然而遇事振發諸所規畫必中程度豫計其事之終而  
委曲以赴之要於成乃已不一自餒尤篤於故舊之誼  
均憂比慶心意交輸歷久不渝其初嵩燾與君同舉於

鄉更歷患難相存卹君意常殷然有餘自廣東去官歸  
君年且七十鍵戶謝交遊獨走數百里相視常言與吾  
兄弟若意城蟄存談不知其倦也君妻父鄧湘皋先生  
文行高天下與其兄雲渠先生以古道相切劘君始婚  
反馬鄧氏雲渠先生日課以文笑謂君里俗新壻至日  
有燕勞吾家無酒食徵召以一文當一觴可乎君自是  
兼師雲渠先生論者謂君生平敦篤純穆亦其居游服  
習然也是於法宜銘銘曰

志則匪舒而用以光施則匪閔而壽以康畢勤殫能效  
於家邦幹濟時屯曰貞吾常旣耄考終其德孔長納銘

表幽萬世之藏

誥封通議大夫黃君墓志銘

君諱習溶字雲岑姓黃氏系出豫章宋黃文節公之後始徙永之零陵又徙道州最後徙甯遠之梅岡遂爲甯遠人君少通敏向學其祖故有學行督君益嚴自始受書已能習知諸經文字形聲訓詁大旨年十四補縣學生以高等餼於學咸豐初洪秀全踞江南楚粵寇蠶起往來蹂躪衡永之間王壯武公鑫討賊至甯遠舍君宅君時挈家避寇宅虛無人壯武公得君所爲文敗麓中奇之問知其家世行誼卽率從騎數十走學官署排闥



入索君學官皇遽莫知所爲頃之君至握手談懽甚卽  
並騎歸是時君年二十語言嫺雅意氣岸然壯武公引  
參軍事行文書鉅細相倚暇則令與其弟讀書講說道  
理觀古今成敗得失君之練事亦由此也在軍以勞敘  
校官攝興甯學事丁父憂貴州布政使席公寶田用師  
於黔邀致君自道光之季黔苗數擾亂反覆湖南布政  
使兆琛往討久無功至是以席公換之屢平施洞台拱  
諸巨寨集兵日多而席公病風痺不能視軍以委之君  
分其軍爲三以屬大將龔繼昌蘇元春唐本有而君以  
幕府權度機宜緩急取進止君推誠殫思挈提綱維和

戢諸將使席公不以軍事爲憂每軍報至兵謀地勢分  
合行度指受成規咸若目覩而躬驗之諸大府皆曰席  
公得賢佐以濟雖病而軍益治旬月之間劇荒夷道械  
其渠礫之君亦累功保道員加鹽運使銜事平飭君簡  
料席君千人畱防湖南君日坐武帳鏡鼓吹角練治其  
軍夜輒擁鐙課書史嘗曰吾祖督教我自唐以來立功  
業天下多出科第吾不可以負吾祖之命一平道州之  
亂再平新化之亂所至蕩除凶穢拊循休息其民曰此  
易爲耳吾心所寄在科第果以光緒五年舉乙卯科鄉  
試而君亦病且死矣君生於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二日

卒於光緒六年五月某日年四十有六以明年五月歸葬甯遠城南黃甲山之陽曾祖世豪邑庠生祖玉田歲貢生父光南並以君貴贈資政大夫妣皆夫人配歐夫人子二朝康熙朝乾女三並妾李氏出也君寬惠愛人尤喜接文士諮經度善務自傾下不求聲譽所從事皆當時豪傑任事有氣力無敢異同而獨下君聽其計畫諸老將積資敘勤折節交歡無有與君爲怨者蓋君之意量遠矣君嘗建義塾里中蠲田二百畝廣書院賓興之費所興建無多於其志願未盈也而其意皆可思銘曰在豐而嗇下翔而蹙何數之奇委心向善仁義是踐維

德之施年之不遐萬口咨嗟哲人之思石有時泐銘昭  
無極表墓之碑

贈榮祿大夫儲府君墓志銘

咸豐三年曾文正公視師長沙招致文學士知兵者因  
得見儲君石友軍中文正公指言儲君忠信人也可倚  
任明年戰沒甯鄉文正公哭之痛且咎曰柰何以不賞  
之身投小敵而試之暴也其後余往來軍中文正公往  
往舉說儲石友家居時軼事知其弟竹隴先生亦義烈  
士也而其子鶴僑遂以戰功顯名黔楚之間余故悲石  
友之爲人而幸其有繼以起以光其志事久之黔苗平

鶴僑得解兵試官於黔至長沙詣嵩燾言曰伯父之卒  
文正公實爲之銘而先公墓碑未立不肖粗有立以至  
今日惟伯父及先公之教伯父喪歸自甯鄉不肖實奉  
以行先公哭且怒麾不孝曰伯父死而汝在耶何以責  
士卒輕棄其主將不肖駭汗而泣交頤跪不敢聲自是  
在軍不復有辟難之心若先公者可不謂之豪傑持大  
義者耶敢請先生銘而志之嗚呼儲氏忠孝世其家而  
所以爲教如此其以督其子無有一言之私繫其心足  
以風示天下萬世銘宜也君諱迺昌先世有任粵西右  
布政使者由粵至靖州家焉遂爲靖州人十餘傳至君

曾祖諱恂暨君祖諱子栻父諱其材皆爲州學生家世  
儒素君則與其兄石友一任讀一主治其家久之食不  
給而分又久之懟曰飢飽均也卽分能獨飽耶遂復合  
道光之季黔粵亂民四起官吏文飾蘊孽益深靖州密  
邇黔寇發卽至與其兄倡團練其鄉君固善會計亦稍  
居穀起其家則盡用以周貧乏繕城隍其意若迫不及  
待者已而天下果大亂石友從曾文正公治兵長沙君  
獨用團練支柱鄉里十餘年咸豐十年石達開餘黨李  
復猷入黔掩至州合兵圍城賴守以免而儲氏祖廟在  
城外者燔於賊君自以爲人子孫不能衛其祖考之廟

當大不孝刻自咎憾日夜啼泣遂以致疾以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一夫人周氏先君十一年卒合葬於邑之某鄉某原子七人先培鹽提舉銜出後其兄石友裕立貴州候補道加鹽運使銜卽所謂鶴僑者也先塋知府用加鹽運使銜先遠先坦先佳先址並早卒女二人孫四人世鑑世鑫世鐸皆州學生世錦女孫五人曾孫一人兆瀛以子裕立官累贈榮祿大夫觀君爲人篤於義而一發之至性不爲矯飾斯難能也已銘曰

天綱地維墮不完蝨身其間與控搏陰陽滲黷巧發難

喘汗奔迸萬首攢賢乎君哉理其端施則匪闕心云殫  
白日下燭九幽寒我爲斯銘永不刊

誥授通奉大夫周府君墓志銘

君諱昺奎字幼盦姓周氏先世曰宏章者自道州徙居  
永明於濂溪先生爲從祖父實居永明之東江爲君始  
遷祖世爲東江周氏二十四傳至之佐是爲君曾祖祖  
思旦考世纘三世以君貴贈通奉大夫君少貧力學自  
守貞介不苟所事起家丁酉科拔貢生七試京兆考充  
鑲黃旗官學教習積二十四年用教習報滿以知縣分  
發四川會駱文忠公總督四川以課吏優恤便民爲事



務摘剔貪頑興事勸功見君儁眾中曰周君渾剛不與人俯仰必良吏初試昭化縣知縣廉惠有聲改署縣竹事益治用採辦兵米功以直隸州升用適瞻對土司擾絕藏道與明正土司相攻明正打箭鑪廳屬也檄君署打箭鑪同知君至召諸土司宣示順逆曰自今取爾一草入官有如日時駐藏大臣阻瞻對駐鑪城 朝命進討明正未喻用兵意旨又困於苛求懷疑觀望聞君言冠服踵門以謝瞻對亦卒平再敘功保知府補江津縣知縣未滿一歲引疾歸君久困京師一歸視其親遭粵匪之亂連丁父母憂轉徙賊中與其弟昺齡訣挈妻子

還京師實不能名一錢逾年曷齡改葬其母遇賊護其  
母柩死君又走歸求得其遺骨以葬行則乞糧居則貸  
粟益自刻削日一粥忍飢不妄干人嘗自言更歷阨艱  
險阻人世不可居之境心志乃定及爲吏持是道不變  
隨所處豐約常若有餘而尤得力於習勤苦在官常挾  
一小童布衣手兩具周歷村堡時有所案事集民保料  
斷鄉民駭告官至走相視大驚已而大服遇疑獄亦輒  
就其地訪得之曲折詰難卽辭服無有遜飾在昭化賊  
出入川陝掩至昭化境君縱民出城避賊令曰願守者  
畱得百餘人又收得游勇數百人置要隘日張旗幟夜

縱火燒薪草爲疑兵賊以君有備會雨甚遯去縣竹饑  
君集富民斂穀得萬石每十里設振所用官價計民戶  
以糶訖事無隱糶無靡費仍餘穀二千石命曰備荒穀  
稍用朱子社倉法斂放至今爲利言者謂君治行似于  
清端君曰吾何敢言治行習勤而已嗚呼此君行所以  
以異也君在四川八年三爲縣一爲廳再理文案再佐  
發審查城局擢知府補縣名實兩得人莫敢望而君所  
至必舉其職於所宜爲內見不足急引去之無假所事  
爲名意然遇之非優用之非急雖君治行安所施於今  
日人尤以是賢駱公君始娶蒲氏再娶歐陽氏再娶盧

氏皆封夫人娶李氏子六人存者銑詒鑾詒並盧夫人出鑾詒出後君弟昺齡孫五人女孫六人以君卒之年八月某日葬長沙尊陽都之高爽塋君家居多爲惠於其家族與其鄉里然於君非所以爲異者嵩燾因獨敘次其在官之實而系之銘銘曰

康其身之腴沃其施德之符施而不有名成不居肩門施鍵左書右圖芒乎知其塗之脩而無躐之驅以固其樞以苞其萃以列於高爽之墟

龍襄堯先生墓志銘

楚之攸有隱君子曰襄堯先生諱友夔姓龍氏曾祖璠

浙江蘭谿縣知縣祖思見福建政和縣知縣通判泉州  
考彬邑庠生仍世仕宦履清以貧至其父益困館長沙  
家焉是生先生先生幼茹家學讀書制行發之於文皆  
嶮巖有法度爲諸生三十有五年貢於太學先生曰嘻  
休矣不赴選不就舉門生子弟相從講援引繩絜矩傾  
所學與人隨其材質皆有成就以顯於時先生顧自韜  
斂括除浮名自守硜硜嘗舉河津薛氏之言考亭以還  
斯道已大明身體力行以畢吾志足矣故先生以文名  
五十年未嘗有所論述而自湘以南言藝者莫高先生  
其治經論說道理多就先生辨證其得失得一言爲質

厚施約取臨事有制居鄉而躬化與人交氣肅而容和  
設行慢辭無敢至於前而要使人人各盡其意莫相怨  
尤自少迨老未嘗一問公家事與官人周旋會兵事起  
責富民佐軍實檄下諸縣采才望能服人者主其事先  
生承檄輒出輿徒屣屨一資於家有以意出入者力爭  
不可得謝歸其後御史論奏按治急先生曰吾可獨爲  
君子哉挺而出引辨甚力大府素重先生以其言直事  
得不究於是人又知公之德足以濟事容人非苟潔已  
以自足者諸子旣皆貴顯能以文名世又甚賢下逮婦  
女所事所言取則於古文詞斐然約身戢志豐嗇如一

以終其身以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有六夫人戴氏子男三人汝霖山西高平縣知縣升用直隸州知州溥霖候選郎中湛霖翰林院編修女二人長適舉人譚鍾祥夫死殉節得旌表次適湖北候補同知何慶治孫三人孫女二人以子貴封儒林郎再封奉直大夫既卒十月汝霖等奉先生之柩卜葬長沙某鄉某原屬嵩燾爲之銘嵩燾故與先生諸子爲友善爲能知先生學行銘曰

人所勇馳退焉若忘收朋勤誨身屈道昌惟行之粹端嚴渾剛施於後賢蜚鳴頡頏考終永甯積厚以光我銘

孔昭萬世之藏

誥封通議大夫白公墓表

公諱某字希甫號香田姓白氏晚自號曰潛淵先世自  
陝遷山西之介休縣遂爲介休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並  
以公貴贈中憲大夫妣皆恭人公生而孤母程太夫人  
自襁褓中啜泣提攜開示以學淬而厲之用訖於成年  
三十三舉於鄉太夫人前卒矣里中相與賀公自以不  
及娛親唏噓流涕賀者相視噤不得發聲以去以太夫  
人遺命置鄉學里中而述其略曰吾母病時手籍其所  
餘財貽其子曰吾數十年節縮衣食所儲存以授汝爾



擇利濟事多爲之吾母所以教其子獨有學耳其於里中子弟視之猶子也其爲利濟宜莫多於世其後里中果大興起於學嘉慶三年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河南既至喟曰操吾道以伺上官意奔走形勢必無幸矣會開豫工捐例入貲爲郎中籤分戶部久之補湖廣司郎中兩直京察敘資與勞宜先公卒以不善事上官格不與又喟曰操吾道以求當於時彼爲上官者甯復有中  
外之異哉其終必無幸矣遂歸讀書爲學日有課既而綜錄其志學以來發明儒先性理之書揭其尤日日課  
僅存教子弟與凡受學者必仿而行之周濟親故貧乏

尤勤求者嘖嘖不能舉其辭率先意導之使各愜所願  
無少顧惜以道光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卒於家年五十  
有九公豐頤廣顙偉軀幹而敦尚踐履立身制行有法  
度尋常言笑一依於禮嘗言自少刻勵不敢有過差推  
念吾母守節之劬教育之艱欽欽焉不忍於其心於學  
無得也母卒廬墓上岑寂之中洞達空明取儒先書讀  
之與吾性命相爲淪浹實始有嚮學之心嗣是四十年  
潛心此道灑然若有得者其在京師有句云而今纔許  
重關透活潑流行果在茲是其學也殆幾於成矣家故  
饒爲戶部郎中時權貴人有覩其富者謀致之門下公

不應坐是京察皆報罷然在部同官憚其方正凡爲姦利操例持短長莫敢使公聞嘉慶癸酉滑縣賊起遣其黨驟出不意犯宮禁京師大擾公居室近附禁城矢礮聲相聞漠不爲動既事定人問故曰焉有 聖明在

上朝無失政而危亂若是速者此可以理決耳論者尤多公識量能應大事云始公逾冠居母喪廬墓有白芝一莖生其旁上結爲二蓋大小環向邑人唐林續爲作子母玉芝記以爲孝德之符然則公之爲人成立卓卓蓋亦有自來哉初官京師爲中憲大夫及其子既貴再贈通議大夫配郭淑人繼配李淑人實有三子長某次

某其季某以翰林改官禮部今爲湖南鹽法長寶道加  
鹽運使司銜孫四人某某以道光七年十一月葬於所  
居村南三吉原杜文正公爲銘其墓長寶君與嵩燾同  
舉於鄉又同舉進士相善一日造嵩燾言曰先君子名  
德至行子孫能言之介休之人則皆知之其卒且葬至  
於今五十年矣鄉里長老興聞先君子之風蓋無一二  
存者則懼子弟後生無以考覽先人之德而志之無窮  
也將求子之文表於墓道以昭示後之人夫德之及人  
歷時而微而文之至者足以信今而傳後與世長久嵩  
燾何足及此哉而承命不辭者幸公之德爲能有永則

固吾文之終託以不朽者也

誥封通奉大夫湯府君墓表

善化湯靖安先生既卒之二年將葬其子鞏昌太守加  
鹽運司銜曰聘珍者來請曰先人名德被於鄉里孚於  
士大夫之口而學不顯其施行不逮其志雖其子若孫  
論讓先世行業亦未有以眩世而動眾者則懼先人之  
美遂無以彰示後之人誠得公文表諸墓道闡揚先人  
之軼行使來者有考非惟世世子孫之所則倣亦使善  
人君子之生於世其志業無所發摠而其名猶賴以有  
永也先生諱某字新甫曾祖東曰祖師尹父璞園嘉慶

初贊征苗軍事有功得敘布政司理問有子四人先生其季也自其父與兄皆習刑家先生獨喜向學飭身臨事必依於儒者居鄉以廉讓稱尤敦孝友冢兄心厚前母楊太夫人出也事之尤謹曰吾幼失怙兄吾怙也事必諮行必先其第三兄心需早卒撫其孤必厚於其子所在人服其德里有爭訟得先生一言皆立解有求焉無弗應也有難焉無弗恤也咸豐元年粵寇起天下騷動曾文正公起團練治兵討賊先生長子炳璣聘珍皆起從軍致通顯炳璣官廣東佛山同知聘珍官甘肅鞏昌府知府先生以所錄儒先格言積數巨冊分遺之曰

此官箴也居常語及時事慨然曰 國家深仁厚澤二百年誠知寇亂必可平而中興必可期也諸兒輩亦遂能殺賊立功名濫竊非分豈初意所及哉蓋鞏昌君所述如此同治十年辛未十二月十六日以病卒年五十有五夫人李氏子三人長炳璣廣東同知聘珍甘肅道員加鹽運司銜蔭瓊女一人適鄒氏孫三人初封奉政大夫晉封朝議大夫再晉通奉大夫以癸酉某月某日葬先生八都月形山之原於是嵩燾爲揭其實以表之而繫之辭曰

夫人善行積於身而施慶延於後此常理也德逾隱則

發逾光豈不在子孫之賢哉然而人且曰窮通顯晦是有命者司之無與於人事彼爲善或有應有不應焉是以君子重德行而輕富貴卒之富貴之在其身而推原所由必曰此善之積也然則人子所以致身以爲親榮誠無有踰於是者功名德業愈盛而名愈昌其爲親榮亦愈至鞏昌君兄弟皆壯年施於世方長榮於其親且遠無窮而汲汲焉揭其親之生平以表之墓不爲其身之榮而懼其親之德或有隱其爲子之賢也卽先生之賢不尤信與

吳南屏墓表



君巴陵吳氏諱敏樹字本深其自號曰南屏學者稱南屏先生祖傳經用貲財雄鄉里父達德爲善益力歲歉貸貧民穀逾萬石不償有名湖湘間至君自以文學起家自少讀書常兼人爲文章力求岸異刮去世俗之見見者驚歎以爲非常人年二十九舉壬辰科鄉試益專力詩古文之學方是時上元梅郎中曾亮倡古文義法京師傳其師桐城姚先生之說唐宋以後治古文者獨明崑山歸氏 國朝桐城方氏劉氏相嬗爲正宗君少習爲制藝應科舉獨喜應試之文崇尚歸氏聞歸氏有古文求得其書擇其紀事可喜者錄之裒然成冊不知

其時尚也游京師有見者以聞於梅郎中於是君能爲古文之名日盛於京師而君言古文顧獨不喜歸氏以爲詩書六藝皆文也其流爲司馬遷得遷之奇者韓氏耳歐陽公又學韓氏而得其逸而自言爲文得歐陽氏之逸歸氏之文同得之歐陽氏而語其極未逮也故於當時宗派之說不以自居而視明以來爲文者得失利病之數固無校於其心也凡君所得山水之奇朋友之歡及博觀周秦兩漢之書見聞所及瑰行軼迹以資益其文之氣勢微吟緩步獨喜自負久之以大挑選授瀏陽縣訓導旋自免去從弟士邁購九江樓君山有湖山

花木之勝君樂之爲堂於其前曰鶴茗堂而建北渚亭於其左歲嘗自其家棹小舟載書策行九十里至所謂九江樓者讀書吟咏於其中累月經時憑闌望遠雲煙淡碧澄澈如鏡或時聞風濤萬頃雷霆之聲以發其文趣視人世忻戚得喪無累於其心以自適其超遠曠逸之趣此君文之所以獨絕於人也君孝友恂恂溫而氣怡惠施而博與尤篤於故舊所與交盡始終之義無相違異以所能引逮後進傾懷與之必及其成乃已曾文正公尤善君之文欲使治幕事辭不赴已而走視文正公軍中文正公大歡賦詩曰黃金可成河可塞惟有

好懷不易開未幾而文正公薨逾年君亦病適有復修沅湘耆舊集之役遂卒於長沙書局君生於嘉慶十年乙丑歲七月二十四日卒於同治十二年癸酉歲八月十一日年六十有九夫人何氏子三人念謀舉人安徽候補知縣宏基四川候補縣丞鏡蓉副榜先君卒女三人所著周易注義補象國風原指論語考異孟子考義發孝經章句史記別錄梓湖文錄梓湖詩錄通若干卷湖南二百年文章之盛推曾文正公及君而君意趣曠然無忤於物而物亦卒莫浼有得於古文人之風夫人苟有得於其心則常內自足焉以無願乎其外視外物

之至無加損益於其心也是以樂之終身而無所歉君  
之於文其庶矣乎然觀其爲人益足知其文之深也吾  
故表而著之以告楚人之能爲詩古文者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三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誥封奉直大夫黃君墓表

君諱之翰字維周姓黃氏龍山人其先出自黃文節公世居江右明洪武中諱元愷者官百戶始家長沙十三世至君父鴻禴貧甚有柳生者善相人謂曰焉有如君而貧賤者盍遠遊乎資之金賈龍山日致饒富遂徙家焉生君及君弟世選妻喪年二十餘遂不復娶兄弟六人皆貧居長沙悉迎瞻之龍山嘉慶元年教匪起連陷湖北之來鳳四川之酉陽龍山與犄角發粟集義勇爲

守城卒完年八十卒邑人具其事請祀忠孝祠建坊旌表所謂孝義黃君者也君少力傭其父居龍山稍饒矣猶受雇爲人負裝橐主者道卒距家百餘里君腰金負屍馳兩日夜達其家見君負屍至大疑執而鞠之君語狀出金封識宛然始釋君君固貧人也而恢宏樂善不知其曾忍飢寒受勞苦者始置龍山同緣堂施棺具推廣爲義行治橋梁施茶而建支祠置義塾其旁以教子弟贍孤寡佐婚嫁又以龍山占籍多長沙人建會館置田歲壅土培孤墳益推以行惠焉嘉慶十八年歲大祲君獨任振事治粥食貧者佐以藥餌所全活尤眾喜排

難解紛邑有訟田者相持急君出數百金平其直得罷  
訟來鳳人貸君萬金服賈數折閱益假之萬金既不得  
酬罄產償君得半值君曰吾一舉罄君產可乎復折半  
歸之邑有大猾李乙爲患鄉里間數資之金君故方巖  
嫉惡家人怪問之君曰吾固以是柔其氣使其惡猶有  
戢也李卒以是資衣食稍悔舊行人尤服君之德量夫  
人晏氏爲婦能委曲以順親心爲母能恪恭以襄義訓  
與其弟婦王氏溫夷相善也王氏卒思之終身嫻郇賢  
焉君卒以道光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夫人先卒三年別  
葬城西君既卒四十四年孫一鳴官湘陰訓導來請曰



一鳴得及吾祖之生竊聞鄉之人敘及吾祖軼行知其  
一二小者其大者莫能詳也然自吾曾祖創業龍山以  
行義聞而推而大之其光顯先人之業而嘉賴其子孫  
惟吾祖之力而至今無碑於墓豈惟吾諸父兄弟之心  
憾然未安卽又何以表示後之人顯微闡幽以勸爲善  
於是嵩壽爲次其行事以揭於墓君子三人大鐘大鎮  
大鉞以大鎮官柳州通判得封奉直大夫女四人  
孫八人曾孫三十二人元孫十九人多能讀書蒞仕始  
君父以柳生言遊龍山遣君奉金爲柳生壽而柳生已  
前卒君曰此金柳生之金也吾敢私乎乃更益金爲長

沙宗祠學田君嘗過所  
驚問故則張翁次三女  
之君要而毀其棺女旋  
教授李君之母也李君  
遺事之可紀者臨川王  
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  
也久矣然苟其行足以  
傳也哉具其略俾後有  
黃琴隴先生墓表

君諱輔辰字琴隴先世

公之考運裳公再遷貴筑遂家焉曾祖曰朝瓚祖曰承謨三世並以公貴 贈中議大夫運裳有子四人長

曰安泰次曰輔廷山西垣曲縣知縣次曰輔相廣西右江道殉難潯州其季公也少貧讀書自刻苦遭父喪徒步走雲南三千里告貸所親得三十金歸葬自是貧益甚至屑糠以食日夜自砥於學無所得書故湖北布政使唐公樹義少與友善時攜小童負書籠就公公遂以博覽經史周知古今事變慨然有志經世之學由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遷驗封司員外郎再遷考功司郎中以知府分發山西公在吏部歷文選考功二司主天

下人才進退例案出入比校吏緣爲姦公輯舊案揭示  
吏部堂使不得蒙蔽匿飾遇事持大體論辨侃侃無阿  
回尙書長白恩桂公方厲威嚴以公言事忤意積九年  
不遷及病且死語濼縣陳文恪公曰黃君賢者而久淹  
滯此吾過也昆明寶君埴爲鐫石曰硬黃以贈公於是  
人知公直諒能任事而憂公之道不行於今公至山西  
聞貴州亂作遽歸歸則倡議團練躬自察形勢建碉堡  
積穀省城二萬餘石治垣堞樓櫓以其閒撫輯清水江  
諸苗已而賊犯清水亂民四起公急馳至巴香平其亂  
以功擢道員旋署山西冀甯道時戶部鑄行鐵錢議就

鐵鼓鑄設寶泉分局於平定州鐵錢積滯不行京師錢法日壞而平定一州歲消鐵錢千餘萬當事以州地小請通行各府州縣鐵錢日賤物踊騰貴山西錢法亦大壞公以鐵錢餘利歲解銀三萬餘兩爲利無幾而爲民害甚大旣通行各府縣必議交納錢糧以三萬金之餘利而防數百萬金之正供是謂利一而害百巡撫莫桂用公言上聞分局遂罷當事者注意倚公矣而公以抗直積忤當事於是人又知公之道不行於山西直隸總督恭襄公恆福故爲山西巡撫知公會天津海防急調公直隸爲部議所持公亦環視歎曰有機事者必有機

心吾老矣豈足堪此居久之四川總督駱公秉章馳書  
召公遂入蜀而劉公蓉適巡撫陝西議興屯田利病公  
爲屯田輯要曰成法者十七曰積弊者十四大旨在爲  
民興利而不與民爭利劉公得公書大喜密奏公授陝  
西鳳邠道公遂一以屯田自任正經界定限制行之期  
年墾田十八萬餘畝於是士大夫知公者相謂曰黃公  
之道庶幾一行於劉公而公以積勞病遂卒年六十九  
同治九年十一月六日也公爲政一主愛人而剛嚴守  
法無瞻徇姑息其在吏部易州牧以賄事發覺侍郎何  
公與同年陰護之公亦與同年因曰如此是骫法也何

惜一同年之納賄者而翫法以徇之其治獄山西臨汾  
令以非刑殺人獄具矣而以疑詞上聞公爭之力已而  
奉旨詰責卒從公議其勦巴香賊有武生羅憲章  
者大猾也與賊通族眾且強公至問曰巴香亦有以死  
拒賊者乎眾曰有羅燦奎憲章叔父也公召其子慰撫  
厚卹之眾感泣召憲章問通賊情狀厲聲曰誰能保憲  
章不反者卽反與同坐眾出不意莫敢應公顧曰汝羅  
姓亦無敢保者乎卽縛斬之眾大懾凡斬王登學張洪  
三人自是巴香民無反者山西大吏議行保甲求公在  
黔成法公曰事不躬親取行文書集事其可得耶苟非

其人法雖良爲害而已大吏意難之山西保甲亦終不行而公在黔在秦行之皆著成效其辦陝西屯田陝甘總督楊公岳斌請以陝西回民叛產變價充甘餉公言變產利近而害多募民開墾其利遠陝西民力竭矣募民開墾應者無幾甯復有越境裹糧以就危亂者如此則弊且不可窮詰劉公遂據公言覆奏府州縣有以屯田爲利者悉論如法是以陝西民思公尤深劉公於是具公事蹟祀陝西名宦而請以公治行編入 國史循吏傳得 旨褒敘如例嗚呼吏失其職久矣世所謂循良務在平易近人情邀流俗稱譽容頑保姦馴至大



亂而賢者樂趨焉有能持正議行正道則見爲迂闊不能和同於人爲世大詬嗚呼孰知夫循良者非能持正議行正道而固不可哉微公誰與討論政治之得失微劉公則又誰與表章公之道以有傳也公夫人左氏有賢行先公卒子彭年自陝西奉公與夫人之柩歸葬湘鄉蓋劉公爲之擇地卜兆庶幾能有始終者嵩壽與彭年同舉進士夙知公益知彭年學行能守家法乃敘次公行政大要揭之墓道以俟後之徵公軌行者有攷焉  
揀選知縣楊君墓表

君諱任光字砥皆晚號西塘老人姓楊氏善化人自少

以文章學行名於時始冠中癸卯科鄉試英邁傑特儀容麗偉見者驚歎以爲異人及與之游神清而氣夷意勤而辭下欲然常若不足而所行一自勅以禮內外完整不失繩尺或罔以非道正容悟之默視不交一語人相與斂退敬畏終無怨者道光二十四年嵩燾就禮部試京師識君及周君子佩賀君禮耕子佩初舉進士爲吏部主事予與君及禮耕皆試教習時年少氣盛視功業可就而掇之也四人者暇輒就城南古寺瀾茗談亦稍以承平久萬事墮壞憂且亂相與慨焉發憤君意超然若無所屑意又二年嵩燾成進士而君罷歸逾年而

廣西亂作嵩燾從文正公治軍江西再出仕再乞歸而  
禮耕早卒子佩官鎮江府知府數年亦卒存者獨予與  
君而皆有骨肉之戚君所處尤艱而哀尤多相顧志且  
衰矣回思數人者京師談讌三四十十年豈知其終若此  
而君自始亂不求仕進介然不可以名利挽也出入矢  
石鋒鏑之中亦未嘗有避就自曾文正公胡文忠公及  
今相國左公皆知君每見言天下所以治亂及軍事本  
末皆當意屈使爲助不可曰親在不遠遊也部使者遼  
東文格公德興李公以幕事屈君君一就之事有問竭  
誠以告有任焉必殫其力而不受保薦始終不進一階

軍興以來君一人而已言者以湖南奇傑非常文武之才高天下而君介出其間約身斂迹道益尊名益高君生有至性孝弟恂恂以父母年老資一館以爲養不敢有逾百里及居喪遂不復出晚年連失兩子一孫及諸女若婦遂以病卒癸未十月十有八日也年六十有四曾祖某祖某父煦歲貢生歷署衡山縣教諭衡州府教授配李孺人子三人瀚先廩膳生澍先丙子科舉人庚辰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先君卒濬先亦卒女四人孫三人所著周禮融注爾雅集注春秋左傳尊聞州郡水道考分畫重韻辨異同辨西塘文存西塘詩存通若

千卷瀚先以君卒之明年某月卜葬善化東都鳳在山之陽嵩燾爲述所以交於君與其所知之大節表於墓以示後之人嗚呼自君祖若父積學累行不顯其施以有君及君子弱冠取上第非其積之久而蘊之隆耶迹君之爲人其於窮達死生安之素矣而蓄之於先以有待乎其後而隕折若此命之不可知而人事之窮聖者有未忘焉而人或曰天道久而始定意者參差反復終將有屬焉以大其業則死者不足悲而存者之事爲無窮也君於此亦可以少慰也夫光緒十有五年秋七月

湘陰郭嵩燾謹表

周志予先生墓志銘

君諱鴻琛字賚魯姓周氏湘陰人晚自號志予居士父錫溥以進士官甯朔縣知縣以憂去官遂不仕文章德行爲時取則卒祀鄉賢祠有子八人君以次居六少羸多病而喜深湛之思入學授章句端拱默坐一再覆已皆成誦侍諸長老談讌屏息肅立循誦所讀書鄉賢公於諸子中尤鍾愛之十歲鄉賢公卒哀毀盡禮如成人入而承事其母與所生母愛敬逾篤而身自託於諸兄有事諮而後行年二十補弟子員君自以病弱外視榮利以五經教授鄉里三十餘年其經承指授爲文章皆

有法度尤嚴於自治繩行矩步納之軌儀不失尺寸姻  
黨賢者獎而進之不肖者遠之造次酬答必依程式鄉  
里得其一言爭自刮磨以砥於善其爲不善望見君畏  
避之亦無敢怨者終身布衣疏食手一編弟子左右侍  
咿唔講誦病且亟輿歸遂卒人謂君宦家子甚賢而能  
文宜可以馳騁當世邀聲名仕進而以老儒終也嗚呼  
如君者可謂內自足而無待於外者矣夫人李氏能儉  
以勤佐成君德而喜施與道光二十九年歲大祲日市  
小豆和米爲饘以給餐而時時陰伺鄉鄰飢寒者周濟  
之從子某病狂夫人館而饋食之佐以藥餌旣瘳益爲

之經紀其衣食庶幾能配君之賢以大其施者君卒以道光三十年八月初八日年五十有七夫人卒以咸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年六十有九合葬柳絲圍祖塋之右子三人諱枝戊辰科進士誼枝諤枝均邑庠生女三人孫七人孫女六人周氏自鄉賢公訓飭子弟有禮法人語家法曰周氏周氏而尤以學行推重君君卒十九年諱枝成進士誼枝前卒矣諤枝夙與其兄以行義相高於時有名子孫之盛且賢亦莫君若也於是兄弟相與言曰先人名德無文以張之則懼泯而無傳乃始彙



次君行事可嵩燾爲之銘以詔諸幽銘曰

觥觥鄉賢厥施以宏仍世述德有聞其聲佩服儒素以  
規升斗旣斂旣固有基逾厚用光厥嗣祖武是繩翹華  
揆耀後起蒸蒸考終再紀遺徽斯揭孰姑不喏以勸來  
哲

喻母朱恭人墓志銘

吾師喻鳳岡先生旣卒三十一年而恭人以疾終於里  
第子恭和奉葬其邑清溪鄉之祖塋以書告喪且曰恭  
和少孤賴吾母之力歸先君喪京師而鞠吾兄弟以有  
成瘁心畢力以迄於今恭和兄弟無狀無能光大吾母

之志事昭示無窮念惟文章之傳爲不朽今子幸能文  
庶使吾母生平揭之墓以永有延也敢請銘嵩燾曰然  
惟恭人勤以恤其家恩以驚其子幸吾所知粗能詳宜  
吾銘案狀恭人萍鄉朱氏曾祖曰士成祖曰國華父曰  
文翥年十九歸於喻氏時吾師鳳岡先生爲諸生有名  
而顧貧甚恭人爲冢婦其父母兄弟皆資以養逾年先  
生遂以選拔與朝考得官豐城縣訓導稍能以祿養  
矣旋以舉人畱京師會試請開缺親友或勸沮之恭人  
笑曰吾爲博士妻未饜也安足限吾夫子乎已而先生  
果以進士改翰林擢左春坊左庶子卒於官其官翰林

一典湖南鄉試嵩燾所從受知也恭人在豐能安其約處變能貞其常嚴事其親以內治其言笑無弗嚴慈撫其子以下逮其左右使令無弗慈鄉鄰周濟不勑於施而終身操作自視歆然尤持大體始夫弟增口卒無子恭人閱其婦之無依以子恭瑾後之朝夕顧問曲體其心所不至使忘其哀鳳岡先生方官京師以書歸所言適同恭人曰吾固知其然所以不先請命者急慰吾婦之心論者以推知先生孝友之德之孚於家恭人之賢蓋又有自來也恭人生於嘉慶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歿於同治九年十月初一日年六十有五子三人恭

和候選訓導恭瑾壬戌

恩科舉人員外郎銜刑部

湖廣司主事出後夫弟增口恭琛早卒女一人孫三人  
銘曰

我初京師師門盛昌逾年再至迺丁師喪有藐諸孤侍  
母南行喪車蔽前拜送於堂攜持黽勉誨化諄諄各以  
文雄秋曹始振再光門閥子又生孫三十一年咀苦茹  
辛要終福善在躬靡缺中更多難璫枝一折卒躋老壽  
懽然告訣吾銘曷徵遺徽之揭

舒母羅夫人墓誌銘

故登萊青兵備道舒蘇樵先生之夫人羅氏龍山人祖

曰榮堂拔貢生父曰秀南庠生始其父奇夫人之生將  
嫁焉而難其選會蘇樵先生幕遊龍山一見詫曰是可  
以託吾女矣時夫人年已二十二出適爲舒氏婦又十  
六年蘇樵先生以進士官翰林改安徽巢縣知縣屢遷  
至廬鳳穎道調官山東夫人皆從凡三十有三年而蘇  
樵先生卒其歸舒氏貧甚饔爨衿綦朝夕營辦夫人終  
日勤而歡有餘其後益貴盛夫人則曰吾無裨於在官  
之職任敢無勤恤其家歲時經紀賓祭之供贍給親故  
銖分縷析而勤益有餘自蘇樵先生之卒治田宅長沙  
撫諸子及孫成立有室家夫人於時號偁老壽多祉諸

家無敢望者每晨辨色起盥漱整潔衣履子婦入謁以禮進退終日言惟主吉祥怡怡如也童僕訢訢如也門以內不聞譙呵諸爲唯殺粗厲煩憂促數之言莫敢於夫人前有所觸犯尤嚴於祀神御冠帔肅拜自晨達暮不以弛服偃息蓋其生八十三年未嘗知有愁苦不足意者而其子勳以遺命爲淑浦故籍置學田爲舒氏置祀田義田具規約條畫井井實受命夫人其於人世艱難困阨之情又皆曲體而微中焉是難能也夫人生於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初九日卒於同治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子三人所生候選道勳也長曰燾戶部廣東司郎

中副室王恭人出早卒季曰恭壽庠生副室吳宜人出女五人孫五人長運昌丁卯科舉人餘皆幼女孫二人既卒逾年子勳卜葬夫人長沙之觀衝坡將葬請曰非子銘何以有永乃序以銘銘曰

疇五嚮用古難其備繁祉曼年一身之萃惟德有常履坦居冲自我天覆何污何隆性爾彌矣第爾康矣女宗德象是名惇史有歆其獲孰知其由我銘孔昭以奠諸

幽

王母鮑太夫人墓志銘

國子監祭酒王君以光緒十年某月葬其母太夫人善

化某鄉之原而敘次其家世爲年譜涕泣來言曰先謙年二十而先公卒兄弟骨肉之戚相環也蓋母子二人相守以終二十有一年太夫人年逾七十壽固有窮也而其德引之而愈長不知其所窮也其自少逮老憂勞鬱傷與其身相刃相靡其哀又益無窮然則吾何以表太夫人之勤以寄其無窮之痛昭示永久將求先生之文揭之墓由今以訖無窮有所考覽太夫人姓鮑氏祖某自安徽徽州徙居湖南占籍爲善化人父敦祉爲太夫人擇所歸以適故贈通奉大夫王公及事其兩世舅姑能得其歡旣終祖父之喪家益落兩兄姒依食其母



家母家又貧通奉公悉迎以歸曰寒饑均之可也已而伯妣病廢太夫人時其溫飽躬調護之扶持抑搔五年無間貧又益甚姑且老通奉公游食於外太夫人日市米一甌贍其姑每侍食輒假他故去問之曰食矣日常忍飢不一言洎通奉公之喪太夫人年五十有四矣家亦稍稍饒太夫人生子四長卒數年其次又卒通奉公哀其子甚亦卒其季尤才也又卒祭酒三娶妻有男子子二女子子四皆殤自祭酒通籍京師官顯矣家裕矣太夫人顧日在哀泣之中與祭酒相慰存母子更依爲命而視其家衍衍然以肅聆其言秩秩然以和終不易

其常光緒八年三月十有六日以疾卒於京師年七十有四太夫人讀書識大體更歷險夷豐悴宏忍自勵尤篤於仁聞人疾苦必計所以援拯得當乃已親故待養者或有他缺乏爲之歛獻不歡下至臧獲皆然祭酒故人子寓其家偶失衣服寒燠之節太夫人見之歎曰是無母撫視以有然也日使人伺之或夜不能寐其心篤於仁而施之誠皆此類也太夫人四子曰先和曰先惠縣學生曰先謙乙丑科進士由翰林歷官國子監祭酒曰先恭縣學生以軍功保知府四女存者一嫁候選知縣龔運昉先謙官祭酒以其官封贈其父通奉大

夫母太夫人自京師奉太夫人之喪歸葬善化其地卜之吉也其日當大祥之前一月庶幾以遂其孝思銘曰始勤家曰賢婦繼昌爾宗曰賢母生世艱劬得天厚百憂積心誰執咎仁德以隆美成久戚忻在人若身受以衍其基宜有後湖湘開闢元黃剖堂堂文宗肇祭酒夫人之子維我友負土成墳被岡阜更千億年詔不朽

張母許宜人墓志銘

宜人許氏浙江烏程人再世居湖南至其父勝鼎占籍爲善化人年十九歸永明縣教諭張君蔗泉爲繼室張氏故世族蔗泉益以文章有名天下而故貧甚家無隔

病儲并曰常虛每發憤拍案狂諱宜人睨視笑曰貧也  
非病若是其病乎則抵掌歡笑以聲亂之蔗泉亦相與  
笑久之益忘其貧已而蔗泉以大挑選授永明縣教諭  
永明瘠邑路苦遠蔗泉意憂之宜人觴酒賀益爲豪語  
曰君以文章雄視一世世顧莫知君君行矣雄長一學  
又何嘆乎相與負橐之官比至而廣西賊洪秀全陷道  
州烽火相望方是時 朝廷責團練急各府縣獨學官  
閒曹無民事悉使治團蔗泉亦奉檄走鄉寨阨險完守  
保宜人常城居賊至走避賊退又就食永明而廣東賊  
大起出沒湖南邊境數年永明實當賊衝宜人數被賊

數瀕於死益處之夷然常以歸善賊朱洪英犯永明治  
急裝歸長沙而興安賊犯道州路梗畱何家莊進退皆  
賊十餘日道州賊遁去乃行次道州舟人大呼賊至急  
返舟宜人視城下居民狂奔召舟人戒曰江水湍急能  
挽而上乎賊至必不可脫吾死此矣盍往偵之往視則  
州使者縛賊斬城下州民奔視擾亂舟人謝曰微夫人  
吾屬自相蹂耳宜人避亂倉卒課責諸子不少輟自少  
粗知書授章句有疑難輒以意通之長子祖同試蜀客  
船從烏道回詩有曰劍森高閣迴波逐畫帆來宜人吟  
玩再四曰是有詩意可與學詩而宜人固未嘗習爲詩

也祖同中壬戌科舉人有二子宜人抱孫矣廣東賊旣平數年不聞兵戈蔗泉督餉衡州佐軍支食月俸家有餘糧而宜人病病三年乃卒蔗泉泣曰是從我三十年十年食貧十年避寇而病又數年宜人窮哉而獨予之窮於世日夜顧視宜人以自廣天於是將以宜人慰予之窮而今已矣莫予窮矣宜人有子四人祖同壬戌科補行己未 恩科舉人璟同百熙諸生觀同出後兄澧女三人前夫人生也孫二人其卒以同治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其葬以同治八年而塋於長沙北原之邊塘衝山嵩燾與蔗泉相善也哀而爲之銘銘曰

博博之士封以厚許氏賢媛張氏婦生年四十又羸九  
外榮充實中紛糾茹苦猶甘心語口夫賢勤家子克負  
以是歸全無怨咎我銘其幽詔永久

羅母周夫人墓表

嵩燾始識羅忠節公長沙忠節公長予十二年而占學  
籍反後五年道光乙未嵩燾初爲弟子員忠節公應學  
使者試報罷貧不能具舟車徒步歸所居羅山用夜半  
到家會早見所執田皆荒呼門入聞夫人張氏哭聲所  
生子又殤啟盎無儲米就竈突熱水爲飲則夫人以痛  
子故目盡盲不辨火有無忠節公愴然自傷久之學益

進從游者益多又踰年而周夫人歸公爲側室蓋忠節公數爲嵩燾言如此夫人江陵良家女家貧轉徙湖湘間旣歸羅氏門以內之事張夫人所不能任夫人躬任之而事張夫人益勤有事諮而後行忠節公歲館於外父光祿公篤老夫人朝夕視膳時其涼燠調護之惟謹已而兵事起忠節公用團練從曾文正公討賊立功名遂卒於軍夫人部署家政酬酢賓親權衡緩急輕重不失銖黍更歷險夷忻戚三十年在約無怨咨及豐益隆其施被服食飲終身無所加易訖忠節公之喪承事其舅以終而下育諸子俾底於成人皆曰羅氏之賴以有



立實惟夫人之賢子二兆作張夫人出也兆升並以忠節公推 恩賞舉人兆作又早卒兆升從伯相左公

甘肅積功保同知以二品封其母太夫人夫人生以嘉慶二十二年丁丑某月某日卒以光緒六年庚辰某月某日葬衡陽金蘭鄉之原既葬五年兆升以書來曰願得先生之文以表於墓庶吾母之德有傳也兆升娶曾氏文正公次三女也於吾子剛基爲僚壻曾氏能知文又承命以請嵩燾謂忠節公早歲之阨艱得夫人而家日益隆夫人一生之勤得其子而名日益光天人之應於理有可信者因次其所知揭之墓道以昭示羅氏子

孫忠節公德業貽謀大以遠矣而夫人所以佑啟其家其勤賢又可深長思也

黎母宋孺人墓志銘

黎孺人姓宋氏湘潭人庠生銘笏女贈君妻也歸黎氏八年而贈君卒所生子三幼者培敬纔八月耳贈君無兄弟而祖姑舅姑咸在孺人仰事俯育克儉克勤常啜泣寢室而愉色易辭上堂問起居使祖姑舅姑忘其子之死舅歿祖姑歿更與其姑相守養遂其誠葬安其禮宗族稱能而自其舅歿諸伯叔以孺人熒然嫠也稍稍侵削之器用財賄求取紛呶先世藏端溪石硯甚良從

兄某欲強得之孺人正色曰兒輩讀書遺硯幸願終守他物惟所取耳某慚而退會歲饑諸從質田產求鬻昂其值持不決孺人曰某長者貧乏可念祖宗遺業當於我任之如其言署券於是一歲二三役皆任營辦而家實無儲積又倍值無所校諸從自是畏而服之諸子既長就學家事叢委不使知曰無以紛其心同居兄弟爲樗蒲竊往窺之孺人訶責甚厲有從姑從容言兒輩幸成立益少寬之且令居外嬉遨誰禁之也孺人泣然曰此無父之子吾在一日盡吾一日之教不知其他孺人生於嘉慶丙辰五月二十三日歿於道光甲辰十一月

初七日元年四十有九既歿四年于培心培敬具其節行  
以請於 朝 旌如例又三年培敬中式己酉科鄉

試舉人考充宗室官學教習例得追 贈孺人又十

年培敬在京師狀孺人行事再拜請曰吾母歿十有七  
年而墓碑未有立心則何安敢請先生詔之銘嵩燾讀  
其狀拜曰是宜銘銘曰

德貞有曜焉用文之履艱定傾非才曷施始熒在疚人  
謀劫劫塊處虢陵鉤脣棘舌弛張在心羣聲寢譁挈提

下  
闕

譚烈婦墓志銘

烈婦龍氏攸縣歲貢生友夔之女適舉人譚椿祥十有六年而椿祥死椿祥茶陵州人常依妻父讀以故烈婦從居母家椿祥應禮部試京師三年死烈婦父母匿不以聞兄妻許氏知書曉大義烈婦微窺得之迫問故又祕不言歎曰此必以我故也吾豈怯死哉久之察家人形迹益信夜叩許氏戶逼得其實烈婦曰前日見嫂切切語已決一死顧吾譚氏婦明日歸茶陵死耳許泣慰之烈婦揚揚返室如平時既明告父母歸譚氏許憂父母往見烈婦益悲因請送以如譚既至成禮日夕掩戶卧無聲許屏息伏聽微聞喉間格格視烈婦服金屑死

時戊午九月十五日也距椿祥之死六十有幾日烈婦性明爽通書識古今語節義事尤辯咸豐二年粵賊犯長沙道攸居民奔匿烈婦蓄利刃自隨曰脫有急吾與其命居母家姻黨貧者多貸錢存活治女工絕精得者酬金帛歲常豐以其積資私置媵椿祥怪問烈婦曰尊章望抱孫且吾以均勞耳烈婦賢哉初椿祥病亟誦誦語忽張目曰有一言屬皞臣皞臣者烈婦之兄汝霖居海澱馳至椿祥已死且死曰皞臣妹賢也吾何言夫婦人之義以夫顯晦榮辱而惟節與烈則其夫附以傳焉自劉向傳列女至今凜凜存者固曰某氏婦然也嗚呼

椿祥亦可以無懟於其死矣烈婦名佩霞字芝眉死年三十五無子以兄子泰來爲嗣旣葬有日汝霖以其妻許氏所述烈婦死事狀請曰盍爲之銘銘曰

蠕蠕之生以死忽焉泊死汝臨匪易斯艱孰執不撓一  
瞑九淵是宛宛者眉舒髮鬢急變紛紜其安如山覆燾  
均也曰殉所天更無濡忍斯所以賢藏形茲邱旣固旣  
堅大銘深刻垂億千年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四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左彥沖及妻郭氏合葬銘

左彥沖既卒六年其妻郭氏卒吾次五女也時以奉使遠距四萬里外踰五六月乃知其死而哭之又二年東歸其家以耐於長沙羅洋山夏家灣彥沖之葬吾方奉

詔北行未有銘也至是乃合爲之銘彥沖名渾實爲湘陰左氏父景喬舍人以文章高天下其季父今相國陝甘總督恪靖侯尤貴顯舍人治天文恪靖通地理古今沿革及關塞險阨要害彥沖小字丁交與其同母



兄王安石精敏善學生八九年侍諸父談論能喻其旨  
指畫星次辨其經緯王安石能精思遂通弧角九章之術  
而彥沖尤工文自五經傳注及史漢之書皆爲之正句  
讀辨譌誤寫定之本踰二三尺終日操書據几俯而讀  
仰而思若迫不及待者一室悄然不知有人吾嘗以彥  
沖體不任氣血不華色憂其不長獨視其精神內斂嗜  
書若飢渴焦思極能以求有得不遺餘力又私幸其志  
銳而氣方昌宜不窘於用年二十二中庚午科舉人又  
舉一子明年禮闈報罷就省其嫡母兄定海廳病歸其  
子亦殤又明年卒壬申二月初六日也以其兄王安石子

瑛爲嗣王愛亦旋卒遂以其子兼祧而所撫其嫡母兄  
女實許字吾次孫本謀五女性溫淑知書年十二喪其  
母遂歸左氏雖幼已能敬事其兩姑彥沖病割臂和藥  
以進既卒不食三日屑金服之皆不死其病也拒醫藥  
不御曰死吾志也何醫爲其姑諭之爲進一匕以丁丑  
七月初八日卒年二十八嗚呼彥沖之才闇修深造窮  
極古人之域而未有已也孰使其生天闕無聞以不得  
昌其志若吾女者慈惠貞靜又豈多得耶天之於斯人  
也酷矣夫銘曰

左氏之興訖三百年文昭武烈載飛而騫觥觥兩生躡

跡以起跡其所為有進無止溢然以盡電沒風驅宛宛  
吾女追從其夫我悲無窮蓋莫非命萬古同穴於死猶  
幸

魏母王夫人墓志銘

夫人姓王氏衡陽人

贈中議大夫諱某之孫

贈通奉大夫諱某之子年十九歸魏氏實為吾友魏君  
蔭亭之夫人王魏皆衡陽世族夫人少承禮訓嫻女儀  
尤邃於詩其歸魏氏舅蔡臣先生官臺灣同知夫人奉  
姑於家與其娣姒朝夕承事能敬以和臺灣君卒官祿  
食無存餘而食益繁夫人區畫井井內奉姑外贍親族

能寬以裕已而蔭亭以佐今相國李公軍累功保道員  
加布政使銜諸子皆貴盛夫人躬不弛其勞家不易其  
素爲能順以有常也以同治丁卯六月初七日卒於銅  
陵之大通鎮年四十九以夫貴 封一品夫人某年

某月歸葬衡陽縣西之煙沙衝子四人某某女六人適  
某孫十二人女孫五人初蔭亭以貧故奔走以給養夫  
人實承事焉旣終母喪挈家東下會常熟賊乞降蔭亭  
奉相國檄往撫遂以其家入處示不疑賊帥李侍賢憤  
悉眾攻益急城無守兵蔭亭簡料居民與自衛兵四百  
人乘城拒之左右謀出夫人曰而公無守土責誠不忍

降眾之無主也誓以身殉吾去則人心益搖爾曹但努力城幸完無害吾家在也去是何歸乎發所藏佐軍食家僕數人屬使登陴戒毋餒曰吾軍憑城賊雖眾何能爲比援至賊稍稍引去蔭亭乃笑語夫人曰吾自謂膽壯君循循臨急難乃能如是其卒於大通以從蔭亭督榷務病甚日僕婢侍疾者使更其勞謂諸子曰此亦人子淵明之詩可念也嗚呼其存心之厚又如是也所爲詩雖內姻無知者嘗曰此非婦人所宜也取適吾性而已因以悟性齋名集既卒蔭亭爲彙存之其子綱刻之京師光緒二年嵩燾擢兵部左侍郎距夫人之葬十年

矣綱具狀言曰吾母營葬久而墓石未具及先生之在京師礪石丐銘輿致之衡陽亦吾父之命也乃追次其卒葬年月而系以銘銘曰

維魏大名仍世紹聞夫人承之載揚休芬逢時艱屯奮戈從難父子齊軌隨陸絳灌褒功甄勞其施孔多不享其隆委蛇山河首邱衡陽面瀟負嶽彌億千年式此規護

陳母李太夫人墓志銘

太夫人李氏處士大嶸女世爲義甯州人年十七婦於陳氏及事舅與姑而舅年最高承事最久舅心安之每

語贈公汝有孝婦無以我爲慮贈公亦嘗語人聖人之  
言曰終身可行其恕乎吾婦其近之矣以是施於家孚  
於人人推其致孝於舅姑者以仁其宗族鄉黨下逮臧  
獲視所推惠皆若其子弟然督課其子弟又若嚴師然  
當道光之季天下繁富以侈靡相高李氏故鉅族親黨  
問遺豐厚太夫人常裁之以禮曰吾求其有繼也其後  
十餘年東南亂作贈公治團保衛其鄉里以勞卒太夫  
人則獨家督子弟從軍討賊曰此何時乎汝曹盡一日  
之力宜有一日之效其子右銘觀察果用才能顯於時  
有名光緒元年右銘官辰沅道治鎮筵鎮筵新設之鳳

鳳廳也爲苗防重鎮地磽瘠軍米轉自旁縣城北臨江  
所謂烏巢江也沱江白江二水自西合流抵城下名西  
門江水湍激巨石離離蹲立截行舟使不得上陳文恭  
公巡撫湖南謀疏濬之不果右銘度水勢遠近鑿石通  
渠蠲俸入萬金猶不足以告太夫人太夫人喜曰是地  
方久遠之利未宜以難自阻計卽吾日食所需節縮以  
給用累少爲多功幸完右銘於是毅然任之自瀘溪北  
通沅水舟楫輻輳城下兵民大歡於是而知太夫人明  
敏斷決識道理當時賢士大夫或罕能之所以能貞於  
德光於有家施益宏而意量常無窮也太夫人生於某



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七十八累封至太夫人  
子三長樹年四川某官次觀瑞早世次卽右銘咸豐辛  
亥科舉人湖南候補道加布政司銜女某某孫某某曾  
孫某某右銘旣卜地平江縣之金坪奉太夫人以葬以  
於嵩燾夙好也習知太夫人之賢來請銘銘曰

天岳盤盤山水所都蘊真孕靈磅礴扶餘幽宮隩區是  
營是宅彌億千年以竢有德曷云天相惟德之恆造家  
延後於傳有徵累哀以榮是曰賢母鐫石埋銘用詔永  
久

胡母陶夫人祔葬志銘

故太子太保胡文忠公既葬十有八年而夫人陶氏卒於長沙通泰里第其子子勛奉以歸益陽之某里某原啓封而合窆焉文忠公之葬也 天子賜之碑銘褒

寵休烈表示萬世而納壙之文闕焉未備於時子勛幼也夫人既葬之明年嵩燾歸自海外子勛具狀請銘夫人故太子少保兩江總督安化陶文毅公之女其家世具載 國史年十六歸文忠公其讀書知禮法實始受教父母繼又受教舅姑氏人不知其貴家女自始笄又爲命婦從官京師及蒞仕貴州更歷豐約險夷欣戚夫人處之溫溫無弛勞無侈費而務勤施廣惠以蓄其德

終身不渝文忠公巡撫湖北任軍旅戡定東南夫人常  
畱居守刻己自勵珍食藥餌以時輸之軍無乏尤持大  
體文忠公會師九江安徽賊屢上犯武昌以撓之夫人  
屹不爲動其後文忠公移營太湖夫人遂挈子子勛歸  
長沙幕中士丁取忠慮爲民望也阻之夫人曰吾義在  
殉夫無殉城之責向者之不去爲老婦一身無所惜今  
公以兒子屬我去吾分也取忠乃服文忠公建箴言書  
院未就夫人卒成之又建胡氏學塾教家子弟嗚呼文  
忠公功業在天下延施無窮學士大夫多能傳其遺事  
以自重其文若夫夫人之德無文以昭諸後世將使其

善行之在人者隱而弗曜宜於人心有歉焉此子勛所以請之勤也夫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六十有四無子立夫從弟子子勛爲嗣以廕 賞舉人

由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合併爲三等男娶陶氏候選道稅之女夫人弟也一女嫁監察御史周開銘孫某某文忠公延攬人才嵩燾自翰林假歸文忠公駐師英山發使迎勞數千里至武昌夫人致饗餼有加其後雖家居有事必諮有故必省曰文忠公遺意也嵩燾以是感夫人之賢嗚呼是亦難能也矣銘曰

聖清二百年大湖以南元功傑士蔚然興焉嶽嶽文忠

實爲之樞機天下之士奔走輻輳以知所歸爲國爲民具徵之史施之於有家惟夫人之媲美宛同穴之爲祥更千萬年旣用以臧匪吾銘之能恆德有恆而逾昌李母吳宜人墓志銘

宜人吳氏湘陰人故州同銜吳公尙綱之女同知銜李公發甲之妻吳氏巨族饒於資宜人少習勤儉忘其爲富家女佐其夫理家政稱多量少爲李氏健婦李氏素富自宜人之世更變水旱寇亂凡富民居城邑耗敝無一完者而李氏益以起其家宜人之助爲有力焉宜人長於其夫一歲事其夫至八十有三又後五年乃卒老

壽繁祉於時爲盛終其身衍衍爾無尤怨於人無封靡  
於家子孫誥誥習其教無有踰越其賢尤可念也宜人  
生於嘉慶二年丁巳歲十月十五日卒於光緒十一年  
乙酉十一月十四日年八十有九子三人遵植州同加  
同知銜遵蔚候選從九遵慕中書科中書女三人孫十  
人孫女六人曾孫四人遵蔚遵慕早卒遵植將以其年  
十二月奉宜人之柩葬邑南吳家渡山莊之陽嵩壽於  
李氏兩世交好承事而爲之銘銘曰  
居室以敬型家以正維德之順夫賢子良旣壽以臧於  
時有光究觀終始彌年歷紀能此有幾湖湘之濱峩峩

者墳有考斯文

楊母陳夫人墓志銘

兵部尙書總督閩浙楊公夫人陳氏既卒之十有三年子鴻度顯楛卜葬夫人安化豐樂鄉兔塘山之陽又逾年奉夫人行狀來告曰吾母幸得地以葬勤事於工周一年而墓碑未立將使吾母之德闔而不彰無以昭示後之人予小人煢然在疚莫知所從實始受命吾父以先生之文能信而有傳也敢以請案狀夫人景存之女光祿大夫某之冢婦年十四婦於楊氏夫人不逮事姑而贈光祿公與其兄弟方同居夫人承事嚴舅以勤其

舅之黨而加豐所親澣濯饘爨一任之身而賓祭之需  
甘旨之供日儲以俟其乏而歡有餘若不知貧尚書受  
學羅忠節公從領一軍功最多左文襄公既出視師假  
尚書爲佐其家日榮顯矣夫人簡料有無內仁族黨外  
周姻故日殫心於所事而勤有餘若不知其身之貴也  
尚書爲布政使浙江夫人始從之官汲汲以求贊成其  
德有施焉先之有勞焉其之尤嚴於課子曰在官而紛  
靡之習足以奪其志趣也爾父在公無暇私憂其子此  
吾事矣故其卒也尚書以失其助親故之託以爲生者  
以失其依家人之供事左右下逮臧獲賤者亦皆失所



瞻事也夫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五十三子三人鴻度顯楷顯楨庶氏顧宜人出也女四人孫二人孫女二人夫人晚而喜佛不茹暈酒病亟而神志湛然無他言惟連言且欲歸去而已豈其生固有自來耶嗚呼是可銘矣銘曰

雪隴炎溟江陬海維軍麾所躡乾清坤夷朝夕齋鹽春秋藻蘋不有其家以勤夫人承事尊旄字仁嬰弱在困常亨處豐逾約族姻承之如華附萼量盈劑虛納之權度四十年餘詎云悠久繁昌博大乃在身後受福斯隆校德尤多納銘詔世昭信巖阿

胡母全太夫人墓志銘

太夫人姓全氏江西金谿縣人

贈奉政大夫諱啓

謨之三女

贈通奉大夫諱某之婦諱某之妻湖南

候補同知署邵陽縣知縣學潮之母也少習禮儀端靜

淵雅年十六歸胡氏家固貧也贈公積精於學以家委

夫人而父母皆健在潔晨馨夕劬勞黽勉以勤婦事生

子學潮十歲而贈公卒扶持尊章檢誨遺孤婉順無愆

德象有儀門庭雍肅里黨稱焉姑疾篤夫人視藥溫寢

夜以繼日在侍累月罔有情容訖病且憊內姻見者敦

勸休息夫人泣曰貧不能畜媪婢誰當侍吾姑者然夫

人雖貧拊擋綜理常若有餘諸姪或無力蓄室家常爲之擇婚得立門戶如是以爲常學潮旣長始營祿養蒞仕湖南夫人就養官舍茹蔬衣縞戒無令有加於居約時學潮由攸縣典史洊保知縣擢同知兩署邵陽縣知縣夫人皆從焉告令所出諮諏稟承曲得體宜偶沾微疾遂至大漸邑民祠禱山川以祈年壽感傷思慕德惠脩長是有徵也夫人以嘉慶十四年己巳八月十三日生以光緒十二年丙戌八月三十日卒於邵陽官舍年七十有一子一學潮女二長適江氏次適鄭氏孫一某旣卒之明年學潮奉其柩歸金谿以營葬祖山請先爲

之銘學潮既仕具夫人節行請旌於朝初封太  
孺人以轉官加級累封太夫人寵光維休承祚綬  
福上致服勤孝養之隆下有端操型政之美檢會始終  
可云純備乃爲銘曰

母始嬪胡實張門閥厥初艱劬薦葵茹蕨獨隆於養上  
奉尊章旦興夕作饘醢酒漿子生在嬰遽失所天扶持  
病姑身與縈旋子壯而仕拊膺自慰終持一節躬躬如  
畏既耄考終歲紀悠遐祿養匪匱德則云多歸葬故邱  
山川清美納銘幽墟以紹惇史

周母陶夫人墓志銘

太夫人姓陶氏甯鄉縣人國子監生諱文洛之女適同

邑周氏舅諱屋縣學生

贈建威將軍累

贈榮

祿大夫夫諱世泰

贈建威將軍累

贈榮祿大

夫周氏故豐於財自夫人之歸家稍替矣兩世舅姑皆在堂內外尊屬及夫昆弟雍雍濟濟充溢門庭贈公篤文學喜賓客過從酒食無虛日夫人以冢婦主家上奉尊章下支門戶饁爨井臼蚤暮寒暑劬勞黽勉而歡有餘祖老失明祖姑又嬰錮疾夫人事之尤勤權其倦逸涼燠審容察微惟意所需進御以時無失銖黍祖病革歎言斯婦賢孝必有後也吾家其幸昌平會兵事起子

達武累功至提督貴盛極一時餘子資文武歷顯仕者  
相踵也夫人習守勤約蔬食練衣戒其家無侈榮觀不  
易其素有餘以頒親族故舊同治元年正月初六日以  
疾終於家年六十有七子六人振榆振貴太山寶慶協  
副將振林達武甘肅提督 賞博奇巴圖魯世襲騎

都尉康祿湖北候補道殉難貴州新城 贈內閣學

士 子諡壯節孫四人家祐二品頂戴廣東候補道  
家濂一品廕生家煜騎都尉世職家銳曾孫四人聲廉  
聲庠聲慶聲庶元孫一人忠榦以其卒之歲某月葬夫  
人縣南鶴藪山之原越二十有六年達武官甘肅提督

遺兄子家祐來告曰吾母之卒也兵事方殷母命戒無  
令達武知分軍旅之心達武歸視葬倉卒未能備禮銘  
墓之文至今闕然懼無以彰吾母之德使後有聞也敢  
請追爲之銘納之隧道以訖葬事乃爲銘曰

馮山盤盤雄俊所都厥有賢母體靈應符自初來歸人  
隆家齎負荷艱辛愉其容色聯翩六子奮起自躬旌麾  
四羅堂宇尊雄險夷豐約隨其所處於心泰然何有吐  
茹在困不憾處盈不矜發祥膺慶惟德之徵斂形斯邱  
世滋芳烈千齡萬代視此銘碣

楊母向太夫人墓志銘

光緒十有三年春太子少保陝甘總督楊公奉其母太夫人自乾州移家善化逾月而太夫人病又逾月薨於所居之里第於時楊公年六十有五矣弔者至拜哭盡哀唁至必泣失聲喑焉未嘗有言自始喪至卒哭至葬不出喪次不輟泣湘人相驚告以純孝皆曰楊公孝如是是亦可推知太夫人之德比葬具狀徵銘勒於墓石嵩燾辱與楊公交好四十年於太夫人之德粗有聞也其曷敢辭遂承事而爲之銘太夫人姓向氏父永林與楊氏皆籍永綏廳生四歲歸楊氏爲 誥封光祿大夫寶臣公之配家故貧也太夫人少習勤篤事其姑向



太夫人孝而能養封公始以行伍起家居乾州累官至獨石口副將太夫人皆從咸豐初楊公領水師定東南寇亂名聲日盛太夫人乃語封公所爲逶迤一官門戶計耳今更何俟即日去官歸年未六十也楊公擢福建水路提督督辦江西軍務旋授陝甘總督戡治回亂念兩親年漸高疏請終養凡五年封公薨中更越南之亂詔起領軍駐臺灣備海防逾年兵罷仍歸終養又九年太夫人薨太夫人仁施於鄉禮被於家積德累祉福祿純備同治二年楊公以水師轉戰長江薄金陵而太夫人病 上聞詔問起居 賞人棧光緒九年

皇太后萬壽

賞教忠衍慶額及紫檀玉如

意大段紅紬就其家

賜之與封公皆逾八十之年

及其子貴功成位高得請終養修晨昏視膳之節十有餘年初封淑人晉封夫人累封一品太

夫人蒙被

天恩垂問褒賜極人世之榮楊氏世承

其休而載其德而太夫人始終之誼膺受多福咸曰宜稱夫人生於嘉慶六年辛酉歲正月十一日薨於光緒十三年丁亥歲三月十二日年八十有七子二人岳斌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總督陝甘一等輕車都尉兼一雲騎尉彪勇巴圖魯載壽湖北候補道前卒女一人適熊

國恩孫四人正儀花翎三品銜福建候補道懋儀江蘇候補道潛儀樹儀孫女五人曾孫七人道洪候選縣丞餘皆幼以其年十月葬善化一都溫江山之陽銘曰

宏農之裔賢雋所鍾發祥有自肇基女宗 聖祚中

興篤生耆耆膺期誕德是謂名母躋登耄耆終始褒榮仁風遐揚何有虧盈斂彤茲邱遺徽永耀扶喪問疾

天子有詔

曾母熊夫人墓表

夫人熊氏湘鄉人處士熊超羣之女今河道總督太子少保威毅伯曾公之配也夫人始歸曾氏其父母大父

母咸在督家嚴蚤暮請事堂上退與姒娣承事澣澣箴  
紆井臼庖廚推逸就勞夫人終日愉愉無拂色文正公  
躬定粵匪之亂諸弟皆從討賊威毅伯以一軍特起遂  
舉江南功最多凡浙江湖北資俸所入均推惠宗族親  
舊振鄉里之貧乏者夫人口裁手量稱其平終日欽欽  
無溢容文正公日嘗語嵩燾曰吾家衡山之陰婚媾不  
出里術見聞不過耕穡樹蓄吾兄弟自命奇偉妯娌五  
人聚居一堂皆各負經世之略視天下事無不可衡量  
而重輕之吾父嘗顧自憇笑曰諸婦使治軍臨政事裕  
如也吾家庶幾有延平嵩燾因是備詳夫人識量才略

經紀庭戶之內精潔嚴密鉅細有程度推解施濟規畫久遠必其利可常威毅伯以才伏一世罕所當意然獨推服夫人之言常詘而從之及夫人薨哭曰是事我三十年曲折完好惟躬惟敬猶吾私也其所見知裨益我者多也吾此良友其可無耶蓋夫人之德可述者如此自古有國有家者之興必有通德明識助修其內行以厚積其德於家而後其施之也隆而傳之也遠君子之正其家所以內事其身良厚也而固有秉成於天者焉太史公曰人能宏道無如命何吾觀曾氏之興內德之助何其多也聖賢推論天下之理必本於仁義仁以育

之義以正之由天下達之一家莫能易也夫人終身踐  
蹈禮法之中行而宜之可不謂義乎惠及親疏遠邇可  
不謂仁乎以仁義佐興其家可不謂遠乎曾氏賜爵受  
封胙土命氏以貽其子孫其故可思也非偶然也良有  
由也夫人以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終於里第春秋  
五十有一威毅伯方官東河總督既命兄子紀澤銘其  
墓而夫人之子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紀瑞正一品廕生  
紀官刻石埋之而樹碑於其墓道謀所以表示其徽行  
而以命之嵩燾於是著其有關曾氏之大者揭而書之  
以詔後之人

陳恭人墓碣

恭人陳氏名隆瑞祖遠熊父興塏所稱杜卿先生者也其家世居城西距予家數武兩家相得懽世相婚也先生始以女字予長於恭人既卒更爲恭人受幣予家故不甚貧自辛卯壬辰六七年大潦至不能舉餐予兄弟補弟子員恭人來歸生事漸裕然時苦乏歲暮責負者至相聚愁歎恭人視之怡然予赴陳太守館江西恭人涉贛江東出豫章從子信州還渡鄱湖浮大江徜徉而歸歸遂病明年予成進士粗能自贍恭人病歲加篤食之稍豐腆者未嘗入口衣之稍鮮飾者未嘗一被其身

也咸豐二年遭亂徙家玉池山又避寇湘潭之石潭奔  
走流離日暮就旅舍茶人輒遣從婢規視池井溪渠遠  
近曰有急以訖吾事再從予游數千百里相响相濡私  
咻咻然悲相泣也比予游宦京師顧以病不能偕泊引  
疾歸茶人病憊甚臥起需人然竟能有身生女未逾月  
卒茶人性純慤約己厚施與人無怨惡予性褊多怒遇  
人有過失茶人一意掩護彌縫無敢聲言及久覺露予  
輒徙怒茶人家人習茶人之畏事也更相與咎過茶人  
漏言語以恐之茶人吶口短氣自懟所以蔽覆之益勤  
一不出語自明予嘗笑茶人慎而憇又益勞然無以易



其性也初吾母張太恭人病革詔恭人曰若善事我吾視若順也天其有以報若嗚呼孰知其病且死若是遽也可哀也已恭人生於嘉慶二十四年己卯歲二月十五日卒於咸豐十一年辛酉歲五月初六日年四十三所生兒篋也今尙幼女三人予爲恭人營窆某山之陽刻石爲銘銘曰

孰曳之輪而行次且孰張之弧而居睢盱恭人宛宛何吐何茹不喻其誠而反怒爲日月斯逝其庸可追嗚呼恭人苟有過而誰吾規

郭母羅太夫人墓志銘

太夫人姓羅氏湘潭人 贈武顯將軍諱某之子婦

於郭氏爲 贈建武將軍諱某之配有子四人松林

湖北提督芳鏡候選知縣出後夫弟傳均南軒提督銜

記名簡放總兵芳鈺候補副將太夫人賢明有禮

法孝事姑推姑之教以善其家必當於其姑之心順事

夫推夫之仁以施其鄉必適於其夫之志郭氏世爲富

家至贈公始貧太夫人歲竭其力贊賓祭佐施與躬自

節縮衣食儲所需以待應時取辦如未嘗貧其後貴盛

子若婦又皆孝求所以爲太夫人權無弗至者太夫人

居處飲食衎衎爾無異在約時子婦侍妾課以績紵日

有程如未嘗貴贈公始嘗有意置義莊贍族太夫人則以命其子曰自汝祖以上十一世有甚富者十一世以下則皆貧今歲出所有周之無甯竟均與之此汝父遺志也於是提督君以下及諸子婦承太夫人命盡括所有推而納諸宗族爲義莊存其籍於官歲會計其族人斂所入均之及諸所爲利濟事咸備部使者以聞於

朝 賜署書旌之方是時太夫人之名聞天下 朝

廷亦驚異其所爲雖古所稱義田若吳范氏無此盛也同治十有一年十一月壬寅太夫人以疾終於家年六十有一子存者松林南軒女四人其一尙待字孫五人

女孫四人以十有二年四月葬湘潭脈灣之鳳形山先是芳鏡戰沒甯國贈公及姑劉太夫人相繼卒逾年丈夫黃振楚戰沒滑縣芳鈺又戰沒鍾祥太夫人哀甚南軒體羸也又戰屢傷意尤憐之然聞有 詔屬以軍事必速之行松林官湖北提督問一歸省太夫人戒曰我婦人猶知古義在公忘私今後無以我爲念南軒留侍太夫人以孝聞提督君在軍得士心在官仁賢又得民心凡行惠及人必咨告太夫人洎太夫人病襄陽士民奔走祈禳若憂所親聞其卒皆哭太夫人之德孚於人與其子之孝所爲能繼其志皆可述也銘曰

朝有寵錫以昌其延積善累基匪今伊先厥施隆隆自  
今逾廣遂殫其藏均仁族黨篤生豪偉 天子是毗  
歸榮所自德象女師歛形茲邱其封若厦鑄石埋銘敬  
告來者

胡母彭太夫人墓志銘

夫人彭氏益陽人父曰甲諸生壻於湯氏於 贈光  
祿大夫鄉賢胡公爲僚壻相愛遂以夫人歸贈公次子  
春藻先生於時贈公之兄玉峯先生以力田起家子婦  
內外下及工作百數十人執爨井臼以飭婦事無敢或  
逸太夫人遇勞必先妯娌之均勞者相爭以先其當食

與衣必退處於後妯娌之推食與衣者交讓以後鄉里  
皆曰胡氏之家勤且賢也如是是其將興乎已而夫兄  
雲閣先生起家進士官詹事府正詹其子文忠公遂以  
太子少保巡撫湖北推恩   馳封太夫人太夫人自

少至老服勤而身無倦容處榮而面無華色濯滌縫紉  
未嘗不躬親也祭祀賓客未嘗不致其蠲潔也惟勤惟  
儉以豐其家而惟恆以貞其德夫庸非婦德之常然者  
哉然而德之盛固莫盛於是矣春藻先生之卒夫人年  
且六十先後舉丈夫子七人女子二人又爲先生納側  
室劉孺人舉丈夫子四人女子三人皆天撫夫弟子集

翼又天先生以憂傷嘔血死於是斐翼再以夫弟子爲之後夫人骨肉彫傷之戚蓋三四十年未嘗少間終其後子孫之繁衍斐翼爲尤盛將非剝極而復理固然耶抑天厯試之艱貞以終表夫人之德耶夫人生於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卒於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三日年八十有九子斐翼附貢生保舉知縣加同知銜孫八人子勛子勤子勩子功子勸子勸其二殤也女孫四人子勛出後文忠公斐翼將奉葬夫人泉交河洲新山之陽使來請銘銘曰

胡氏始盛夫人來家累勤以豐爲時光華種德自初其

生孔多十有六人女鬢男鬢世不一育鳳邪麟邪卒命  
之後跗萼旁加莘莘六孫如春在葩俾熾而昌乃始萌  
芽九十考終象服委蛇甄德誅行溫惠柔嘉卜宅允臧  
泉交之河於萬斯年吾銘不磨





##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五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 新甯縣江忠烈公祠記

咸豐四年江忠烈公殉難廬州 詔公死事地及嘗

所立功及湖南行省建祠以祀而新甯公生長地又數  
有保全鄉里功邑人謀祠公因言曰禮祠無常制而居  
庫不足以崇廣公德則益侈其閭閻峻其墉垣堅屋崇  
敞丹雘畢事公之弟達川觀察忠潛幼陶刺史忠淑則  
引以自任以塗以垸取具於家曰吾敢勤邑人凡爲費  
萬有二千餘緡經始咸豐八年冬十月落成咸豐十一

年夏四月置祠田供香火歲穫穀二百斛以廟祝董祠事而今廣東巡撫劉公長佑記名道劉公坤一副將李公輔朝皆以贊公軍事致通顯又謀鑿金益置田供祀事及歲脩之費幼陶以書來曰願有記嗚呼公之功漑於天下而名孚於後世施於吏事未數月而民懷之用於軍旅三年而東南數千里保障之功爲大蓋公之生與死天下以爲安危而豈新甯之人哉然而人皆曰天生公才以爲天下而公二三年之間糜精敝髓剗剔彌綸功之及人無窮而其識之遠神之完以施於用未宏也知公深者尤相與悲哀悼歎痛公之無年然則新甯

之人習公深而思之有尤至焉者公始以孝廉究心當世之務度廣西亂將起而新甯爲寇衝倡團練於鄉手擒巨逆雷再浩其後李沅發之亂公弟達川用公遺法討賊有功而廣西賊果大起公奉

詔視師新甯團

練遂名天下比公薨六年石達開犯新甯猶用鄉團破走之嗟乎軍興以來治團練起任將帥爲名臣公與羅忠節二人而已世謂平賊之方獨有團練而德義信勇若公與忠節者誰哉而公獨發其端於亂機未兆之日率先楚人發揚蹈厲功名節義相望以起新甯之於公其尤宜追思不忘者與公弟汝舟忠濟數從征有功後

與賊戰死巴陵之羊樓崗

贈按察使銜得從祀公

嵩燾彙次公之大端記於石爲之嗚咽流涕思天下之艱難而重悲公之不復見也時咸豐十有一年秋七月

### 江氏義塾記

江忠烈公祠旣成其弟達川幼陶復謀構學舍所居之旁以教其族人曰先贈君閔族人向學者少欲爲此而未逮也忠烈公實言之敢無敬承其志夫古昔聖賢所以必務使人興起於學豈將以爲富貴利達之資哉其澤之躬而耳目見聞之途正其措之事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誼明其教之成而風俗變而淳美其才之廣

而天下國家之事任焉而皆宜故夫學之爲術極天下之繁蹟而不可終窮而其本在於忠孝仁義忠烈公以義勇爲鄉人倡田夫販豎皆知感激奮發以急 國難

國家德澤入人之深至此而益見而亦忠義之蘊於人彌綸旁薄自然而愾於天下者也而忠烈公於此急欲開以問學將自其族之人以達於其鄉其意以爲忠孝者生人心者也而是非得失之辨語默動靜之宜受成於古人焉而後沛然不疑於所行江氏義館之設以惠其族人也大矣夫將明先王禮義之教以淑人心文教明而人才懋焉將求之文也文愈盛而士氣日囂忠

孝之誼將薄故道莫著於明倫而莫先於廣識識定則  
持之爲有故而發之爲有本居鄉而化當官而理聰明  
廉潔而可以益其才武健椎魯而可以善其用此忠烈  
公之志也江氏以是爲學吾見其才之成大且多也有  
日矣爲之記而推明賢聖立教之旨以眎其族之人俾  
知所先務爲幼陶兄弟之一助焉

羅忠節公祠堂記

國家之盛衰興廢存乎天而治亂因乎人人道不終窮  
也則常有豪傑不世出之才起承其敝以與天之氣數  
爭勝得則功實昭焉不得而繼之以死而忠孝之誼以

明於天下嗚呼此人道之所以立而天心往復之機所以託而留焉者也湘鄉羅忠節公起諸生以一旅從督師曾公恢復武漢轉戰蘄黃之間東出豫章平廣信義甯諸州郡武昌再陷上書督師規畫天下大勢請以所部間道出崇通與鄂撫胡公會於武昌以攻城傷遽卒

事

聞

天子愍焉

贈巡撫銜諡忠節

詔所在建專祠以祀蓋距公之起事纔四年而公始終所部三千餘人而已軍興以來戰功之多莫公若者天下以是哀傷思之尤深而公在軍亦慨然以天下自任艱難困躓處之夷然獨念時事之日非生民之塗炭若



有迫而何焉以惟吾心之咎其視功名榮寵粹加於其身無足爲其歆喜儻所謂豪傑不世出之才非耶在周易凡爲卦卽事以明吉凶而已獨於困曰貞大人吉於師曰貞丈人吉天地否塞道喪民流君子處此窮達異位皆困道也無已而行師斬刈吾民以毒天下此豈武人陰慘之能勝哉聖人於此急正人事之宜而戒之以貞剛中之德用以消天下之險阻而徼功喜事無所庸焉二者之吉蓋以此爾故於師曰以律律者貞也亭林顧氏謂以湯武之仁義爲心以桓文之節制爲用斯謂之律春秋傳郤穀以敦詩書說禮樂任上將漢趙充國

之言曰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  
觀於此公之以道濟天下之窮安危利病身任焉而不  
疑者亦可知其由來矣諸葛公歸自祁山乃謀校變通  
之道減兵省將明罰思過處極亂之時值事機之變兵  
多將繁民以重困寇以滋豐武人之氣昌君子之憂也  
公之出處本末可以爲丈人之貞矣而輿尸之凶告焉  
然則爭勝於氣數以死而無悔亦豈非公之道然哉公  
故居羅山弟某子某爲祠堂於所居之旁徵記於予予  
是以綜公之生平記其大者而祠之所以成略焉其斯  
以發明公之志也夫

嶽麓書院碑記

古者立學詳於邦國而統於君師比閭州黨庠序之教皆各以其長董之降及漢唐學校之制僅存立教之意微矣至宋而書院興然後諸大儒者起任師儒之責以修明禮教之遺相沿至今而不能廢蓋聖人所以盡性而盡人之性者非能作而致之而已必將有詩書禮樂之文以游其心於高明之域升降揖讓之節以馴服其耳目手足於和雅之規而其爲教又在反而求之彝倫日用而要而致之於中正仁義使其性之所發無過不及之差心之所存無有奇淫邪僻之爲害者是以萃夫

民之秀者習而游焉沈潛而饜飶焉豈以是獎之爲利哉而百司之事於是裕焉而待理天下國家之任於是取求焉而不匱於用人才之成學校之效所從來遠矣漢興廣厲學官以文學掌故爲利祿之階則司馬遷非之而其時齊魯諸儒習禮孔氏之堂陳車服禮器考儀者習其容治經者傳其義尙有以自得者嗣是諸經竝立於學傳習者少師儒之道益衰於是始有書院會天下之學者以道相承以業相勸規濟學校之窮而廣師儒之益君子之學之大防有必辨者義利而已矣盡天下之學一出於科舉其所謂書院者亦以是爲程泛然

不知聖人之教與其所以學者之爲何事是豈立學之本意然哉嶽麓書院肇始宋初有四書院之名而吾楚嶽麓與石鼓並列其間守臣劉忠肅公眞文忠公次第修明南軒張氏及子朱子實躬教誘之七八百年間湖湘人文日盛而未聞有大儒名德相踵以起今相國會公以道德文章爲時歸仰起鄉兵討賊一時任將帥若江忠烈羅忠節李忠武諸公乃多出宿學卓然以扶翼名教砥節礪行爲心意將有人焉起任斯文之責者以相維於兵革摧殘之餘同治七年中丞劉公閔書院前毀於兵有意振新之方伯李公發帑金四萬屬郡人士

成君果道黃君國瑞陳君乃濊丁君敏忠視講堂齋舍  
之就傾圮者除舊布新益廣前規凡在學者感發奮興  
樂書院之有成相與泐其事於碑方南宋時有朱張爲  
之師而士之學行猶闕而未光也元明以來人文稍盛  
矣抑又無與作興之今二公者爲政知所本如此其爲  
道與教又益絕遠於俗而吾楚忠孝廉能隆然以起有  
向學之資其將有明天人之分通古今之宜以大興起  
於學者乎於是舉也又始基之矣

九忠祠碑記

國家治亂盛衰倚伏消長原本人事而苟非否塞之極

則常有豪傑偉人介生其間以應天下之變弛張詘伸  
開闔變化終以其身與亂相靡既久而後定學士大夫  
意索氣潛不可復揚也倡勇敢肩忠義而殉之乃多出  
孤介沈淪傑特之士咸豐之初粵寇起東南今相國會  
公奉 朝命治鄉兵討賊而忠烈江公忠源以一軍特  
起立功聞天下實開之先遂殉廬州之難其後忠武塔  
齊布公忠節羅公澤南皆奉 旨建專祠於是有三  
忠祠之建已而忠武李公續賓殉三河壯武王公鑫沒  
廣昌又合爲五忠祠其後加祀文忠胡公林翼壯果蕭  
公啓江勇毅李公續宜忠毅張公運蘭名九忠祠其間

惟塔齊布公以蒙古人隸湘軍平湘潭賊有大功得專祀湖南省城其八人者忠烈江公籍新甯文忠胡公籍益陽餘皆湘鄉人始建忠烈江公祠得城北古荷花池隙地左右居民治園圃盡收其土拓而廣之以次相比爲丸忠祠皆別室通前爲門右爲饗堂歲時祭祀奉其主而合饗焉祠右有池稍復荷花池之舊爲臺榭亭館雜植花木蓋皆出黃南坡方伯經營之功嗚呼天下郡縣之積設官尹民所以求治者其力皆足以致亂而出死力糜肝腦蹈白刃以與賊相咋挈疆宇以還之 朝廷其平生或未一霑祿食祿食矣而仕亦不豐是以



朝廷嘗褒而大之 賜諡建祠俾忠義之報垂美無

窮文忠胡公以翰林開府武昌爲 天子股肱心膂

負天下之重而頰晚出忠烈江公名最先其亡亦最夙

忠節羅公實始從曾公起鄉里自壯武王公忠武李公

以下皆所嘗從受業者蓋曾公以忠孝大節率先豪傑

爲天下倡萃湖南一隅之人士厚積其勢與力騰蹕以

起以能揉淬天下而蕩滌之而終措之安前後十五六

年建專祠省城九人文武將吏附祀各專祠百數十人

別祀昭忠祠千餘人而忠武鄧公紹良武烈滕公家勝

忠愍曾公國華靖毅曾公貞幹誠恪江公忠義武烈劉

公騰鴻忠壯李公臣典別建專祠又數十人不與焉於是推論始終敘列名諡揭之於碑以昭示 朝廷勸獎忠節慰荅臣民之至意

江幼陶重修新甯書院記

天地之道鬱積久而必洩而盛衰升降相衍相嬗常有  
人焉開之先楚以南地廣數千里南接五嶺新甯之爲  
邑當五嶺之右迤窮荒嶮阻民獠雜居而江忠烈公崛起其間以書生任軍旅率先楚人發揚蹈厲戡夷大難於是新甯百餘里間兼圻節鉞閭井相耀忠烈公之弟達川汝舟皆以一軍起家至監司其季曰幼陶屢出屢

自謝免歸博志一力樹績於鄉自孔廟文昌宮試院學  
田資興苟有裨於斯文廢者舉之闕者興之而書院工  
爲最鉅凡爲講堂一爲院長之居五爲齋舍生之居百  
有二十旁爲廳爲夾室四以居司院事者有興作於斯  
會議焉蓋幼陶與劉文卿郎中王丙垣學博鄧鑑吾孝  
廉爲之倡工費逾萬而膏火之取給於院田者釐舊增  
新費又倍焉捐資助工者十有五人而已旣訖工屬嵩  
燾記其事於石於是嵩燾作而言曰古者造士必於學  
而常統於 朝廷唐之季州縣始自爲學道術寢廣民  
俗日趨而文爰訖明世以至於今十室之邑皆有書院

高者閎侈下者簡陋人文亦隨以隆汙焉屈子楚詞成於羅汨之交濂溪起自春陵天下之文開於楚而後無聞故自漢諸賢祀於學者六十有二人濂溪倡有宋道學之先楚以南無得祀者徐氏集經說百二十有一人阮氏集國朝經說百有二人楚以南無得敘錄者前無與承後無與述相與沈淪汨沒終安於卑陋忠烈公以武功倡而吾楚蔚然顯施功業人相望也幼陶今又以文學倡夫文武之用一張一弛而常相待以遞興意將有人焉導揚楚風而紹濂溪之業者乎惟其積也久而發之以時人心怠而思奮其濡漬於學也將遂宏演

以肆挈提楚人日抵於賢聖斯豈獨新甯一邑之私哉  
嵩燾故樂爲記之竝以告夫吾楚之士之有志於學者  
船山祠碑記

自有宋濂溪周子倡明道學程子朱子繼起修明之於  
是聖賢修己治人之一大法燦然昭著於天下學者知所  
宗仰然六七百年來老師大儒纘承弗絕終無有卓然  
能繼五子之業者吾楚幸得周子開其先而自南宋至  
今兩廡之祀相望於學獨吾楚無之意必有其人焉而  
承學之士無能講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顯於世  
若吾船山王先生者豈非其人哉先生生明之季下逮

國朝抗節不仕躬涉亂離易簡以知險阻通德達情  
既誠以明而其學一出於剛嚴閎深肅括紀綱秩然尤  
心契橫渠張子之書治易與禮發明先聖微旨多諸儒  
所不逮於四子書研析尤精蓋先生生平窮極佛老之  
蘊知其與吾道所以異同於陸王學術之辨尤致嚴焉  
其所得於聖賢之精一皆其踐履體驗之餘自然而蘊  
於人心至其辨析名物研求訓詁於國朝諸儒所謂  
樸學者皆若有以導其源而固先生之緒餘也先生所  
著書存者六十八種都三百四十七卷書逸者又十三  
種始刻之衡陽者四種善化賀耦耕先生刻之貴陽又

二種新化鄧湘皋先生刻之湘潭別爲二十種旋毀於兵湘鄉曾沅浦宮保刻之武昌合五十八種二百八十二卷凡歷二百餘年而其書始大顯鄧先生始謀建祠衡陽之故居不果行竊嘗以爲有宋諸儒之崇祀類由門弟子私祀於所講學地及所蒞仕之州邑旣久而彌光先生伏處窮山無朋友之討論無門弟子之推崇潛德闇行慨然以斯道自任無所求知於人其書晚出天下之士皆知貴之吾楚或不能舉其名蓋其遇視有宋諸儒爲尤艱而心尤隱矣同治庚午嵩燾掌教城南書院始言之中丞劉公爲建祠南軒祠之旁而成君果道

羅君世琨實先後董其役將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學求其書讀之以推知諸儒得失而於斯道盛衰之由國家治亂之故皆能默契於心又將有人焉光大先生之業以上溯五子之傳確然有以知先生之學非元明以後諸儒所能及也儻亦先生之遺意也與

城南書院名宦院長二祠碑記

城南書院舊有名宦院長二祠各爲之總位名氏官闕弗詳嵩燾旣請之中丞劉公修復各祠之就圯者乃屬羅君世琨考定院長余公廷燦以下九人名宦楊公錫紱以下五人蓋楊公實始建城南書院左公以次移建



書院及勅修各祠廟者也又得吳公榮光一人始以經學訓詁校試肄業生自雍正元年湖南北分闈省試成之者李公發甲而前此請定南北中額有趙公申喬始請分闈有潘公宗洛同時又有呂公謙恆典試湖廣屢以分闈請迄今無能舉其名矣四公者皆有惠於楚人士趙公李公既有專祠而潘公呂公之祀久缺友人李黼堂方伯議請以李公祠改建爲三賢祠意以主分闈者三公實先後之合祀爲允楚人以崇祀李公久不能易也嵩燾旣爲二祠設位以祀乃於各宦祠上方增祀四公以存其梗概夫爲院長者學行各不同要皆有教

澤畱遺爲名宦者治行亦各不同要皆有功學者使夫  
後之人入拜祠下慨慕流連以知書院之建始自某公  
分闈之議始自某公而成於某公治經始自某公一政  
之及人俎豆歆之不能忘後起者可以勸矣亦使知夫  
書院之緣始與其讀書取科名疊更諸賢經營籌畫積  
之久而規模始具所以崇學而興賢者若是之艱難也  
承學之士繼而起者亦可以勸矣祠旣成竝爲記其事  
於壁俾吾楚之人有考焉

湘潭郭氏義莊記

自宋以來士大夫相獎爲推讓以仁其族下至委巷平

民家有饒餘則率出田均食宗親計口授餐名曰義莊  
然或百年數十年輒墮壞以盡獨吳范氏義田行於今  
蓋八百年古仁人有所興造於時各視其量之所極量  
大則傳之久長而吾觀范氏所傳遺法亦若人世義莊  
之爲無殊異者然則其所謂量者固非取具一時之法  
而已其道德聲名積之深而施之廣誠有其本也范氏  
義莊侵削者屢矣而卒延以永邦人士敬禮之官吏亦  
從而護持之是以將圯而復興歷久而愈光也吾宗子  
美軍門起家節鉞功被社稷名聲震天下同治庚午由  
湖北提督歸省長沙以母命盡蠲所有資產爲義莊以

贍其十一世祖以下伯叔兄弟卽其諸弟與其妻若子  
並以歲計口受分大吏以聞於朝得旨褒異

賜署書以旌之范文正公以德子美以功相望八百  
餘年以傳之久遠無疑而子美悉竭其私並其先世所  
遺畱及弟妻所蓄積傾之又未知文正當日所出俸祿  
之餘亦若子美之盡發其藏一無私焉否也是其奇節  
偉行且欲駕文正而上之豈惟郭氏子孫世世敬守以  
無失墜其自邦之士大夫上迨有司以達於長吏相與  
維持保護與子美之功之名照灼天地以永無窮載名  
簡末皆與有榮焉子美之弟涵萬軍門歸自襄陽傳其

兄命屬爲之記因書以諭子美且告後之讀斯記者

絜園展禊圖記

同治十有一年壬申三月二十三日重集絜園爲展禊之會於時宿雨初霽晴雲靄空時露妍日園花嫣然倚風微笑相與飲酒樂甚已而喟曰永和距今二千年相視猶昨日事以羲之之文也當時顧長康已爲作圖而蘭亭禊序至唐始顯長康之畫至元始顯傳世久而收名也遠今取快一日之間紀之以文摹之以圖取自爲豪而已則又何必後於蘭亭之游也是會也羅研究生舍人年最高岸然撫膝想念唐虞老梅臥地如几一童子

倚杖旁立舍人所自號爲梅根居士者也冠素霞冠曳  
朱履撚鬢注視類有道者巴陵吳南屏學博也據案揮  
豪侍者環立旁一童子捧軸進大興楊海琴觀察以善  
書名者也高顙廣額面頎然槃薄一室老畫師會稽孫  
朗青刺史也據石端坐不甘短視揚其目若睇遠者平  
江李次青方伯也手書席地背負山傲兀自喜者龍山  
劉史亭明經也憑几睨海琴觀察作書回顧小童若有  
所語絜園主人張力臣方伯也蹲踞地上偉榦蹒跚自  
負霸王之略善化何鏡海觀察也瞑坐蒲團左右修竹  
颺颺若微吟皋蘭朱香蓀少尉也納手袖間撫樹微眺

樂南屏老人之趣意引而近之玉池老人嵩燾是也入園引回廊兩梧矗立憑軒作草書嵩燾之弟崑燾意城也凡會者十一人以蘭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十一字爲韻人賦一詩並以齒序嵩燾當第五人意城第七人南屏老人旣爲記而嵩燾序其後並其弟屈居十一人之末者謙也蘭亭會者四十二人盛於今日矣而自謝安石孫興公以下詩成若逸少之數凡十一人與今日人數適相當無憂罰巨觥者未知蘭亭之果盛於今日否也自西漢相沿以三月被灞上遂爲盛集亦或以八月而韓詩傳稱鄭俗三月上巳執蘭水上以

被不祥後漢書禮儀志據以爲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魏晉以後乃獨以三月三日今之展禊猶漢儀也而唐宋詩人以展佳節爲名遂亦因之至於此會之由來詳南屏老人前記更歷二千年有欲追續此游可考而知也

石筍山房記

予往來醴陵樂其山水清夷曠遠特出雄秀意必有畸人傑士生其間及吾身求之而固未見也晚乃得稱三吳君稱三之言曰韓氏愈之文李白杜甫之詩實始盡變古人之體制而以才自放繼此數百年能者六七人



耳皆以才自放而極盡體制之變者也其餘才性之所  
近依類以求合焉皆足以取名於時而其久而益光者  
必其能自變化者也故其成有大小其才力之所極有  
難易要歸於能自樹立不苟同於人嵩叢竊偉其言夫  
衡嶽之峯七十二湘流九折環屈其前望之而若迷挹  
之而若絕其蜿蜒旁薄盡有七十二峯之奇以成其大  
遠近臨視盡態極意而莫有同焉斯極爲變化之盛者  
哉稱三所居曰石筍山林園之勝甲一邑有亭翼然有  
溪澄然峻坡巨嶺蟠旋曲抱十餘里而郭其外窅然自  
具邱壑有類其言文者嶽者山之極降而以山名不知

其幾千萬也陔長疏密以獨擅其勝爲奇杜韓者文之極降而以文名不知其幾千萬也清奇繁簡以能自立其體爲至稱三之文予旣受而讀之矣僕遂能命駕醴東訪稱三之廬而觀所謂石筍山者乎夫山水蘊奇效用於人一成之邱一卷之石賢人君子流連寄意而稱三汲汲求詩文以表其居憂遂湮沒吾見稱三文日高此山將日顯後有語醴東山水之勝低徊景慕爲其地增重者非此山房也與

浩園雅集圖記

光緒六年春三月新甯劉公自粵移督兩江衡陽宮保

彭公適巡江東下相見長沙而善化少宰黃公方以浙  
江督學假歸省墓於是李君次青朱君宇田李君仲雲  
黃君子壽張君力臣鄧君彌之及吾弟意城相與會觴  
於曾太傅祠之浩園彭公據石作古梅高八尺雄奇自  
喜題詩云莫言老幹堅如鍊曾歷千霜萬雪來起立四  
顧拈鬢大笑相將穿石步池上循水榭憑欄展坐縱論  
天下得失劉公獨上危樓俯清池橋亭水竹映帶左右  
怡然有邱壑之思其意量皆若不可窮者自曾太傅起  
一軍削平寇亂將相接踵以起聲名動天下二公功益  
盛名益高黃公官翰林且四十年爲老師祭酒各以王

事會於鄉里嵩燾得與諸公文酒從容揖讓一堂之上  
此景良不易得而諸公所至光氣照耀學士文人追摹  
而贊頌之以自矜寵矧今聚集歡讌衣冠言貌偉視一  
時於是十一人各圖其形刊之祠壁以志湖湘韻事更  
千百年必有流連慨慕想念今日之盛者是會也黃公  
自以居省會亦附主人之列云

瞿魯青先生二圖記

瞿魯青先生嘗作二圖一自寫其身由少而壯而老乘  
枯查方羊海中少者持楫而老休焉曰自濟圖一寫其  
夫人及其三子曰課子圖先生讀書負奇氣困鬱無所

發攄隱於畫以自見其自視其身無能有爲於時而畢其心與力以有待而爲生雖其子之成否若亦無與於其身而惟其身之計抑古之賢者固有羹藜不糝曳履不完而歌聲出金石彼其於身無待也而其道之行不於其身而待於後世然則先生於此其固無待乎將以其無待者自幸一日之生而泰然以自足以其有待者屬之子若孫而已無與焉凡爲此圖五十年其孫子玖學士始出而求所以表章之其課子圖則學士之父與其世父叔父擁經環立年皆未逾冠也自古豪傑偉人之生必有所自命雖在貧賤其氣概嘗加於一切功名

富貴之上先生之視諸子誠有以異於人而待以發其志事跂而及之惟日不足而先生固曰吾有待也在我者無待而餘皆有待無待者躬任之有待者將假諸人以任之先生亦自憙其夫人之賢足任其子之教也得所任而後其所有待以行者積焉而不匱行焉而不憂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王介甫敘仲氏訥當寶元康定間言者喜論兵然計不過攻守訥獨推言尙書所謂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爲禦戎議二篇盡其在我之無可待者自畢其心與力以無有悔而其餘利病得失之言可無言也此聖人所以待之天下

後世無疑焉者也嵩燾於是二圖竊有會其意旨爲其  
記族有天下國家者取則焉

聶仲芳心齋跋

莊子人間世篇有心齋之文而曰惟道集虛虛者心齋  
也夫齋之言齊也潔齊其心是謂心齋非使其心虛而  
不受物不能使之潔齊故曰惟道集虛魏晉以來燕居  
之室名齋卽取潔齊之意仲芳觀察揭所居曰心齋人  
生大要莫如治心持身應事及當大任皆以一心爲之  
準則言心而萬事萬物具其中可謂持其本矣莊生知  
道者放言自恣而精微固存仲芳自得於心齋之義與

明世言心學者固有異也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六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武甯劉氏孝友記

光緒十有五年春二月劉定夫觀察權衡永郴桂道還至長沙過予談因及前歲權鹽法道尊公新樓先生實來就養湘人多道其盛德時年八十獨彊健儻尙可一至于觀察曰吾父習儉以在官爲養之豐也不欲至因推言其家世甚備予爲心怡神悚聽之久而忘倦也君曾大父少堂公以孝友聞鄉里部使者具其事旌於朝家貧也事其母曲意承歡不知有貧善服勤居積常

羸晚益富則推與其昆弟子姓以逮其鄉里有興作曰  
於我乎任有事資眾力以辦曰於我乎先卒年八十四  
配張夫人年三十以卒遂不復娶子益齋公相繼爲孝  
友配張夫人侍其姑疾五年未嘗離左右姑病痿臥起  
需人夫人察言觀色以求得其意所適應時取具姑亦  
自忘其病及病篤執夫人手仰天呼曰嗟乎吾何修得  
此孝婦願天俾若子孫世世賢孝以報若也是時姑年  
三十餘又方貧夫人年裁及二十也言者尤以爲難少  
堂公性寬裕喜施與藹藹然仁也而治家嚴整有法度  
益齋公終日侍鞠躬屏息翼翼如畏而常曲體所欲先

事夙戒以俟命卽有施濟推親意而順成之生平未嘗  
與人校得失或有侵侮處之怡然而益推誠相與旣久  
皆服而化之加敬憚焉生子三人次卽新樓先生也仍  
世孝友新樓公益讀書研究經史發其志業鄉里子弟  
多從受學所成就甚眾與人款曲怡顏自下而於節義  
名教所關侃侃無阿回人資其言以爲程式弟韻芳自  
少出嗣從父家中落公與兄韻芬哀計其資財與弟均  
分之旣分兄弟相守涕泣數日不忍言去配張夫人和  
其妯娌益加勤也今新樓公八十二兄年八十七弟七  
十八終日相聚歡笑治酒茗酬獻里人望若神仙焉觀

察曰吾父以上數世未有科名仕宦而以孝友聞一邑  
入其門肅肅如也登其堂子若孫若小史趨事者訥訥  
如也惟謹其質行人皆以爲不及又曰吾大母之喪遺  
言爲劉氏婦數十年及見先人之懿德歷傳而世守弗  
失將必有興者我死殯我西堂幸見子孫讀書有成乃  
葬我新樓公奉遺命不敢違時觀察已能讀書應試服  
闋補縣學生乃告於殯柩葬焉旋舉於鄉以進士通籍  
涖官中外劉氏之興自其大母見之審矣善之積而福  
之應誠無踰孝友者雖然君子之爲此豈有意期於其  
後哉前唱後于仍世由之惟性所安母德之隆又若符

契斯所以爲積累之厚也少堂公名良承益齋公名謙  
新樓公名榮竝以觀察貴 贈封通奉大夫妣皆夫  
人嵩燾爲彙次其家世以著劉氏之所以興且以風世  
焉乃爲贊曰

人道之存孝友是基曷根於心而弁髦之君家保此以  
爲世資後先相因若營其私厥宗以光恩斯勤斯有來  
取則視此贊辭

新甯縣育嬰堂記

周禮鄉師歲時巡國及野振萬民之羸阨老幼窮困之  
待養王者委其政於鄉此邑賢士大夫事也宋真文忠

公安撫候南建慈幼倉當時傳爲仁政而育嬰堂之設  
徧及荒州下邑雍正乾隆之交稱極盛矣後稍廢墜失  
其故焉牧令者之於民疾苦曠若不相及也士大夫高  
者廢事墨者營私馴至數十百年所爲悉戾乎古而後  
良法之僅存蕩焉不復可紀由天下以訖一鄉一邑之  
事皆然也幼陶觀察爲善於新甯盡起已廢之典而聿  
新之間及育嬰喟曰誰氏之嬰而尸其名則悉發所藏  
責鄉正會諸育嬰之家歲總其數而均給焉行之一年  
又喟曰誰氏之嬰而尸其名於是營建城西隅地爲堂  
數十楹令育女者挈所生居養其中期以三年月米三

斗錢千帳褥衾茵之屬畢具所生母或亡或有他故則  
雇乳者分育之歲收養八十至九十人行之二年又喟  
曰新甯僻且陋顧如是多哉彼有贏焉而吾憊不支何  
以能久於是規其所入又益置田以廣之歲得穀二千  
石計其息以養五十人爲額闕者補之具其事於縣以  
達於府於巡道於布政使司俾邑之人循守爲經制夫  
使一邑之事得一二人綜而理之其利數十年或百年  
又將有人焉維持於其後而後利可永而法以無敝也  
推而至於天下猶是也慮始者之勞與繼此奉行者之  
力與奉行之久而敝而矯而正之以無變乎其初存乎



其人而已其爲功又豈有讓焉幼陶之意誠勤勤矣所活歲五十人耳惻怛以求之權度以行之更三年而成厥惟艱哉知其艱而儆精罷神以要於至善循途守法而使可以不至於亂嗚乎斯其所以賢也記名於石俾後之司事者有考於斯文

五賢祠碑記

光緒四年湖南增修貢院規模大備相與謂歷科省試長沙郡屬所隸士爲多喧壅雜揉不可比次謀就貢院前購地建坐棚集郡士其中設引牌導之臚傳序行無相陵越亦俾以時休息閱三年壬午乃訖工於是合辭

言曰自元設行省併荆湖南北上及粵西爲湖廣訖我朝雍正之初蓋五百年元皇慶二年行科舉法省試以八月爲期集諸路之士領於行省垂至於今亦五百餘年其始視湖以南邊郡耳言文學者弗及焉自雍正之初至今百餘年文物聲明炳然日新而歷漢唐千餘年魁人傑士挺生其間下至明季我朝之初文章節義尤稱極盛而風氣久而未開將非科名仕宦之未顯其氣固鬱而不揚耶此湘人追念河陽李中丞分闈之功所以久而不忘也李公專祠奉祀百有餘年其先武進趙忠毅公實以宦蹟建祠而湘人士所稱說亦並以

分闈一事趙公所請分卷而已宜興潘公繼之始以分闈請洎李公三疏言之奉旨俞允終爲部議所

格逾五年新安呂公典試湖廣又疏陳之時康熙五十九年也明年世宗御極遂下分闈之詔

桐城方氏爲呂公墓志稱其官御史疏請湖南北分闈省試天子爲更舊制是世宗之特詔卒

成於呂公而湘人無能言者三公者始終持分闈之議以上感天心而其名或顯或不顯或竟無知者

如呂公是也李黼堂中丞始著議請改建李公祠爲三公祠歷年久遠有司亦重其事憚更張之煩至今日三

公之遺澤顯著昭列而報祀之禮或關心則何安於是  
議就坐棚中楹合祀三公又上溯趙恭毅公分卷之請  
下推至雍正二年下 詔分闈卽於是歲舉行由

李公始奉

旨具題方伯商邱宋公因明藩故宮

建貢院旋改爲湖湘書院至是一仍其舊制湘人追念  
其枻始之勤亦有功於分闈者也合祀之爲五賢祠夫  
一事之成勞更歷數百年流連慨慕其功有足思也而  
枻始愈艱則其思慕也愈深湖南之建行省自分闈始  
也集數公之心力展轉以求成部議愈堅請之愈勤非  
有以表章而崇祀之則又烏知百餘年科名之盛人才

之奮起所以成就之若是之艱難也書其事以諭湘人  
以存先哲之遺烈俾永無忘董其役者善化陳開瑞長  
沙魏瑞斗李銘勳劉毓蘭也

金鶚書院記

書院之始當唐元和時而莫及衡州之石鼓宋初有四  
大書院之名湖南路嶽麓石鼓居其二名山勝境靈秀  
之都清淑之氣鍾焉集諸生講習其中藏書以寶之謂  
之書院於時縣皆有學而書院會學之成歷數州郡而  
一見固必有道德文章之儒董治乎詩書磨礪乎仁義  
以開迪所學之不逮故其教之美踐成迹以循之以知

禮樂之原其才之成不越矩矱尺寸而可以備天下國家之用此宋元以來書院之盛陶成人才爲尤至也

國朝乾隆之初

詔天下立書院於是書院徧州

各縣或爲郡治則郡與縣常分建焉而書院遂爲通制所以教之一出於時文帖括之爲導之仕進而已於聖賢道德之旨修己治人之義未之或知也劉彥臣令君宰巴陵以郡有岳陽書院而縣無之相治南五里之金鵝山面洞庭而負抱郭諸山左襟澗湖右矚岳陽一城狀若仰盂顧而歎曰釋老之宮盛於齊梁歷千餘年盡天下名山皆梵宇也其幸爲書院鹿洞鷺湖可計數耳

而金鶚之山雄踞郡城之南訖今獨完將非天地之畱  
貽以發斯文之光耶商之邑士王啟昌廖文望劉鶴齡  
及提督陶君定昇鳩工庀材隨山勢環合繚爲垣建藏  
書樓其上下爲講堂兩廊齋舍各二十六循廊而西爲  
院長之居左阜隆然雜植桃李透而下建稻香樓於其  
前石有泉清冽可飲架屋一楹當泉之眉曰知味軒稍  
下數十武得平地盈數畝築小園藝蘭數十本曰蘭圃  
山之顛舊有文昌亭葺而新之後有洞窪然容數十人  
曰桃花洞用其名樹桃數十株游觀之美絃誦之音交  
會茲山之前夫爲政莫先善教而貽澤之遠且長莫大

於興起人文令君之爲邑修城郭廣積儲蠲苛去煩人  
民大和以其餘閒勑置書院拓人士之咫聞舉百年之  
廢典羣情翕戢刻期歲功趨事之勤與其純茂向學之  
風有足多者而非令君之政有以得之人心其勤勤爲  
學之意又足以相感發烏能若是成之易哉往吳南屏  
舍人嘗言金鷄山宜徙建書院以爲他日人文之盛必  
基於是數十年後當有成其議者今十餘年而令君之  
爲此適與舍人之言相應前代學校之隆人皆自得於  
學隨其造詣之所及可推見之施行今書院徧山州下  
邑而悅怫古人名山之業若令君之爲不數見於天下



士風之敝亦至今極矣幸及書院之成尋求立教之本  
旨端其則於始而正其趨於漸遏虛浮以實踐化囂陵  
爲禮讓吾衰且老猶庶幾及見之光緒十有二年歲在  
丙戌冬十有一月

重建湘水校經堂記

湘水校經堂南海吳荷屋中丞撫湘時以經學課士拊  
爲之名而實未有堂也時歐陽坦齋先生主嶽麓講席  
就齋西隙地建屋一椽存其名中丞罷歸此課遂廢而  
堂爲虛設且三十年濟南毛寄雲中丞重興是課黃南  
坡觀察爲集貲定立章程自中丞以下至郡守月一課

自是湘人士稍稍嚮學矣又十八年餘姚朱肯甫學使始取鹽筴餘款倡爲之集高才生二十人治經其中因故城南書院遺基治爲民舍者以名堂蓋距南海中丞始名堂時五十年矣古者學校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所以節民性而興民德一本於經自周之衰聖人修明纂述以教萬世三代典章制度散佚無徵猶得存其遺文以知質文升降之數因革損益之宜國家所以治亂興衰旣得備知其故而又以窺理道之精達人事之變以蘄至於察人倫明庶務下至起居日用之常進退揖讓之節莫不備于其中一日去之而

若耳目手足之無所措終身由於一藝之中而相與討論行習之靡有窮也漢承秦毀滅詩書之餘稍求遺書置五經博士聚講於京師諸儒通一經者又各以顯門教授鄉里天下之士爭以經明行修相獎爲名朝廷設六藝之科以整齊天下非經博士講授有異師法悉屏不錄是以學出於一人才之美風俗之醇悅然見三代之遺有宋諸儒出不專治經然其所謂師法相與遵守之轉相傳授人才尤盛焉班氏之傳儒林以爲百有餘年支葉蕃滋蓋利祿之途然也有宋諸儒於此急正義利之防諸經訓詁時有出入而微言大義所以振發人

心尤至於聖人成已成物之學一反求之心性本源之地以立之基而所用爲學者終亦不能離六經之文以自爲說歷元至明其風浸微然老師大儒昌明正學往往而在至於今日而遂泯然無有講論及此者矣學校之敝人心風俗之媿豈小故哉嘉道之間儀徵阮文達公立詒經精舍浙江繼又立學海堂廣東獎進人才爲盛自頃十餘年各直省亦稍建書院以治經爲名下及郡縣亦相率爲之而湖南校經堂課實開偏隅風氣之先意者經學將遂昌明承學之士有所憑藉以資討論庶幾一挽末世之頹風邪餘姚學使之功殆尤不可泯

矣抑吾聞學者之治經將自事其身與心以俟用於天下而或以學資其陵獵以長其傲慢之心則視空疏之弊爲尤烈是又在學者之自審耳

舫泊記

舫仙方伯於所居晏家塘拓地爲園構亭築池治小艇其中顏其室曰舫泊夫倦遊而思憩其廬倦宦而思返其初狀若浮沈大海望崖而求息彼其才與志所以蘄用於一世者願已盈而能已索也舫仙負經世之才當服官之年一試之政動遭摧抑甯能泊然無介於其心而觀其意量反若有甚適者譬之舟然斷潢曲港波浪

驟興叫號失據者一葦之航也。櫂艫巨艦當江海之衝，風濤震天，力足以勝之，夷然不驚。其船舶其力定，則其神裕材固有大小而量，因以爲舒促。舫仙視艱難險阻，與其得志而娛樂，一自用其能以行其素，退卽休焉。仕止綽然，惟遇之安，所以爲力定而神裕也。日吾嘗聞舫仙言，晏家塘爲其先世始遷湘時所卜宅，今五百年矣。展轉易居，不越陳氏子姓，而方野畸零，析分贈公旭亭。先生分受定居焉。至舫仙乃全而有之。歲甲午，贈公應省試歸，夢乘巨舫泊於門，雲霞五色照射庭宇。因竊自言：吾家當有與者，其應如是。時舫仙生四年，遂取以字。

之曰此吾所以志也江湖舟楫之用致遠以利天下利其行也而日必有息行海者或至萬里數日而一息其泊而息也以蓄其行之機也君子之道蓄之己而已無待於世也而需用於世者固有待焉舫仙用其先人命字之意以舫泊自寓若將安焉無待以行世然而舟舫之用終不廢於天下獨安能以無待乎哉爲之記以告世之知舫仙者光緒十有二年歲在丙戌冬十有一月書湘鄉易龍長先生軼事

友人易君良翰述其曾大父龍長先生軼事多可聽自其少以耕起家歲校其贏餘置田田益多耕益勤晚年

乃大富盡以其田賃耕者而日行田指視而董勸焉賃  
耕者亦日益勤歲時宴勞與坐釣禮歡若家人租課入  
計斗甬輸之倉不加權概布廣席前除有沾濡就席暴  
之不以責賃耕者久之賃耕者自相誚讓簡料所納租  
乃敢進湘俗隨租有雜款若雞若稻秉一弛不問他善  
行服鄉里甚眾此尤嘖嘖傳誦漢置力田科名臣大儒  
多始任耕是以農與士並貴自唐以後口分永業自爲  
耕者十無一二大率受役富民而已千餘年來農失其  
業而實與名皆亡若先生者其猶有躬耕樂道三代之  
遺風乎能爲農所以成其爲隱君子也嵩燾嘗聞之先



人曾大父望湖公家巨富歲常施貸於人逾年一會計之不刻期不責息子弟私疑其過弛望湖公詔之曰緩急所時有吾以有餘應人之緩急而取償焉幸矣何多責乎諸償者聞而爭相先而息反贏此皆在乾隆盛時士大夫相習爲純篤誠若固然而人心風俗之累積以成乎古處者尤可深長思也若先生之風誠未易求之輒近百數十年中而其時人知敦實不爲名善行在一鄉沒齒而無有聞蓋又不知其幾也非易君兄弟之貴顯卽先生之潛德誰與明之故夫行善而有聞亦豈不在乎賢子孫哉

忠義祠明知縣楊開家屬題名碑記

道光二十有八年長白裕公督楚之十二年再舉巡方之典於是邑人合詞以故明知邑事潮州楊開殉張寇難事始末具呈請祀於學下其事於府於縣縣令劉公具以事實申之於府於布政使司以達巡撫都御史會名以聞於朝天子嘉焉詔祀諸邑之忠義

孝弟祠而以邑民黃鳳德同殉難者均焉其從難之縣役鍾調元邵受連程可行鍾楚貴竝楊公家屬十七人分別建祠以垂示久遠蓋去楊公死事之日已二百年發其端者吳參軍謙舉其謀者左舍人宗植而卒成其

事者吾叔孝廉名家彬者也明之將亡盜賊竊發賦役繁興其勢岌岌不可終日楊公至則蠲苛徭省急役與民休息其有德於吾民甚厚寇至城破死職耳而遲迴召募於數千里之白鶴山勢窮力屈始以身殉彼獨何求與其民衛從之嚴艱辛困苦相爲維繫以抵寇罅而待濟也蓋其勤矣夫至捐棄其家十七人奉其一身以圖於外幸此城猶可復得其終不可得而卒以死其心尤有足悲者始邑人以從祀昭忠祠請部臣議謂昭忠祠祀 本朝死節之臣無及前代者可祀之忠義孝弟祠嵩壽竊意忠義孝弟祠之祀各以其鄉之人楊公勤

事於職而效死於民祀之名宦祠可也而邑人昧然以昭忠祠請誠有過者其立石題名者若楊公家屬十七人若黃鳳德之妻皆無名氏可稽則各埶於其主之下不別題名節孝祠於是戒期伐石周視堂宇屹立永固既蕝事嵩燾爲之記竝箸楊公從祀忠義祠之略以俟後之議禮者釐正焉

案題名碑據舊志黃鳳德妻無可攷蘇溪墩黃氏譜載黃鳳德妻劉氏舊志失於討論耳

郭氏義莊後記

吾族自明季至今存丁百餘人猶有衣食不自給者道

光二十五年從父蓮舫公以從祖誠齋公遺命蠲置義莊以所質吾弟蟄存西門二宅充之自四世祖以下諸房貧者月有贍歲有寒衣之費行之二十餘年矣嵩燾閱諸貧者生齒日繁所贍或不濟乃稍推廣坵益竝及四世祖以上諸房悉族之貧者皆贍給焉蓮舫公故有記揭諸祠壁嵩燾復推明此意爲之後記嗚呼百人之族而爲望姓徒以科名稍爲繼續而已其間豐裕者數家自食其力以無憂困乏又數家其貧不能自存者相望也古之君子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豈以是爲仁哉不如是而道固有未盡也乃使一族之人飢者寒者坐

視而莫之救雖稍資濟之而果能獲其所與不能獲其所視三代之民固猶遠矣道德不足充人之志氣則士或囂職業不足盡人之程度則材或枉古之君子非恃其力能養人而已以道貞勝而以人養人有餘裕也此之弗能而區區自致其力以推及一族之人亦或有至有不至均之於道未盡也嵩燾竊用自疚亦願族之人以是自勉焉

重修考棚碑記

邑考棚自乾隆五十年道光中增置雲路門歲久剝蝕上漏下滲門壁不完光緒元年邑令冒公謀葺而新

之增置東雲路門各爲閣道屬之至公堂以避雨雪泥  
滿圯者墉之剝者鬆之添設几案編列號次於是規制  
煥然一新自漢以來所謂選舉貢其名於朝而已東漢  
乃有試舉之法至唐而諸道下訖於縣皆有試宋興乃  
一試之於學元明以後法稍備矣然自宋諸科之試常  
假諸寺院爲之則知其時與試者無多也元明定爲縣  
府試一試之府縣之堂至 國朝乃皆別立試院文教  
日昌人才蔚興五尺之童提槩懷鉛爭自濯磨以與觀  
光之榮湘陰縣試多者至二三千人聞諸父老往時縣  
試彬然就列無或譁囂而後乃稍陵夷積久益失其故

夫物之將盛也必得其理其將衰也歧行逆施蕩而不  
知所歸其終亦困辱隨之以今日人才之盛視往時何  
啻倍蓰而學行固不逮遠甚則又未知應試者多少盛  
衰之果何如也古今治亂之大原端本民風而尤莫重  
於士習官斯土者以急正士氣爲先庶幾 國家作育  
人才之意可以無愧卽修葺試院之功亦不至終泯也  
是役也董其事者羅時松龔猷獻李其昌費至四百萬  
錢歷光緒三年工竣越三年顏邦翰韓城請紀其事於  
石而嵩燾爲之記

記戒壇僧



度羅喉嶺而南山峻削沙石頽黝相間折徑斜險稍透而西有峯嶢然離立眾表馬鞍山也望戒壇當山坳北達獅子巖繚曲盤鬱若隱若見出入高下取徑焉又西極樂峯益奇峭明如幻律師說法爲戒壇左右多古木壇外數武白菓松一本高七八丈九榦相糾結寺僧名之九龍松其右毘盧千佛閣松栝林立尤奇者活動松樛枝交重蔭垂一墀橫盤如龍引其一枝旁俱動搖如靡天風蒼陰猗移波濤自盪余笑以爲戒壇怪特於松尤勝自餘無取乎爾寺僧超塵進曰人亦有怪特若吾石山僧者豈願見乎乃道余上毘盧閣閣半接木爲飛

橋達山南麓一淨室有僧披髮繞肩三巾敝衣不襪貌  
獯惡獨坐一榻一高足椀度諸經說十餘事以手導客  
坐使之年立五指以對而左右指火毀其四禿且盡兩  
臂然炬百數十焦腊可辨超塵言其里居故長安市上  
石工也三十六五時入某寺爲僧所師僧死守塔三年  
遂蓄髮忽立戒戒不語十年矣初不知書漸通文字能  
誦經其靜極慧生者與夫佛氏之說斷情欲外形骸生  
死謂之堅忍爲有不能忍於心而忍之者也然指蓄髮  
不語言何爲者乎非有迫之而有誘之強伏其心以讐  
傷其肢體甚哉愚也而惟用其愚強固不可動搖乃使

其心澹然泊然無役於體膚無營於寢處無所爲而爲  
其難不少餒焉吾儒之爲道也易矣而流蕩以失所歸  
抑何多也是游也旣睹諸松之奇又得是僧焉孰謂京  
師之大堅強傀特伏一世而無所爲者獨在是山間哉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七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太子少保益陽胡公祭文

先皇初阼狂獠芽蘖奄忽橫流江淮蕩潏武昌龍盤犄  
城爲穴穰穰其來戈鋌如雪公提一旅搏戰而東軍靡  
四羅節使是從手披鄂城以遏寇衝耀兵湓浦寇來我  
攻江漢重騷孰折其鋒公於是時慷慨馳援有虓若神  
介馬腰鞬控提飢羸其安如山摩城樹壘嵯峨插天  
帝憫頽疆詔公汝撫虎符玉節錦張銅弩拜命  
咨嗟曰此誰土忍俾姦猖蹂我庭宇淬精礪思以燁厥

武並施溫肅秋稜春煦桓桓忠節忠武是偕協心同德  
從聲若雷爲公馳驅變化奇佺風飈雨泣忠節死綏公  
誠不撓金石爲開卒恢全鄂沃滌汙萊公曰嗟嗟蘊孽  
有初追原亂始豈不由吾吏媮民困昭蘇震奮翦蕞剔  
瑕綜攬材儁不懈其馳如驂有靳其施需然維誠與信  
中更母喪承凶南歸里巷趨走衣冠涕洟拜送於塗其  
行駢駢公歸涉旬三河挫衄忠武授命乾傾坤覆痛哭  
在喪以義來告馳節黃州萬馬騰蹴黃旄赤倪羸卒窮  
閭駭汗參息見公驚呼曰吾父母歸與歸與曾公再起  
並軌同趨夾江翼進相望旄旗批亢攻堅皖城垂下寇

援外失乘虛薄我遂鞬黃隨白刃滿野大官在城頤張  
口哆驚憂眊亂民無顧者公聞急馳旋軍武昌羣相告  
語還家於城士氣益奮刮蕩縱橫皖城旣克收蘄及黃  
急難紛紜公以病呻爰及彌留捷書報聞 詔下褒

功旖旎在門孰云匪酷乃喪斯人夙昔從公訓詞深厚  
嗟我有位毋曰利藪毋荒於嬉以叢疚垢庶幾黽勉相  
要永久忠武之喪公爲誄辭至誠許與矢心自祈惟吾  
與子拯亂扶危覲顏獨存斯言敢隳念公神明纒髭兩  
頤觥觥五十於年未衰天穹地博忽焉壞毀公與枝幹  
人綱人紀財糜師老有虞潰譁公往拊循馬騰士歌蓋

公生平用兵行政維德日新幾於哲聖昔聞公言正人  
爲神亂世之常於公益信愚鄙無知辱公薦贖來撫公  
里濱湘左右戒期南發就公信宿煌煌教言庶永相守  
存亡一瞥見公不又箴言學舍常在公心曾公來械與  
予是任遺孤始孩親交扶掖纘公志事期無墜失凡公  
設施開闔疾徐於後有徵隨公矩規獨念公生一死何  
遽人殂道喪孰測其故九州四遐慘慄失據矧予與公  
精氣滂濩守官羈身喪歸不赴械辭告哀惟有哽茹

祭曾文正公文

文皇初基值時否蒙公手承天日月再中蘇枯煦幽熙

以雨風四海宴清孰匪公功公功在人德由身致始以  
儒輿演迤涵肆咀含文章照灼天地卷懷一室周情孔  
思道喪才散羣趨媚諧慳骨姱容躡迹崇階萌芽亂始  
積陰成霾抗言高談攘斥觝排萬口所譏公以理揆其  
所盛譽或瑱其耳惟不詭隨以衷於是單獨一心用中  
自砥人於功名御智乘危攀躋校量公退若遺及夫當  
事從容指麾弛張仁義沛然以施或有伎之蹈瑕抵巇  
阨艱哮怒相顧驚疑公心坦然乾清坤夷名都大邦豺  
鼠充斥手夷大難如措諸席九土云淪重覩開闢功謝  
不居受寵若惕胚胎賢聖功在疇昔自公初出眩愕刺



譏久乃帖息星光日暉終焉豪悍顛呼歸依莫知其由  
奔走獻歎尤於士心淪感彌宙江輸海納琳琅在宥微  
長自奮按剔窮岫流風百世伊誰云觀愚蒙自少公顧  
謂才驚喜問故曰與時乖曷云違時富貴塵埃懷抱豈  
多披豁四開發言吐氣戰鬪霆雷睽睞百怪笑怒噴猜  
涉世廿年耳冷心灰回思曩言詎我誣哉人生一世短  
長得失豈不自我亦豈能必聞公病日念往視疾枉書  
來招要以時日曰及今茲左睽猶明子肥子瘠能爲子  
評脫更需遲兩日俱盲子來不見徒聞子聲攬書涕零  
語諧心惻道之悠遠生身無翼效駕未違承凶氣塞生

死須臾甯能理測不往而來翩翩歸旛輶帷畫掩何有  
見聞慨念平生誨化殷勤走章劉君會哭江濱三十六  
年事往如雲天能爲人窮達天壽如公百年豈足云厚  
翼世保邦茲惟壽考冥器獲福於世何有天意固然其  
又誰咎余病早衰自視甯久奔號恟恍從公恐後隕傷  
在心視此尊酒

祭黃南坡文

嗚呼公名有聞及余初孩翺翔一官羣謂公才涉仕東  
游公在江南委官娛遨侵晨往參少年豪悍談鋒箭筈  
相契一言神傾意豁爬梳漕政轉海銜臚公以閒退斂

發樞樞爲彼利藪犄角磨身再遭讒詬休老於家及歸  
倒屣相顧悲歎一夢幾時不可控搏狂孽起粵來乘我  
境公佐守禦規畫井井驅雷入冶斂布歸廩兵強食充  
一身之肩丞相東討委積輸納錙銖自我萬軍一啞

上閔公才擢尹大邦桓桓威毅手授旌幢挈提九城  
還於疆吏蠲鉅繩微中其忒忌觀察滇迤謗者逾繁言  
官糾紛哆口如鼃志不求仕道不枉己遂以餘年掩關  
卻軌扶危起敝以身薦瘡孰使之然讒夫孔多予病免  
官髮變顏黝子焉寡儔惟公之厚激昂世事譏貶要人  
椎骨鉢心或怒而嗔亦時嗟賞微言奧旨傾談遺港如

宮應徵開戶四顧往適誰門童奴指笑溫溫宛園不見  
而思甚暫非久流連達夕飲余以酒數晨言病往視在

牀訖於考終笑言琅琅撫摩方寸委心來去銀甲兜鍪

端拱侍御

公屬纊時以手撫膺曰方寸地來去清白家人恍惚見若神人銀甲兜鍪侍於門大驚公

亦遂

自承公喪陰霾塞天余病不出有淚在懸公才江

海用不逾尺寤寐憂樂引爲己責篤於故舊仁於友朋

孤榮顛連飢粟寒緇宦蹟豈多民賴蘇息終以讒黜愛

莫能力晚爲國老人望斯歸矧余與公衰病因依悻直

無能宜眾所棄望公傷懷惟有涕泗

陳恭人初七告文

嗚呼恭人之逝涉日已七道家有言魄死其一生逾四十乃今永畢強半之年幽憂痼疾謂是無福乃行有常提提室家兒女成行生浮死休終焉允臧謂其有福沈疴昏愁終歲呻哦食粗衣垢中更寇亂流離顛路殯葬倉皇置心惟疚矧予多病頽然已翁兒始成孩息女景從號咷無依髮鬢首蓬幼生始旬詎非鞠凶葬不得地厝棺巖陟生存華屋相距盈咫方病自言生平已矣與爲苦生甯甘而死其甘伊何哀樂奚似課夢諮魂來相告語禮有再虞卜日惟柔適當七日設醴承羞冥錢無多載屋一邱焚之豕旁庶達冥幽嗚呼疇昔之日讌會

重五苦勸加餐臨食嘔吐曾幾晨夕羅列肴脯招魂來  
食箸不一舉哀逝歎存茫茫終古嗚呼哀哉尙享

陳恭人小祥奠文

百年一息烏有脩短緣倪至耄歲時息偃泊夫死休日  
惟其遠歲周一期曾不逾瞬昨歲今晨臥牀餘喘呱呱  
寢帷相顧哀泣展巾披篋音容在眼棄我彌年孰云悠  
緬忘情匪莊達生匪阮陳尊薦楮用告繾綣

陳恭人百日祭文

嗚呼惟恭人之奄逝兮倏已屆乎百日獨掩涕以潛處  
兮孰知予心之慘慼蓋相從二十有六年兮恆幽憂而

痼疾葆淳德以淵懿兮細小心之翼翼歷豐約不失常  
兮實內蘊乎貞質予多病以速遘兮差骨肉之爲歡歲  
強半遊無定兮鬱憂思而在顏指繩牀笑相語兮懸燈  
影以常單蹇予歸而戢影兮甘糲食以游盤終沈疴以  
殄世兮傀獨處而流歎禮卒哭而哀遂紆兮悼精魂之  
銷弭瀝蒲觴又泛桂酒兮乃耐食於先彌含悲思以曷  
忘兮長攬袂而雪涕屆是日以陳薦兮馨肴蔬而酌醕  
聊攄辭以寫哀兮魂旁皇而延佇

告陳夫人墓文

惟夫人之喪距今蓋已八年其卜葬斯土也實當癸亥

之冬亦越五年以前所生一子而已敢遽望其能賢而  
叨陪省試幸廁名於庠序者亦庶幾乎泉之始達而火  
之始然嗟予之德未足振起乎後人惟夫人之小心躬  
躬一無所表見於世或賴爾子孫以有傳幸後先之踵  
武掇科第以聯翩奠椒漿而陳詞用告慰於重泉

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

惟吾夫子篤生衡陽悟關閩之微言尋墜緒之渺茫當  
明季之厄運隱船山以徜徉校諸子之得失補羣經之  
散亡其立身大節皦然不滓與河汾壘山以頡頏而其  
斟酌道要討論典禮兼有漢宋諸儒之長至於析理之



淵微論事之廣大千載一室抵掌談論惟吾朱子庶幾  
彷彿而固不逮其精詳蓋濂溪周子與吾夫子相去七  
百載屹立相望攬道學之始終互湖湘而有光其遺書  
五百卷歷二百餘年而始出嗟既遠而彌芳咸以謂兩  
廡之祀當在宋五子之列而至今不獲祀於其鄉如嵩  
燾之薄德何敢仰希夫子而爲之表章意庶以鄉賢之  
遺業祐啓後進闢吾楚之榛荒營相南軒祠之右飭材  
庀工立之饗堂率諸生而釋奠薦誠懇於馨香諭神靈  
之降茲儼臨上而質旁

船山祠祭文

惟先生根柢六經淵源五子養氣希蹤於孟氏正蒙極  
詣於橫渠於易禮尤極精求視陳項更標新旨允宜追  
配七十子位兩廡程邵之班豈期歷世二百年闕本籍  
馨香之報爰脩祠祀用薦明禋恭值上丁之期竝隆釋  
奠之禮伏惟昭格降鑒精誠

小祥祭亡兒文

嗚呼兒死匪遙倏焉小祥人生類然石火電光在禮嫡  
長苴經三年祥而服練纓屨遞遷於今喪紀既期除服  
迭變以輕云何其促服則有制而哀無窮二十一年次  
第在胸遺雛始呱長者三歲次長二尺初能行地執喪

不能哭拜不知胡不此念恩斯勤斯死者已矣存者爲  
孤而翁衰頹途長力痛豈敢憚勞生世能幾號咷禱祝  
志索氣靡及期有祭兒乎歸來待來不來疇知我哀尙  
饗

箎兒大祥告文

嗚呼兒死之辰於今再期在禮曰禫紓思解悲余獨何  
者含哀在哽鬱伊悲咷夢涕猶隕念兒之生小心抑畏  
文章貴顯有志易遂貽我兩雛在襁多艱疾病衰頹著  
我其間死者已矣存者爲孤纍然老翁奔走杖梧三月  
而葬大夫之制孰葬我兒茫茫大地一坏之土奄忽三

年大祥禮終往營新阡年殫歲窮寒荒雨雪吉凶冥昧  
疇能預決死生負疚我實無才兒乎有知宜爲我哀

昌蒲塘告奠亡兒柩文

嗚呼亡兒之卒三年而始卜地於茲又誤於陰陽之說  
參差反覆終傷埋首之無期自去臘之九日經營安厝  
以時日之有忌避至今而又加迺移蓋爲期七十日相  
距二十有餘步頽然一老奔走雨雪困躓而流離悲哉  
吾兒之慈善柔弱英年逸志而忽焉以隳歲月幾何而  
又將及禫矣地無可卜葬無可營曾不知天意之將以  
何爲如吾之薄德寡能憂傷疾病而益之以衰願視天

地風飄電掣一瞬已盡而抑又何悲獨吾兒之早逝宜若造物者之所慘悼而何一棺之土亦若是其艱哉豈吾德之不良致此顛沛抑亦吾兒之自憤其不終不肯卽葬以求保其遺骸嗚呼吾復何能以妄希鬼神之佑冀吾兒之靈陟降在是其或者陰觀默相使茫茫之土自兆其機吾兒萬世之藏庶幾有託而吾亦可稍慰其哀思孑然一棺暫安於斯土尙冀營葬之猶有其時吾兒九幽之靈應自知之矣吾爲此文以告山川大地而亦以告兒之哀

道林衝新壟成告墓文

惟夫人之卒十有二年於茲始卜葬於山椒又改窆於斯墟其生也惟一子絕愛憐而顧惜後夫人之卒九年俾相從於幽宅予德薄而才謏卜一地之維艱富貴良非所期冀體魄之卽安儻茲山之有靈庶母子之相保歷千齡而萬祀永安固而完好生則爲夫爲婦爲父爲子而沒則爲神掬予淚以明哀並告亡兒剛基之靈

支祠安主告文

惟我曾祖實肇丕基恢張門閥蘊真毓奇爰分六房稱圖定位如彼乾坤經緯天地歷傳五世其生匪繁幸無隕越以忝其先  
錫命自天崇封一品遂新家廟前

榮後寢子孫左右環城爲居去寂就喧遷自鄉閭配食  
一堂分昭分穆駿奔對越執事有恪追惟先世締造艱  
難建堂耕心永庇以安庶承遺蔭千齡萬紀春秋蒸嘗  
適隆享祀

節孝祠告文

仰惟率履堅貞艱難宏濟式瞻遺烈備具前型茲以某  
某等竝以冲年遭逢多難始摩笄而銜恤終茹蘖以隕  
身幸叨公論之哀矜上荷 天章之寵被禮儀告備  
長載懷清履潔之風祠廟有嚴用章微顯闡幽之典參  
陪末席敬啓尊靈

節孝祠安主文

仰惟 國家褒崇節孝而 旌表徧及州閭士女相

勸而爲淑行親戚相矜而彰盛美恭際 天恩之高

厚愴懷諸母之艱貞或髡髮而待期結縞或割臂而忍

嘯和藥乃至茹金絕粒先後同符九幽暝天日之光一

室下鬼神之泣至情慘烈累世哀恫疊叨 綸綍之

褒嘉竝覩門閭之綽楔惟 聖世建坊崇祀曠典遠

邁乎前朝惟諸母苦節堅貞至行允符於一揆於戲有

所由來亦有所由爲良非偶爾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曷勝悽然宜登女師德象之篇轉益寒門薄祜之感鄉



里之音徽斯在春秋之報祀長馨敢告

船山祠祭文

惟先生鍾靈衡嶽闡道湖湘衍關閩濂洛之宗風發易  
禮詩書之祕鑰建芳馨於私淑資模楷於遺書乃以攬  
揆之辰敬致明禋之薦七十賢師儒之班列後湯陸而  
祀膠庠三百年師友之流貽奉芷蘭而陳遵豆伏維昭  
格鑒此微忱

王益吾祭酒永慕廬銘

益吾祭酒爲永慕廬屬嵩燾書之因繫以銘其辭曰人  
皆有母獨吾母之爲哀蓋躬習其教相守爲命至老而

猶孩況若君之骨肉彫喪惟母之爲依哀豈有  
之兄弟爲龍爲虎倏忽變化盡爲煙埃其文音  
傳於世討論而表章之足以垂示方來是其生  
者將使其家之人與天地齊壽歷千祀而窮九  
一身枝拄其間亦豈非天之厚積其勢障頽瀾  
然則君之有後決矣斯其旁薄鬱積之久而出  
追思母德日月崔巍人壽終盡於百年年有盡  
涯人同此思而傳者獨以其才我銘其廬以生  
光緒九年癸未長夏

聶仲芳戒欺室銘

仲芳觀察顏所居室曰戒欺屬嵩燾書之因爲之銘曰  
聖學存誠惟心自知知而復昧是名爲欺欺由心生與  
人爲市人誰汝受受欺在己一行之愆一言之尤無苟  
自飾當思其由緘心於室立之疆界嚴拒吾欺勿庸有  
懈

方子聽綴遺齋銘

古文奇字猶存彝鼎殊形詭勢得其要領釋文攷義開  
關榛梗是曰綴遺用資正省

克己存誠二箴

次江述近日爲學之旨蓋力求勝己私而克之以達

於誠視其所志之銳吾道之干城也作二箴以詔之  
聖功有程反求諸己維私在心乃與己比蜚塵漲天莫  
辨景晷蔽塗蒙首如土斯委其初泯泯發微無幾日累  
月積虻蟊成坻泰山當前障之一指決勝豈多豁然反  
視臨幾立斷捷如繳矢一話一言訖於步履叢私納邪  
研微慮始高冠義義佩玉之纒疵詬含中神訶鬼訾理  
欲交爭強弱相踦知恥近勇維道之紀克己  
言焉而狂行焉而諄爾躬蹈之能無咎悔行焉而頗言  
焉而誣爾心自疑張弧說弧所貴存誠兢兢內愆豈直  
皎然不欺其志聖賢言誠以人達天程功慎獨履冰臨

淵昔劉器之受命溫公自無妄語始曰此立誠之功行之七年反覆乎斯語表裏相應無有迎拒真積外形星日昭昭率時彝訓無或浮以囂誠復而通深造自得前聖之程後儒之式

存誠

船山先生像贊

張文心大令從先生祠堂摹拓得之因祀之思賢講舍

濂溪渾然其道莫窺幸於先生望見端倪厓約禮明性達變持危闡揚正學是曰先知二百餘年星日昭垂私心之契曠世之師

胡道生像贊

胡君年七十三其夫人適年六十七合得百四十歲鄉人念其轉水漑田之勞環集其室舉觴稱慶出所繪像屬嵩燾弁言其首遂作贊曰

古稀偕合今君尤異匪稀其年曰惟行義行義如何敦友睦親和於族里惟樸惟純在公無私處喧無競韜光斂華厥施逾盛秋暘涸泉萬口嗟嘻君引江流灌而漑之化愀以忻噓枯蘇槁曰君之賜穰穰載道視君多祉純嘏爾常稅之孫子旣繁以昌婆娑二老萬福來集比年合歲百有四十圖像寫形望之若仙我爲贊辭於萬

斯年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八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丁伊輔先生館課藏本書後

唐開元中置翰林院備顧問爲文學侍從之臣無專職其後分掌制誥與機務至宋遂以知制誥爲專官元制翰林兼國史院乃有修撰編修檢討之名然猶與諸曹司相出入明因以史事專歸翰林翰林轉官不出本署與諸司別異鄉會試考官專取之翰林蓋歷代翰林一官供奉內廷爲天子近臣而其體制日益加隆明初定制以翰林儲宰輔之用俾諳掌故加館試故其地望清



要莫與倫比而其職司專在文章 國家當乾隆盛時

上有稽古右文之 君翰林人才於是爲盛始

詔以詩賦策論試其文筆之高下以爲黜陟謂之

大考其 恩遇尤隆其轉官尤速自是相沿爲故事

而所重尤在楷法視乾隆時宏博雅麗之才有間矣而

相與討論標新領要爭自琢磨以求極其詣冲容和雅

對揚 休命猶想見論思獻納之盛焉佩蒼文學出

其大父伊輔先生始官編修館課私試所爲詩賦雜體

之文裝成巨冊屬嵩燾跋其後竊惟先生道德志行爲

時軌範鄉人尊事之無異辭而其詩賦輕綺綿麗怡神

悅色循之而無滯機挹之而有餘妍以知 國朝館閣  
體高出唐賢應制詩賦之上而先生餘力所及亦足取  
證一代之風尙有如是也至其楷法端勁周規折矩允  
如柳誠懸之言原本正心之學卽此亦可推見其生平  
佩蒼慎守而寶藏之蓋不徒爲魏公之手笏甘棠而已  
時光緒十有四年戊子春二月

湖南通志地理沿革攷列洪亮吉三國東晉疆域志洪  
齟孫梁疆域志並自補陳疆域志舉例

彙府縣之志爲省志以紀地理也史例也然史備一代  
之制方志之書通歷代分合增省而詳其沿革史所不

載徵之私家著述以補其缺三國志不詳州郡而荆湘隸吳多仍漢制兩晉疆域有參差矣其間又多僞置然荆湘以南鮮所變更所增營陽平陽二郡而已梁世建置最繁廣立州郡規以自大或一縣之地加置郡名析其地爲數縣而梁陳書皆不著州郡隋書備六代之制略具裁併之由其他缺而不錄多矣洪氏爲三國東晉疆域志以補史闕其子齟孫繼之爲梁疆域志於是前史所未詳及所缺遺參錯見之數百年中皆可推攷而知其略曰疆域志者不敢襲州郡之名以別於正史也陳氏建國視梁又有增省而無能續爲之志其因革損

益猶備具之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中間小有裁併不備列者亦稍取證府縣方志是亦洪氏之例也五代楚疆域不列五代史職方攷而列吳氏十國地理表以職方考惟舉分州大略而表爲加詳也詳歷代沿革之數而中有闕焉則於體爲不備陳改梁天門郡爲石門郡又增置通甯盧陽二郡皆其因革之大者洪氏舉其例循而求之而可推知其始末地志之書務在徵實損益輕重因時制宜又未可一概論也

問挽河復行淮徐故道與仍行大清河二者孰利

鄭州河決議者紛然北人利河之南行謂宜復淮徐故

道南人利塞決謂宜導河使北然而河道之變遷亦其時會所趨非關人力而其間人力勝者必獲數十年之安尤勝者或及數百千年大率唐以前河皆北行決而南溢其暫也宋以後河南行決而北溢又其暫也善治河者導使歸海而已南北兩道均也史記稱禹以河水湍悍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證之禹貢禹廝之二渠其一濟也禹知河濟二瀆不可使合而地勢北高南下河愈南則行平地亦愈悍於是道濟使東而引河北納漳衛諸水以激蕩之使不得停滯禹功施及一千四五百年尤莫隆於四瀆之分至周

定王五年河徙出礫溪口而河始與濟亂漢元光中河  
決瓠子東南達淮泗而河始與淮亂河決而數與他水  
亂利其就下之性所漫溢處必益淤漢時之奪濟宋以  
後之奪淮亦漸積自然之勢也是以終漢世河患皆在  
兗豫之境其後曰徙而南青徐揚並承其害究其入海  
之道在北曰章武曰無棣曰渤海曰利津在南曰淮而  
展轉以出利津則自漢訖元相視爲大河經流所謂大  
清河者是也漢史謂之千乘海口通古今大勢言之隄  
防堵塞肇始戰國後世相沿爲成法其爲開濬之功效  
與效可紀者在漢曰王景在元曰賈魯史稱王景起滎

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直  
裁溝澗防遏衝要疏決雍積賈魯之治河也有疏有濬  
有塞歐陽元治河記載其法甚詳景功歷魏晉及唐千  
餘年無河徙之患賈魯之功亦垂及數十年此所謂以  
人力勝者也漢平當言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  
之文賈讓之言治河亦云爲川者決之使道然終西漢  
之世經營水利開渠濬川勞費不惜而於河工但有堵  
築無疏濬之文明潘季馴言治河用隄束水用水屐沙  
實爲以水治水之法 國朝靳文襄公力主其說以治  
河而河亦治反復思之而知其說之不可易亦時會所

趨然也蓋河流數有遷徙而入海止此一二口其馳突衝激必因各水渠溝之勢挾之以俱奔而所至成沙淤亦惟水力能蕩而去之疏濬之功無可施歷代之成法誠有不能越者然潘季馴所論脩守事宜言挑河及牖河疏濬之法甚備靳文襄公之治河首開清浦以下兩岸引河自清浦下達雲梯關積淤十年穿通數河爲推沙之法是皆有事於疏濬也故必知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與治河必求前人已試之功而後可資以取效唐劉晏言河不修則毀濶是以每年正月發近縣民夫塞長茭決沮洳知唐世興修水利於河亦歲有淘汰開濬



也河濟北流江淮南泛各因地勢水性之緩急亦隨之而變導河北行盡江淮之界使不與河相亂此治水之大閑也而明以來之治河兼以濟運河徙則運道斷故皆以復淮徐故道爲義然要使河身足以容納在北無懷襄之憂在南無潰決之患卽水勢順而爲害亦輕曾文正公督兩江以河決銅瓦廂驟難改歸故道淮水故瀆日湮異時或引河入淮或導淮復故道宜籌疏濬之法積漸爲之使工不虛而費不煩文正公卒無議及者迨後河南徙其決出銅瓦廂者東北至壽張數百里入大清河無水道之可循也宜因地勢開通一河以無使

泛濫然後可籌堵塞而皆不及施功近年漕運改歸海道運河亦漸淤塞而山東一省濟南東昌武定諸屬地日憂昏墊委河以輸之東境可也聽其播蕩而不爲之所固不可也復兩漢通行之故道不恃河以濟運不縱河以病民以歲修隄防疏導責之東豫兩撫裁出河員及河營額兵以省經費通其變以酌其宜時會所趨自然之利所宜承之以圖功者矣

復淮南引地議

鹽法數十年必一變利之所趨弊卽乘之故常有所變更以持其敝管子書言正鹽筴計口授鹽計鹽定籍大

率籠其利而歸之官所謂利出一孔其國無敵者是也  
自是三千餘年鹽法百變而爲國家經制所入總其大  
要不出二端一曰總司之官一曰分任之商一皆祖管  
子遺意盡其利歸官而已漢置鹽官煮鹽鬻鹽皆官爲  
之是爲總司之官其後置官主鹽或曰監或曰院或曰  
務所以爲法百變而鹽一皆鬻之官唐因舊監置吏聽  
亭戶糶商人聽其所之是爲分任之商其後設法行鹽  
或曰入中或曰開中所以爲法百變而鹽一皆運之商  
劉晏之擅鹽利非一稅之能勝也所置常平鹽居贏竣  
時盡縮天下財利而意取便民是以法行而民不擾自

宋立入中之法始有引名有綱名 國朝因之制爲綱  
商收鹽運鹽一歸之商而官制其課而總其成行之二  
百年亦常小有變通以遏其流而其弊固已積重難反  
至於引滯課懸不能不變易成法與之更始就兩淮論  
之初改淮北綱商爲票商繼又改淮南並爲票商大旨  
在省浮費除苛擾以利轉運而已而自江南之亂兩淮  
引地全失淮南引額數倍淮北引地積弊之深亦數倍  
淮北通計西皖楚三岸尤以楚岸爲最甚以川私上下  
江路官吏全據爲利持之太堅故也曾文正規復淮南  
引地析楚岸爲湘鄂二岸原定楚岸引額未經分別南

北銷行引數至是始定鄂岸十八萬引湘岸六萬引旋並有增加湘岸加至十三萬引每年額銷仍不及半引地可復而久不復者行之未得其要處之未盡其宜故也今不敢通論淮南全岸且言湘岸鹽法首重緝私往時湖南鹽法之敝專在粵私衡永二府巡卡林立積久而盡爲粵私並西灌寶慶不復知有淮引川私入湖南獨由施南之來鳳縣浸及龍山東越辰常西越澧州之永定以達津市道光初設立辰關專卡徑稅川私以抵淮課川私由江達湖並船而上於是辰沅三府一州四廳之地盡爲川私值引地初復之時辦事者爲多可以

稍求緝私之實效蓋從前緝私皆爲美差添一巡卡卽添一弊端曾文正力能湔拂之兼水陸兵力皆倍於前江津扼要處有礮船在陸有防營皆可用以緝私而未一置議其失一也鹽法尤重督銷江督督運湖督及西皖二撫督銷均有責成皖岸最狹西岸兼有粵鹽浙鹽引地又爲次之惟楚岸地最廣課最鉅林文忠督楚一年銷數最爲暢旺則督銷之力也今定緝私匣費徧及府縣而楚督獨缺是明樹之敵也私稅利於支銷以資辦公引鹽行遂少數十萬之經費其爭執者猶公也至明樹之敵則其爲公之心又更以私爭之引地遂終無

興復之望其失又一也此所謂行之未得其要者也會文正初定章程拊設四岸督銷總局以司道大員主之最爲制勝之術而於引鹽初入楚境之武穴設立分局以資稽查武穴銷數遂以大暢蓋當私鹽充溢之時必設局督銷而後公私之辨明商賈有所憚而不敢鬻私湖南通其意多設分局長沙之湘潭益陽湘鄉湘陰及靖江新市常德辰州岳州及岳州之華容平江皆有分局多於皖鄂各岸而岳常兩局僅保府城自城以外皆川私也其無督銷分局引鹽遂亦不復運銷是往時三府行引鹽者今僅數縣耳至辰沅一路從前運商近就

三府及澧州一州銷售憚辰河之險遠無運往者遂爲川私所踞迨兩湖引地盡變爲川私川商又憚辰河之險遠無運往者於是辰州一府引鹽獨獲暢銷而永順受來鳳縣之川私寶慶受全州之粵私交注辰沅各府廳地逾千里食鹽戶口以數十百萬計皆應設局經理而不一置議其失又一也設局之初仍以加稅私鹽借平鹽價爲名而衡山之石灣清泉之東洲衡陽之大陂市收粵私鹽稅斤八文澧州之花畹岡收川私鹽稅斤三文而引鹽運至湘岸通收各省釐稅湖南所定釐稅已至每斤九文半是正引之鹽釐反多加收川粵之私



以平鹽價釐稅反少委曲調停其終反以示弱而一切寬假之其失又一也此所謂處之未盡其宜者也言者徒謂私鹽釐稅百餘萬引鹽所入不足相抵此徒以一省計之其言似是而實非也 國家經制兩淮正雜各款解部者五百餘萬近年纔及二百萬蠲引地與川私每年短解部款已至三百萬各省釐捐雜款亦略相等湘岸額引十三萬銷行六十州縣四廳之地每年銷及五萬餘引纔十餘縣耳州縣有繁簡之異而食鹽戶口固不甚遠軍興以來私鹽有釐稅引鹽亦皆有釐稅而私鹽釐稅所以勝於引鹽者所占引地十常八九引鹽

銷路短絀過甚故也言官持論反覆亦由商人之指嗾本未嘗了然於心而但據川釐爲說是蠲棄二百年成法以徇一隅之私利而不一通籌全局當江路阻塞引鹽不行之時稅私濟餉自屬因時制宜引鹽旣行徒使私鹽侵奪引地公行無課之鹽而更昌言助之不獨閭於利源實亦有乖政體會文正議復引地持之以慎行之以漸無可議者其大失在蠲荆襄安宜鄖五府及荆門州之地以給川私又蠲湖南之澧州以益之是直六國割地之說也引鹽分立界限皆因山川形勢扼險相持以防私越宜昌川鄂要隘可以固鄂岸藩籬蠲千里

之地與之則堂戶皆失防維矣花畹岡川湘要隘可以固湘岸藩籬獨澧州與之則門戶盡無阻礙矣在曾文正當日爲一時權宜之計數年以後必謀規復曾文正卒鹽法已無可爲左文襄繼之力圖全復引額而行之太急所以立法之意又苦太疏不急規復引地而急增引乃使言官攘臂以爭商民亦爲之驚擾司農經國計者亦不能考覽全局以責成效而急與相持自是相與以規復引地爲戒而鹽法流極敗壞遂至無可挽救雖然鑒前事之失而束手以不敢爲固不得爲能任事者也誠欲清理鹽法必自規復引地始但一責成疆吏先

收復澧州引地以歸湘岸收復荆宜各府州引地以歸鄂岸而多設分局簡士紳以廉能著者任以督銷之責凡附近私場城垣市鎮商賈輻輳之區必有分局督銷嚴禁屯積轉運爲利者其鄉村負販聽從出入更不過問蓋自盛時引地之失久矣故但力爭口岸總其大要而不必多設巡卡與小民爭錙銖之利以滋苛擾如是引地之已失者可復四五又多擇廉明之吏資之以督銷卽所有引地核實求之銷數必逾常額戶部解款猶可不虞短絀漢唐鹽法之敝優於宋明爲在官猶能制其權也必使官能制其權而後私鹽之勢可以稍殺而

鹽利可與鹽法亦不至終隳自古議鹽法者皆總攬其利以歸之官者也聽引地之失則鹽利可以委棄不顧縱私鹽之橫行則鹽法直將毀壞而無餘矣 國家有成例官吏有職守初非能有異術亦決無必不能行之理也謹議

### 鐵路議

泰西汽輪車起於乾隆之季初猶未敢行遠也各擇所便爲之得利焉則納稅於官其馳走數百里赴利乃集會爲公司以董其事久之縱橫交互建造日繁始合併而納之官連爲一總公司又久之而通各國爲一公司

是以泰西形勢互相入亦互相維國大兵疆遂以稱雄  
天下國小者亦皆有所憑恃以自立蓋鐵路之興不及  
數十年而泰西之富彊乃益盛浸尋而至印度浸尋而  
至興安嶺以南日本亦通行之國中其勢且日相逼雖  
使堯舜生於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  
日緩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末知其本而後可以論事  
之當否知其末而後可以計利之盈絀本者何人心風  
俗而已矣末者何通工商之業立富彊之基凡皆以爲  
利也人心厚風俗純則本治公私兩得其利則末治請  
言其本中國商賈夙稱山陝山陝人之智術不能望江

浙其權算不能及江西湖廣而世守商賈之業惟其性  
樸而心實也性不樸則浮僞百出心不實則侵盜滋多  
浮僞侵盜盈於天下朋友不相顧父子兄弟不相保而  
欲以攬天下之計權四方之利誰可與持久者彼其長  
駕遠御之略又非校量尺寸者所能任也才愈大則術  
愈工術愈工則祇以營私而不足以溥公利任大謀比  
俗之人踵而行焉莫之省也此本之失也又請言其末  
泰西人計利遠每舉一事傾資百萬不顧而期之數年  
數十年之後愈久而其利愈博而終未有舉無名之費  
爲苟且之計而不計利者中土計利則忘其害計害則

遺其利較利之多少而起應焉課利之遲速而爭趨焉  
朝爲其事而夕責其功無遠計也而假之公者又輒以  
爲國家不言財利不問有無資人之取求而乾沒之急  
其私不顧其公圖其始不究其終苟得一身之利而止  
矣苟得一日之利而止矣是以百爲而百無成此末之  
失也本失則凡所與謀者爲詐爲虞而無固心末失則  
凡所爲計者僥得僥失而無恆守本末俱失而可與爲  
國家久遠之利乎凡利之所在國家與民共之而又相  
與忘之斯所以爲大公也民與民爭則擾上與民相匿  
則潰擾者勢有不能行潰者情有所不能交達也今行



汽輪車必造鐵路則請先言鐵路之利害鐵路南北直達數千里其間東西馳騫車馬絡繹無有止息而汽輪車之發瞬息百里泰西東西交馳之道皆置柵門有電報以司啟閉然且有橫出鐵路之中相觸擊爲齧粉者彼此不相咎也中土一雞一犬之蹂踐議論繁滋有司已窮於訊斷其尤甚者鐵路之通利可以一日千里而必兩輪相輔左右鑿鐵路附著以行投石若堅木當車路車碾堅而有逾寸之懸則輪無附著左右偏強偏弱而行不利不利則傾從而外馳焉則橫決火力猛則爆裂一汽輪連車數十莫之禦也而方寸之石敗之豫東

馬賊一日踔百餘里以剽掠爲生方寸之石取之道途皆是也則慮掀車覆轍之日相尋也故曰鉞滑鬼瑣不可與興大工弛易齟差不可與言同利盡國家之利囊括以舉之委輸以糜之相與以興修鐵路爲名而已百姓無奔走效事之忱官民無樂利與同之願正恐鐵路之興非可旦夕期也

### 鐵路後議

泰西徧國皆機器也中國無能效之其必宜效者二一日電報一日汽輪車蓋中國幅員萬里驛路遠者經月乃達驟有水旱之災盜賊竊發之事利病緩急在須臾

之間而所以應之常在數月之後有電報則信息通有  
汽輪車則轉運速可以處堂戶而坐制萬里之外是二  
者之宜行也無待再計決也雖然泰西立國之勢與百  
姓共之國家有所舉廢百姓皆與其議百姓有所爲利  
害國家皆與贊其成而防其患汽輪車之起皆百姓之  
自爲利也自數十里數百里以達數千萬里通及泰西  
十餘國其國家與其人民交相比倚合而同之民有利  
則歸之國家國家有利則任之人民是以事舉而力常  
有繼費煩而用常有餘夫權天下之勢非一郡一邑之  
能取資也轉百貨之利非一舟一車之能任載也今殫

國家之利興修鐵路所治不過一路所經營不過一二千里而計所核銷之數視所用數常相百也是其意將以爲利也而但見其費未覩其利又一切行以官法有所費則國家承之得利則歸中飽積久無所爲利焉而費滋煩於是乎心勑而氣益餒泰西通一國之利以爲利日推日廣行之久遂以爲富彊之基中國竭府庫之儲以爲利利未興而害先見焉將並所已有之成功而棄之何則力有所不能濟勢有所不能周是其爲利終無幾也電報者通所治行省之氣有事則急先知之可以國家之力任之者也汽輪車者有事則徵兵轉餉莫

之或阻無事以通商賈之有無非能專以國家之力任之者也汽輪車之起當乾隆之季電報之起在道光之季用此以橫行天下戰必勝攻必取誠有以致之盡泰西十餘國比合以盡其利者也土爾機波斯附近泰西而制法各別電報起纔三四十年皆能行之汽輪車在電報之前至今土爾機波斯諸國未之能行也此亦理勢自然之數也

新疆阿爾泰山設防議

元太祖以阿羅斯欽察阿速三部封其長子朮赤西起歐羅巴東界金山其後置嶺北行中書省統和林路總

管府自金山興安嶺以北盡北海之地皆隸之是今俄羅斯北境全屬蒙古所謂金山卽今阿爾泰山也山勢繇互東接興安嶺是爲外興安嶺 國初與俄羅斯分界之尼布楚雅克薩二城實在興安嶺下環興安嶺以達阿爾泰山全包蒙古之地是爲外蒙古徑北與俄羅斯接界統於烏梁海其屯兵處曰烏里雅蘇臺曰札薩克曰三音諾顏曰土謝圖是爲烏梁海四屬稍西科布多皆設大臣駐紮其地則蒙古也與新疆無涉向無阿爾泰山設防之議數十年來俄人出入蒙古之地無復防禁咸豐八年愛琿定約自額爾古納河順黑龍江而

下又東北出混同江畫分俄羅斯之地二千餘里十一年黑龍江定約自烏蘇里河徑南出圖們江畫分俄羅斯之地又千餘里於是東界之邊防盡失同治三年塔城定約自哈克圖西過烏梁海出納林河繞塔爾巴哈臺徑蔥嶺趨浩罕環西北袤長五六千里畫分俄羅斯而西界之邊防盡失光緒六年收復伊犁後又有畫分伊犁遂與俄羅斯接壤阿爾泰山以北舊爲俄羅斯西伯利部又析分其地爲八部及侵踞沿邊各番地環阿爾泰山至興安嶺加建城堡曰巴淖爾曰明努星克斯曰歐庫克斯曰浮克尼烏定克斯曰失爾喀江迨塔城

定約後盡恰克圖爲界阿爾泰山全境皆入俄羅斯亦  
並無設防之地總而論之泰西用兵無越險相持僥倖  
一戰者東盡黑龍江西界伊犁以出喀什喀爾擊柝相  
聞烽火相望俄人所在經營製造開礦以濟用不此之  
憂而憂及數千里外之阿爾泰山乎布倫托海卽漢書  
所謂蒲類海也哈密巴里坤在其東烏魯木齊在其西  
內外蒙古各旗皆得以拊其背謂俄人出此路以圖僥  
倖知其必不然也自古策外夷者急圖治內內無釁焉  
無敢狡逞者泰西計利深而觀勢審游談之士以淺見  
窺之而慮其竊發無當得失利害之數也





養 加 養 屋  
誥 集 十 五  
齊

卷緒  
星煉  
夕  
葉

169/9

自序

予自三十六七以來遂廢詩文之業蓋謂今之爲詩文者徒玩具耳無當於身心無裨於世教君子固不屑爲也洎引疾歸田深惟古人立言之義頗思有所譔述而又被

命出山乃使吾心所鬱蓄曾不得一究所業以質之後世泯焉以終身拊心自惜其何能已將行乃取甲寅以前所錄存古今體詩九卷屬之仲毅叔和兩弟與景喬研生兩詩老其點定之存吾詩二三卷於世其他文散帙未選錄者約爲四束納之簾中異時或金玉之糞土

之以待千秋萬世之審定不必汲汲自表著也時壬戌  
秋七月十有八日玉池山農郭嵩燾自識

養知書屋詩集目錄

卷一

古近體詩四十九首

卷二

古近體詩六十三首

卷三

古近體詩五十二首

卷四

古近體詩五十七首

卷五

古近體詩三十五首

卷六

古近體詩五十四首

卷七

古近體詩五十五首

卷八

古近體詩五十九首

卷九

古近體詩九十首

卷十

古近體詩七十四首

卷十一

古近體詩七十六首

卷十二

古近體詩七十五首

卷十三

古近體詩七十首

卷十四

古近體詩七十七首

卷十五



古近體詩六十九首

養知書屋詩集卷一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曉行

山光辨樹影江勢散風濤曉色趁人至幽懷隨所遭墟  
煙斂藪薄村路出蓬蒿莽莽萬家夢馬知車馬勞

黃陂道中阻雨酬鄧

庭枏

孝廉

十日塵土眼乾枯颯然一雨毛骨蘇平原突若海水立  
盤旋微見蛟龍趨我時苦溼轉窮疾倉皇走覓酒家鑪  
燎衣熱火坐小閣寒聲謾謾鳴庭梧茅簷下注如潑墨  
中有雲氣隨模糊君詩方成出示我相與命酒窮追摹

孤鐙依壁黯欲墮猶聞林氣翻  
菰蒲夜談盡漏車響鐸  
宿霧捲盡唬簷烏晴天聞闔  
萬里動惟見曉霧低平蕪  
春風吹園雜花遠高車大馬  
從歡娛豈知濺雨入頑骨  
擁褐坐對供嘲諤江山青空  
日月白勝游能幾身羈孤  
還將詩句鬪強健揮毫灑壁  
聊須臾

平原道中

山榆葉響亂鴉翻古市微寒  
晝掩門寂寞無人言相士  
滿天風雨入平原

大風行同楊性農和孫芝房

黑雲壓地如揚旛驅逐萬怪  
踰跟奔白日無光晝陰慘

狂噓毒瘴霾乾坤幕天而地氣不洩咆哮撞擊馳平原  
百圍竅穴號一噫勢若橫海千波翻我車掀輪馬折脛  
槃姍頓蹶投荒村林聲肅肅聞人語老翁扶杖調雞豚  
怪我顏色何慘變款客入戶風支門僕夫僵手崛強立  
意似倦苦愁輪轅燒鐙呼茗救寒餓滌腸盪胃蘇殘魂  
須臾霧散羣山靜啼鳥喚客看朝暾

過黃村

浮雲薄暮有高心歸鳥投虛亂入林斜日滿村門盡掩  
柳花飛處晚煙深

游龍泉寺

古寺森喬木炎雲翳景光頽陽慘不驕振襟生微涼入  
門風謾謾長松間修篁灑然落幽響飛鳥鳴且翔虛堂  
漏白日清影回長廊園花過宿雨晴景烘餘香高樓涉  
飛梯矯首青天長蕭條蒲葦秋積水平茫茫層城鬱人  
氣幽想落清湘歸途振衣塵浩歌懷滄浪

陶然亭遇雨

城西愜幽契飛蓋游以盤斯亭敞晴構繚宇回長闌高  
松四羅列凜凜生夏寒清風颯然至浩若江回瀾迢迢  
西山雲屈曲蒼龍蟠飛雨盪長空萬派走驚湍初疑雷  
擺石砰磕落高灘琤琤萬木杪側注如跳丸簫鼓羣飛

揚奔泉灑長巒翩然眾仙下雜珮搖琤珊驅車整歸裝  
斂衽追清歡奔雲蓄餘怒飛霰浩漫漫泥塗蹇我躬惻  
愴行路難

得家書

離家如過雨憶家如畱雲突出無端倪萬緒徒紛紛書  
來忽心注雜想已風分所思迅若忘一見定百聞慮散  
還復歎獨鳥思其羣南陔夙所慕奔走意何云變遷在  
時序一雨羣花欣我何委泥塗念此如重醺

荒田不盈畝衣食歲有須雨暘及春晚稻苗亦已蘇入  
夏江淮溢勢迸溝澮趨高者未及收卑者爲具區東南

昔開墾地勢爭江湖辛苦供蛟蠃或以飽鶉鳧慘聞瓠  
子決更苦流民圖告哀人不聞悲歌亦何迂幸及高原  
熟稍免全家呼逝從隱園隱老守愚公愚

生男多歡喜生女多哀憐昨夜夢爲蛇兆見太人占墮  
地云抱子居然一女先開書心展轉喜定淚反潛自我  
去鄉井親老意淒然旦夕念抱孫庶以慰拳拳低徊應  
其惜婦女喜或添有酒知還賀銀鐙照華筵他年見阿  
爺行解乞花鈿何當學烏哺飛歸墮爾前

黎丈

吉雲

侍御見示近作戲贈

文人好譽詎爲病祇君一意皆天成向人嘔曲自偉論

語有獨造心怳怳繁星夜嘒燈照席繞階顧步參河橫  
甯甘屈塞向人世天馬仰空時一鳴

太華三峯削空秀意境傀怪誰能攀試摩絕頂造諸險  
忽若平澹通天關霹靂出手不爲異旁人愕視疑神姦  
岌嶷此境到豈易嗟我欲往愁空還

野人來往不計日仰見日月知朝昏尋常一控青絲轡  
時復逃歸橫木門空山磬欵亦罕得焉有美論同傾翻  
見君飛動背君歎眼前相值宜高言

秋蟬

落葉不可抱苦吟哀豈知淡煙浮暝色殘雨咽枯枝霜



信驚還速鄉書達每遲並傷憔悴眼何事與秋期

金松茹烹茶圖

松濤捲雪天風乾秋氣透骨森肌寒庭陰漠漠蟲鳥靜  
茶煙裊裊蛟螭蟠我始逢君已心渴竹裏飛泉如乳潑  
品茶但取旗槍新洗耳不聞絲竹聒隆崖傑閣撐青空  
飄飄兩腋生微風明朝張渭觴李白應誇韓奕知盧仝  
晏雲唐和坡老岐亭詩至數章人多誦之用其韻以贈  
晴光盪天海凍色熒露汁驚蟬抱秋鳴老兔滄雲溼幽  
眺快千尋古歡懷一得心勤山水赴趣奪風雨急疏箔  
動銀鯪暖香溫寶鴨竹響雜清湍松陰篩翠霧手試煙

煤明坐對霜林赤四壁閃空青滿庭積虛白醉舞每墮  
髻豪揮猶岸幘木落見峯攢石咽聞泉泣模糊月弦墮  
指點花陰缺低昂足晨夕錯雜忘主客友禰已忘年和  
陶共編集

雨晴出遊用岐亭韻

縱橫玉局游傾倒金壺汁寒噓日色薄晴漾苔痕溼清  
酣赴今賞眩惑迷前得雲馳旌旆翻風戛箏絃急過樹  
響山禽又魚觀水鴨蒼崖綴霜華紺林擁煙冪桑果殿  
秋紅埴墳通嶺赤平池菱實熟積隴棉花白彈碁每席  
地沽酒或脫幘日暈海棠羞露泣芙蓉泣百眺足千歡

四美無一缺山川狎游主魚鳥趣吟客歸來得暝契觸  
眼峯巒集

仍用岐亭韻述別

日出東井間五緯因相汁是時冬寒臻霜積簷溜溼林  
臥及初沍斂退分所得帆趨心迸躡艦突水爭急倏聚  
如蟲鰕迅散若鳧鴨波光動菰蒲人影隔簾窳橋通龍  
脊寒霞落魚尾赤終風捲日下急浪回天白驚顧喜而  
哈頽然整我幘長虹寶劍舞白晝饑蛟泣我生寡見聞  
及歸收廢缺硯硯已窮年紛紛仍上客世事愁沮洳吁  
嗟百憂集

除夜寄懷曾伯涵兄劉孟容兄

悠悠迫殘年蹙蹙悲短景低簷爛明星人聲騰夜永殘  
鑪擁商陸投閒得佳境陰陽暗相薄天風豈能靜聊以  
酬歲時中宵醉醕酤悵忻忽而半如機巧相引感時物  
則然於人豈蠢蠢念茲平生友飄泊各蓬梗曾君志方  
強高軒奉朝請寒風攬我襟對語一甌茗探懷出新製  
孤松削秀挺倏來去亦迅敲石散一瞬劉子走荒山繭  
足那能騁納眼無今人見古始光炯近時韓伯休歸廬  
事幽屏精心窺聖奧持律方嚴緊交呂旣軒渠友范亦  
脩整曩游憶衡峯飛步思巧逞鬪健輕千磴絕險有諸

嶺常聞禹穴奇踏崖勤睽審苔裂滄  
雷碾泉墨潑注盪山翠飲鉤心事擲  
時各少年騰踔真自幸去歲舉於鄉  
曾君行離離動鞭影突發若爭鋒兩  
不前故人已臺省葭依且旦夕緇汙  
吟汲水依故井以書來慰藉藉席得  
踴躍晴天迴飄風起旬哮吹散鞅輿  
茲息踵頂今冬復追及昨事都俄頃  
號秋蚓而我方瞿瞿愁寒抱孤枕亦  
未肯惟有默尋思恂悅難爲論蘭臺

警雞聲無遠近相助攬清冷  
獲盜屢前陳妻孥意或領  
古人去家室離懷苦不拯  
安能長今夕不寐心耿耿  
入都示仲毅叔和兩弟

遠行意先傷待曉夜無寐  
古壁黯孤鐙人影忽在地  
悽切此時心慷慨平生志  
疇昔公家徵臨風振冠珥  
壯圖有乖互茲意漸失墜  
連歲疲塵勞奔走令魂悸  
蕭條聞夜雨相對各顛顛

僕夫促曉發出門意遲遲  
遲遲心有屬相顧且須斯  
昔別雖云悲歲月猶可期  
今別豈殊昔難言歸幾時  
遠游自特達所憂斗與箕  
寒日方杲杲眾星猶離離  
且當從

此去艱苦當君貽四方君不免無用還相思

老親念行役暗泣倚幽闥首先問歸期不復計窮達功名夙所存私愛豈能奪以此室家情悵彼江湖闊雨雪行霏霏木葉黃已脫浮雲隨遊子淹忽共天末堂前樹萱蘇手凍不可拔祝君潔洗腆慰我長飢渴

前年京國歸所歷多遭迤升堂問諸弟痛哭嬰煩冤哀此人事變奪我骨肉恩始別溼行裾今歸號寢門拭淚語兩弟守耕慮無煩一頃或難謀一椽苟相存斯言君儻憶何爲復走奔窮年席不煖欲挂聲先吞存者有別離亡者將何言

哭蕭韶

韶死京師屬後事董君張翼且言僕者某所好能以  
詩哭某使人聞某死哀之即日瞑矣泊僕來京師韶  
死五月曾不知聞董君言哀而哭之以終其意

君其腰腳頑投身恣騰踔三年行次且九死添飄泊假  
君臀無膚終然苦束縛或者全其生騰空逞虛度始余  
年十六誦詩知大略如彼烏烏烏強作雞膊膊觥春灑  
滂霈獵捷恬鋒鏑角險交砒碾乘酣迅穿鑿哦山力每  
疲澆壁心或忤君時獨見昨就我相要約出其所爲詩  
結構存斟酌溪湍蹙潏沉峯巒孽秀削引今能導窾控



古每批卻前疑燭九幽往往發其幕真機引敷柔老氣  
森噴薄唱酬兩弟昆後先相煜爚余時虱其間交與爲  
然諾戈盾或分馳旗鼓得犄角神鬼鬪槎枒堪崖事鏡  
斲躡峯矜矯捷解衣肆磅礴或驚翔兩鵬實則君一鶚  
前年貢成均透迤向京洛予同忝嘉招崎嶇雙馬躍一  
接勢俱挫獨前氣亦索予力持以歸君方顧而愕馳驅  
吾分耳生死固磊落觀其竦兩肩倬傴神先弱終知投  
魍魅曾不自察覺迤邐信天窮作孽不可活槁老猶飄  
零其猶風隕籜蓋棺事則已塞冤罰亦虐祇今弟與昆  
何以慰酬酢款款同年生生死君所託邱塋慘遺屬風

沙渺河朔沈魄閃燐飛酸骨歸繭絡終投獠蠱鄰差免  
狐狸攫祇茲夙所癖到死猶咀嚼遺言爲悲愴慟入  
沈著銜冤首陽高漬淚桑乾涸招魂係之辭山鬼啼幽  
壑交情雅道盡持以付冥漠一詩相始終書空自捫摸  
秋夜曲效溫飛卿體

鳴機軋軋風淅淅流蘇輕捲芙蓉色明星飛影入罍  
簾波不動鰕鬢直鉤闌秋草暗黏霜玉妃手捉寒兔匿  
轆轤雙挽虎牽絲溼銀注井嘯促織網軒不隔笛聲飛  
倚戶遙聞聲太息南鄰夜飲歡樂多冰槽雪腕柰愁何

次韻李

仲芳

孝廉

讀君欽寄之短句使我瑟縮不可當離離鐘鼎鬱古趣  
冉冉蘭芷生殊香跌宕湖山日照灼激昂天地雲飛揚  
狂歌一曲足君意瑟瑟清風來四旁

示從弟象文

我拙將毋木石頑子才真可破天慳一斑窺豹文猶隱  
萬弩回牛力豈孱不合經營三畝外可容位置二劉間  
舊遊能說吳中事煙雨迷離萬笏山

哭李春和

天意竟如何斯人已逝波幾年悲道路一夕渺山河死  
訣浮雲滯生傷夢雨多別時猶慷慨歸日已蹉跎

早歲聲名共頻年契闊深偏君能特達何處不招尋夜  
泛魚龍水春歸鳥雀林生平詠蘭句初意竟銷沈

往題其畫

蘭句云升沈莫更從人說多恐同心不似君

落木殘秋意風搖晚更誼極知傷早慧不敢問煩冤伏  
枕諳愁思拋書漬淚痕別離霑袖意今日向誰論

### 南湖洲阻風

舟行向陽曦雲景睠清曉寒江捲宿霧野色薄晴昊奔  
風何自來濺浪浮空森頽雲雜波濤四散如飛鳥挽舟  
向孤墟遠出喬木杪秋杉隱篷背人煙散林表蒼茫湖  
外山戢戢峯巒小浮天有遠浪避地得孤島散髮江之

湄誅茅聽風筱

沅江雜感

大澤沈吟客思回  
漫天風絮卻飛來  
荒城早暝連山暗  
苦雨餘花入夏開  
一劔買牛須早計  
六鈞射鼠自麤才  
爲尋招屈亭邊路  
斷石荒涼沒草萊

渚蘋澗芷不須論  
斷岸年年過水痕  
江路飽經諳港汊  
石橋環住見牆垣  
一星魚火溪西夜  
千點鷗波雨後村  
天靜月明人萬里  
酒瓶欵側待誰溫

近水浮家不自聊  
十年民氣半枯凋  
竹柀土鏗流離屋  
木酪蒿羹黯慘宵  
壞壁雨多春出菌  
廢田草長暖抽苗

狂夫儘有雄豪夢夢駕長鯨控海潮

晴湖釀作晚春寒伏枕南園景又殘小苑棠梨紛委架  
他鄉風雨賸憑闌儘教公論推龍尾肯信浮名值鼠肝  
問訊故園新長竹何時歸斬釣魚竿

晝長

晝長賸覺客情孤細雨纖纖乍有無密樹安巢聞啄鵲  
破窗綴網看懸蛛勞心遠道人何處刻意新詩貌已癯  
強作東坡畱滯語經營身計一生迂

寄懷

轉逐流光日拂衣蕭蕭短鬢幾時歸客情似水常東注

鄉夢如雲盡夜飛上架殘花蝴蝶長到門新漲鱖魚肥  
應知此景都看過日日牆陰下落暉

晚登岳陽樓值雪

大雪滿天地高樓生暮寒波濤春浩渺城郭夜瀾漫  
滯逢多難艱危博一官東風吹客眼三度倚欄看

禱風石頭關武侯廟

南下江陵水出沒雲濤堆東望武昌城隱見吳王臺  
魏帝翦羣雄虎視江之隈長波駕巨艦蕩蕩旌旗開  
周瑜及黃蓋豈乏經綸才反覆議戰守成功亦難哉  
臥龍初崛起定策自西來沙蟲與魚鼈一舉成寒灰  
深謀莫測

識後世存疑猜沈沈觀風壘夜半驅雲雷天人感召微  
此理良恢恢何必祈禱功劃然神鬼回今我復拙謀顛  
倒成凶災洶波負兩足浩浩相誼逐舟人勸禱祀醴酒  
躋崔嵬吾道惡私營苟便非良媒武侯英雄人遺蹟猶  
榛萊不應杯酒間窈窕趨塵埃定心無一營竟日畱徘徊  
須臾風力轉揚帆著高桅舟人咋有神亦足供歡怡  
古人事茫昧遺民爲興哀悲歡兩無施孤坐傾尊壘

河南道中

二十餘年感慨多自嗟精力已銷磨高城鼓角東臨汴  
落日風沙北控河久賤略增人閱歷苦晴偏值雨霧沲



詔書南下求民隱攬轡從容一浩歌

雨

終日雨不止僕夫飢更嘸兩年深苦旱一雨復含悽河  
廣不可厲夜深何處棲茫茫遂春晚猶及麥禾齊

二月八日雪宿蘭儀

萬戶流亡更幾存平沙無路問河源居民小市畱人住  
野屋西風搗雪翻終日忍飢纔一食十年扱履向何門  
旌旗飛動關山遠破帽輕輅共主恩

趙州橋

土室無光輝村廬得八九石橋平佺佺高樹蒙槐柳速

郵凍犀睨狎浪饒蛟走到今萬輪蹶摧折亦俱朽連年  
曠早憂焦傷到藜莠盤餐供草豆果腹非適口客廚問  
豐味薺菁閒黃韭羅列始一盂吞拏極眾手人餐權百  
錢纍纍校尊缶箕斂與頭會一例欲誰咎刻剝供官倉  
生成爾何有道途向昏黑天地積埃垢鄙夫得一飽平  
生能數否區區爲身謀所憂媿升斗乾風號野屋攬涕  
更搔首

隆興寺

百丈金銀闕莊嚴上曙光祇園仍六代遺碣自 先皇  
樓閣春雲護松篁曉日涼游觀半天下心折此徬徨

北河展楊忠愍公墓

明祚嬰多故構難盛奇躅楊公磊落人曰豈事溝瀆生  
平褫兩姦高論排鈞軸整冠伏青蒲引分甘折辱激昂  
壯士肝不救蒼生哭委身向西市遺冢茲山曲巍峩一  
坏土自古禁樵牧滄桑有更變荆棘日叢簇穹碑溷寒  
泉剝落亦孔速展拜蓬塊間迴立天地肅鈴山自邃美  
未要汗採錄寥寥古賢心名聲積簡牘豈必憂變遷高  
下隨林谷浩歌激古烈高視薄今宙惻愴松筠居疏煙  
挂喬木

湯陰岳鄂王廟

城上風竿散晚鴉鄂王遺烈隱吹笳故園父老依青帳  
絕塞衣冠望翠華北伐朝廷空有詔中原鼙鼓已無家  
黃龍落日應回首異代鄉關寢殿斜

唐丈太常二圖

守平樂時防  
江華搖警作

### 五原學舍圖

聖賢久寂寞夙暮用警省闕宮亦羣遊堂奧叢榛梗小  
辯飾螭虯言雜蛙黽各師心得賢何從別燕郢桓桓  
太常公約轡無浪騁平生閩洛交洞古發光炯直窮聖  
心源砥駁歸峻整窈冥回幹力足以伏頑獷藉公襄密  
勿經綸得要領何況侏儻人近接旄麾秉鬱林古荒郡

竟西蓄石嶺置官尹毘猱鞭撻尙鷲猛  
屯散連永楚人鬪一鬪欖槍沸東井絲  
善虛警我公示約束椎結氣先屏一言  
俄頃此誠可漸摩如苗實含穎遂通比  
影想見陶淑心造意無人境政成高其  
奉常漢職司廷議容骨鯁豈徒慕丁桓  
干事難論懸楹駕文杏吁嗟五臣業夔  
守鐘懸至今爲齒冷衰顏日蹉跎正學  
道術遇事取自靖圖形起蒼梧肅拜瞻  
頑持用祝噎

十月戎行圖

蒼梧國小荒百蠻崑崙障天通天關昭潭老守有道力  
氣壓萬猛安如山臨賀城邊夜吹角雲梢摩盪朱陵間  
楚人轟呼粵人舞豈免同類爲貍獠樓船將軍下浯水  
斬刈不肯遺草菅此曹習捷鬪身力自古用法同鞬閑  
鳴條聖人舞干羽不聞垂拱憂苗頑飛章走馬到山寨  
百酋羅拜弓彎環塹山堙谷扼要害一洗伏莽無畱姦  
飛鳶墮水人徑絕巉天萬嶺何由攀枕椰月黑霜沒嶠  
懸崖躡鞆溫且閒書生膽智乃能爾老氣宜卻熊羆孱  
古來攘外先靖內品類得理誰敢干邑道有猾問長吏

指揮鞭撻無後艱前年邊海困小寇徵兵轉饜車班班  
漢家戎事倚衛霍徒聞龔遂蒙詔還徭人日久厭兵革  
黃肩倒挂無人彎用思州邑得人效邊氓都士俱歡顏  
先生義勇出道德今之圖畫何都爛終南射獵身欲老  
殿上奏策時猶慳願持此議效輶采天高聽遠無由扳

陳三兄太史

源克

屬和悼亡詩

陳君有良匹婉婉匪一朝百痾殄其躬悼念不自聊請  
陳所悲哽用代巫咸招去秋事反覆朝日值元枵遘厲  
殷牀席沈湎錯昏宵扁盧萬其口莫能究根苗蹇蹇房  
闔閭生死久所要刀圭難爲施割肉相和調疾者霍然

失觀者神沮消正晝鬼伯泣鬱鬱慘不驕華顏無復光  
朝露委先凋喟予感斯烈厥生無所徼則知聖哲心千  
仞凌嶮嶢古人骨慘澹一一飛燐燦日月老鞭笞聲名  
死闕寥彼惟忠烈資傳之眾口囁區區體魄餘何必期  
松喬陳君勿復悲命分各有絲婦人飽糠粃所職則織  
幺當其剗刃時感激輸膏管蒼皇走雷霆瑟縮失賁要  
丈夫顧盼間俯仰輕塵霄腰下鳴佩玉頭上冠金貂委  
蛇不職事泛若萍蓬蕩斷吭未云報死骨空湫溲豈伊  
舖微躬營身友鷓鴣炯然彼婦心不受眾口漂君勉事  
此意萬一猶可傲庶毋覩厥室瑣瑣叢譏嘲柰何費晷



景日夕以怊怊感歎陳斯章有采視芻蕘  
次韻王兄子壽比部雨過曾伯涵學士飲

車輪窘地軌復摧落葉雨急當空筵層城鬱鬱填華屋  
一夫抵掌千人哈腐儒衰晚謬朝籍或恐侈秦生凶災  
深瓶貯水洩雲霧吐納萬有舒兩頤雨塵灑面閱紳雋  
裹足入戶仍鑿坯偶乘款段踏朝鼓泥汗滿頰何來哉  
曾君老屋隱城麓畱君一笑芳尊開磨刀霍霍向葵笋  
傾壘瀉糞爭誼豕法曹下直自嘲謾堂上一諾顛春雷  
平生讀律心語口昏塾豈爲吾民哀閉門高歌出金石  
東鄰夜愕西家猜百年風雅路榛梗及時漢道方宏恢

我生貧賤眾所易一月枉顧能千回未覺螿螟殊蟹足  
強呼章舉齊豹胎人生分寸各有執詎可校量腓與脢  
營營一飽爭雞鶩萬足攢聚驅還來誓除人事從君隱  
有田不歸如此杯



養知書屋詩集卷二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出都雜感

東望悠悠一愴顏，浪游強似故鄉還。  
清秋落寞衣冠別，白日深沈虎豹關。  
錯轂驚沙連雨雪，譙門曉角夢雲山。  
淮南米價無勞問，儘放長塗數日間。

碣石盤陀突騎橫，高秋海上耀綏旌。  
似聞使者持金節，早見司農計水衡。  
萬里島夷浮水至，一星參伐傍霄明。  
旅獒不入王都貢，坐見煙塵四海清。

虎車鮫鞵拜恩殊，大旆飛揚夾道驅。  
但論勤勞輸陸賈

誰能談笑似吳瑜轉輸先見愁飛粟賚賧微聞再剖符  
終是 聖明天子事和戎魏絳豈疏虞

高城斷角曉來誼貌是流離不復論枚叔祇應思茂苑  
張騫翻見出河源防秋士馬西風慘橫海蛟鼉白晝昏  
磨盾從戎真自許好談形勢向鮫門

兩麥全虛草半黃行邊積水野茫茫竹花木酪尋常見  
麥麩山芎自在嘗壓屋蓬蒿老憔悴依人燈火照蒼涼  
雨聲細數消殘夜早聽當關報曉霜

梁山風雨夜深愁歲晏因人復遠遊寸草孤雲誰共託  
濁河清濟祇同流檣帆東下無畱浪雲夢南迤又數州

眼見蔘葵洗涼露苦思苴菽嚮殘秋

三間瓦屋枕湖陰白日看雲憶故林家法祇今思酪乳  
人生到處有商參武安路隔蘅蕪夢上谷霜沈木葉砧  
冶卓豉黎誰得似翩翩書記走陳琳

西山相伴向時容落日寒雲更幾重一語和凝知范質  
十年任叔憶黎逢春池樹老雲翻鵠秋雨寒多葦化蠶  
未免平生知己淚高梁河畔水淙淙

聲名天半鬱飛騰閭闔晴開路幾層豈料左川一歸客  
又從東道試行滕海南翠羽夷通舶夢裏黃河馬踏冰  
多少關山征戍苦淒涼古驛對寒燈

長年多病奈秋何盡入梁鴻五噫歌楊柳官程諸郡隔  
菊花天氣夕陽多關河略界唐封遠越雋虛傳漢節過  
準擬看潮東海畔樓船無數正橫戈

聖湖東畔若耶溪道路傳聞尙鼓鼙白日昭昭如我待  
行雲眷眷傍人低長楊灑落畱新著古寺招尋記舊題  
獨下翻空黃鵠侶明朝終見隔雲泥

百年景味寸心遲浪跡登樓此日悲人去人來如昨夢  
秋風秋雨失歸期往時醉草三千牘愁裏歌思十二時  
破帽疲驢吾有意釣竿攜挂五湖湄

豐樂鎮書壁六首

壁間詩六首蓋悼亡之作末署牧莊意其字也姓氏里居不可詳西夷內犯略其家其妻投水以死詩辭婉咽惻惻動人既讀哀之依韻以墨其後庶來者之有知與

三年滄海有奔鯨烽火誼闐徹夜驚復道金縉歸浩劫枉從狐鼠乞殘生魯連無語摧梁使季布何心續虜盟欲袖鐵椎椎晉鄙從誰改將信陵兵

百丈飛船上海濤 詔書專下擁旌旄煙沙隔水千軍臥弦管連營一曲操老將雲間歌敕勒宗臣江畔泣離騷杜陵偃蹇干時策淚灑將軍大食刀



消息天涯怯浪傳晴雲曉日照樓船金戈鐵甲縱橫地  
墜鳥遺釵黯澹天麗質半隨塵土盡捐生差勝長官賢  
出山波浪嗟何惡太息涓涓瀾下泉

差峩銅柱倚搏桑海水東流路更長烈火煙埃人散亂  
空城荆棘雨淋浪數行旌旆塵生海幾處衣裾淚掩霜  
飽載西施憑一舸更誰持戟畫巖疆

去住雲山寄遠身至今遺句句尙酸辛望夫欲化何山石  
蹈海翻沈五島春誰續人間將盡命尙遲天末未歸人  
當時將卒俱輕死坐見唐虞道返醇

蕭條宋玉有微詞一賦秋霖萬代悲自古成仁有如此

卓哉女子爾何知森嚴門  
今日當關戈甲偃補牢雖  
齊河驛

連山鬱盤紆遠勢紛參錯  
門啓陰闕修塗入巉削祁  
秦岱尊勢壓天一握中原  
魯道渺渺見城郭蕩瀟層  
險巖句待鐫鑿

夜宿章夏

嵐光澹秋陰暝色薄西崦

盤徑喬基歷歷度岡隙齒齒蹴熊狐眈眈突獯獫驚疑  
撼厚豁森木互磨颺缺月吐還吞殘雲翳復斂涉險誠  
乃劬憑危豈云慊宵分暗明燭屋脊露崇巘故園阻江  
湖老屋圍桑廩依違旅程愆寤寐歸期踐問言儻何之  
山雲竊所覩

奉高城樓望岱

嶽勢東趨海憑陵萬里天雲霄一握近日月兩峯懸暝  
色孤城雨秋陰老樹煙向來飛動意託興渺蒼顛

遠勢南樓峙諸山拱此門濟河遙會合齊魯入藩垣黃  
腫秦碑古東封漢時存因緣窺良嶽遺石尙雄尊

合沓靈宮樹千秋望翠華晴天出雷雨陰壑闕龍蛇想  
像金銜肅流傳石碣斜青珪天子事分遣使臣車

海上干戈動憑臨向晚愁風雲會諸嶺鷹隼下深秋言  
訪徂徠宅虛傳博望游無心問歸隱迴立爲淹留

謁岱廟二十二韻

神秀開重闕昭回重一方之采形起伏海甸勢悠揚夾  
陛鉤陳外崇邱駘蕩旁雲煙輝閣道日月動宮牆丹瓦  
朝涵露蘋林夜掩霜千年森檜柏一徑表松篁山石階  
前古莓苔雨後光蒼藤斜鳥沒畫壁老蛟翔秩祀非常  
典分封自古皇上清通戶牖至德配馨香策簡邀天顧

昭函補樂章洪鐘聞叩叩猛虜列趯趯石鼎消煙久風  
幢引籟長流傳餘舊碣展拜肅斜陽王者昭恭儉天威  
久肅將告成兼赫奕傳語誦琳琅容易千秋事虛無七  
二王徒聞頌功德何以紹羲黃九殿螭龍氣羣山雁鶩  
行循廊尋結構動魄凜趨踰巨鎮全分魯涼廳已轉商  
難忘憑絕頂倚杖叩穹蒼

金山寺閣望焦山

何人挾山墮江中江波不動蒼煙空飛帆走逐二千里  
半醉起踏蛟龍宮丹霞翠阜晃相射石級倒挂垂天虹  
飛樓跨空望東海滄波怒捲號長風焦侯隱處有遺蹟

杳杳孤嶂攢青楓欲求中冷一勺水洗眼看日扶桑東  
洶濤隔斷盤陀石惟見碧澗流奔嶺南屏北固落天外  
雲氣往往相交通塵緣夢想孰非幻一笑歸逐南飛鴻  
定香亭雪用東坡聚星堂雪韻賦禁體

峭風過樹搜敗葉昨日苦寒今日雪正愁酒冷爐火暗  
莫惜井凍瓶絃絕官鼓初沈鴉雀集屏風對亞桑竹折  
微燈閃座翳還吐積霰飄帷明復滅側勢斜衝危檻入  
濕煙徐漾回風掣泉源走石峭生稜薜荔侵牆寒點纈  
西湖半落水浮盃東閣重開雲散屑海烽照耀旌旆愁  
世事飄轉風花瞥醉時歡賞醒時歎古人勝事今人說

汝南號令傳呼急凍手簷沙冷如鐵

水西門春眺效溫飛卿體

浮橋野漲平如掌狎波一葉飛輕槳流鶯曉柳花眠  
湖上晴多風跌蕩游絲金鈴相背過玉鞭梢動春枝響  
垂虹倒吸白浪飛細塵撲地迎人上碧草如煙暖岸沙  
河豚出水蘆芽長南村春起蠶方眠裊裊柔條三百丈

六和塔

海門江一束孤塔領羣峯城郭遙浮水雲山入倚筇潮  
聲過渚石暝色赴崖鐘欲訪棲霞寺寒煙深幾重

金華試院雙柏歌

堂前古柏兩蒼龍來自縹緲之雲峯欹簷偃蓋立突兀  
老幹戛鐵鳴琤琤深山大壑愁荒遠來與世人同偃蹇  
百丈雷霆蕭鼓夕兩株霜雪蓬萊苑陰風攪地白晝昏  
萬鈞一石支孤根虬螭鬱怒崖窟裂鷹隼搏擊雲濤翻  
櫟園不爲斧斤計荆氏已作高門櫬安知對立奇崢嶸  
蒼茫自閱人間世

沈隱侯八詠樓

清眺展芳辰晴光發妍媚絕磴緣城陰飛甍落雲背奔  
騰危檻入渴日蒼崖墜城荒鰕菜賤江闊颿檣萃人民  
幾銷歇山水餘恣肆沈侯有遺構攀登入幽邃蕭條八



詠樓聲蹟千年闕榮名累賢達今我固顛顛

衢州夜雨

西北浮雲東去長孤城四月雨浪浪高穹黯澹平陂白  
夏麥漂流春草黃半夜風濤沈鼓角扁舟江浦夢瀟湘  
干戈愁疾俱難遣酒醒三更淚數行

嚴先生祠

桐江清且漪水激山盤陀沿流展幽祠遺跡山之阿崖  
花動水葉澗竹鳴風柯慘澹中原爭巖冰渡滹沱獨持  
三尺竿垂釣清江波展足動星辰高視收關河迢迢富  
春渚夜月空煙蘿寒泉薦叢蘭清池冒圓荷江流無還

期幽處浮雲多徘徊千載間淹忽傷如何

### 釣臺

釣臺高出雲下有浮雲宿寒泉浸蒼蘚微雨鳴修竹絕  
磴五千盤轉壁三百曲崖回縱騰掉江折困織束峩峩  
子陵臺俯視羣峯伏一氣走青蒼萬嶺互渟蓄堅寒太  
古石峭瘦萬年木日月逼巉嵌霜雪漬危蹙蕩空生微  
靄俯仰媚幽獨一笑桐廬江潑醅漲新淥

羅學使

文俊

紡車課讀圖

泉亭老屋交長藤湖波黏天暑日蒸涼颺颯沓生秋綾  
攬圖注視回欄憑方冠博帶坐橫肱飛雨灑壁風搖鐙

誰歟紡者髮鬢鬢起喟而歎淚相仍少孤左右無監丞  
孤幃黯對相恤矜茹蘗不苦寒齧冰辛勤夜課簡與繒  
苟有弗率心兢兢一朝奮若條解鷹百二十人巡殿升  
排頭鱗鱗摩觚稜臚句一諾風雷騰如晉楚視曹邾滕  
出冠其曹猶超乘軒然持節秋波澄秦關隴棧車較較  
歷海又見南溟鵬挈綱提網賢俊登有蔚而起日烝烝  
沍陰涸日秋光凝羲和欲挽無長繩窈窕深谷還爲陵  
晨羞夕膳嗟何曾作圖示後匪漫稱促筵命盞酒如澗  
老氣尙欲層霄凌我少貧賤鮮所能歸求淺水理寒罾  
念此騰踏氣復增孤寒與古爲師承高張遠厲此其徵

我爲起拜手拊膺題詩著紙成嶽嶒俾頑者立懦者興

送王榮澤之荊州

霜露侵人鬢天涯有別離江平流日急天遠度雲遲歸  
夢人千里狂歌酒一卮扁舟吾道在長路且逶迤

東閣梧桐樹二年對苦哦寒鴉啼野日落葉下庭柯禹  
穴探雲得荆臺聽雨多遲畱成古意聊欲託高歌

波浪魚龍狎蓴鱸得及秋停雲日東望一舸獨西游落  
木寒蟬晚回風去鳥愁因君問耆舊早晚發荊州

生事悲行役深吟不放聞望君江上棹相憶雨中山秋  
水生孤艇浮雲磔故關吾行亦無定潦倒笑塵顏

于役辰州爲王太學題瀟湘話別圖送其歸江南

楓葉微黃柳半青晚來離思滿江亭亂山如馬隨君楫

秋雨秋風過洞庭

桐蔭堂前老樹枝石欄冰碗伴題詩寒窗夜雨聽蕭瑟

他日思君是此時

清湘水接大江流黯澹雲山渺欲愁歸去天涯最相憶

芒屨采藥入辰州

贈周苻農兄赴呂觀察幕

小園三載日此別萬重雲幕府何年免寒暄去後分片

帆風有待長夜雨多聞惟有飄零淚含悽一送君

訪陳慧基常德兼晤吳登書

三年兩入桃溪水布襪青鞵一訪君偶向江干踏黃葉  
卻來湖上話歸雲雨餘人去蒹葭遠霜過寒生雁鷺分  
往日遊塵問吳質水流風散不堪聞

清浪灘

洪湍激槎杙百折無一卻顛風壓已伏怪石悶猶攫老  
蛟徙長河風雷鬱相搏貫穿萬山穴飛灑出岩壑千年  
落蠻徼禹功失疏鑿鞭之不肯回恣意森噴薄奔洪挾  
巨塊悶怒向我落艘頭立軒昂千夫失揮霍山腰有懸  
構梯空入巉削聞灘不知險羨彼山頭雀

桀灘

前灘猛交拒後灘洶復抵眾險爭一門湍疾不容指何  
年始疏瀹萬壑爲披靡蛟龍不敢藏夜半風雷徙化爲  
槎朽石破散落蠻水但聞咆哮聲蓄怒今未已掀波乘  
長風渟毒何邈迤誼厖一寸隘旋溜奔如駛突出阻重  
關斗進湔飛雨轉舵貪流光從爾泛清泚

橫石灘

四山晴無雲湔雨散飛瀑灘頭得橫石水勢始一束孤  
湍鬪眾險差峩鬱相觸轟如萬馬奔扼若九蛟伏我舟  
落盤渦出險在神速戛摩攢萬戟偪仄纔一蹴長河利

石蕃移爾宣房曲空此恣蟠屈設險勢亦促浩蕩天地  
間無用側吾足

九溪灘

侵晨聞澎湃哀湍浩猶瀉九溪多毒淫積石變紅赭峻  
壁踏江翻飛崖截雲下眈眈虎狼居寂寂魚龍夜馬侯  
屯兵地溪水日瀟灑天吳爲埽塵驅石如驅馬遺鞭墮  
山澗忽已成松檟至今變灘聲撞擊不相假雲霾入豎  
黷噴薄胡爲者空令過者愁揮淚動盈把

書陶園詩集後

吾於楚南士一一評隲之老輩窺歐九生平識鄧芝頗



聞張大令氣壓李西涯今日親風雅披吟一繫思  
阮亭師杜甫秀水近昌黎遺響先生在高才李白齊諸  
人皆俎豆此集尙塗泥述古吾曹事捫思一愴悽  
遺稿歸殘劫收羅付後賢祇今爲感惜不及手親編樸  
拙憐吾楚沈埋竟百年兩周吾邑彥殘集近流傳

次韻徐

朝彝

西風吹雨響潺潺江上懷人爲愴顏九死猶聞斯老在  
三年不見尺書還見愁淮海烽傳火一臥江關雪滿山  
讀罷君詩成一痛短衣飄泊尙人間

夜聞鄰舍吹簫

初月隱庭樹寒簫聽轉哀微風殷地發千峽散波回人  
語低南屋松陰繞廢臺王衰落蠻微欲賦已無才

寄呈羅學使浙江菴簡幕中諸子

頑星墮地如流矢與我周旋二十年近覓南湖堪隱几  
曾遊東海掉行船浮生出入風塵裏數載驚皇矢石前  
今日西湖秋正滿一尊相屬水如天

定香亭畔野梅開雪後提壺日日來無數蒼顏對紅葉  
不辭短髮勸深杯白魚鱗鱗衝波上翠羽關關拂樹回  
欲假灘聲達滄海知予霜冷伴猿哀

消息經年到敝廬南樓蹤跡近何如桑榆未老人歸後

橘柚新黃雁落初  
逋客未妨千里遠  
亂峯還擁一城居  
蠻煙瘴雨吾生慣  
桐木山頭好著書

寄唐孝廉

治江南

句曲神仙宅  
唐衢舊結廬  
從來一書劍  
翻去事樵漁  
淺水生秋稻  
西風落野蔬  
飢人妨耳熱  
一飽已無餘

道在潛夫論  
流傳復幾人  
偶隨滄海使  
東與聖湖鄰  
戎馬塵蒙路  
關河涕滿巾  
西曹一書記  
潦倒笑陳遵

鷹隼秋逾鷲  
人前忽此翁  
誰能衰白日  
直取古人風  
烏帽飛揚入  
深衣睥睨雄  
憑扞江海眼  
渺渺過沙蟲

兩載愁西虜  
懸軍碣石開  
虎狼深內地  
魚鳥上邊臺  
阮

瑀陳留長張充禹穴回倉皇兼矢石次第望歸來

時論分工拙滔滔祇一流偏君能感激餘子日啜啾海  
日雲常慘江城樹易秋三年心耿耿持此欲何求

人事兼疏嬾虛聞弱冠年寸心如落木八口望歸田倦

馬眠秋雨飢烏下暝煙因書傳別淚早晚報秦川

謂李君應垣

### 沅江晚泊

殘霞半沒月半生舟人繫纜望江城城外人家隱深樹  
歷歷風光舊遊處三年江上送殘暉城郭猶是人民非  
張君退老曹君死予髮蕭蕭亦如此當時惟有望諸君

白頭意氣凌風雲其指城頭江水白人去人來如一日  
瀟瀟風雨馬王灘苦憶江湖行路難欲識此心無住著  
試看雲山繞江郭

養知書屋詩集卷三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與方重

季孫可仕貧沈猶聞往教聖哲固有殊與世隨屈撓方  
君雖小吏浪放靡所校屑屑瀆沅間重韉踏兩勒奇頑  
我自負恂愁誰比較謂當分道驅驤步各超踔翻然見  
賢我曰性所好樂初疑不羈人示坦去礪礪徐徐探其  
原受材如庾審作詩吐胸臆往往困搜敲及觀所蹈履  
觸處見乖拗我冠習軟媚婉變爭自效睢盱張兩眸高  
視肆騰趨持此咄流輩曷足煩筵玳君看磊落才幾能

辭濫淖與予稍周旋心親匪外貌作歌頗張大風雨出  
飛颯聲律予未諧稍識牛鳴窮堂坳芥浮水置杯淺則  
膠海鯨鬣如山徹笳誰能罩奔攘較驍懦相視一鬪鬪  
世人浪闖測有如管覷豹終當逐飛鳴一別隨響爆他  
日能思君更放山陰權

胡

雲

杞瞻圖

日月行天蟻旋磨皇皇聖哲相代作與君生世安得閒  
徒用苦心悲坎珂丈夫不學縱橫術掇拾鄉相療寒餓  
何爲俯首塵埃間雪鬢飄蕭老賓佐九疑巉天洞庭險  
驚沙屢碾車塵過豈如君住若耶溪禹穴梅林對高臥

馬搗畫地響颺颺笑指鞮閑困芻莖與君同是天涯人  
一生苦累浮名播營求短絆汲深泉有似避道遊蓬棵  
空畱白雲照崖谷日暮淒煙生土銜吁嗟弧矢生之初  
歲月奔騰今老大古來賢俊盡栖皇顧我形容堪笑唾  
歸舟理榜要自慰倒囊傾盞還一挫君歸奉母三十年  
無憂隱几青氊破薄餉寧辭魚菽乏晴春兼理桑麻課  
捧槃貢七一歡笑從教萬事付頑惰吾詩雖俚語非謾  
收藏勿被塵泥澆

寄呈陸方伯

建瀛

昔遊越嶺間西師難初構灌門事反覆燦至帆檣湊轉



深掠崖山石火裂穹岫更聞閩與粵萬舶奔飛濶昭昭  
睹天狼有弧不及穀須防章武郡在國屏藩舊廩廩河  
東公屹立憚強寇  至尊屢詔問動色觀敷奏堯皋古  
賢聖在法無竝育張皇中興業豈不資介冑健者扶其  
綱豁若清宇宙以此受  聖知出入旄麾驟日吾忝北  
征燿火息邊堠較然智勇姿許與由邂逅難爲立談際  
胸膈廓岩竇迨觀公子賢出羣有飛鷺萬人伏勁氣玉  
立清且瘦阿翁懷蹇蹇百物俱在囿瘡痍雖小殄庶事  
亦孔疚予志誠區區生平事悠謬三年營一飽敗甌無  
宿畱猶思理戈及瓌瓌效奔走古來有溘孽始幾戒深

狂庶資排幹力憂來豁嘗替別顏無幾申夢想更節候  
作詩寄慨慷聊用助清脩

水晶閣

天半峒巖眼頻來閣上看一身嗟老大萬景逼高寒村  
樹低晴塢城煙暗晚巒攜尊獨來往猶賸酒懷寬

形勝此無匹山川舊有名軒楹孤客影煙火萬家聲宿  
鳥諳農事春遊見物情滔滔東逝水俯仰愧浮生

送陳

霖

卽題其山居圖

去年風雪看梅日尊酒逢君暮雨間今日梨花春更晚  
一鞭殘照出梅山

小隊旌旗願或償  
男兒未老鬢先蒼  
水城山郭看何似  
煙雨江南是故鄉

黃山斷處接宣州  
種竹栽松憶舊遊  
一臥滄江驚夢醒  
故山吾亦有菟裘

余秋恬捕魚圖

春江水暖鱖魚肥  
日暮收船放網歸  
欲覓蒼崖深處泊  
鷓鴣驚起滿江飛

東風楊柳軟誰如  
淺漾春波綠映裾  
記得富春江上過  
畫欄紅袖買鱖魚

高平離感

浪跡江湖外深居玩歲華瘴添穹岫雨階臥淺叢花驛  
樹深翻鳥岩藤曲庇蛇蠻荒冬意薄始信隔天涯

石柱峩峩立依依似客間江通瀆邵水雲雜漢猺山歲  
晏松篁裏心摧霧雨間翻思理歸楫東下問潺湲

海內南村老崢嶸一草堂山川人共古松桂晚逾蒼天  
意畱耆舊斯文恐散亡流連詩老宅眷眷引杯長

東郭承熙寺雲山得數過遺樟侵霧雨古殿蔓藤蘿阜  
蓋冬遊少蒼山暮景多棲禪蹤跡在流滯滿關河

處處檉松古山山橘柚香夷蠻皆宿慮風雨且殊方廊  
廟才非少詩書願易償

小臣

千萬里長此奉

堯湯

養知書屋詩身

天半家山淚源

郭低迷晚雲煙

細數生平事吾

壑隨人影松杉

遊北塔呈李

春

雪霽天宇曠杲

涂豁層覽飛空

峭填眼恍佛導

莽曠伏地走奔

心庶此殷窈冥

兀兀夢魂醒李侯有餘興呼酒倒空瓶醉語破幽險灑  
筆濡寒廳

顧

希元

蘭花障子

顧榮埽壁延幽意細雨疏簾冉冉香淺浥松醪斟滿盞  
臥聞蘭氣襲虛堂小池幽壑花微動明月空山草半荒  
芳澤無多人已去扁舟昨夜泛瀟湘

歐陽紀餽乾豆炙卵

腐儒缺羸糲糝糝糝救嗷飢豈知飫館餐退食飽委蛇近  
江取魴鱖吸水充糟醅職事百無營臥起窮酣嬉又累  
抱關吏分惠到藩糜乾豆雜雞團規矩方員施自云親

燔炙點抹脂與飴譬如嫫女顏塗刻成蛾眉朽株苟先  
容樹功在離奇人言肉食鄙肉食豈無宜沾丐雖餘腥  
猶足充鼎鼐我獨愛其眞羅列施堇葵淮南寶奇腐斯  
味頗稱之但愁得二卵或匪干城姿計較生年窮飽食  
豈素期膾炙在人口惟有傾囊詩陶潛昔乞食思以冥  
報貽辱贈心悵悵寄謝瓊瑰辭

書事

冬十一月日建丑夜半衝風穿戶牖雷聲騰騰落何處  
搜攬四壁驚電走訇然雨雪如波濤猛虬虓虎怒相吼  
斂襟起立怯闕矚卻坐使我沈歎久去年冬雷走砰磅

今年雷雹一尺強年年歲歲雷驚耳陰陽失御理乖常  
不然蛟龍失窟穴礮山掠海奔踉蹌五行志異有傳說  
小儒瑣屑稽災祥豈知穹蒼回幹力聲勢蟠騰天北極  
風雷簸盪滄溟深東海窮夷慘無色兩年窮孀盛殺氣  
地軸倒轉天輪側卽今一怒焉可不爾豈令霜雪逼  
狂夫覓紙書歲時廟堂補闕天得知

歲暮寄唐

治

朔風日迴薄霜雪來無時志士多慨慷常與憂患期窮  
年氣彌厲懷方守茅茨激揚思古人其道猶墳箎叔末  
多澆訛斯事遂陵夷波蕩豈一朝達者懷其悲襄城古



遺直風裁良獨持當時悻直風翩如鳳來儀強梁爲禡  
氣至今想遺規豈聞官府居賤士同鹿麋褊心傲羣策  
所職惟委蛇希風篚篋間御法如繭絲瓶大瓶罌小所  
施豈無宜經術苟不尊言者爲詆謨凡世之所能君也  
顧而嗤獨眼睇飛沈百怪供指撝脣吻含風霜身角磨  
蛟螭鉏姦疾抉背神鬼如列眉要能視癥結磨刃抵其  
疵徒言感激多豈免爲孤羈古道今復淪縑帛連勝帷  
君又彌縫之晚出稱經師囊括諸家言不令當鼓旗亦  
時發墨守九幽燭前疑方今廟堂士誰復如爾爲凡君  
之所能世亦顧而嘻噫我結交初與俗固參差東觀浙

江濤西聯長安騎堂堂幕府開濯濯歲寒姿於時眾賓  
席昂藏臥老羆傾身與之言空涌忘津涯從茲得竅要  
投分抽肝脾移榻就周璆乞書從賈逵庭前兩桂樹凍  
雨灑蒼枝摩挲感生意懸知有乖離海鯨狎波濤碣石  
羅旌麾抗憤眞吾徒忍蹈鋒鏑危有如滄洲渠決而東  
西之我車整秋塗萬嶺高嶽巖起踣逢愁霖愧色在頰  
頤君爲脂其牽朱提出纍纍昨旬書始來告歸迫寒曦  
焉知策疲駘踏躡愁冰漸寄惠百篇詩哀豔天葩披又  
作樂府歌意勤語葳蕤紆餘盞春雲澹宕澄秋陂徒茲  
見稱異未免視毛皮夫子實至性爲心固崛奇不殊身

觸邪一角光鬢鬢猛風走塵沙蔓草纏岩坻幸免荷戈  
戟歸還就東菑暫息飢渴憂柴門枳棘籬妻帑熨酒缸  
洗盞儲饘飽鳴瑟鏗清箏開懷焉肯辭悲君老秃翁膝  
下無雛兒麒麟不虛生蟄壑起躩踞晚實昌且繁語君  
無愧詞誰知天下士義不繫其私豈是兒女謀得仗聲  
名垂黃鵠雖微禽側眼在天陲排闥叩九閭六龍何透  
迤天門高差峩羅列斗與箕陰風肆咆哮涕下如綆糜  
羣嬉集旁睨指摘以盱眙明時憂慘澹古道無紛歧悠  
悠四海心斯意其誰知別來江頭月往復成盈虧願言  
駐君顏庶以昌吾詩

龔迺訓畫蟬

蟪蛄遊草苴蠛蠓集叢薄秋蟬爾何爲翩然向寥廓  
鷓鴣呼與言予力能爾託霜風振林樾且忍其帷幕老蟬  
不職事垂頭但唯諾顧爾蟲豸微神物今蕭索來儀古  
盛時鏘鳴及飛躍搏拊鏗九韶因緣窺五柞自從笙球  
寂百物俱淪落蝨螯競凌越蠛蠓快嚙嚼兩者無一諧  
孤懸抱嶢嶸拍張咫尺地槁死黏枯籜餘聲徒滿聽窅  
窅山銜郭畫師爲此畫老氣鬱盤礴世人逐聲響巨眼  
見揮霍愴然爲詩歌聊助一笑謔

龔迺訓畫梅

詩人愛梅爲梅役淨埽晴窗配寒石偶然作態出橫枝  
屈鐵盤虬纒一尺亭亭霜雪壓崖谷氣骨乃有詩人格  
前年天竺西湖寺斷冰挂樹畱行跡富春江上更千株  
一角寒山見晴壁攀香摘豔醉不辭墜鳥驚猿皆辟易  
豈知好梅出心性三年夢冷酒懷窄龔生何處得此本  
曲榦斜枝紛委積得無好事吐心胸移入孤山風雨夕  
埋藏塵土照幽骨撫卷摩挲三歎惜我詩才薄易語言  
未免塵埃勞掎摭苦將寒瘦鬪奇古不分清癯著山澤  
豈如酤酒溪橋路暮雪疲驢尋短策區區詩畫何足珍  
還視此梅應眼白請君藏此莫浪傳花時攜飲江上宅

文昌閣看荷花限韻同易

堂俊蕭 貢淮 稽讚 作二首

炎蒸鬱盛夏羣動皆求息吾儕磊落人造意清曠域城  
東有遺構飛棟實崩劣五年城土昧萬事風電逼往往  
舊經遊屈盤在胸臆今晨二三子走約除荆棘秋荷復  
爛漫落景銜翕絕清風如故人脩然來舊識芬芳爲君  
發亭亭照幽色舉荷溜寒醪修簫紆以直交姿舞長柳  
流波去如織披離出晚秀幽豔見深植泛觴孤芳裏痛  
飲眞自得名池沁微馨天水淨如拭悠悠玉池雲浸影  
湖波黑塵蹤久恂恍竟日歡遊陟淒淒清風露下濼濼冰

輪側

北遊崆峒山問道無消息念昔已荒遐厥心有畛域存  
畱古日月到今飛嶄劣義和困鞭笞反畏高穹逼嗚呼  
賢聖資騰軒猶在臆浮生固多涂爲閭繁荆棘曹劉雖  
小道名聲死赫絕洞深無虛響象外資遠識斯文異軌  
徑如女有正色濂溪妙荷理中通而外直天然發韶豔  
芬郁誰鏤織雜處汙泥間濯濯媚幽植文辭豈關道深  
造期有得諸君氣方銳如鏡光新拭吾師老聃訓知白  
善守黑冥心會淵妙卓立困躋陟微風蕩幽馥惆悵金  
樽側

七夕飲陳嶸宅以乞巧迎秋爲韻四首

脫略酒徒衣短襖來往城西誇健倔楚國山川足慨慷  
瑣屑聲名歸宋屈君家咫尺祝融峯剝棗烹葵許分乞  
空嗟寂寞著書人鄭虔老死揚雄吃

昨夜西風漲湖泖明星挂戶秋愁攬泳飛亭畔又今宵  
夜半橫天看參昴鵲聲嘆喞鳩自笑世眼紛紛論拙巧  
狂夫爛醉盃茗間風露徐霑襟袖飽

枇杷葉老鷓鴣鳴梧桐一片摧秋聲望湘坊西孤月白  
壓缸酒熟黃茅城書生膽氣困庭戶深檐燒燭能眼明  
何時跨馬親秋獮腰鞬服弩千軍迎

雁峯鳴雁號清秋白雲招隱蒼巖幽浪倚才名拓金戟



酣歌起上澄湘樓高尊大杓助狼藉百榼一瀉酒濤流  
明朝人事誰復料南浮更鼓湘江舟

陳隆鈞畫蟬

世上貂蟬著滿身疏林矮屋誰相親晝長無人聲滿樹  
濯濯楊柳風吹塵書生念汝清難得致汝雲霄恐無力  
安能橫飛效時用老抱枯枝空歎息

長沙阻風戲與宋

熾昌

及族叔

家壙

兩秀才

狂夫役人事挽棹向秋霖自感窮愁耳偏傷遲暮心十  
年憂水潦一雨遂侵尋更入扁舟夜浪浪淚滿襟

困臥湘江晚顛風狎二豪今晨怒辭去獨耳聽刁騷舊

約滄洲遠空傷旅泊勞天心浩蕩蕩垂戒示秋濤

送張廣文歸武陵

薄宦棲遲歲月深西風一棹下江潯湖雲湘水參差夢  
社燕征鴻斷續音君去蓬蒿深滿徑好憑淵澗照歸心  
武陵秋漲漁莊晚昨歲扁舟傍苦吟

泛舟南湖至百花洲

涵虛亭畔夕陽斜淺水浮舟亦有涯四月南風吹百草  
一湖晴漲繞千家樓臺嬌妮春餘柳亭沼淒迷暖後花  
更上芳洲尋菜圃煙蓑穩著釣魚槎

鷺洲呈陳三兄太守

一洲藏曲折兩水會淪漪古木青天遠滄江白日遲孤  
城雲欲暗高閣草潛滋更入絃歌耳冷風度講帷

陳太守

源亮

招同鄧孝廉

蔚春

飲鄧君有詩次韻二首

章貢回流繞郭深故人行櫂有清音居然寂寞山林逸  
來證蕭疏澗壑心叢桂戛風聲樸敝刺桐障日影蕭森  
爲君重譜湖陰曲汲井烹蔬憶故岑

使君高唱已先聲能事風流近老成一夕清尊秋後景  
三人明月夜深情青山合著詩人共華髮偏尋倦客生  
獨有憂時雲漢意來朝課雨出重城

朝朝擊鼓更烹鮮老便官衙莫問年小閣微雲三畝竹

清池流水半弓蓮一  
鐙笑語徵遺事十日  
衣裾更小延  
願得將軍從事褶橫  
馳寶鉸看星纏

青原山

青原盤盤天所開鬱  
蔥曠奧氣佳哉山門  
洞豁發幽境  
晃盪煙霧藏樓臺叢  
林大嶂松竹暗一覽  
數步千崔嵬  
回欄跨空兩山峙奔  
湍灑落寒雲堆天風  
轉靜人語寂  
鳥聲自喜泉聲哀榜  
書麗偉照崖谷凜凜  
正氣排雲雷  
當時讀書志豈異亦  
有山水供談詠匡山  
震裂黃冠隕  
興廢萬變成寒灰空  
畱遺跡發吟歎逝波  
不見東流迴  
名山大壑轟猶昔追  
求往事無由陪衝風  
來吹雨灑地

爲我塵躅清淨埃寒亭片石難久憩布襪青鞵歸去來

送鄧孝廉

蔚春

南歸兼訊趙廣文

璘

炎蒸浩行役汗雨如流瀋翻然戒歸塗十步九踔蹠長  
河駕高浪盛夏寒淒凜扁舟不容席醉臥酣午枕更道  
主人賢供給增酒品掉頭不肯顧落落風吹袵君家聽  
松泉清冽足瓢飲淖田逢薄旱我稼亦豐稔吟哦一室  
間快意有高廩杜韓聖云徂風雅道斯寢闕鑽向文字  
有類魚含淪嗟予雖強事貌飾匪天稟不如理荒寒語  
言綴蘇荏空山蓄古木閉戶事鐫鋟爲吾謝趙公雕鏤  
母已甚鬢眉兩老迂執經待研審

蔣毓豐太守詩冊

萬言摩壁龍螭窟千嶂梯空虎豹關能事流傳使君筆  
邊聲激宕鬱林山意親風雅餘強健夢落滄洲一往還  
品畫論詩兩奇絕久淪吾道失躋攀

送汪太史

廷儒

使畢還朝

人才如木藏山川大中梁柱小桷椽古來選舉妙求實  
取諸兩鄭二劉間國朝貢士歸一法整齊民志非偶  
然斯途尙存鄉舉意未可據古分愚賢吾師船山遺老  
說元黃剖判今古懸要祛舛鄙崇儒雅寓文於道無頗  
偏古皇造士有精意規取法外操衡權本原苟得文豈

異政用秀野呈媿妍故知用法在人耳意有獨到非心  
傳使君文章有根柢特假一障乘輶軒豫章舊是人文  
藪有類寶氣含潭淵精搜密課到深處察君道誼寧  
幾才人作技妙天下詩畫點綴皆清鮮鄭虔三絕君得  
二寓彼小道其神全自言山中有老母明年歸飲惠山  
泉三年操筆治文事不惜歸耕下潁田嗟予無能效奔  
走亦有泛駕從鞿韉抱能未展苦窒閼俯仰世事空雲  
煙祇如文章一小伎 國家垂法二百年後生靡靡求  
聲律江河直下窮洞沿誰能探本篤經術斷潢無潦終  
涓涓多慚任遠閭聞道從君卒業南山巔

陳太守落葉哀蟬圖

君不見漢宮圖低昂殿闕今古無離宮三百又六十東  
跨滄海求蓬壺一朝秋風入幃薄還倚寶瑟傷名姝盛  
衰哀樂豈足計輪臺一悔終區區殿前銅人高岌岌再  
傳已見埋榛蕪鐘鳴落葉曲空在有淚不注昆明湖陳  
君鬱鬱復何事祇有愁歎無歡娛閉門三日雨灑榻我  
獨覺子形骸孤東城緩步西城飲醉歸滿壁逃颺颺哀  
蟬挂枝風響戶起踏落葉空庭隅不見莊生齊物論鼓  
盆示達多矯誣奉倩徒傷漆園傲曾參妙識斯吾徒生  
人知慧具心性百年一盡無賢愚莫論陰雨相睚眦指



觀物化同噫吁披圖惻惻寄哀怨傾觴一酌聊須臾

猛虎灘

猛虎不在山入水神先窘咆哮殷地裂作劇堪一哂  
欲負兩臂凹中一石隕鉤身類抵罅貪逐纔見朕似王  
導江漢自東有恆準西流恣回薄呼吸百川盡欄欂功  
安施疏排謝不敏憑陵委異物萬古含癭胗尺寸汗泥  
中偪仄離蛟蚓翻愁腹中過甘作机上忍安能削根株  
浩蕩通楛筩眈眈豈爾能天地有域畛

夾沙灘

灘流漸紆徐狂險百不逮尺波復洶洶水與石相制麤

沙入大治東盡長川逝上巖蟠積鐵危壓若痛綴水源  
絕乾號歎見天地閉洶湍走石罅逗撓奔更銳拳然一  
頑物放濬實借勢大哉江海性魚龍森備衛一物不爲  
梗自古無淹滯荒遐失開鑿此水日凌替吁嗟沙礫場  
我舟豈利濟周道尙舒夷攢聚紛猥細褰衣起何適隄  
防誤一蹶道塗有沮洳恐自巢燧世匪予獨悵惘凡百  
慎壅蔽

江樹

江樹當春日生成不自疑洩雲高處蔭竦榦眾中奇積  
霰身難任皇天意肯移摧殘增道力此物亦良規

奉簡陳信州五首

生事甘貧役知深遂道途道卑無磊落世隘任崎嶇  
暝色山窺席歸帆雪滿湖王符高論在或許續潛夫

世道嗟淪替由來匪一朝但持寬大意常使怨愁消  
論事杯頻把懷人髮半凋寒江波浪闊還棹酒船遙

幾日滄江別三年薄宦心澄清才必展宵小謗防深  
風緊殘宵角天橫傍曉參嘉名常照我不必感升沈

日月還移歲煙霜故滿天祇知清似水空惜直如弦  
曲示生成大無嫌雨露偏小夫輕道義知識古人賢

落日催歸楫微流帶淺灘風多常作瘴冬久苦無寒  
遠

道非今日多憂竟百端不眠心炯炯江月夜迷漫



養知書屋詩集卷四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新鄭寄李明經兄

應垣

三首

今日雲山隔城樓望眼深  
虎牢天壯闊鮪穴地蕭森  
五載浮沈夢孤雲去住心  
窮途真自分虛費短長吟  
別久心猶昨愁吟又一時  
沙平風蹴地河凍水流澌  
託迹寬飄蕩傳聲慰別離  
舊諳疏嬾性不責報書遲  
世事餘揮涕空畱恍麟身  
日知憂患久道與聖賢鄰  
萬族皆求益吾心得返醇  
與君期此志同道莫淹淪

送陳

源豫

南歸

渾河浩揚旌白日照行色東臨溟渤深吹袂迴風側旅  
役亦多門蹈困無獨息阿兄古君子朝參列清職室家  
有凋喪哽咽在胸臆君行護歸旆趣道風霜逼嗚呼骨  
肉情急難何由得古之賢達人樹立必岌嶷書家游藝  
資在聖貽典式鍾張有浩氣萬弩回筆力雷雨根青冥  
松柏挺正直君時與盤礴往往幘濡墨於時所尊事足  
以樹奇特吾耽草聖意未習古法則波瀾頗見委巾篋  
常充塞冥想見揮毫俊氣資遠識去君如決驥感念廢  
餐食要當濶鴻都豈獨資篆刻南宮試今法規程苦偏  
仄安能逐君翔使我生羽翼

送王待聘歸湘鄉兼寄曾九弟國荃

燕山九月交衝風起高埃君行復蹇滯雨急寒雲摧起  
酤燕市酒掉臂歸去來玉泉不解飢歸飲湘山隈古之  
求仕人實資駕御才不爾衣逢掖觸境生愁猜山林迹  
未埽肯遺蒿與萊告歸雖云促撫迹良恢恢念君蹇初  
臨顏色如潑灰吾徒慎出處甚於女求媒得非狂簡資  
斐然無所裁徐徐究其原所得實艱哉皇天陶萬彙嫻  
娜呈良材大小各有程基始於根莖枉勞尺寸間取效  
規徂徠君看曲轅櫟頗亦勞滋培嵬柯與大葉願免斤  
斧災丈夫志四方忍爲別離哀得歸不猶愈且往無徘徊



徊滯留我何營白日西山頽車塵高於頂兩耳過風雷  
恐懼所得微未足償嘲諷曾家好昆季荃也抱奇瑰終  
須貢天衢載起黃金臺吾儕坐自媿聲名相誼厖幸因  
達區區孤懷爲君開

大編行效張文昌體

大編峩峩高百尺畫檻牙檣半天赤鳧雛起沒蔣芽肥  
江風吹船人到稀巡漕使者何曾見爭持華靡邀深眷  
年年科斂公使錢棄舊翻新水中變催科力敝今何有  
公私巧盡翻覆手官倉入少糜費多柰此峩峩大編何

靖海縣

水程無百里江郭帶千家板屋編疏柳秋場綴晚瓜傍  
村喧鳥雀近市覓魚鰕河海茲輪委能浮八月槎

河西堡遇雨

小市人停薄笨車隔江雲起暗村墟從驚一雨諠闔外  
忽憶平生浪泊餘萬里湖湘半螻蟻十年溝澮困龍魚  
得逃災網違南潦騰踏泥塗計未疏

法源寺

閶闔雲煙近仍存祇樹園江山自唐代碑版照空門殿  
草含風細園花過雨繁坐闌鐘響定催上月黃昏  
異代驚人眼森嚴禁籞長春雲低戶影晴日駐鑪香金

碧殿寥廓貂璫忽散亡紛紛事祠禱吾欲問穹蒼

送吳

英樾

之官浙江

憶昔往返南湖里穿渠繞檻皆流水春鳩啼曉桑葉暗  
終日抱書深屋裏州門搥鼓急徵士晴湖水漲孤舟起  
十年許與有深契出同憂患入同喜君今崛起朝明光  
便殿奏策聲飛揚承明述作豈屑意拂袖看海東扶桑  
峩冠大旆動朝日出門一笑天風長空殘四海習鑿齒  
白晝看雲還憶鄉

昔我南尋會稽穴越中巖壑恣奇絕松篁嶺際白雲飛  
湖上樓臺互明滅三年不喚湖西渡石埭南屏競傳說

攜歸一片鏡湖石似澹梅林澗邊雪  
諠然一雨四海驚  
海波東挾吳山傾橫流蕩潏安所憩  
禹迹半汨揚與荆  
蓮汀菰港不復辨萬泊泥潦無人耕  
君行錢王射潮處  
試挾利劍屠長鯨

樓船將軍前歲來滌閩盪粵卻復回  
灌門一夜千檣集  
暝駕白浪高崔嵬島夷貢納阻一水崖山蕩蕩誰所開  
豈無牧令驅除力徵兵十道何有哉海門烽火諸城逼  
當官慘澹無顏色 廟堂深意且招徠  
逡巡恣彼闕門  
闕雕弓鑱甲足侯要小邦亦古子男國萬一天網有凋  
瘵君須走馬前殺賊

天下求治見治難郡邑得理天下安越中流亡小家屋  
越人言之心膽寒賦窮官困兩俱敝使符泛濫誰敢寬  
潭潭大度稱大府詎舍正道崇欺謾嗟君一官百寮底  
巨石壓頂徒爲耳丈夫作強人間世滄溟動地日千里  
低顏斂版期自效志節雖存能復幾一言持贈君當思  
飢時且飲西湖水

我行且歌南山粲眼看邑子曰璀璨玉筍山人有道氣  
新組垂腰不及骭隴西公子褐裘來高文典冊雄江漢  
年華未滿名俱盛有如江海百川灌念昔角逐如雲龍  
飄然獨躡雲海蹤看君眉宇有俊氣太阿出匣能藏鋒

上書貢策豈吾分寸蒿敢許希長松明年春漲拓湖淥  
酒酣憶我南高峯

紀事

我車南邁薄炎日鎔冶天地相薰炙安能雷雨入我腸  
煩促瀕除百憂失道旁父老歎息言指示二麥無半存  
決渠不能補地裂乾風號野水枯源自冬不雨已五月  
雖有萊蕪今亦沒不省 朝廷有遺政衰賤無由叩

天闕借問驅馬來何方使車貢士接窮鄉豈無旱乾與  
水溢曷不持此貢 廟堂聞言恟恍覩無色補闕拾遺  
非我職況今 宵旰憂烝黎沛然下 詔皆寬德恆暘

僭及暑雨後青天蕩蕩今何有陰陽乖互匪常數誰階  
之厲君知否吁嗟 主聖臣須良旱澇豈足憂堯湯我  
甘廢置歸田里誰能持此報 天子

王君讀書圖陸員外

鍾漢

屬作

天河夜淨秋耿耿小樓如甕棲寒影巍冠大帶多憂虞  
誰能玩此須臾景才名得似杜陵人抱書不出動經旬  
蓬蒿尺深鐙火暗高歌見駭東家鄰陸生持論有邊幅  
頗道君文似賈服承明肯濫未渠登乃使吾徒司箸錄  
老羸臥病文斑斑我識劉禎非等閒

劉棻元  
學正

讀書用世

政須此莫倚箸述藏名山

送陳星煥之官保定

騏驥據地鳴所志在行遠但甘爲人役亦不計虞阪皇  
皇百里寄豈日資跼踖莫言趨走拙有觸皆矛盾匪躬  
甯計資在事惟蹇蹇冠幘雖貌飾要與發忱悃斯民匪  
姦頑與之以息偃簿書誰能去達者宜知本勉哉寬作  
程寄慰子纒纒

送李孝廉慶清歸湘潭

隼鷲見羈紲搶地不逾咫因循謀飲啄未要矜爪背嗟  
君亦人豪奇窮所向是一第四十強謂足資生理仍然  
困寒餓小得不豐已自攜所著書痛飲遊都市持此尙



安歸攘詢速蓄耳喟予與同道相顧徒汗泚馳函發薦  
口有往邁讒毀坐令子術窮詎非吾道恥聖賢惜小節  
斤斤防視指胡不稍貶抑而自持倣詭終然不見容告  
別無淹晷躋難召猜嫌動輒集疣疔丈夫不諧眾歸卽  
營耕耜爲生固多塗無爲浪悲喜

爲洪君題其大父吳興守著書圖

聖賢揭日月餘眾隨邱墟士生無百年曷不早著書吳  
興老使君拙宦百不如生平一寸心六經手耘鋤博採  
經濟資泛濫晁董餘斷斷陳水利足備河渠疏惜哉不  
一試高冢叢煙蕪名孫抱遺經默契著書初崇岡鬱松

桂尙想子雲居世俗急榮名空腹如瓠壺徒聞磊落士  
皓首箋蟲魚雖得一命榮詎使心膽舒斯人不世生終  
爲聖者徒茫然覩祿食撫臆爲歔歔先人有遺著卒業  
歸敝廬

與周大令

琛

周侯有能事眾許文章伯高軒日戔戔別我忽有適苦  
辭拙奔走謬謂著朝籍令宰雖微曹役人匪人役誰使  
伺聲息在事靡所益疵瑕恣求取塵埃困据撫崢嶸百  
里任眾口所交責平生志區區見枉在胸膈諒哉君之  
言所得過疇昔士方厭糠粃自處介如石有得遂委蛇

言外集 卷四  
顧步罕所擇豈無尺寸效足以紓吾策棄之不肯顧汲  
汲求恩澤世情予久練頗亦諳計畫見好當有詢再拜  
請前席

奉贈唐太常丈

關閩闖音塵少賤聞聞道頗闕曩聖書嗟然事幽討自  
睹太常公寤寐契義俾孔周有續述經天日杲杲新安  
極波瀾涂派開浩渺異世稍詆媢眾水奔潢潦諸老盛  
文章後生失咨考先生表絕學力障狂瀾倒哀爲一家  
言劃若風電埽歷官三十年名蹟日彫槁及歸理殘缺  
日月再清昊平生疏瀹功亮節貫華皓用將契伊呂舍

則師栳顯鳳圖嗟冥遠撫迹增哀愀吾徒謬一第曷以  
盡懷抱覲顏效時趨高論收人表申伏有高年作詩致  
祝禱

贈劉刺史衡

劉侯生世非常儔十年浪迹幽并游割鮮呼酒倡家樓  
轟然摩笛聞名謳掀鬢一笑回青眸倒裝歸典驕驕裘  
忽攜尺箠挾雙轡走看滄海連天浮津門峩峩擁戈矛  
馳矛盪決被短襦窮夷退駛兵始休君亦釋褐海東頭  
致身三輔古諸侯閉門一臥空三秋使車召對還相收  
濫惠有似魚含鉤故人意氣高嵩邱五載一見相綢繆

長弓挂壁劍脫鞬縱橫自笑猶昔不我身甫掖希魯鄒  
熬文煎字誰相讎男兒手挽軍門袍一鼓坐致車前騶  
安能抱書聲咿嘸較量得失宜君優雖然列職非昔侔  
郡縣亦與君國憂請崇干羽脫兜鍪紛紛流輩爲身謀  
看君嶽立追前修名聲萬口騰九州高談得酒如泉流  
佶屈往復奔我喉付君一諷宮商酬

送吳

開煦

之山西

羣雅之才一百六多在君家伯仲間可憐鬱鬱好懷抱  
世路悠悠值等閒四塞天低連雨雪二陵秋老共雲山  
請看潘岳西征賦衰草寒花滿路斑

青楓江上憶歸田郡邑蕭條十四年  
楚老相逢談近事  
川流何意竟滔天魚龍不礙江湖闊  
燕雀終憂巢室懸  
幾日洞庭鰕菜興不容張翰有歸船

徬徨將子出郊坰望望孤雲度井陘  
萬里青楊通嶮塞  
九秋黃葉滿汾亭朝廷已知弱翁政  
子去方受桓榮經  
仲容三載獨不見爲子問訊老槐廳

書趙廣文

璘

詩集卽送其南歸三首

長夜耽高詠暉暉落野星  
生涯隨老馬時節近秋螢  
浪迹頭將白耽詩眼並青銅  
官江上雨還憶子雲亭

門戶支何術嗟哉力豈能  
世情諳似夢歸興冷於冰  
江

岸梅叢萼山莊月半棧多謀防損性往事固宜懲  
萬代荒詩境艱難出坦塗小時徒昵昵眾目已瞿瞿君  
試劔蓬累吾將踞竈觚斯謀疏又拙視古或同符

戲作三首

漢王好道想蓬壺眼前卽是未爲迂黃金可成河可塞  
但問君王有意無

邗邗采藥蓬萊去跨鳳驂鸞各不同東方小兒祇一笑  
踏翻雷電泰山宮

文成五利本同師互相誹薄得非癡君但不求服食者  
逶迤漢殿欲何爲

贈陳慶覃侍御丈二首

今代乘驄馬流傳復幾人 廟堂歸直筆歌詠著聞身

垂柳塵侵道餘花雨洗春白頭霑酒盞詩筆動如神

嶽嶽蘇廷陳慶輩清時有諫書何期鷹隼擊翻惜蕙蘭

鋤挾策思前席凌雲屬子虛願聞徵賈誼不必薄相如

戲簡李如崑

李侯索詩如索逋三日五日窮追呼迂儒巧逃文字網

失身恐被鉛黃污常時雕鑿及蟲鳥見人揜蔽如狴犴

先生好事不暇擇掇拾泥滓收康瓠阿城善書頗過我

爲君挾取韓與蘇二君自古巧言語數紙亦足充君娛



柰何誅求不肯息豈有異嗜如齊竽秋風揚沙走別我  
知君厭宋思江湖鄉心天外落鴻雁詩思水底翻菰蒲  
枉勞索書置不理未免額蹙心鬱紆吁嗟詩文直小道  
杜陵雖聖身羈孤琢磨心性出苦語與眾異趣甯非迂  
故人拙計委見錄篤嗜不捨真吾徒當時一別深悵惘  
杳杳落日低平蕪作詩寄謝敢忘好願更報我投瓊瑜

桂太守 超萬 招飲園

東遊闔闔城蓄意窺驄馬使君老聞道所至望陶冶生  
平見賢心再拜親風雅園園促張讌展席松陰下園池  
俱屬落草木實疏野雲煙積石滄雷雨飛湍瀉先生滄

浪詠感激何瀟灑井稅春陵期風雨襄陽廈何曾得少  
間民物不相捨端應爲吾輩得間侍尊竿出其所爲詩  
戢戢多如把斯文章白徒潤色及民社始知賢達意樹  
立非苟且秋風理黃菊就覓吳淞鮮爲公譜佳政醉後  
一披寫

奉贈陸中丞文

建瀛

吾楚江漢隅大賢實間發往往立聲名屹起偃溟渤自  
古經濟才致身必斧鉞萬人安磐石八表翼宮闕中丞  
柱石資名蹟兩肆矧 朝廷須重臣蒼然下秋鵠江淮  
歲凋瘵水滂憂蕩汨繁華久爲祟爲生固屹屹中間寇

亂興誅斂力尤竭官民少蘇息必在安耕堡兵食二者  
間何以應倉卒公才水注海得救萬夫渴好才出心性  
夙昔見風骨頗愧詩家流感事多激越長江一帆水磨  
淬古日月憑公靜波浪一飽吳淞鱸

奉贈太子太保李一丈四十韻

南紀滄溟闕中台象緯高幾人扶日月萬里肅旌旄開  
府吾鄉彥勳名曠代遭 廟堂咨岳牧風俗潤夔皋銅  
浦江浮象鍾陵海斷鼇封疆連右臂措置等秋毫滴瀉  
蛟螭窟恢張虎豹韜大名陶侃贊異數呂虔刀旱澇瘡  
痍眾恩威撫馭勞宣防魚屢沸郡國雁空噉農政資寬

斂官箴急補牢九州通貢賦八政列鹽漕揚海交諸路  
帆檣擁萬艘紆回行郡邑宵小突波濤隄堡兼工役河  
淮領水曹弊深難僂指事急類吹毛五蠹姦偷慣孤羸  
許與豪經綸歸勝算節制服同袍轉念疆場警須崇頗  
牧褒島夷雖弭伏舶市尙誼囂約法辭番馬陳書戒旅  
葵流波防靡蕩異物況腥臊黠鼠潛窺伺游鯨且遁逃  
吳宮栽茉莉漢苑樹葡萄要使三韓伏羣瞻九命叨艱  
難儲智略籌畫潤脂膏餘事親風雅流傳被俊髦斯文  
光郢漢聞氣得莊騷並捲波濤入兼同橐籥操再傳偕  
卻固繼起贊軒陶 國典隆師保家恩獻酒羔侯門雙

戟闕王母八琅璈望楚雲千嶂遊吳水半篙低徊霑獎  
掖感激出蓬蒿春雉容窺鏡秋鷹臂解條提攜先阮瑀  
去住感黃滔劔拂長虹動雲騫巨翩翩飛騰勤藻翰傾  
倒近醇醪雨雪天行晚關河首重搔射堂陪賦筆揮灑  
上旌翻。

與黃太史

彭年

老弟從容尺五天聲名端不減時賢名山古蹟還來訪  
落日滄波好放船忽憶紫宸天半路卻歸黃鵠閣中  
眠 廟堂有意用匡孔準辦乘槎朝日邊

王符近有潛夫論與子同爲磊落人幾日沈酣向杯底

一時分散各江濱  
鳧鷖亂下沙汀  
晚鰕菜忘歸郢水春  
慚媿螺洲詩老宅  
早抽簪笏挂松筠

唐方伯

樹義

夢研齋詩

金陵已破汀州摧  
桂林孱王安在哉  
當時君臣勢倉卒  
崎嶇片土斃餘灰  
尙書皇皇抱此研  
干戈羽檄相劓挨  
百年精氣耿未滅  
洩雲噴墨高峩嵬  
流傳到今二百載  
紫石割斷蒼雲堆  
巍冠大顙夢相授  
阿翁醉眼增疑猜  
故知忠臣一寸血  
盪決楚粵塵沙來  
要今濡染入公手  
一洗往日千悲哀  
嗟哉越嶠今邊鎖  
狐豕奔突聲相厓  
聖心虛佇責內治  
意在破格求伊萊  
國家深仁被

六合跌宕萬里寰區開可憐英奇兀躡運平世旌纛裊  
庸才事有至難在人耳一柱尙足支傾頽書生感激百  
無補手摩目注空徘徊古人往矣此心在憤激欲挽東  
流迴飛章草檄灑英翰高整大箭圖雲臺題詩取證語  
非謾媿乏健筆相追陪

王立望雲思親圖

人生當作五湖遊安能終老荒山邱亦有張騫傅介子  
立功絕域生封侯忽獨看雲向江水老親在堂身萬里  
徑思歸飯百甕菹暮歸養親朝負耜十年奔走輕風塵  
嗟我亦是支離人高車大馬徒碌碌一生長媿白頭親

奉贈陶觀察

樑

大名天下歸陶侃  
往往流傳到腐儒  
細憶生平多雅故  
慣聞感激出窮途  
一朝掌故斯文繫  
兩宋詩歌曠代無  
耆舊襄陽紛屬眼  
競思投袂起江湖

西山晴爽俯朝軒  
斷角疏簾半掩門  
幾日樓臺曾對雪  
百年江漢數開尊  
黃樓赤壁尋陳迹  
畫省青藜續舊恩  
閒道逢迎真忝竊  
梅花東閣負晴暄

唐方伯席上賦贈朱侍御

琦

南流匯荆郢  
諸使承符節  
主持文章地  
許與必雄傑  
傑桂林實英  
偉斯文有圭臬  
東堂初集議  
聲名冠朝列  
我



皇勤治化庶事多內決逶迤紀綱地不得挂喉舌維時  
三御史閭里豔傳說每疏抗時論姦讒氣爲折纍然值  
薄譴吏議類排訐君亦請告歸灑落風塵別篋中百卷  
詩老筆屈強鐵新詞摩屈宋高論抵軒頡彌縫章句間  
窮老事苴綴宛陵老詞翰許君過往哲霹靂貫摧動淵  
潭蓄澄澈君又受以虛鑒裁及蹇拙 國朝盛詞藻流  
被必才哲乾嘉逮今日文氣稍衰茶往往邊隅地名俊  
鬱奇譎屈伸誰之爲正氣有蓄泄大賢所經事有感覺  
激烈君詩乃一隅開讀猶凜冽承顏一歡慰每進歸峻  
潔山川晚對酒江漢寒生雪賴倚高堂會慰我心苑結

王比部柏心舉消寒會得八人僕與黃太史前後至并  
因比部闌入爲賦此詩

嚴冬江漢水風力日驕橫乘陵及草木交拄如爭競城  
中扃門戶霜霰日騰映中有好事人促席發高詠王君  
走告我支離頗自聖同時作者七矧接才華盛闐然入  
其戶起坐相賓敬低顏奉杯盞盡醉豈辭命叩門黃郎  
至幡然往使聘哆口疏眉屨危坐容色正磊落斯文徒  
從容一堂併江天照几席俯仰入瑩淨臺石撐山棱鋪  
池疊水鏡疏寒澈肌骨出語皆傲勁主人不猜忌反更  
相幸慶喟吾與數君川谷逐游泳發揮酒茗內刻削吐

天性遂恐平生游斯景後難更勉率成此詩惟餘語痠  
硬

姚氏園

平生泉石癖殊嗜入骨髓但聞好林園每至輒淹晷漢  
源山水交華棟相比倚姚園數里間晁盪如結綺勤思  
不一到默默欲何俟今晨天宇曠老興森然起欵冠欵  
壁入重門頗歷抵紫房入雲氣飛構欵山峙逶迤鏡堂  
空蕩蕩天浮水贅石鏗泉聲庭風散花藥領略心口閒  
雕鏤母已侈人身天地寓山水亦寄爾王侯與顯宦高  
拱華屋裏詎忍終朝遊眩惑迷所使恐懼絲篁音濁亂

泉石耳臨觀久恟恍酒盡吾歸矣留詩紀歲月行迹異  
悲喜

贈王比部兼懷曾伯涵侍郎

百卷斯文在三年閉戶尊此身餘感激隨事有田園野  
岸江流穩春山石氣暄揚雄著書宅尙擬候柴門

向日南豐老斯文得數過一春梅信遠二月雨聲多薄  
酪消愁未新詩柰別何楚風君有意同爲挽流波

我愛梅花宅槎杈閣外春經冬寒著葉老榦瘦如人君  
至能傾願詩成覺有神並將流滯意江漢與垂綸

次韻陳六兄

學受

兼呈令弟

溥

微生困蹇拙顧影無妖妣覲覲文字內坦步得雄跨豨  
膏利行軸力薄車屢卸欽寄不諧眾嚙嚙焉稅駕桂林  
實詭俗佶曲論皇霸語奇眾謂迂拜疏乞休假漾舟江  
漢旁冠杖驚繞舍從遊兩陳子才俱桂林亞小陳銳觜  
吻飛辯江河瀉大陳淬鋒稜貌溫氣逾下弛張肆捭闔  
邊幅隘區夏初聞類酒蘖徐味逾噉蔗作歌謬推許險  
語逼嵩華子房書生耳未足當叱咤回軍角矛盾抵間  
無虛罅羸秦覲六國縱橫出權詐養由妙射理見射不  
見靶技也近乎道淺語君勿詫

次韻夏廣文

成業

三首

風塵仍久客江漢固多才入世身猶寄逢人眼暫開林  
園消歲月泉石瀉尊罍未可隨樗散偷閒作棄材

日月迴江浦風雲滿漢皋鶴樓天下壯烏路望中高巨  
艦皆豪賈多錢愧爾曹悠悠城下客覓食意徒勞

夏子勇成癖題詩興肯慵近江開屋壁高臥狎魚龍莫  
縱青冥眼孤蟠霜雪胸雄篇真竊忝結屋倚雲峯

再答夏廣文

天下多閒日吾徒自薄才山川荆地古江漢禹功開浩  
蕩人如海招攜酒滿罍春鷹惜毛羽故故示雄材

藹園山半路野色薄林皋石瘦莓苔小風微燕雀高古

來經戰伐往事說孫曹亦笑閒花草題詩今古勞  
向晚忽不樂當春生意慵悠悠夢裏鳥落落人中龍試  
插乾坤腳高羅星斗胸臨風一長喝孤鶴起西峯

養知書屋詩集卷五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桂陽道中寄蕭石渠師三首

一片孤雲去鳥遲幾年盃酒日斜時  
劇談多少聽忘倦多病浮沈鬢已絲  
桂水郴山今夕夢雨帘風柝晚春詩  
著書歲月眞長計付與聲名澗壑期

得失從誰較尺尋飄然扶杖又巖岑  
浮雲遠近滄洲別列岫參差薄暮心  
峭壁噓煙風出谷孤鐙黯樹屋依林  
山榴花有離披態一雨沈埋到夏深

一尊落日古城邊遠道依稀似去年  
怪石憑山終礙路



積湍漲雨欲漫田思家夢醒仍荒野對酒愁多入晚天  
東下洞庭看水漲歸來準伴白鷗眠

八面山

一峯出雲復入雲一峯雲半忽中分峯峯直下莫研詰  
惟有雲氣相氤氳蛟龍乘陰吐苦霧猿猱冒險顛幽曛  
沈埋萬古絕人徑飛鳥反顧思其羣嗟我以身試奇險  
萬一下墮誰復聞既生爲人具性命嗜好與世無猶薰  
天梯難攀命奇蹇安用乘風御氣離垢氛

鄧章遠席上遇雨兼示令姪悅三

春風吹園雜花開主人宴客傾尊罍牽衣躡屐走入戶

呼觴一飲三百杯鄉鄰頗訝客不速騎牆矚壁紛驚猜  
醉翁亭畔饒花石叢柯密蘂知誰栽招邀好事發妍詠  
牆角爛灑如潑醅諠然一雨助狼藉平檐疾捲荒山雷  
須臾著樹已披靡花光亂入雲濤堆各言斯景足歡笑  
使我顧念成徘徊方春鋤鍤疾耕作漲雲洩霧無由開  
渠溝濬滄江海灌恐陷窪潦成凶災解衣稅駕一偃息  
承簷注蓋交誼脰君家諸郎盡玉立出拜冉冉爭來陪  
書扇灑扇醉眼愕倒冠據案相搪挨浮生浪跡豈有定  
巉塗峻阪車輪摧不如君家飲美酒閉門臥榻生青苔  
繞階花紅復爛漫萬事著眼如浮埃嗟予未暇從諸阮

爲書醉語畱山隈

與鄧君

五十老稱壽於古有定名君年四十耳去老多餘程元  
鬢無半縞兩頰鬢未盈階前三小兒長者髮初青少者  
盈尺長眉目朗含清幸及君盛年教養使有成疏通詩  
書義羅列簪與纓君行臥高閣撚髭手巨觥吾亦捧君  
觴醉君東西楹奈何始強仕以壽私自營出箋索題句  
云以和管笙嗟予亦三十曾未爲重輕周孔所不違常  
懼德業傾作詩雖云佳未足揚子聲浮沈與榮悴計較  
鄉里稱聖哲參兩間固異比俗情恐懼文字微浪費匪

爲榮乘酣吐胸臆老興誰當賡從此至耆耄恢恢以全  
生長無忘此詩善鳴假之鳴

病風寄示仲毅

衡陽去桂東水峭山嶒崎其里千有餘艱哉驅以馳微  
官乏職守在家恆苦飢得餐膏吾脣詎惜精力疲春氣  
非常乖旦暮變滂曦鬱蒸作嘔噦流滑行險欹瘴厲忽  
侵身脹若醜與卮痛癢關吾膚爪甲不停披靡然累脇  
膀舉體無所施嗟風撓萬物按攪當春時土膏不甲坼  
頑然中人肌我實羸瘦軀矗立枯樹枝形模頓乖異肩  
肩而支離予季視我肥泣涕初臨歧恐復夢相值體幹

旋參差微生凜多難感歎以獻歎猶恐名實乖重令賢  
達訾

陳以巖飼鶴圖

陳君好奇入骨髓臥起桐陰一牀水白鶴可馴更飼之  
青田俊翮雙飛起夏蒸湖山寄曠浪飲啄低昂深屋裏  
蒼顏白髮老相對瘦石長松澹如此問君心意竟何屬  
道巾羽服桐陰底我方注籍蓬萊峯神仙官府聊復爾  
稽康本自乏仙骨盤囊索食詎非恥借君道錄飽鑽研  
跨鶴排雲出泥滓

別雷大令

對

桂東實巖區水悍山矢礫我來亦何爲蹴踏螭虎窟巉  
天荒萬岫何路許飛越奔騰霧雨際稍休得請謁開筵  
霑我脣渥水晞我髮吐辭相賡諧戢戢比鷓歷羈畱日  
遂繁屋角見殘月今晨車脂牽祖席促曉發掇拾聞見  
餘別語麤恍惚此邦民猺雜巖穴互出沒洪荒未疏剔  
剽悍類鷹鷹問君挾何術以與爲楗楛君言吾有道御  
蹇戒排突常使民氣交如車倚轅軌周防示之程不以  
利欲汨深山斷還往坦步無冠襪吾愛其瘠磽終歲飽  
糠粃但欲陳土風感歎憂至骨小邑幾家居大半堂前  
卒磨身舐民膏有類蛇與蝎幹排操之急如以薪救暵

遣除諒不能含曦祇兀兀語君此無難翦伐在株檠上  
古胥史流所職惟耕堡誰能遣歸農曠土可廟掘縱轡  
弛羣蹠得不顛且蹶予叨論思地無補時政闕君無自  
貶抑顯顯羅麾鉞幸先平其理濟水利簿筏尤防敗乃  
羣不憚施撻伐所歷誠優優亦足慰飢渴吾甘孱拙資  
歸老茹藜蕨

江行戲作

江湍風復逆悍急不容舟苦累楫與篙力爭千里流頑  
然無挫撓抗憤恣所投怪此百雷霆窮冬舞元虯蛟龍  
怒何事水底窮捕搜狹路蹇相尋忽如何仇讎偶貪江

一折張帆趨上游拍手招天風寧能困我不神鬼笑一  
噫汝窮皆自求寒餓豈不佳曷不安林邛舟車何罪辜  
頓簸不自由軸折舷亦敝斯實誰之尤汝究安所得束  
縛成羈囚尙不疾追悔逆天以取仇反風拒所向突若  
排戈矛舟人久恟恍謂予胡不休此風爲誰欺君幸默  
自籌茫然久無對吾道誠淹留幸今及陳力逢人乞鋤  
耷舍汝江與湖忘吾樂與憂無求與無怨於身豈不優  
悠悠何適從神鬼豈與謀嗟吾與此風萬古一浮漚蒼  
茫墮驚魂欹枕吹寒颺招魂飲之酒聊可盡此甌

耒陽縣



春風春水送吹噓江上孤城落照餘  
漠漠衡陽天盡處  
瀟瀟江浦雁來初  
清渠放溜添朝雨  
野火兼星出晚墟  
酤酒提壺人世事  
杜公亭畔略踟躕

葉大令梅花畫冊

梅花如幽人清澹不容攀  
脩然坐我碧溪上  
淡雲寒雪  
飛晴山君家松陽山水隅  
飽看孤山五百株  
斷橋流水  
幽絕處對花寫影爭清癯  
四明姚安天下奇  
就中梅格  
頗支離西湖天遠夢不到  
明月掩暎空山枝  
洞庭風滿  
春波注長帆  
峩峩向江路  
爲君歡笑來  
何遲故園梅花  
今滿樹

與臧

天保

莊

心庠

任

璞

黃

清熙

雷

封

葉

維藩

飲怡園三首

人生屬有役歡會諒難常  
暫聚復幾時共此鐙燭光  
有酒且酌斟清宴陳高堂  
名園負城陰樓閣相低昂  
奔走官吏徒呼道走傾觴  
宵嚴官鼓沈慘慘天飛霜  
舉頭看星斗秋露霑衣裳  
停杯莫盡醉萬事空茫茫

我家洞庭隈天水互迢遞  
江流失故道泛溢無寧歲  
大戶生蓬蒿小戶逃租稅  
設官爲民牧實資長久計  
民氣鬱不揚恐懼成灾沴  
屬望君等賢所憂亦不細  
遐哉兩漢治無使久淪替

英英衡陽伯議論奇亦頗語余賢令尹計數無一可極  
口同年生夙許今皆果賢人負聲譽所至常嵬峩提攜  
令名去造意與時左我方抱鉏犁閉戶營瓜蔬趁今倒  
芳尊牆菊紛婀娜酒盡天南征載理衡陽舵

贈劉一兄

荅

八載一相逢歲月誰程限蒼然顏髮變寂寂當杯醖蹉  
跎遽三十俗榮未挂眼窮居積詬忤因緣登訟版偏仄  
使人憂先生一笑莞平生師孔孟涉念先媿報兀兀陳  
蔡間仰屋思狂簡小夫浪悲喜方寸起巖稜廓然吾何  
有六籍敝編剡先生眞有道萬事無擇揀龐閔外坦易

縝密中瑟僂廟堂求內治世士功名縮蹇予獨懷私相  
顧淚潛潛撫時起慨歎淪身在崎嶇欹枕看鷲騰寒空  
飛玃玃山林自尊寵詩書方論撰別顏始一展促駕當  
高峻寒江墮曉月磊落星如瓊山川辱照臨見憶勤修  
柬

寄贈毛廣文

英卓

冥鴻息寥廓豈曰稻粱謀低心營飲啄已足異常流毛  
君手一經閉戶事雕鏤學徒日三五講論孔與周束脩  
雖少致不能潤吟喉鄉里頗奔走屑屑從之遊屈潭水  
清漣微雨可方舟秋盡溪竇間叢竹晚修修書來索題

字盛意誰能酬鍾張世罕覲俗筆紫蚓蝨詩以導吾忱  
庶用慰綢繆

匡紹錢西村止宿圖

亂山圍戶水當門醉覓田家老瓦盆明日天涯誰問訊  
白雲黃葉滿西邨

江南天盡萬峯環世事浮雲值等閒賸覓天台老藤杖  
闔閭祠畔買青山

潭州別仲毅三首

小泊潭州郭乖離一夢閒帆邊風滿樹江上霧沈山侍  
從人爭羨馳驅自不閒春風鳩鵲觀簪筆望來還

世事原多感生謀豈謂難古人同鹵莽今我忽悲歎妄  
想眞無賴何時託飽餐祇應身自幸浩蕩極遊觀  
聞說韶陽郡橫行盜賊多虎狼防竄入烽燧恐傳訛此  
輩終乘間微生願荷戈無勞相憶苦投袂事如何

永興驛次館人韻

古驛微雲向晚天此身與世兩悠然小橋山郭斜通水  
細雨人家趁種田鄉國幾時斷消息故人天際已聯翩  
多慚旅館逢迎者吟罷高眠六十年

漢水湘雲遞雁聲圖爲夏觀察

廷樾作

人生蹤跡秋飛鴻亦有兄弟西復東故山泉石解相笑

不見老屋欹霜蓬使君五馬一馬驄大受偉烈今隆隆  
兒童牽挽不忍釋所至歡惠如春風漢陽太守人中龍  
聲名兩兩摩蒼穹楚歌楚舞互相羨夾江爲郡開鴻濛  
古來兄弟亦有此穎濱逸安儋州翁君家金紫滿朝列  
又與二子殊窮通不須雲水悵迢遞斷幅已見秋山重  
渺然瀟湘過朝雨尺波夜漲吳王宮嗟予兄弟苦流散  
蕭疏落葉悽梧桐無能忝竊天家祿又此慘廢成疲癯  
干戈水潦乘時疹幹運元化資羣公阿兄復持東海節  
往看落日蓬萊峯大邦齊楚實鼎峙遂開節鉞交衡嵩  
爲憑雁語遞滄海摩崖作頌書崧隆

赴湘潭趙廣文璘枉贈次韻奉荅

春江水漲拍天流乘興扁舟汗漫遊送別偶然停履屐  
開尊何意傲公侯湘波直下三千折詩律須輸一百籌  
遠辱傳箋相贈荅雲迴風動黯江洲

再次嵇讚見贈

早歲期君第一流中年諧笑得天遊大兒不數孔文舉  
短詠誰過沈隱侯一水浮沈通晚泊眾星明滅靜宵籌  
回頭卻笑天邊月獨伴征帆卅六洲

聞振清樾生及仲毅弟會次前韻往復至百餘首作此  
訊之



長羨諸君嵇阮流閉門日與古人遊豈知曠蕩乾坤霸  
讓作牢愁草莽侯頗憶舊山畱飲榻爲憑歸夢遞詩籌  
奇篇不遣慰飢渴試覓鯉魚江上洲

書歎

去年七月半月雨草死田中穀埋土今年一雨二百日  
魚鼈哀號雜人語江聲側灌風倒吹千門萬戶無晨炊  
滔滔一例四海沸書生顧步心懷悲

三日不得粥一甌溝壑死骨橫如邱典男鬻妻作朝哺  
一家小弱盡不畱手持衾裯易一食恐懼訶禁有慚色  
聽飽捲還三歎嗟不忍乘危取賤值

使君行災履災處出入泥塗忘沮洳綢繆發粟兼勸輸  
既夕議成朝拜疏天行失御陰干陽雨聲瀟瀟夜復長  
雨聲未已哭聲作傾囊往哺無儲梁

東方曼倩歌

武皇開邊八千里聯翩衛霍乘風起上書待詔東方生  
跌宕談諧聊自喜西山王母種蟠桃千年一實難重遭  
捫天一噉墮塵世秋霜滿鬢風颭風醉入仙宮踏雷雨  
老作狡獪尙如此侏儒且飽臣苦飢胡不歸言漢天子  
岸花亭小集和陳刺史

湘水來經卅六灣振衣長嘯叩禪關暮雲江浦高低樹

細雨淮南大小山泛泛鳧鷖孤棹外沈沈鐘鼓一樓間  
盛唐遺跡花飛盡楊柳津亭尙耐攀

斷雁依依卻座聽閒階來往惜修翎極天草樹冬來盡  
長日雲山閣外青照水忽驚生白髮閉門未擬著元經  
同君一曲瀟瀟雨莫對芳尊笑獨醒

召伯甘棠圖題贈朱大令

孫貽

岐陽陝右周所都二千年事餘榛蕪秦松漢柏亦已盡  
甘棠之樹猶完株傳聞召亭一枝在花繁葉密根本麤  
洩霧濤洶渭水黑排風勢偃蒙山孤何人一見歎奇絕  
鑿石寫相畱山隅空堂雷雨走晴霽尺幅霜雪來崎嶇

偶然柯榦落吾手嶺猿山鳥爭謹呼蓬茅不敢汗神物  
持配使君青毯毳豈爲封植得嘉樹使君固是斯人徒  
已寬租稅安閭井更刮盜賊窮萑苻興廉立懦講孝弟  
盡化愁歎爲歡娛大賢舉事量百世亦如此樹無彫枯  
兵焚火蝕長在眼人意所惜神爲扶邵陵儒生頗好古  
援引召伯言非誣陋邦感化尙名邑況乃身使民氣蘇  
要令致理到聖處持贈有意非關諛春風桑柘起相笑  
願奢操約徒區區請君無忘此詩意萬有一失如此圖

宋司馬

翔鳳

罷官歸江南

少小挾書策頗懷高世名微軀應世紛往往見老成先

生五經笥談笑四座驚置身山岳峻落筆江河傾愛其所著詩眾雅會咸誦贈書三月讀虛篋俄充盈往者大興公招賢每連觥獎擢必時傑羅列皆公卿嶽嶽湯黃流秋堂其短檠才名三十年稍舒頭上纓向來師友間感激流英聲時衰耆舊賤道阻驩驩輕側足班行內長歌激縱橫時無太傅賢薄宦信枯榮後賢相炫赫老氣徒縱錚忽棹湘江船長嘯滄浪清吳淞美秋鱸洞庭垂霜橙告歸恐後時揚帆秋水生枉駕草堂瀕抱書臥空楹蕭條復三十空負後來英虛懷濟時願永念休官情他日憶山堂畱證江鷗盟

養知書屋詩集卷六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雨

薄暝蒸秋炎四野奔雲集微風顛我舟萬阜與拱揖沈  
昏遠山失散落飛雨入夏摩檣帆直擎踏波濤立茫茫  
江霧白岸火時吸翁

秋柳詞同陳懿叔作

倡條冶葉倚秋深分付哀蟬斷續吟暮雨青蒼無限意  
淒涼猶是故園心

章臺往蹟詎堪論賸與斜陽斷客魂一角寒山天外影

昏鴉落葉滿閒門

雨霽望嶽

夜雨朝復霽悠然雲海閒  
蒼蒼萬里日楚楚一城山  
巖壑宜餐朮松篁好閉關  
李侯煨芋處絕境渺孤攀

夜行

氣肅秋天夜風寒獨客身  
江心遲出霧山火遠隨人  
鼓柝荒村寂松櫨老屋鄰  
宿鴉翻樹起頗怪客來頻

夜宿三元宮

遙夜江山靜叢林檜柏幽  
星雲依絕壁泉石帶殘秋  
殿壁鐙微暗階池水細流  
道人知客意置酒對林邱

接龍橋

朱明峯斷鬱岩巖磴路梯空有石橋天盡白雲歸澗壑  
秋深黃葉下煙霄衡陽王氣終茫昧宋代風流久寂寥  
薄暮疏林風響竹似聞天樂奏鈞韶

玉板橋

尋山兼得水源長路轉南岡出北岡塔寺傾頽依斷壑  
石泉灑落度飛梁高巖地僻畱仙蹟古壁苔深聚佛光  
斜日西林聊徙倚疏雲暮靄轉青蒼

寶勝寺

古刹非今日淒涼有斷垣天晴泉挂壁寺小佛當門入



戶星辰大畱人鳥雀誼棲禪三百寺問訊幾能存

鐵佛寺

嶺上斜陽挂疏木老僧將佛臥空谷客來撞鼓還擊鐘  
埽階延坐莓苔綠指觀佛殿已傾頽莫惜禪房自拘束  
門前士女去如雲花果照山紅簇簇空階納首塗泥地  
大箔輸錢鼎然燭老僧收錢起款客還買泥芹燒苦竹  
信知一飽爲私營苦說空山能避俗浮生變幻安足論  
回首蒼巖響飛瀑

九仙嶺

高巖積長陰赤日下平地霏微見城郭指點入蒼翠奇

峯翼我前矯若星離次迢然絕行徑煙霧轉深邃松根  
走石上夾道落寒吹堅蒼無婀娜霜雪死顛顛風雷怒  
乾號仰面悽已悸天浮一握近石壓兩崖墜吾甘嬰奇  
險前步請身試

觀音巖

祝融山半路眾壑已奔會劃然天地迴歛吸巖谷大嵌  
空出竅穴滄壁作湍瀨氣蘇雲霧底勢壓星日外萬古  
高臺寺偏側斯山最時有放歌人兩髀沒蓬艾羣山洶  
吾前浩若江河沛孤懸絕翔走遠色赴煙靄何時覓幽  
處卜築依松檜

會仙橋

眾石抵羣巖山色如積鐵巨靈賭一擘蒼巖怒中裂劃  
落大峯西夜半風雷掣孤撐太古石倒劈無根穴何人  
駕高橋梯空頗巉絕飛登足垂外十步九杌隄不知日  
月尊何路容飛轍猶存嶽寄勢空使苔蘚自非軒轅  
集欲往誰能決

祝融峯

羣山拱一尊屹立互虧蔽交通鬼神祕閃儻天地閉因  
緣涉其顛忽悟疏洩勢峩峩萬龍虎東與長川逝五峯  
雖矯特前立若環衛紫蓋折而西控扼當一脾虞周及

遂古假物用牲幣奔騰雲霧合瀕洞天人際至今走巫  
祝斯事已旒綴惟餘好事人登覽出晴霽盤陀山上石  
撐拒有根柢風雷與頓撼川嶽增迢遞高步觀日臺軒  
然豁蒙翳

上封寺

雲外迢嶢境登臨所見稀山川雄氣勢草木失光輝石  
壁泉鳴谷巖房霧溼衣登封何代寺駕鶴儻來歸

觀日臺

曉氣生殘夜鐘聲出上方海山天遠大樓觀日蒼涼霞  
泛千山曙風嚴八月霜參旗捎太白東望意何長

羣山西趨如注

丹霞寺

頽林破瓦散如

細泉走壁挂

寺下老僧無世

方廣寺

羣山西趨如注

漲日千巖風

異境稀逢檜

風動疏林霜

老僧呼火照

寒泉細瀉星河夜木魚報曉凜霜淒竹杖看山及秋暇  
人生歡會已難再歲月崢嶸甯少借此景生平猶可追  
丈夫萬事誰能謝

晚謁二賢祠呈劉霞仙

竹柏階堂肅林泉節候淹昔賢畱一宿落日尙重檐山  
雜莓苔古雲歸洞壑嚴秋堂餘靜味石瀨夜漸漸  
往昔經過處追尋漫自誇雨添幽澗水秋倚晚叢花問  
道能無意歸山或有涯星河天炯炯今夕照長嗟  
洗衲石

半山蒼翠浸寒天一掬清冷落晚泉坐倚風巖平挺挺

穩傾湍瀨細涓涓白雲久駐盤陀石落日來參布衲禪  
乞與一杯歸問法秋潭驚起老龍眠

石鏡潭

山如削玉水湔珠潭上雲煙出畫圖石瀨注溪三四尺  
野榆夾澗萬千株寺壇幢影風鴉散巖壁松聲水鶴孤  
此景人間應少見便將石鏡擬蓬壺

黑沙潭

高巖下奔洪渴日暗深谷天風四飛揚數里見懸瀑咆  
哮湔沫噴浩渺澄潭蹙旣放乃渟洄激使奔騰速巉削  
兩巖張窞深九溟伏見石不見湫動與龍抵觸海師擇

勝處迴歷天地肅交加萬木陰隱隱雲氣覆七十二峯  
間繚窅斯巖獨端須百斛泉聊遣塵心沃垂瓶取深嚙  
清寒不敢掬

白蓮花峯南行午憩東林禪寺

空山曉霧埋荒蹊起踏澗石湔塵泥雞鳴上樹日初出  
脩竹挺挺長松萋盤旋到寺已停午磴路上與雲霄齊  
山深煙重浩一碧蒼翠不辨查與黎十年江海寄曠浪  
走折屐齒無常棲鏗然笙筑感我耳肯放石溜鳴寒谿  
諸君皇皇復過我念欲汲引無階梯徑思歸田刈蓬艾  
力薄不任荒山犁徒言買山學歸隱空囊百索眉還低



豈如偷閒事遊覽走送落日窮崖西猶愁別  
寒泉白日餘酸悽君看蒼苔溜寒雪道旁古  
猿猱導客有深意有暇弗厭勤攀躋

水簾洞

衝風奪微雨石徑漬餘潤沈陰巖磴滑捫探  
溪遞頑石離立如森刃交飛百道泉赴壑走  
太古洞壁削八千仞奇蹤天地闕飛沫風雷  
河翻皎潔孤月印仙人垂空簾端坐但一瞬  
奏晃蕩雲霞襯猶疑丹竈水陰風扇餘燼

謁衡嶽廟

南方朱鳥如雲翔祝融矗立天一方穹巒複嶂莫旣詰  
劃然天地隨低昂五峯控列次相及紫蓋西折如騰驤  
升巖坐石久屏息捫壁不敢窺穹蒼高檐大棟倚巖窠  
側身下矚千尺強當階薦醴鐘鼓作危柯古壁交青黃  
窮荒畱滯易節候遠隨南雁辭秋霜偶然拄杖看朝日  
倚岫睨海雲飄揚蠻風毒霧苦未習山川信美非吾鄉  
朝廷致理有變革吾儕流落難具詳金編玉簡盛文字  
念此欲究愁冥茫山深路遠起何適回首人間憂患長  
曉至南臺寺

嶺上松聲處處聞南臺曙色近秋分高崖放溜千年雪

古寺藏山四壁雲塔院曉風鐘暗度石林晴日草微薰  
藥巖醉礪非吾分且欲南尋响嶼文

山行雜詠

歷歷山川景平生寶飽諳五峯猶夢裏一舸落天南嶺  
石斑斕古巖泉淨碧涵林鴉能喚客幽處試躋探

勝地黃庭觀昇仙萬古壇松杉晴似雨巖壑晝常寒宿  
藥畱風竈飛泉挂石欄高臺紛落葉斜日白漫漫

臺觀參差過林園取次分寒巖煙吐日古壁石生雲歲  
晚餘花見天晴細草薰盤陀空谷曉竟欲絕塵氛

三百棲禪寺雲山勝業開樓臺天影過橘柚雨聲來汲

水泉鳴澗烹茶雪滿巒叢林無半畝欹側坐莓苔

頗愛雲居谷平分水竹清羣峯當一角半里似孤城嶺  
樹籠雲小谿沙漾日明還登高阜望原海盡東傾

陰洞風雷轉奔湍日夜號巖深天隱閔雨急樹刁騷江  
漢頻年溢魚龍八月高防君滄海去增長作波濤

聞道秦時樹多生巖石間我來尋檜柏遺憾滿雲山寂  
歷疏林晚坡陀積石頑終存太古意白日照蒼顏

到處題名石哈呀似斷碑登臨前代蹟寥落幾人知霧  
雨蒼巖冷林泉皓首期遺文傳响屨指點到今疑

棲真雲母石上有列仙居撼撼朱陵鶴喁喁碧澗魚殘

僧蕭寺臥瘦骨老松如儻遇西園逸相從問道書

鑿石能開屋依巖好種田桑麻圍碧岫雞犬上青天晚  
稻秋風熟高歌白日眠人間渾未識莫遣此詩傳

槎枒山上石往往似奇峯古洞禽巢穴深巖鹿養茸泉  
疏開關水陰合淺深松頗識朱明氣吾將策短筇

萬海林前路殘秋樹未凋山川忽異縣松桂得干霄澗  
水宵鳴壁溪雲曉渡橋道人供筍蕨相對髮飄蕭

地僻耽幽意時清託放歌星河低戶入霧雨暮山多說  
法龍能聽驚秋雁肯過南軒講堂在石徑閉松蘿

風日延清景江山得勝遊陰晴雲屢變分合水交流異

態峯巒晚新涼寺觀秋吾謀自迂左投老事林邱

夜與陳懿叔談山水佳處

蒼巖白石悟平生一笑人間萬事輕草木自餘秋後意  
山川畱證遠來情杖藜古道寒雲色撥火秋堂細雨聲  
商略此時清味在依然參斗夜深橫

且隨猿鶴寄煙霞野菊山礬作晚花亦覺青山非世故  
偶逢脩竹卽吾家寒宵風雨來煨芋明日園林學種瓜  
一啜清甘詩滿聽爲君重瀹紫溪茶

楊大令歸田圖

平生耽靜已成癖徑欲歸山買泉石依然袍袴走塵沙

空有雲山隨履屐吾儕正當置邱壑使君豈意耽窮僻  
衡山峩峩七十二坐對飛泉挂巖壁長使聲名塞溪谷  
安用琴尊狎煙磧謝安自不忘東山幾聞造次收朝籍  
世人侈口談廣受老死山崖究何益昨宵草木變秋聲  
半榻雲煙飛屋脊達人心遠不吾欺擾擾人寰空咄咄  
嗟予竊祿豈辭晚歲月奔騰賭一擲寒梅老屋甫成林  
別後苔痕應幾尺人生窮達要有數未必歸田定良策  
南高峯頭望滄海咫尺孤雲渺遺迹衡山李沁知此意  
相呼巖下栽松柏

示石笏涓溪兩道人

天半雲山眼秋來但憶歸憐君如落葉送我忽斜暉野  
鶴翻巖樹山泉隱石扉羈人妨雨雪非肯故相違

涪溪拈花圖

臨水登山亦有因此生宜與道流親拈花一笑知何著  
著在維摩病裏身

書鶴傭詩後兼示西枝

吾鄉兩僧少鶴傭與西枝西枝靜溫雅濯濯瓊瑤姿鶴  
傭稍俊發玉立而脩眉揚聲哦楚風清飈蕩漣漪吾憐  
吳伯翼爛醉多文詞老蒼無事業詩律窮清奇寒風手  
一編偃蹇披我帷開卷讀復哦寒花擢江籬鶴師聽濤



居春波盪湖湄置身蘭芷間芳忻以紛糺嗟予廢聲律  
臥疾愁寒曦僧徒匪俗觀有來觸吾悲方今與朝列多  
及壯盛時安能冠其顛論列於丹墀君看齊貫輩窮年  
守茅茨作詩雖云佳無異蚓竅吹雖然清淨中澄觀湛  
秋池敷餘眾妙生澹沲朝華披問道得其微約取而博  
施吾言頗乖俗還與兩僧期

爲高處士

寅亮

題雪韻樓詩

冬寒貂裘被時傑嗟君破帽當冰雪日晚鳩房棲比翼  
嗟君獨榻長嗚咽布衾夜擁寒如鐵探丸起死空畱訣  
一家祇惜少君賢十載能全老萊節將離轉側失鴛鴻

方春恍怫聞鶉鳩空許遺編凌謝鮑誰忍忘情效莊列  
西風吹雪花漫天冒險遠泛瀟湘船欲語回頭淚迸泉  
爲君起舞歌扣舷強顏作達以爲賢收藏付與佳詩傳  
垂名照世無窮年吾言雖俚君謂然世事變幻空雲煙  
將赴甯鄉先柬齊大令

德五  
三首

落日瀉江北青天嶽嶺西溪橋浮木過村樹避檐低農  
務茅茨急山程棘刺迷遲迴寬望眼相就勉扶藜  
談笑經時別憂懼觸緒多風雷松響澗霧雨蔓垂坡衰  
白爲官好浮華閱世過阿戎才潦倒幕府意如何

蘇晉持齋律揚雄述酒箴客情防盛饌旅食任浮萍晚

葑舒苗白香芹過雨青東軒堪一飽迴駕促春星

訪廖大令

宗元不遇

聞君埽榻古城隅頗憶城西酒可沽乘興暫停雲外騎  
望塵還想日南島漲溪殘溜隨消長過樹疏星乍有無  
他日相思愁不淺江天無地訪潛夫

譚處士海上釣鼇圖

蓬萊鬱鬱金銀臺赤日照耀丹霞開六鼇浮海駕山來  
持竿引綸海濤起排蕩八溟天萬里安期羨門今已矣  
我思斬蛟西海頭出門仗劍還獨遊寒雨颯颯枯樹秋

養知書屋詩集卷七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九日嵇懋生招飲吳氏大觀樓以樂天一年年覺惜重  
陽句爲韻賦詩七首

黃茅城頭低落日寒煙敗柳秋蕭瑟高樓倒矚長江流  
微雲淨洗青天出生平萬事委黃埃對酒舒懷百無一  
爲君起覆盃中淥擘阮調箏竹林逸

晴秋白日清且妍玉池蓮花高插天湖波漲晚晷相射  
盤旋下有蛟龍淵徑思理會下洲渚刈葦束弩相周旋  
顛風催秋歲行盡失計昨歲還明年

嵇君才名三十年題詩自詡筆如椽朝菹列廚飯百饗  
夜榻支壁分半甌三時不乏鮭菜約一飽得課瓜芋田  
吾方晞髮向江水欲覓稽山棹酒船

雞鳴上樹聲喔喔白日苦短歲還邈樓頭片月皓已升  
星斗插檐天一握江湖徂秋雨失時邊關健兒夜吹角  
低徊酒盞照悲歎萬家昏夢無人覺

危樓迥出蓬蒿宅湖波照檻平如席茱萸壓鬢滿秋霜  
回首風塵幾兩屐人事長隨東水逝邛山零落空嗟惜  
歸來自笑長卿居塵土污人家四壁

鐵城西接鎮鄒峯煙昏霧暗藏妖烽崑崙天關動殺氣

瀟湘日暈圍三重

初四日  
日暈

廟堂尊宿無籌策壯士撫劍

奔羣龍馬知浮沈酒杯裏當筵醉臥欹長松

曾君當世一鳳凰五疏直上鳴朝陽劇談偉狀倚夢寐  
四年不見心爲傷蘆溝橋頭作重九臨別見許崔李行  
灑淚江皋望南斗空殘天祿校書郎

次韻趙廣文

璘

四首

三十堪頭白勞勞亦未休一帆黃葉落三日晚風愁窺  
水無高鷺耕山有病牛湖田少良歲蕭瑟故園秋  
趙子巧言語著書成一經秋風茅屋歎夜雨草堂靈奔  
走鱖魚尾飛騰落雁翎高才百無補期子在滄溟

桂林兵事急日月羽書來大將星辰上孤槎水石隈寒  
天催短景高臥想奇才銅柱功名在多年沒草萊  
生世如鷗鳥年年水上浮壯夫多感激諸子日啾嗶近  
岸煙生樹當山日隱樓弟兄嗟異地飄泊又潭州

楊千戶

載福二圖

畫虎

秋河闔空星斗大曠野蕭條豺虎臥塵埃漲天行路稀  
掠耳但怪腥風過西方狡狴亦能飛破膽伏地無光輝  
書生不能徒手搏拂衣歸采南山薇

山水老屋

山頭種樹屋底竹編茅自號幽人谷雲深谷暗獨行遊  
朝呼齏鹽暮飯粥吁嗟此樂吾弗如裹糧負劍無間居  
請君洗甲呼鐵騎待上長卿校獵書

次韻龐大令

作人

感事兼呈莊司馬

心庠

兩載棲皇憂世變一尊談笑見交情人  
才安見今非古  
世事徐觀險亦平當道委蛇無遠略書生感激累狂名  
似聞六月休兵甲早晚秋風起旆旌

玉節身麾據上游孤帆江浦且遲留  
天回星斗皆南拱  
水散蒸瀟向北流千里揭竿殘破膽十年煨芋肯埋頭  
紛紛幕府歸帑意莫認功成范蠡舟



移居

風塵瀕洞已三年巖壑崑崙自一天萬岫高低雲慘慘  
一椽開闢草芊芊諸軍霸上眞兒戲此膝隆中或苟全  
夜半鼓鼙驚枕席更愁無地著安眠

胡刺史

鏞

招飲東園

時事艱危國論深壯心低就酒杯斟西風鼓角孤城遠  
細雨茶蘼小苑陰大邑名賢心灑落清春雅集夜蕭森  
何緣料理平生事一臥滄江鬢髮侵

倉太守

景恬

見示先世手冊

疊架琳瑯趁晚筵故家遺墨喜重編清渠照檻泉含雨

幽閣生雲樹拂天少日趨庭事秋蚓三年倚壁著枯蟬  
破書堆屋塵生几回首家山亦愴然

奉觀倉悔谷先生所臨各家書

歐顏虞褚世無有百年卻見雍邱叟脫帽淋漓墨汗首  
使君南來歌楚風百書裝橐一馬驄指點遺蹟春燈紅  
幽花墮檐月照屋乞與雲煙堆半幅歸擁殘氍臥空谷  
嵇樾生牡丹畫幅

金邱眾據無卓錫峩冠見詬塵生髭發狂吐韻自傾倒  
萬事天定非人爲君看浮雲動寥廓起滅滄海無還期  
春風吹蕩繁華夢名葩大蕊紛葳蕤時來麗色自矜寵

不見妖萼攢霜枝我生念此良自足委棄世事從酣嬉  
僮奴誹怪此何意力雖短詘能嶽嵒曷不媮間美衣食  
呼吸富貴聊逶迤書生窮腐例到骨蹇劣未要黃金羈  
橫流滄海閱人代方寸五嶽生巉巖偶然舐筆懾狐兔  
要收鬼魅供鞭笞遂令好事紛傳誦疑此神勇當狝貔  
文章戲耳安足錄以心役物無已癡不如浮雲看世事  
忍飢坐嘯荒山陂功名百事不挂眼聊此醉夢窮寒曦  
根株判斷竊名號一日感激千嶮奇灑圖醉語君勿哂  
攘攘天地空號悲

丁伊輔學士邀同羅研生陪曾侍郎遊嶽麓寺

亂雲擁路寺藏門來共山翁倒酒樽孤閣晚晴千嶂小  
六朝殘雪五松尊望窮城郭連江霧秋盡溪潭落漲痕  
話舊名山陪駐節寺鐘齋火亘黃昏

嶽麓山屈子祠

楚臣餘憾到江村一徑煙蕪晝掩門遺構山川仍故國  
滿庭蘭芷黯歸魂驚鴉墜葉隨高下暮嶺孤雲自吐吞  
亂後樓臺知幾在壞牆銷盡舊題痕

萍鄉道中書感三首

江西西望接吳京吳楚同連險要爭細雨孤城今日過  
秋風華髮昨宵生衡廬異地連天盡章貢交流到海平

盜賊縱橫遠如此憑誰省識亞夫營

海南霧雨漲高秋十載沈霾萬國愁小邑炊煙朝慘慄  
悽風鼓角夜刁颺中原積貯知何似內府緡錢要細籌  
鼉憤龍顛莫渠問本來滄海已橫流

三年憂患愧生存已辦微軀付灌園六月戎行塵慘澹  
幾人書劍氣騰鸞叢櫺障日欹山閣敗葦浮波暗水村  
宿草師門餘涕淚喻鳳光  
庶子師重來斗酒與招魂

羊頭嶺周氏莊

大旆高車日又曛數家茅屋半山分林深路隱偏宜夜  
雨盡天低不斷雲村釀聊供瓜果會官程猶肅鸛鵝軍

當壚莫怪將軍少新製揚雄校獵文

感事五首

天下兵常鬪書生道固窮徐揚雲不定楚粵水兼通陣  
色朝昏變兵端今古同鍾山足形勝滾滾水流東

世亂非今日兵驕亦有年 國家存法令將卒苦周旋

豈足防關險空能擾市廛健兒冠被好不必校鳶肩

萬國提封遠諸州控衛多句當皆曠騎部分足雕戈但  
幸蝸居穩終如蟻附何暮途思猛士蕭瑟大風歌

古法租庸絕長途驛傳煩搜求窮小邑誅斂遂多門領  
縣紛無色徵兵轉益繁亂離有今日本末莫輕論

主聖臣非佞民勞法未疏徒言才蹇缺竟使國空虛盜  
賊輕弓矢 朝廷用簿書盡除執法吏昭洗萬方初

臨江道中寄示仲毅叔和

萬里羈孤兩楚囚六年夢醒此來遊

丁未春與仲毅卜  
琰陶然亭並得楚

囚之 安危竟繫江淮局歌哭何關畎畝憂兄弟飄零三

地淚干戈經歷兩年秋阿城猶滯歸田約夜雨瀟瀟古

戍樓

仲毅時  
在武昌

十年偃蹇校書郎鳴鏑彎弓赴敵場險路更添三日雨  
炎天渾似九秋涼亂餘身已非全物死去魂應識故鄉  
枹鼓已援形勢異一時處分恐倉皇

奉呈江廉使 忠源 三首

覓得疲驢試短衣尺書屢召敢頻違此生戎馬真非分  
半夜星辰尙合圍天盡山川皆北拱秋深鴻雁漸南飛  
壯心自觸城頭角落木郊原景更非

民望 君恩日正濃書生持節要從容旄頭翼翼皆虓  
虎扇羽飛飛起臥龍要識土田歸禹甸誰令戈甲滿堯  
封蔽江雨檄紛馳下早晚澄清望倚筇

自是疏狂託 聖朝敢將羽翼附雲霄六州吳楚交兵  
氣八月江淮斷海潮長路干戈天蕩蕩十年鬢髮影蕭  
蕭 朝廷記錄吾何敢已辦揚雄作解嘲



瑞昌縣

山城賸有數家居黯黯人煙暮雨餘霜信漸催衡嶽雁  
兵烽愁及武昌魚經秋草木都非舊近寇村廬半已虛  
擬欲上書先痛哭可無頗牧備邊儲

烏石

連峯遞層陰闕壑淹晚景逶迤下平陸山勢始一騁林  
巒赴遠色檜柏交清影溪流晃晴沙照日光炯炯中有  
數家居林臥狎巖隱荒哉雲霧窟實接兵塵警始信天  
地間偏仄積榛梗自非沈昏士誰能越人境我家玉池  
顛芋栗亦時稔驚風吹浮埃危世難高枕橫流得一障

誓往從箕頴

九日

歲歲茲辰泛菊觴今餘淚雨灑衣裳  
蘄黃形勝餘回合江漢波濤接混茫  
萬里秋風催短髮三年轉戰又重陽  
茱萸酒盡天涯會回首干戈道路長

漢川別江岷樵一兄鄒叔績三兄三首

桑弧甫能弦奔走歷燕越廿年朋好間  
慘慘憂離別難見我友門戶有旌節  
生平伊呂志斟酌孫吳訣轉戰荆揚間  
塵土生巾髮我時負弩趨戈戟互出沒  
從來熊虎士用急戒顛蹶端持活國心  
蓄銳恣颺發旄麾雖眾

建未足資撻伐荷負良獨艱感念憂至骨

吾友鄒叔子滿腹藏詩書探篋得韜鈴荷戈走江湖厥  
初憂伏莽其微實土苴萬事墮冥冥轉進增艱劬時危  
烈士恥頗亦效馳驅故應干戈力驅迫到窮儒 皇仁  
無苛煩萬姓猶昭蘇波山且利涉有往輕崎嶇湘巖故  
息壤吾甘死耘鋤

微生如雁鶩友朋視性命避亂狎幽棲高臥息羣競自  
枉曾侯召偃蹇赴鋒刃晚隨二公遊夙昔有深敬短衣  
不掩胷罷憊豈能稱微鐙照昏花歸駕風雨勁不能終  
執戟埽盪妖氛淨蒼然暮色至華髮滿明鏡

與海量

前歲曾畱海公榻園蔬廚果徹巖扉三年忽忽干戈滿  
一別茫茫信使稀風雨重來談夙約雲山畱待解朝衣  
蕭疏鬢髮君休問新自吳蒙帳下歸

黃翰周芭蕉畫幅

大葉麤根祇自肥朔風吹雪晚暉暉江邊舊記蕉雲閣  
細草寒莎冷鐵衣

覆鹿茫茫一夢過秋風木葉洞庭波中原豺虎驕橫甚  
灑淚殘鐙憶枕戈

畫裏斜陽白髮生西窗添得晚來情何時淨掃階前石

來聽瀟瀟夜雨聲

次韻周太學 開錫

蹉跎三十百無成  
乞取殘年望治平  
半世聲名殷浩在  
幾人慚愧褚淵生  
暑餘被甲東征怨  
夜半看天北斗橫  
盡括脂膏供轉饅  
為君重唱羽林行

感事四首

漢家稗政固多端  
禍起黃巾一局殘  
江路經年猶燕處  
鍾山終古失龍蟠  
枕戈有暇籌防禦  
厝火何人策治安  
君看烽煙傳小警  
長途飛檄浩漫漫

詔書寬大惜黎元  
誰識軍興耗費煩  
經國要諳鹽鐵論

拜官先失政刑源錐刀析利徒爲擾閭里輸忠未敢論  
他日 廟謨誅卜式論才終愧漢公孫

妮妮徒令有識嗟老儒端委足疵瑕三年烽火餘孤憤  
萬里車書尙一家長使斯人在帷幄誰令奇禍暫萌芽  
神功聖德依然在劫火昆明會有涯

斗米招邀足禍胎衣冠塗炭有餘哀嬰城蘇峻原無策  
臨敵王恢亦是才要識奔隄緣蟻穴豈聞下詔覓龍媒  
景陽鐘動千官集未信人賢沒草萊

避地

避地逾三載開門對一峯曙晴風動竹夜冷月窺松薇

蕨甘長計蓬蒿屬老農春醪吾獨撫巖下水淙淙

哭江中丞

剖竹連圻總有名結纓猶是老書生江淮草木無完壘  
朝野衣冠有哭聲七葉兩京塵北顧九州一柱竟南傾  
孤臣間退今華髮日倚柴門涕泗橫

周氏媛山水圖歌

我聞荆關范巨妙山水絕筆林巒森萬里米家潑墨出  
新意疾鷹掠地長風起往時文采趙王孫流傳墨妙管  
夫人畫閣珠闈五百載丹青重展滄浪春叢山峩峩開  
半幅翠竹丹楓深結屋石泉落澗松亭幽寂無人聲風

響谷時危慘澹紛旌旄白日倒影蒼崖高莫放青山通  
世眼逝將去汝埋蓬蒿

辰山道中

衣冠今日厄山水去程賒負耜從爲客披榛卽是家嶺  
雲朝暮雨驛樹淺深花自古傷淪落青門亦種瓜





養知書屋詩集卷八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邵南

破曉寒生雨漸酣  
偶逢小市亦停驂  
千畦護稻牛歸柵  
半港張罾蛤滿籃  
塵鏡曉光泉灑灑  
鬢絲秋影柳穆穆  
三年蹤迹渾無奈  
又逐遊塵入邵南

與李孝廉

仲芳

十年見子長安陌  
車如雞棲筆三尺  
哦詩緩步塵埃間  
可憐爲人好風格  
於今憔悴城東逸  
老作濂溪池畔客  
掩關坐閣日沈階  
蓮風柳浪參差碧  
學徒八九校章句

沈筆鉛黃紛滿席方冠大履坐無箕三晨晏起私自責  
縣尹求賢肯造禮鄰舍驚闕騎屋脊白頭老母時苦飢  
頗致俸餘供菽麥登登磬鼓急公會縱橫抗坐請籌策  
衣無紈繡出無馬泥雨半霑頭上幘國家萬事墮冥昧  
干戈水潦日沈迫千官不救塗炭憂一身直苦乾坤窄  
世人顛倒更相笑吾儕愚賤屬有役君看襤被走塵土  
何似歸山買泉石

愛蓮池

濂溪祠下水平池惆悵伊人寄遠思曲檻微風花似海  
孤亭流水雨如絲新秋雲物空遺宇異代弦歌憶往時

咫尺餘音通磬欬從遊未覺此生遲

借彭

洋中

馮卓懷

鄧瓊

鄒驥迪

四孝廉遊雙清寺遂至

五台菴方丈小酌

千巖上曉日漾舟雲水淨孤亭俯崔嵬眾壑紛趨迎雙  
流道所經秋近波浪盛危磯砥要處澄潭遞水鏡石邊  
花木古堅瘦使人敬循椒得遺剎一水相洞泳空庭寂  
無響松栝光照暎點綴蔬茗閒幽賞那能更鐘聲出樹  
遠竹力戛風勁迴薄天地心悠然挂斗柄素心聊爲期  
物外討幽篁

入新化

負郭人家屋數椽依然淳樸古山川塵飛箭灑三年夢  
瓜熟蒲荒六月天往蹟銷沈雲外樹故交淪散雨餘煙  
沱江不比濱江水回首將軍下瀨船

過游孝廉

淳世

飲酒罷見贈次韻三首

暮雨度城陰秋草暗庭宇叢陰臥階石恍怩天尺五脩  
脩南窗竹月出風動戶故畦禾黍肥遠戍關山苦多憂  
愴行吟益爾毛髮古

白雲起南山頗憶猿鶴侶乘時屠酤尊得道魚鹽舉蕭  
條覓飲處清座陳佳醕人心異涼燠世途多齟齬長夜  
把君詩高歌散煩暑

國風十五篇哀音極甚楚蕭然鋒鏑心復此歷年所權  
緡算船軺詎謂絲毫補開懷著罪言展轉巾篋貯秋山  
何處深席往隔塵土

書李孝廉

洽

都城雜誌後

回首人間白髮生玉臺新詠劇關情可憐一覺繁華夢  
猶記當年薄倖名亂後關山憐往蹟病餘絃管失歡聲  
秋風舊識蘆溝水百轉千回繞 帝城

過鄒廣文

孔摺

羅洪山莊

與君患難還同役眞見情懷似古人一棹白頭遊宦迹  
半山黃葉著書身舟車權算無閒土鼙鼓驚誼有戰塵

欲爲魚鰕畱庾翼煙蓑歸釣洞庭春

洋溪道中寄題鄒孝廉野鵝山居圖

十年聞說野鵝居萬木蕭森見畫圖小駐雲山如宿約  
滿溪秔稻接平蕪嵐光晃盪時明滅塵事誼闡定有無

漸恐官程侵澗路

近聞官驛改由洋溪入澗浦

幽棲何地著潛夫

十里山

石級攀援盡日勞晚尋村路出蓬蒿牆垣地僻雞豚狎  
草樹秋深雉兔豪夜久星河窺戶近晴多沙石挾灘高  
驚濤一枕愁無寐斗覺霜華上鬢毛

黃板橋

秋風萬里數江程猶賸瀆湘一水清黃板橋南舊茅屋  
夜涼支枕聽灘聲

半山

山市人家水一坳晚蘭抽箭菊含苞微風漸起疏林杪  
落日猶銜野竹梢萬國衣冠避戎馬故園門巷滿蠨蛸  
半山尚有前朝宅已辦扶藜伴結茅

飛鵝潭

飛鵝潭上水鮮澄直下瀟湘萬里騰夢裏忽隨東去浪  
千帆斜日過巴陵

馬蹏界



匹馬山川界羈人歲月淹藤蘿秋在壁星斗夜平檐世  
變縱橫出吾行出處兼重歌歸去引此意愧陶潛

小雨旅次青蠅滿帷孤鐙無寐憮然成詠

西風落葉灑征衣驛樹經秋減舊圍暮雨村墟貪客過  
飢鳥庭院背人飛病憐兒女嬌容損夢覓干戈隙路歸  
何事青蠅劇相弔故山心事十年違

石子坳

數家成小聚獨樹表孤巖泉細階除過雲深洞壑緘晨  
霜凋鬢髮夜雨響松杉黃獨秋來盛歸求木柄鏡

首望山高處

川原回合接林垆舊壘如聞戰血腥斷角頽垣塵漠漠  
夕陽荒冢草星星青山一髮江南北黃葉千家酒醉醒  
危世生才終已矣安排吾道付沈冥

鄧小渠約展王處士

治模墓

不獨知交惜此君郡人猶解重遺文他鄉烽火參軍檄  
隔歲蓬蒿處士墳山徑飽添秋後雨客愁低挂斷空雲  
西城預想傷心路日暮嘵鴉不忍聞

曉渡瀆江

艤舟城西旁侵曉氣蕭瑟微風水際生蕩漾海東日霜  
嚴草木靡水縮沙渚出哀湍激頑石入耳神淒慄萬軍

呼號慘視此雷霆疾囂然塵海內爭奪無時畢盱食憂  
黎元征行棄家室縕裘犯星露敢惜微賤質淒涼扣舷  
歌蕭索采芝術微生竟何成感歎還自失

送葆刺史亨移守常德

使君手笏是甘棠家世從來魏杜行古郭旌旗兼地遠  
秋風笳鼓接天長昨宵鐙火來今雨一棹雲山正夕陽  
努力時危要英傑風塵吾已鬢眉蒼

瀟湘九水接江回浩蕩盧循信去來五馬欲尋漁父洞  
萬軍猶擁定王臺憂時賈誼無餘策論蜀相如自薄才  
聊共酒尊寬笑語城頭吹角夜還哀

濟勝巖

振觸閒愁到酒邊孤巖來埽古苔眠泉潭晃盪雲藏路  
洞壑低昂竹埽天細雨孤城斜度烏夕陽古寺亂鳴蟬  
眼中旌節諸君在且作題名萬嶺顛

仙院

去城五里近透迤平野隘陰峯障層坂脩篁遞虛籟盤  
陀古仙人壘石作營砦挺如奇鷹立側若飛龍挂迴旋  
首盤髻端直躬秉玠炯炯軒圖陣肅肅義分卦梯架般  
倕工皴點營邱畫劃空巖敞穴滄罅泉引派岷藩有遺  
蹟灑石如披薤至今雜苔蘚斑駁成壁疥荒山闕人蹤

靈境關何代真仙去無迹遺此恣荒怪竇然呼石兄勉  
就老顛拜

與鄧上舍

釋

周詩蓋三百感憤寄所宣阮公酒自汗繁章美清筵子  
昂困小吏乃有感遇篇人生能幾何踏屈天地間杞人  
仰蒼昊危坐煩憂煎蟾蜍蝕明月里鼓聲誼闐詩流多  
古風感激身迤邐梁鴻歌五噫班史錄其賢

誰聞魯連高佶屈掉長舌田嬴兩戲耳投閒取高節桃  
椎本竄人齎志就巖穴蓬蒿肅軒蓋虛聲頗忝竊仙人  
王子晉躡雲履芳潔俯視塵埃間萬古一蠓蟻發聲醒

羣聽清風灑蘭雪

里音盛蛙黽聒耳亦云猥孤吟耿幽怨對面隔山海登  
高望川嶽日夕浮雲改長鯨負鱗鬣旆旆光璀璨一怒  
湮九州堯民彼何罪蒼葭晞白露寸心渺千載短歌歌  
明月光景豈長待

昔我遊衡山幽棲蔭巖樾故人就煨芋對影珊珊骨出  
門一驤首英風偃溟渤沈霾塞曠野寒空照妖孛白衣  
領元甲再起樓船卒租庸減常調民力嗟猶竭吾哀征  
夫飢當餐覘茹蕨長卿晚諭蜀齒冷心岷岷蕭颯首飛  
蓬仕隱何時決

微風蕩林木肅肅和且敦坐起晞予髮振袂生朝暎卷  
卷西來雲忽如款我門出門走從君臥舍如荒村掉筆  
垂空文浩若九河翻多才安所施以膏自煎燔涼秋颯  
然至飛雨灑南軒桂實黃已殞聊爲倒芳尊

桂花樹下飲酒至夕

少年愛花隨處家祇道歲月來無涯眼看生意年年謝  
花開花落成長嗟退思堂前五株桂爛漫又著秋來花  
今年花事計數盡得醉莫惜嘒昏鴉絳雲漫空送飛霞  
濃香泛浥披晴霞試揀繁枝挂鸚鵡翠蕤雲帔紛交加

金曉嵩攜挂鸚鵡枝上

屈原離騷攬芳芷不見古榦攢仙葩嗟予

篤嗜不論命婀娜相對無疵瑕自憐歲歲花經眼把盞  
更削秋園瓜蠻方相待畱手迹移栽兩樹新萌芽明年  
花開應更盛坐視日月如轉車盛衰榮落復誰料祇恐  
兩鬢摧霜華餘芳墮地坐客散耿耿白日西南斜

武岡邸舍開戶見雲山感而有作

南村舊有雲山作一攬雲煙萬壑哀今日風流諸老盡  
名山几席待誰來曉窗澗壑通微徑晴日松篁拱廢臺  
攬勝懷人終古意不辭相對日千杯

旋巖晚步遂至明公寺

高林隱斜暉日色亦未晚溪橋得微步意行無近遠青



蒼巖際樹壞寺出晴巘適逢浮雲起忽與飛鴉返皇天  
無雨澤冬陽肆驕寒但見旋巖溪寒榛蔽枯堰軍乏急  
誅求田荒費疏墾要知歲豐薄固是安危本我亦蓬塊  
間荷鍤親露晞艱虞觸所歷顧步增繾綣

蓼溪

自揀松枝挂酒壺此情覺與世人殊溪橋小驛陰初合  
野草斜陽澹欲無石礪分灘翻水碓巖泉通笕入山廚  
小畱莫訝西風急浩蕩乾坤一杖扶

高沙樟樹歌

高沙市後古樟樹負雪崔嵬立官路赭鐵平穿蛇虺根

蒼藤叢出蛟龍霧兩株盤鬱尋丈地輪囷蕭摵豈天意  
雲氣橫通杯榼與淵源倒灌鍾滄寺啞啞枝上唳寒鳥  
侵晨舉翮聲相呼高柯大葉陰巢窟停蓄百怪張通衢  
山川突兀有更變人世荆棘多難虞干戈盜賊鬪未已  
憂見巨榦成枯株梗枿萬木滄江入熱火燎空照愁泣  
君不見瀟湘野客樟樹邊瞑踏泥沙望雲立

九日遊袁氏園

去年重陽瑞昌縣萬馬咆空待酣戰旌旗漫山煙霧愁  
狂呼下掣如雷電短衣歸來纔一夢風塵萬事滄桑變  
堪悲不及去年人崩崖瀉淚長河濺

名園靜與松山對，寒日生林乍明晦。白雲一片忽飛來，  
密柚長藤杳何代。淮湖戈戟浩如海，狂歌縱飲浮生內。  
峩峩二石空庭幽，誰能持此鎮橫潰。

園有巨石二

少年愛花乞花栽，菊花紅紫高崔嵬。黃茅城頭一壺酒，  
白日倒暎青林開。重臺雪萼不復見，數枝叢委矜凡材。  
牆根薄倚照顛顛，明日風雨空塵埃。

皇天高高不得語，指揮日月驅寒暑。短垣叢藿號鳶鷂，  
細路黃蒿竄狐鼠。洪波揚天秋雨急，東下淮徐控強楚。  
彎弓上馬不得飛，低眉自恨柰何許。

迴溪東出巖臺峯，十里一墩連長烽。捷書日報道里靜，

晴秋白晝黃梁春滇南官銅缺鼓鑄川楚穀賤還傷農  
空持一身在曠野暝棄萬事傾千鍾

寄李洽

時病  
盲

嚴冬十月霜風緊蒲葦半折枯榦實念君晏坐楓樹林  
屋破仍愁風雨窘少年豪宕鬪身健垂楊鞞鞞無停軫  
載酒時經遊俠場結交但指筮篲引蓬萊故人在天末  
有似碧漢排銀筍晚蒙博士慰沈淪短鬢單衣真一晒  
要持詩律調宮角頗見筆勢窮蚍蜉黃金到手祇愁空  
時覆瓶罌倒倉困干戈連歲黯吳楚書生搏擊慚秋隼  
礪東老死南村荒眼看耆舊風流盡故應閉日向時人

奔走誰能校工蠶蕭齋無人三日臥起見日月當空隕  
羲和失御暗昏晝阿壁捫天還自閔聖賢寂寞古所歎  
病商窮左猶可忍且羞鼓篋學支離肯爲雨立嘲陸楯  
得失從人辨涇渭往來信步無畦畛君不見張籍樂府  
杜欽經當日賢豪徒泯泯

喜聞官兵復武昌

楚境縱橫半九州沈淪何止漢樊憂頓收鄂岳經營地  
重睹關河戰伐秋萬里孤軍成創局三吳全勢要深籌  
腐儒荒徼宣威德喜極翻成涕泗流

寄朱太守三兄

孫詒

三年身世已蹉跎  
楚雨吳雲恨若何  
領郡旌麾向邊遠  
沿江鼓角入秋多  
荆衡漸達中原路  
澗邵微生別後波  
此後澄清須報可  
獨慚孤枕傍雕戈

十月一日

蠻方秋盡瘴雲蒸  
此日吟遊憶昔曾  
煙雨樓臺霜後柳  
湖橋歌管夜深鐙  
葑枯水淺尋蘇堰  
草蔓垣頽拜宋陵  
歷歷山川戎馬隔  
夢回清興冷如冰

出南城郭外微雨忽霽望雲山

峭風吹雨城南路  
七一峯頭有晚曛  
石鼎寒融秦代雪  
香鑪晴挂楚天雲  
望邊鐘磬冰霜路  
愁裏煙塵郢鄂軍

安得盧侯相接引，高通呼吸九霄聞。

赤竹鋪

赤竹古時驛，楨松到處山。凍雲依日薄，欹石傍人頑。萊  
蕪冬逾大，柴荆晚亦閒。無才甘賤役，終歲有躋攀。

岐塘

雨雪雲山色，岐塘此日寒。墟煙通驛小，嶺瘴入冬殘。異  
俗烽兼警，孤亭酒半闌。老來才更盡，真作畏途看。

獨遊西巖寺

層巖遞落日，孤壑聞疏鐘。尋聲蒼翠間，晚寺煙濛濛。清  
溪轉回巖，入戶響已空。徘徊樹閒月，漸度西南峯。山僧

歡客至起立支枯筇白雲何自來卷舒爲君容參差寺  
樓上落木寒山重離離挂天星獨與故園同我來竟何  
營愧此避浴翁空堂亦不靜謾謾鳴松風  
與陳尉觀峽口置防處

晴秋萬里接煙塵下馬來看戰壘新水蹙泉潭深澹沲  
天開山石峭嶙峋因緣飛鳥投青壁傳說神魚湧赤鱗  
形勝古來容易有老羆當道定何人

陸廣文

協恭

見和峽口詩卽贈

崢嶸硤石題詩處幽澗寒雲寄興孤誰其歌吟山寂歷  
卻看林壑路盤紆所思遠道張衡賦何處扁舟范蠡湖



惆悵湘西秋柳色夕陽多似故山無

鷹

胡鷹呼雲下雲端刮食雞兔無畱餐收條著鞬意有俟  
主人養鷹如養士幡幡毛血灑平蕪庖廚三時一物無  
尉羅虛張谿壑滿金眸鍊爪誰相伴鷹乎自獵毛骨奇  
何不反顧爲鳩時

洞口山東北至林家溪

巖呀谷很各殊狀劃斷青蒼列橫嶂撐突時捫開闢石  
沈陰不斷朝昏瘴何年疏鑿出林野晴秋日氣川巒漲  
谷風噓雲送餘暖草木漫山猶健壯麕麕穴壁鴉翻洞

梯空架屋頗開荆蠻童卯婦走蓬沓支牆一榻茶煙颺  
槿葵壺赫叢鎖碎點綴巉岳作屏障蒼松離立一俯仰  
雲煙半埽青天上飛猱導客纜一線斷石懸崖屹相向  
安得神工揮巨手移置瀟湘阻平曠白日當關虎豹氣  
蒼根倒偃鼉鼉浪窮荒幽闕獨何事天與荒寒定難量  
江湖流浪豈天意層邱立馬東南望澗泉山湫如響苔  
欲問行藏窮得喪誰能襍被走塵土一身輾轉叢譏謗  
拂衣還耕江上宅日暮門橫山一桁

黃金洞

洞門始開鑿絕徑闢榛茸高穹一摩盪菁苟塵霧擁哈

養先書局  
三

呀太古石陡削巨靈捧  
刷如壓我頂屹立山邱重  
颯颯無根株垂天狀騰涌  
猶風撼孺豁崖崿森欲動  
下臨寒澗深嵌竇走呼淘  
金沙光細碎草木寒淒竦  
山川蓄寶氣洶浪無停踵  
物利水泉豐雲構飛費聳  
百年煙塵清九土山河拱  
吾行覓幽處采掇芝田種

空明溪

清溪可盤遊山勢稍疏散  
風吹積石下天趁迴巖斷  
脫險崢嶸顛畫步青冥半  
長松偃濤瀨叢木列帷幔  
奔騰萬山伏掩閃平如案  
轉壁見高張再起殷寥漢  
自古要荒地但取狐狸竄  
乾坤一驂贖侵奪乘衰亂  
曦陽失照

灼陰森蓄叢藿地勢使之然使我長喟惋冥鴻唳層空  
神鷗翔汗漫豈無沈冥士撫景寄遐玩飯牛有奇逸側  
耳南山粲

馬鞍砦

客行入危途徑仄山壅遏冥冥煙霧深青蒼見松栝修  
柯排陰森乾坤失清豁俯身蒙密內挂足青冥末風悽  
水泉慄路暝蓬麻奪柴荆掩歡笑薯蕷丐存活豈知江  
漢人烽火照誼聒昊天斂寒曦霜雪示迴斡阻深陵阪  
窮摧動柯葉脫中原合格鬪豐歲死飢渴捫攀白日晚  
仰空書咄咄

鐵山廟

連陰蔽層阪溪盡松風轉溟濛出寺幽突兀壓崖淺  
捎簷樹疏密穿檻雲舒卷風林散寒籜日色遞晴巘危階  
殷殘鐘壞碣臥叢蘚幽房燒筍蕨舊俗種椒苻年豐有  
餘糧飽食到雞犬窮荒事歌謠蓬沓相婉變端資神靈  
雨得及歲功葳鈴鏡山霧滯幢幟溪風善古來寇亂興  
飢餓憂不免用知旋斡力庶規妖氛殄泛祀有禱禳何  
必稽令典周旋蠻徼俗倚巖寄遐緬

龍王宮

元雲出石竇陡削天所限兩巖對高撐一徑通巉巖鳥

翔怯闕覷拍壁飛戩戩奔號犀牛峽百瀆司管鍵豈必  
神龍蟠騰掉出朽棧捫窺犬蹟石未半已臥喘尺寸崖  
壁間竊據雙目睥僥倖親豚羔巍峩被冠冕盤陀竿旛  
直倚附林壑顯悽惻望衡湘沈淪迫江沔昭昭天地肅  
引涕巖泉泣

三門

羣峯如脩蛇偃仄天一握勢盡西南蟠迴崖抱林角傳  
聞古石竇門限森犖礧潛蛟一騰踊散石如飛電至今  
崖塘水蕩滌出頑濁峯巒類攢聚一一排劍稍崗市集  
荒詭獠俗多躡駁壅蔽崇姦頑昏蒙笑禮樂想見古皇

看失書眉言

心巡方陟喬

予懷寄縣邈

水口寺樓

楚封疆塞三

亂峯曲折小

等是蠻方心

養知書屋詩集卷九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江口見月

客途七見月圓時半轉星河覺夜遲  
秋盡寒生天萬里蠻溪畱照鬢成絲

聞嚴丈方伯

正基

還澈浦適前二日過江口

猿嘯鴉噪瘴煙昏聞道先生返故園  
孤驛小橋前日過白鬢黃綬兩朝恩  
匡時戎馬方馳傳落日蓬蒿獨掩門  
兩載容顏非復昔淒涼身世更誰論  
飲蕭氏園示蕭秀才



羣山西來勢奔蹙兩巖高張暗深谷墟煙忽散林麓明  
隱隱斜陽挂疏木奔湍轉石萬壑雷斷壁倒插青天開  
登高卻望來時路惟見積巘低浮埃丹邱白壁一回首  
走覓園池泛尊酒縱橫蘭菊照罍罍惆悵星河闔刁斗  
龐眉拄杖疑隱淪吾亦黃衫白氎巾馳傳相如君莫笑  
時危安用蓬蒿人

石龍橋

曲檻飛樓隱石渠一溪環合數家居南橋煙雨通新市  
北宋風雲拱廢墟落木郵亭聞唳鶴夕陽谿閣照叉魚  
爲耽野興成疏放折竹編籬護澗蔬

橋亭野望

野橋官路草離離已是霜寒漲落時  
斷雁忽隨雲聚散澹煙微露嶺參差  
高身大舸滄洲別幽澗深林皓首期  
溪畔老松君看取蠻天畱護歲寒枝

新市

新市橋邊柳十圍歲晚地僻行人稀  
渚魚園筍隨意長谷鳥溪雲相伴飛  
荒村酒賤少滋味野塞日薄無光輝  
瀟湘洞庭兵滿眼青眼高歌何處歸

偶步尹氏園

晴雲不斷楚天長三尺柴門一草堂  
古驛疏煙乍明滅

寒蔬小圃半青黃閉門芋栗供生計落日松杉似故鄉  
郡邑噉噉少生理亭陰酒罷轉淒涼

聞雁

雁聲不度澤南州古戍西風聽更愁寂寂江天明月夜  
來時應識秣陵秋

下山崗

絕壁迴巒著處迷西風吹我一攀躋山從過硤行時斷  
雲傍飛鴉去路低采藥崗猿收露草安槽水磨響晴溪  
更乘落日登高嶺悵望川原多鼓鼙

奉寄夏方伯

廷樾

三首

三年盜賊氣殊驕江漢重逢疹癘消想得歡呼迎節鉞  
定應疾苦問芻蕘唐封府衛兵虛耗漢詔循良語寂寥  
二十年來能辨此 廟堂端拱聽簫韶

橋山淚灑鼎湖寒蘊孽溥梧已揭竿薄海旌旗雲浩浩  
秋原星斗夜漫漫上游宣撫仍清望他日疆藩或小安  
猶幸畱貽楚南老誓師江表涕汎瀾

軍費甯論日萬金依然惻怛恤民深孤雲南動瀟湘闊  
皎日東馳滄海沈白骨荆榛今日淚青山松桂向時心  
爲慚書札催行色華髮蕭條已滿簪

硤口官閣後同觀古柏樹歌

憶昨豫章之樹官路栽  
日靜此柏矗立何雄哉  
青鬼積鐵高摧太古雪  
片石埽階坐閤傾金疊  
愁猜念昔屯軍九駒嶺  
舍此石壁倒射蒼煙開  
濤堆干戈爭奪亦何有  
相顧回風颯沓吹浮埃  
蓬哀搜求奇古到泉石  
吟賞每至欲去還徘徊

雄材

硤口題壁

斷雲幽壑自閒閒，曳杖行吟天地間。  
萬里煙霜供獨往，九秋烽火夢生還。  
疏通涓滴蠻夷水，劃斷昏霾楚粵山。  
欲試摩巖中興筆，西風吹鬢已成斑。

硤口爲徭洞總水口，過洞卽粵界也。

是時粵西大亂而徭洞內多富民餉捐並論及之。

鳴鴉

連山昏曠西南隅，鴉鴉夜半嘯烏烏。  
今晨居然在屋角，啄簷墮瓦相轟呼。  
陰風慘慄隨聲至，牆壁顛頓塵沙俱。  
跳踉誼聒爾何有，自經喪亂多憂虞。  
桀鴉使羣如使雛。

亦有孤處張睢盱專持怪產蕃此地棲棲拍拍音響麤  
朔翎豐滿兩眼枯有肉不足汗庖廚梁間腐鼠豈足嚇  
高聲大唳矜爾愚天網恢恢終豈渝且聽瞬息延微軀  
兒童持竿走復驅繞剔藿莽窮根株挾弓規爾要害處  
絕肱斷脰徒區區

山行雜詩

兵氣關河外秋聲水石間客程天浩蕩異俗地盤環井  
臼家家杵雲煙處處山寒鴉戀藪薄日晚亦飛還  
雲木山陰合禪宮著處家塔高延晚日溪縮晃晴沙石  
溜藤低葉崖霜菊泣花風鈴迴殿閣淒惻入鳴笳

晴久看山色昏沈半帶煙澗禽偎岸小崖石聚苔圓暝

日林嵐氣冷風檜柏天奇溫差慰我衣薄久無棉

天地一時小

明方以智題破口句

真看硤氣嚴斯人山磊砢遺句

石鏤鑿驛路荒榛合山亭落日銜攀登今古意數往讀

書巖

方公隱居處名讀書巖

簌簌辛夷質榮華自一時秋風小搖落此物亦披離棟  
桷羣材謝邱山眾目疑低昂榛栗小委棄故無辭

南荒羣壑水曲折赴寒江宿鴨翻雲碓潛魚守石缸生  
平希禮樂夢寐到旌幢老向雲山裏逢人問酒缸

鼓角殘秋淚風雲壯士懷山川連粵嶠消息斷江淮礙



石通微徑披林得小齋九州皆禹迹歲晚積陰霾

流涕憂王室憑高望眼灰呂蒙樓櫓密陶侃米船迴江  
遠還移幕天清數舉杯捷音頻及我昨日尺書來

嶺瘴朝昏色山郵遠近程石枴欹谷影風枯散灘聲小  
屋荒寒暮孤村黯澹晴巖花無意緒眷眷道旁情

行傳日紛紛川原取次分石欹穿地樹溪暗度山雲萬  
物違常理連峯入晚曛子規冬日有孤客最先聞

眾山猶拱北一嶂自迴東開關漸漸石晨昏漠漠風洞  
鳴毛羽怪巖獠語言通世事慚何補飄零瘴霧中

府藏窮銖兩軍儲急釜鍾去年曾告貸豐歲轉傷農杭

稻村村屋塵霾夕夕烽要荒勤貢賦此地亦堯封  
地僻多藏孽民頑少習儒邊隅疏禮樂世變益艱虞張  
魯能輕漢盧循數起吳循良其天下今日委泥塗

符檄紛紛下村廬亦苦誼自多逋藪孽誰照覆盆冤刈  
葦山薑隕蒙雲谷樹昏萌芽始何處斯事信難論

俗尚蠻夷陋人聲市井囂侵攘一錢重談笑五陵豪很  
石巖難小頽林樹易高邗持經國計故故析錐刀

形勝巴黔合江山鼎朗分戈鋌湖外雪烽火嶺南雲杜  
預平吳策湘東檄景文樓船過漢水遺孽尚紛紜

盜賊時興滅傳聞果是非須防山易撼莫倚箭能飛川

楚防維重淮揚貢賦稀萬方皆率土端在總戎機

三年江浦別又過石城秋遠道憂通塞間身任去畱山  
連笳鼓動雲捲旆旌愁自古龍蟠地滄江黯澹流

兵戈多往蹟草木落寒聲古日依崖薄殘鐘度水清巖  
臺通嶺路箬蓼紀溪名亦愧知塗馬關山忽一鳴

遠聞杜陵交江海尚飄零感激非身事遷流自客星風  
霜侵髮白松竹入冬青阜帽何人記雲邊望 闕廷

雉

舊聞相見禮執雉慎周防霑被三時薦低摧百尺翔山  
林愁易覓毛羽或相妨野味諳吾性頻添陸賈裝

鹿

頗亦友麋鹿呦呦出遠林庖廚無擇物山澗有哀音避  
地千人眼瞻天萬里心君王冬狩好賜獲徧朝簪  
橙

故故香橙實登盤霜露晞分房供客饌引彈落人衣採  
摘羣獠獻生成一物微洞庭嘉橘貢玉食兩年違

筍

瘴嶺叢生竹分餐筍味甘助鮮金鼓入脫縉玉嬰含汨  
沒知全節豐腴戒過貪往年鮓菜伴此味在江南  
至日赴新甯途中作

隆陰奪歲序風日常慘淒我攜微陽來遠度扶江西連  
山覆寒雲草木黯天低陰森藜莽內老鶴作人嗁似省  
江漢地童穉驚鼓鼙榆柳避野色當春不能稊今年冬  
久晴日暮見虹霓正當一陽始嚴冬暑寒谿消息況於  
人庶覩蘇羣黎尋思 雙闕迴待漏聞天雞冕旒朝

紫宸仙仗豹尾齊朝衫隨班行鑪煙拂金猊自始憂寇  
亂歸來理荒畦屑屑塵埃間奔走無常栖仰視頭上日  
寒暄互推擠祁寒屬運分亦自有端倪端如亂源萌忽  
忽至顛墜生意苟芽孽枯萎潤芳蕙二三老大臣安敢  
忘提撕予懷實耿介所歷甘塗泥撫景三歎息攀崖還

杖藜

展江中丞故居感賦六首

行役艱難際淒涼  
哭寢門山川餘寂歷  
旛旒盡飛翻  
落日青林屋孤雲老樹村  
亂離仍靡定  
灑淚問乾坤

向日聲名大清時  
寇亂深風雲孤淚落  
江海一星沈  
異域蛟龍匣淒風  
檜柏林史臣千載筆  
牢落故園心

舒廬未可棄一死抵張巡  
世亂才須惜人亡國亦屯  
孤軍成束縛  
餒寇最酸辛  
三十年來事誰與  
秉國鈞

凜凜龍城變  
專征羽檄飛  
軍威回眾望  
天意變危機  
本謂援陶侃  
翻成任費禕  
樓船盡乘勝  
穩載毅魂歸

白髮王珪母升堂淚總垂諸昆能繼續多難復旄麾感  
激平生事聲名異代悲孤雛復奇偉身後見畱貽  
駐馬寒雲色孤飛亦不還林園通德里雨雪少延山樸  
拙文章契依違幕府班懷賢兼感舊吟望慘塵顏

感懷三首

蠻村一冬盡危世百端難雪片迎人舞梅花笑客寒藥  
鑪添況味酒盞入悲酸兩膝通宵冷真知骨髓乾

歸夢惓惓地離愁漠漠天爲誰終歲病長祇寸心懸聚  
散從人付流離自古然爲生眞孟浪無補到中年

入口齋鹽拙孤身道路長自從憂戰伐不敢問行藏好

直才難見多憂性總戕無窮家國事一倍涕淋浪

戲示曾

衍漢劉卓漢

羅聯芳

三絕句

曾侯磊落人中豪處置萬事如鴻毛有時獨坐碧山靜  
月落未落霜天高

劉生善酒真酒龍酒酣談笑更從容  
羶冠布履冷徹骨  
獨抱梅花過一冬

羅君得謗十年深我往招之出碧岑  
食粟本同天下責  
莫負希文畫粥心

黃橋戲示李亮南

李氏好昆季得天無矯飾和柔相溫煦自我一家則老



耀性勤勤從我走荆棘崢嶸冰雪場  
勉苦無難色老滋百無嗜得酒生羽  
翼飲如長河水倒注溪澗仄又頗識  
老亮笑面謝邊幅終朝抱甕飲相對  
靜默默掀然酒力作發言無少息欹  
斜行步內霧霈開胸臆爲人絕短小  
鬢髮亂如織踰跟舍我去使我心長  
憶今朝苦寒冷長路憂轉側就君求  
酒傾冉冉日西匿火微抵響寂風靜  
鑪煙直岸巾孤盞旁聊欲觀酒德

桃花坪早行值雪

料峭餘寒昨夜生窗前折竹過風聲  
斷雲即壟行邊曉飛雪關山著處明  
榭葉人家豐歲意梅花官路去年情

書生報國無戎馬慚愧窮荒識姓名

晴

微雪昨宵盡長途曉日生蠻天四時瘴邊地一冬晴楓  
枯霑寒色灘硤雜遠聲孤懷增耿耿憂國寸心明  
舊視蓬萊草冠裘值晚冬雪消東省竹晴對掖門松破  
帽愁荒徼危樓望積烽奔馳多病地盡滅舊時容

重遊雙清亭二首

霜雪頻移歲江山復此亭漲餘沙淺白愁外樹深青鳥  
雀寒聲寂魚龍夜氣腥滄浪遺詠在扶棹遠來聽

東山雲欲晚孤坐對岩堯天地餘迴合星河與動搖水

痕全露石梅信暗通橋竟日憂時意蒼然鬢髮凋

展陳參政祠

兩杉畱得乾坤在一宿依然棟宇新南渡文章餘獨步  
蠻荒草木泣孤臣青衫牢落前朝地白日棲皇萬里身  
詩老已亡人事變遺祠古驛倍傷神

黑田古杉歌追和南村詩老作

邵陵之東兩古杉柯榦磊砢畱堅黠誓披冰雪挂巖谷  
高藤老葉天所芟大枝蟠拏瘦蛟舞小枝屈曲生鐵嵌  
春雷劈山勢夏厲凍火燒野光燔燄榮枯生悴獨無與  
矗立天地森鋒銛畱貽兩榦閱塵世來往此驛紛郵籤

孤臣黯立氣淒竦烈士卻顧神森嚴我來濱江一畱宿  
短後策蹇馳兩銜巍峩尙負堯年雪枯瘦恍對秦時髯  
簡齋草堂在東序下馬入戶肅觀瞻中原萬里兩詩在  
曾爲此樹親題緘至今蕭颯風雨夜如聽戛擊鳴韶咸  
南村詩老復晚出其時海寓方熙恬號召吟徒鬪長句  
造化恂悅愁鐫劂我無蘇黃老健筆寄讀欲和慚鄙弁  
嗚呼詩老已淪謝危言高論誰能鑱干戈格鬪江海沸  
古人雖往今當監南村表幽寓感憤世俗頗亦叢譏讒  
我思草堂當配食視古賡唱相和誠杉乎鎮立無摧朽  
有來瞻視山巖巖

長塘鋪

市鐙初恍佛驛樹故分明醉宿今宵酒愁延去日程稀  
星闌闔影荒柝短長更楚境猶多事閒愁傍枕生

永豐道中

吾家湘北接瀆流二水中分笑浪游歷落山川鄉國夢  
參差煙雨市門樓魚罾鴨柵江流穩身帳戈船雪夜愁  
投老惟思理煙艇世情蕭瑟付滄洲

永豐過趙司馬

煥聯

劉孝廉

象恆

朱博士

奠

亂後始相見歲暮風日好我通西南貢溪洞得幽討諸  
君亦棲皇努力盡懷抱要求匪素性齒身怪翻倒三年

民氣荒溝壑有浮殍求助閭里餘軍費蓋微妙英英老  
宗伯應天才不小赫然誅寇亂視師出江表奔走及吾  
輩芻蕘徵草草古人所未經豈曰非恆道棟橈而鼎沸  
烏兔羣生擾譬若父兄然服勞不宿飽苟能贏厥家忍  
聽坐而槁嗟生雖已微此義智者曉不見征戍人感激  
塗肝腦戈矛日幡幡氣勢近堅老諸君睹功成豁若秋  
電掃刈萁與劑豆吾當雜傭保

過湘潭

南瞻桂海接炎洲北望烽煙照石頭一步一傷今楚國

三年三過古潭州

三年來並以臘抄過此

山低晚照連天盡水落

寒沙帶雪流今日籌兵功不細孤臣畎畝敢忘憂  
有感

鈞天閶闔晚煙重喬木森森故國容退食經綸溫室樹  
早朝霜露景陽鐘平時黃霸應多鳳終古華歆共一龍  
眼看堯封荆棘滿從知歸計爲雲峯

紀異

月臨於亥日在房焚巫不雨乃恆暘嘎然水嘯波揚揚  
噴起一落三尺強蹶涔之水皆騰驤是時無風日色黃  
勢涌而上如探湯起瀆達湘難具量證以所見非渺茫  
五行紀異以類詳水動而順德之常厥微無乃陰干陽

洶波東汨徐與揚有水不得施舟航感而上騰氣滂滂  
吾亦衡流而方羊洪範曰咎僭蒙狂何以徵之德否臧  
敷陳五行備其綱請君視此知時康不用瑣屑稽災祥  
重宿檀木嶺五首

英英嶺上雲肅肅嶺頭屋屋深雲去來但訝徂年速鳥  
飛鳴向人頗亦勤客宿歲晚小休憩肆意餘豚犢

二月誼寇至烈火雷霆聲陰風蕩四林窅窅柯葉鳴嚴  
霜理歸駕嶺樹無復榮亂離身幾何對之難爲情

聖哲律天時夷險有獨立敝裘曳行路侵夜風霰入簷  
絲罨槁葉頗作枯蟲泣龍蛇歲寒逼道屈身亦蟄



喑喑鵲誼晨啞啞烏噪晚鳴雕厲霜雪憂爾毛髮損沈  
昏導鶴鷗鬱塞天聽遠寒雞頗三號戒日當起飯  
短垣蔽眾草寒燠遞相鮮重芽翼一柱颯颯風動天不  
恃排幹力風雨徒茫然馮唐知悟主躋哉頗牧賢

喜嵇

讚

至

歲月行知盡山林未厭深終畱吾谷在數枉故人臨  
蒿  
芑巖園熟菖蒲石澗陰歸求神鼎社斟酌此時心

重感

玉帳身旗任守邊重聞江漢日騷然威名盤薄皆虛假  
亂世馳驅亦苟全百戰初還唐土地連圻中梗楚山川

銅鞮爭唱襄陽樂豈念危城下紙鳶

黃淥西馮樹棠招飲連日

連日故人意招邀到酒尊客程松表路春信柳搖村消  
息荆湖阻關山雨雪繁誰知今夕夢樂事有田園

會合詩一首奉和曾少司馬

微生覩朝祿守拙歸田里結友賢哲徒涉念每自喜諧  
談契性命此外均敝屣浮名漫推許力薄甯辦此與世  
相背趨放浪安所止欲持微賤軀爲人負弩矢髀肉雖  
豐碩其實易與耳羣盜乃相欺猙獠劇豺豕濁穢大江  
流妖氛漲清泚我公才傑立目奮髯張紫長幢駕巨礮

水立江翻底蠻頭排如龍氣奪鼓聲死稍收版圖舊遂  
窮日星紀劉侯綸兩巾山川供顧指高拱論成功先幾  
頗預儼疏虞誤小寇夜半斫雲壘長才賭一戲手搏而  
角抵囂然避其鋒踵決足忘履濤頭踏小艇危步幘墮  
水訾警與談笑相與利吻觜盡以人力勝一杵天可倚  
空山眠睡足吾亦拂衣起旁人相告言貿貿然來矣慷  
慨談世務幾不攘詢痾卧龍世交謫眇眇況小子迂儒  
浪愁歎漢祚固多祉難難紀會合高論諒非侈人事如  
轉圜誰能究終始顧惟蹇劣姿野哉硜硜鄙羣材斐然  
集內省爲愧恥從容雅歌會顧與陳阮齒老顏行鬢鬢

吾衰日可俟大詔可榜檄薄器徒竄些

再和會合詩奉荅劉孟容兄

東西楚連疆中間亦千里聞來雜疑信乍見各悲喜  
躑途蹇行步奔蹶兩芒屣形容五石瓠適用無彼此  
日月轉兩丸跳盪無時止區區挾其身書若弓注矢  
希倖千載名此念真妄耳大小笑鴟鷃知頑判龍豕  
謬許良與平語重顏爲泚承平習雅步尊沓拖朱紫  
老蹇無媿媿汨沒沈冥底上書蒙頷可終然飢欲死  
蟠腹理朝簪爲時植綱紀寇攘始魚然赫赫叢視指  
谷空風有隧誦詩工比擬頗聞兵家言樹壁務堅壘  
厲階今爲梗機動防

罇抵時危異人出  
鬻鬻尚書履民勞  
可小汜監民曷監  
水魯連詘田巴不  
在矜瓜觜屯師若  
歸市遠近長城倚  
高穹有迴幹目睹  
瘡痍起成功在本  
務此義蓋微矣一  
挫豈逆料指摘成  
疣痛我思伏青蒲  
芒鞋見天子敷  
陳本原論爲民介  
繁祉世俗睹一隅  
屢言相哆侈內攘  
而外瘳端自求賢  
始區區校得失見  
小聖所鄙一夫使  
橫行要亦吾輩恥  
鄙湖百川匯水激  
石齒齒仁含與義  
正澄清且徐俟君  
詩幸張大吾亦效  
衰齒

得王比部

柏心

消息卻寄

江漢頻年著釣槎  
春來還發渚宮花  
他鄉遠訊今無恙

勞世浮生古有涯  
遼左管甯猶避地  
侍中何點早還家  
廿年樂府新聲在  
畱得煙塵沈鬢華

船具詩

有序

張少尉

德堅

李秀才

文鶴

船具十詠  
蓋陸魯望皮襲

美所賦漁具茶具之屬而所舉間有未典舟居多暇  
稍補正其名爲賦十章

篷

泛泛烏篷穩江湖  
柰爾何行藏  
依稀葦出沒  
雜鼉鼉醉  
倚窺天小欵  
眠聽雨多浮  
生何處著  
分付與滄波

帆

待縱青冥力吹噓值等閒濤聲兩岸雪雲影一船山得  
勢仍高舉回風或引還身檣與錦纜前路好追攀

篙

灑落雲霄志脩然寄此生江湖依直道水石激孤撐揮  
弄原乖性提攜豈近名通津甘引避苦作急流爭

槳

勁櫂資飛動由來集眾工翦流龍掣海掠水燕分風老  
氣升沈定洞波宛轉通蘭橈兼桂櫂采斲楚山空

櫓

大艚橫江下騰騫若有神長材旋轉捷危柁比依親飄

警操全力呶啞滿要津勞薪君未免才地亦嶙峋

檣

羣工持緩急植立乃無爲大海風濤湧高颿雷雨垂斯  
時肩遠大端拱濟艱危收泊神功斂天然不用奇

纜

繫纜滄江上思君挺節初孤椿原有繫直性已無餘繞  
指神操縱忘機信卷舒利行非爾事安坐送吹噓

百丈

襍積羣資用艱難各效能九州多沸鬱百丈且飛騰苛  
索愁空柚糾紛急引繩仍防中斷絕長路總凌兢



椀

亦知形蠢蠢未敢懼推擠萬斛排風定孤根插水齊潛  
身相繫屬甘分委塗泥抵觸從人厭無緣去角圭

椀

舳艫天下巨孤椀寄微權控馭雲濤色掀騰漲海天如  
何全局繫翻使眾工先寄語操舟者斯謀恐未然

題羅研生同年蒼松老屋圖

松堂老人鄧夫子屋後松聲三十里石潭亦有學士家  
老屋峩峩松樹底松枝盤拏二百年兩家人物今誰賢  
名山祕笈世無有楚老風流相後先西山蔥鬱昭潭路

故家千里春陰暮聲名塞天居閉門路人但指蒼松樹  
松下芝蘭階下草百年作計君家早黃金爲室白玉堂  
不如君家松蔭長

樛根居士寄示桂井尋秋詩次韻奉畲

吾鄉詩老代有作各紉蘭佩搴芳蓀穹巖大嶂闕聲響  
亦有萬古荒山暖詩家祖述周孔業導水遠滙崑崙源  
誦詩觀政有本學肯隨萬古濤瀾掀七言流別況微眇  
君近選七言流別集名家踵出誰討論嚮壁造書肆瀏  
自唐訖明十有八卷

覽談笑卻看龜鼉奔昌黎雄放困鞿勒有似駿馬服短  
轅後來聲調強賡續魚水吸呷相吐吞我老無能百事

廢把卷纔哦心已煩升堂入室曹劉百茫昧詎辨誰家  
門干戈離亂將一紀世事春夢尋無痕孤臣獨醒久自  
放安用攬揆傾芳尊暖公好事付吟嘯有手飢溺無能  
援空山偃仰發深喟與君但未乘高軒千齡萬代君詩  
在嗟予卷舌終何言

再題羅研生同年蒼松老屋圖時在章門水師作

君家老松作奇語幻入詩人三寸楮紛紛題贊皆老蒼  
我亦龍鍾爲起舞高柯偃蹇不諧俗肯使低顏入庭戶  
此松開闢已槎朽此屋亦是高曾矩東鄰西舍盡喬木  
日夜摧落尋斤斧知君老抱松根臥飽看溟濛變煙雨

屋中圖史塞牆壁屋外江湖慘鼙鼓一朝蒲輪應嘉召  
滿眼飄蕭赤白羽酒罷掀髯說鄉井恍怫柯榦親摩撫  
我思往觀怯行步夢寐雲濤湧堂廡松毛尺寸異樅檜  
松耶樅耶勞訓詁頻蒙羽書索朽句提筆敢與諸老伍  
偶然照鏡老顏至始稱蒼髯貌奇古不嫌唐突君家松  
大筆鐫鐫誰敢侮紫塘烏石盛人物聊此紀載存風土  
後來卜築名綠漪竹韻松聲裊相拄遺楹尚守堂構舊  
旁霤亦藉雲煙補問君老屋舊何有薛藏碑版塵蒙釜  
斑斕照壁周秦器樸拙傳世井田譜請君安巢宿松頂  
磊砢豈合塵埃處承家簪組付兒輩湖山自署一廛主

生平作詩多散佚不自存錄丙辰夏將謀入都乃稍檢錄之得詩九卷以示羅研生同年研生乃檢行篋爲補錄三詩於後則皆稿本所不存者也蓋自三六六七以前歲常得詩數十首而佚爲多自是以後並詩亦不多作矣才力淺薄重以荒廢訖無一成閱  
研生補錄各詩爲之憮然

嵩燾記

養知書屋詩集卷十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次韻笙階叔移居四律

洪荒開闢始何年此洞山川尙渾然  
穴鼠猶存前代社刻魚須用古時邊  
隴間放溜疑朝雨屋角畱雲當晚煙  
合與兒童陳俎豆憐君一宅已三遷

我攜太古一藤枝編就重重麕眼籬  
折竹琤琮聽雪夜分桃爛漫送春時  
半生禮樂遊方外兩載衣冠落海涯  
歸日更持家具徙此心憎愛兩難知

時方由周際嶺徙居沙坪

貧薄移家祇舊書道南道北兩家居  
隔牆笑語爲鄰好

半嶺松篁畫界初，博士淵源宜嬾惰。莊生遊處得清虛，願從房瑄論兵法。來往宜乘小犢車。

行蹤契合到庭鴉，朝與眠雲晚看霞。薦草依然侍中席，懸樽須是故侯瓜。寒春書牘千詩好，雨夜吟哦一笑譁。

病眼支離猶強合，須防盲左笑浮誇。

時方病眼

奉酬沈朗亭尚書

涉世不諧用千金，藝屠龍蹇駕非良。乘前阻峇嶷峯故，廬許歸臥謝病巢。雲松手提三寸錐，鑿石開鴻濛仰屋。見北斗列宿躔南東，彗星如長蛇橫亘天市。中此物含芒曜，灾祥理難通。巖夏雨多寒，披雲鹿裘重。山花晚狼

藉倒地殘枝紅野實蔓枯藤蕭索無春容瘴霧錯昏日  
種漑難爲功敢辭筋力疲告歸苦遽恩 丹極下仙仗  
回望涕霑胸洶波偃溟渤列燧黯雲夢介士死格鬪健  
馬橫奔衝尙書領朝班 殿陛起清風汝商感相馬陳  
思泣驚鴻唐世猶盛彊肅代塵屢蒙端藉楊李徒深識  
考所終盜賊乘患氣剽發劇屯蠡旌旆叢逋逃畿郊滿  
軍鋒千颿達遼海萬乘浮空峒甕山俯昆明出沒荆棘  
叢衣冠散如雨撫念憂心忡昔夏櫻桃熟頒賜銀絲籠  
我冠班侍從祿食養闈茸聲名數諸老掩暎文采重念  
舊出妙語持贈醇醪醲涉江肯借問高軒枉過從君看



一畝居猶勝萬戶封

和研生次韻東坡岐下歲暮寄子由

老病精力疲藥物強扶佐旌麾出走卒仕宦論錢貨撫  
時叢百感身賤憂逾大飽食無所營瓶盎牆頭臥君詩  
翩然至翕翕風生座我心轆轤轉萬事入研磨今年梁  
上燕何處明年過遺山有苦語千載聊一和

年光歷少壯微分速與遲二十所歷長四十苦莫追強  
語亦達觀吾年豈有涯未知後來年視今幾何時手種  
芭蕉葉秋枯春更肥莎雞牀下鳴惻惻徂年悲君看長  
江水去與崖岸辭烈士心逾壯窮途年已衰

大道尙逶迤一龍復一蛇海椶葉如雲屋小陰交遮聲  
名徒爲累勤思將如何不如君家讌兄弟聲騰譁前年  
星鬪野揮軍揚馬拋今年見彗星屋角光橫斜皇天與  
世人所行盡蹉跎君詩一家則猶足相矜誇

得楊儀曹書並惠大集卻寄一首

亂離早歲已懸車尺簡頻來慰索居白首喜同招隱計  
黃巾終解著書廬君家太尉畱清節臣里相如賦子虛  
持贈一編千古意秋林風雨渺愁予

大行皇帝挽詞

一稅崆峒駕濡河卽鼎湖翠華天北極黃屋海東隅寂

寘含章殿倉皇負辰圖兵端登阼始虛望補桑榆

海外條支國周旋總禍胎深謀無魏相詐敵有王恢荒

服羈縻遠  先皇駕御才卽今元圃狩誰挽六龍回

異讖軒轅紀旄頭彗紫微早憂侵  帝座猶望轉戎機

今日謳思永前星物望歸紛紜齊趙勢咫尺見  天威

宿昔袁安淚攀號阻澗阿壯心消鐵騎老眼泣銅駝道

路人逢少江淮鬼哭多吞聲還引望重整舊山河

胡恕皆中丞招隱次研生韻

寒山古木對高臺雅集平泉夕照開園接城陰飛雨過

樓含嶽色渡江來三年西掖長春樹一夢南柯萬古槐

世事浮雲眞變幻且將酩酊盡餘杯

意城四十生日

昔我年四十賀者頗在門予日噫何賀但賀驚我魂盛  
年三十畢漸復老幡幡五十始爲壽在禮有常尊四十  
縮其樞少壯無復論又不以壽名後輕而前軒但見歲  
月馳一縱不可捫今日復何日有酒盈君樽躡我四十  
期迅疾如追奔君才故嶷嶷性復博而敦磐桓位處下  
居貞以啓屯指麾大將旗寄身逍遙園淵默而雷聲萬  
口交騰喧我病方懸車茅檐負晴暄坐視天下溺無能  
引手援被服越絲裘恥爲一身溫兩端持贈君風動花

光翻黃綿組織成溫煖如朝暎被覆萬家屋爲君滌憂  
煩大猷須黼黻開府羅幢播斯事儻可爲猶能效飛鸞  
世人頗相羨吾家好弟昆季也共賢勞在事無停轅鬢  
髮改前顏緋紫霜微恩回顧少壯時夢過尋無痕裁紉  
與爲襦裂繒與爲禪堂上有二老堂下有諸孫邁亂遜  
荒野庭幃無復存三家復分居各各勤墉垣爲龍與爲  
蛇邱壑同蝮蛇吾衰老可鄙心塞眼復昏與世多乖違  
問道迷津源陶潛誠子書殷勤陳與樊惜哉非達觀語  
言徒爲繁頗遭杜甫譏此理當可原等爲四十年吾子  
愚且豚君有三賢少藝蘭搴芳蓀長女歸祁祁職事修

蘋蘩我百不如君一笑任乾坤傾觴膏我脣且得飫  
餒竊喜復竊歎問我無能言攬衣披君身百歲期勿謬

辛酉元旦

往歲朝元侍從班爐煙晴旭護龍顏鑿輿星動維

翹冷禁籞春移豹尾間水繞灤河天北極潮回榆塞  
海西還茅檐偃火寒猶劇凍雨周廬萬里山

重感

艱難話舊易沾巾高臥淵明亦部民十載斷斷軒蓋即  
八州凜凜繡衣巡山陽有詔徵張敞河內無人借寇恂  
病臥滄江呼不醒夜寒風雪沍微春

感事

辛酉十一月  
十一日作

茫茫禍福本無涯  
夾陛躬桓自一家  
已報漢廷誅貝瑗  
終疑晉法坐張華  
西陵羽衛真恩遽  
東市衣冠誰歎嗟  
怙亂持權同一盡  
追思人事始萌芽

由粵東假歸述懷畱別四首

浩劫東南未息兵  
遭時我亦忝專城  
知民疾苦真慙位  
與世乖違敢近名  
埽葉文書勤拂拭  
斷齋心事劇分明  
三年尺寸曾何補  
孤負深宵對短檠

世事江河日夜流  
古人先我有深憂  
輸琛西海猶唐典  
鼓櫂南宮但越謳  
犀首直須無事飲  
鳶肩豈信有功侯

六條行部吾安放虛擁旄麾學督郵

積雨翻成曠曠陰刺桐拂檻影蕭森粵臺瀕洞龍蛇窟  
虞苑銷沈草木林無縱詭隨民病亟是何濡滯 主恩  
深誰言肺附戈矛起慙愧平生取友心

衰遲聞道未名家生世波瀾豈有涯新漲光陰過小麥  
故山夢寐見秋瓜人才邱壑違塵軌歸計滄江理釣槎  
滿眼瘡痍心未展更餘情思寄蒹葭

述懷

深山鎮日掩柴荆漸覺幽居萬事輕宿霧都歸雲際暝  
積寒敢望雨餘晴憂時心識反騷意憫亂詩成變雅聲



才力無多垂老病不須買藥更逃名

題曾劫剛歸樸齋詩鈔並以爲別卽效其體

十洲天外一帆馳蹤跡同君兩崛奇萬國梯航成枿局  
數篇雲海發新詩罪原在我功何補壯不如人老更悲  
要識國家根本計殷勤付託悵臨岐

臥雲居士六十詩

日本末松謙澄之父

樽桑回望接鴻濛杖履從容鶴髮翁削簡南山畱篆碧  
種桃西海襯雲紅郎君萬里娛親意文字千秋壽世功  
方丈蓬萊原咫尺晴霞指點日生東

題胡桂因女史遺像

黃巾擾攘亂初生猿鶴沙蟲淚竝傾德象女師圖畫在  
椒蘭芬拂一門清

叔宅蒼梧守桂叢畫堂明燭記江東洞庭水闊雙鳧遠  
回首三年一夢中

家山重疊似磨笄綽楔門閭賸舊題一樹棠梨春欲盡  
淒涼風雨杜鵑啼

烈婦張徐氏詩

東海有賢媛出爲張氏婦婦道心自知婦節凜無負一  
朝姑病百無瘳割背回生底死求姑亡夫又病咯血重  
剜臂肉悄相投經年侍病痛徹髓割臂在身痛無幾忍

痛和藥人不知一尺寶刀藏袖裏吁嗟一身血肉能幾  
何一割再割割已多爲姑爲夫身豈惜但憾無力回沈  
疴終拚一死隨夫去白日昭昭照人世

酬黃小魯廉訪見贈

豈有名聲動海瀛殘編亦比擁書城經營杞菊延年酒  
夢想 朝廷進善旌道敞抗懷猶在古吾衰與世已忘  
情病餘萬念都消盡漸覺心神徹底清

江漢名宗冠楚芳文章次第數班揚紀羣世好金蘭契  
顏謝家聲裔葉光不厭紛華羅棨戟依然寂寞守縑緗  
勞公垂念江湖逸莫把羸驂誤上襄

爲彭葆初題其尊人筱航太守遺詩

一別昭陵十四年瞿塘秋漲有歸船可憐白首纔爲郡  
重過黃壚哭逝川期望後賢千載業淒涼遺句萬人傳  
甘棠手笏畱貽在感舊懷賢倍愴然

題東山十八景畫冊

有序

王式杜太守爲意城作東山十八景圖冊東山者咸  
豐初元恪靖侯左公與余兄弟同辟寇地也其後意  
城出應軍幕余亦以薦備官嶺表自分此生不得復  
至東山無何竟歸撫時序之遷流感人生之變幻乃  
取舊圖摹而刻之以示不忘故邱之意

東山

時危安石起東山何因驅向東山去東山峩峩高插天  
隨光溫石兩無預世人下隔萬重雲遙指先生高臥處  
韻絃林

平生不省箏琶耳冷然坐聽松入風雄聲散落四飛揚  
獨抱古幹撐晴空龍搏虎嘯莫渠問悲吟相對惟老翁

西嶺

屋前瀲灩水平畦屋後峩峩有西嶺落暉相送歌采薇  
爲君寶此桑榆景華歆爲龍沖飛去隔嶺松篁兩幽靜  
眺湘崖

湘流百里入溟濛  
鵲沒天低纜一髮  
可憐芳草滿汀洲  
願照餘徽託明月  
千載靈均同一哭  
荃蕙爲茅蘭芷歇

### 檀灣

樹檀百尺空自長  
伐檀爲輪屈復強  
一夜西風捲秋籜  
檀樹枯倒成荒涼  
嗟爾爲輪馳絕域  
峩峩松柏在山岡  
檀樹灣種松千株  
而檀無一存矣

### 粟坡

農夫廢耕操戈矛  
腐儒投筆擁八騶  
紛紛旌節豈爾容  
歸來負耒驅春牛  
粟坡種粟不盈斗  
無人肯隨沮溺耰

### 回風峽

陰風刮地慘復雄  
峩柯大葉一掃空  
兩崖高張怒相勒  
浮天一障高衡嵩  
狂歌何處叫屈原  
白晝慘慘悲回風

### 周礫

十二萬年有此礫  
誰與居者忽著我  
高巖大嶂奇崢嶸  
終日掩關天上坐  
遺山一出計已妄  
牛奮箕張空自瑣

周礫嶺爲予結廬之地託始道光庚戌與季高爲山居  
結鄰之約咸豐二年壬子避粵寇之亂遂徙家焉患難  
相依而富貴相軋  
古今人情類然耶

### 天上峯

一峯中聳如張拳  
一峯方平四周圓  
陵壓眾峯出其上  
茫昧便與天周旋  
青天蕩蕩有氛祲  
虧蔽日月生雲煙

邀月磴

長恐山高蔽明月此山與月妙吞吐手栽松檜作屏嶂  
高處又借雲陰補三人相對飲復歌或是吾家棠棣譜  
蝦蟇石

朝鴉暮鵲鳴以時蝦蟇閣閣滿春陂豈如此石臥深澗  
有口不問官與私天假爾鳴爾自忖朝夕喧聒終何爲

鳴玉瀨

君子之行鳴佩玉瑩心澈骨無由邪水耶石耶聲何來  
猶夷蕩漾生咨嗟竦身肅聽若有悟騷情詩思初萌芽

濤澗



江河導源同一水遠勢尚須論萬里急流一綫作勢爭  
人前咫尺風濤起乘危鬪險駭流俗坐對誼逐眞夢耳

### 新園坳

有竹數竿石一握三尺短牆抱林角野蔬諸芋稍點綴

鳥語人聲同剝啄巢父安巢得此意爲農爲圃兩請學

新園坳治莊以處農人遠望  
之若巢然遂名之園巢云

### 南岡

飛廊跨空敞軒牖一握孤亭傍高柳文山青原讀書處  
餘意誰收千載後安得南岡有此景著我其間差不負

式杜太守南岡冊爲飛梁跨水作長廊著草亭其右風  
景尤佳道光丙午客吉州游青原山長溪仿佛似之東

山無此  
景也

### 印泉

肘懸斗印身行陣颯颯西風吹短鬢投戈歸來枕石臥  
獨守清池一方印注坡拔薤如搴旗俯身捷下八千仞  
屋右壁開方池灌園其下斗絕  
蒼蒲懸巖際可俯身掇取也

### 雲谷

邵陵小傍雲山住

邵州雲山以雲名

衡山雲洞妙回互

祝融峯頂山右

盡處怪石委積多  
竅穴名曰雲洞

豈如吾家有雲谷雨雲朝起晴雲暮

朝暮看雲百態新人心如雲險尤怖

### 藤花塢

琉球嶺上萬年藤中有雲氣隨飛騰  
花開簇簇壓人頂石磴側滑山藏  
棧移栽南國安可得崛強當道多  
憑陵泛舟呂仙亭阻風留宿閣上

青鞵布襪游山好急雨顛風放棹  
豪幕阜雲深城樹暗洞庭天遠寺  
樓高終成酩酊亡何飲漫擬沈冥  
有託逃

一片君山無處所汀沙春晚漲  
蒹蒿

是日望君山不見  
歷春涉夏湖水未

漲時青草  
迷漫而已

干戈身世共誰論清夜悲歌對酒  
尊邊楚江湖雄右臂亂山風雨走  
中原丹邱老屋塵囂遠白髮殘燈  
笑語溫夜半驚濤喧戶牖攬衣高  
嘯起開門

## 九江樓

翠巘朱樓載酒過，酒光晴泛洞庭波。  
江流九派黃陵遠，客感三春白髮多。  
沙漲簇船成旅泊，嵐煙團雨下庭柯。  
憑君傳語西征騎，如此湖山柰遠何。

時吳退菴  
從軍甘肅

約南屏相見，岳州城喜而有作。

歸路淵明北渚雲，攀巖話舊遠呼君。  
名山天岳游難倦，好酒巴陵飲易醺。  
六代風騷餘此老，百家榛梗起斯文。  
杖藜問道來何暮，試埽高樓坐夕曛。

霞老約爲君山之游，兼約研生南屏兩君同會。

謝病臥南岡，舉足不逾闕。空階積雨滑，縱橫滿荆棘。門

喧尺書至起坐向曛黑回旋身已輕倏忽生羽翼秦關  
滿豺虎磨身攫人食委符仍縮兵十步九欹側去雁無  
來蹤於何問消息忽忽江漢流白日照行色風濤落吾  
耳似挾神鬼力道深溟渤偃義肅旌竿直何必君山游  
層雲盪胸臆走書告吳羅此意炯應識真成五老會

朱聞

鍊橋觀察  
亦同歸

於時豈易得滄湖接渚宮一水限南北莫倚

橘柚實坐待霜露逼

近吳退菴栽橘  
君山數百株

與研老泛舟洞庭湖謀迎候霞仙中丞岳陽樓下

南望磊石戍連山如雲屯西眺沔陽江九派洪濤奔天  
水莽四圍白日悽已昏長波動忽裂勢偃千舟吞猶恐

天地隘倒挾銀河翻禹功不及遠導湘汨其源演迤復  
渟涵流漫歸無垠水哉聖所歎行游阻南轅鈞天張廣  
樂重華逮皇軒帝子渺揚舲流水空潺湲餘音澹久歇  
窮荒復誰論明登岳陽樓憑軒睇歸旛揚波遠安極落  
日歛金盆斯游亦瀟灑歸語湘山媛謂何貞老編詩失楚風  
吾道豈云尊離騷二十五別派成專門君行擷幽蘭吾  
亦攀芳蓀莽蒼成一夢卷舌將何言

泛舟君山

夜半千艘爭一鬪揚帆坐待東風送橫江波浪蹙天浮  
一握君山寒不動萬古蒼根蟠水府何年丹巘出雲棟

蒼茫煙雨九江樓抗手仙梯躡飛鞚誰言洞庭八百里

一綫奔濤走巖縫秦皇楮樹臥枯杈軒轅遺臺積寒霧

但餘柳毅傳書井古篆莓苔闕煙洞舊惜神叢兩刹荒

君山舊有四寺今存二寺耳新移橘樹千株種湘君祠廟亦久廢至

今楚老猶餘痛經過三十一年事回首前塵杳如夢故

人枉約觀春漲坐看觥船溜寒甕吳南老具酒相款半醉憑闌

悲髮禿五年懸組壓腰重歸來萬事付一笑聊與湖山

試吟弄諸君才力更橫絕俊語雄篇雜嘲諷可憐荒寺

無人到古木空堂聞鳥哢莊周玩世自非材孔鮒藏書

妙無用請書此語鐫巖巖莫謾流傳防駭眾

東軒觀雷劈古松歌

東軒屋高七尺強枯松半段立負牆承簷偃雷纔自庇  
無復風雨蛟龍翔雲濤噴薄外漩涌節砢砗兀中堅蒼  
其生不知何年代或恐盤踞先秦皇火燔不死雷轟裂  
此豈人力能隄防摩雲捎漢出枝葉亦恐上逼星辰旁  
豐隆挾私走礮礮碎礪自試爭奪場公然霹靂尋汝至  
巖谷擺盪垠橫僵摧排棄置溝中斷那復垂顧棟與梁  
山頽榦折亘精氣夜半吐燄千尺長息亭道人取置雲  
霧裏兀立天地開洪荒我來四月寒飈厲微霰灑空天  
雨霜斗驚螭臂圻地出百怪冰炭交我腸汝身奔霆豈



及料汝才斤斧誰能償摩挲萬古渺一息坐視毅豹齋  
彭殤叢芻亂葉浪自舞高下紅紫相低昂盛衰榮落不  
到眼磊砢成就名山藏洞庭廣漠天水混一氣與汝終  
老無何鄉

小泊湘陰城下

卅六灣頭水依依繞郭流市橋煙隱岸江路雨隨舟村  
社家家燕春耕樹樹鳩寺樓同寂寞

詩僧鶴慵居伏  
波祠亡久矣空

憶舊時游

白魚圻塔

無數臨江塔迢迢送落暉江通黃牯市山盡白魚圻野

水連湖渡晴雲帶雨歸亂鴉飛又過南去款巖扉

### 磊石山

洞庭春漲接煙蕪磊石平浮島嶼孤暮雨歸帆過北渚

斷雲古戍是南湖

青草湖一名南湖即磊石湖也

屈潭鼓枻歌悲咽湘

浦揚舫夢有無一候停雲賦招隱扁舟仍喜故人俱

泊舟蘆林潭與研老散步洲上

黯黯蘆林夜泊船平沙月上水如天濱湘流派全成澤

煙火人家趁種田

近年湖田多泛耕無常農

身世棄捐同苦李文章

論薦賦甘泉憑君一話滄洲隱五十蹉跎近暮年

崇勝寺僧惠君山茶

團龍碾鳳充官焙晴窗煮茗顛春雷豈如小園新雨足  
旗槍摘試雲腴胎壑源雙井不易得洞庭君山纔咫尺  
傳聞 寢廟薦新時玉椀醲浮瓊乳碧乃知人間第一  
春慣供寶鼎紫茸茵卻怪清冷一勺水肯餽跂石眠雲  
人人言君山之茶清且厚北港雖清不容漱寺僧雜採  
出新意別有雲芽浮雪竇我有園茶五百叢正焙外焙  
一埽空生平不識茶經與茶錄頭白歸來桑苧翁妍媸  
萬變不挂眼沙溪北苑原同產一甌飲罷詩先成乞師  
更授梁園簡

二妃墓

滿湖煙雨隔黃陵斑竹青林幾廢興  
兩地一邱同恍惚  
二春孤樹記攀登墓頭一樹最奇古  
年年雨過沙痕漲片片雲  
飛水氣蒸合著哀猿添守戶空山苦霧長寒藤

### 崇勝寺

崇勝前朝寺陰陰屋半間雲光多在水  
雨氣半沈山岩

畔苔鐘澀

寺外有咸淳四年鐘

牆陰鐵甕斑

階下鐵甕二嘉熙四年孟府十人製時孟

忠襄爲京湖制置使兼知岳州十人或其僚屬也

惟餘今古憾把酒對孱顏

### 洞庭君祠

空山一雨過春水九江生湖外此祠古  
門前北渚平扁舟昨日泊尊酒故人情  
寂寂園林晚幽禽三兩聲

舒仲和屬題其尊人蘇橋先生宦蹟圖四冊

牛山種樹圖

登山課種一事無去官猶作種樹圖使君心與東山月  
夜夜畱照城南隅四十年來已陳迹牛山巖嶮沙埋戟  
祇有濡須水拍天落日盤陀邱釣石

濠州郡樓曉眺圖

淮濠疊浪作飛雨白雲綿亘東西魯高樓眺晚秋滿城  
日暮歸來踏官鼓楚州形勝爭戰多百年安堵蒼陵歌  
於今臨淮眞負險柰此防秋兵馬何

騎驢赴亳州任圖

翰林馬瘦車帷單僮奴喧笑得改官豈知朱幡今作牧  
疲驢破帽假春寒亳州自古豪俠地問俗微行有深意  
春鳩喚耕蠶已眠忍遣旂旗風雨至

夜月渡洪湖圖

洪湖舊是支祁窟官捕盜艇互出沒漢家興廢須臾閒  
赤盾黃巾兩飄忽我知此輩雄椎埋兩粵吏治嗟尤乖  
嵩壽在粵一以治盜爲急薛宣朱暉今已矣小儒不用叢譏排

張紫聯樹萱種竹圖

與君同儁南宮試二十一年成底事頗記當時侍慶錄  
同榜生各記父母生辰名曰侍慶錄兩老齊年荷天賜君惟一母最康彊

相看並是家庭瑞我始南歸感風露羨君又奉板輿至  
名兒戢戢生已多我纔一丁君過二參差立玉多文詞  
趨踰更慰衰年意看君樹萱種竹園愉色婉容生有自  
吁嗟萱草一寸心春暉照檻森成陰春陰漠漠看成竹  
清風已滿琅玕林今君又領百城長正待舞綵冠橫簪  
要令郢曲輿人誦譜入笙歌華黍音我願萱草常青春  
常好玉笏孫枝抽又早參天拂雲助君笑甘棠種徧湘  
南道善政娛親尤可樂男兒五十未全老便教再過五  
十春此樂人間應更少圖成題詠已紛紛爲君歡笑又  
憐君何似玉池老翁手種一竿竹拄笏飽看南山雲

鄒見嶽太僕嘉靖壬戌會試硃卷詩爲鄒資山作

前年曾過洋溪宿訪君太僕前朝屋高門大棟三百年  
更餘試紙森成束古書斑駁人所珍解卷殘餘豈容讀  
延祐省試石鼓賦寶祐禮部題名錄斷簡零縑出灰燼  
照耀瓊笈裝玉軸何況君家世德今煌煌展卷雲霞紛  
滿目君不見漢廷對策專求賢議郎博士徵連翩陽嘉  
試格法一變崔胡論駁無乃偏公府端門取兩試用舍  
一出朝廷權李唐乃有糊名法用之禮部實自景德年  
後來又設謄錄院祥符以後試法繁如煎皇慶關防用  
硃筆檢察直欲窮潛淵雖然用法日織密東坡上議足



使心爽然明世三場仍古法四方才俊紛盈前安石經  
義爲對偶歸唐變化始王錢嘉靖四十一年正當中晚  
際文字頗亦爭新妍想當七篇五篇快揮灑萬人驚看  
筆如椽其間詔誥不著筆定制本不苛求全長條印記  
猶滿幅試官正雜擾攘如雲煙是科崢嶸兩榜首長洲

狀元申

太倉

王文肅公

聲名久其餘二百九十人無復名字

記誰某考官略記丁士美董張兩吳名俱朽當時解牒  
今何在嗟峨一卷千載後流傳端賴後人賢此物君家  
眞世守吁嗟帖括始自唐以來汨沒男兒好身手君家  
太僕實權奇文氣尙挾蛟蛇走請君寶此朱藍本貽畱

猶勝古壘百君不見野鵝山下讀書堂人物科名世安

有

兼謂公讓叔績

寄金眉生都轉

故人天末題詩處  
賸水殘山尚浙西  
深屋雲隨風葉落  
寒冬天與海潮低  
此才豈分埋蓬艾  
晚歲猶聞厭鼓鼙  
予髮蕭蕭今老矣  
爲君詩句一含悽

題裕時卿晚涼看洗馬圖

高柳簇溪松枕石  
人間無此好風日  
林陰八駿已收韉  
孤負龍媒渥注出  
可憐西涼白羽揮  
馬嘶不騁功已微  
試問鋪張遠征賦  
何如拂袖南山歸



養知書屋詩集卷十一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東林上人晚赴慈雲菴阻之不可不遇寺僧而歸有詩  
寄興奉和

山石盤陀徑路微問師何處款巖扉爲尋壞衲黃昏至  
驚起棲鴉窸窣飛鐙火看人成冷淡水雲與佛妙因依  
人生晚出終成笑薄暮東皋吾亦歸

次韻羅研生舟行墮水

生世如汎舟飄浮無時機君豈倦於勤臨流思納履曰  
以息吾機浩蕩乾坤裏又此悟文境波屬而雲委較量

鳶螻食魚鼈正同耳精氣淪九淵翹立爲萑葦盤跚踏  
濤頭猶勝騎箕尾坦坦君自適旁觀駭且泚長河千里  
瀉河流尚瀾瀾頗憶髯蘇詩嗜好蛇蚓比卅年積塵垢  
復此一湔洗近歲爲文徵徵人益徵鬼離騷二十五六  
經同一揆先哲有流遺後起不旋跬一舉付洪流此志  
甯遽弛遂使人賢盡詎免神鬼恥君言江海大聊欲窺  
津涘我詩方入神軒然大波起

次韻羅研生大風雨初度

頑星墮地走乃在湘江隈大哉天壤間吾與君俱來倏  
忽鬢髮白未耄已先頽長松鬱孤岡徒爲風雨摧鼎鼎

少壯年所得亦何哉始嬉困棗栗涉壯營鈿釵中疲屬  
物役登笠與芒鞋瓊華薦芳馨幽澗束薪柴各自適其  
用作劇走嬰孩投老謝冠珮閉戶顛瓶罍豪強貴人罵  
肯顧手中杯曹劉非吾與況與君輩偕羣兒意氣揚騎  
馬踏天街安知梅根安把筆瀉奇瑰方朔但敖弄袁淑  
雜俳諧目睎唐虞風栽松使舞階惜哉薦不遇乃使吾  
願乖今年歲在辰六十守煙霾蛟龍咄老朽傾水與磨  
揩一笑君勿爾卽爾亦復佳

次韻羅研生仰天庵

藏詩東林寺我嘗笑香山區區文字孽願君委道邊陶

卷之三

潛曠遠

天一日

朗月未

上不目

相與雨

人與言

久棄担

雲煙

次韻

漢家

聖有遺經雲漢森昭回後生困俗學沈氛鬱不開九河

聖所鑿堙塞渤海涯何況傳注家墨守或中頽毀勤習

所聞積學如積財貴人有謂居士者曰君學如散錢居士笑曰苟有錢不憂無貫錢之緡君

等持空緡其借問萬樓下岸花誰所栽頗憶觴月圖在

坐皆雄恢陳侯性磊塊馬生語奇咳意城曾作萬樓觴月圖陳懿叔馬梅

初皆有記當時萬樓記風月鬪心裁往蹟渺難尋壞壁罨蛛

煤登臨復此老攬古須儒才逝將往從游一日腸九迴

高蹤更恂恍山隈又水隈

苦雨四首

涉秋乃霖雨春陽颯已至百有八旬盡此意猶酣恣雨

卷一 一



師挾頰雲翻覆眞能事土膏安所施排蕩溝渠累管闕  
闇晝景詎辨星辰次巖巖鬼神居雲霧互虧蔽沈昏遂  
終古恐懼高穹墜

名都歡會讌華屋列高衢交筵盛官府清酌酣笙竽重  
檐隔雨聲四角懸流蘇微風不得入談宴多懽娛盈虛  
消息理旋轉在斯須冬雨久滂沱天河困傾輸恐復深  
耕日沃土成焦枯貴人事歡欣世事方艱虞語此但一  
笑君言良已迂

島夷有要約朝野氣徒結陰謀展時日濡忍用此訣冥  
行四十年國恥誰與雪建武運中興北庭請詣關班掾

議酬荅豪草並論列豈無應對才發言能屈鐵空復嫉  
明年氣索智亦竭今年行已矣明年更何說

我思在何所山深水復阻築室完我壙憑陵更狐鼠東  
南兵始戢蓼辛猶在茹交口誦昇平人人盡伊呂劉向  
條災異鑿往如列炬轉石與拔山持論徒毛舉老鴟喜  
風霾屋角作人語雨多有時盡雨盡柰何許

和金眉生都轉談津門舊事感賦二首

片雲飛墮楚山孤儘有游談佐 廟謨白日當關驕臥  
虎西風橫笛感嗚鳩樹榆何必輸安國細柳甯聞任亞  
夫歷代規模誰得失空傳懷疏起雄圖

麒麟高閣妙圖形端拱甘泉接萬靈兵甲再施 元聖

略車書一軌百年型

仁廟兩次用兵雅克薩城以撫輯俄羅斯而東北無邊警者一百

五十年 宋明局勢真旋踵董賈經綸欲闕廷

原詩季世儒臣書不讀堂

餐籍得口如瓶此專爲當事言之大臣無經國之遠猷盈庭闕然朝綱日紊非徒以病國也其去道也滋遠宋明以來無有能辨知此義者矣 莫對青山談世事與君爛醉倒空瓶

和眉生見贈四首

湘江咫尺寄雙魚豈謂忠言亦近諛垂老欲尋蓮社約  
乞歸傳寫草堂圖高軒雨過松篁暗老屋苔封徑路紆  
翦韭摘葵差不惡無忘原憲守桑樞

鈞天閶闔有高風楚老惟求矩矱同夢裏山川雲似蓋

眼前旌節月懸弓人才奔湊千途進世局喧闐一曲終  
意氣凌人真作劇搏沙鬪草走邨童

張騫持節出河源一見端應勝萬言空使徐嚴誇論策  
幾聞頗牧靜邊藩幅員茫昧成窺井風雨棲遲好閉門  
百尺高松無恙在祇應長對阮公論

十年心跡白鷗知且喜江湖暮景遲陶令罷官猶有宅  
左思招隱更無詩元精耿耿真同抱白日昭昭寢已馳  
獨去獨來無所係期君攜酒菊花時

和李申甫飲朱氏園

有生苦局促如鳥處笈中掉弄文字間散爲萬里風入

門或望氣佳哉鬱蔥甯知老病兼頽然已成翁故人  
奉簡書來藩川嶽雄命酒集賓從雜沓虎與龍松高梅  
正肥城西訪朱公汎濫瓜茗場相對老更恭高臺矚落  
日飛雨灑晴空得非詩人唾呼吸與天通置身蓬萊顛  
砉然脫樊籠何必冠履游貝闕與珠宮世人怒相覷耽  
視炯雙瞳金章謝不御妬怒甯爲功舉頭天宇闊星月  
光臃朧芥蒂螻蟻爭豈足挂心胸老兵充節使旄麾賤  
如蓬君歸峨眉西我思扶桑東鏡板各停敲歌闕曲亦  
終蔑棄朋友義吾道乃真窮

和周昌輔游嶽麓

山意真如人意幽幽人無事喜山游江邊城郭平浮水  
天外煙雲散滿邱雙澗泉聲猿出聽六朝松影鶴歸求  
寄雲閣燼高臺圯一種蒼涼望裏收

講堂秋近晝常陰碧蘚蒼巖望轉深北宋文章開此地  
南臺風雨落千尋蕭森宜養松篁氣寂歷誰參澗壑心  
一讀君詩動遐想白雲飛鳥約歸林

與吳萊庭

下瀨船從鳥道回三年懷抱爲君開人才消息資談柄  
世事浮沈付酒杯斜日孤帆羅子國秋風落木粵王臺  
故山猿鶴應相笑又過遊仙一夢來

九日次意城韻

人世從容歲月寬  
年年九日盡餘歡  
粉牆薜荔風翻動  
酒盞茱萸露滴乾  
萬木蕭蕭催老易  
千峯磊磊欲登難  
惟餘杜老悲秋句  
雨霽山窗倚笑看

次韻意城書感六首

老矣揚雄吃無勞  
作解嘲心通天地始  
道合鬼神交時  
論迷鐘缶生涯付  
甌箝薜蘿眞在眼  
萬事與捐拋

天下安危理非關  
笑貌爲卷舒吾道在  
得失此心知  
牛掣輿誰曳羊亡路  
更岐白頭歸誓墓  
此意問羲之  
令弟才難得  
生平幕府居  
幾聞宣室召  
空惜穀城書  
望

日違辰極凌雲屬子虛歸休小山隱叢桂已蕭疏

小雅憂讒譖嗟哉草草勞有魚慚劍缺無鹿食苹蒿雨  
暗天難曉江寒石易高莊生齊物論萬籟聽風撓

晨昏鴉鵲噪柰此唧啾何老屋煙塵暗殘年風雨多荆  
榛天地塞魑魅戶庭過孱楚何由競深深此汨羅

夙昔思夷惠悠悠千載風斷鼇猶震盪飛鳥入溟濛憂  
患升沈共譎張今古同健兒誇獨出謂左季高莫更問桓躬

龍樹棠見示夢亡兒詩次韻四首

老年多感彊忘情無用西河淚雨傾且死要兒扶杖履  
放教絕壁試飛行



記君風雨過從時剪燭西窗細品詩追逐宋唐參一席  
三年孤負好心期

故篋遺衾尚淚痕餘恩感激到庭闈

陳夫人仁善有殘恩亡九年矣

年獨灑思兒淚暮雪淒風更斷魂

萬樹風乾天正寒壺觴坐對起悲歎

爲來詩句發

傷心遺橐

飄零在落日空庭似夢看

贈黃昌期軍門

小隊元戎過草堂九年別淚尚沾裳東南半壁手開拓  
旌節長江氣莽蒼雨急江湖增浩渺吾衰身世已滄桑  
無忘車笠平生約歲歲遲君壓酒囊

次韻羅小溪見贈  
吾衰有底用多病  
通烏兔氣茫昧燦  
羲爻陽且去留與  
憂穿處側天笑補  
釣天閭闔遠何路  
情肝膽賤山徑薜  
元龍江海意憂國  
冠真寂寞談笑總  
軒轅遺律呂古響

山千里隔風雨一鐙深莫笑文章賤猶能字一金

萬國化爲水蛟龍亦坎坷炊煙隔水斷野哭入秋多鬱  
塞高天暗祈禳九土儼與君真避世淨契結煙蘿

題白蘭岩詩集

與君同榜廿年前看徧琳瑯滿壁鮮十載旌麾歡再至  
一尊談笑感華顛醉吟烏帽秋風裏夢醒黃花夕照邊  
賸欲題詩誇老健樂天心迹古今賢

金眉生用東坡竹枝歌韻枉寄

洞庭連江春水深隔江雲樹橫孤岑美人抱瑟寄遐想  
終日燕坐青楓林澄江落日蕩空碧微波欲動回風及

一曲滄浪流水怨三春環珮空山泣武關一去車闐闐  
鴻溝無地望中原楚歌哀怨古如此烏嘯花落空年年  
閭闔迴環天咫尺窗開幔捲浮嵐入蕙蘭千畦香草麗  
蒸瀟九道江流直悠悠四顧竟何人世事煙雲合幾秦  
楚國蒙莊終漆吏漢廷遺老徵蒲輪高巖積溜作危咽  
干將莫鄒愁缺折等持方枘求圓鑿肯棄長鑱尋短鋏  
萬劫浮雲過太虛飛飛雁鶩相追呼讀書埋頭老一世  
拔劍直視雄千夫卻思身世無窮事高冢騏驎空灑涕  
小儒有口霧漫天大夢無蹤風掠地千年明月照愁多  
相看髮短冠峩峩張儀骨朽秦宮燼至今悽惻楚人歌

書夏貴溪真蹟後

東橋文章有經緯當官亦具雄直氣貴溪強直天下聞  
乃使傾心事中貴當時意氣橫九州墮車豈暇前身謀  
流傳尺書落吾楚頡頏何李詩家流丹徒學士工點畫  
上睨平原湖流派入朝齟齬水火爭下筆縱橫風雨快  
才名早歲真能賢未及西苑辭歸年手救銀章成底事  
腰輿入閣誰爲憐

此書當在貴溪始入相時其後再入相益驕無復此書之旨趣矣

題李輔堂三山歸棹圖

海上三山不可到對君圖畫眼爲開浙東煙雨浮嵐出  
世外人天禮佛來別我游恍如夢寐撩人雲氣雜樓臺

山川解說吾能聽相就狂傾三百杯

送張笠臣赴黔南

紫衣長史領身旗自許功高迹更奇  
二萬人軍雲在幕  
三千里路雨如絲  
春深江發蠻夷漲  
日落山銜狡狴悲  
此去安危須熟計  
蕭條時事愧吾衰

贈越南使臣阮懦夫侍郎

扶桑銅柱上朝曦  
保障關南海氣昏  
蠟屐湖湘消幾雨  
漸看風景近中原

羣阮風流筆粲花

去歲阮君思僑奉使過湖  
南於君爲宗人詩筆絕高  
年年使節

走天涯縱橫王會圖中見  
天下車書自一家

副使范晦叔鴻臚

平陸萬戶范明友家世衣冠盛海壖記取岸花檣燕意  
洞庭東下水如天

喜看瑞物應昇平馴象南來萬里程二十九年逢緬使

白頭重此話滄瀛

道光癸卯在長州見緬甸國貢象至是談產象地遂泛及五印度

副使陳直之光祿

光祿崎嶇石隴關此行未覺道途難太行山色黃河水  
落日平原立馬看

賀監歸來乞鏡湖世南病臂倩人扶數行寫贈瑯琊帖

風雨江天見憶無

承諸君索書詩意因及之

楊海琴以所藏春明憶舊圖摹贈楊性農

人生蹤跡如流水到處渟洄不自持  
歷歷生平塵外夢蕭蕭朋舊卷中詩  
酒闌雲散無畱影月白山青又此時  
諫草堂前相見地摩挲圖畫鬢成絲

張笠臣邀同海琴諸君小集海琴有詩笠臣見示和作  
並邀同作

瓦盆盛酒臥莓苔仰首長天眼倦開  
黃菊招邀成小集青山供養到頑才  
一樓風月無何有六客田園歸去來  
蔬筍到公真有味願從日日倒千杯

朱香蓀用前韻見贈奉荅一首



眉目生塵面著苔百年懷抱爲誰開使君風義自千古  
今日衣冠無此才挂壁長弓壯士臥夏枝枯葉朔風來  
寒天欲至頭先白痛飲狂呼三百杯

張笠臣用前韻贈石似梅感賦一首

劍匣埋藏鐵繡苔五天虹氣豁然開眼中蠻觸悠悠世  
壁上枝梧碌碌才小會壺觴銷歲暮諸君談笑挾風來  
霜寒日短吾何事如此湖山付酒杯

楊海琴七疊韻枉贈奉荅一首

漢碣秦碑萬古苔窮巖撥剔野雲開發攜金石沈雄氣  
潤色湖山跌宕才暮雪騎驢棄官去曉風呼鶴載詩來

吾衰萬事嗟淪落補綴殘書續玉杯

次韻劉史亭見贈

羣書羅滿腹自我一家風落木蕭蕭景寒蛩款款忠世  
途紛萬變老眼望諸公子面如吾面區區校異同

次韻周昌輔五十初度

暮景衰頽過五旬看君次第及茲辰風霜天氣寒猶未  
薑桂生平老更辛得失漸回孤枕夢榮枯已悟百年身  
石榴消息寒梅覺昌輔生日以五月余  
和此詩在十一月歸計從容酒數

巡

時昌輔將自  
長沙告歸

題曾達舟慈航歸慶圖

一官笑插塵中腳拂衣更羨歸田樂歸田奉母樂更無  
去住京華事如昨初離母出爲人後耿耿七年酬一諾  
辛勤三十有二載已見魚銜空泣索慈烏兩哺賴孤雛  
頭白生烏終有託長安春風十二度開門歡笑雲垂幕  
碧蒲草放尊前舞紫藤花開鏡下酌偶然思鄉理歸艇  
片帆黃鶴磯頭落去時兵火白漫天歸日江楓紅映郭  
慈顏一笑十年夢白鷗重踐江湖約嗣母墳頭宿草深  
當時對語今真漠餘年風景倍珍惜區區令僕功名薄  
健筆雄文紀歸慶畫圖再見荆關作可憐至性照區宇  
長使清風動寥廓嗟予舊宅耕川堂蓬蒿塞門苔滿閣

有祿不及霑親辱廿載微官甘迹削幾時歸守先人壟  
狂謀拙計難爲藥已乖宿願倒瓶罍卻慙微尙同邱壑  
自比青蒿倚長松豈殊河伯誇海若待君百年譜家慶  
重寫頽唐供笑噱

劉笏堂赴官滇南到長沙屬題芹莧圖賦贈卽以爲別  
一別章江十六年南征又放洞庭船絃歌東海人歸矣  
君由浙江改官雨雪西山夢惘然舊德孤琴長在壁貧家野莧  
欲成田清風譜入籌邊詠回首松楸萬里天

朱香蓀餽歲枉辭兼有詩次韻一首

鯁生閭閻道罔識今古鑑貶心就時趨面澀氣先憚徑

思抱黃犢遠與巢許伴文章軒頡契心性雲山戀坐看  
沮洳場深陵變高岸子來自龍山塵沙猶在面華筵微  
盛侶短燭張清讌崢嶸葵藿腸隅坐叨屬饜新詩脫手  
出經史困征斂榮觀不挂眼奇賞獨心羨發聲羣響戢  
萬目眩窺瞰世人但驚怖咫尺猶河漢歲寒冰雪積對  
語涼燠變經冬菘芥輒近水魚鮓賤獨食腹常廉肯費  
一錢濫敝裘甯掩膝促襟肘已見吾徒忝溫飽豈免鬼  
神訕嘗疑混沌天愚賢未剖判積金有傾覆過眼激奔  
電區區幸終納此物亦首領

次韻朱香蓀見贈

椒醕延春酒蘭缸照夜鐙歌吟楚風補杖履孔堂升陋  
俗偕爲客儒林各樹朋迂疏有同嗜矯捷讓羣能國步  
更夷險人賢幾廢興桓譚甯背主嵇紹肯爲丞殿閣晴  
霞擁江湖皓月澄九門通燿火一夢阻觚棱薄宦輕蠲  
屣奇蹤託買繒文章通性命意氣各騫騰往哲精常接  
狂呼勢欲鷹艱難幾諸葛畱滯一徐陵子道兼騷雅人  
言半愛憎紛攘甘閉眼忠憤每填膺冠佩驕嬉慣閭閻  
禍亂仍憂危如我迫披豁向誰曾爛醉茵頻吐傾談几  
更憑先鞭防祖逖長嘯共孫登闊達言無忌摧殘氣倍  
增世人聞大笑擾擾似蒼蠅

次韻劉史亭見贈

身世嗟衰鳳文章感獲麟名聲真竊忝談笑已通神舊  
業圖書富清時榆柳新山川通地絡元會入經辰故事  
編陶岳東堂會郗詵九江神禹績七澤帝軒巡潤色人  
文盛鉤稽道里均長材甯小就妄意拯斯民竟作江湖  
隱空令歲月淪潛蛟舞幽壑斥鷃委荒榛晚食看塵甑  
寒溪有釣緝新詩陵鮑謝高論極周秦戰伐嗟頻歲元  
黃忽下堙蕭條顏閔業踴躍釣屠倫一意趨澆薄何時  
返樸澹功名途便捷盜賊勢紛綸戢影瀟湘地尋幽澗  
谷春江蘋風動合巖蘚雨露勻翦韭猶含本烹魚莫損

鱗自然饒野逸未要領簪紳夙昔棲皇志吁嗟老大身  
懷悲人豈喻避俗世誰親吾道宜憂患生涯任屈伸滔  
滔流益靡曖曖醉非醇省識淨生理消除一切因篇成  
君儻笑已自墮根塵

次韻張辛伯見贈二首

將軍脫劍橐弓後爲埽東山臥謝安楚岫雲寒三戶雨  
蜀江風漲五湖瀾據鞍顧盼猶思趙結駟縱橫枉挾韓  
一笑釣臺高百尺白頭何意起投竿

高天象緯筆曾干廳壁松槐解笑韓豈分聲名動寥廓  
儘餘詩句洗悲酸一官偃蹇消時用萬軸沈酣鬱古歡



回首鈞天成一夢依稀仙樂擁鳴鑾

張筮臣招同南屏研生笏山友石香菴史亭上巳日潔

園修禊

禊事永和二千載風流身物盡蟲沙疏簾細雨今宵酒

大醉豪吟好事家勝會成塵天隱霧殘春如夢樹交花

叨陪諸老承平集點綴湖山似永嘉

百年人物存公論未審遺山野史亭絃管歌呼無此樂

滄浪清濁問誰醒眼前變幻浮雲白樓上峰巒過雨青

太史賢人應入奏莫驚談笑動天星

羅研生見示陳岱雲所撰其尊人沛林先生九十雙壽

序

當年絃管盛稱觴  
屏幃今餘翰墨香  
展盡春雲含婀娜  
坐深孤月照悲涼  
舊游蓮社頭空白  
老屋松園影更蒼  
把筆升堂猶昨夢  
誰言人世已滄桑

潔園展禊分韻得山字

名園懽嘉招何必遠  
塵寰卽事展幽禊  
清尊理餘閒  
高樓闌落日掩映  
隔江山暮色懸  
星斗浮雲與飛攀  
妍辰一瞬盡呼酒賭  
窮慳微暄榛莽驕  
積雨蟲蛆頑扶持  
芍藥花牆陰晚斑  
爛春意鬱不騁  
當階困茅菅吾曹  
自幽賞相視老且孱  
紳纓已淪賤尙欲  
憂時艱東南天柱  
坼

埃風漲河關人亡國亦瘁肯更哀痾瘵霹靂走晴晝神

鬼叢嘲訕及此春山青泣視淚潛潛俄頃心百變宿霧

霾煙鬢險怪匿不露貌婉神亦媚尙憐一池水積溜鳴

淙潺流觴不及浮千沫與回環吳安禰三讓屈末亂周

班吳南老居末座不如老梅根賈勇雲梯坂平步登樓楊侯

筆橫埽詰曲走貌猥孫君妙寫生狼藉蒲與簡瞑翁兀

不動龍蛇隱華鬢香蓀常逾月不櫛髮白樂天詩聯翩

十一人衰髮各成斑寫圖畱勝攬科首雜巾綸一一磊

落姿方寸藏神姦我獨甘不肖無乃肆欺謾張子亮為諸公小像

皆肖獨嵩燾主人饌多珍異格類散頌熊騰關東來爪一人不肖

短毛般般江魚慣飽食煦沫口常圓兔肥鴉鳩黑盤炙  
惟紅殷毫以葵與藿羹糝羅紛編良會古難逢不願乞  
歸還晦明乖常理倏見弦月彎走隸頭如鼃哆口嗤吳  
蠻豈復能解味歡欣寄人顏餘惠霑輝胞逸事喧廊闥  
我家水竹叢卅六清湘灣自趨省中居無術補憂患笑  
語詎相溫寸步千函轅且復懽此飲萬慮從刊刪

吳南屏見示筵部韻詩冊時湘鄉相國薨已逾月矣

當春凍雨傾如筵天河倒翻日車摧君胡爲者抱書至

慘慘凶問相尋來昭忠祠畔相向哭

初聞侯相之喪與  
沅甫宮保會哭昭

忠祠又見新火更檀槐大江澎湃走萬里淚眼東注爭

喧豨三年東游具舟楫竟負宿約成睽乖閉門一榻坐  
深甕瘴霧塞天風滾灰瀟湘洞庭苦迫蹙大穴一淤四  
郡灾蓬蒿尺深障我屋甯待烈火燔荒萊君持道力勝  
流俗笑擲傀儡奔村孩高帆駕浪狎蛟鱷矮杖撥路空  
虎豺石城鐵甕忽到眼屹立無恙何雄哉西湖春鳥喚  
人去扁舟何處空疑猜豈知詩句鬥清險一瞬白日西  
山墮陶侃忠誠晚更厲幢旛寶蓋紛含哀君看九江樓  
下水遠連江海屯風霾長沙城西兩載別衰髮滿頭霜  
雪皚世間萬事誰料得重湖一水春浮杯劃然乾坤有  
枻局回憶此老洪荒開更待君詩紀終始靈星配祀追

封郤

題張笠臣無知知齋詩冊

人世悲忻掣電過，祇餘詩筆鬱嵯峨。  
羣峰黔楚爭奇出，黔游詩尤勝勝事林園避謗多。  
我亦入山尋偃蹇，晚來飛雨走滂沱。  
朗吟君句風濤裏，鬢髮蕭騷柰老何。

苦雨次吳南屏韻

山川無日照，五月凜深秋。  
慘慘江湖雨，沈沈天地愁。  
雲霾看更鬱，神鬼獨何求。  
三尺階除水，兒童與拍浮。  
郡國蕭條極，蛟鼉捲浪來。  
窮搜雷電入，倒挾海山摧。  
巨漲流難穩，狂瀾勢肯回。  
巖居紛萬感，嗚咽澗泉哀。

澆俗多冤獄推求寸寸悲覆盆光豈照掩袂涕長垂異

兆蛇盤大

臬使署近有蛇異或言  
久雨當爲冤獄之徵

高墉蟻穴隳吾廬同

岌岌危棟儻能支

楞嚴虛妄性吾欲問房融騷屑甯天意溝防惜水功沲  
潛諸道塞塵市一舟通莫其深源論淒迷雲霧中

彭麗生題食筍齋遺詩次韻奉酬

百昌厯物候氣與天地新老死無還期嗟嗟今古人碣  
石淪海中滄溟復揚塵一瞬少年盡安知來去因  
五載西河悲塵土長在面君亦失嬌女節烈窮始見吾  
人頑鐵姿神鋒出冶鍊君詩自矜寵鑿楹傷往卷

題孀姪讀書秋樹根圖詩

憶昔讀書方少年一官初就已歸田青燈白髮嗟予老  
玉檢金泥望汝賢萬卷荒山成坐擁故家喬木久參天  
遺經舊德堪傳付衰病逢秋祇醉眠

贈張子恆

浮雲西北有旌麾早歲聲名豈浪垂飽看山川萬里眼

退歸林壑一囊詩平生絕藝差無負

子恆自許堪與之學言生平三絕藝

詩不如督兵督

衰病從君已悔遲

與恆老三

往事不須

兵不如看地  
重感喟世途行步總欷危

吳南屏君山騎驢圖



駟馬高車有傾覆何如湖上穩騎驢功名事業不挂眼  
寂寞蕭閒坐讀書細雨披榛尋斷碣秋風欹帽看叉魚  
歸休塵土勞猶劇準辦從君賦遂初

意城賦長句調吳南老次韻

人聲鴉雀同一喧聒耳惟嫌居近市撾門忽枉重九至  
草木歡笑盡爲此西風展盡青天雲萬里晴空掃塵滓  
人生此景豈能數衰病無懼聊一喜城東走踏定王臺  
蓬蒿尺深行沒履天心一閣落天外隔江山翠平浮几  
蒼顏白袷坐相壓談笑聲落酒杯裏長繩不放日輪側  
人心何時肯知止世人都爲重九忙有似附羶走羣蟻

茱萸壓帽竝成歌簪巾漉酒紛含泚蹇足登高早罷遣  
咫尺乖離眞夢耳及茲叨陪梓湖老哦詩不成甯免恥  
黃花偃蹇避佳節一笑頑鈍如我爾南山悠然陶令逝  
千載詩魂呼不起直道菊花不須開潦倒於今憐子美  
汗牆流壁復何惜付與時人供誚毀君山白雲望久倦  
五日足抵河清俟



養知書屋詩集卷十二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九日邀同吳南屏鄒詒山龍皞臣周桂隴石似梅張笠  
臣黃子壽張子恆及意城登定王臺天心閣歸飲養知  
書屋

二十四年無此會白頭攜酒話重陽風流十客八登閣

老病三秋一舉觴

近以病常歷  
時不宴客

壞草遺臺今日夢杖藜

簪鬢少年狂黃花遲暮詩翁健勝事招尋到草堂

吳南屏有詩索和重賦一首

重九登臨稱賦詩江天樓閣好棲遲清尊白日嚴城晚

高詠西風落木時  
隔水峯巒爭偃蹇  
經秋雲物有推移  
應添圖畫瀟湘裏  
倒跨烏驢醉帽欹

次韻楊性農見贈

洞庭始波清入詩  
盼君佳句來何遲  
西湖秋雁忽歸處  
老圃黃花待放時  
地迴樓光雲不斷  
望深窗影日頻移  
新詩枉贈豈易得  
閉戶高吟一枕欹

大湖以南幾能詩  
極盛乾嘉生悔遲  
夕日蹉跎行復老  
數公瀟灑喜同時  
從容杖履重陽會  
畱滯江湖一棹移  
三日待君成悵望  
隔江惟見數峯欹

白蘭岩所藏錢竹初瀟湘攬勝圖

兩踏瀟湘萬里程水光山色遠隨人豈知一百年前客  
爲寫重湖天際春丹嶂送寒連雨雪比日大雪白頭容我臥

松筠乞公健筆摹嵐景更挈新詩鑄翠珉

馮樹棠重游萬川圖

蜀道蠶叢在天上使君來去有扁舟清尊昨日黃花約  
破帽西風白帝秋記否兒童迎杖履依然談笑接林邱

新歡舊澤都堪紀卻負恬園一度游

時朱雨恬有恬園看菊之約樹棠先

期爲此行

臘月二十九日和香蓀詩老作

義燧云徂道未湮發書相對日猶頻殘年催送樓頭雨

妙意參求雲外人吾黨斐然狂簡意先生何許葛懷民  
養賢爲國空成悵地上區區蠹蝨臣

和龍皞臣聞蟬

飽諳蟬意味坐對日蒼涼天地一聲肅樓臺萬柳長  
冥通碧落慘淡夢黃梁吟嘯耽高潔無勞臂引蜺

樹木千章暑山川一雨涼陰濃棲影悄風急咽聲長  
秋氣霑微物天心飫早梁居高空自遠塵世轉蜩螗

和龍皞臣苦旱詩時雨三日民間意猶未厭也

滔滔三日雨未敢信爲霖城郭霾雲久山川隱霧深  
迎神司命曲望歲老農心旱潦愁兼至民勞力豈任

凍餒高低屋喧囂大小賢安危資謝傅窮老惜虞卿自  
笑身將隱誰能見未萌平生飢溺意虛願竟何成

題王立齋琴鶴圖

蜀棧吳船去不回江山絃管楚人哀秋風我有純鱸約  
薄宦君隨琴鶴來六月炎蒸愁旱色孤松盤薄見雄才  
刀圭比似經綸手老病憂時爲眼開

再和皞臣聞蟬

盛夏鳴初急不知秋已涼孤高眞自苦哀怨爲誰長謬  
託高衢蔭甯求儉歲梁發聲頻汝伺身後有螳螂

題袁守愚詩集



袁君詩筆一家則俊語流傳中晚唐萬古文章有根柢  
九州人物滿軒廊相期無限古今事坐對新秋風雨涼  
莫漫詩篇誇盛業嗟予潦倒鬢毛蒼

石筍山房詩爲吳稱三作

石筍高高青插天青山如帶枕林泉流雲冠蓋高陽里  
君家昆仲八人細雨溪橋好時田三絕鄭虔猶薄宦一官元亮  
已華顛何時載酒溪潭石醉踏明蘭寺闍眠

蔣金門洞庭曉泛圖

洞庭一瀉八百里萬櫂千檣何處尋同是江湖飛鳥過  
似聞風雨老龍吟汀洲蘭芷爲誰歇雲夢煙波如此深

擊汰侵晨無限感浮雲儻有濟時心

蔣仲友梅溪垂釣圖

梅花萬樹香成海記泊桐廬江上舟百尺釣臺終古在  
一泓寒水接天流秋風澧浦魚還出晚樹溪橋景更幽  
開徑蔣生經世意垂綸江漢儻來求

彭雪芹宮保枉詩次韻四首

兄事爰絲吾自愧升堂捧杖許齊年

吾與君同歲生

擔當世事

公方健衰鬢蕭疏已皓然

攬勝探奇妙獨游嶽屨孤障一天秋四山風雨重陽至  
黃葉飛飛怕打頭

浮雲披豁對吾真等是江湖澹沱人  
滄海橫流塵劫在  
自鋤散朮養閒身

叢菊斑斕綠作堆柴扉自閉少人開  
短搥搥壁傳書至  
庭鳥驚猜騎使來

久遲雪芹宮保不至度湘陰必可一見而已  
由間道回  
省惘然成詠卻寄一首

隔歲旌麾快一臨巖城秋望鬱蕭森  
來隨風雨黃花晚  
行踏江湖青草深  
載酒正謀要路飲歸雲  
豈有近人心  
寒冬煨芋衡山遠  
湘浦煙波何處尋

題韓魏公遺像

4  
指笏垂紳端拱立恍如定策兩朝時行邊落落招討使  
新法紛紛條例司自昔賢姦多反覆斯人進退繫安危  
深漸褊性輸公量文采風流亦我師

次韻龍嶠臣北征畱別湘中親友

君出吾方隱都非壯盛時江湖終浩蕩天地有推移  
賸著支離空傷昨暮兒宵長眠睡少爲問夜何其

巖壁繁松桂蹉跎笑白頭十年真鹵莽一夢抵王侯  
厭逐衣冠蝨平浮江海鷗商山能力致攜爾話丹邱

聞說驪山道開通柞械勞殘灰埋瑣闥儉德式綈袍舊  
日陪霄漢繁霜雜鬢毛匡衡容抗疏感激一悲號

兩載龍蛇阨摧殘

盡邱藏貉非時送

曾文正公劉中元

王子壽吳南屏

古音嗟寂寞哀如

來看禁柳痛飲生

朝野艱虞際含泣

世餘悲憤行藏甚

題陳東渙舩齋甚

武陵春水桃花紅

棠梨風雨郡城空

枉贈名篇堪一笑此身到處有詩畱

同張笠臣送別彭雪芹宮保

春江飛雨花漫漫官橈擊鼓夜已闌  
城鴉驚翻燈火出平橋晚漲浮闌干  
三年逢君一握手破柱龍蛇怒猶吼  
怪君歸尋閨闔夢插屋梢簷橫北斗  
君言臺閣鴛鴦集苦念山林猿鶴友  
聲名塞天身入甕所得區區亦何有  
崢嶸七十二芙蓉東風激灑峯頭酒  
歸臥湖山恰兩年野花山鳥日欣然  
夜半搥門詔書至枳籬欹側草蔥  
芊可憐春晚薜蘿碧月明照見幽人跡  
門前蘿薜動旌麾天上星辰依履舄  
長江浩瀚水犀軍磊落人間第一

勳白衣宰相山中起絳節神仙海外聞太白樓頭今古  
月楚王宮邊朝暮雲洞庭春水一回顧出處行藏從此  
異醉墨怒埽梅花生狂歌試泛滄浪去畱滯周南慙舊  
史龐眉衰鬢衣冠偉棄官舟楫隆準公爛醉歸休赤松  
里文章突奧強窺探語言泛濫無涯涘維摩靜對無言  
師目光照灼星日垂世間臧否不挂眼洵波自息滄江  
湄江楓搖搖舞風葉愁心遠寄山千疊叨陪二子覩雄  
句酒尊更喜才華接坐看萬事等雲煙一鏡相對俱華  
顛今夜夢君何處宿江南江北水浮天

周句賡脩竹圖

萬竹琅玕風滿林，翛然自契太初心。獨舒吟嘯壺觴畔，  
譜入雲山韶濩音。葛屨芒屨隨處稱，碧莎斑石坐來深。  
平生食筍愁回首，夜鶴淒涼萬壑陰。

送曾劫剛北上

鸞旗承蔭燦門庭，鳳詔銜恩赴闕廷。雲伴三千餘  
里，白山畱七十二峯。青省中應識元超，石天上長懸傅  
說星。延閣道山藏典誥，待君寫定禮堂經。

西域河源自漢通，手提鉛槧闢鴻濛。梯航山海條支俗，  
談笑戈矛定遠功。東下洞庭秋在水，北歸臺閣晚生風。  
聖朝垂問江湖逸，老病支離一秃翁。



書贈黃子壽

世人泛泛掠聲影獨抱遺瑟求古音疏越朱絃聽者鮮  
幽泉白石坐來深鬼神上下希微意魚鳥遊翔澹沱心  
慚愧吾生闇聞道炎天攜酒話槐陰

尊公追憶五年前四海論心一宛園朗抱秋霜眉髮古  
清尊夜月笑談溫人間毀譽非吾料物外依遲爲道存  
仍世稱賢差不忝騎驢時一款君門

胡理軒洞庭秋汎圖

蒼茫九派洞庭流草樹風煙盡帶秋遠水寒蘆查浦戍  
斷山斜日岳陽樓魚龍出沒愁天小笳鼓喧騰蹴地浮

我亦白頭徵召出月明滄海弄扁舟

時嵩燾奉  
詔北行

周步瀛拈花圖

將軍射虎入虎穴投黻歸來兩鬢絲  
一權旌旗劉尙壘  
九溪風雨武鄉祠雷霆水底驚翻眼  
身世花前笑解頤  
葛裕芒屨猶舊識爲君揮汗一題詩

勞文毅公挑經圖

鶴瘦雲歸無處尋  
偶欹禪杖臥榕陰  
便教蹤跡塵寰滿  
畱與謳思滄海深  
華屋山邱眞亦幻  
生涯瓶鉢昔猶今

漢廷遊戲東方朔三十年前證此心

子年二十  
識公京師

中秋日王壬秋邀同張笠臣過朱香蓀飲

涼秋天氣雨連旬小院清尊景復新意外忽逢今夕會

坐中誰數去年人

去歲中秋夕會飲易笏山宅予與香蓀與焉

迷漫雲漢蟾

蜍影吟嘯湖山蟻蝨臣試就朱雲作豪語柴門欹側鎖

松筠

題吳雲谷樊籬固守圖

兩城對立依層齒高樹旌旗卻敵時漢宋規模誰討論

襄樊形勝故雄奇明時寇準資邊鎖晚歲楊朱泣路歧

江漢遺民懷往蹟峴山重刻使君碑

重陽日會飲潔園限韻賦詩分得陽字

雨暗秋堂覺酒香天畱佳節看人忙摘瓜擘蟹林園晚

掠草呼鷹天地黃十客高樓成一夢

前歲登高天心百閣與者十人

年清會幾重陽儘餘詩老看山興吞吐雲煙自笑狂

楊海

琴觀察以遊嶽麓山不與會

題楊性農越裳片羽詩冊

閉戶著書誰過問新詩寄自使臣槎江邊冠蓋紛諸阮  
海外車書正一家銅柱巖荒生蔓草石盤山遠踏梅花  
徵題紀勝翻成悵醉倚闌干北斗斜

渡河至岫嶠驛阻雪

忽忽岫嶠一日雪此身真覺隔天涯河流冰合天沈水  
野色雲寒風捲沙短日奔馳四千里荒村寥落兩三家

故園梅信還相憶此景真宜小閣花

朶城夜雪早發書壁

客途小憩卽爲家土銜繩牀願已奢清夢未酣驚犬吠  
里犬自相齧耳寒衾重擁怯嘯鴉宦情冷落看霜柳天意酣迷  
舞雪花候吏不煩迎送遠此身終合老煙霞

車中望泰山二首

大峴東蒙相拱揖居高始覺勢雄尊驅車石磴雷霆鬪  
弭節雲關日月昏上闕碧霞遺蹟邈東封黃腫古碑存  
欲凌日觀窺滄海塵世迷漫誰與論

泰山徂徠兩先生對立巖巖萬古名尊王發微春秋學

進賢去姦雅頌情  
瀕洞煙塵成古昔  
盤陀山石小縱橫  
暮年應 召真無謂  
我亦棲皇賦北征

德州途次感作

未央宮漏夜沈沈  
禁籟森嚴列羽林  
元祐規模甯有憾  
桓榮車服竟何心  
鯤移九澤滄溟渴  
龍去三山煙霧深  
嘯鳥野花猶在眼  
塵霾白日作重陰

方存之述其尊人鶴棲先生遺訓曰  
到處畱心皆學問  
屬曾文正公書之邀同人作詩

世德清芬傳妙語  
名賢遺墨卽良箴  
先生學問非流俗  
遇事研窮極古今  
鬱鬱關山千里夢  
蕭蕭風雨廿年心

白頭作宦猶強健愧我重來老病侵

題吳春海望雲就日圖

喬雲捧日黃人守東方醉起窺戶牖依稀尺五城南天  
萬里橋邊一回首老親白髮春明游望闕趨庭忍久  
畱探懷自試朝陽鳳一鳴已驚天地秋海中蛟鼉怒如  
鼓手版插腰走塵土舉頭四顧吾何營歸隨白鷗臥煙  
雨

題潘伯寅補柳圖

風流三相昔賢無六百年中萬柳株晚出待公傳詠事  
春來飛絮滿煙蕪廉盧馮阮浮雲過亭館池臺夕照孤

最好西窗聽夜雨涼秋更作補荷圖

題李藝淵所藏華亭姚簡叔

允在

所畫潯陽琵琶圖

白公聲名高蹇蹇一謫江州豈云遠琵琶自爲兒女悲  
安肯一官相婉婉畫中幾點潯陽山如在元和貞元間  
憑誰喚起匡州夢且讀公詩一解顏

題劉拙菴大令拙存詩集

見君丞相屯師處數卷新詩筆有芒白首一官遭搏擊  
西湖十載寄清狂猶憐書卷平生事往看風濤萬丈強  
時將從短後腰鞬嗟老矣才名橫海儻能償

題畫梅扇贈鍾小溪



天桃花發春三月婀娜枝含澹沱風持贈與君同一笑  
江南春雨白頭翁

潘伯寅枉詩次韻奉荅

周漢歷唐遺事在昭昭史冊待誰看  
八方戎貉懷柔易一鬩蚊蟲剖析難  
埽榻清風爲我至當心白日照人寒  
語公歸計宜春晚園竹新成斬釣竿

書易寶甫雪鴻小草

而翁詞賦有根柢風雅湖湘巨筆操  
驥子鳳雛非世有塵天人海見文豪  
卷中城郭山川古眼底樓臺日月高  
年少已聞驚長老豈徒期望託詩騷

題陳小舫所藏王蘭渚恕墨鳳圖

鳳麟爲瑞世莫知  
鉏商獲麟聖爲悲  
鳳巢阿閣聞古語  
聖不及見還嗟咨  
天風琅琅海雲起  
知鳳者誰王處士  
九苞五采徒傳疑  
淋漓潑墨神哉技  
君家雛鳳飛鳴多  
子猷孫佩冠我我  
老鳳神姿見圖畫  
再拜展讀三摩挲  
梧桐百尺枝磊砢  
覽輝時翔今亦頗  
鷓鴣滿天翔且高  
但笑鳳皇不如我

次韻周苻農見贈

百忙抽得一身閒  
車馬塵埃且閉關  
病驥埋頭今日賤  
焦螟生世古來艱  
一丸溟渤洵時塞  
九鼎神姦鑄後刪

誰道莊生驚一嚇退居材與不材間

寸步人間抵萬巖一言猶見鳳鳴岐  
大文星斗平生仰微分松蒿契合奇  
毀譽三人成聚訟是非前史有傳疑  
漢家事業皆陳迹誰問昆明試水嬉

題白蘭岩詩集

新詩到眼酒方酣聊抵西窗一夕談  
世味榮華消底事一塵持向老禪參

暮景清蒼似樂天更餘書畫晚妍然  
傷心朋舊凋零盡管取聲名九十年

次韻黃再同見贈

晚風蚊蚋集汙渠壞草侵牆榭葉疏萬顆蜂房眞贅設  
一泓蟻穴與淪胥細觀物理成翻覆誰道人言有毀譽  
努力艱難君儻屬吾歸料理讀殘書

嚴伯雅萬里看山圖

我老詩懷似冰雪不堪錐鑿祇荒寒離離山嶂蟠龍起  
納納乾坤立馬看晚歲朱幡重把晤秋風黃葉滿長安  
海西更出鷗鷺外笑賭滄溟擲釣竿

嚴伯雅東臯負土圖

大關振羅賢司馬一門羣從親風雅桄榔暗天人吏悲  
遺棺歸葬桐鄉社起冢礮碑今古哀眼前陳迹皆浮埃

祇餘華屋山邱句寸翰能挽西山墮人生百年盡朝露  
秋風蕭颯壟頭樹披圖我亦感平生見君歷歷傷心處  
息柯居士壽芝圖爲林初老人作生日

夢芝巧構芝綠室霍然一笑病已失息柯妙寫芝情性  
持與東坡作生日我識紫芝元魯山挂冠自脫塵埃間  
定王臺畔一尊酒問君此去何時還笑指臺邊輒上字  
其樂未央更何事采芝一曲商山翁還就息柯參此意  
鍾馗圖爲裕時卿作

終南進士鬢眉古畫筆王濛亦有神昧谷幽都雄氣勢  
朱衣烏帽好腰身直須五日菖蒲劍一掃千門瀆洞塵

莫遣兩峯圖鬼趣隄防此老見生嗔

送衛濂士還美國

大地回環一水涵乘槎歷斗助清談塵中世界原同趣  
天外波濤定飽譜碧海秋深風正穩黃花別晚酒初酣  
君歸皓首吾方出此意憑誰一笑參

次韻方子箴都轉見贈

本無志願到公侯敢說中朝第一流王會來同天北極  
聖恩許作海西遊衰顏吟嘯龍蛇窟故國江山鸚鵡  
洲一過高軒酬唱盛時周荇農林穎叔皆有和贈之作黃花開徧帝

城秋

題幽窅雪鴻畫冊馮竹儒屬爲其尊人尹平司馬作

鄭虔畫師嚴譴日王詵丹青亦遭斥妙筆流傳叢棘中  
無此奇冤起羅織吁嗟叔子豈鳩人謫仙詎屑永王璘  
家奴告變用漢律上書自理丞相嗔適意園扉無不可  
妍花幾叢山一朵日長天暗問何爲濡墨解衣盤礴裸  
瀚海波濤西極流 聖恩許作祁連游關門柳色沙磧  
草賸稿殘箋何處收惟餘羈纆十二幅眼前萬事都非  
故趙武孤兒掩淚看想見泥鴻畱爪處柳州文筆古來  
奇烽火遺棺尤苦悲更圖萬里尋親冊譜入蓼莪明發

詩

日本百武參贊枉詩奉荅兼示上野公使

卅二國成一都會

時充使倫敦三十二國

寥寥相對海東人蓬萊

方丈天同遠劍珮星辰景更新客裏琴尊歡入夜雨餘

花柳暗回春參軍詩筆能驚坐又爲征輶浣別塵

時西德佐

使方回

巴甲

昭君怨和董韞卿尙書

漢宮何緣嫁娉婷淚珠飛墮鴛鴦屏豐容靚飾不自媚

莫怨遠棄單于庭琵琶自按新聲譜俗耳譏評類胡語

黃雲落日試回看始信此聲彈更苦空房曉霧生簾蘖

繁華轉眼燭散風塵海洶奔等閒度比似玉砌號秋蟲



談笑江山賭一快季布何心斬樊噲終軍班超名塞天  
一槩風沙愁出塞傾心圖畫望承恩爭妍妬寵亦多門  
君恩自淺妾命薄區區畫師何足言

移居

客行四萬八千里忽忽移居咫尺間天地容身無礙小  
人禽爭食祇求頑九衢車馬奔成海萬戶雲煙疊似山  
小作遷家高處住支窗容我一開顏  
早起見雪喜而有作

細碎風聲昨夜聞曉寒輕幌綴冰紋鳩呼日出朝煙溼  
鵲踏枝翻細雨紛忽憶妙高峯頂雪招來嶽麓寺前雲

殊方歲晚真無柰取次顛狂藉酒醺

金眉生寄示魏忠節公遺書石刻

元黃倒置明事亟緹騎橫馳石人泣茄花委鬼何自來  
內杯外証殆哉岌就中左魏六君子奇冤塞天天欲死  
堂堂遺墨三百年蟠鬱猶挾風雷起漢明朝局反覆同  
高拱禪與奄寺雄祖龍擅勢禍真烈磨洗天下爲沙蟲  
一夫荼毒萬方病陵夷至明嗟已甚遠蒙石刻愴遺言  
藏形滅名差自聖我不負國還負家摩挲此語三歎嗟  
且更負身負良友反求不得無譏諱



養知書屋詩集卷十三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綠奇女史催粧辭

去年相見試新茶  
曲折闌干第幾家  
正是清明時節近  
春風開徧碧桃花

千點明鐙照畫堂  
玉簫能引鳳求凰  
藐姑冰雪珊珊影  
一奏霓裳夢渺茫

窺牆宋玉已三年  
不放游驄拾翠鈿  
芝草琅玕環玉砌  
羽林華胄豔神仙

深春放作十分晴  
青鳥窺窗緩步迎  
八尺紅氍千疊錦

天香繚繞似花城

乘龍夫婿世間無青鎖樓臺白馬駒  
記過浣紗溪畔路儘揄鐵網網珊瑚

一帆東海賦移時楊柳煙絲踈地垂  
貽贈瑤華聊一笑銀瓶索酒悵歸遲

哭謝麀伯

畢竟前賢畏後生英年早識老成名  
斯文崔魏淵源意並世徐陳許與情  
一面無緣人已逝流言有憾事難明  
楚才太息凋零甚白首窮荒祇自驚

贈長崎道志

護軍冠玉陳平似絕勝人才東海隅爲問西來青鳥使  
間窺朱牖識君無

題希斯園林

軒廊回合水平池石洞幽深境轉奇忽憶蓮華峯下路  
參天松檜出巖時

朱香蓀爲劉韞齋中丞作綠野引春圖

畱春纔見惜春情幾度春歸白髮生正倚斗山勤頌禱  
放教風日展清明湖湘韻事新圖出鼓吹謳思舊部榮  
我亦生逢三月暮海天吟望數歸程

喜袁子文至

兄事袁絲吾豈敢頻蒙佳句到蓬廬君猶希幸張三品  
我欲追尋漢二疏世上紛呶聚蚊蚋眼前嘻笑到禽魚  
炎天風雨灑然至好伴清談摘晚蔬

酬朱香蓀

疾風厲百草哀鳥鳴相遭物化自推移默識心昭昭義  
皇古已淪用法紛牛毛人心如放豚旣縱誰能招斯文  
起憂患哀怨餘莊騷筮遯鉗吾口無使心魂焦

微才蒙記錄透迤廁冠履亦悲古賢達屑屑東山起江  
河浩瀚流吐納滄瀛水吾隨與西注意與乘桴比誠不  
如老農趨田勤舉趾夜半波濤立喧豗猶在耳

大旱汾晉枯沴氣彌畿甸江湖雨滔滔生命泥沙賤誰  
能挽勺水救彼燎原焰端資迴斡力千鈞引一綫聞知  
匪吾任此理窮必變及衰退耕野屬眼今時彥庶幾起  
疲癯杖筆吾請先

香蓀枉贈春鐙話舊圖奉和五絕句

一帆天外數歸程慚愧區區犬馬誠欲問釣磯何處是  
祇餘愁病玉溪生

歸休名字從人賤散亂琴書閉戶尊榆柳解隨斜日影

招呼杖履到柴門

病中謝絕酬應惟一二  
故人日夕過談而已

雨草風花屋角稠愁春心更比春愁趁將春晚勤栽竹



與世同稱瀟灑侯

不用遲留待賜茶  
春畦欹側種胡麻  
雨窗話舊燈初爇  
圖畫衰翁望更賒

知己已難知  
德鮮寥寥今古更無人  
平生風義朱雲在  
肯顧荒山老病身

次韻朱香蓀始自海外歸見贈

投荒已分無歸日  
何意生還入玉門  
身後宜留公論在  
篋中猶贖諫書存  
訾謗萬口隨潮湧  
寂寞孤懷借酒溫  
脫足耦耕心自決  
安危得失待誰論

剛揜同傷陽德孤  
金車困更甚泥塗  
儘容握齷稱尊宿

---

於世無爭亦無懼祇應摩詰與傳神

黃子壽五十壽辰

傳家簪紱燦盈庭高論名言自一經東閣琴尊頭早白  
西園冠蓋眼終青山川如夢看冬盡雨雪初停待酒醒  
更欲消愁向何處梅花相約水邊亭

陳右銘於長安市中得高碧湄爲李眉生書冊屬題

石鐘山人海鶴姿妙語脫口爲新詩祇今一官百僚底  
殿閣論思及者誰長安貴人誇翰墨妍姿巧出簪花格  
李侯虎視角兩雄羊欣道護今安得使君聲名高塞天  
掇拾畱貽五百年紛紛世眼忌文字珍重隄防萬口傳

張笠臣邀同傅青餘李次青鄧彌之黃子壽黃小麓黃  
杭生定王臺脩禊

吾衰廢吟詠謝病歸故居 朝廷閔誓苦指笑還吳書  
追歡上巳辰賓從接襟裾尙羨登臨美誰言世味疏崇  
臺煥新構緬懷盛漢初地陬無迴旋適意卽吾廬偃仰  
萬花叢當春齊吐舒浮雲蔽高天飛雨灑前除雖無風  
日朗足極視聽娛招攜塵物表豈異逃空虛泛彼流觴  
心俯檻窺寒渠希古無良軫四顧渺愁余慎勿笑老蹇  
語拙意有餘

題丁禹生蒼茫獨立圖小照

今我何爲思海陽遺經不作古人亡老師祭酒吾安放  
伊陟巫賢君豈忘形影自將心磊塊風雲百變天蒼茫  
望公再起調元化甘守鋤犁老故鄉

題向脩梅秦人室詩冊

生平自許浣花翁遭際文章亦頗同喪亂幸非元肅世  
恬嬉猶是慶光風家餘桑竹秦時宅氣雜幽燕亂後功  
野史亭荒孤憤在遺山原不爲詩窮

奉送陳右銘之官河北

朝野艱虞際眞嗟學術疏望深才數出事急願非虛磊  
落廷臣薦飛騰使者車收功楹棟遠誰解誦迂書

用涑水迂

書語

懷魏川原壯疆圻命數齊唐封尊節使漢詔領河隄行  
旆秋方盛晴輶日向西謳思湘楚地翹首失攀躋

君才堪國計我老謝朝簪敘迹悠悠世傷時寸寸心雲

山梁苑古風雨楚江深更有依遲意高原鶴在陰兼謂公子

伯嚴

題張寄農太虛獨鶴圖

爲其父鑲南學博作

高人生世能遺世萬古寥天一鶴飛往迹雲煙何處夢  
夕陽城郭幾時歸君家舊業青羶在官舍連山綠樹圍  
爲感遺言入圖畫太虛塵世兩忘機

龍潭山

小雨悄悄釀薄寒  
龍潭煙雨隱雲端  
積陰鬱氣浮天遠  
應迹仙蹤入世寬  
遠道開山新建節  
清秋景物賸憑欄  
老僧一掬憂時淚  
去日還嗟來日難

十月九日曾太傅祠集同人爲展九會

古來佳節獨重九  
展九可至一月後  
吾衰世事百無營  
但對黃花尙酣酒  
伐鼓戒期急徵召  
倚裳縱橫十六窠  
浩園頗亦似衰翁  
狼籍殘荷與枯柳  
晴冬三月無雨澤  
驕氣蒸騰到藜莠  
鱗池水淺不受釣  
枉使莊周校升斗  
猶憐叢桂小山幽  
餘香交柯逗窗牖  
江夏黃公信尊宿

文場割據聲名久論年尚欲長熊侯八十精神能抖擻  
七十以上得七人過六十者兩黃耆五十者五四十一  
瞑翁斯文若瑩琇少年文章能屈鐵晚出爭雄一子玖  
屈指九百五十年十五人中數誰某故應合作千歲讌  
如陳一堂古彝卣李侯避席去不願畱此闕典將誰咎  
湖湘韻事豈易得飛函促召紛馳走傳君語言妙天下  
宙縱字橫日字壽老夫絕迹城市游自笑形容已衰醜  
曳杖連騎更遭罵猶能埽苔持敝帚楊鄒二老富聞見  
古賢此樂能同否二卿理深袁藻速朱黃才量江河受  
周侯衣冠更奇古呼石爲兄菊爲友彊我作主同張侯



要攬眾山歸培塿歡娛天地無盡藏約束壺觴期善取  
識君等是濟時彥各棄軒冕就林阜安西都護駐疏勒  
雞林雨雪屯兵守宣仁臨朝哲皇幼章蔡濟濟紆簪綬  
千官抗論政事堂可惜書成無覆瓿甯知豐鎬圖王會  
滌除凶暴惟忠厚弛張要出戈鋌外豈屑功人與功狗  
張侯妙著瀛海論奇氣鬱勃蛟龍吼古音領悟遺絃指  
至理參詳在瓦缶強持調語聒後生有似鴻荒經闢剖  
還登高臺望八極煙霧溟濛雜塵垢眼前崧華起方寸  
湘鄉益陽今安有遺祠數得名賢集長抱茱萸開笑口  
勝游晚景急追歡繞階蟲鳥鳴相偶欲作雲山千歲圖

惜無前輩荆關手韓蘇若在鬪奇句定去俗書摩蝌蚪  
世間良會能有幾萬事一過徒爲負湘江雲麓久見招  
坐對青山嗟白首盛衰轉眼誰料得要與作詩傳不朽  
次韻熊鶴村催詩用東坡尖又韻

纔回春信雨廉纖疏影寒窗夜氣嚴待品名花梁苑酒  
又添微雪謝家鹽急催深斂存孤賞細藥幽芳稱短簷  
今日定知開滿樹看君歡喜上眉尖

朝來城上有歸鴉選勝園林走鈿車何似衰翁雙鬢雪  
獨移遠樹早春花斷橋殘雨調鶯地短竹疏籬放鶴家  
鐵石廣平吾自笑旗亭賭唱手交叉

意城招同諸君頤園脩禊

名園佳節有流觴  
晞髮臨軒日載陽  
舊雨畱人松石外

坐中熊鶴村袁子文傅青餘諸老皆舊好羅瀛橋任芝田李佐周則並數年不相見也  
看風坐我

笑歌旁病依杖履陪遊健  
暖入池臺注酒香  
一會一圖

叨屢與

王申脩禊絜園庚辰脩禊葵園張笠臣方伯並有圖

爭傳韻事楚江長

九日東山作

常年九日天心閣  
攜榼傾觴各盡歡  
南澗荆榛來拄杖

東山風雨賸憑欄  
林深煙樹疏逾落  
秋盡江天晚更寒

正憶絜園高會處  
衰年盛集兩逢難

次韻朱香蓀見贈

好友無多衰病在，蕭疏鬢髮感平生。  
傾心許與一言重，過眼雲煙萬事輕。  
細雨松葵成小摘，深秋猿鶴作寒聲。  
與君歲晚存貞性，霄漢高懸野老名。

題陳駿聲舜鄰芳草堂詩集

短日頻驚老景催，悠然懷抱向誰開。  
千詩照壁歡投刺，一笑巡簷索舉杯。  
醉眼翻花欹枕卧，朔風吹雪送春來。  
元和大歷今安有，盼望風騷起逸才。

次韻黃笏堂見贈

衰病無端傷歲晚，新詩讀罷欲凌虛。  
飽探李賀囊中句，竟屈梁鴻廡下居。  
萬壑枯松盤海鶻，滿篷寒雪卧溪漁。

知君病足情相似待試奇方泰始書

正月二十一日浩園小住爲屈子作生日

沾丐芳馨屈子鄉生時原繫楚興亡一尊激激寒將盡  
萬卉萋萋日載陽倚託風騷哀怨在發揮謠俗事功長  
諸君等是逢衰晚相對蕭疏鬢髮蒼

清明日朱禹田邀集萱圃賞牡丹次張笠臣龍華嶺韻  
萱圃春深霧雨來牡丹池館興悠哉絳帷覆檻嬌雲墮  
寶靨生潮紫海回寒食清明隨意過穠花細柳簇團開  
輸君高詠龍華嶺傾注牀頭百甕醅

江南春嶂擁雲鬢一棹煙波縹緲間湖外嵐光存想像

雨餘花影漲，澗浚奇如草木。猶堪敬聖到詩書，祇待刪  
文字嬉遊真一夢。萬峯回首是東山。

謁屈公祠有懷李次青

生長江潭屈子鄉，羅淵疑冢久荒涼。一筇白髮尋遺迹，  
萬壑蒼煙隔夕陽。長佩高冠騷意在，抽思惜誦楚風長。  
昌江獨攬湘流勝，澗湖蒹葭水一方。

何塘晚泊

何塘四月行人稀，時見鷓鴣江上飛。晚舟急挾風雨至，  
山花落盡楊柳肥。人家慣作臨水住，萬頃滄波無限樹。  
年年水高出樹顛，天長路遠人何處。鳳皇舊是軒轅臺。

祇今埋沒青草堆何塘阻水不得渡寒煙苦雨生悲哀

河伯潭

說文長沙汨羅淵  
屈原所沈水卽此

酌酒澄潭弔屈原一江曲折出羅源奔騰九派湘江水

水經注以湘水統洞庭九江宜

汨沒千秋楚客魂

莊子與齊

俱入與汨偕出郭象注回返而涌出者汨也汨羅淵蓋楚人所以哀屈原不得爲水名說文可證

河伯

罷官從置汛人家依水自成村水經澗水分明在終古

貽譏酈道元

汨羅淵實爲羅水今自小江口以西澗水南出挽船步羅水北出半步灘二水時有

分合而凡今汨水所經行一皆羅水故道也道元水經注混而一之奪汨水之名以與澗水而羅水之名遂隱矣

磊石山

青草湖南十里山嵯峨磊石一湖間水經酈注真成誤

青草山卽今青山酈道元以磊石當之誤別錄唐賢足解顏洞庭原名青草唐賢分爲南北

兩湖蓋爲水晚歲江湖空偃蹇晴天雷雨失躋攀時阻雨不

及登九江雲夢原同澤輸與湘君著髻鬟

自夾洲出豪河作有序

梁書王僧辨傳陸納襲湘州詔僧辨等討納納遣其將吳藏等據車輪洲僧辨軍至陸納夾岸爲城前斷水勢僧辨作連城偪之水步競出大戰於車輪陷其二城賊大敗歸保長沙胡三省通鑑注車輪據湘水之要而不詳其地明世志乘已稱洲圯於水而皆據



以爲在湘陰縣北是時陸納初踞湘州其力不能及  
遠自縣以北瀕湖曠野非可據以守獨今武西灣河  
二渚正塞湘江口兩岸可以連營相保二洲相夾如  
車輪僧辨破陸納於此無可疑者至今洲固存未圯  
也舟行有悟車輪之義因詩以記之後之考求輿地  
者覽焉

五渚中間二渚鄰兩洲真是夾車輪前朝戰績風雲古  
斜日蒼波天地春陋俗誰能傳楚乘圖經無地紀湘濱  
幾家煙樹溟濛裏懷古蒼茫迹未湮

趙公橋

隋書羅有湄水汨水人知此水  
出鴨子湖不知爲湄水之委也

昌江水接碧湘流萬古湄津據上游曲港縱橫成聚落  
夕陽明滅到林邱隋書疆域誰能紀野錄山川儻見收  
愧負平生懷古意五湖煙雨一扁舟

琴碁淖

水經注磊石山西北對青草湖西對縣城口今琴碁  
望北鮎魚洲南受柴蚌湖水流徑琴碁望爲鮎魚洲  
口當卽酈道元所謂縣城口也巴陵吳舍人謂琴碁  
望爲城碁望其言殆確不可易

羅益湘西地接連經營開闢此山川崢嶸磊石成孤立  
搖盪湖波隔一天四月餘寒侵細雨半篙小泊稱輕船

城基儘與湖爭地忍導橫流誤力田

乾隆中撫臣倡爲  
蠲地與水蕩毀園

田游及上游百數  
十里爲禍亦烈矣

送曾沅甫宮保赴廣東

銅柱扶桑照曉暎重分節鉞嶺南尊孤忠九宇心同運

百戰元勳今幾存 詔起江湖符眾望感深山海亦

天恩誰窺吐納乾坤意周漢規模待細論

清茗疏窗語入微舊游如夢看雲飛高颿遠浦風生樹

盛夏輕涼雨溼衣吾道豈容爲世貶深談同覺向人稀

多慚從領安懷旨一奏驪歌鼓瑟希

次韻周昌輔六十初度

文章巧妙互鉤聯一墮塵囂與物遷龍象人天無盡眼  
雞蟲身世有窮年兩三兄弟存亡感六十光陰老健緣  
與君皆兄弟三人皆存其二皆踰六十去去江南何所事湖光山色發新  
妍

無題

引路憑鹽走鈿車綺窗重疊碧紗糊牆東宋玉長窺女  
陌上羅敷悵有夫黃鵠清池長其戲青蠅白璧稔成污  
傾城傾國都能料臣里佳人曠代無

王佩迴旋月半弓鏡臺畱照影腫臃雀來燕室甯容汝  
鳩爲鳩媒最惱公曉露氣浮蕉葉白夕陽光借柘枝紅

牽蘿補屋憐秋盡細碎簾櫳昨夜風

閭闔天高夢亦疑何緣舒翼更張箕疾風暈月原先兆  
宿雨成霓儻自知堂後生萱看似霧江南折柳淚連絲  
無多殘燭催春曉花信荼蘼待幾時

東海潮生萬口咽欲通情愫隔微波花妨風妬持鈴護  
月受塵蒙借鏡磨一綫江流爭岳鄂九州山勢起岷峨  
相思枉費愁千斛慘慘秋雲薄似羅

次韻朱香蓀和張笠臣作

注瓦原知勝注金人生憂患古來深浮雲變沒紛紛口  
凍雨銷磨寸寸心五噫崔巍瞻近闕九歌哀怨託微吟

多君薄俗論交誼自抱孤懷片月沈

戲柬龍樹棠

生平守拙勤鹽齋日食兩甌兼醞醕親友嗷嗷交口嘯  
愧乏智力相提攜世途千徑馳輪蹶苦思薦引無階梯  
樹棠老人手一犁終日吟哦聲慘悽一身屈曲茅屋低  
滿壁墨瀋汗塗泥中有光氣騰虹霓詩成萬目紛睽睽  
祇愁酒甕無標題誤倒醬瓿餐醯雞向人苦索買酒貲  
日持一楹隨小奚腹大如瓠比滑稽冬寒日短冰流澌  
我亦困卧傷孤棲古來豕蟲與濡需王侯螻蟻理亦齊  
我願與爲無町畦或時責望或排擠門前石路深成蹊

顧視顏面愁凍梨空負志願憂窮黎閭里咄咄叢訶詆  
君胡爲者抱瓠蠡酒馨無力傾千棹贈君四千羅朱提  
斗杓斜挂屋檐西仰天放飲窮酣嬉安得糟邱淄寒谿  
一醉萬事同昏迷簪沙鬢髮如鷓鴣

鄧湘臬先生所藏雙硯圖鄧子柔屬題

漳河澄泥水流楮硯材畱得銅臺瓦還陪染翰中書堂  
當塗歲月去如瀉後百餘載剡溪翁題詩遠攬峨眉雄  
一片琳腴經幾劫紫府傳賜親題封兩宋人文渺陳迹  
西陵東川纔咫尺端須健筆如脩椽喬雲墮手光凝碧  
玉蟾一滴蒸彤霞拓本流傳好事家臨川韻事南村得

雋語著紙如盤蝸嗟予生晚成衰歎眼看醇古變澆散  
磨甄鑿石視此圖夜半長虹燭霄漢南村且喜得名孫  
范氏傳研今猶存壁間隱隱作聲響高車駟馬屬誰門  
次韻周昌輔

萬國珪璋極拱辰衰顏虛望 翠華春石城銅柱功猶  
在聶壹王恢禍有因向日樓臺今匪昔浮雲身世夢耶  
真誰言六十非強健猶及瀛洲跨鶴巡

定王臺與賀禮耕楊砥皆同游作

荒臺寂寂二千年小憩秋堂倦欲眠落葉苦爭風定勢  
斷雲猶戀雨餘天撫琴自笑成游癖荷鍤惟應伴酒顛



石檻欹斜苔徑滑可容張袖一回旋

酬朱香蓀

驅車未省適誰門向日攤書借小溫  
松頂驚寒回鶴夢梅梢沃雪淨花魂  
校量臧獲原同失僥倖荆凡或兩存  
把誦新詩愁薄暮滿江煙雨水天昏

喜陳右銘來湘瞑菴有詩次韻

坐深茵几盡回溫一室盤旋爲道存  
急徹皋比明聖學同歸田里是天恩  
寒窗風雨圍鑪樂深巷蓬蒿閉戶尊  
好事朱雲眞健者抗心孤詣莫輕論

次韻酬陳右銘

煨芋寒宵土銼溫浮雲變滅此心存幾人白首蹉跎老  
一棹清江浩蕩恩開徑衣冠塵外集還山松菊別來尊  
黃梁夢醒酒初熟毀譽紛紛何足論

暝菴五疊韻見示道爲東坡作生日次韻要之

滿斟濁酒待春溫老輩無多氣誼存枉過門庭原好事  
深銜杯斝亦承恩一廬穩卧蓬蒿長半榻招延杖履尊  
屈就東坡作生日世間得失不須論

再次前韻酬陳右銘見贈

冬晴幾莫辨寒溫忽悟新詩敝篋存恕醉陶潛自知謬

貪奇杜甫少畱恩

長慶中唐扶御史遊嶽麓寺詩云兩  
詩物色采拾盡壁間杜甫真少恩蓋

用杜公道林嶽麓詩物色分畱與老夫句意

耽吟才盡輸三日閔亂心孤寄

一尊且喜賢人德星聚紀羣交誼待重論

爲東坡作生日與瞑菴同作

慈仁寺裏五株松酌酒松陰踏曉鐘北宋風流猶在眼

西園冠蓋已無蹤

戊午歲沈文忠公邀集慈仁寺爲東坡作生日祁文端公許仁山閣學楊

濱石編修皆已物故存者潘伯寅尙書與僕耳

鏡中霽雪憐空影

慈仁寺樓懸巨鏡收西山

雪景如畫

湖外閒雲記舊容玉局仙人知此意直須一醉倒

千鍾

次韻朱瞑菴聞邊報有感

倏忽煙塵萬事非晨星幾點故人稀走丸峻阪時難再

畫策雲臺願已違  
符節邊關森禁旅  
鉤陳天闕動危機  
深宵北斗巡蒼望  
風露中庭溼滿衣



養知書屋詩集卷十四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陳右銘次暝菴非字韻詩見示和荅

宣聖猶云吾道非琦懷孤賞似公稀  
平時言論憂虞慣少日心情老大違  
萬國槃匝畱隱患百年仕宦有深機  
從知此意陶潛識一笑相逢各拂衣

和朱暝菴歲暮雜感

草茅衣食總承恩得失興衰莫要論  
霹靂一聲羣失箸更誰翦紙與招魂

久晴天氣莫言寒想像旌旗狩木蘭  
容易邀功輕甲冑

伏波橫海託名難

黃雲捧日是何祥春氣微茫莫具詳但道顛風吹一過  
檣梨李柰盡聞香

喜雪和陳右銘

夜窗作寒響穿竇發晨光起見溟濛中天矯萬龍翔野  
性喜放浪對景恣謹狂舉頭望滄海轉顧成淒涼冬陽  
驕元冥天行亦改常水邊蘆葦叢殘根抱枯蟹鷺鷁啄  
蝦腹宿草猶爭芳遺孕於其中或恐成蝻蝗小儒利喉  
舌謬意稽災祥凋殘念民瘼舉目成羸尪日落黃赤氣  
吐燄霾重闐彗星復西見屋角騰精鉉頡頏作氣勢言

官口飛霜堂廉孰云尊擊射滿鴛鳳杯水覆堂坳駕海  
有浮糠偪仄乾坤內千官集微茫昊蒼鼓狂雪飛灑填  
池隍康衢夏寒玉石滑虞顛僵捫天力排幹萬怪森我  
腸禹湯去已遠舉步皆榛荒旦暮春水生欲濟川無梁  
公詩屑瓊瑤洗耳聽鳴篴

和朱暝菴歲暮雜感

齊桓霸者事極盛會冠裳雷雨移滄海旌旗照碧湘主  
書無計相分國有孱王誰掬靈均淚抽思賦九章  
暑過雷霆斂天心善養威軍謀山作勢陣法石成圍進  
退盈虛理安危倚伏機但持長史節西海萬心歸



哆口談兵事廷謀似履空室中酣醉舞霸上戲兒童世  
變煙雲幻軍威鼓角雄西山尋許邁感激笑言同

和張笠臣人日對雪

一冬晴暖氣全收片片飛花恰轉眸試就鵝鵝談冷暖  
莫憑螻蛄問春秋數番盪漾真無奈半舞低昂如有求  
抖擻精神作人日果然天意爲神州

次韻袁綬瑜飲集玉池別墅

文物江湖落眼青晴秋九疊敞湘屏西京以往終三古  
北斗之南見一星玉櫝依然完楚璞瓊筐何計貢燕廷  
匏瓜熒惑憑誰測手把鉏犁著食經

萬木蕭疏天地秋眼前世事有遷流縱橫下瀨樓船勢  
想像瀛洲方丈游百尺巖扉畱蘇印十年宮漏冷蓮籌  
阮脩自分疏狂甚儘有餘錢挂杖頭

曾隨冠佩入容臺閭闔雲煙迤邐開伏櫪驂驩思野草  
驕人鴉雀滿宮槐九門詖蕩佳哉氣一夢歸休甚矣衰  
難得一堂英俊集猶能顧盼示雄材

一尊相對感浮生人世微窺倚伏情嘯傲山林餘此老  
平章禮樂賴羣英酒醒鼓角沈沈夜夢冷旂常赫赫名  
倚賴新詩銷塊壘梅花一笛落江城

次韻李瀑仙爲炎兒舉行冠禮

薄俗依然禮樂尊古賢已往道猶存  
敢憑崔液誇龍翰且學龐公隱鹿門  
筍籜覆雲纔上幘梅花襲月正臨軒  
東園霜雪堪娛客自挈筠籠采芥孫

肯容愚狷上書干神武門前許挂冠  
歸就兒童陳制度懶防人世有譏彈  
當筵絃管羣英會窺戶雲煙列岫攢  
薦笏造朝真一笑禮容輸與柳州看

垂老猶餘骯髒身阿戎才調半鄉倫  
清名胡質除初服上坐陳咸領搢紳

謂胡子威陳伯嚴爲賓

一酌尊罍看靜肅百年

雅頌見溫純纁裳緇纒紛陳列不廢疏  
狂漉酒巾

蒼茫天意繫斯文曾踏滄瀛萬里雲  
昨歲歸帆湖外路

幾人持節嶺南軍年衰冠佩猶存古才盡風騷正倚君  
史筆同時須料理網羅散軼證前聞

趙吟篁李瀑仙先後邀爲賈公祠之游不赴奉柬

踴躍平生山水游如今舉步便含愁全昏海氣東南日  
獨領江雲西北樓勝會祇宜名士集故人頻枉尺書投  
豪吟爛醉慚無與一笑春花負白頭

殷少僑以詩爲予賀生日奉荅一首

生年六十七春秋浩蕩身如不繫舟妙論一爲知者道  
故人千里快哉游虎狼強敵方乘釁蟻蝨微臣似綴旒  
憂患已多才更盡養生何術借前籌

答周荔樵題食筍齋詩後見贈

六十衰翁兩鬢華齒牙缺落語言差  
傳經繼業慚衰族把筆能文號小家  
成就百篇纔弱冠消沈萬古一長嗟  
畱題妙句增衰涕尚有餘情寄九遐

周定軒初赴書局二首

七星挂戶夜移杓鼓角沈沈隱麗譙  
賭酒能謀良夜醉耽吟肯放積愁消  
掀騰滄海三山暗寬大朝廷萬口  
囂世事遷流才更盡一尊花鳥伴無聊

前輩文章豈易能遺編光氣尙嶮嶒  
九州橐籥存兼愛一體綢繆賴服膺  
計數鄭興同學重隄防周顛有司繩

時李次青以承脩通志  
久未成書致有責言

千秋論定歸青史記取軒窗把

筆曾

和李瀑仙賈太傅祠作

漢志曾傳賈誼書盛時相顧歎淪胥蓬蒿路漲階前井  
風雨春深江上閭杖履林泉三日集棠梨院落一家居  
相看攬古尋陳迹臥病荒村勝會疏

山谷江安偶住亭書琴操墨蹟爲黃子潤作

元符三年山谷自戎州放還至江安度歲明年爲建  
中靖國元年榮州祖元大師追送至江安綿水驛因  
用舊題賦此君軒詩韻贈之此其詩跋也詩見山谷

別集而跋云予舊得東坡所作醉翁操善本此脫予  
舊得三字末書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辛未江安水次  
偶住亭書此脫年月增多山谷二字東坡與山谷同  
時自儋州放還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山谷在江  
安數有題東坡大字跋蓋是時東坡尙在而文字流  
傳寶重如此琴操善本必東坡書江安志云山谷與  
江安合石諒游偶住亭書琴操是山谷亦曾書琴操  
也元師居榮州嘉祐寺善琴兼工書法當時此跋及  
詩并刻石此君軒此跋或別爲人書之山谷書法折  
出筋骨非後人所能模擬也子潤世兄出此帖索題

因成一律光緒十年甲申春三月

坡老眉州望宋州淳洞祇共一江流醉翁琴曲空山冷  
玉局仙人何處游寫韻薰風餘老衲鎖江明月入孤舟  
空餘遺墨龍蛇動槁木寥荒又幾秋

次韻魏弼峯見贈二首

白日當天照九衢讀書不受古人誣時艱文學論鹽鐵  
生計人家樹蠶榆采掇鞠窮同續挾綢繆風雨待茅誅  
魯連臺畔遺蹤在畫策無勞折簡呼

尺簡朝來有報章謬持衰朽入褒揚井魚失水泉之竭  
谷鳥鳴春日載陽刀布紛紛勤葑屋松筠肅肅繞書堂



卽今馨鼓徵多士穉羽齊隨老翮翔

次韻陳伯濤二賢詠一首卽題其袞碧齋集

斯文聖所珍噓光燭兩儀頽風際末運觸眼歸陵夷約  
心就辭翰尺澤困脩鯢夢寐契周孔詎足拯時危絕俗  
恥苟同徒爲世詬訾君才應嘉會臭味無差池奮飛滯  
凡翮吾年嗟已衰謬附詩人筆殷勤託餘輝咎責滿羣  
口猶希曠代知聖哲垂遺言坦坦吾何疑

末四語答來詩之意

贈王益吾還京

采采瑤華柰遠何菰廬咫尺飽經過大師祭酒如君少  
異籍盤盂校古多長路秋風生白髮中原落日見黃河

禁庭正待絢絲結盼望驪駒白玉珂

歷盡滄溟四萬程漢唐遺蹟入盱衡祇餘茫昧滄桑憾  
誰辨虛誣史傳名闢國規模憑討論誤人學術祇縱橫  
聖明若問江湖逸一掬袁安淚早傾

爲瞿子玖題其大父魯青先生自濟圖

乾坤浮水身一葉萬事空餘電光掣神祖聖往經幾世  
誰使憂時發身舌先生咳唾已冥漠差喜此生無欠缺  
回頭卻憶少年事歷壯訖老纔轉警終持白髮沈冥影  
熙攘人寰校工拙百骸九竅遞君臣彼我相役原無別  
自寫生平自濟圖經綸一身有稷契先生生長承平際

水潦干戈已芽孽手無斧柯排幹力肩項從人誇巖嶮  
豈無塵劫起微沫太阿竟受羣哮折龍蛇踏蹙天發機  
應聲有似蕤寶鐵達觀昭曠矧亡人一手一足甯爲烈  
請看浮查著海浪信行不與坤軸裂天闢地闢萬化生  
要自以身爲圭臬濟身乃以濟天下賢聖自古無畱訣  
文孫善繼知此意呵叱塵囂吹一映要識綢繆達一體  
莫枉彭陽見夷節吾衰甯復規遠大身計所爭惟餽啜  
先生三影相護惜諧談解頤信奇譎世上形容千萬變  
營營簪組滿朝列  
爲瞿子玖題其祖母課子圖

絳紗搖搖燈燭光  
咿唔讀書聲滿堂  
大兒崢嶸出頭角  
小者身纔二尺強  
我識石雲年二五  
聽橘園開踏秋雨  
四年始獲一升堂  
若翁春風見眉宇  
一別長沙十載餘  
名家繼起登賢書  
應官聽鼓銅駝陌  
追隨仲子連簪裾  
草元歸來茅屋底  
文孫讀書有根柢  
城南問字得蹠筌  
已見門戶羅旌棨  
昨來示我課子圖  
蘆簾半捲矚晴湖  
天吳紫鳳雜文祿  
縱橫几榻紛走趨  
老母執經上頭坐  
乃翁遊戲丹青澆  
竟將此身寄汗漫  
詩書付與清閨課  
憶初相識卅三年  
此圖更在卅年前  
弟兄龍虎同一盡  
最小尹縣今華顛  
文孫聲名在天祿  
清風玉立森森竹

回念艱難授經日盛衰人間一轉轂莫言海錄珊瑚鉤  
但防富貴叢欺媮還朝闡述遺經意遠慰空山風雨秋  
贈瞿子玖還京

一水蒹葭徹底清暮雲南浦送君行江聲鼓角風移棹  
樹影樓臺雨暗城華蓋一星天闕迴晴秋八月海潮生  
樓船昨日滄溟路惆悵圖南萬里程

周漢規模望裏遙祇今炎海憾難消旌旗反覆三城戍  
殿陛倉皇萬口囂儘有戎機歸節制甯無清問逮芻蕘  
還朝早作苞桑計咳唾風雲落九霄

姚桂軒八十求詩

相識茫茫三十年數回相見各華顛多君八十身逾健  
顧我衰頹老可憐黃竹夏風秋滿壑青山隱几霧漫天  
文忠幕府傳書在白髮依然手一編

次韻朱香蓀九日詩

煙塵瀕動干戈際朋舊凋零老病身九日壺觴虛故事  
百年天地著閒人黃花避雨開無柰白髮經秋感又新  
君看舊時高會地道旁古木盡爲薪

吾曹共有斯文任記取千鈞一髮身露重霜繁秋在地  
鼠張狐嘯晝迷人園花似客年年見世事如棊局局新  
堪笑焦桐驚入聽甯知格磔是勞薪

朱香蓀移居次韻

浮世蒼茫一葉身，有同大海著微塵。  
較量榮辱原多事，準備安閒作幸人。  
暴虎豈聞徒手搏，截鯨專待九河漚。  
時舉行填塞海口之策移居蔣詡真堪羨，開徑先求二仲鄰。

息柯居士山水小幅爲任筱棠作

息柯書畫妙天下，心折蓬心入品題。  
誰道寄身山水窟，晴窗春景寫浯溪。

佳話揚州修禊圖

息柯有詩絜園勝集願終虛，  
絜園修禊爲圖未成雲

林妙蹟今無有，凍雨荒邱浯上廬。

熊鶴村見示立春日和周笠樵詩次韻

夜雨先春黯小樓

十九日亥時立  
春是夕大雨

衰年空贖酒盈甌儘

多素翰黏丹壁更著青詞伴白頭霧裏看花纔眼過睡

餘起草有詩投

來詩云枕上和之  
原稿一覽卽還

三年一韻紛酬答我

亦頹唐佐醉謳

鶴村再示與笠樵疊韻詩

西北迢迢雄楚樓曾陪風雪鬪清甌

丁未武昌度歲寓  
居雄楚樓與彭畏

三王子壽夏崇山  
諸君爲消寒會

今情往蹟渾殘夢明月夜光真暗投

不慣讀書楊大眼枉勞問事賈長頭諸君各抱陽春曲

慚愧呻吟下里謳

湖海元龍百尺樓評量人物奠金甌良規歷歷心攻上



失意閒閒手戟投聊其人前磨盾鼻誰言天上落旄頭

君詩排蕩滄溟闊比似雍門倚瑟謳

來詩有海天何日  
鯨波靖之句用益

其意

紙有餘幅再附一詩

虛堂支木便成樓

君於前廳支木爲客室

棊在楸枰酒在甌老驥

當風馬須避春鸚求友鳥爭投年華轉眼熟羊腓興趣  
成癡過虎頭聞說詩牌終日鬪吾衰無力伴閒謳

鶴村見和一詩已而有書換取前稿次韻答之

臥聽風鐸響高樓準備晨餐粥一甌剝啄到門喧客至  
璣珠在握有書投千篇迅疾無停腕一字推敲喝打頭

矍鑠精神真壽相兩詩畱作百年詠  
鶴村見示和詩及笠樵和詩爭奇  
七章書此以當和詩之跋

十二闌干最上樓羣仙爛醉碧霞  
電影壺天玉女投細雨年光消盡  
江淹才盡休重賦一曲笙歌萬口  
鶴軒再疊韻見荅申言以戒之

流連晚景夕陽樓節樂真思一擊  
顛倒暮朝令狙喜較量勝負爲業  
次莫使龍蛇起筆頭雕琢肺肝連日

謳

鶴村以歲事拂意罷吟更次前韻以廣其意

早歲聲名趙倚樓詩成萬首酒千甌狂吟世上驚疑慣  
隨分人前冷暖投來日大難愁眼底好春容易到眉頭  
宦家酒價饒君醉準辦商聲次第謳

鶴村又見示和陳伯嚴詩再次一首

妙想空濛結蜃樓吸川爲酒海爲甌君詩笑比功成際

王會須窮天盡頭儘有雄豪排闥入

伯嚴吳少階并有和作

茫無

歸宿望門投

鶴老逢人索和每和必有報章

歲除不敢清閒過臘鼓聲

中擊鉢謳

除夕詩至次日元旦遞送仍

紙閣蘆簾稱小樓椒花釀酒

正日懷詩伴刺投

原詩中二  
用韻因并

問誰聲望屬龍頭和章持送

鶴村改訂前詩鄙意不謂然

是誰橫笛出高樓吹得梅花

雙雙雜佩悅來投試吟改句

棘句鉤章徒自累不如曠放

次韻熊鶴村偕王雁峯妙高

避水人家盡上樓當春盪漾

養身詩集卷之四  
星斗捫天一杵投耆老社中雙老健妙高峯頂最高頭  
分明寫盡流民景一曲于蔞取次謳

寄朱次江武昌

湖南魚稻不中飽放棹翻爲江漢行賢主嘉賓眞契合  
短歌長鈇小縱橫夢回親舍江雲隔酒醒扁舟春水生  
吾道正孤時事亟淒涼懷抱向誰傾

次韻子澗畱別四詩

鑿坯荷鍤非吾事出口惟聞金石歌衰世一官甯我戀  
畏途千里柰君何皇天淫溢成霖潦壞壁因緣長蔚莪  
時事日艱門祚薄吾衰況更髮毛皤

日日提壺到酒杯不堪煙雨暗樓臺甘同人世昏昏醉  
誰挾江湖滾滾來交董有心求盡語依劉何地解憐才  
高言至論防輕出祇合瞽騰笑口開

蓬萊風引一帆歸世外山川所見稀民物分明消長理  
天人倚仗盛衰幾暮雲西嶺心長往白石南山事恐非  
君去正須嬰世網海鷗吾與共忘機

高論唐虞逮宋明依稀猶見古人情豈聞流轉塵中事  
但採虛誣世上名且喜孔融歸北海儘容傅奕賦東征  
飄零老輩嗟予在春草春波送遠行

次韻王益吾祭酒見寄

一鄣乘秋照夕烽十年夢斷景陽鍾  
鑠金漂沫囁囁口  
銜石沈淵耿耿胸大略懷柔資盛治  
先幾控納想  
高宗  
聖恩罷戰兵戎息嶽色湖光一倍濃

次韻熊鶴村見寄

萬戶鱗鱗拱北樓城隨江漲似浮甌  
豪吟若水奔騰瀉  
使筆如椽取次投  
世事祇須吹劍首  
天文新喜落旄頭  
新詩五十璣珠疊  
要放歌喉百首謳

卽事一首答熊鶴村

翠袖紅妝盡倚樓  
佳肴勝會佐清甌  
上官侃侃三章約  
下策洵洵一炬投  
民事弛張須審勢  
世風欹側豈回頭

往時駱相曾申禁三載懽欣萬口謳

程定甫先生秋夜讀書圖次王益吾韻

嘗聞諸半山禹皋讀何書意者心藏知古今互乘除雕  
鑿散眞璞在初固有餘軒皇崑崙遊南望遺元珠得之  
自象罔袒行乃康衢先生抱經史蚤莫以勤劬瀆薄吐  
雄辭有如翻水車東觀典祕籍名與張蔡俱鬱塞經濟  
資或乖當世需往蹟證同好博充巾篋儲感激讀書願  
趨躋聖哲徒李侯唱高詠神契匪貌譽庭柯漲秋氣宿  
潦積洿渠常懷疏瀹心私抱徒區區長鯨弄身角掉海  
偃甌吳讀書不適用不如手一壺哆口陳危言徒爲史



傳誣獨調伶倫音豈假觀聽娛感君希古志百密無一  
疏隨身硯常漬涓涓吐玉蜍想望諸賢趣精神聚一圖  
追仰吾無從空嗟塵土汗

次韻朱香蓀感事一首

履霜集霰豈無徵積滂經秋更沸騰水北水南渾避世  
山花山鳥自爲朋遠遊雷雨宜高厲賭酒池澗聽代興  
黨禍林宗差不與未堪聖緒託雲祲

顏貞女詩

煌煌明倫教開諸古聖哲流傳五千年大義星日揭透  
迤迨末俗視若風一掣往往閭里間婦女含貞烈豈非

習尙然鬱積成奇絕異哉顏氏女聞者倍淒切將巢翼  
已摧未並蒂先折慷慨適張門笄髻抵襦結上有翁與  
姑雙鬢如沃雪有弟病且廢有妹森成列朝炊米待漉  
暮爨釜不熱錙銖指端力涓滴眼中血弟死母妹繼翁  
亦隨淪滅子身與排幹補綻乾坤裂立嗣主翁喪角巾  
爲孤孀又撫一弱息三影相頽頽辛勤斗室間麻縷資  
拾掇紡車雜刀尺書聲助嗚咽似續門戶計儼然與提  
挈磨礪一寸心百鍊堅同鐵其年未耆艾其門無綽楔  
一朝霜露委自完冰玉潔此意果何爲萬眾無言說先  
王遺學校爲人示涂轍模楷在人身造端自名節至今

爲弁髦人世互生蟹如馬失羈銜馳突信蹶跌又如濁  
水泥蟲魚互相齧遺棄名與義相與爲泄泄伊川餓死  
小畱爲婦女訣使其心不昧而後能朝徹根柢一以固  
自爾莠芽蘖幸生聖賢後此身敢磨涅端須持尺寸權  
量及瑣屑甯爲世俗訾或幸資補綴顏氏忍貧苦但以  
一言決諸父曰汝學稍稍供飲酸又賴文與李生死爲  
表揭其初持一意糾紛抵脣舌終然死不死骨朽心猶  
傑將爲斯道閑用此固扁鑄上晞三光明下彌九土缺  
柳貞女詩

昔年嘗讀歸氏熙甫文守貞非禮述所聞聖經前典未

著錄憤起蹈義何紛紛世風愈降節愈厲獨與天地畱  
芳芬回觀世人盡馳騫判若氣味殊猶薰人心趨向各  
有態我思其理終茫昧彼爲誠難莫督責豈假輕重相  
權概士夫以身爲律度舉頭咫尺聖賢在陰陽賤貴古  
豈然課以節行終不逮或云生長閨閣間見聞不頗心  
幽閑截耳割鼻亦何忍勇氣直壓賁育孱吞鍼明志更  
奇絕身舌支拄口不關神力回鍼躍出口直身兀坐安  
如山壯夫就義暫非久問此倉卒能致否良由此義見  
之明舍是無甯飛與走李侯作記告學士讀此能不心  
懷咎我詩差可與表閭周家貞媛身姓柳

左恪靖侯挽詞

國運屯遭日臣心況瘁時功成文武並道大古今疑勁  
氣同官懾深謀 聖主知老臣經國計生死繫安危  
西法爭新巧深機在遠交甘閩歸締造朝野互譏嘲不  
忍須臾憤翻隨議論淆多防經術誤遠略責包茅  
觸眼傷沈濁誰言古道存攀援真有術排斥亦多門直  
以功勳舊無煩氣誼敦荒山餘老淚酌酒與招魂  
熊鶴村擬鄉試題文以省城水道爲言俞鶴皋以左恪  
靖有此議其實議此者鄙人也鶴村欲改正之鄙人以  
爲無庸也詩以訂之

倪佛生平明遠樓揮毫一瀉酒千甌導川神禹金函簡  
說法生公石點頭等是洪鐘雷鼓響渾忘明月夜光投  
正須丞相聲名大畱待他年築者謳

次韻荅王君豫時爲其遠祖山長先生題黃九煙所書  
人在緱山小幘

徵君年少偉容儀春色崑崙欲上眉賸水殘山湖外路  
回風往日郢中辭祇言文酒相娛樂誰信滄桑有亂離  
二百餘年遺像佚蕭條杜老不同時

熊鶴村約爲九日之會次荅奉寄

高臥元龍百尺樓指揮羣彥走傳甌參差避地浮江去

多少攜尊款戶投九日黃花消醉眼一筇白髮學遨頭  
茱萸畱待明年健準辦商聲歲歲謳

九日寄熊鶴村

往日鴛湖煙雨樓西風一棹酒平甌豈知白首驚秋盡

丙辰九月與周致甫泛舟鴛湖登煙雨樓  
有寒蘆旅雁驚秋盡之句今三十年矣

獨往青山策

杖投生世幾逢開笑口狂吟且喜領詞頭前身王豹齊  
髡識贏得河西盡善謳

乙酉榜放所得皆知名之士喜賦二律

南金東箭不論價盡入珊瑚鐵網中五色雲霞添語雋  
一時冠蓋屬文雄平心試辨淄澠味鉅眼能酬翰墨功

往日知名今並在笑談珠玉散天風

舊家新望人爭羨忽憶青衫年少時策杖東山雲在壑  
治經南海水歸陂眼中羣彥看逾盛亂後斯文足起衰  
我老慚無經國計蚤籌方略濟時危

龔謫人方伯枉贈四律奉荅

同是風塵骯髒身傾談自許性情親蒙莊矻矻妨汗我  
鄧禹紛紛解笑人落水號風愁嚮夜殘星伴月冷侵晨  
觚稜路迴滄溟闊一棹蓴鱸作外臣

南山鳥笑北山羅蟋蟀聲聞曠野多但見岷峨埋積霧  
誰能砥柱障頽波挈提北斗虛無器想像西京畫一歌



去去崑崙逾萬里虛空雲氣望來過

紫霞親拜幔亭君玉節金符稱領軍  
葵藿傾心爲皎日  
旌旗過眼是浮雲徐甯不待有無辨  
裴寂何煩皁白分  
韶石無言湘水咽  
辨章吾亦欲云云

清泉白石有心期莫怪生平富貴遲  
君去定舒重整翼  
吾衰爭笑折殘枝漫調宮徵知誰賞  
高論唐虞亦自疑  
風雨雞鳴長在耳時吟佳句寄遙思

爲友人題竹石圖

瀟灑平生水竹居一甌清茗一牀書  
半林春雨生幽草  
萬事浮雲過太虛喜見芝蘭隨杖履  
分甘泉石老樵漁

多慚謝傅東山意軒冕栖皇計已疏



養知書屋詩集卷十五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次韻荅周小崧枉贈二首

凍雨寒梅絕世姿  
長畱古豔照軒墀  
學官祭酒真相似  
詩興揚州屬阿誰  
騎馬出門心蹙蹙  
嗚鴉催曙夢夔夔  
瀟湘半捲青天上  
正是長吟抱膝時

隱約文章虎豹斑  
高辭冷署絕躋攀  
語端粲粲金華殿  
門下森森玉筍班  
笑我蹉跎三鄭後  
憑誰位置二劉間  
一編私乘蒙嘉許  
比似西銘足砭頑

花底用杜公韻

江上濛濛雨階前豔豔花淺深迷宿霧早晚怯晴霞金粉宜裝屋官鹽曲引車風光容易過聚散似搏沙

柳邊用杜公韻

不道春光暮仍餘柳色新依依湖上路裊裊漢南春眠起成三影輕狂信一身章臺飛絮盡攀折爲何人

笠雲寄禪召飲上林寺次西枝韻

曉風劒佩集臺鴛回顧觚稜尙眼前物化漸酣蝴蝶夢書叢誰辨蠹魚仙一堂尊宿指頭月萬境澄空水影天小劫塵生人幾在舉觴相對數星躔

次韻王壬秋碧浪湖看月遇雨小步還城行

夜艇踏雷雨豈曰非勝遊衰病無遠懷淺渚怯行舟往  
叨滄海使曠覽窮遐幽激電揚飛濤何止挾兩虬夢魂  
墮虛漭爛漫不可收掇拾破碎餘一息今淹畱碧湖靄  
煙樹涼意已先秋傾觴阻宵卧急柝喧曙樓從來遠公  
社不雜無懷謳稍異謝客心行止兩清悠新詩督深罰  
才竭從無由

書夏芝岑嶽游草

往年曾作衡嶽游捫蘿剔蘚窮遐按祝融峯頭觀日出  
雲海盪漾天地秋雷堂岫嶠望咫尺巖壑一變紛蟠繆  
祇今夢寐水簾洞各言石底藏蛟虯三十九年真一夢

巖局谷祕尋無由陡然新詩落吾手已覺笑傲陵滄洲  
歷歷生平游覽迹假君雋筆爲雕鏤夜窗展讀燈火暗  
敲鏗萬樹風颼颼靈根短松萬年種梯山未可人力求  
蒼龍舒鬣纔一寸持贈足抵千琳璆陰巖長養證妙句  
至人抱獨歸林邱一事傲君猶缺典方廣燒芋三日留  
龍潭噴薄纔一瞬俯視煙霧羶九州古木列嶂蒼篔簹  
便思架屋循崖幽其餘勝蹟尙四五錦囊正待奚童留  
老矣猶能陪健步得暇再鼓衡陽舟

和夏芝岑賦別詩韻

銷沈蝶夢豈知年松作波濤柳作煙一棹秋風湖外路

數峯別意雨餘天  
星移物變高原水  
地遠心孤下溪田  
祿入齊嬰親舊盡  
自矜掩豆有豚肩

絳節油幢奉 詔書  
湖湘萬戶滿清譽  
濱沅九水歸王

會屯衛千年壯 國儲  
憶讀君詩游嶽始  
自盟臣節服

官初叨陪侍從承  
明地燕雀翻飛憶  
舊廬

戊午己未之交  
嵩燾供奉

南齋而  
君直樞廬

忽忽江湖白髮生  
笑誇將作是秋卿  
縱橫穿築憐蕭緯  
醒醉權量似顧榮  
攬勝西京餘結構  
引流東澗妙回榮  
定王賈誼俱陳迹  
遺愛亭臺稱此行

昇平人物聚星堂  
西海蟠桃東海桑  
宦迹迷離嘶馬地



世途傾側鬪雞場重徵璧幣資觀聽暫駐煙雲好卷藏  
碧蘚紫苔行處迹編詩長爲谷風傷

和唐懋陔陟慕臺詩

北斗明鐙俯仰觀夜深霜露照憑闌浮雲自戀逍遙谷  
愛日終沈黯澹灘死有二方能載德生聞一善爲加餐  
枯捲零落桑榆晚繞膝長留白髮難

廿年教養一身兼我亦攤書學負擔化鶴無蹤空雨泣  
夢雞有兆感星占

先太夫人以  
己酉告終

殘年老屋霜幃冷故里

餘魂風木瞻長羨高臺秋望好娟娟涼露溼明蟾

九日東熊鶴村

幾年零落山陽笛無復重陽對酒尊

咸同以來吳南屏羅研究生張笠臣歲

一爲重九之會今不復舉行矣

半角樓臺非世好一家笑語爲誰溫秋

風生樹川原改晴瘴成煙天地昏爲報南鄰詩老在願邀詩句到柴門

熊鶴村偕陳伯嚴曾重伯諸君爲重九之會各枉新詩再疊前韻

要識湖湘老宿尊一堂名彥暢高言偶然問訊詩篇富重荷淋漓笑語溫樽酒正酣添興味寺鐘初動報黃昏朝來剝啄蒙新什莫誤張羅雀在門

笠雲寄禪開碧湖吟社爲作展重九之會邀熊鶴村不

至疊前韻枉詩次韻奉答

重開九日菊花尊蓮社曾聞長老言我亦鯽魚甘受餌

王雁峯有詩云長沙近事君如鷗鳥獨辭溫將軍築室

花光繞

陳程初鎮軍構屋三楹雜植花木

古寺臨江水氣昏詩老自誇

遊嶽徧

鶴村詩句

豈知柰苑有沙門

鶴村再枉詩和答

老僧傳語盡虛言吾道由來閉戶尊誰信樽罍關去就

竟隨節候異涼溫客原錯雜心疑厭語不分明眼欲昏

此會年年須一舉長邀車馬到山門

碧浪湖爲展重九會

晴秋斂盡碧湖水千載醉魂扶不起馬王園地蓮社開  
寒煙遠泛暮山紫重陽遲我十日觴尙餘故事展重陽  
荻花楓葉愁無柰獨雁叫空天雨霜褰衣大招集舒慢  
高僧韻士各雄盼長鯨吸川酒味薄布置櫻筍雜苜蓿  
飛雨忽來秋草萋向時野水今成蹊天荒地坼鬪龍虎  
斗覺庭院生清淒振衣起作孫登嘯窮荒日月開虬竅  
萬古芬芳蘭芷地挈提尊壘託年少世間無地無茱萸  
但須一杖青藜扶將軍構屋眞息壤借問有酒何處沽  
王郎妙語誰能識碧湖便可名金鯽南鄰詩老掉頭去  
約熊鶴  
村不至釣竿魚尾不相值

陳伯嚴涂次蘅邀陪碧浪湖脩禊分韻得條字

出郊便覺馬蹏驕勝景良辰許見招喚雨鷓鴣嘯木末  
迎暄翡翠集蘭苕萬殊趨舍從人悟百感沈冥借酒消  
爲問海棠花事過儘輸冶葉與倡條

六月三日王壬秋集飲碧浪湖

去年六月開紺宇欲往從之心憚暑

去年六月十五日始開碧浪湖詩社

以暑熱不赴今年六月暑更添重邀策杖尋煙渚王生好事

狎炎熱爲埽碧湖延勝侶自矜矯健利爪觜豈顧衰病  
殘腰膂淒迷莫辨蘭蕙叢寂寞獨就菰蘆語詩翁禪伯  
恣雄放絳闕瓊樓悵深阻青天蕩蕩顛風雷萬眾奔趨

渾汗雨踏翻河海地折軸掉弄星辰天倚杵我與世人  
同擾攘煩毒迷亂無處所故遣清風散蒸鬱滌除瘴霧  
見島嶼蛟龍挾勢助陵轢魚鳥忘機淡容與吾儕覽勝  
聊一快詩酒酣娛心自許漫山亭榭荒紫微踏路歌詞  
連白紵莫嗟霸圖已餘燼急標詩幟名張楚長使山僧  
供茗葍分借野老依桑苧世上紛紜求一飽有似空堂  
走飢鼠其間取舍各異趣揣量剛柔隨吐茹何如美酒  
大肉坐相邀得閒勝會時一舉涼燠須臾豈人力得失  
涓微浸成鉅細觀物理有頓漸閒愁雜慮紛千緒盲語  
冥行誰解辨且願徐行待持炬眼中數子無猜嫌戢戢

游行似魴鱖一尊數會見情親料量筭蔽到蘇苴久雨  
正喜池水溢汲泉燒竹紛可煮更得家庖薦珍膳傾壺  
倒榼誰能拒新亭早晚鏗鐘鏜故宮遠近委禾黍何時  
命樂中島亭更翻一曲霓裳序

時壬秋方議  
築小亭湖墩

侯桂舫疏勒望雲圖

安西萬里道重開翊運先收頗牧才狼燧煙從沙際出  
龍堆雲白地中來望窮蔥嶺心常戀衣寄蒲犁手自裁  
今日三山風景麗板輿新度釣龍臺

九日登浩園高閣喜鶴村詩老至戲作

百年三萬六千日幾日能逢笑口開賸取衰顏酬令節

強登高閣勸銜杯西風不遣黃花放

近年九日菊尚未花短日還

輸白髮催正擬狂吟無住著恰逢詩老杖藜來

九日陪熊鶴村登浩園樓次鶴村韻

行天日月古來忙小駐高樓憩影旁勝日園游探曲折  
衰年力健鬪清狂秋移物色歸華髮老掬心肝付錦囊  
君自豪吟吾自嬾未容鷗鷺逐鴉皇

易芝生喜其孫補博士員次韻

充閭喜氣爛生光天半雲霞日載陽始試諸生何武帛  
微聞三日令君香孫枝披拂梧桐蔭稚萼聯翩杜若芳  
瀟灑陸機陳世德更排閭闔聽霓裳



戲和熊鶴村

負土填河路幾千，遠勞心力恐徒然。  
功參冕弁歸神禹，書紀河渠憶史遷。  
苦累詩翁搔短髮，無煩蹇駕控雕韉。  
轉移氣運期君相，詩酒盟須我輩聯。

酬周昌輔見贈

儒生筋骨長崢嶸，身罹偃蹇心常亨。  
擁書坐嘯萬人敵，有似插戟連雄城。  
斗聞談笑風雷生，耆英九老傳盧貞。  
香山九老惟盧貞年未七十六十年少氣方銳，  
例隨蟲鳥春秋鳴。神仙中有許飛瓊，  
笑呼阿渾爲老兵。夢入崑崙通姓字，  
人間彷彿聞咸諶。三月三日天宇清，  
使來遠締山水盟。百

年駒隙誰長健碧醪白墮須頻傾白日西落隨長庚野  
草青青原隰平俯視圓方但擾攘夢想觚稜懷舊京發  
函伸紙眼忽明夜半短榻欹長檠抗手羣仙齊接引鸞  
翔鳳翥紛來迎遼天一粟浮滄瀛萬口紛呶水火爭黃  
流揭天入淮甸過眼世事鴻毛輕小園屋角嘯倉鷄爲  
我計數遊春程頻搔短髮自歎息故人幾在心還驚朝  
夕嗶喏鳥雀營人生得壽聊自榮重枉詩篇祝難老數  
紙磊落堆箱簾竊比淮南招隱句幸不貽笑鍾山英更  
擬入山捫石壁長鑿劖地尋黃精

春日小集萱圃

十年一瞬笑浮生  
歲歲花前倒玉罌  
尺素招邀晨共夕  
牡丹時節雨初晴  
窺簾燕影分斜照  
入饌魚肪試小烹  
一夜乾坤消變態  
猶餘簷溜滴殘聲

周嘯虹畫蘭置賈太傅故宅

九畹幽香入楚辭  
蕭條屈賈有同悲  
舊時遷謫今歡燕  
爲寫叢蘭伴紫芝

戲寄禪兼送其回衡山

四大皆空空不來  
饑僧也要喫清齋  
一詩恰換一斗米  
四餅添裝四擔柴  
大雪漫天成冪歷  
枯藤拄地卽根荄  
聞師早晚衡山去  
飽詠山園日夕佳

喜劉希陶至枉詩奉答

寒天雨雪背人忙豈比湘纍賦涉湘兔冊無心驕范質  
牛衣有淚笑王章期程早報鐙花喜詩筆能回弩鉞強  
鬱塞塵寰欣一見予懷渺渺楚江長

同嗟鹵莽世人忙濁者江流清者湘事業敢期唐李郭  
生年不及漢明章堅頑似石能攻錯質幹如弓要挽強  
一笑談何處有青天蕩蕩白雲長

戲書小像

傲慢疏慵不失真惟餘老態託傳神流傳百代千齡後  
定識人間有此人

世人欲殺定爲才迂拙類遭反噬來學問半通官半顯  
一生懷抱幾曾開

小除夕和劉希陶

喜君同作支離叟生性疏慵與世乖憂世我真慚有道

忘機君更契無懷廿年夢冷澄觀閣

往與楊海琴吳南屏羅研生諸公歲

時集飲荒園澄觀閣十六  
七年間存者無幾人矣一雨寒生養性齋拌醉小年

人不至白頭蕭索倚閒階

朱暝菴餽菜

雪後園蔬味更長兩甌分惠到山莊畱侯辟穀專脩靜  
卻爲商山一飯忙

凌波仙子園林富

凌波菜

白衣山人霜雪肥

黃芽白

七十人

間一稀物如君養老古尤稀

元日雪用乖字韻

飛霰半空驚鶴舞顛風一夜笑龍乖漫天寒景隨元日  
何處人間有好懷青眼看山登快閣白頭倚醉賦高齋  
憑誰就問袁安卧雨暗柴門草沒階

周渭臣贈裘

去年長沙三尺雪今年雪深地爲裂年年風雪苦欺凌  
衾寒裘敝冷似鐵將軍遠出蘆葭河白狼赤雁珍奇多  
渠按君長獻裘服寒芒射影愁羲娥吉光元華各有適

照耀翠葆輝雕戈將軍校獵祁連道雪花如掌白皚皚  
披裘躍馬鬢眉張氣壓風霜向晴昊直揭丹心捧日月  
還庭浩蕩煙塵掃無才凍卧湘江濱誰念荒山有遺老  
尺書遠自榆關來紫茸豔毳雲霞開平睨乾坤納兩手  
已覺襟袖春陽回梵音羌羯尊舍利西塞山高不到地  
狻猊騰攫毛尾長綴緝珍裘榮遠賜將軍書法兼柳顏  
詩筆長河匯百川誰云嗜好雜蝮蚓不與人世爭媿妍  
頻蒙矜寵到頑鈍欲就朽榦施雕鐫咫尺威風挾惠氣  
蓋覆萬里穹廬天筋骨猶強幸勝此準備撐支三十年  
奉荅丁次谷示別

踏路飛黃自有神江湖吾道在垂綸未妨嵇阮論中隱  
且放巢由作外臣湘浦一帆連雨雪江南千里夢菰莼  
賈生汲黯原同憤各有情懷說積薪

便欲湘江泛釣舟深山猿鶴恐貽羞荆茗放渡通黃浦  
松桂還家見白頭宦迹浮沈終自惜世情清濁祇同流  
飄零朋舊衰遲感望望青天我欲愁

書西枝詩冊

蓮社招尋五十年攢眉猶戀遠公賢上林功德聲聞在  
下界塵囂色相圓生世儘銷無量劫低心且就小乘禪  
峨嵋道者言非妄詩酒隨宜了俗緣



病後示西枝

六塵混濁終何事  
一世腥臊了不知  
日月旋螺堆滿額  
眞成萬古天人師

病後維摩纔悟道  
詩成拾得當參禪  
歸休道力要堅定  
穩坐蒲團七十年

書西枝所藏詩冊後

浮屠文暢喜文章  
一序昌黎妙頌揚  
六鑿天人同擾攘  
廿年朋舊半荒涼  
儘餘寶笈琳瑯在  
長伴齋廚蔬筍香  
等是乾坤漚泡影  
無勞與世較低昂

易鐵樵爲陳右銘廉訪作叢竹扇面屬題句

數叢野竹上青霄拂檻捎雲亦自聊明月不堪來照影  
琅玕細碎可憐宵

梅花幽女竹高士寒暑因依各有宜條蕩塵囂誰領得  
黃昏風雨乍來時

陳程初禊園圖

碧湖東畔會春園當時冠蓋如雲屯千年霸圖久銷歇  
禊亭晚建今猶存將軍意氣若雷電點綴湖山事游讌  
畫圖迹相餘旖旎草木精神盡雄健江南草長鶯亂飛  
馬王池臺今是非夕陽一片蕭疏景惟見琳宮橫紫微  
湘江送別圖爲王夔石制軍作

昔別湘江歲月長，重來冠蓋有輝光。  
滇池倏忽旌麾遠，楚澤畱貽蘭茝香。  
憂國寸心寒日照，乘邊萬里惠風  
翔。涼秋風雨瀟瀟意滿道，謳思蔽芾棠。

兩番旌節十年畱，遺愛依然戀節樓。  
俗敝誰云民有瘼，望深忍聽魯無鳩。  
東南旱澇方連歲，中外梯航尙隱憂。  
卻羨碧雞金馬路，茫茫吾道在滄洲。

次韻周荔樵所藏鄉先生手蹟用唐陶山黃虎癡唱和  
原韻

湖湘老輩盛辭宗，翰墨流傳一笑逢。  
難得弟兄鸞鳳侶，曠懷今古虎龍從。  
老夫塵土迷雙目，滿屋蓬蒿卧一冬。

猶喜妙高遺像在便應題作石船峯

王船山先生以隱石船山爲名子始

創脩船山先生祠於妙高峯

置酒無緣會未央飄然一棹水天長忽驚琪玉傾班管  
早積縑緗滿絳囊二雋名高王祕監一時語妙賈君房  
徒傷小謝先朝露誰爲揮戈返魯陽

重題碧湘老屋圖爲陳浚生觀察作

城南高詠滿琳琅三十年前事渺茫往迹追思眞夢寐  
故園經亂已滄桑蓬蒿舊徑迷黃葉風雨寒秋漲碧湘  
幾日趨庭重選韻相看君亦鬢毛蒼

題王夔石湘江送別圖

南極星辰麗中天雨露新前旄移洱海行旆黯江津煦  
育謀非細恩威動若神絃歌聲在耳隨地見經綸

十載旌幢駐承迎兩度期雲山如有戀花柳若爲私橈  
鼓催何急檐帷去轉遲知公情眷眷風雨滿江湄

薄宦嗟淪滯虛傳清白箴無才甘廢置將老信浮沈曲  
荷吹噓力難爲去住心昆明天萬里日極塞雲深

爲李幼梅題所藏越南貢使阮恂叔詩札冊

比景日南漢郡縣誰傳銅柱界夷華百年琛賚來重譯  
前代車書自一家儘有詩篇輝孔翠竟教滄海鬪魚蝦  
五年不見朝正使狼藉春風躑躅花

李侯示我篋中書珍重琳瑯廿載餘毒冒珠璣無復見  
占城真臘久成墟豈惟辭翰嗟淪落坐見衣冠付埽除  
白雉朱戟何處是空傷萬里指南車

素蕉小綠天盦圖詩

素蕉自有種蕉僻雨打疏窗妙悟禪書畫同源姿絕世  
芭蕉一例綠漫天休持大小豪芒辨儘許清奇世俗傳  
花草四時參妙諦茅菴一榻望悠然

題張梧莊禪悟圖

參軍主簿古幕職往時僚屬今賓師何爲團蒲坐一室  
喜怒無言雙眼垂參寥雪竇不並世相看失笑君爲誰

坐上孤羆山岳立，  
剏前八駿風雪馳。  
豈有人間蔬筍氣，  
來到鄴下芙蓉池。  
君言靜中有妙悟，  
玉塵無塵談笑麾。  
此心回向真實地，  
故應玩世無磷淄。  
何用人前弄狡獪，  
遣珠成米沙作糜。  
祇知芸生滿天地，  
涵養萬類生春曦。  
是願非癡癡亦頗，  
較量古佛成半癡。  
我時澄心觀道錄，  
暮年結想滄洲期。  
桐帽棕鞋謝朝蹟，  
竟欲採掇商山芝。  
世人擾攘復何有，  
一身所得惟詬疵。  
魴鯢之藩淵爲一，  
太沖莫朕空汝爲。  
看君挂席上南斗，  
遠隨驄駕窮荒陲。  
白亭樓頭吾欲卧，  
西山爽氣朝支頤。

酬楊蓬海

羲娥馳颺輪動與衰老會攬鏡照頹顏畸行苦無對惟  
有病相尋轉側同寤寐誰能力驅除一掃橫天彗君亦  
病支離頑軀資取譬叩門走問訊驚喧鳥雀避不受簪  
笏迷噉果得回味芝蘭委窮谷義重荃蘅媿據榻睨嚴  
武奚論崔蘇輩例得病君子蹇步當前隊舉頭望酒星  
終古曹騰醉

張叔平見寄黃花井歌遙和

仁壽宮中泉似醴探源窮根要見底豈如老平游興健  
飛行插腳煙霧裏傳聞鼉池蛻骨禪奇幻乃今見龍焉  
問龍乞水歸貯甕釀作百斛真珠涎海山神人水底出



井花作纈香橫溢爲言治病先治心淘洗一世無畱疾  
寄身水國菰蒲秋攜酒日上城南樓瀟湘洞庭連海關  
萬念填膺醉卽休老隨形影周旋久酒尊翻倒心語口  
探丸亦解起沈疴手與心違常八九誰似老平簷屨前  
洞天二酉開盤筵接奇攬古恣雄快插天萬岫看如拳  
但言山水莫言仕平睨青天一杵倚道山藏書探且讀  
頭銜自署蓬萊史忽聞盛蹟前朝傳井碑題作黃花泉  
拄杖敲鏗酣一掬廣寒醉舞仙乎仙白日不動蒼崖高  
到此已是人中豪登山力健記年少當風一笠垂兩髦  
武陵持比南蘭陵鬱金琥珀價斗增逸境桃源試雄俊

登臺爛醉還呼鷹海上仙人邀徐市卻望三山幾千里  
爲言黃花在人境酒徒狼藉仙人喜紫陽花草新宮銘  
至今筆墨餘芳馨黃花市上

長沙有  
此市

長沙酒與君合作

### 三高亭

### 夏至

有序

春病陽陷歷百二十日藥日換而病日添殆將應少  
微之占矣夏至無睡枕上有作

三年三病轉沈冥一榻蕭然擁藥瓶畫棟遲雷過乳燕  
候蟲次第見流螢宵添一綫愁長夜卧比枯禪守內經  
不道中台無分入憑人指點少微星

枕上作

命在須臾病已深  
醫家首難禍侵尋  
強持殘骨侵晨起  
要識堅強篤老心

苦憶兒時將母情  
廿餘年事記分明  
撩人夜半成驚歎

阿母牀頭咳嗽聲

太夫人病咳二十  
年予適同此證

三人同瘦命偏長  
其道吾家兄弟強  
兒輩尙能規進取  
莫忘先世有書香

三十生兒終二十  
畱遺都是後來緣  
早籌地下相逢日  
累爾相望過廿年

及見曾

文正公 劉孟容  
中丞

歲丙申笑談都與聖賢鄰  
兩公名

業各千古孤負江湖老病身

覆瓿文章心自疑枉蒙知己力維持稍分經緯畱人世  
已是春蠶絲盡時

身世看成駒隙過殷勤良友繫懷多祝宗祈死非爲達  
不柰磨難病崇何

